

2021 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聊城阳明后学文献研究》（GHXM2021002）成果

聊城阳明后学文献合辑

宁登国 汇编

目录

穆孔暉先生文集	1
穆孔暉小传	2
玄庵晚稿 卷一	9
玄庵晚稿 卷二	199
王道先生文集	622
王道小传	633
王顺渠先生集序	666
王文定公文录总目	677
文录卷之一	70
文录卷之二	98
文录卷之三	1255
文录卷之四	1433
文录卷之五	1699
文录卷之六	188
文录卷之七	21312
文录卷之八	22221
文录卷之九	23130
文录卷之十	2487
文录卷之十一	2574
文录卷之十二	27473
张弘山先生文集	28686
张后觉小传	2877
张弘山先生集四卷附禹贡一卷	29292
张弘山先生集卷之一	300
张弘山先生集卷之二	31010
张弘山先生集卷之三	32020
《书经集注》卷之二	33434
孟我疆先生文集	345
孟秋小传	34646
卷一语录	35151
卷五书信	38282
卷六诗	406
赵素衷先生文集	44747
赵维新小传	4488
感述录·序	45252
感述录后	45454

感述续录卷一	49090
感述续录卷三	51717
感述续录卷四	52424
聊城阳明后学研究成果汇集	5288

聊城阳明后学文献整理说明

一、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及《王阳明全集》所列北方王门学者，聊城阳明后学共包括王道（文定）、穆孔暉（玄庵）、张后觉（弘山）、孟秋（我疆）、赵维新（素衷）五位学者。“聊城七贤”中的王汝训和逯钦立没有文献记载证明是王门后学，故不列入本次文献整理计划。

二、本次聊城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共分三个部分：

1. 对五位聊城阳明后学分别作一生平小传，对其生平身世、仕宦经历、心学主张以及著述情况作一详细介绍。

2. 对五位聊城后学文献作一集中校对、标点整理。

3. 对近代学者阳明后学研究成果作一汇编。

三、版本说明：

现存《荏邑三先生合刻》载录了聊城阳明后学中张后觉、孟秋和赵维新三位先生的相关文献。据张弘山四世孙张愚《重刻〈三先生集〉后序》，《荏邑三先生合刻》本初刻于万历戊午年（1618），后因遭遇崇祯癸未（1643）兵变，荏邑所藏毁之一炬。至康熙丙午年（1666），张愚以东昌郡王曰高家藏本为底本加以重刻。王曰高，号北山，荏邑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曾任康熙启蒙老师。在官藏《荏邑三先生合刻》焚毁后，张愚以此为底本重刻，而且其子张顥孚、其叔父张明笃和张明璧也参与了抄录和校正工作，应该说是流传至今最为完善可靠的版本。目前，山东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皆存有此版。《明别集丛刊》（第二辑）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本。故本次整理以清康熙五年张愚《荏邑三先生合刻》之重刻本为底本加以整理。

穆孔暉的《大学千虑》，以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为底本。《玄庵晚稿》以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为底本整理。

王道《文录》十二卷以《明别集丛刊》（第2辑）所影印明万历三十七年朱延禧刻本为底本进行整理。

四、底本漫漶不清、难以辨识之字，以“○”号标识。

穆孔暉先生文集

穆孔晖小传

穆孔晖(1479~1539)字伯潜,号玄菴(一说元庵,考证见后文),谥文简,堂邑(今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世称“穆文简公”、“穆玄菴”。明代理学家,心学学者,是明中后期北方王学代表人物。穆孔晖代表作:《大学千虑》一卷、《读易录》一卷、《尚书困学》两卷、《前汉通纪》十卷、《诸史通编》十二卷、《穆文简公集》三卷、《玄菴晚稿》二卷,《穆文简宦稿》二卷、《游艺集》二卷,以及散见在各书中的诗、文。《堂邑县志》记载其葬于县城北三里(今堂邑镇三里张村)处,国子监祭酒王道为其撰写墓志铭、尚书湛若水为其撰写祭文。1999年四月,穆孔晖墓被列为县级城市文物保护单位。

一、家世考

穆氏,根据《元和姓纂》记载:宋穆公之后支孙氏焉。^①穆氏始祖可以追溯至宋穆公。有明一代,穆氏也是人才辈出,穆孔晖、穆文熙、穆世锡等。其中,穆孔晖与穆文熙虽近乎同一时期,但笔者翻阅山东现存古代穆氏家谱——《穆氏长门谱》^②,发现穆孔晖与属于菏泽东明穆氏的穆文熙并非本家。由于年代久远,缺少相关文献,只能推断出在明代山东境内至少是存在两支穆氏后裔的,而穆孔晖究竟属于哪支穆氏已不可考。但笔者在阅读穆孔晖家乡县志,搜集其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关其曾祖以及其他血亲的记载,于是简单列出下表,追溯其家世生平。

穆孔晖家世追溯表

姓名	关系与事迹
穆弘 ¹	穆孔晖曾祖,永乐癸卯科举人,曾任潞州训导,娶妻南氏。
穆彪	穆孔晖祖父,朴菴处士。娶妻任氏。因其孙,受追曾通议大夫南京太常寺卿
穆清	穆孔晖之父,耆儒。娶妻任氏,续妻黄氏。因其子,受追赠徵侍郎翰林院检讨累赠南京太常寺卿
穆孔晖	理学家,聊城七贤,弘治十八年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朝廷赠礼

^①元和姓纂.钦定四库全书本.

^②穆氏长门谱.上海图书馆藏影印本.

	部右侍郎，谥文简，世称“穆文简公”
穆策	穆孔暉之侄，与穆孔暉同年生，隐居不仕，自号驼山，安贫乐道，诗文俱佳，门人私谥贞靖先生。著有堂邑县志。
穆笙	穆孔暉之子，受其父恩荫未仕即卒，卒年十八岁。娶妻秦氏，为其守节载入县志。
穆符	穆孔暉之子，以生员补恩生，官至浙江湖州通判。记录其父口述，成《玄菴晚稿》。

接下来是笔者对表格的分析：

① 穆孔暉出身虽不显赫，却也是文官清流门第。

穆孔暉曾祖曾高中举人且任训导一职，是具有一定学识的文官，其祖父、父亲虽未曾出仕，但从其祖父号“朴菴”，王道又称其父为“耆儒”来看，穆孔暉祖父与父亲也是受过教育的儒生，并且因穆孔暉得到过皇帝追赠。由此可以推断穆家在当时的堂邑是具有一定声望的。

② 穆家家风清明。

穆家从穆弘至穆符，五代人，一位举人、一位进士，出仕者从训导到太常寺卿，史书文献有名者，凡有史料评价，皆是“忠信博雅”^①、“持守洁白”^②，隐逸者，穆策，也是安贫乐道，为乡里称道。儿媳秦氏也因善良纯孝被载入县志。

③ 穆孔暉的成就绝非偶然。

纵观全表，我们可以知悉穆孔暉先祖的事迹，除却穆孔暉个人的天资与勤勉，在这样具有一定底蕴的家学渊源影响下，穆孔暉年少及进士第并得到王阳明的赏识，成为北方王学奠基人，就不足为怪了。也正是这样清明的家风，孕育了穆孔暉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品行，同样也影响了穆孔暉后人。侄子穆策安贫隐逸，儿子穆符官至通判，儿媳秦氏抚养幼子县志留名。

综合来看，“穆孔暉家世追溯表”从侧面反映了好的家风与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可以说，堂邑穆氏深厚家学底蕴、清明的家风成就了北方王学奠基人，同样也正是穆孔暉的声望使得我们能够史海寻贝，走近湮灭于历史长河多年的堂邑穆氏。

二、生平事迹

①康熙山东通志.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②乾隆乌青镇志.民国七年刊本.

穆孔暉，《明史》无传，《堂邑县志·乡贤》^①有小传。笔者综合《堂邑县志》、《南京太常寺卿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公孔暉墓志銘》^②等材料，对穆孔暉生平进行归纳总结。

穆孔暉成化己亥（1479）正月十六生，卒于嘉靖己亥（1539）八月，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古代，花甲之年卒于家中已实属不易。笔者认为，除穆孔暉身体的客观条件外，这与他常年研究心学是密不可分的，修心则养性，故而，穆孔暉即使弥留之际也依然能做到思维清晰、口述文章。除了穆孔暉传世心学著作外，他的个人修养也是其心学成就的例证。内圣而外王，无愧于北方王学奠基人之称。

鉴于资料有限重复较多，笔者将穆孔暉生平分为读书治学、品行修养、与人交往三个层面来概述。

其一，读书治学。穆孔暉自幼沉静好学，天资聪颖，王道称他是“童即文章奇古”，天资是一部分，穆孔暉的成就同他勤勉的精神密不可分。《本朝各省人物考》评价“穆孔暉笃行苦学无匹”。弘治甲子山东乡试第一，弘治十八年高中己丑科进士。王阳明主试山东时，所录取的第一人就是穆孔暉。王阳明在科考中阅读穆孔暉的文章，秉持“文如其人”的观念，认为他为人豪爽，有名士之风，“阅穆孔暉文知其为有名之豪傑”^③，但起初，穆孔暉对王阳明并不信服，“初不肯宗守仁”^④，与之相处时间久之后，才对王阳明的学说深信不疑。后来成为“北方王门”代表人物。穆孔暉在古文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堂邑县志》称其“下笔即古奥绝人”^⑤，对于古文创作有着自己的品味，在担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兼文官诰敕时，推崇清雅文风、改革浮华文风，这一举动受到了时人认同，“崇雅革浮一时司言者翕然宗之”。但穆孔暉的治学重心仍在理学，“深研理学，抉其藩篱，务求自得”。同时又能旁通二氏，晚年“深造禪學”，为心学注入了禅宗精髓，这在其文章《大学千虑》中颇有体现。正是因其将心学与禅学结合，故而穆孔暉得以内外兼修，“平生无疾声厉色，神气怡然”^⑥

其二，品行修养。对于穆孔暉的品行，文献对其评价颇高。穆孔暉品行高洁内敛、守正自律。穆孔暉的刚正，最显著的即体现在反对奸佞刘瑾一事上，正德

①康熙堂邑县志.清光绪十八年重刊本.

②国朝献征録.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耘曼山馆刻本.

③[明]袁黄.游艺塾续文规.明刻本.

④[清]程嗣章.明儒讲学考.清道光四年刻本.

⑤康熙堂邑县志.清光绪十八年重刊本.

⑥[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明天启刻本.

年间，宦官刘瑾专权，曲意逢迎之人颇多，“卿佐皆伏谒跪拜，孔暉与安阳崔铎独长揖”^①，不惜因此触怒刘瑾，遭到贬斥。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日常的处事之中。身居庙堂，面对权贵，穆孔暉不卑不亢，除刘瑾外还因忤逆权相贬南京尚宝司卿。崔铎评价他是“眇富贵于漠漠”、“遇时权之落落”^②；面对毁谤构陷，穆孔暉也能泰然处之，《山东通志》^③评价他是“有独立不惧之操”，崔铎“毁誉不闻喜愠”。穆孔暉为人严于律己，善于自省。具体事例即穆孔暉上书自劾，《康熙堂邑县志》、王道《穆孔暉墓志铭》均有记载，王道所述更为详细。在“候讲以阴雨免朝，随众而归”的情况下，穆孔暉得知皇帝仍然亲临文华殿，于是颇为羞愧，“亟驰以趋”，发现为时已晚，便深深自责并上书弹劾自己。对自身严格要求的精神，即使今人亦有所不及。穆孔暉清正廉洁，“居官三十年，茅茨仅蔽风雨”^④。穆孔暉的高洁品格还体现在他对家人的态度上。对于父母，穆孔暉体贴孝敬，这一品质主要是在其好友王道书写的《穆公孔暉墓志铭》中体现，“父封君适患风疾，公左右医药食寝俱废，及卒柴毁骨立，殆不胜丧。后丧继母亦如之”，穆孔暉不仅对生身父母体贴入微，对待继母也十分孝敬，足以见其孝心真诚。对于手足，穆孔暉亦关怀备至。有弟八人相继夭折，穆孔暉亲自抚养他们的遗孤成年。其孝悌之心可见。

其三，与人交往

穆孔暉性情温和友善，故而结交了许多知己好友。以王道为代表，这些人或与穆孔暉同门或与穆孔暉共事。从他们书写许多诗文赠穆孔暉，就可看出他们情谊深厚。笔者根据现存文献，将赠与穆孔暉诗文的作者整理汇总，成下列表格。笔者查阅文献发现，同穆孔暉交好的众人，多是有明一代的名儒，在理学上具有一定的成就，其中不乏与穆孔暉声同气应者。通过研究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可有助于学者进一步研究穆孔暉心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

穆孔暉交游表

姓名	事迹
王道	字纯甫，山东武城人，穆孔暉同门 ¹¹ 兼好友，二人心学思想相近 ¹¹¹ 。亲自为穆孔暉撰写墓志铭，内容详实、情真意切，足以见二人情谊

①[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明天启刻本.

②[明]崔铎.洵词.四库全书本.

③康熙山东通志.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④[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明天启刻本.

	深厚。
崔铎	字子钟一字仲鳧，号后渠，安阳人，穆孔暉好友，理学思想上与孔暉不同，崔铎尊崇程朱 ^{IV} 。为穆孔暉撰写祭文。
释可真	穆孔暉好友，曾为穆孔暉著述题序 ^V ，作诗怀念穆孔暉，认同穆孔暉心学思想。
穆策	穆孔暉侄子，与穆孔暉同龄，亦亲亦友。 ^{VI}
吕柟	穆孔暉好友，曾与穆孔暉共事、比邻而居，有寄书信。 ^{VII}

三、心学思想

穆孔暉弘治甲子举山东乡试第一，王阳明所举之门生。有明一代，理学流派众多，除阳明心学外、还有宋儒的程朱理学。穆孔暉虽师从王阳明，却将阳明心学融入自己的思想见解，使得穆孔暉的心学思想却与王阳明有所不同。他旁通二氏之学，将儒学与佛学结合，形成了不同于其师门的心学思想。概括穆孔暉心学之要，明代以来公认当用其《大学千虑》中一句，“鉴照妍媸而妍媸不着于鉴，心应事物而事物不染于心，自来自去，随应随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礙”。此句出自《大学千虑》“论‘释正心修身’章”，全篇以主客问答式行文。《大学》虽为儒家经典，但其中不乏有关于“性、心、身”修养观点。穆孔暉援引释家理念作解，儒释合一去阐发义理，令人对经典有新的理解，对于以“鉴”、“天空”来论“修心”，人心亦应如天空一样宽广澄澈，不因一鸟过空而悲喜。这样的解释十分贴切，读之使人“温故而知新”。穆孔暉有言，“吾性原无分别相也”^①。

明代文学家王慎中曾写《上穆元菴太常》一文，表达对穆孔暉的崇敬与拜入其门下的愿望。“先生当世之名儒也，经淫传癖，周情孔思”、“欲拜书门下”^②，从侧面可以管窥穆孔暉学术在当时之影响。

四、文学成就

穆孔暉早年专心于古文创作，《本朝分省人物考》记载“孔暉初工古文，辞有声”^③，后专心于心学研究。但从其现存作品来看，特别是以《大学千虑》为代表的文章，古典雅、内蕴丰赡。曾奉命整饬文风，“首遵聖諭，崇雅革浮，遂定爲一代詞命之體”^④

①康熙堂邑县志.清光绪十八年重刊本.

②[明]王慎中.遵岩集.四库全书本.

③[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明天启刻本.

④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耘曼山馆刻本.

此外，穆孔暉还擅长诗歌创作。《玄菴晚稿》是穆孔暉病中作品，其中的诗作大多带有清冷气。而《石仓历代诗选》（后文均简称“诗选”）收录的穆孔暉诗作则更清新，该书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明刻本共二十四卷。这一刻本排版清晰，特别列出附录来收录穆孔暉诗歌。所收诗歌均为现存穆孔暉作品中所缺失的，笔者认为，《诗选》中收录的穆孔暉诗歌可以弥补穆孔暉思想研究的空白，同时对穆孔暉性格、生活也能管窥一二。《诗选》共收录了穆孔暉诗歌 17 首，包括了五七言歌行、绝句，甚至有一首名为《上之回》的乐府诗。穆孔暉还有一些散见于各个文献中的诗歌。诸如《康熙堂邑县志》记载了穆孔暉赠送其侄穆策和赠送孙良才的诗。赠穆策诗云“驼山才藻旧知明，笔底烟云万化生。可恨不为廊庙用，只将吟咏自陶情”，赠孙良才诗云“年来不复梦黄华，还傍春云自种瓜。绿树阴中儿诵读，始知田舍是儒家”。可以想见，穆孔暉一方面心系庙堂，渴望侄儿能出仕效力，一方面也向往着躬耕田园的生活。

穆孔暉不仅善于作诗，其评诗也颇有见地，但遗憾的是，历史上并未保留其诗论著作，笔者仅仅在文献中辑佚到了一处穆孔暉的评论性语句。《明诗综》中提到了穆孔暉的评论性语句。穆孔暉序曰：“先生诗，其旨和平，其音格古雅，其事不出，事亲求友，田亩图籍，间有山川之乐，而意不狂。处布衣而能得幽人之吉。”^①穆孔暉从诗歌的理趣出发去写诗，从诗歌的意脉与声律出发去论诗，可以管窥其作诗风格主张。

^①乾隆鄆县志.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注释：

^I清代文献多作“宏”，推测是为避清乾隆帝弘历讳。明代王道所写《南京太常寺卿赠礼部右侍郎謚文简公孔暉墓志铭》，作“弘”。

^{II}明代《本朝分省人物考》记载，“堂邑穆孔暉武城王道同师事王守仁”。

^{III}清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穆孔暉、王道虽皆受业阳明之门，但因二人未受师门之锻炼，阳明集子中并无二人问答，且记载了王阳明对王道的评价“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王道为穆孔暉所作墓志铭，表述恳切尚实，虽无一字表述哀思，字里行间所记孔暉生平，事无巨细，从穆孔暉个人家庭到为官经历再到晚年生病，详实精准，着穆孔暉之形象如在眼前。如此之细腻，非孔暉之至交不能为也。同时，王道这则墓志铭为多方所借鉴引用，借以为穆孔暉作传。笔者认为，在记述穆孔暉生平的诸多文献中，唯有王道这篇墓志铭最为详细，对穆孔暉的家世渊源也做了追溯。

^{IV}《明儒讲学考》记载，“其学以程朱为的”。《本朝分省人物考》记载，“正德闲宦瑾擅权，卿佐皆伏谒跪拜，孔暉与安阳崔铎独长揖”，品格操守相近大概也是二人交好之原因。崔铎对穆孔暉诗作赞赏有加，特别是穆孔暉今已亡佚的诗作《题南司业邸》。《国朝献征录》记载，崔铎颇为赞赏其中的“书声山下月，诗思竹边秋”一句，称穆孔暉“摹写臻妙之境”并赞赏为“诗家三昧”。

^V释可真在其《紫柏老人集》中收录有题序《题穆玄菴所著书后》。从其内容来看，释可真巧用比喻，以沉入水中多年后得以重见天日、受人敬仰的金佛来比喻穆孔暉“儒释合一”的心学思想，并认为穆孔暉“儒释精奥”的思想在后世也能如沉水金佛一般重新得到认同“更百世之后，或有同志者出焉，其犹铸佛以黄金。虽藏之于重泉之下，异日必光达丹霄也”。

除此之外，释可真对穆孔暉的感情还体现在他的《紫柏老人集》中收录的两首怀念穆孔暉之诗。《秋日过多宝寺怀陈平江侯穆文简公》“断碑残碣草萧萧”、《悼穆玄菴》“残余一片红莲舌，无地轻摇此辩锋”皆为七绝，情景交融，言辞间尽显对穆孔暉的哀思。

^{VI}穆策虽是穆孔暉侄子，但二人同龄且志趣相近。穆策因厌恶官场而归隐，却也较为博学，安贫乐道，《康熙堂邑县志》称其“旁通二氏之学”。穆孔暉赠诗云“驼山才藻旧知明，笔底烟云万化生。可恨不为廊庙用，只将吟咏自陶情”。可见，穆孔暉尽管欣赏穆策的志趣，还是期许穆策能够为出仕做官，为朝廷效力。

^{VII}《康熙山东通志》收录了吕柟所着《送堂邑穆太常序》，深情地记述了同穆孔暉的每一次聚散。通过写四次聚散，记录了同穆孔暉相处的点滴“居则比邻，朝则联班”、“或因经以讽，或缘史而归”，用“三有”赞颂了穆孔暉高洁品行“公有不愧于屋漏之学，有忠信博雅之器，有独立不惧之操”。吕柟同穆孔暉之交情当不亚于王道。

玄庵晚稿 卷一

五言古诗

老病吟

人多有五苦，老病为其二。生苦长已忘，死苦仍未至。
狱苦人多免，君子尤知畏。羿虽善发矢，幸不游其地。
惟怜此病身，正与老相值。回首忆芳龄，青云初发翅。
三三鬓潘皤，昼夜多精思。籁寂采天髓，他好寡深味。
莺啼花自春，宁觉流光逝。出方倦且愁，讥毁不知忌。
四十尚诵经，二鼓仍披对。一字未详悉，参究不轻置。
闭户少窥园，韶年倏忽替。诗赋偶随时，适情聊游艺。
从此事更繁，公移多劳悴。经筵及史馆，清黄并草制。
尽日不停笔，匆冗答人事。庆钱应酬频，哀挽碑铭志。
窃闲又著书，发明经史义。鸡鸣起趋朝，雨雪何能避。
马上温讲章，默至端门内。朝绅尚未集，先与敕书会。
授敕与使客，鞭静朝方退。随辇向文华，叨与风云萃。
锡宴同宰辅，珍署多颁赐。观者以为荣，其谁知我勩。
是时身且健，每将真诀试。城郭尚坚完，鼎鑪仍端峙。
重展《阴符经》，再玩《参同契》。一启玄关窍，即产先天气。
杳冥铅汞生，应时真火炽。顷刻运周天，骨畅身如醉。
□□□顿消，丹田煖若焙。玄膺涌美津，日觉精神异。
午夜停真息，神光溢自背。守一以处和，期千二百岁。
安得阿练若，尽将俗缘弃。何情恋金马，恩宠渐流徙。
家贫口累多，归山终无计。丹头虽暂得，驰散难拘系。
屋破未能修，药枯生非易。随牒又南行，登临赏佳丽。
比当解绶归，中湿足痿痹。方求田间舍，俸竭囊空匮。

至今谋朝夕，久矣无宿志。行年方六十，倚杖或颠蹶。
孔神气已微，离坎难相济。脾弱不能食，血耗不能寐。
气虚不能言，眼昏不能睡。痰多塞咽膈，腹虚痞不利。
余病难状名，惟心神未昧。老与病交侵，二苦适相际。
长苦莫能详，默然成寤恹。因思尘世人，谁能免衰瘠？
鰥寡颠连者，况有饥寒累。或瘫痪跛瘸，及倮伛聋聩。
疮疡痛切身，矢溺遗床被。欲辗转反侧，非人难自遂。
起卧常艰辛，动止必欷歔。蚤虱莫能扞，蚊蝇偏恣肆。
薰沐废已久，肌肤多秽渍。居不避风雨，岂有僮仆侍。
此苦更难详，闻之生涕泗。念兹皆同胞，常有抚摩意。
自活尚无术，何能广恩施？因思《普门品》，神功卒难致。
兀然且忘我，念波罗揭谛。

病间怒脾胃

胃专主容纳，运化脾所司。非舌辨其味，彼脾胃何知。
饕嗜心无厌，皆涎口所为。惟是忘舌者，不为甘旨欺。
食不可求饱，但令无太饥。取充虚接气，疏食美如饴。
孔颜乐在中，何物能夺移。若丰膳佳品，郁鬯益尊卮。
或过眼有爱，及耳得闻之。或鼻臭其芳，能皆朵人颐。
此是魔来惑，易至动馋痴。若不见不闻，又起于心思。
此身本腥秽，攻取乐相宜。壮夫气方盛，大嚼恣欣嬉。
醉饱伤腑臆，久则百病随。三尸复其便，令人渐羸羸。
回首百年内，为乐能几时？医人治脾胃，老则脾胃衰。
诸物难谕释，药力何能奇？药又来相援，岂弱脾可支？
若遯其源流，不节又谁咨？是皆六根罪，于脾胃何追？
使三日不食，沉疴尽消磨。大智挥神剑，百邪讎敢窥！
六根贼既定，何患六尘迷？此心常寂照，空豁湛无涯。
虽绮筵方丈，视之如臭尸。食不过数口，胃气自不疲。
四大元无我，孰与病爲基？悟斯玄妙理，长生即在兹。

置身心碧落，至乐无终期。此道卒难至，铭右示箴规。

苾葛

雪山峻且洁，上有苾葛草。淑气孕灵根，奇茎挺鲜好。
敷劳衍蔓繁，四出何袅袅。碧烟接绮霞，映霁发文藻。
向日转柔枝，不披离纷倒。香闻十里外，风超百卉表。
疾痛切身者，采之辄能疗。嗟予抱沉痾，念兹以爲宝。
跛足难出户，何由涉远道？西去数万程，望之白云杳。
妄想竟何益？栖神聊自保。

五言律诗

历田图为张兵宪以宽题

让畔风犹在，安居自故家。身方依日月，梦或绕烟霞。
轩冕心如寄，粉榆兴不赊。羨墙随所寓，举目即重华。

四月畏寒

寒威侵四月，僮仆尚重绵。衰病须亲火，昏眸却畏烟。
药随春酒洽，雨赖土床便。风湿仍堪避，贫夫最可怜。

四月愁雨

三冬苦无雪，四月雨何频。润发秋苗性，寒伤宿麦仁。
多风花失信，少霁燕愁贫。天道常消息，浮云迹未真。

重阳不见菊

菊开即重九，节序在推移。五日方成候，三秋渐有期。
騷人多餐拟，处士慕龄思。病衰如堪济，芳菲未厌迟。

夜移盆菊就枕边默咏

菊有黄华际^①，盆中正发荣。避霜霄近榻，向日画当楹。
鼻息吹芳气^②，樽醪泛落英^③。颓龄今有几？^④赖此制残生^⑤。

七言律诗

伏枕

伏枕常怜世事勤，默听尘市乱纷纷。生前自恨身无补，老去还愁道未闻。
苦海终年偿宿报，迷途长夜混同群。因思往日登高处，遥望人烟尽白云。

栖栖

栖栖一室画偏长，僮仆相扶拟下堂。腹饱止宜餐柏露，形羸每欲制荷裳。
华胥路远人难到，姑射山高志已荒。鸿雁声骄频聒枕，晴空得意太翱翔。

自遣

起卧艰辛厌枕衾，春台何处宴芳林。平生拟效君臣药，和乐思调妻子琴。
胜事难忘尘外想，奇书每向梦中寻。自知禄筭应前定，何必推星问演禽。

入夏

悲秋苦寒伤春已，入夏宁知病又添？身如刍狗不复用，口岂金人只么箝。
林外莺声空历枕，阶前草色漫侵帘。蝇蚤蚊虫将得意，火云何日敛威炎？

病闻乞者甚多二首

怪来犬吠振庭除，行乞嗷嗷接里闾。少壮何心甘冻馁，平原无地作樵渔。
盲儿鼓内莲花尽，游女弦中杨柳疎。抱病自伤空伏枕，谁家賸有万箱储？

① 原注：《礼记·月令》：“菊有黄华。”

② 原注：《庄子》：“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

③ 原注：《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

④ 原注：陶渊明诗：“菊为制颓龄。”

⑤ 原注：数日禁吟咏，对景兴发，不觉为此二首。然取寓意而已，自不苦思求工也。

连雨濛濛云不开，门前底事未生苔？僧人个个敲盂立，道士双双拍简来。
锡杖几时离舍卫，羽衣何日下蓬莱。福田可种休须问，未必尘中无异材。

嗟老

嗟老嗟穷未足怜，曾怀雅志笑无缘。六尘渐使希夷坏，七窍难求混沌全。
衰病几时忘药饵，寒崖何处作芝田。莫看泡影为真迹，抱朴仍将岁月延。

己亥岁二首嘉靖十八年

尘外风光阻俗缘，梦中岁月自推迁。壮龄枉弃庚申夜，衰病重经己亥年。
制药在囊非寿饵，著书盈篋是残编。精华已竭难康济，惟羨忘形思独玄。

青青未久鬓先班，六十余年命尚艰。慕道曾希登彼岸，著书妄拟贮名山。
每嫌刘向身无术，却似扬雄心未闻。自笑此来成底事，枉留尘迹在人间。

有感

辞荣归舍旋求田，终岁思逢大有年。自愧衰龄难禁酒，兼悲贫屋未炊烟。
恒沙身命谁人施，偈句文辞何处宣？惟有信心真不逆，自无定法人言传。

半夜枕上默成

独羨平生不好诗，衰龄偏发病中思。元无杜甫驱愁意，却似尧夫喜老时。
兴本自来神不竭，辞非苦鍊句难奇。枕边流水依然过，仍曲寒肱枕痠颐。

五言絕句

病甚默占口号八首示儿符

资生无长物，何以惠贫穷。安得三千界，均归普济中。
此心开悟处，亦欲悟他人。未遂今生志，空嗟老病身。
欲正斯文谬，期令万世同。平生多著述，白首竟无功。

发愤犹如昨，宁知老病侵？家人生产业，未暇动愁襟。
眼为看书暗，脾因苦思伤。遗情本高致，俗累自相妨。
日侍文华讲，兼趋史馆勤。清黄并草制，回首误青云。
卖文非本意，拨冗闷然酬。家口多无倚，宁容得自由？
犹喜心常静，终身思不迷。明珠光自葆，未必作淤泥。

真空

真空难得见，恍惚又如无。见之仍难捉，月影漾深湖。

病中默然成口号十五首

天居碧色上，人处嚣尘里。日月在中间，隔千万余里。
虚空何所据，形体自轻清。宫殿并城郭，无非气结成。
宝殿空中过，诸天游乐时。园池反万景，佳丽尽相随。
天一无寒暑，昏晨亦不分。宫垣吐光焰，香气自氤氲。
心树能生物，随人意所须。珍奇供享用，变化在须臾。
蜂蜜及瓜李，皆非人造为。欲穷天上事，此理亦堪推。
虫能仰面居，鸟解凌空上。而况天居人，翠虚为轻壤。
世间为幻者，变化在须臾。何况神妙机，灵奇信不迂。
生能修十善，得与天人偶。惟大圣大贤，常在帝左右。
碧居多玉女，千百灿如林。只为曾修善，多瑕行未深。
坚意修完行，生天即丈夫。同居多采女，千载共欢娱。
百载内生人，归天上者少。古今多善流，历历超云表。
世间贫与富，千百倍参差。若论天人福，王宫未足奇。
生天或入地，畜鬼阿修罗。祸福惟心造，心外更无他。
天耳闻人语，如对面相呼。见人修善者，喜增益其徒。

咏《中庸》十四首明“鲜能知其味”二首明“体物而不可遗”

探玄爱深味，久厌人言语。谁料病中身，与仇常作侣。
眼前月露形，都是妄心发。不欲使成篇，俄然思砢砢。

池草梦何多，寤时常自划。朝来叉手余，花枝仍照眼。
摭拾成篇者，何劳尽组织。散句弃如遗，犹恐滞胸臆。

形累六首

有形必有虑，无病在无思。若解心忘我，参玄未足奇。
身内常无我，能令四大空。心机无处着，何处病来攻？
终身学至道，顷刻念还生。绝学无忧者，不期道自成。
病缠思螟卧，玄思忽来侵。理障何时剖？重云盖密林。
委念思存道，磨梁拟作鍼。此生如未了，且植宿根深。
常苦身难死，形衰病日深。气虚神尚在，岂为服黄金？

难悟七首

李泌虽闻道，年非罗结伦。四仙曾避死，无处可藏身。
唯有纯阳子，偏知生死情。因看《入药镜》，心地转分明。
《金刚经》甚奥，偏发吕仙才。遂契牟尼旨，长登般若台。
宿业谁能脱，常为生死津。若不识前定，烦恼尽伤神。
未信阴阳理，都言死即休。宁知归别壳，罪在更堪愁。
常人为达观，要生齐生死。智者恻沾襟，蜉蝣何足比？
若能归乐境，委顺去何求？终不迷真性，长消万劫愁。

七言绝句

病忆捧勅日讲诸旧事有述五首

早趋殿角未闻雅，受勅云端鼓始挝。凤纸才交辞陛客，又随黄繖下文华。
讲余赐茗暂踟蹰，小宴匆匆出殿隅。才到玉堂书满案，又须依样画葫芦。
战绩无鏐谱牒亡，每当袭荫竟难详。细披状纸还多伪，甯润成文始入黄。
新正暂辍讲筵劳，冠盖相携夜宴高。忽报上元佳节近，又催致语引云璈。
史馆归来日已西，忽传应制又分题。入门厌见催诗吏，暂卧松窗听鸟鸣。

病甚口不能言书怀三首

历劫生来怨此身，每看世界等浮尘。至今未造真如境，疑是灵山退席人。
堪笑平生梦里身，梦中忧乐总非真。秽囊抛却浑无累，此去方为大寤人。
往生净土岂无因，只要心田不染尘。一念莫差西去路，莲花胎里孕元神。

病甚不能食枕上默占遣兴五首

七宝林中七宝台，八功德水碧莲开。会间共饮须陀味，香焰云从足下来。
宝殿行空宝树随，紫霞碧焰绕涟漪。慧禽彩羽香云内，飞处常歌法颂辞。
诸天化乐不经营，器服皆从树里生。枝上笙絃风自韵，洋洋盈耳洗尘情。
诸天盛世妙难明，食用都非烟水成。宝器腾辉无昼夜，身光不用日光明。
兜率天中宝座悬，琼宫千里碧林泉。见今弥勒方传法，不待龙华会上宣。

病忆《涅槃经》不能看

四十九年说法人，犹如月照万方心。
要知月落今何在，他处方看月满轮。

病忆《楞严经》

四外虚空尽本心，却将形识認来深。
阿难忽听如来咄，恸极欢生泪满襟。

病忆达摩对梁武帝语因足成一偈
净智妙圆指用心，体常空寂说性宗。
如是功德超无漏，人天何处觅行踪？

绝吟

诗兴生时思不尽，枕边合眼即来寻。
冥心莫出希夷府，免使狂魔昼夜侵。

焚香

焚香净几自鸣琴，人静云收夜渐深。
流水无声山寂寂，独怜明月自知音。

病中忆幼年梦不能再作六首

幼年合眼即池台，何处园林入梦开？
碎碧蒙茸如雪舞，芳烟不断上衣来。

浓翠纷飞香袭人，满林佳丽绕池滨。
觉来神爽还思寐，瑞霭仍敷梦里春。

映枕团团月近床，梦中常对一轮光。
醒来仿佛梅花发，尚觉余辉动草堂。

梦登台榭疾于飞，树杪流泉响四围。
忽见莲花大如伞，接天碧叶舞晴辉。

仰观人身长丈余，鞭牛推采过晴虚。
空中辽阔难闻语，惟见花开锦不如。

天边锦字大如轮，佇看停时记未真。
回首碧霞光映日，又看队队过麒麟。

病苦

壮岁曾经鬓已秋，那知今日更多愁。
但令无病支残景，扶杖何须厌白头？

禅

禅到忘形最是奇，却凭何物立根基。
既登非想非非想，难学无为无不为。

自警二首

嗔癡长夜使心迷，真性犹如珠在泥。
不入海中难得宝，须知烦恼即菩提。

怒来心气最难调，小事违情思莫聊。

回首寒潭明月寂，沥天风焰自冰消。

吊古

壮志堂堂云外尽，愁魂郁郁土中培。

北芒山下累累塚，多少英雄盖世才。

玄庵晚稿 卷二

孔子删诗

问：“周诗有三千篇，孔子删之，存其十一者何？”

穆子曰：“犹后世之诗选也，而有教存焉。朱子训：‘善不足以为法，恶不足以为戒者去之。’然未尽也。予尝足其意云：‘事不足以稽实，文不足以垂训，声不足以协律，皆无取焉。’盖取其至善者以为经，足以范后世，千载之下，莫有加矣。邵子所谓删后无诗，信然也。”

问：“何谓事不足以稽实？”

曰：“如后世之溢美是矣。无其善而称之过其实，不可以信，后世君子奚取焉？”

问：“古文皆善，岂有辞不足以为训者乎？”

曰：“古今一也。‘登高能赋，可以为大’，知不能赋者多矣。汝将谓古人皆才，无不才者乎？古人皆智，无愚者乎？郑国一辞命必更四才，若非子产润色，斯鄙陋不足观矣。‘吉甫作诵，其诗孔嘉’，是不嘉者不可胜言也。”

问：“何谓声不足以协律？”

曰：“今之为诗多不可歌者是矣。盖音律出于自然，不可强悟，必气乘于和，德养之粹，而后发言成章，出音可咏，此岂人所皆能者哉？唐虞之世，庶顽谗说，非不能言也。圣人谓言得而伪饰，气不可矫为；射犹可以习成，乐不可以偶合。故虽明之以侯，未知其心之格否。故俾出纳五言者时颺其言以观其心，此治忽之所由系也。呜呼！声音之道精矣。是以自唐虞而下千数百年，得三百篇而已，盖甚难也。人生而知音律者少，不知音律者皆是也。自汉以来，数百年内，作者甚少。魏晋犹近于实，六朝其愈下矣。唐始制为音律，俾工于文者皆可播之咏歌。盖谓古风中律者不多得，至是善律者兴焉，定为近体。虽可以观事变，实足以求正音，知此者盖鲜也。然唐以诗取士，俊才颖拔者皆极力为之，其实可录者，世不数人，人不数篇。今之所存者万一，就所存者，例经取之，将千一而已。然则孔子之取十一，固未为不多。古今文运之盛衰，岂可以共伦哉？予故曰：孔子之删诗也，善不足以为法，恶不足以为戒，事不足以稽实，文不足以垂训，声不足以协律，皆弃弗取。”

《乾》卦“利见大人”

问：“《易》称大人多矣，皆谓九五，何独《乾》之九二亦为大人欤？”

穆子曰：“此周公之特笔也。文王所言‘大人’皆指九五，周公独于九二亦以大人称者，非可以他卦例也。此卦乃六十四卦之首，特独备天德之纯。六爻各有天德，其时位则异。《易》犹天地之大运，卦则世变之盛衰。若《乾》者，值天运之极盛，当盛世之最昌。犹唐虞之际天下古今一遇而已。上有光被之尧，下有玄德之舜，皆大人也。皋、夔、稷、契诸圣贤，犹之六爻发挥，岂他卦可伦哉！”

问：“人以‘大’称者何？”

穆子曰：“惟天为大，与天同德，故谓之大人。”

问：“何以见之？”

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大哉乾乎，刚健中正。’此天德之所以为大也。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此九五之所以为大也。”

问：“刚健中正，惟九五耳。二以阳居阴，于正何取？”

曰：“此朱子之独断也。乾以刚健中正为大，九五与之合德，故以大称。二与九五既同称大人，奚有于不正？孔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德与九五同，故名与九五并。朱子之论本之孔子，孔子之论本之周公。”

问：“《易》不以‘正’言者，皆谓其不当位也。”

曰：“不当位者，时也，地也。可以他卦论，不可以《乾》卦言。盖德盛则无不备，非可以位拘。若舜之在侧微，谓之未遇则可，谓之不正，可乎？”

问：“他卦九二，何得不言正？”

曰：“不禀天地之纯粹，故但以其气质为德，乌可与《乾》何语耶？故卦之德惟《乾》为大，同《乾》之德者，莫如九五，与五同德者莫如九二。何者？皆以其中也。《易》之道莫善于中，他卦诸爻，材质随异，德之大小，以中为准，况《乾》之中乎？在《乾》而中，则其德极矣。尧舜所谓执中者，此也。九二之为大人也何疑？程子曰：‘臣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见大德之人以被其泽。’斯言尤为周备。又曰‘乾坤纯体，不分刚柔，而以同德相应。’然则《乾》之九二可与他卦伦耶？”

九二所以为大人者以其仁

问：“《乾》九二所谓为大人者何？”

穆子曰：“仁以行之，故能大。”

问：“何以知其然？”

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此天德之大也，故曰‘元者善之长也’。二在人则为仁矣，故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九二得于学聚问辩之余，而其行之者以此仁耳。”

问：“人皆言仁以行之者，谓其无私故能行，子独以仁爱为言乎？”

曰：“予本诸孔子之经、朱子之论。盖《乾》之论仁，自乾元而来，故体仁则无不爱，故能长人，岂独于‘仁以行之’外此求异论乎！且无私之言泛，慈爱之论切。无私以成功言，慈爱以体察论。先由体察而后能无私。遽言无私，将何所用力哉？”

问：“慈爱施之于长人则可，行之于己身何用？”

穆子曰：“所谓行者，行道也。道莫大于伦理，而不本之爱则恶矣。忍则苟且相欺，行之不笃，外饰其应取，毕事则已，终无实心，于道何有？故子不体其父则不成之为孝，臣不体其君则不成之为忠，况其他交接往来之可以得己恶于相诈乎？”

问：“斯道也，自何而始？”

曰：“察其切近，根之心身，知其本于生之所以然者，自不能已矣。《中庸》曰‘修道以仁’，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易》所谓‘元者，善之长也’。又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朱子曰：‘人身具此生理，自然有恻怛慈爱之意，身体味之可见。’此朱子之学，本之于《易》而得之孔子者深矣。故君子之道也，不忍自欺，则发之心者诚；不轻其身，则见诸行者笃。《中庸》曰：‘笃行之。’朱子曰：‘笃者，恻怛意也’。盖必如是，而后修之伦理者无不实，私于是可忘，德由是而可成矣。故曰‘君德’也。君德莫备于九五，故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元者，善之长也’。九二之所以为君德者，自仁爱之外，何所用其力哉？呜呼！学者不知此终不足以见道，自修者不知此终不足以体道。何者？身与道终为二物，无门可入也。必知此意，其为人始别。”

问：“朱子释‘仁以行之’，何以不言此意？”

曰：“‘君子体仁’之下已甚明，故此不重出。且于《中庸》又特详焉，学者未之察耳。”

天命之谓性

穆子曰：“天者气也。一气流布，如令之布，故谓之命。”

或曰：“天以理言，若专言气，于性何关？”

曰：“言气则有理，言理则无气，理何物耶，而能为命？”

问：“若是，则有形之天乎？”

曰：“然。天无形，以气为形。”

问：“有知乎？”

曰：“无知。”

问：“既无知，何以能命？”

曰：“惟无知，是惟至虚，惟虚则一，故能为气之主宰。而灵具其中，乃性之所以本也。”

问：“天何以命？”

曰：“流行普布即命矣。何待谆谆以言，然后谓之命乎？”

问：“如是，则其理何在？”

曰：“是气之布，有动静，有阴阳，其中条理不紊，是之谓理，此外无理矣。故一气浑然者，理之主宰。动静而生阴阳，理斯散见矣。散者万殊，各得其主宰者，有至一存焉，是则所谓性也。朱子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是已。”

问：“是气而已，何以谓之明命？”

曰：“惟天为明，有形者皆暗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盖以天而明，以地而幽也，故天命谓之明命。”

问：“天何以有夜？”

曰：“天无昼夜，因日而为昼夜。故日在南，则南为昼而北为夜，日在北，则北为昼而南为夜，地以掩之也。地高中而低外，今之所在，地之最下者，盖水中之洲也。故皆谓之州。四海之内皆洲，非高平之地。”

问：“高平之地何在？”

曰：“谈天地之高下广远，有累日不能尽者。今姑以天命言，未暇及此。”

问：“夜而不日，天之明何在？”

曰：“莫明于天，天之阳精凝而为日，阴之精凝而为月，故日月者天之明也，犹人之明在两目焉。”

问：“人之明虽在目，而其灵则在心，若目但见其然而已。”

曰：“天之明虽在日月，而其本则一气浑然者为之主宰，犹人心所具之性也。故曰‘天得一以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得是一，而性斯具矣。故天之明著于日月，日月运，五行行，流布而万物生焉。凡有生者，皆得是一，而性斯具矣。故曰‘天命之谓性’。‘惟天之命，于穆不已’则性之所以本也。”

问：“浑然之气出于天之外乎？”

曰：“否。方其一气未分时，一动一静之间，此乃天地之至妙。至妙者太极是已，是谓天命之本。”

问：“是气在天，何以未动？”

曰：“即人心言之，方其未动时是谓性，及其有思则发为情，《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天命之谓性’，惟此一言状之尽矣。故天命之本，即人心之性，非二也。”

问：“何以能明？”

曰：“举目昭然，非明而何？”

曰：“举目昭然者日月也。”

曰：“天之明，非日月而何？”

问：“若是，则其论粗矣。”

曰：“此其最著者。舍是而论明，自以为精，终不能以悟人，实以自娱也。况万物之生皆本于日月，且日月之理，孰能究其微？故浑然至一，不可见者，天之本也。粲然昭著，不可掩者，天之命也。天命以日月而彰，人生因日月而明，今观人虽有目，得日月则睹，不得日月则一物不见。此其在外者，必依日月以为光，况此心所得灵无所本乎？故太虚者人心之体，空朗者人心之灵，是则人性所得于天者，不可诬也。”

问：“天既无知，何以能使万物受其命以为性？”

曰：“将谓天于物物而命之，则其得生者少矣。且如一室之内，水渍其谷，则生而为芽，物腐于湿，则化而为虫，岂有知者命之乎？况人以男女相交，肉兽以雌雄牝牡，其繁衍不可胜数。无日不生，无时不生，无顷刻不生，无处不生，皆得是气以为形，得是光以为性。譬之一雨普洽而万卉滋畅，雨何如而皆命之乎？”

问：“性一也，何以有智愚贤不肖？”

曰：“气之不齐，得之各异，朱子言之悉矣。凡学者所共闻，今亦不暇论。”

问：“天既无知，何以言天道福善祸淫？”

曰：“无知者，形体之天也，以生物者言也。福善祸淫，天之神也，以宰物者言也，是之谓帝。故分言之则其名不同。然帝主乎天，故亦谓帝为天，亦谓天为帝，皆以其在上也。古之所谓祭天者，祭帝也，非指其茫茫无际之形，苍苍不尽之色也。”

问：“帝在何处？”

曰：“居天之上。”

问：“有是乎，但言其理而已？”

曰：“听人之论而不察其是者，自其肉眼所见，肉耳所闻，肉身所至，遂谓止此矣。岂知天地之大，义理之深，幽明之殊途，不可以妄意揣而顾可以浅见拘？井底观天，将谓止此，可乎？”

问：“审有是，圣人何以不言？”

曰：“圣人言之悉矣，见于经者不可胜数，故制为祭祀，非虚设也。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之类于上帝；汤用玄牡以昭告于上天神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上帝临汝，无贰尔心’，皆实见也。儒者不能信，虽读其书，但以为其理如此尔，于福善祸淫之说亦以为迂谈。是以心无实学，身无实行，皆以不明天地鬼神之道故也。”

问：“帝在上，何所司？”

曰：“政之得失，人之善恶，国之存亡，人之命禄，帝皆察之。”

问：“帝何以尽知？”

曰：“不有百神乎？神无处无之，无非帝之所统，犹天子之统四海、御百官也。故三代臣论兴亡皆归之上帝，岂虚语哉！”

问：“天命之谓性，何以知其非帝命？”

曰：“物物有性，生即具矣，帝何能与之？故生物之天与其性，非与之也，物自得之耳；宰物之天制其命，非制之也，物自取之耳。此天与帝之别，非知道者惑矣。”

问：“上帝所居及所事，可得详乎？”

曰：“此累日言之不尽，今姑论性，未暇及此。”

问：“‘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是言性原于帝也；‘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是言命佑于天也。顾可二之乎？”

曰：“此所谓通称之辞，无害于天称帝、帝称天，但析之则异耳。犹言天子为朝廷。盖朝廷者，天子之所居也，其实朝廷以其地而言，天子以其人而言，无害于通称。”

问：“《易》言乾元，与天命何异？”

曰：“一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斯气之初动也。‘乃统天’者，斯气之流行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故曰‘天命之谓性’。《易》又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天命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以得天道而成性也。子思立言，实本于此。后世论性者尚纷纷立异焉，独孟子得其传而曰‘性善’。空门之学，其源渊有本如此。”

率性之谓道

问：“性有形乎？”

曰：“无形。”

“有法乎？”曰：“无法。”

“可思乎？”曰：“不可。”

问：“若是，将何所依而循乎？如循礼者，礼有节文，可得而据也。性既至静，无朕兆可窥，其何以循之？且人亦何由知其性之所当然者而循之？”

曰：“非谓循也。韵书之训‘率’字者多矣。其曰‘自’也，正此‘率’字之义。盖率者自然之辞，非用力之称。循则遵其迹矣，非自然也。今人凡任意为之者谓率性，如此而已。可见非有心之称。故自性而行之谓道，言性之自动也，是由性而行也，孟子所谓‘由仁义而行，非行仁义’是已。程子之论率性，谓私意未明，自然发见，各有条理者是也。”

问：“朱子非此意乎？”

曰：“亦此意，但训‘率’字不切，不见发于性，似非所以论道也。如‘子路率尔而对’，是不暇于思也。可见‘率’者，率然自动之谓，有‘速’之意。如‘率然之蛇’，亦言其速耳。”

问：“若是，专以圣人之道言矣。”

曰：“不然。圣人特率性之尽者。此方论道，未及论仁。此盖言天下之达道也。”

问：“惟圣人为能率性，此岂人之所能？”

曰：“人之率性时，皆道也，圣人乌得而私之？”

问：“人何以率性？”

曰：“日用常行、服食起居、作业往来，凡所当为者，皆无非道也。凡无所拟议而自合于理者，皆率性也。孩提之童皆知爱其亲者，此岂人教之哉？见孺子入井而恻隐之心生，己有不善，人见之而知羞，人有不善，己见之而知恶，以至辞让是非，皆有不及思而自发者，无所为而为，是性之动，皆谓之道，圣人岂得而私之？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言道之费者，广大昭著，人莫之能察也。”

问：“若是，则人皆有道矣？”

曰：“不然，私欲一生，道即远矣。日用其道而不知，卒为私意所蔽，是道之所以

晦也。子思于中揭其率性者而谓之道，所以明道之所自，非人可得而为也。”

曰：“君子之勉强而行，独非道乎？”

曰：“是谓修道者，非可以言道。惟及其成功则一也。此方论道之名，未及言修道之事。”

问：“若是，则道终归于圣人矣，人焉得而共之？”

曰：“人非道则无以为生矣。道之用广，岂可专以圣言？况及其至，而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乎？此所谓道者，以公共者言，非以圣人也。若圣人之行无非率性，贤人率性之时多，众人率性不常，是其所不同者，皆以其率性有顺逆焉耳。是以道虽公共而终归于圣人者，人不能尽其性也。若此处则言道之出于天者，人所共由也。予故云动于性者之谓道，未及言圣人也。圣人则其率性之尽者耳。斯道也，普著于天下，岂可因圣人所自尽者而掩其所共有哉？故天下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此岂以圣人言哉？率性之道，正谓此道，非有他也。”

修道之谓教

问：“何谓修道？”

曰：“‘修’之为言，如云修身、修德、修业之‘修’，谓修诸己也。修道者，君子自修其道耳。”

问：“自修其道，何以谓之教？”

曰：“有所效，故谓之教。”

问：“‘效’，以效从人也，‘教’，所以教人也，乌得以有所效而谓之教？”

曰：“古之训字不一，教本训效。”

问：“于传有之乎？”

曰：“有。《元命苞》云：‘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之为言效也’此训之最古者。今见诸韵书，可考，《中庸》此‘教’字正与之合。”

问：“何以知其非教人之教？”

曰：“此言‘修道之谓教’，后言‘自明诚谓之教’，然则自明诚可以教人乎？此二‘教’字不当异，故知皆谓效也。凡教之为言，皆生于效，不特此耳。夫‘率性之谓道’，言天道也，‘修道之谓教’，言人道也，此一言含一篇之大义矣。《中庸》为传道而作，道有天人之别，不言学道之事，将何以得道哉？故言天道以见圣人之立极，言人道以见君子由学而至中，是《中庸》立教之意也。”

问：“修道何不以圣人品节言之？”

曰：“不合中庸之旨。”

问：“何以见其不合？”

曰：“此但言修道，以见教之所以名，然不言道何由而修，故复云修道以仁。二‘修’故可异哉乎？是则子思立言精密，未有矛盾不通，如后世之漫言也，且子思立言，与当时诸子不同，皆超然有见。若例寻常之文用字，夫人皆能为之矣。”

问：“然则修道之事何如？”

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故不可不修。修道莫先于养性，养性莫先于主静，故于不覩不闻之际而戒慎恐惧。显见莫甚于隐微，故当慎其独。如是则至静之体常存，而道之大本立矣。此修道之最要者，故先言之。然道本于性，不远于人，尽之于己谓之忠，

推之于人谓之恕，故曰‘违道不远’。此修道者之事，未能即道，但谓不远。然恕之所及，即教之所由行也。其所施者在于子臣弟友，其所尽者在于言行笃实。然何以能笃实哉？故曰‘修道以仁’，仁则至诚恻怛，自能笃实矣。仁者心之德，故曰‘仁者人也’，谓人身所具者甚切。又曰‘亲亲为大’，谓其本所以生也。修道而不知此，则道与己终为二矣。何者？所修不切于心，是谓不诚。以亲亲之心修道，则五伦之间莫非实行。故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盖修道虽在于仁，然不先明乎善则不能诚身，所以贵乎智；虽知而行之不力，终无成功，所以贵乎勇。然斯三者何由而得？故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矣’，是训修道之要。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然斯三者用力之实何如？在于择善而固执之，故博学之、审问之、慎思明辨之，所以求知此道也；笃行之，所以求行此道也。笃行者，朱子谓‘有恻怛意是即所谓修道以仁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修道之功尽矣。故曰‘自明诚谓之教’，不但是己，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以至德修道，此道之所由凝也。修道之功，至此极矣。道由是而得矣，是人道也，故谓之教。然其始而立心下学为己之功，终要其极，至于笃恭而天下平，是谓能尽其性矣，故能至于命。”

灯赋

日月既渝兮，子德维影。生人无尔兮，长夜茫茫。百务未结兮，俱俟子以无荒。吾病起居之艰朽兮，子继旦其莹煌。如来大智兮，亦兼子以为名。天地无全功兮，维子灯续其长。圣贤体斯道兮，学有缉熙于光明。

《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解

易如不见，是谓无身；闻如不闻，是谓无耳；不别气之芳秽，是谓无鼻；不较味之美恶，是谓无舌；忘其形体，是谓无身；泯其思虑，是谓无意。此谓六根清净矣。有眼则为色所动，有耳则音为所惑，有鼻则嗅芳以自足，有舌则贪味而无厌，有身则安便自适，有意则私伪纷起，是谓有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所染矣。惟内无六根，外无六尘，自此得无分别智，般若则波罗密所由生也。盖有分别，则五蕴无由而空，空不可得，则所知有限，所蔽者深，无明不可剖，大智慧何由而生？况分别之智生，则好恶横于中，得失戚其情，顺逆拂于物，其心无由寂静矣。无明业覆，何时豁朗？知此则知智慧生灭之由，可以求用功之地矣。

游三忠祠对

穆子与二三子送客至三忠祠，礼三忠毕，客因叹曰：“《书》言‘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今思武侯虽得考终命，而子孙亦不能免。若武穆、文山者，何吉之有？而况谓如影响之速？”穆子曰：“尔所谓影响者何？”客曰：“言吉凶随善恶而应，速如影响。”穆子曰：“非是之谓也。”问：“何以言影响？”曰：“言其必有，非谓其速也。”客曰：“此正予所惑者，二公不免于祸，何吉之有？形必有影，声必有响，诚然矣。但二公之福，影不可得而见，响不可得而闻。吾谓圣经但论理之常，非谓其必然也。”穆子曰：“汝身有影否？”曰：“有。”曰：“汝今坐于室，其影何在？”曰：“否。无日光耳。”曰：“请出日下行立观之。”客笑曰：“吾行日下即影，二公吉影终不可见。”曰：“二公当时犹汝坐室中，汝焉知二公之有日下耶？”客曰：“如响者何？”穆子曰：“今室中谈论之客皆声否？”曰：“声。”曰：“响否？”曰：“不闻。”曰：“请出数十步之外而高呼之。”客乃皆出向室而呼，室中答如人声然。曰：“响否？”曰：“响。”曰：“此之谓必有。若二公者亦犹室中之谈，何以求其响为？汝又安知二公之虚堂空谷耶？”客曰：“吾惑滋甚。”穆子曰：“若指二公影响之实，汝惑愈甚矣。”乃默而不言。客因固请者再。曰：“恐汝辞穷不能答矣。”久乃复叩之，穆子曰：“汝谓有鬼神否？”曰：“亦有亦无。”曰：“言有者何？谓祭祀之鬼也。言无者何？言人死则魂散无知矣。”穆子曰：“二公被辟之后有知否？”曰：“二公虽英灵不散，何福可加？”曰：“汝不闻鬼神害盈而福谦乎？”曰：“是言人事也已，无验于二公矣。”曰：“汝不闻有天上乎？”客笑曰：“天上太虚，何处居止？”曰：“汝但见目前汗浊之地，乃凡肉秽骨所处，何由知数千万里之上境界之奇哉！太虚辽阔，中楼台殿阁园林皆瑞气凝结而成，七宝庄严，池沼秀丽，光焰香馥，鲜尘不起，绝非人间所见。生于此者，体轻气爽，足踏碧虚，即为寔地。食天味，衣天服，皆自然而至，非人力所为。左氏所谓‘如天之福’是也。其生极乐，其寿极长，汝安知二公之不于此生耶？”曰：“汝从何闻此论？”曰：“内典《阿含》诸经言之悉矣。”曰：“然否？”“请思之，若以‘速’言者诚非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皆言其必有，非谓其速也。”

己亥岁，穆子病中默坐，因思旧论，备录于此

重修观音堂记

棠邑城南里所关厢尽处旧有观音堂，创建于元至正二十二年。至我朝成化间，僧成铸奉香火募缘塑像。致仕某官朱锦及其子英、婿张志道协力共造正面观音三尊及两山诸像约七十余众。嘉靖以来，殿宇颓敝，本关致仕典史王资重修，始鼎新可仰。于是贾二庄民张欣羨发诚，门右穿一井，施大石槽以济往来，又甚便以惠也。寡妇解氏复铸铜佛三尊、大钟一，置钟楼一、交龙碑一，诸制略备矣。堂在大路之西，背南面北，北亦大路。路北关王庙则王资及致仕引礼舍人李元亨所建也。于是致仕引礼舍人梁纓共请予纪其石。前此实未尝来募，予固乐为之辞。

夫古今供养恭敬观世音，隆丽庙貌，及其崇信者，遍海内外皆然。此何所见耶？盖灵应之迹甚显者，感在人心，实深以远，故歆仰承事，自不能已，实万世所同也。何以言之？盖菩萨自旷劫以来，发弘誓愿，欲度众生，使之见性，且除苦而与乐，此心视众生犹如一子，何其仁爱之至哉！是以先于自修，则行深智慧，能照空五蕴，于是根尘识界，十二因缘皆无生灭，亦无事于四谛，以至无智亦无得，然后形累已忘之尽，真心寂朗，而变化神应遂无穷矣。以千百亿化身游娑婆世界，随所应度众生，皆肖其形而为之说法。若夫苦难当救、有求必获者，顾人之诚心礼敬何如。苟非其人，神通亦岂轻应哉！在道如此，非有所私，盖不如此，在我既失其神，于物亦无所利。世谓之无应者，正以不知此道，诚未至耳。或者谓菩萨亦丈夫而已，何能以一身为多身，无感不应如此哉？呜呼！此难言也，若论其理，将闻者狂惑不信、惊愕多訾，姑以譬喻明之。月一而已，河海江湖溪涧池沼盆盎之内，水无大小，皆有一月，无处不然。彼月何心，印映如此之广？况菩萨灵妙，孰得而窥其机？世谓之水月观音者此也。夫欲知菩萨之心，当以至仁为本，欲知菩萨之神，当以大智为先。大智自无分别始，此尤其难言者，今不讲喋喋也。

吾乡诸叟前后饰此祠渐盛，无亦慕其兹爱之心，效其济物之惠于万一，庶不徒享安富乐太平，亦有益于生民之一端也。若关王者为智顓大师所度，专以威力护佛居。处处梵宫皆有其殿，正宜近斯堂者，故并及之。

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铜像记

祀有国典所秩、有司所承而齐民不与者，有齐民崇奉而国典无文者，有儒者或以为诞，直者或以为淫，但为一方之祀，亦弗能久远存者。乃若国典秩之，有司承之，齐民崇奉之，遍天下海隅郡邑城堡市廛聚落，皆庙貌而俎豆之，至有家庭连隘，亦多影其真而旦日供养之者，且莫或以为诞若淫，亦无弗钦仰尊信焉者，神而若斯，古今鲜矣。盖其威灵赫若，天下后世人人皆若亲见其面，俨然如在目前。虽儿童妇女，愚劣狂瞽，亦无弗尊信钦仰者。斯神斯祀，自古以来惟一关王耳。呜呼！圣哉！

志虽逆于生前，没则神于万世。慕忠义之节者虽为王慨愤，达死生之说者知其常存而不死，愈远而愈光，于王何郁抑哉！方其图复汉室之日，用兵自樊，威振华夏，曹操护徙许都以避其锋，司马懿计请孙权以蹶其后。乃天讫汉祚，卒成二国犄角之愿。此虽二国之私快，实万世之通憾也。既而权守东吴，以固有大邦；操成篡基，垂统来裔；司马继篡，晋业益弘。此皆明享崇高之福，以自遂于当时者，视王之忠义何有耶？若不足以见天道矣。未几祸乱交作，沦胥以亡，宗庙一墟，血食永绝，后世曾有一人念之、一乡祠之者哉？视王之今日，显晦荣辱，虽万蓰其倍不足言。且操之好雄，虽儿童妇女、愚劣狂瞽皆贱恶而贼谓之，亦万世不可改矣。夫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明既如此，幽亦可知。惟是崇祀之仪，又不可不究。盖神非正不足以膺上治之命，出成不足以柔百神之情，故随其所在，足以镇邪殄怪，应祈答诚，往往耀灵于天下者，正与威也。然则神之于人，无亦惟为善者是祐，而凡举处于明神者，无亦惟善事是思乎！

东昌西城门谯之右，旧有义勇武安王庙，所以祀关王者久矣。元碑以为金大定乙巳岁重修，自金迄元又百五十余岁。天历元年加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至今盖重修者又累矣。惟是塑状易毁，不足为久远计。居民魏潮出资为铜像，而助之者日至，得铜千五百余斤，为像高五尺八寸，而王之德容威状又焕然可睹、巍然可仰矣。嘉靖十五年三月讫工，请予言以记。予郡人也，当为乡人表其诚、阐其义。至若王之中信之节、义勇之迹，亦载之史册，播之歌颂，夫人而能言之，故不悉。

重修蓄锐亭记

蓄锐亭者，太原陈公瑞卿所创建，蒲洲张公以宽所重修也。二公俱以山东宪副兵备临清，其间相去岁四十年，而保境安民，弭患于未至，前后相同，虽远如继。其用意皆深远矣。亭在州城内西南隅东远兵司。学士四明杨公守阼、谕德钱塘李公旻皆有记。盖是郡居南北两京之冲，镇河漕之上，典卫水交会。四方商贾辏集，多于居民者十倍。诚繁华之地，贸易之所，天下之大都会，京师所倚重者也。其地平衍丰乐，无山涧之险，剽略时至，患蔓邻境，不有威奠，民何以安居而乐业哉？陈公贾骏于前，张公增骑于后，选拔壮快，参以军舍，熟其调习，精其操练，俾雄武可恃，诚足以怀远而折冲，其功岂止一方而已哉？马旧五十匹，张公增加至二百匹，皆易以罪资，无捐于民，非若他诸营作不急而忘费者。厩庠日渐颓圯，今皆拓而固之，马视昔为得所而愈锐矣。乃新其亭，愈华其观。于是指挥某、州判某来请予文其石。

予惟公之善政福兹郡多矣，岂止蓄锐一事哉？夫善患于无继，备弛于弗思，害生于未萌，利享于长虑。斯举也，固非迂疎因循、浅见目前者之可得而知。夫使为政者皆若公之不替前人之美，永启后人之功，则居人长庇其德，天下相忘于治，其有补于太平，岂云小小哉！予每叹今之为政者，于国家定制，尚坐视其散弛，以至自惧瘵旷而莫知。视公之无所督于常稽而能预所急于未见者，其立心相去何远哉？且汉初以畜牧繁而匈奴慑，后以马耗乏而师不振，此岂迂疎浅见者之可得而窥其缓急也？

夫秦非子繁马于犬丘，初非由于政令，宋以保马之政任官而徒以敝民。然则马之盛衰由人而已，况公拨冗务以修服功，养时晦以遗余烈，其贤可胜言哉？呜呼！异日绍斯职者，宁能覩既懋之绩，使渐至隳废，而不惟前休是慕，俾成业不永乎？公能弘其前，吾意来哲亦自不能已其后矣。公名邦教，别号历田云。

重修漱玉井亭记

漱玉井亭在蓄锐亭西南而近，为饮马设也，太原陈公创。自时以来至今几四十年，渐至堙圯。蒲州张公来备斯地，政修事立，举废兴颓，井浚鳌惟洁，亭缮构惟新矣。井以漱玉名者，盖初得悬泉，琅然有声，诚一快事也。

予惟善养马者，厩以御寒，庠以胜暑，马是以不病。然而水草不时，马终焉敝。临清城外，两河交会，大众取汲，无不周裕，无所事井。然而于马远，况春则涸，夏则汤，冬则冰，马虽至岸，不得以润吻，非若人之可以坎取澄盥，便于为用也。城内虽有井，仅足以供市巷。使非此，则马不遂其啜，时或困于渴，甚则苦于渴，蓄之难矣。然则斯井之功可少缓哉？久之弗浚，将泥以无禽，谷或射鲋，新之良是也。

夫秦非子之汧渭，卫文公之河湄，鲁伯禽之垆野，盖皆依野圻之长流，恣云锦之饮浴，于马性甚适焉者。况马秉纯阳，畏热非他畜比，是以马独盛于冀北者，足于寒也。水之急莫马为切，今鸠之城市，诚非其便。然而既得寒泉以悦其志，故不忘修疏，则资之愈深。且于居人亦养而不穷，泽斯普矣。利奚止于马哉！君子诚未可以轻视也。予故别出而记之，或岁远得所考，将不至于废，永为蓄锐之助云。

大学千虑

《大学千虑》引

《大学》一书，见于《戴记》。自范氏表章之后，先儒屡有更定。至朱子深造自得，著为《章句》《或问》，而众说淆乱始有所折衷，天下学子大夫翕然宗之。嗣是胜国迄我朝文士喜好新异，复为纷纭之论，不知彼所妙契而真悟者，乃皆予朱子之弃余也，可胜慨哉？堂邑穆先玄早已发解上春官，历官翰苑，独于是书沈潜有年，顷尔放归林下，于世务一切谢绝，究索坟典，坐卧不离一室，冥心默思。凡有所得，辄笔之于稿。既而以为心不其正，遂禁吟咏。因发挥正心修身章大意，静久而理思涌发不可遏，乃通为论释成编。邦教受而读之，反复玩味，其于予朱子之意既无牴牾，又多所发明，或补其未及，或广其未备，诚无愧于前修而有功于来学。谨辑以付梓，与同志者共之。

总论《大学》大义

问：“古有大学之教矣，曾子复为是书者何？”

穆子曰：“大学之教，立其法耳，行其事耳。若夫序其本末，悉其始终，阐其精微，传其心法，广其功业，贯为一体，会为一编，则未之有也。盖学校之教，广成群才也；《大学》之书，所以传道也。”

问：“古所谓大学之教者何事？”

曰：“司徒敬敷五教，所以明人伦也。典乐之官专教胄子，所以养成德也。明人伦则通乎上下，养成德则专造大人。是时教立于上，有法可守，其道自行。世衰教废，而讲道于下者，始为是书以垂训，俾有志于大者知所持循。虽万世之下，可以闻而知之。若夫为教之规，学校既有之，故此书不具。”

问：“《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①，《王制》乐正崇四术^②，与唐虞之教同异？”

曰：“教一也。世有古今，政有详略耳。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① 原注：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② 原注：《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皆所以明人伦也，是谓大学之教。”

问：“《大学》之书何以阐其精微？”

曰：“慎独以诚意，有十目十手之严，正心以检身，使忿畏忧乐不得有于中。论‘明明德’而欲‘顾諟天之明命’，论‘新民’而至于‘天命维新’，精微莫甚焉。”

问：“古者学校之教，岂必无是？”

曰：“教由粗而精，概以是语之则诬矣。今之士谬谈心学以自欺，妄说性命以相高，实白首鲜闻焉，皆然也。实宋儒误之耳。盖遗其切实而妄意高远，非帝王之教也。”

问：“何以见帝王不以是教？”

曰：“五伦以教百姓，音律以教胄子，‘惟精惟一’，但以授舜禹，则唐虞之教可知矣。《大学》之格物致知，惟精也；诚意正心，惟一也；自修身以致平天下，皆所以执其中者也。然皆指其要而不详其法，专以明道也。”

问：“不详其法者谓何？”

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修齐治平之所必由者，其法备于学校矣，兹故略之。”

论“明明德”

问：“‘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朱子何所据，而谓其得于天？”

曰：“据《大学》之已言也。‘顾諟天之明命’，谓之自明，则知明命者，明德之源。天命本明，故人得之则为明德。”

问：“虚灵不昧者何？”

曰：“心惟虚故灵，灵故不昧。譬之谷以虚故响，鼓以虚故声，耳惟虚故闻，鼻惟虚故嗅，塞之则不灵矣。”

问：“虚何以得乎天？”

曰：“由太虚有天之名，惟天为虚。凡有形者，皆实也。太虚满前，圆净明通，即心之体也。心惟得是，故灵。”

问：“圆中窍外者，心也，是亦形也，何以为虚？”

曰：“此肉心也，不可以语心之体。”

问：“肉心非心乎？”

曰：“肉心者，神明之舍，非神明也。以其中虚者方寸，故神明居之。则其方寸中

之虚而无形者，即心也。”

问：“何以能聚众理、应万事？”

曰：“惟虚，故能聚众理。惟灵，故能应万事。”

问：“既虚矣，何以能聚众理？”

曰：“子谓理有形乎？理若有形，则方寸之内所具者，亦寸物而已，一物之外将无所知矣。无形之寸虚与无形之太虚，其窍流通而无间，故混为一体，实非二物也。呜呼！古今知此者鲜，未可以口舌喻，惟默会者得之，粗率无思者难与语。”

问：“明明德之事何如？”

曰：“朱子《或问》言之尽矣。”

问：“《或问》与《章句》何殊？”

曰：“《章句》言其略，《或问》悉其详。朱子之书，莫精于《四书》；《四书》之中，莫精于《大学》；《大学》之义，莫详于首章。首章《或问》发明义理精备，故于他书义有相关者则略之。盖其说已备于此矣。是以善读者能究心是书，则于他书可以契合，理无往而不融会矣。但粗率者未必能久观矣。”

论“亲”当作“新”

问：“《礼记》本言‘在亲民’，而程子以为当作‘新’，此何所据，而朱子从之？”

曰：“据《大学》之本文也。‘盘铭’一章，为‘新’字者五，其‘新’字当何所用？观今人传写文字，每有差讹，况多历年所，能无讹字？古书有不可通处，而强为解说者此类亦多矣。此义《或问》中已略言之，况兴仁、兴让、兴孝、兴弟，其‘兴’之为言，皆新之之意也。”

论“止至善”

问：“明明德故当止至善矣，若民何以能止至善？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格物致知之事，岂民所能？”

曰：“否。非谓使民止至善，欲新民者止至善也。谓大人之事云耳。”

问：“新民何以止至善？”

曰：“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化之有其机，处之有其道，好恶同其心，用人同其情，利不专于上，泽必及于远，是之谓至善。岂急功利目前为小补之云哉！”

论“知止而后有定”一节总括一书大义

问：“‘知止而后有定’其义云何？”

曰：“首言‘在止于至善’，而继之以‘知止’者，见大学之道以‘格物致知’为急也。盖能格物致知，则知所以止矣。而后有定者，意诚矣。而后能静者，心正矣。而后能安者，身修矣。而后能虑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审矣。而后能得者，始能止于至善，大学之能事毕矣。此一节亦总括大学大义，已含蓄八条目。其言甚精密，虽一事之中，而道之始终无不备，盖言至善之所以当止者，其益如此。”

问：“此意已备见《章句》矣，子复喋喋者何？”

曰：“学者虽呻其佔毕，未究其蕴奥，不过粗知大旨而已，其实未尝深味而玩乐也。”

论“事物先后”为《大学》格致之要

问：“‘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其意云何？”

曰：“此言格物致知之要也。盖天下之事，不知其序则不得其要，不得其要则作为无序，错乱颠倒，终无成功，而去道远矣。惟先穷其本末终始，则进为有序，不遗所急先所缓，举足措手皆得其所向矣。”

问：“何以不详言格物致知之事，而但举其要？”

曰：“格物致知之事已备于学校之教矣，故此但言其要，以示学校之有序也。”

问：“学校之教，何者为格致？”

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举凡学校所立成规，无非搁置之事，故此书不载。此一书皆言其理，而不详其法，所以明道也。”

问：“其要何如？”

曰：“‘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章句》已言之矣。‘知所先后’，‘先’之一言，已起下文六‘先’字；‘后’之一言，已起下文七‘后’字。先儒亦言之矣。若句为之析，则天下国家身心皆物也，修齐治平诚正格致皆事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正斯物也。始言‘物有本末’，终之以‘致知在格物’，岂二物哉？‘事’所以处物者。此一节亦总括一书大意，诚至要之论也，其说见后。”

论“明明德于天下”总括一书大意

问：“何谓以一句总括一书大意？”

曰：“言‘明明德’，则新民之事备矣。言‘新民’，则‘明明德’之事备矣。盖不能新民，则明德之理未尽备矣。不能明德，则新民之事无本。是以既次序其全功而分言之，又括以一言以见其意。如古人‘明明德于天下’，朱子谓一言而该体用之全，其实一书不外此句而已。作者立意工致，始言‘在明明德’，次言‘在新民’，若二事也。将分斯二句为八条目，而总之曰‘明明德于天下’，则明德、新民皆在一句之内矣。”

问：“‘明明德于天下’者，正言新民之事，岂即指自明为言哉？”

曰：“明德者，我之明德与天下所同得者，非专指在民者言也。”

问：“何以谓之明于天下？”

曰：“文势犹言明道于天下，即我与物皆在其中矣。盖此德未名于天下，则其所得于天下者，限于吾身而已。吾之所得，岂止如是而已哉？且明德之内，万物皆备，不能尽人物之性，则明德之功未极。故一言而该体用之全，其说深合作者之意，无是胸襟者，乌足以究其志？”

问：“天下之人何以能皆明其明德？”

曰：“兴仁、兴让、兴孝、兴弟，使伦理明于天下是已，非谓欲求其格致诚正也。庶人之诚意，但不欺而已。若其正心，但无侧颇僻而已。人有贤愚，理有精粗，事有广狭，如《孝经》论‘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虽等第大小不同，均谓之孝，岂谓以天子公卿之孝责之人人哉？如《书》之所谓‘圣人以人文化成天下’，则明之之谓也。”

问：“首章总括大义是矣，其余他章亦总括者乎？”

曰：“释‘明明德’章先引《康诰》，以见其言有据；次引《太甲》，以见明德之

功，且推明德之意；次引《帝典》，以见是德之大无所不包。虽难明明德于天下，亦谓之自明，是一书大义不过自明而已。释‘新民’章先引《盘铭》，是言明德为新民之本；次引《康诰》，正言新民之事；次引《文王》，以见新民之极。且‘明德’章言‘顾諟天之明命’，所以事天也。‘新民’言‘天命维新’，是能格天矣。精微莫甚焉，是正止至善之事，故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若释‘止至善’章，其括一书大义又甚明，不待言矣。”

论天下国家身心为物之所当格者

若备论格致之全功，在《或问》甚悉。今略举《或问》之要，以明穷理之意，则朱子用心之密，或可得而知矣。其曰：“天道流行”以下至“皆得于天之所，而非人之所能为也”，此一段言物皆有至理，见学者所当穷也。其曰“心之为物，实主於身”一段，以见心有本然之主，格其理，则知所以正心矣。“浑然在中”之说，正不欲其有所偏也。其曰“次而及于身之所具”一段，以见身有当然之则，格其理，则知所以修身矣。谓“身之所具”，本传之七章而言也，因论视听食味，知其言耳目口鼻矣。谓“身之所接”，本传之六章而言也，因论新爱贱恶，知其指人伦言矣。其曰“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以见天下国家之理可以类推也。知所以格之，则可以齐治均平矣。

问：“《或问》又言‘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于人’，与前所谓‘凡有声色象貌盈於天地之间者’，此于身心何关，而必欲格之？”

曰：“大义有二焉：一则欲会其理于心，心明则物莫能蔽；一则欲曲成万物以为用，故无物可遗。《周礼》于山川原隰、昆虫草木细微之事，多备为之处者，则古人之学可知矣。此理也，非可以私见揣度，故曰是乃上帝所降之衷。因备引古人之论，以见至理精微，乃物之所具者，即天之所赋者。理在物而备于吾心，故可得而格，不然泛尔散乱，吾何从而究之？”

问：“理在万物，物各有理，理各不同，何以具于吾心？”

曰：“此论未矣。所谓‘同’者，溯其本也。天之生物，降本流末，末虽万殊，其本则一。得其一以生者，万斯具为，故曰‘性者万物之一原’，具于吾心谓之性，散于万物谓之理。故此心乃万理钟会之地也。以其所聚而照其所散，沿其末而溯其本，合其殊而归诸一，随其体而辨其用，何物之不可格耶？”

问：“格物之功当自何始？”

曰：“自学问始。”

问：“何以见之？”

曰：“《大学》已明言之矣。‘如切如者，道学也’，一书之内为此一‘学’字，舍此而论格物，则无可据之成法矣。是之谓孔门之实学。朱子论之甚悉，故不复再述。”

问：“物、理一也，何以有‘当然之则’及‘以然之故’？”

曰：“性分之所固有，是‘以然之故’；职分之所当为，是‘当然之则’。所当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

问：“何谓贯为一体？”

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则心，心之发则意。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知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物则理之散见者耳。故自格物以至平天下，不过一理贯通而已。”

论“敬”为一书之管辖

心所以具此理，知所以识此理，而“敬”则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实学者用力之地也。盖有主宰则众理可存，有根本则应用无穷，《大学》之管辖，实在于斯。

问：“此程子之意，《大学》所不言者，何为加一‘敬’字？”

曰：“程子固本之《大学》以立论也。非身体力行者，不足以知此。”

问：“何以见之？”

曰：“论明明德而言‘顾諟天之明命’，论新民而本之‘日新’，论止至善而曰‘缉熙敬止’、曰‘恂栗’，论诚意而曰‘慎独’、曰‘十视十指之严’，论正心曰‘喜怒哀乐不得有于中’，论修身齐家曰‘亲爱贱恶不得有所偏’，论治国曰‘其仪不忒’，论平天下曰‘先慎乎德’，敬莫备于此矣。一书始终不离乎敬慎，此程子心所独得之学，故能言其要。且《大学》精微之说，于斯为至。”

论‘格物絜矩’为《大学》之要

穆子曰：“《大学》之道始于格物者，萃天下之理于一心以立其体；终于絜矩者，推一心之理于天下以达其用。皆所以贯天下之道者也。必如是，则理有定法而可求，心有定法而可施，错之天下，始无谬矣。何者？格，量度之也，谓以式量物，则物理可得；矩，为方之物也，谓以矩度物，则人情不远。斯二者，《大学》之要法备矣。始据成格以启其心，终操方矩以广其用。本诸天理，和于人心，皆有定规而可循，是之谓至善可止者。《大学》之要，孰大于是？然格者，自外而约诸内，以见此理之同；矩，则操内而施诸外，以公此心于物。盖必格之明，而后矩始正，皆不外于能度而已，其实非二物也。”

问：“格物之说，近时多有背程朱之论者，何如？”

穆子曰：“程朱之论理精矣，而训诂未明，是以启后学纷纷之论。但曰‘格，至也’，以‘至物’不可以为句，故又继之以‘穷至事物之理’，是增字而意始足，使格物之文遂不明，宜其未能快人心也。”

问：“尔之所论何据？”

曰：“以古人之训诂合程朱之义理，则圣经自明。”

问：“所据何在？”

曰：“《苍颉篇》云‘格，量度之也’，见《文选·运命论》注。此程朱以前书。二公以《文选》为辞章之学，不暇久观，是以不及采。且《苍颉篇》乃训诂之最古者，以其书久废，故见之者鲜。在唐时其书尚行，故李善得以引用焉。不特此耳，考之内典，隋智顓《法华经文句》解《分别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内‘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不特此耳，《大庄严经论》云：‘佛之弟子等，梵王所尊敬，况复如来德，如何可格量？’此其来又远。然则‘格量’之义，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见，是以意虽暗合而解释弗畅，故使圣经难明。然其为说合于圣门无疑，岂前人之所能及哉！彼妄为纷更者，盖未究圣门之学也。”

问：“格之训至，可终废乎？”

曰：“不可。当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则其义始备。”

论“厚薄”

问：“人各私其家，岂有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乎？”

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世如斯人多矣。如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或势利相交，倾情相与。以至恶少为狎取欢，一有不合，或失其意，则疎且怨矣，其厚岂本心哉！”

论圣经一章皆总括一书大义

朱子分圣经一章凡七节，节节之内，一书大义皆备焉。简要如此，信非圣笔不能也。首节以三“在”字提一书之纲，然其义莫要于止至善，故次节以“知止能得”言大人精微之学。盖“止”字承上，“知”字起下，“知”之一字，即指下文“知所先后”、“格物致知”之“知”，此节含蓄多义。第三节以“本末先后”承上起下，第四节推其先后之由，第五节次其先后之序，第六节以“身”对“天下国家”而究其本末，第七节以“家”对“天下”与“国”而论其厚薄。是则进为之功，莫要于知所先后；施用之业，莫要于知其厚薄。其示大人体用之学，极约且尽矣。不如是，则为之有不成，动之有不化者矣。

论“释明明德”章

问：“‘諝’字既训‘此’，又训‘审’，当孰是？”

曰：“五经无有以‘諝’为‘是’者，况‘是’字亦虚字而已。惟‘审’字为有力，此经文不可改者。《说文》：‘諝，理也。’《广韵》：‘正也，审也。’此自古相传之训。”

问：“‘顾’与‘审’何别？”

曰：“‘顾’疎而‘审’密，‘顾’粗而‘审’精，必兼二义乃备。”

问：“当何如用力？”

曰：“譬人有一子，恐其有失，常观其所在，是之谓‘顾’；然又察其饥寒痛疾，昼夜抚摩育养，是之谓‘审’。君子于天命亦然，每念己之恐忽天命而有违，故常顾于

目。又尝于言动食息之顷，皆省其合天与否，则天命始昭然在前，无时而昧矣。《诗》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问：“何以言皆自明也？”

曰：“《康诰》之义，固言自明矣。观之《太甲》，正谓‘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为天’，虽顾諟在天者，亦岂非自明其在我者乎！观之《帝典》，又谓‘道虽极于无外，理则约于一心’，虽明明德于天下，亦岂非自明其在我者乎！善哉传者立意之精也！所引《康诰》之意固已尽矣，恐人不知此德之出于天也，故又引《太甲》；恐人不知此德之大也，故又引《帝典》，则《大学》一书之旨尽矣。”

论“释新民”章

问：“五‘新’字何为新民之‘新’？”

曰：“皆用新民之‘新’字以贯始终言之，亦括一书大义也。未及言圣经‘新’字，而圣经‘新’字在其中。若‘作’之为言，乃新民之功也。”

问：“何不正以新民为言？”

曰：“此正其血脉流通精微之论。盖言新民而本于自新，则新民有机矣。然后作新之教可施。及新民既久，而天命自新。故总之以‘无所不用其极’，而新之为言无余蕴矣。”

问：“‘作’之为言，何以备‘新’字之义？”

曰：“其力正在此，圣经‘明’字、‘新’字无功可寻，故传文发之。盖君子既尝躬行，使民兴仁兴让矣，是之谓自新之民。然后政令可施，作兴鼓舞，民有不知其然而自化者矣。”

问：“何必以‘新’字牵强言天命，如后世作文者巧于用字然？”

曰：“不然。此正其精微之学，贯通之极致，非俗儒所能窥也。方其‘顾諟天之明命’，固以自明为言，然未尝至民而有间也。敦典曰‘天叙’，庸礼曰‘天秩’，五服五章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曰‘天讨有罪’，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则事天者内不远于吾身，外不远于斯民，盖与天无时而可违也。人常顾天，天亦顾人，《诗》云‘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岂非因顾而新其命哉？克配上帝，本于得众；命不

于常，善则得之，正以实斯论也。呜呼！微矣。是以‘释明明德’章以‘明’字贯一篇之义；‘释新民’以‘新’字贯一篇之义，‘释止至善’亦然。皆字字渊奥，包摄深广，亲切详尽，岂后世用字掇拾其似，无所统纪，无味可咏哉！知道者当自得之。虽然，此‘新’字从朱子之说耳，若谓作新其民，于经文为切且有力。”

论“释止至善”章

问：“《邦畿》《黄鸟》之诗亦有义乎？不过因‘止’字取用耳。”

曰：“何其言之鄙也。民之所止，莫邦畿为美；鸟之所止，莫丘隅为安。言‘止’言‘至善’者，莫切于此二诗，故取其咏叹以发其意。何以言之？‘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正以言道之所在也，岂止衣冠文物、百工技艺甲于天下哉？盖四方之所取者，此正民居之至善也。凡民所止，岂有过于是哉？黄鸟所止者多，而惟取此者，安且静也。《诗》以‘黄鸟’名篇者三，孔子何以不取彼而取此？盖止于棘桑者以兴临穴之惴慄，集于谷栩者以明邦人之难处，彼亦岂无所止哉！桑棘、谷栩皆有所利，亦以近人，不免于害，岂若丘隅之高远哉？诗人立意之深，孔子说《诗》之妙，于此可见。知此亦可以悟读《诗》之一法。‘邦畿’以明至善之所在，‘黄鸟’以明至善之当审，岂有不审而能处哉？均黄鸟也，或能审其所止，况于人乎？”

问：“引《黄鸟》之诗，但影略止之为义云尔，何必以利害为言？”

曰：“不言利害者，迂儒也。圣言周悉，岂举此而遗彼，若世之疎论哉！盖君不仁则失其民，臣不敬则失其身，不孝、不慈、不信，口有不罹于患者。‘僻则为天下僂，菑必逮夫身’，《大学》何尝不言利害哉！”

问：“《文王》之诗，所言‘止’字但为助语。此引不过借止字以实经文之辞耳。”

曰：“不然。‘缉’言其纯，‘熙’言其明，‘敬’言其力，正得止之由也。盖不纯则有间矣，不明则昏矣，不敬则怠矣，岂能得所止哉？纯亦不已，丕显其德，小心翼翼，是则文王之所以为文，其德所以深远也。盖常续其明，自无不敬，故能安所止，而其德莫迁矣。一句四字皆有力，非他处‘止’字叶韵而已。《益稷》曰‘安汝止’，《太甲》曰‘钦厥止’，此自古圣贤相传之心法，岂可以‘止’字为虚辞，若后世缀文者之漫用哉！”

问：“既曰缉熙，又曰敬，又曰止，是三义矣？”

曰：“缉熙所以为敬也，昏则怠矣。敬所以为止也，怠则失矣。若夫止字与至善字，亦惟至此始明。《大学》但言止至善，不言至善为何物，故举仁、敬、孝、慈、信以见人伦之至理，所以为至善也。但言至善当止，而不言得止之力，故以敬明之，以见其为求止之实地也。道莫精于此，惟程子能知之，非朱子亦莫能发明其意。”

问：“敬如何而用功，《大学》亦未尝明言。”

曰：“言之悉矣。内而慎独以诚意，外若十视十指之严，恂慄存于心，威仪肃于体，忿懣恐惧不得有于中，亲爱贱恶不得僻于貌，莫非敬也。敬之为意，莫精于斯。”

问：“‘与国人交止于信’，与何人交耶？”

曰：“交友也。”

问：“临政御下，不可谓之交乎？”

曰：“为人君止于仁，御下之道尽矣。御下之道泛，交友之道专，故别以‘信’明之。此五句皆指人伦而言，况‘交’字、‘信’字非施之友而何？《或问》中所谓‘于大伦尤且缺其二焉’。又观朱子于宁宗时侍讲所进《大学讲义》皆《或问》也，此节末段又云‘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其旨明矣。”

问：“《淇澳》《烈文》之诗与此节同异？”

曰：“《文王》之诗，言止至善之标的，已含下二节之意，《淇澳》见进修之功密，《烈文》见德泽之被远，欲知‘缉熙敬止’之圣学，非《淇澳》之功莫能至，而《烈文》则其余效耳。盖仁、敬、孝、慈、信乃先王之所以亲贤、乐利者，成己则为明德，成物则为新民，穆穆之德，若之何不深且远哉？”

问：“《淇澳》之功何如？”

曰：“《或问》言之详矣，兹且明其大意：盖缉熙敬止，圣学也。先举此以为学者立极耳。然但浑言其理，人将何由而用力？故引《淇澳》之诗以见得止至善之由。传者用意精深，立言有序，为文有法如此，后世虽有作者，莫能及矣。《大学》之书皆如此，然学问之功，惟此节为备。盖道学言格物致知之事，自修言诚意正心修身之事，恂慄则心正矣，威仪则身修矣。明德而至于威仪赫喧，则可畏可像，观者敬爱感发，孰能忘之？盖其光辉之接于人目者盛，故盛德之入于人心者深，至善孰有加于此哉？然学问所以求至善，自修所以体至善。恂栗则邪僻之心不萌，而至善止于中；威仪则鄙陋之习已尽，而至善者著于外。是则为斐然之君子，去圣人不远矣。”

问：“两诗皆言不忘者，何异？”

曰：“《淇澳》睹其光者切，故当时不能忘。《烈文》被其泽者远，故后世莫能忘。”

问：“《烈文》之诗何如？”

曰：“其贤其亲、其乐其利者，先王新民之泽也。贤之亲之、乐之利之者，君子小人之自新者无己也，诸儒言之悉矣。即其莫能忘，见其善之至。”

论“释本末”章

问：“听讼之说何如？”

曰：“新民莫难于听讼，听讼莫先于使民无讼，使民无讼莫先于不得尽其辞，不得尽其辞莫先于畏其志。彼之自畏者，由于神明其上也，然则使民自畏，非明德、新民之极何以至是？此盖已格其心，非止免而无耻而已。”

问：“《大学》之道大矣，遽可以此为知本哉？”

曰：“此天下之至难，尧舜其犹病诸者也。”

问：“何以言之？”

曰：“舜征有苗而逆命，至于王师振旅、舞干羽而后格，德之服其心也。此为正言己与物相感之机，乃合明德、新民为一事，而自其难者言之也。于此而知其本，岂听讼者之矜其聪明而以得其情为喜哉？然得其情者虽十九，而或失焉者多，不得尽其辞者，千万人如一，莫之能或欺。此王者之大化，圣神之极功，知本孰大于是？自明德新民之外而论本末者，其意疎矣。盖理虽无穷，可以类推也。呜呼！使民无讼，孔子犹以为难，学者岂可忽之？读者或未之思也。”

论“释诚意”章

问诚意章大义。曰：“其机在于慎独，其发在于不自欺，其情在于好恶，其志在于自谦。自谦则心广体胖矣。广则心之正，胖则身之修，盖心正身修皆由于诚意也，可不慎哉！然此章，‘好恶’亦贯一书之大义。盖好恶者，人之常情也。情之所发，非好则恶，而好恶之公私诚伪，即明德新民之善与不善，皆可知矣。格物致知，所以察善恶而

择好恶也。好恶不自欺而意诚，好恶不有于中而心正，由是推之于用，则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身无一偏之害，而家可齐矣。由是推之于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以至于能好人能恶人，公其情于天下则天下可平矣。不然，将拂人之性，然其机皆本于意，可不慎哉！”

论“释正心修身”章

问：“诚意者‘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正心者‘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然则好善亦非正乎？将有所好乐者，或谓声色诸欲乎？”

穆子曰：“否，非是之谓也，是进于精微矣。求道之初，先别善恶，故好善恶恶，当极其诚。及夫知为善矣，能去恶矣，可以为君子矣。声色诸欲不必言矣，或好恶喜怒有系于心，即谓之偏倚，所好虽善，所乐虽正，而心之本体已失矣。”

问：“心之本体何如？”

曰：“寂然无物者，心体也。”

问：“无物何以言具众理？”

曰：“惟虚则无不具，有物则塞矣。惟好恶喜怒不留于心，是之谓虚，是之谓正。”

问：“事至不齐，绝无好恶，将应之失宜，如所施舛错何？”

曰：“非是之谓也。君子已尝穷理矣，已尝诚意矣，复进之以廓然，俾澄兮如渊，莹兮如鉴，则物来能照，据理而施，何舛错之忧？”

问：“物之顺逆既至，而好恶所施不同，既应于心，亦谓之有矣，何以谓有则不得其正？”

曰：“非是之谓也。鉴照妍媸而妍媸不著于鉴，心应事物而事物不染于心，自来自去，随应随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碍，何有之云？”

问：“好善恶恶即好恶正矣，独不可谓之正心乎？”

曰：“是特求正之功耳，乃心之用也。方自其已发者言之，故谓之意。意之发患有伪，故教之以诚是恃，立志欲笃，用力欲实，正欲所发皆正耳。所发皆正则心无妄用，发犹未发，而后可以复其本矣。鉴刮其垢而复明，水澄其滓而复清，心去其恶而复善。心未能即正，故自诚意始，意之不诚而遽欲心无偏系，难矣。始于能好恶而终不为好恶所累，非知道者其孰足以语此？故心之得其正者，自好恶得其正始，好恶之力未极未遽

欲无所好恶，冥然无觉，犹之凡庸耳。心终于蔽，正奚由生？”

问：“嫉恶如仇者，好恶亦云极矣，其心不亦得其正乎？”

曰：“否，不然，是于好恶之道尤远，是正不能正其心之弊也。兹所谓善恶者，谓其在我者，非谓其在人者；兹所谓好恶者，好其美吾内者，恶其秽吾内者。于吾也自足，于人也何暇？彼嫉恶如仇者，谓之慕善则可，然或客气之不克，犹暴戾者耳，直而未温，刚而或虐，意且不诚，心奚由正？好恶方驰于外，何切于己？”

问：“‘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其好恶不在外乎？”

曰：“否，非是之谓也。彼所好恶者，以用之天下者言也；此所谓好恶者，以体之吾身者言也。惟其在我者不存好恶之心，是以施之民者方得好恶之正。若在我者先有好恶横于中，则其施于人者，好恶始违其情矣。”

曰：“此章但言好乐而已，未尝言恶也。”

曰：“忿懣非有所恶乎？犯其所恶而忿懣生焉，况是四者总括人情尽矣。虽所不言者，固未尝不包也。”

曰：“喜怒妄发谓之不正可也，今皆云无而后谓之正，然则一怒而安天下者，将其心何似？”曰：“圣人出怒不怒，犹之无怒也。所谓‘王赫斯怒’者，诗人指其迹以言，盖从世之所云也。岂必奋髯抵几、抚剑疾视，而后谓之怒哉？赫赫之旅虽出，穆穆之常自若，何怒之有？”

问：“‘心不在焉’，其说何似？”

曰：“方其心有所喜，虽当怒之人弗见；方其心有所怒，虽可爱之语弗闻。其弗见弗闻者，不能检其耳目也。是之谓身不修，推之则动履不能正，容止失其常，皆可知矣。是以威仪摄于能敬，筋骨束于有礼，何者？敬以制心则心存矣，心存则无动无静，常寂常明，本体不偏于未发之先，妙用不留于已发之后，无时不正矣。然后恭而能安，动容周旋中礼，此作身之极功，明德之成事也。《诗》云‘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言仪之能一由于心也。”

问：“好乐不得其正者谓何？”

曰：“非必货利声色而后谓之不正，胡明仲所谓‘或游畋，或博弈，或辞艺图书诸好，虽污洁不齐，欲有大小，皆足以变移志虑者’是也。凡此类一或蒂于胸中，虽梦寐弗忘矣，心奚由正？”

问：“《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与此同否？”

曰：“一也。自《中庸》言之谓之中，自正心言之谓之正，皆不偏之谓也，皆至静之体也，非知道者何足以语此？”

问：“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与此章‘食而不知其味’何殊？”

穆子曰：“否。孔子之忘味，真乐切也；众人之忘味，至忧迫也。孔子知有理而不知有欲，是以终身为忘味之人，‘饭疎食饮水，乐亦在其中’，‘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岂止闻《韶》一事云尔哉？记者以忘味之言状学《韶》之乐，以见其得于心者深也，是正其理与心融，举天下之物，无有加于中者，岂若世之贪此而忘彼、忧惧深而失所乐者可概论乎？孔子无所动其心，他人每驰于外，此其忘味之别。”

问：“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圣人吉凶与民同患，此非有所忧患乎？”

曰：“否。此非问矣。圣人之忧患，公天下之心也。此章所谓忧患者，一己之私也。且圣人亦有情，非若木石之无知。但其未发则谓之中，发而皆中节则谓之和。此章之所云，正所谓失其中和者。苟得其和，虽恐惧之事，亦无以动其中，况忧患之常乎！周公东避流言，赤舄几：孔子厄于陈蔡，弦歌不衰。是其心未尝不泰然也。今之所谓有者，如镜有尘翳，明而未莹，圣人则皎如皓月，虽云雾往来，莫能损其光也。谓镜有尘翳则可，谓月有云雾可乎？有之云者，言滞于中而未化也，圣人之情则无所滞。”

论“释修身齐家”章

问：“七章所谓‘忿懣恐惧’，八章所谓‘亲爱贱恶’，皆人之情也，何所分别？”

曰：“上章以动于中者言，下章以见于貌者言，故属之身。属于心者未接物亦有之，不必待施之人而后发，故谓之心不正。心之所发莫先于视听，视听则属身矣，故以之言身不修，是接心与身而言。若夫亲爱贱恶诸情，是身与物接之时见于外者如此。然身之所接莫先于家，情之所偏，惟家为甚，故因以恶子硕苗言之，以见家之所以不齐，是接身与家而言也。其脉络分明贯通，精之至矣。”

问：“亲爱贱恶指何等人？”

曰：“朱子解‘傲惰’一句内已备言之矣，则是亲且旧者，所当亲爱，然莫亲于子而莫知其子之恶，岂非僻乎？若夫其位与德可敬而畏，以下皆可类推。言虽当敬当畏，不可过于敬畏也。敬畏或僻，则陷于谄矣；贱恶或僻，则嫉之已甚，乱也。此‘辟’字

亦通贯《大学》，盖由于心之偏，故发而为情之辟，此修身所以次于正心也。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岂不发为贱恶之偏？苟是僻不已，将为天下戮。”

为解《大学》默思《遗教经》有契，因附著于此

《大学》言修身本于正心，与佛《遗教经》所谓“心为其主”同意。《经》云：“汝等比丘，当制五根，无令放逸^①。此五根者，心为其主，纵此心者，丧人善事，制之一处，无事不办。是故，比丘当勤精进，折伏汝心。”是以心检身，其功同也。不特此耳，《遗教经》云：“不得包藏瑕疵，显异惑众。”“包藏瑕疵”者，即“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也”；“显异惑众”者，即“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经》又云：“比丘当常惭耻，无得暂替。”若离惭耻则失诸功德，有愧之人则有善法，若无愧者，与禽兽无异也。见君子而后厌然者，岂不知愧？但忍于自欺，包藏瑕疵耳。孟子云：“人不可以无耻”，是儒与释道皆以耻为重也^②。若夫瞋恚憍慢谄曲之论，皆有同焉者。其曰：“瞋恚之害破诸善法，当知瞋心诚于猛火，常常防护，勿令得入。”“瞋恚”即“忿懣”也。其云：“若起憍慢，当即灭之。增长憍慢，尚非世俗白衣所宜，何况出家入道之人？为解脱故，自降其身。”所谓“憍慢”即“傲惰”也。其云：“谄曲之心与道相违，是故汝等宜应端心，以质直为本。”所谓“谄曲”者，即过于敬畏也。盖释道与儒道大本皆同，特事不同耳。因论《大学》及此一二，余不能悉也。

莫知其苗之硕

此一句亦贯《大学》终篇。盖贪得无厌，岂能使其家有仁让之习？故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外本内末，争民施夺，以身发财之祸，有不可胜言者。盖由心在于贪，莫之能知，此句则其本也。何以言之？不知其苗之硕，未尝利人之有。何以见其为贪？盖其心如此，是贪之萌也。便能知足，自无是心矣。人知贪之不可施于国，而不知不可训其家，此又传者之深意也，故于此启其端。《遗教经》云：“多欲之人求利多，故苦恼亦多。少欲之人无求无欲，则无此患。”况少欲者心则坦然，无所忧畏，触事有余，常无不足。

① 原注：五根，谓眼耳鼻舌身也。

② 原注：佛道以自知所行名为惭，因他生耻名为愧。又云：“以自作而羞，见他而愧”。愧之云者，即厌然意。

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可见贪之害道，不可萌于心也。又佛法以贪、嗔、痴为三毒，谓能破坏出世善心，故名为毒。《大学》理财，正所以戒贪也，正心以防嗔，格物致知以破痴。

论“释齐家治国”章

此以下皆以身教言也。上章“亲爱贱恶”以情之见于貌者言，所以接物也；此章“孝弟慈”以行之成於身者言，所以立教也。其情和而可即，则感之而易化；其形成而可法，则教之而易从。推之天下，无有不顺者矣，未有情之或偏而能立教者，其动物之序自如此。

问：“弟者所以事长，其长谓何？”

曰：“此官长之长，孟子所谓‘出以事其长上’是也，盖事君事长使众，在公之取备矣，余皆可以类推也。”

问：“如保赤子一节，何为专以慈言之？”

曰：“此言立教之本在于诚，非专以慈言。盖因慈以见其心之恳切也。凡人之不孝不弟者，失其本心之至爱，莫之知耳。惟母之于子，爱出于心者深，是以痛之切，而能求其所欲，不待勉强而自能抚养得其情，此仁之至也。使事亲事兄者，皆如此心，则无不孝之子、不恭之弟矣。凡养子者皆然。至于其亲，则不能体察者多矣，爱之未深也。此性之得于天者独切，非由于人为。故以之启其良知而欲推广之耳。此非有志于体道者，莫能知也。注言‘立教之本’，指孝弟慈而言；‘不假强为’，指诚而言，‘在识其端’指良知而言。盖惟知其情之不能忍，自然体之极其诚，于事亲敬兄之际无不得其道者矣。斯道也，岂惟能孝弟而已哉！盖诚则无不能察，仁则无不爱，而行之伦理者无往而不笃矣。何者？由其不忍于薄也。臣有是心则不忍欺其君，故自然事之以忠。上有是心则不忍虐其民，故自然使之以慈。朋友有是心则不忍欺其类，故自然待之以信。措之天下者，无非实道，而仁无不被。《中庸》所谓‘修道以仁’，《易》所谓‘仁以行之’，皆用斯道也。斯道也，非朱子莫能知，非体道者莫能信。不知此，则凡施之于亲疏之际者，皆苟且应之而无有实心相爱者矣，何往而非薄哉？何者？其心忍于相负，故不能以爱相加，将于其所厚者薄，而何有于其所薄者厚哉？故自修以诚意为始，意既诚，斯无往非仁矣。”

“人莫知其子之恶”，言父之爱其子也；“如保赤子”，言母之爱其子也。盖骨肉皆天性之爱，而其如父母于子为至痛切者。《大学》引用之言皆切实精深，人情物理，彻其骨髓，愈隳而愈有余味，但读者未之深究也。夫妇兄弟之间，情爱虽亲，然一失其意，或怨恶生焉，况有恶，岂不易知？若子虽不孝，父亦未尝不慈，盖爱之至也。子之爱父未有如父之爱子者，观之世俗可见矣。恶者夜半生子，急取火视之，恐其类己也。己虽不善，尚苟且因循，莫之能改。子或类己，则忧斯深矣。己虽富贵，可以知足矣，必欲其子富贵胜己，而其心始慰且乐，死无遗恨焉。既言莫知其子之恶，又言莫知其苗之硕者，苗硕岂至于贫？盖欲积财以遗其子，故贪心无已也。母之爱子，推燥就湿，绝少分甘，宁己饥而欲子饱，宁己寒而欲子之温，其体察抚摩之勤，虽善言者莫能详。惟《大学》“心诚求之”一语，状之极尽，立言精至，孰有加于是哉！世虽至恶者，忍于害人，独于其子，慈根于心，终不可夺，岂待贤父母而后然哉？虽虎狼蛇蝎，其情亦尔。是以自古帝王治人，圣人垂教，皆以孝为先。盖本其所以生者，因其良知以启其心，又使知欲报之恩，昊天罔极，且躬行以率之，使其情自有不能已者，然后孝道生焉。世之不孝者，幼虽知爱长，而为欲所蔽，遂忘其恩而移其爱于妻子。方其爱子之时，固未尝思父母于己，亦犹是也。慈乌反哺，人且不如，岂不哀哉！非特儒道为然，释道亦尔。《经》曰：“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二亲最神也。”又有《父母恩难报经》《孝子经》等，皆言父母之恩及子之当孝也。

问“仁让”一节。曰：“此言为善之化难，为恶之败易，欲人知所谨也。一家仁，儿无常母；一家让，衣无常主。一国仁让，则欢然有恩以相爱，灿然有礼以相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者鲜矣。然斯化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国，以渐而成。若夫一人贪焉，国人即从而夺；一人暴戾焉，国人即从而戕害，不善之祸甚速也。然尤未也，复引古语以实之。一人可以定国，盖定必成仁让之风，不必待教成于家而后能，然其谋为尚多。若夫一人违礼，失人心而害事体。其僨事立至，固不待于多故而祸成矣。言为善之化，其机必待于家；为恶之应，其机即起于身，可不慎哉！此以见治国之难，非以言其易也。古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斯言甚有理哉！一人者论其行也，一言者论其言也。修身之道，谨言慎行而已。《大学》于言行之道弗详者，修身之内尽矣。《曲礼》所载皆言之则，乃学校之常教，故不复详。此云‘一言僨事’，复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则言之不容易也审矣。《易》云：‘言行，君子之枢机也。’可不谨哉！《大学》立言甚约，凡学者所常习者，皆不暇及，专以明道也。”

治国必本于齐家者，家难于国；齐家必本于修身者，身难于家也。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能齐其家而教自成于国，可见治国为易矣。然齐家本于诚，诚由于心，岂苟且者所能？可见修身为难矣。是以行之不谨则一国作乱，言之不慎则一言僨事，不待涉于家而祸易至，身教岂不甚难哉？经言：“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传者终篇皆本此意。

“尧舜帅天下”一节，以见身教不在于言也。求诸人，非诸人，以其所令所喻皆以言为教者，民孰信之？是以及人之化，由身而推，故本之恕。若夫民之不从，专以刑齐之者，无恕心也。然无忠不可以为恕，故必孝弟慈体于身，则忠矣。然后仁让行于家，则民有所感发而从之也易。一言不善，故足以僨事，多言徒善，亦不足以动人，然则言岂可易哉！

问：“家以齐言，国以治言，齐之与治，其道异乎？”

曰：“家人所欲不同。衣有偏爱，食有偏嗜，父各爱其子，夫各庇其妻。戚属不同，各有往来仆僮非一，各有私役。用财营务，纷纷日有。或喜此，或恶彼。最难一者，家人之心也。此仁而彼忍，此让而彼争，是谓不齐。同归于仁让，无不如一，是谓齐矣。犹刀之裁物，无有长短参差者，齐之至也。至于国则不然，何者？骨肉之间责望者厚，故难得其心，非若他人之疎可以政事制也。故‘齐’之一字独施于家。周子曰：‘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疎。’”

问：“齐家必有定归，何以不言？”

曰：“不特家耳，虽修身之则，亦未之详。凡动止之容、饮食之节、衣服之制，为宫室、别内外及冠昏丧祭之仪，皆修身齐家之事，已备于《礼》矣，乃学校之教，学者之常习也，兹故不及，予故曰：‘《大学》专言其理，所以明道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者，以应‘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所以治国在齐其家也。下文三引《诗》而咏叹之，正言家齐而后国治，故结言‘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辞非重复，盖文势自尔。无前一句，不可以起下三诗。其最后一句，则收一章之意。‘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夫家也。君子齐其家，至于使其女子宜于夫家，则教成于家也，莫有加矣。盖女子最难化，而人之养女者多寡于教，由其客待之也。是骄逸不能事人，况能宜其家人哉！观《周南》此诗言文王后妃之化可知矣。金氏谓：‘天下之未易化者，妇人；人情之最易失者，兄弟。’其论人情至矣。‘其仪不忒’，盖章终仍归之身也。仪足以为父子兄弟法，是家齐矣，而后民法之，其正是四国，何难哉！是则君子使民之不可忘，岂待临政而后有

斐然之仪？盖修于家庭者素矣。《大学》用字先后，其反复相应如此。”

论“释治国平天下”章

问：“老老长长即孝弟，前章已言之，此释‘治国平天下’复言之者，欲本于家以见化之所起乎？”

曰：“不然。此正言治国平天下之事，不复言家矣。教家及国之效，前言已详，此以下专言治民以推之天下者，故不复以家言。盖家非身比，治国平天下皆身之所为，故始终以身言。若治平之事，非其家可得而预，何者？家不过治天下之则耳。家教已成，人已知化，何必复言之？故此以下专以政事言也。《大学》之言虽前后相关，若喋喋可厌则亦无之，盖气脉已贯矣。”

问：“老长长者曰何？”

曰：“老人之老，长人之长。孔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于是莫不兴孝兴悌矣。盖因人有父兄而施之以孝弟之教，是之谓‘絜矩’。若夫吾自孝弟而人化之，则是机之所感，何尝絜矩哉？絜矩者，自吾心而推之彼也，非化之也。夫絜矩之政一施而民莫不自尽，所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谓之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者。”

问：“其事何如？”

曰：“先王有养老诸政，已见诸《礼》，行于学校之教矣。兹故不详，盖但言其理也。”

问：“何以恤孤？”

曰：“文王发政施仁，必先鳏寡孤独，则老老恤孤之事备矣。”

问：“何谓不倍？”

曰：“倍，反也。民于家族戚属有孤幼者，皆知抚育之，无有倍戾而不慈者。倍谓倍上之教也。即‘不倍’之言，可知为政者有以道之也。《周礼》以六行教民，孝、友、睦、姻、任、恤，其有不率者则有刑以纠之，纠其倍教者，所谓‘不孝之刑’，‘不弟之刑’，以至‘不恤之刑’，可见老老、长长、恤孤之政详矣。”

问：“老长长之政，复有可详之迹乎？”

曰：“有。《礼记·祭义》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①而割牲^②，执酱而馈^③，执爵而酹^④，冕而总干^⑤，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其曰‘教诸侯’则是行于天下矣，上章言治国之事，则诸侯之所以为教者。此章由国以及天下，惟天子之所能行，故当广视之。《祭义》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是以孔子曰：‘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然虞夏商周养老之政甚多，今不能尽述，姑举其略于此。李泰伯曰：‘天子无父矣，欲为人子而不可得也；无兄矣，欲为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二老，所以教天下之为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为人弟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无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为父兄，天下之民敢遗其亲父亲兄乎？是一举而孝弟之风洋洋乎九州之内外矣。”

问：“‘絜矩’之说何如？”

曰：“此以政事言也。上章但言化民之机，此章始言治民之政。上章所谓求诸人者，即孝友睦姻任恤之教；上章所谓非诸人者，即不孝不弟诸刑。上章重在躬行以率之，正以起此章之意，故以恕为言。其云恕者，乃絜矩之心也，此章正言絜矩之事。《或问》所谓：‘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处之，其修教法令之施，赏善罚恶之政，固有理所当然而不可以者是已，此正新民之至善所不可无者，然亦本诸心耳。’朱子曰：‘矩者，心也。’《或问》所谓：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诚心正，故有以胜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其论甚大且精，《大学》一书之大义备矣。”

问：“所恶于前，毋以先后”。

曰：“朱子以官员交代为言，甚切，此其一端耳，他皆可以类推也。朱子略启其端，未竟其说，今以俗言发明朱子之意。且如前官文案不明，钱谷有亏，费用不资，后无所继，宫室器皿则其小者，后官继之必有不便而恶之者矣！当思我既去后，或有此事，则

① 原注：袒衣。

② 原注：制牲体为俎实。

③ 原注：进食也。

④ 原注：食毕以洁口。

⑤ 原注：总持干盾立于舞位。

后人之怨我，亦犹我之怨前人也。前人曾以此先我，我岂可以此而先后人乎？先之云者，谓自我始，以遗之也。”

问：“所恶于后，毋以从前。”

曰：“此亦以前意明之。且如我去任后，其代我者，凡所为善法，皆改行之，变其文案而委罪前人，或失事败官，虽辩明有目，未免系累于我，我岂不恶之？然当思我若代他人，亦当曲为之处，岂可以后人之害我者而以之害前人乎？从之云者，谓继其后也。他事皆然，今不能备举。”

论“乐只君子”以下

问：“乐只君子。”

曰：“此因上文言所恶者而知人心好恶之同，故推之于民而同其好恶。此好恶盖统言之，即孟子‘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尔也。然此所谓好之恶之者，其辞尤切。谓视民所好即吾心所好，自不能不与之聚，如父母从子之欲然，盖好之切于吾心，孟子所谓‘乐民之乐’是已。视民所恶即吾心所恶，自不忍施于民，如父母忧子之苦然，盖恶之切于吾心，孟子所谓‘忧民之忧’是已。此言好恶之公，以见絜矩者之得。《或问》甚明，不可忽！”

问：“节彼南山”。

曰：“此言好恶之私，以见不能絜矩者之失。《或问》所谓：‘恣己徇私即骄泰之云。骄者矜高，即恣己徇私也。’好恶大端，此两节已尽矣，后皆分言以明之。’‘殷之未丧师’结上文两节之意，《或问》及饶氏之说已明。此下方以理财、用人分言好恶之事。

“君子先慎乎德”以下，以财货明絜矩之得失。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也。此节以得言，外本内末以失言。财聚民散，财散民聚，得失并言之。“言悖而出”一节失言，《康诰》则引言以明其意。其云“申文王之诗”者，盖上文得失未尝以财货言，至此又申明之。所谓善者，公其利于民也，得众得国，是善则得之矣；所谓不善者，私其利于己也，失众失国，是不善则失之矣。《或问》明白《楚书》、白犯，以明不外本而内末之意，以见有国者虽不可无财用，而亦不当以财为重也。“其惟善以为宝”起下文用人之意，以见用人急于理财。盖用人既得其所，则理财自得其道，惟在公私之间耳！

论《秦誓》以下

《秦誓》以下以用人明絜矩之得失，盖即好恶之大且要者言之也。《秦誓》一节，先别人之可好可恶者。盖“休休”者能好人，故人君当好之。“媚疾”者不能好人，反恶其所好，故人君当恶之。欲人君分别邪正以择相也，万世求相之法莫过于此。“断断”者，言其心之诚，一无所惑也。“无他技”者，无他才能也。盖宰相不在多能，惟在用天下之才耳。天下之事无穷，一人之才有限，若恃己能自用，则其不能者多矣，足以守一官耳，非宰相才也。姚崇、宋璟为相，以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练习事务。姚、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既而叹曰：“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以无缺政矣。”是诚宰相才也。虽周公之才之美，犹且朝读百篇，暮接七十二贤人，盖欲多知以察事变，恐自用为小也，况其下者乎！若“媚疾”者，方忌人之才而恶之，耻于下问，将独显己长，虽坏天下事不恤，□□则技能何足恃乎！“休休”者，其心无欲而其德粹美也。“其如有容”言如其有容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则天下之才皆我之才也，盖不分人己，喜得其才，若出自吾身也。“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言其好之之甚，口虽称道之，有不能尽其意者。啻，但也，言不但若自其口出云耳。《朱子语录》云：“‘人之有才，若己有之’，言其能容天下之才；‘人之彦圣，其心好之’，言其能容天下之德。”其论甚明。寔能容之者，上言其如有容，以状其量，此云寔能容之，以明其心，谓非徒外示容人之迹，而内无容人之实也。自古论宰相之事莫尽于此。是以孔子删《书》，于秦不弃，绩之篇终，以继唐虞三代之训者，盖深有取焉。为人君而不知此道，则不能择相；为宰相而不知此道，则无以事君。自古知此者必治，昧此者必乱，未有能违者。虽以后世宰相未至古人，然亦以仿佛此道而为贤耳。凡学者皆读是书，未有当大任而能反之身者，盖有三道焉，不诚一也，有欲二也，矜己三也。去是三者，是为宰相之器矣。媚疾者反是，吴氏季子发明尽矣。

“唯仁人放流之”一节，言人君好恶，公之极也。但言放流而不言举用者，盖必邪党去而后正人容。正人不能媚世以求容，奸人必欲逢迎以植党，是以正不能胜邪，仁人深有忧焉。必先逐邪，而后正人得以自立，故曰“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一节，言人君好恶在公私之间而未决者，故不能尽其道。其云“举而不能先，命也”，犹晏婴不知仲尼，岂非命哉！智之于贤者，有命焉。盖虽知而不能用于，是其命之所稟者

浊胜清，驳胜粹，故不能明决，卒为气质之累如此，此气运使然，无所逃于数者，《大学》盖伤之耳，不可以为训，故略言之。“命”之一字足矣，孟子则谓“有性焉”是已。唐玄宗时姚、宋为相，每进见，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宠任过于二人，然礼遇殊卑薄矣，是亦岂全不见林甫之失哉？见不贤而不能退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

此总结君子有絜矩之道，以见絜矩之所由得失也。盖好恶公私之极如此。其所以然者，由天理之存亡也。首章先开絜矩之端，既而以好恶公私明之，既而以货财公私明之，既而以用人公私明之，皆言由絜矩以为得失也，然未言絜矩之所以得失。此云忠信则得絜矩，骄泰则失絜矩，而后天理存亡之机决矣。三言得失者，初言得国由于得众，失国由于失众，然不过以国之存亡言耳。次言善则得天命，不善则失天命，是已言其极矣。然其机又有微焉者，故复以心言之。盖此心得絜矩之道，则能得众得国而得天命。若失絜矩之道，则失众失国而失天命，然则君子岂可无絜矩之道哉？

问：“‘忠信以得之’《章句》与《或问》同异。”

曰：“一也。‘发己自尽’，谓理之所当为者，必自尽其心而无或欺伪也。‘循物无违’，谓事之所当为者，必顺人情而无所拂逆也，《或问》谓‘尽己之心而不违于物’是矣。骄则忠之反，泰则信之反。盖矜高者无复发己自尽之意，《或问》所谓‘恣己徇私’是也。自恃其骄贵，谓我之富有，何求不得？于是恣其所欲，无所不为，曾不肯少降其心以自约。天理间丧，此心岂复有矩之可操乎？侈肆者无复循物无违之意，《或问》所谓‘以人从欲’是也。谓凡我所欲，孰敢违之，于是虐用海内以遂其乐，大拂人心，岂复有矩之可絜乎？为人君而知此道，始能同民之好恶，而用财用人无非公天下之道矣，于治平何有？呜呼！此《大学》精微极致之言，学者粗率其心，必不能潜玩而深究也。”

“生财有大道”以下

上文但言财货公私之得失，而未言生财之道，至此始言之，以见财虽不可私，而亦不可不理。若日用之所急者，《或问》言之尽矣：“理财之法此一节尽之，王政大备，周礼亦在其中矣。”生财但言此四句，下文复言聚财之害，以见自大道之外，非所以生

财，适所以起祸，盖深戒之，以丁宁前意也。“孟献子”以下二节，可见理财由于用人，用当其才，则理财之道得矣，乃合理财用人为一事，盖治国平天下之道，自君心之外不过用人而已，此万世为君者之要法也。《大学》论君相之道，何其简切明尽哉！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者，盖以利为利者人之常，若计利而为义者亦未免有利心，而或失其义以至横取亦弗觉矣。以义为利者，谓心之所利惟在于义，故义即利也，犹《楚书》“惟善以为宝”是已。未有好义其事不终，未有府库非其财，然则利何往哉？程子曰：“圣人以义为利，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犹言智者利仁，或利而行之，《大学》所云则谓“利其义”也。呜呼！知此义者甚少，而况在上得以自恣乎！“彼为善之”，盖善其人之能生财，故喜而用之。《或问》所谓“用桑弘羊”之类是已。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往监甚明，兹不复喋喋也。《章句》、《或问》当详参者，今亦不暇重出，盖不细观《章句》、《或问》，亦无由知吾之用心也。

孔暉自去年夏间病甚，不能言，默然坐卧。静中不觉旧日所得义理发于思虑。盖心无所用，不能动履，诚难遣也。每思《大学》，腹稿成段，辄□□□□，然眼花不能□□□男符书而□□□□□□□能出□□□甚微。虽食，不过数口。今春以来，又不□食。至四月间，病又复如前，言又难出矣。三四日一食，食不过二一口，虚痞太甚，诚难支也。闷甚，辄释《大学》以自遣，遂至终篇，并诸诗等作，已成二帙。然病中书之不暇，不能锻炼文句，无复壮年工致，但取其所蕴，发明义理而已。虽辞语重复，前后无序，不暇计也。所谓始于脱，未成于文，观者取其意味而已。然于初学未必无少启焉。恐死期迫甚，自惜空有所契，不能语人，则平生徒费精神，无补于世，是徒生也。此予本心，因以附见云。

嘉靖十八年夏五月朔，孔暉记

王道先生文集

王道小传

王道（1485—1547），字纯甫，号顺渠，谥文定，明代临清州武城人，受辖于东昌府。正德六年（1511）进士。据《王文成公全集·年谱一》载：“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顾应祥、郑一初、方献科、王道……同受业。”又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九：“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可知王道是和穆孔暉同年（1512）受业王阳明门下。黄宗羲说他“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又论人物之别，皆不辄于先儒之成说，其识见之高明可知。”对其学术成就评价甚高。

一、仕宦经历

据《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文定王顺渠先生道》和严嵩《吏部右侍郎王公道碑》，正德六年（1511）王道中进士，时逢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北方大乱。王道为奉养祖母，辞去翰林院庶吉士一职。第二年，朝廷任命他为应天府学教授，后升为南京吏部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主事十载，雅操端洁，清正无私。大学士方献夫，鉴于王道学行纯正、识度宏远，力荐其任宫僚劝讲之职，拟擢升春坊左谕德，掌谕太子。但是，王道却坚决辞让，认为朝廷名器重大，不宜轻易假人。若不以次序提拔，实不敢接受。于是，王道以身疾为由，辞官回乡。他种树灌园，著书讲学。家居十三载，屏迹城府，闲适自得。

嘉靖二十五年（1546），王道起任南太常寺卿，不久改任礼部侍郎，掌国子监事。“执法端教，表率人才，期于俗变风美。入官虽久，自奉如寒素。”（《吏部右侍郎王公道碑》）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卒于任所，享年六十一岁。

二、学术主张

据《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文定王顺渠先生道》和严嵩《吏部右侍郎王公道碑》，王道青少年时期，一度热衷词章之学。后叹其无益，转而学习义理之学。他选取宋儒程、朱之书阅读之后，又取《论语》一部潜心研究，心中甚是愉悦，深感圣人学说平实简易，意蕴醇厚。对圣人与一般人的区别，他看得很清楚：“圣人之所以异于人者无他，无为而无不为而已矣。无为者，道心之微，圣人之所以藏诸用也；无不为者，人心之危，圣人之所以显诸仁也。”（《文录·濮州新建帝尧陵祠碑》）

正德六年（1511），王道中进士后，得以拜王阳明为师，开始系统地学习心学。从南京辞职回乡之后，两人书信来往很多。据《王阳明全集》记载，自1512年至1515年三年间，二人就有四次书信交往。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在《与王纯甫书》（其二）中

提出其著名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之说。但也是在此次书信中,王阳明严厉批评王道“语意之间,实自以为是矣。夫既自以为是,则非求益之心矣。”并进而指出“纯甫之意,盖未察夫圣门之实学,而尚狃于后世之训诂,以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须从事事物物求个至善,而后谓之明善。”从此,便开启了王道对于王氏心学主张的明确批评,甚至对立。总地来说,王道对阳明心学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致知之说局限于方寸,二是把朱子学问思辨之功一概弃却。如他在《答朱守中》说:“阳明先生致知之说,大略与孟子察识扩充四端之意相似而实不同。孟子见得道理平实广大,如论爱牛,便到制民常产,论好色、好勇、好货,便到古公、公刘、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实,所以气象宽裕,意味深长。……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虑之动,局而言之,不几於不知心乎?”认为“心”之真意应是与天地浑然一体,气象阔大,鸢飞戾天,而不应局限于“方寸之微、念虑之动”;他接着又说:“盖为学工夫,《大学》所谓学聚问辨;《中庸》所谓学问思辨;《论语》所谓博文约礼;所谓好古敏求;所谓学诗学礼,诸如此类,一切弃却而曰为学之道,专求之心而已。是几于执一而废百矣。”批评阳明忽视“道问学”之功而专强调“尊德性”,此无异于“执一而废百”,陷于一隅。于是,他便转而师从大儒湛若水,学习孔孟学说。湛若水主要讲述“随处体认天理”。湛若水认为:“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扬少默》)其学说与王阳明的心学有着很大差异。面对王道对自己学说的批评与分歧,很多学者认为王阳明很是不满,甚至失望。事实上,这种认识还是误解了王阳明做人的格局与气度,从他与王道的几次书信中,多次说明了他对王道不同意见的包容与接纳。如在1512年书信中,得知王道在家与老父关系不和,在任与同僚关系不睦时,王阳明以冶金为喻,安慰王道此时正是修心良机,劝其“今复遭时磨励若此,其进益不可量,纯甫勉之!”1515年书信中明确表示论学有异同,实学者常事,不会因此而影响朋友感情:“夫趋向同而论学或异,不害其为同也;论学同而趋向或异,不害其为异也。”同年,又在《与黄宗贤书》中,反复表明自己对王道“中心未尝怀纤毫较计”,“实是未忍一日而忘纯甫”,“吾人相与,岂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堕入世间较计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阳明力行“人不知而不愠”之圣训,对于朋友间出现了认识差异或误会,他首先“自反自责”,反省自己存在的问题,而非指责抱怨,意气用事,体现了崇高豁达的君子风度。

王道精研义理，对性命之学情有独钟。他“直以穷理尽兴为志，流览古今，出入老、释，久而得其所谓性者，涣然自信曰：‘道在，是矣。’”他对于自己的学问非常自信，他说“盈天地间，本一气而已矣。”（《天道说》）他认为心与物、理与气、心与理、心与性、知与行、理与欲、虚与实都是合一不可分割的。他说“盈宇宙间纷纷万有，莫非阴阳之所为”（《天道说》卷七），又说“自六经而下，至周子而上，所言性，只是一个性字，并无分别气质天地之说，先儒强支离之，亦可悲矣。”（《性理大全》）。王道认为“性”包含天地万物的整体；宇宙浑然一体，都以同一个“气”为基础。王道对学问的这种自信，源自他对人生真相或生命真相的透彻感悟，他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仁象天地之阳，义象天地之阴。天地之克，肖子也。能践其形者，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因此，他反复强调做人要做出天地阔大气象来，成为一顶天立地之人，方不枉为做人一生，“自今以始，涵养扩充务要然，体天地圣人气象识得，则盎然与物皆春。”（《与钱世材》）

王道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阐发的理论，破除了世俗的约束，属于以前儒学学者没有说出来的新论。如他在《老子亿》中解释《道德经》第十三章，说：“贵大患若身，当云贵身若大患。倒而言之，文之奇也，古语多类如此者。”王道这样简洁的阐发，使得原文的奥旨通俗易懂了。他在《老子亿》中阐发的“人已两忘”的思想，亦属创新之言。

王道著述颇丰，所著有《大学亿》《老子亿》《周易亿》《尚书亿》《诗经亿》《春秋亿》《诸史论断》《大学衍义论断》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王道的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说：“先生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又论人物之别，皆不辍于先儒之成说，其识见之高明可知。”其友尤麟甚至评价他为“一代儒宗”。（《刻顺渠先生文录跋》）

王顺渠先生集序

夫学，知性而已。性之弗知，即博闻强识，瑰行尊伐，炫耀千古，而不能当达者之一。盼顾知性，亦难言矣。《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譬之于水有源有流，圣人所为教者多其支流，而于源则罕言之。非不欲言，不能言也。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于言语之外。复知其所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则罕言者亦言矣。故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顺渠先生以绝人之资，少游词馆，一切焚华文艺之好，不入其心，而直以穷理尽兴为志。流览古今，出入老、释，久而得所谓性者涣然，自信曰：“道在，是矣。”自是莅官行己，率以是为归，方为庶常，清华在望，辄请教职而南，其志固已远矣。至鼓篋京辇，典乐成均，靡不以古道相劘切，士之彬彬○○○为多。是时大臣与先生殊趣犹○○其德学，推毂不已。自太常历卿贰，骏骏柄用矣。先生乃屡退而一进，甫进而辄退，人见为恬于荣禄，不知先生之出处，皆有深意，非苟然者。然则先生之于道，所谓实允蹈之非耶？今见是集者，深探奥窔，洞朗关窍，于《易》之所谓“密”，《中庸》之所谓“隐”者三致意焉。虽率然有作，必归于此。学者潜心求之，即圣人所罕言者，必于此问津焉。斯固儒学之潭奥，非群华之韡萼也。子夏之言曰：“剝心去智，商未之能。”诚有契于子夏之言。先生之书，庶乎其可读已。集有《文录》十二卷，《大学億》二卷，《释疑》一卷，《易億》三卷，《老子億》二卷。司成朱公梓行之余，尚藏于家。司成于先生同乡同官，其趣操又同也。《诗》云：“维其有之，是以似之。”则司成公之谓哉！

万历己酉秋后学琅琊焦竑敬书

王文定公文录总目

卷之一

说

天道说

性说

考

褹裕考

议论

六经

《易》非为卜筮而作

教刑

伊周

鲁用天于礼乐

关雎

平王

郑卫国风

豳风

《采薇》三诗

宣王

节彼南山

楚茨

文王

大明

清庙

思无邪

鲁颂

商颂

春王正月
郑世子忽
公伐齐纳纠
禘于太庙
桓文
楚庄王
吴楚
诸侯会吴
郤至
晏子
太叔文子
季札
楚子麇卒
子产留环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齐侯取郟
晏子论已乱
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
卫公孟彊出奔郑
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春西授获麟
成王有过则挾伯禽
申生
子贡修容
季子皋葬妻
国子高论葬
合葬于防
六经雅言
夫子作六经

费誓秦誓

三易

无咎悔亡

周礼

文录卷一总目终

文录卷之一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说

天道统

或问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理气之别，何居？”曰：“奚别之有哉？盈天地间本一气而已矣^①。方其混沦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极。”又曰：“太和、太虚、太极者，以其究竟至极而○○。太和者，以其絪縕野马而言也。太虚者，以其清○○碍而言也，其实一也。迨夫酝酿既久，升降始分，动而敷施发用者，则谓之阳。静而收敛归藏者，则谓之阴。阴阳既立，对待者摩，流行者荡，有交易、变易之义焉，则谓之易。因易之往来迭运而不穷也，则谓之道。因道之脉絡分明而不紊也，则谓之理。之数者，名虽不同，本一气而已矣。初无彼此先后之殊，亦无有无宾主之辨，奚别之有哉？”曰：“既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奚不同之有哉？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形而上者谓之道也。何也？阴阳一而已矣。自夫有形以下截而言之，而有上下之别。形而上者，所以造器而藏其用，故谓之道。道者，流行不息之义也。形而下者，所以呈道而为之体，故谓之器。器者，各适其用之名也。大而论之，则天地絪縕而万物化醇。絪縕者为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是也。化醇者为器，成之者性，与夫‘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者’皆是也。细而○之，则盈宇宙间纷纷万有，莫非阴阳之所为，见而所见，则谓之象，形而有形，则谓之器。而形象以上，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而又体物而不可遗者，则咸谓之道矣。故曰‘阴阳不测之谓神’，语形而上者也。张子○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而《易》曰‘穷神之化，德之盛也。’夫神化一阴阳也，阴阳之形而上者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穷神知化，唯圣人为能。故曰‘德之盛也’。此伏羲之所以画卦也。斯理也，圣人于《易》备言之

^① 原注：更无余物。

矣。”曰：“然则理气不杂不离之说非欤？”曰：“非也，黑白相入曰杂，彼已相判曰离。二也名气之脉络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为物不二也。杂与离，不可得而言矣。杂与离且不可得而言，尚何不杂不离之有哉？若移以语道器，庶为近之，而程子又曰‘道亦器，器亦道’，则在学者默识之而已。”

性说

或问：“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气为之形。”“孰性之？”曰：“气为之性。”曰：“气为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即气也，而以有二乎哉？且夫天地之生物也，譬则父母之生子也。子者，父母之委体。人物者，天地之委气。天地之气，一阴一阳而已矣，阴阳之形而上者谓之道，而○○○之以正其性^①。阴阳之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人物分之，以范其形^②。道不离于器，而性即具于形，本一气而已矣。岂○此更有所谓理，而与气为偶者耶？”曰：“然则人物之别，何如？”曰：“阴阳也者，运而造化者也。运则不齐，不齐则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通而正也，故头圆象天，足方象地，五脏六腑，四支百骸，象天地之万物，而心以虚灵神妙位乎其中，象天地之人。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仁象天地之阳，义象天地之阴。天地之克，肖子也。能践其形者，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物，塞而偏也，故动者横，植者颠，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与之齿者缺其角，付之翼者两其足。虎狼之父子近仁，而与人之仁不同。蚁蜂之君臣近义，而与人之义不同。小者不可推之而使大，无者不可强之而使有，其本来如是也。故必待人审之而后能尽其性矣。”曰：“予所言者形欤？生欤？”曰：“以为形则皆形也，以为性则皆性也。故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若以形而上下论之，则人之貌、言、视、听、思、仁、义、礼、知、信、刚、柔、善、恶中，物之飞潜，动植知覺、运动皆有形而上者矣，皆有形而下者矣，默而识之可也。”曰：“若然，则人性宜无不善者矣，而有知愚贤不肖之不同，何也？”曰：“性本善也，生而或不能不恶，犹水本清也，流而或不能不浊，此意明道先生言之甚悉，何也？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今夫天地之体如其大也，天地之气如其广也。網緼停滯，

① 原注：前既以正性命为器，此又去尔再○○。就天道言，则赋予万物已属形而上者，就人言之，则生又是形而上者，而所得天地之气则为形矣。此等处当看得洞洞流转方妙。

② 原注：人物，乃天地之器。

流行推荡，宜无不得其正矣。然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岁之灾祥，上而日月之薄蚀，下而山川之崩塌，君子少而小人常多，治日少而乱日常多，清明之时少而风雨晦冥之时常多。若此者皆生于运之不齐故也。况人于天地间，以有涯之形，囿有涯之气，不能如天地之絪縕停滯、流行推荡，而其资始资生之时，或又适感天地偏阴偏阳，与夫阴阳之乖戾者。则其既生之后，通者不能不有时而或塞，正者不能不有时而或偏，偏有轻重，塞有厚薄^①，知愚贤不肖之等分矣。然人之于人类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贤不肖之初一而已矣。而卒若是，愚者生于习也，善者既可习而为恶，则恶者必可变而为善，此圣人之所以有教，而学者之所以有学也。”曰：“性既不一，圣人可学而至欤？”曰：“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此学以至圣人之道也。语其等则○，予所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者是也。”曰：“古今言性者，何如？”曰：“孟子之言正，荀子之言缪，杨子之言混，韩子之言补于孟子，濂溪、明道之言，精于韩子，伊川之意，主孟子而言稍过朱子之言，程伊川而意太远，学者读其书，自得之可也，然则宜何从？”徒曰：“群言淆乱折诸圣，‘性相近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此圣人之言也，百世不容易矣。”

考

禘祫考

夫禘祫者，天子、诸侯宗庙之大祭也。周衰礼废，其义不可得闻，而义意之见于传记者，诸儒又从而○○，是以其说不得大明于世。夫先王制礼建宗庙而事之以禘祫，后世禘祫之义不明，而宗庙之制因以不定。宗庙之制不定，则禘祫之行乎其间者，紊乱烦复，名实乖刺，非复先王之意，而报本追远之义亡矣，甚可惜也。愚尝考之诸儒之论，聚讼纷纭，虽若不一而其大端有二，郑康成混禘祫为一，而惟求之于五年再殷祭之中，故谓祫大禘小。二祭相因并为盛祭，凡说之近乎此者，皆主康成者也。赵伯循判禘祫为二，以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不及群庙之王者为禘，以大合祭如《公羊传》所云者为祫，而谓天子有禘有祫，诸侯有祫无禘，凡说之近乎此者，皆主伯循者也。康成

^①原注：明道所谓有流而未远，已有所浊，有所清，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

之说支离缠绕，诚非礼意。杨信齐诸人攻之掎击抉摘无余蕴矣。然详考《大传》之文，参之《仪礼·丧服》《子夏传》，而断以程子之说，则伯循所见亦为先王制作之本意。所谓齐则失矣，而楚亦未为得也。按《大传》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者，于其○○○禘及其高祖。”《子夏传》曰：“都邑之士，则知尊祫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此二条者更互发明，是禘禘之义，见于传记可得而推寻者也。所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云者，即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也，及云者自此而尽乎彼也。盖谓王者推其太祖所自出之帝于太祖之庙，正东向之位，而太祖暂就昭穆之列，总率有庙无庙之主，以共享于其前。故曰：“配而谓之禘。禘者，谛也，以审谛昭穆为义也。以审谛昭穆为义，则合食在其中矣。”其曰：“诸侯及其太祖云者，谓诸侯杀于天子无所自出之帝，惟大合有庙无庙之主于太祖之庙而祭之。公羊氏所谓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是之谓禘。”禘者，合也，正以合食为义也。天子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诸侯不言禘及其太祖者，通下干禘之文而互见之也。干禘云者，谓大夫士则又杀于诸侯，无太祖亦不得禘。惟尝有功德见知于其君，许之乃得合祭及其高祖而已，故谓之干禘。干者，逆上之名，以其上干诸侯之禘也。由此言之，合祭祖宗一也。天子尽其祖之所自出而止，则为禘。诸侯尽其太祖而止，则为禘。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子之礼不可干也。故曰：“不王不禘，诸侯虽尊，亦人臣尔，其礼可通于下也。”故大夫士有可以干其禘者，盖以位有尊卑，故祭有远近而名有异同。程子以一言蔽之曰：“天子曰禘，诸侯曰禘，其礼皆合祭也。”可谓至明白矣。赵伯循单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语立说，而不察其通章对举禘禘之意，盖考之有未精也。且禘之为禘，本以审谛昭穆得名，而《尔雅》又曰：“禘，大祭也。”若惟以始祖配所自出，而不兼群庙之主，则既无昭穆可言，而寂寥短简亦已甚矣，尚何足以为大哉？傅说曰：“礼烦则乱，事神则难。”今既不以合食言禘，则不得不取诸侯之禘以补天子之礼，而禘又有大禘、时禘，此外又有时祭，则是天子宗庙之中有禘有禘，有时禘有时祭，一岁之间仆仆焉几无虚日，糜费货财，妨夺政事，固不待言。而先王神明祖考之道，恐亦不如是之烦且黷也，其不然可知矣。或曰：“天子曰禘，诸侯曰禘。鲁，诸侯也。春秋有禘有禘，何也？”曰：“《春秋》未尝言禘，言禘者《公》《谷》诸儒之失也。礼，不王不禘。鲁以成王之赐，得用天子礼乐，故以禘代禘，然非礼矣。故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鲁既以禘代禘，遂为常祀，《春秋》不能悉书，则书其失礼之中。

又失礼者以详事变，而僭窃之罪亦因以著然。有书禘者，有书大事有事者，有书从祀者，先儒谓义在用禘则书禘，义不在禘则书事是也。左氏去春秋之世未远，而又尝见国史，故于有事武宫及从祀先公之传皆以禘，言其必有所据矣，公、谷惟以诸侯待鲁而不究其当时僭窃变乱之详，故以禘为禘，以大事为大禘，有事为时禘，然不知鲁实无禘也。汉儒因之，而禘禘之混亦自此始矣。故曰《春秋》未尝言禘，言禘者，公、谷诸儒之失也。”

议论

六经

《易》非为卜筮而作

上古圣人画卦，将以顺性命之理，类万物之情，阐幽明之故，而示人以开物成务之道也。初不为占筮而作，而占筮亦在其中矣。后圣揲著求卦以前民用，用易之大，莫切于此。然占筮乃因《易》而后有，《易》固不为占筮而作，其主客先后之分，固有在矣。夏商之《易》所以不传，盖其辞义必非圣人所定。意者出于太羲诸人只据占筮吉凶为言，辞旨肤浅不足以窥上古圣人画卦之精微，故文周鼎创新义即其卦爻占筮之辞，尽发天地鬼神之奥，孔子又从而羽翼之，而上古圣人画卦之妙开示无余蕴矣。后世言《易》君子自王弼、韩康伯至于邵、程诸老先生，虽有得失深浅之不同，然无一人肯专以卜筮而言者，盖皆能识四圣之心故也。文公不知何据，乃为此一偏之论以诬后学，可怪也夫！

教刑

虞廷制刑有钦恤之说，而后人借口遂故出人罪，以求福报。虞廷敷教有在宽之说，而后人借口遂废弃规条，故纵士子为恶以干私誉，皆朱子所谓世衰学绝，士不闻道，饰其偏见以为美谈者也。

伊周

伊尹之所处，天下之事也。身在事外，故才见太甲不贤则放之，而人自不敢疑。周公之所处，家事也。身在事中，故明知管蔡之不肖，只得包含隐忍，用之不疑，而谤议纷纭，终且不免。观二圣人之所处，则周子所谓家难而天下易者，益可见矣。

鲁用天子礼乐

林氏因《微子之命》有“慎乃服命之言”，遂疑鲁用天子礼乐为非成王之赐，伯禽之受，可谓善出脱成王矣，但恐世远难质言耳。盖鲁周公之后素号秉礼，又在中夏文明之地，与吴楚裔夷不同，使无所受，必不肯擅僭天子之礼乐。况春秋之时，齐晋更伯，尊周室以匡天下，而鲁衰弱不振，使无天子之命，而一旦拔本塞源，僭拟至此，其谁能容之？且以晋文之疆大，加有大功于王室，周襄王尚不许其请隧，鲁之郊禘大于隧远矣，偃然为之，而王室不问，伯主不讨，岂无故而然哉？夫有所受之矣。或曰：“然则成王何谨于宋而不谨于鲁耶？”曰：“宋前代之后，且当时方解武庚之○，而微子之命又作于周公摄政之时，故为之防○○，若赐鲁之事，则在周公已没之后，无嫌可○，而成王一时崇德报功之心过盛，以情腾礼，而岂虞其流○○，至用于群公之庙也耶。”

关雎

《关雎》，诗之首篇，诚所谓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序》文与诗义相应本明白易晓，而古今传注往往支离乖刺，殊非圣人经旨。盖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序》所谓始与基者，指后妃而言，正而化之者，文王也。妇德无厌，恣情怙宠，妒忌同类，乃其常态。小则乱人之伦，绝人之世，祸人之家；大则并其国与天下而丧亡之矣。惟后妃太姒以圣配圣，而又亲炙文王之仪刑也久，而且深故其性情，端庄静一，既绝专欲之私，而又慈惠和平，纯乎逮下之美如诗之所云是也。首章“关关”二句以兴，窈窕之“淑女”指所求之嫔御而言，“君子”指文王也。二章本其未得而言，《序》所谓“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孔子所谓“哀而不伤”者也。三章自其已得而言，《序》所谓“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孔子所谓“乐而不淫”者也。诗详其○○○在哀后，序要其成，故乐在忧先，贤才与善，皆指淑女，言“不淫其色”，谓求此淑女，上以承君子而广嗣续，下以供内职而佐阴教，非为贪淫其色之美也。“左右流之”，言荇菜顺水之流，或左或右而无定，以兴淑女隐于幽闲之处，无迹可见，故虽寤寐求之，而未必即得也。至于采而芣之，则已得其人而处之，各于其所矣。《关雎》大义，不过如此。此正后妃之德，而文王感化仪刑之妙已寓乎其中矣。楚之樊共姬、汉之

明德马后皆暗合此义者也。汉儒去古未远，其说略近。但毛、郑氏言淑女，或以为后妃，或以为众妾，而又皆以苕菜为祭宗庙之物，钟鼓琴瑟为祭宗庙之乐，其说皆迂僻固陋，不通诗旨。至于朱子为传，翻倒注疏，自立门户，则异甚矣。盖《关雎》之诗，或后妃自言其志，或左右知德之人从旁而传之，皆不可知。程子以为周公所作似矣，但人子称述其亲之美固无所不至，然于闺闼衽席之事，恐亦不宜切切详也。此诗接引众妾以御于君，所恐非周公所宜言者矣。朱子既○○○为后妃，而其未得之忧，已得之乐，皆属之诗○，乃○宫中妾媵所作也。不知后妃未嫁之先，文王○○○容先置妾媵，纵使有之，则淑女之得与不得君子也，速好与不好，亦非其人之所当与也，而何○○乐○于如此邪？其亦无耻甚矣，朱子以为得其情性之正，殊不可晓。

平王

朱子之责平王辞严义正，无复改评矣。愚独窃据当时事势人情，而深叹平王所遭之不幸也。盖申侯杀君之罪，固王法之所不赦，而幽王不道之诛，亦天理之所难容。故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且幽王之弑非申侯独弑之也，与缙、西夷、犬戎、天下诸侯共弑之也。平王之立亦非申侯独立之也，天下诸侯出伯服而共立之也。当是时也，申侯虽负弑君之罪而实有存周之功，平王虽当复父子讎而尤不可忘母之难。况其始也，依之以避患，其后也又赖之以反○，乃欲从而诛之，不惟人情有所不忍，恐于事势亦有所不安也。一旦犯众怒而激他○○宗族之憂，出○可虑者矣。然则为平王计，宜何如而后为得○？其○之未立也，有母在不得为泰伯、伯夷，其既立也，有宗社在不得为季子、子臧。惟有痛心厉志，修复文、武、成王之政，以盖前人之愆蔽弑、逆于犬戎以申讨贼之义，准申侯之功罪以全母子之恩，天下诸侯咸与更始所可尽者，如是而已。其他付之天下后世之公议，苟有通《春秋》之义，存公恕之心者必将哀而原之，曰：“彼其所遭固甚不幸也，惜乎王不能出此，此其所以不免于儒者之责也欤！”

郑卫国风

郑国二十一篇，其的为淫泆之词者，《野有蔓草》《溱洧》二篇可疑，而难决者手一篇而已。其他《缁衣》、二《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鸡鸣》《出其东门》七篇，语意明白，难以诬说。至于《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箜

兮》《狡童》《褰》《东门之墀》《风雨》《子衿》《扬之水》凡十一篇，序说古注皆有事证可据。而朱子一切翻倒，尽以淫奔目之，而蔽以“放郑声”之一语。殊不知孔子论治则放声述经，则删诗正乐，删之即所以放也，删而放之即所以正乐也。若曰放其声于乐，而存其词于诗，则诗乐为两事矣。且使诸篇果如朱子所说，乃淫泆狎荡之尤者，圣人欲垂训万世，何取于此？而乃录之以为经也邪？反正诡道，侮乱圣言，近世儒者若马端临、杨镜川、程篁墩诸人皆已辩之矣。

郑卫多淫声，如《桑中》《溱洧》男女戏谑之诗，盖亦多矣。孔子尽删而放之，其所存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可以为法戒者也。中间三四篇，盖皆删放之余，习俗所传，而汉儒当经残之后，见三百之数有不足者，乃取而补之，而不知其为世教之害也。又二国之声本无轻重，孔子欲与远佞人对言不可兼举，故略卫耳。说者徒而分别之，可笑。

豳风

《豳风》，虽系于国风之末，然非变风也，周公之正风也。《七月》，周公所作，备陈王业之本，以告戒成王，与《无逸》相表里，乃《豳风》之正。其余或周公所作，或为周公而作，无可附丽，故取而缀于《七月》之后，以其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故谓之风。然一诗而实具二体，不○○风也，故置诸《风》《雅》之间，所以尊之，以见与列国之风不同也。王仲淹例以为变风，既失之固，且剿王亦未敢诮公之言，以为君臣相诮之说，尤为无理。《左氏》有“周郑交质”之言，君子非之，岂以周公之圣而与君相诮乎？况考之《诗》，并无公诮成王之语，王之未敢诮公，则《书》已明言之矣。仲淹此言诬罔无实，而朱子取之殊不可晓。

《采薇》《出车》《杕杜》

《采薇》《出车》《杕杜》三诗，古《序》《传》《笺》皆谓文王受纣之命，命将出师，而以御西北二狄之患。诗中王与天子皆谓纣也，其说迂曲欠通。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率商之叛国以事纣。当时服属于文王者知有周而已，岂复郑重于无道之纣而尊奉之若此哉？且此诗虽作于文王之时而实定于周公之手，周公制礼作乐为一代太平之典，决不应取其已诛之君、已灭之国而惓惓歌咏之，以为众人之口实也。朱子知其不然，故改为周王是矣。然朱子平生不取文王受○○○之说，则此诗所谓王与天子为文王邪？为

武王邪？抑为成王邪？其辩《小序》以天子之命为衍说，而○○○文王之诗，则盖以为武王矣。然详考《诗》《书》、史传○○，武王伐伾狁、昆夷之事，而其一时佐命大臣亦无所谓南仲者。至于成王用兵之地，三监武庚淮○○东诸侯之叛者与西北二方亦邈乎不相干也。然则此三诗所陈，其何王邪？孟子曰：“汤事葛，文王事昆夷。”而皇甫谧《帝王世纪》亦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侵周，一日三至，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尚书》孔传云：“四年伐犬夷，犬夷即昆夷也。”二说相同，皆以为文王受命四年之事，且与汤事葛之事始末相类。然则王与天子皆指文王而言明矣。武王诰告天下，明言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九年大统未集，至周公追王之典，止及太王王季而不言文王，则文王受命称王又不啻明矣。汉儒相承，必有所受，而宋时诸老，一切反之，扶持名教，其意未为不是，但既乱圣人之事实而其达权体道之妙，又泯乎其不足与言矣。此论甚长，姑发其略于此云。

宣王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周召二公于成王、康王之初，皆以诂尔戎兵、张皇六师为言，正恐守文之主溺于宴安，忽忘武备，驯至陵夷以阶祸乱耳。况周家以仁厚立国，其势颇弱。穆王几致徐方之乱，昭至南征不复，至于厉王遂死于彘。虽诸王君人之道有所未尽，而兵威不振，无以慑服人心亦可见矣。宣王于积衰之后，乃能搜乘讲武、蓄威昭德以成中兴之美，以复祖宗之旧，深合二公诂兵之意。故诗人喜而幸之，详赋其事，而《序》又明其复古之功，正所谓“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东莱云云，失之缓弱，不足以尽先王之善而发诗人之意。

节南山

愚读《诗》至此，而深叹周家有道之长也。幽、厉并称，世所谓至无道者。而尹氏秉权据重，其势当不在后世权奸下也。然家父指斥其君臣之恶，播之声诗，传之天下，明目张胆，略无一语回护。使在后世，便当立为齏粉，而当时不闻有他也。后来幽王虽不得终，而东迁一脉，犹绵延数百年之久，一则容受直言，尚赖匡救维持之力，一则仁恕忠厚天地鬼神亦或有以默相之也。后之君臣何用不监也，悲夫！

楚茨

《楚茨》以下十篇，《小序》以其在“变雅之什”也，故皆谓之伤今陈古。然考诗文委无风刺之意，诚如朱子之所辩者。盖简编错乱之后，以正为变、以淫为雅者多矣，如《甘棠》，分陕以后诗也；《野有死麇》，淫奔诗也；《何彼秣矣》，东迁以后诗也，而皆误入于《召南》之编。《桑中》《溱洧》，孔子删去《诗》也，而误收于三百篇之内。如此者尽信而不复谨思明辨之，则有害于圣经甚矣。但以此下四篇皆述公卿有田禄者之事，而非天子之诗，于义有害，不敢强从。盖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朝廷之乐歌也，臣下恐不得而有之，且周之王业起于田亩、见于诗书，不啻详矣，何独于此而疑之？况诗中所陈祭祀之礼，皆与《仪礼》《周礼》《礼记》所载天子之礼合。所称孝孙君妇，古注皆指天子与后而言。所祝万寿无疆等语，亦非臣下之所敢当者，恐不必改为公卿之祭可也。

文王

《文王》称王改元之事，汉唐大儒如司马迁、孔安国、班固、刘歆、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郑玄、孔颖达诸人皆以为然，且援引经史，旁稽图讖，其为证据不啻详矣。至宋，诸老先生始一切挥斥，不信以为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称至德。若纣在位而文王云尔，是背叛也，其持论最正，其扶持名教之意最切，后学当无复容喙矣。但此诗《序》明言受命作周，而诗曰“其命维新”，曰“帝命不时”，曰“假哉天命”。夫“新”者，创始之辞也，则前日之旧可知矣；“时”者，适可之义也，则前日之不可可知矣；“假”者，极大之名也，则前日之小可知矣。三者皆亲于文王身而言之，则文王受命明矣。夫既曰受命，则天必降其符，如赤鸟丹书之祥；人必有其事，如称王改元之举，然后受命之义昭著于天下，而诗人从而歌咏之，史氏从而称述之。如此，《诗》及《书》所谓“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九年大统未集”之类是也，不然则截自何时，断自何事，而以为文王受命也。邪说者以为天人一理，人心既归天命安排，岂必赤雀、丹书称王改元而后谓之受命也哉？愚窃谓此书生之见，非可以议于天人合一之妙、帝王历数之微也。古之帝王其受命于天也，犹臣之受命于君也。今世内外大小臣工，必皆得朝廷语勅符印而后可以行事，否则伪耳。况王者之兴，代天理物，君临万邦，何等大事，使天不出瑞应以启迪而耸动之，则不惟天下之人，故以等夷相视不肯。一旦

心悦诚服，推尊爱戴而其人无所凭恃，亦必不敢遽萌非分之望，以取于天之诛也。郑康成《六艺论》，极言瑞命之事云云，是其变也。其余帝王受命之符详矣。故孔子有凤鸟不至云云，正叹已有帝王之德而不得受帝王之命，与诸圣人兼善天下者异耳。讖纬之书多杂神怪，固不可尽信，然传自上古必有所受，恐亦有不可尽非者。至于文王赤雀丹书之说，诸书皆载，不约而同，且与《诗》《书》相符，以为诬妄而尽挥斥之，过矣。

大明

愚读《大明》之诗，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择也。○○大圣贤而配非，其所生之子，必不能全类其父。若不幸而遇妖妬悍陋之女，则其家之败也。忽诸○○以玄女而绝其祀，叔向以夏姬之女而灭其族，是可鉴也。《诗》称文武之兴，必各本其母而言，有○。

清庙

《书》曰：“予小子，其承厥志。”又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是周家王业之盛，皆成于文王而武王特承之耳。《清庙》蒸祭文武，而独颂文王，谓统于尊，固是。然中间略无一语及于武王，揆之情礼恐皆未安，窃以“不”当作“丕”，“丕显”、“丕承”兼二圣而颂之，言文武之德皆无厌射，于人没世不忘，故能致助祭之人有如是之诚敬也。前专颂文德，而末乃并言，正是统于尊之意，且见武王不过承文而已，古今诸儒皆无此说，姑附愚见于此云。

思无邪

《诗》与他经、训不同，盖其言本于人情风俗，多有近于邪者，如《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之类是也。然虽发乎情而实止乎礼义，虽好色而不淫也，虽怨诽而不怒也。言虽近于邪而其心思则无邪也，其有真邪者，孔子已删之矣。复恐人不善礼会也。故举此一言以指示之，谓此一言足以尽三百之义矣。如朱子之说，乃是学《诗》一言以蔽之与孔子之意不同。

鲁颂

鲁当有风而无风，不当有颂而有颂，固已不可晓矣。至就颂而论之，《駟》与《有駟》事小，而辞夸《泮水》《閟宫》无实而妄作。若夫禘后稷、郊上帝皆僭礼犯分之极，而膺戎狄、荒大东诸云云者，又吞邻逾制之心，合而观之，多矜夸诞谩之言，全无复先王忠厚和平之意。先儒间有疑之者矣，至于孔子删诗垂训，《鲁颂》无足为训当删，无疑而乃取而置之。周、商之间其意何在？则古今未有明言之者，愚蒙不领，姑记于此以俟后圣。

商颂

《韩诗》以《商颂》为宋襄公时所作。盖以襄公常一伐楚而又窃侧于五伯之列，故以《商颂》归之。若鲁僖然，先儒间有用其说者矣。愚窃以为宋亡国之余，而襄公又败衄之君也。当时周室尚存，○文迭起，必○○○僭天子之颂，而又盛称其祖考之功德，以夸○于○，略无忌惮至此也。果尔，则孔子胡为而录之以为训耶？《鲁颂》可疑已甚，《商颂》再尔，恐难免于百世之后○矣。当以《毛诗》《国语》为定。

春王正月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数。改月数，必改四时。《春秋》所书“春王正月”，乃建子孟春之月，故谓之王正。自左氏迄于汉儒并无异说，不知宋儒何据，反逆圣经翻出许多意见，如胡氏云云甚可怪也。此义详具赵东山《属辞》及《左传补注》。

郑氏子忽

忽，郑之贤世子也。救齐而有败戎之功，可以见其才。辞昏而明求福之义，可以见其守。不幸为突所篡，仁人君子之所宜痛惜而扶持之者也。然《春秋》于忽之奔也，绝不称子其复也。虽称世子，于后二三年间，藐焉无闻，若不足齿录者。然至于于突，一则曰郑伯，二则曰郑伯，中更昭公、躒、仪之变者数年，而突之伯也牢不可拔。然则圣人何取于突而亟进之如此○○，此殊不可晓。说者随文生解，皆迂谬欠通。其○○若程子云：“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国人云云“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则人取之矣。”果若此言，则曹、马诸雄，孰非国人、君之诸侯助之者邪？害义伤教，莫此焉。

甚。愚窃以为此等处，经必有缺讹，难强通者，疑而存之，不必质言可也。

公伐齐纳纠

若如程朱胡氏诸儒之说，则子纠之死实当，管仲之不死，为不害于义矣。子路子贡何故致疑如是？孔子何故不明告以管仲义不当死，而乃盛称其功，若不喻二子之意者？然此何谓也？黄楚望谓学者于此当有所悟，不悟则不化。愚读之不觉跃然。盖诸儒正所谓不化者也，楚望之言引而不发，善读者当自得之。

禘于太庙

成王赐鲁重祭，先儒多疑其非。考之商之太戊，盖尝以天子之礼葬伊尹矣。周公之德足配伊尹，周之礼文，较商为盛，而成王又亲其兄子也，则赐周公以天子礼乐，亦不为过。但后世沿袭，遂用诸○公之○，则不可耳。所谓鲁之郊禘非礼周公，其○者指此而○，非以成王之赐为非也。王荆公之论不为未见，但诸儒局量浅狭，识不及此，只据《礼记》所云，遂一概○斥，恐不足凭也。

桓文

按齐桓杀兄争国，同产不嫁，内嬖六人，嫡庶不明，五子争立。其修身刑家纲常伦理之间惭德甚多，而其施之于外者，亦未必尽当也。晋文公虽未尽善，然较之齐桓，犹为彼善于此。而孔子譎正之论，顾若相反者，然反复思之，不得其说，久之而后似有悟焉。盖此二言专为二君取威、定伯、用兵之事评，而非疑议其为人之贤否也。

楚庄王

召陵之师，屈完虽受齐盟，而言辞屈强，不甚心服桓公。桓公亦不能得其心服，仅仅成事而已。城濮之战，独楚成王知晋文为天所置，然其称之，不过曰“备尝艰难险阻，尽知小民情伪”而已。及邲之役，中行桓子、随武子诸臣，皆晋之望也，其所以称述庄

王者不遗余力。则庄王之贤，当不在桓文之后，而《春秋》所以○之，亦必不后于桓文也决矣。或者谬执固陋之见，欲摈不使预于五伯之列，是岂圣人与人为善之义哉？

又，楚庄王，春秋贤君也。虽桓文亦有歉焉，其所可议者，僭王与不尊周二事而已。乃在圣人胸中别有一种道理，非中人以下所得闻者，但律以名教，则不免为罪耳。上古之事，有世远不可质言者，有道大不可易言者，知道君子默而识之，可也。文王受命称王九年，见于《诗》《书》者甚明。而自汉以前诸儒之所共传道之者也，至宋儒始欲扶持名教，一切翻倒前案。然无奈《书》云：“文考文王。”《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之言，终难破除也。凡此皆失之质与易而言之耳，于此则《春秋》子楚之意庶几得其万一矣。虽然无圣人许大胸量，骤而语之，以此未有不骇骂而狂走者，故曰中人以上云云。上也，君子默而识之，斯可矣。

吴楚

《春秋》于吴楚始而举号，既而称人，又既而称爵。又既而称爵，以主中国之会盟，大书而深予之，其不同者是何也？盖始而狄之者，存内华外夷之限也；中而人之、爵之者，所谓用夏变夷，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也；及其终也，中国无伯而吴楚二国进主夏盟，天下诸侯皆俯首而听命焉。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圣人亦何固必于其间哉？一付之理势之自然而已矣，一视同仁之大笃近举远之殊，可即此而默识之。

诸侯会吴

诸侯之所以亟于会吴者，欲挠楚也。殊不知楚之君臣多贤，其进于中国也已久，而吴乃方张之蛮夷也。一旦引而进之，其势遂盛，后来为中国患，更有甚于楚者矣。赵宋与契丹为与国者几百年，一旦背惠食言，诱引金狄与之夹攻契丹，契丹既亡，而汴梁随之，正与春秋诸侯抑楚通吴之事相类，观世变者，当谨识之。

郤至

郤至所谓信、知、勇者，彼诚有之，然正孟子之所谓“小有才，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何谓道？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圣人名之“三宝”，是乃道之发用者也。郤氏恃其才地，骄狠矜愎，谮杀宗伯，与天王争温而无所忌，争长鱼矫之田而执其父母

妻子，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凡有所为，尽与“三宝”相反，正犯圣人死矣之戒，而与盆城括同出一辙，其杀身沉族也宜哉。

晏子

左氏所载晏子之言与师旷卫人出君之对，大略相出入，皆当时邪说，托诸贤人君子之口，以为乱臣贼子之地者，如仲尼“越竟乃免”之类皆是也。左氏不明，轻信而妄传之，甚为名教之累，不可不辩也。盖君辱臣死，见危授命，乃理义之当，无容议者，闻有不死而无害于义，则以所居之时与位而权之耳。若晏子者，官非正卿，身居散地，既无当国之责，又无讨贼之权。庄公虽殒，宗社犹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以时义权之，实无可死之理。然不顾贼锋，入哭君尸，其凛然忠义之气，岂止于义、形于色而已？○○○○○○之心，亦以死自分矣，其幸而免者，天啓崔氏之秉○○国，社稷之福也，而乱贼之党因晏子之不死○○，其邪说以为己地焉。不惟得罪名教，且深累○○○可恶也，且君为社稷死则死，否则皆私暱也。○若此言，则人君凡遇篡弑者岂皆为社稷？而为之臣者谁肯甘以私暱自处也邪？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为亡君事讎之归也。《春秋》弑君而及其大夫者有矣，宋之殇、闵，晋之卓子，非皆为社稷死，而孔父、仇牧、荀息，非皆三君之私暱也。圣人胡为大书而深予之邪？由是○之，此为邪说也，无疑。

太叔文子

太叔文子，何人也？无乃所谓“乡愿”“德之贼”乎？似忠信廉洁而非者乎？即其前后之言而知之矣，其对○○叔也佞，而文归过于君，而掩孙宁放弑之谋，以自托也。其议宁悼子也俗而眩，专计利害而懵○是非、顺逆之理，然奕棋之譬，足以移人反正之心。虽千载之下，如胡康侯者，犹且惑之，而况世衰道微、邪说暴行之时乎？其对献公也巧而悖，明以二罪自居，而○○事剽之事，且以不贰自诩不知仪也。当衍之未出，○鲁立其朝而食其禄否邪？食其禄而立其朝○○。○背而事剽，略无一念存问旧君之意，是尚为○人心者乎？是尚得为不二者乎？夫文子之便佞○○，无复一毫忠义正大之气，如此而当时皆称○贤。虽骄悍如衍，衔怨而不敢加无礼焉。正所谓似德非德而众皆悦之者也。愚故曰：“文子，德之贼也。”

季札

季札之贤，尝见重于孔子，故古今宗之，无复改评者。不知何物刘绚乃敢妄生臆说，轻肆讥贬，谓札辞国生乱。胡安国诸人识趋庸劣，既不足以知贤人君子之所存，而又以绚为程氏门人，其言必有所受，勦说雷同，牢不可解，虽不足以浣季子之脚板，而实足以涂后学之心目，不容以不辩也。盖父子相继，国家常理，间有兄终无后而弟及者，礼之变也。吴之事则异乎？是寿梦之欲致国乎？季子其意虽善，其事则逆乱之道也。季子于此盖见之明，而处之当矣。僚与光皆尝致国乎季子，季子卒不之受者，匪惟守吾之节，盖以知彼之有争心也。何也？僚固不惮于袭，光固不惮于弑，而何有于季子邪？惟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二子，故二子外让之以为名，而内不失其有国之实，故无事耳！使季子不度而偃然当之，则覬觐之怨生，而攘夺之祸起，是诚为国生乱矣，不知刘、胡诸儒又将何以责之也。虽然，此即让国一事言之也，季子之贤，则不止此。季子盖有道者，下圣人一等而已耳！伯夷叔齐行其心之所安，孔子许之以为仁，孟子称为圣之清者。若季子者，仁似夷齐而道过之，盖兼清任和而有之矣。观其衔命出使，翱翔上国，取前代圣人之礼乐，而题品之不爽锱铢，而又所至之处，群贤景附，心悦诚服，俯首受教，若子弟然。虽以孙文子之无礼，一闻钟声之论，终身不御琴瑟，此岂可以袭取而强为之者？要其所至殆庶乎？目击道存，与天为徒者矣。迨其晚年寿考维祺，如鲁灵光，巍然为天下之望，而竟不知其所终，苏子瞻以为仙去，盖诚仙也。愚以为季子以出世人，行世间法，两无遗憾，其黄帝老子之徒欤？

楚子麇卒

子围之恶，不减商臣。商臣大书于策，而围反得没其弑逆之名。暨乾谿之祸，仅足以报其出尔之万一，而愚且无罪之比，乃甘处之诛死之地不少贷也。《春秋》书法如此，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乎？盖古今圣愚，人虽不同，其心一也。心之所同是者不待多言，而其善自著。心之所同非者，虽更千万言，而其恶卒不可掩。子围之恶，天下古今之所同恶也。不但当时诸侯之二三大夫知之而已，止因《春秋》没其弑君之实，后世庸劣腐儒，随声附和，曲辞巧辩，以文经语之差，然辞虽费，而意愈晦矣。杜氏曰“楚以疾赴”，故不书弑。彼商臣也，亲弑其父而代之位，其不以实赴也决矣。《春秋》胡从而大书于策曰“楚商臣弑其君”邪？如此者甚多，不暇枚举。至于胡氏以后诸说纷纭，尤为迂缪，

公掩弑逆之恶，以为乱贼之地，与圣人作《春秋》本意天渊悬绝。乃曰“裁自圣心以达王事”，不知以何者谓之圣心，何者谓之王事也。又曰“悯之甚，惧之深”云云，愚以为圣人革其伪赴，而正以弑君，使天下后世晓○○篡弑之贼，中国非独不能致讨且从之，以主会盟而无恶焉。若非《春秋》斧钺之笔，诛之于既死之后，则人欲横流而不可遏。中国衰微而不能振矣。如是而后可以谓之扶中国、制人欲、存天理也。今也隐其篡弑之名，尊为盟会之主，与桓文无少异焉，使天下后世有萌无将之心者，皆以楚虔为师，莫不曰“春秋之所以待虔者，亦不薄矣”，率中国而为夷狄，炽人欲以灭天理，莫有甚于此者矣，是岂圣人作《春秋》之本意也哉？曰：“若此者当何从？”曰：“此一经之大疑而不可悬断者，阙之可也。何也？，经传相参说《春秋》之大法，先儒有成说矣。经可信则据经，以驳传之失，如赵盾之事是也；传可信则从传，以正经之误，如栾书之事是也。至于楚敖、子围之事，经传不同而又两不可废，必孔子复生，然后可以定其是非，否则姑阙之，以俟圣人百世之下而已。盖围之恶，前后互见，天下皆知，而弑麇之后，又并其二子与太宰伯州犁皆杀之，三公子惧而出奔。申之会，明为庆封所讦，诸侯皆与闻之，此○之可信无疑者，而经所书乃尔“州蒲之弑晋”下疑落“栾书”字，“庶其之弑莒”下疑落“世子仆”字。世远经残，○有脱误，此可信传以疑经之误者也。若此则难乎其为疑矣，诸说皆不足据，非孔子复生，孰从而取正哉！故曰“阙之可也”，乾谿之事，当别置辩。

子産留环

子産留环与相如完璧二事，得失何如？曰：“完璧正也，留环过矣。”盖璧，赵之镇宝也，其存亡系国重轻。秦乃欲给而夺之，使非相如之勇，有以慑伏其心而○之气，则赵所损多矣。若夫玉环，宣子之旧而遗于商人，与郑无关也。使郑君臣取而与之，诚似失位，彼自买之矣，郑弗与知可也，而固留之何？居万或因此而隙焉，如子太叔、子羽之所虞者，其所损不亦多乎？子産盖亦知起之贤，必不肯以此而生忿，量晋之衰必不能以此而兴兵。然掩人以乘之，亦有道者之所不取也。愚惧后人以是为礼也，故得而论之。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律合御药不如法者死，苏子由已言之矣。今律有“庸医杀人”之条，若止者拟此二

律，皆不得免。虽止之心亦不能自恕，而况于人乎？况于圣人之经乎？止真为法受恶矣，但胡氏“忽君父萌篡弑”云云，则过当之言，不惟失圣人之意，枉许止之心，亦不足以服众人之公论也。又君弑、贼不讨、不书葬者，非史策故不书也，亦非孔子削之，以为义例也。大凡君弑、贼不讨，必是贼自当国，不肯礼葬其君，不赴于列国，列国亦不往会其葬，史策何由而书“葬某公”也哉？间有书者，或其人隐其罪逆，自同继位之常，礼葬其君，以为文过之。

齐侯取郟

君臣父子，天经地义。自古惟汤武之事，应天顺人，别是一种道理，其他则截然之分，不可乱也。春秋之世，世衰道微，篡弑有作，其原始于邪说以倡之。所谓邪说者无他，臣与君较曲直，子与父争是非而已。殊不知君臣无讼，父子无讼，故曰“父虽不慈”云云，以不忠。盖天冠地履之伦，本无争较是非曲直之理，而邪说横流，势不可遏，始焉臣子与君父较，既而为之党者为之较，又既而后之儒生亦助之较焉。鲁昭公为季氏所逐，失守宗祧，越在草莽，求齐不遂，求晋不成，棲棲外邑，凄凉万状。观春秋始终所书，爽然伤心，真所谓寄至痛于微言，诛奸回于既死者矣。而胡氏作传不能发明圣经诛讨乱贼之义，乃专责昭公不君。若与意如分任其罪者，然是非为邪说以助之较而何？师旷史墨生于邪世，其为邪说无足怪者，而胡氏当圣经之后，乃取邪说以坏经旨，诚不可晓。

晏子论已乱

国之失民，由失权也，在揽之而已。汉武帝谓田蚡曰“何不遂取武库”，一言而蚡知惧矣。晏子知陈氏有篡国之几，而其所以为景公谋者，迂缓疏拙，乃尔其无济变之长云云，不为守高，似稍知宁者喜，亦非常人也。

管宁、王烈、张璠、胡昭

管幼安、王彦方、张子明、胡孔明当共一传，皆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而幼安独备潜龙之德，确乎不拔，圣人之徒也。其余节行虽高，筹画虽奇，然而非此其选矣。邴原品格亚于王管，而竟委质于曹氏之朝，能究其礼也。若婴所云，欲以己陈氏之乱，○○○○海之波，以救涸辙之鱼无异也。乃敢以是议圣人○见其不知人，且不自知也夫。

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

《典》《谟》，帝者之书也，《夏》《商》《周》，王者之书也。《春秋》，伯者之书也，故曰“其事齐桓晋文”。夫惟天下无王也，而后伯图兴；夫惟王迹熄也，而后《春秋》作。《春秋》既專紀伯者之事，但当就事而论其得失，定其功过，斯可以不当复以王政绳之也。使王政得行于斯时，则与西周之盛无异，而其政教号令，当与《周官》《立政》等书同编。《春秋》胡为而作邪？先儒不达此义，往往举《周礼》以绳春秋之君臣，如此晋人执宋仲几之类是已。盖王室不竞，迁成周惟晋是依。晋之君臣，始则致诸侯之师以成之。既又奉敬王之命，合诸侯之大夫以城之。此伯者之义举也，而宋仲几独敢偃蹇亢违，不受功役，此而不戮，人皆效尤，晋无以号令天下之诸侯矣。胡氏顾反责之，以为不告司寇，而执人于天子之侧，皆篡弑之萌也。吁，其不近人情，不谙事理，乃至于此○怪也已。夫晋执不受功之大夫，当告司○矣。不○○○之戍与今日之城，当告司马、司空否邪？告固非春秋之事矣。如不告也，亦谓之篡弑之萌否邪？夫○○○，天王遇变之际，凡事之急且难、重且大者一切○○，使自为力，而欲专享其成，及事稍定，彼执一○，人○輒举大司寇之职以绳之。圣人，天地之心，《春秋》，○○之道，恐不如是之颇也。《胡传》如此者甚多，不暇一一置辩，偶于此发之。或曰：“执何称人也？”曰：“全之也。”称君则不在会，称臣则嫌干大夫之专执也，故称人以全其君臣之体，以与其伯讨之。宜曰《经》言“执”不言“归”，而传云云。何也？曰：“《传》言以归者韩不信，归之于晋君治其罪也。言归于京师者晋定公，归之天下定其狱也。晋之君臣可谓各尽其道矣，《经》据赴告，取明讨罪大义，故略之云。”

卫公孟彊出奔郑

卫之群臣公杀戍北宫结、赵杨，公孟彊及其世子蒯聩，先后出奔，皆以南子之故也。南子宣淫播丑，得罪宗祧，死有余辜，故戍輩谋去其鄙，盖欲以渐防闲，为国刷耻，其义本正也。至于蒯聩之事，则尤有○○○，父母之恩一也，然礼为出毋降替，而为父后者则无服，岂非以其大义当绝故邪？若南子者，上辱宗庙，下辱国人，丑播四邻，臭遗万世，大义当绝，十倍寻常，出毋而犹责蒯聩以纯然子母之道，是无复羞恶、是非之心矣。蒯聩于南子，实萌杀之之意，若在他人罪死不赦，而蒯聩则有不可执一论者，何也？彼于南子虽不当杀，而义实当绝也。《春秋》于蒯聩之奔与其纳也，皆不绝其世子，正

以著其罪小，不至于不得世其国也。而辄之恶，遂无所容于天地之间矣。苏子由《古史》亦论及此，当参考之。

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胡氏论黄池书及之义得之，至驳汉唐云云，乃为当时高宗事而发，未免矫抑过当，恐非是定论。匈奴于汉本非臣属，呼韩因其国乱，款塞来朝。若以臣礼待之，后来叛服不常，将何以处？萧望之所见，贤于人远矣。唐臣突厥，古今皆以为非，愚窃谓书生铅槩之谈，自有志于天下之豪杰，视之付之一笑而已。老子曰：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故太王、勾践以小事大，汤文以大事小，皆所不计，要之能保国于天下而已。三国赵咨称其主吴王之美于曹丕之前，历数其事，而终之曰：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所谓略者，阔大简略之意，盖以为此小小礼数，不足计较，姑与之，取办吾事而已。世民父子乘乱崛起，欲大有为于天下，而突厥地偪兵强，势甚可畏，其所以不惜一屈身者，匪徒欲借其援，盖深惧彼之挠其后也。太宗之略正在于此，后来除凶雪耻，志愿已酬，乃为自悔之言，其实以自张也。书生不知，遂执为定义而贬之云云，痴人前果不可说梦也，鄙哉！

春西狩獲麟

有道之世，麟游藪泽，凤巢阿阁，人人皆知其为美瑞也。故曰“凤凰来仪”云云，何等尊异！今麟出非其时，为人所获，且以为不祥，正犹孔子生于衰周，虽有圣德而不得位以行其道，曰：“吾道穷矣！与吾已矣夫！久矣，不梦周公！”语意相似，皆伤此生之不遇，叹斯道之终穷也，反袂拭面，涕泣沾袍，盖情理之必然也。千载之下犹不忍读，况当时乎？说者乃以为文成致瑞，呜呼！岂有瑞而为人所获，且谓之不祥也邪？痴人！痴人！麟出非时，见获于人，与凤鸟不至、河图不出之事相类，皆孔子绝望于斯世之兆也，故感而修《春秋》，以寓一王之法。既以此始，因以此终，以著所感之意云。杜氏说是，胡氏诸儒皆无所见。

《礼记》纂言

成王有过则挾伯禽

挾伯禽之说，乃后世偏曲之人所为，恐非圣人中正之道也。且为人父止于慈，乃周之家法。若成王有过，而妄挾伯禽，则周公为不慈矣。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由此言之，纵使伯禽有过，尚当养之，未必至于挾也，况过在成王乎？

申生

《语》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申生之谓。夫父子之天，人皆有之，献公独非人哉？其所以甘心欲杀申生者，嬖驪姬而溺奚齐耳。《诗》曰：“如彼雨雪，先集维霰。”公之此意，岂无先见之兆哉？申生稍有知觉，○○○○○让之，如汉之东海王强可也，不明让则佯狂以避之；如周之太伯可也，审能出此，则奚齐之位定而驪姬之愿遂矣。献公既无所迫于内，则亦何忍自绝其父子之天哉！惜乎！申生愚鲁不灵，计不出此而吞饵陷阱、自取杀身之祸，心虽主于爱亲，而其蔽反至于陷亲也。哀哉！草庐曰：“申生之事亲，如仁人之事天”，且援《西铭》以证之。愚以为不然，天无私而人有私，故天不可逃，而父或可逃。若如草庐之说，舜之大杖则走，悍已甚矣，尚何以称孝？而为法于万事也邪。又曰“申生纵去父必杀之，而后奚齐可立”云云，此亦不然，但恐其去之不善，不能如泰伯之泯其迹耳。果如泰伯，则吾前所谓父子之天者固在也。献公亦何所迫，而遽以子臧栾盈之祸加之如路人也哉？父子，人伦之首，处其常固无可言者矣。不幸而遭其变，则有舜之成法者在。若申生者，其行固可高，其志固可哀，而其归则愚而已矣。草庐好异，而曲为之辩，恐不可以为天下后世之通训也。

子贡修容

君子不愧屋漏，岂有吊人而容饰不足以动人，及为所拒，然后修容之理？此等皆末

世陋儒传闻之○，不可深信也。

季子臯葬妻

君臣，正分也。丧葬，大礼也。犯禾，细故也。买道，小惠也。子臯为宰于成有君道焉，不以细故废大礼，而求小惠之名正，与孟子所谓“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之义合，诸儒非之，陋哉见矣！

国子高论葬

孔子曰：“古者墓而不坟。”又曰：“古不修墓。”此篇前亦曰：“易墓非古也。”由此观之，则子高之言亦有不可厚非者，然须识得孔子从先进之意，方以语此。

合葬于防

《礼记》等书，载孔子合葬于防之事，恐皆不可信。盖孔子生而神灵，为儿时，即知陈俎豆，习礼容，则凡人伦之大所当知、所当尽者，亦已无所不用其心矣。岂有年已十七，尚不知父墓所在，而不能问之于母，直至母死，又不能详审合葬，殡诸道路苟焉哉？夫于○○人之言，而遂行事焉，万一不得其真，则其害岂浅浅哉？今人稍有知孝其亲者，其于葬埋之事，无所不致其谨。虽遇甚变，亦无大害，岂以孔子葬其父母，身未及反，而坟即崩，及其闻而荅人之言，又且迂缓狐疑，殊无痛切之意，是岂圣人之气象哉？凡此等事，皆委巷传闻之言，而作记者识见浅陋，自采掇以夸广博耳知道者，不可以不辩也。

“六经”雅言

夫子作“六经”

六经，惟《诗》与《春秋》有证据，为出于夫子之手无可疑者，如《语》曰：“吾自卫反鲁”云云，《孟子》曰“孔子惧，作《春秋》”云云是也。其他不过学而雅言之而已，删定修明之说，原不经见。虽七十子亦未尝的的言之，不知后人何以据“六经”

为夫子所作也。

《费誓》《秦誓》

夫子删《书》，终之以《费誓》《秦誓》，有深意存焉。鲁国“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取《费誓》之意也。又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取《秦誓》之○○。○○○○之后，周室东迁，王者之迹熄而《书》亡矣。鲁，周之同姓周公之后，而夫子之宗国也。夫子所以惓惓于鲁，取《费誓》于周书之末者，欲鲁之继乎周也。惜乎！定数难移，冥冥之中，天已授乎秦矣。精于术者，尚能知来于数百载之前，况圣人心通天地者乎？书以《秦誓》终者，其亦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夫谓专为穆公，所见甚浅。

三易

《连山》首艮，说者皆谓艮寅位与建寅之义合，此殊不然。艮在寅，文王后天卦位，夏何由而预取之？且六子皆属人道，独首艮，何也？盖三女，无论震以一阳动于二阴之下，坎以一阳陷于二阴之中，俱不足以当人道之正也。惟艮一阳止二阴之上，既有符于一君二民之象，而又深契夫惟止能止众止之妙，人道之最善者也，首艮取此。

无咎悔亡

此说可取。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正欲如此，故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若曰吉凶悔吝，拘于一定之数而不能逃也，则亦直任其所遭而已，圣人何必作易以前民用，而学者亦何贵于学易也哉？

周礼

文、武、周公，圣人也。其所讲画，必简易明达，决不至如周礼之繁冗琐屑，以为治岐之制、理财之书，断断其不然矣。然谓之阴谋，则实迂繆；不类乎阴谋，谓之附会，则实片段；不类乎附会，惟斥之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庶为切中其病，而《周礼》之不足信也，的矣！

《文录》卷二总目
卷之二

议论

通鑑前编

朱子论若文王未崩盟津之事不得而辞

吴氏论周公摄政不过位冢宰之位而已

《顾命》《康王之诰》

康王当丧而冕

公仪休、董仲舒

通鑑纲目

曹褒撰制度

关羽取襄阳

以孙权为骠骑将军

帝自将伐孙权

张华

陆机、陆云、孙拯、费慈

郗鉴议周戴周札

王茂弘

温峤陶侃

皇太妃周氏薨

袁粲

魏孝文

孝文论

隋文废立

栢耆

少微通鑑

高光

节义

田千秋

宣帝

胡广

荀彧

孔明

温公

晋元帝

崔浩

王魏

封禅

唐太宗

李世勣

姜师德

李泌

阳城

维州之议

宋太祖

赵普

吕夷简

濮议

常袞辞堂食

伊川

蔡京

钦宗

张浚

高宗

秦桧

朱文公

庙祀

刘定之论宋朝诸君未尝悖虐尤甚

道学

元世祖

伯颜

许衡

祀典

许衡、吴澂

通鑑续编

张绅叙

黄帝及炎帝战于阪泉

曲端

荆公使学者不治《春秋》

陈贾请禁伪学

金世宗

道学

罢侍讲朱熹

角端

三国志

蜀

许靖

马谡

姜维

后主

魏

曹操下令

魏晋代兴之符

毋丘俭、文钦

王祥

魏晋

甄氏

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

韩珩

韩嵩

蒯越韩嵩傅巽

陈宫张邈

刘备使操杀吕布

臧洪

刘虞

夏侯玄

孔融祢衡

陈寿论荀彧

荀彧

荀攸

阎忠说皇甫嵩

程喜知管宁

管宁王烈张旃胡昭

崔琰许攸娄圭孔融

钟繇华歆王朗

邴原华歆管宁

娥亲

春秋之义立嫡以长不以贤

王粲卫觊刘邵傅嘏

姜叔

杨阜

钟繇

王弼言圣人体无老子是有

吴

高岱于吉

高岱

李衡妻习氏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

张昭

薛莹

吕蒙

权既疾张温名盛而骆统方骤言其美

陆逊

孙登孙和

钟离牧

是仪

吴魏君臣

赵达

诸葛恪

文录卷二总目

文录卷之二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议论

通鑑前编

朱子论若文王未崩盟津之事不得而辞

观文王甘受羑里之囚，则恐终不为盟津之事也。若天命已迫，讴歌讼狱，朝覲皆归，则亦不待甲兵而自废矣。此说甚长，不可漫论。

吴氏论周公摄政不过位冢宰之位而已

吴氏所论，乃书生常谈。周公當時，事若止如此，則不过守古今大臣之常耳。三叔何疑而起流言之变哉？大抵伊尹放太甲、周公摄天位，达权知变，乃圣人分上事下，汤武一等耳，非常人所可妄拟，亦非常人所可妄议也。

《顾命》《康王之诰》

孔子删《书》而存《顾命》《康王之诰》，其意深且远矣。盖唐虞禅让授受之事，非后世家天下者所可拟，而夏殷二代之礼，则又文献无征，舍周其何以示天下万世之法耶？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其时与事皆周室之大变，而其礼尚未定也，舍《顾命》《康王之诰》，其又何以示天下万世之法耶？《顾命》述成王传位之事，而万世帝王正终之律令也。《康王之诰》述康王即位之事，而万世帝王正始之律令也。然此皆周公所制之礼，而孔子述之者也。

康王当丧而冕

苏氏所引“冠子当丧”云云，乃士大夫之礼，不可以为天子即位之证。至晋大夫之言似矣，然不○○○○之礼耳。天王新立，万方快睹，恐亦不可以此例也。吕朱之辩，俱不及此，何耶？

公仪休、董仲舒

去织妇，是则公父文伯之母非耶？拔园葵，是则伐檀君子与非其力不食者非耶？三年不窥园，是则傍花随柳、浴沂风雩与园日涉而成趣者非耶？三事同一陋，董生陋儒也。

通鉴纲目

曹褒撰制度

夫两汉之礼仪如此，而治效之美后世莫及焉，则浮文末务无关于治乱之数更可知矣，尹起莘恶足以语此？

关羽取襄阳

孔明隆中之策，谓“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甲，以向宛、洛”。云长今日之举，可以副此言矣。使不为权所袭，假之年岁，操死不篡，中原多故，则云长之功就，而孔明之志酬矣。汉祚告终，中道蹉跎，可胜叹哉！

以孙权为骠骑将军

权前对孔明云“吾不能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对周瑜云“孤与老贼势不两立”云云，一何壮也！至于今日乃上表称臣，讨羽自效且称说天命，劝操篡逆又何气息厌厌耶？此无他，前日外有玄德、孔明为之声援，内有鲁肃、周瑜为之谋主，故一时感励，因人而奋耳。今外援已离，二臣继失，孑然孤立，无所依倚，无怪其欲然而馁也！

帝自将伐孙权

曹丕篡汉，天下之大变也。昭烈君臣正当缟素兴问罪之师，用伸大义于天下，而顾于即位之后，首以孙权为事，何邪？可惜！可惜！

张华

张茂先身居大位，坐视危乱之兆，不能及时拯济，而欲苟且优游卒岁，其偷甚矣，故免于难，不亦难乎？

陆机陆云孙拯费慈

机、云文士无行，陨其家声，附丽匪人，死不足惜。孙拯、费慈皆匹夫之谅也。

郗鉴议周戴周札

郗公此议尤是。往年王茂弘稽首元帝曰：“逆臣贼子，近出臣族。”今乃云“敦逆未彰，臣所未悟”，宁非欺耶？且往年计杀周戴，今日曲恕周札，茂弘大节之陨可知矣。

王茂弘

观王导处王苏之变，前后议论取舍，甚可嗤鄙。然则导之与冯道异科者，特以敦峻篡逆未成耳。

温峤陶侃

太真，东晋第一流人，惜绝裾为累耳。士行，亦东晋第一流人，惟讨苏峻，始谋欠勇，大功虽成，忠义犹居，太真之后此为累耳！

皇太妃周氏薨

服之不得申者，礼也；哀之不容已者，恩也。故圣人于此，有心丧之义焉。胡明仲养于嫡母，而忘其所生，故深取哀帝之事，其论虽不甚失，而心则过于薄矣。

袁粲

道，一也而用不同。当经世者以任，欲避世者以清。袁公身居宰辅，而乃以简淡自处，两失之矣。

魏孝文

魏孝文可谓贤矣！群臣不能将顺其美，惜哉！

《中庸》曰“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谓之和。”孝文之哀不中节，不可以为天下之达道矣，然其天常之厚贤于后世人君远甚，则不可诬也。

孝文论用人

专论门地，固不可。然孝文所谓“君子之门”云云，亦自名言，惟涉世久、阅人多者知之，固难以温公见驳而遂废其言也。

隋文废立

隋文废勇立广，卒陨国祚，议者遂追恨之。然观史所载，则勇之异于广者亦微矣。文帝教以节俭，而勇故为奢靡；文帝配以正妃，而勇故多内宠；文帝辅以端士，而勇故亲小人；文帝惧以威怒，而勇故为厌胜。迹其所存无非连逆不孝之心，所为无非纵肆败礼之事。夫以严父御之于上，尚且如此，一旦南○○○焉，焉知其恶不出于炀帝之右哉？或曰：“当此时也，为文帝计者，宜何如而可？”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下神器不可力取。隋文素乏积功累仁，又无济世安民之志，徒以乘时窃便，逞其诈力，盗宇文之国，而又沈其族。天道好还，凶德参会，冥冥之中，固已预儗，是子以为其覆邦绝祀之地矣，是岂人之所能易置也哉！后世奸雄篡窃之徒视此而知自省焉，则生民之祸庶几其又瘳乎？”

栢耆

耆始以策于裴度乘吴元济之，破不烦兵，而降王承宗其事颇类。李左车至于因李祐之功，袭取李同捷，卒殒其身，则又酷似酈食其智谋之用，得失如此，君子之自处与其所以用人，皆不可以不慎也。

少微通鉴

高光

世儒多言，高帝优于光武。盖袭曹操石勒所见，往往非自得之，言若细详之。光武虽有小过，然终是有儒者气象，高帝不过一村黄帝而已。西汉之格至文帝，而始厚西汉之祚，得文帝而后永，皆非高祖之力也。

节义

西汉之亡上书颂莽功德者，太师孔光而下，不啻数十万人，其守节不屈、卓有士气者梅福等数人而已。东汉之末黨錮诸贤，争以节义相高，嘘枯吹生，扶危拯溺，至死不

二，故以曹操之奸雄，睥睨汉鼎终其身，而不敢去臣位，先正推以为光武明章之遗烈是也。由是观之，则两汉崇尚节义之名实，槩可见矣。东莱顾乃出此乖刺之论，颠倒古人之事实，惑乱后学之心目，不特学术之不明，而心术之缪亦从可识矣，读者不可以不辩也。

田千秋

戾太子之事，举朝公卿坐视人伦之败乱，无一人为。武帝言而千秋，独能发天性之深爱于人所难言之际，则其贤于当时之大臣远矣。作史者乃以材能学术，伐阅功劳少之，不亦缪哉？

宣帝

宣帝诛霍氏之变，直使家无噍类、曾无一毫顾备。定策元勋之意，少加曲贷，可谓忍矣。至于麟阁之画，乃褒然以光为首，且极其尊，称而不名，又何厚邪？盖人心蔽于利害之私则昏，久而事定则蔽，去而本心之明复矣。此宣帝之于光，所以忍于前而厚于后也，○然亦晚矣。报德之典已亏，而少恩之讥不免，宣帝虽悔，其何可追邪？后人戒此，其无以利害之私，蔽其本心之明也哉！

胡广

广患得患失，浮沉取容，此鄙夫之常态，不足责也。独其巧于为术，以愚天下之人，使之皆称其贤，卒致邪正混淆，是非倒置，而后生小子，莫知所适从。是则恶之大者，圣王之法所当必诛，而不以听者也。近世某人绝类胡广，而其欺世盗名之术，又有甚焉。盖举世宗之，至今尚未艾，云：可恨！可恨！

荀彧

荀彧者，始终为汉者也。其始也，劝曹公兴举义兵，提奖王室，固为汉也已，而伯业已成，潜图非分，彧见其萌，即以正义折之，折之不从，继之以死，可谓杀身成仁矣。高光楚汉，乃据当时成败之机，强弱之○○○，况今明其当如此，而不当如彼云耳。非教曹公称名举号，以高光自拟也。虽出彧口，何害耶？古今论彧者，惟温公为当，然至此而曲讳之亦过矣。

孔明

孔明固无以逃东坡之议矣。然隆中之策，已谓刘璋暗弱，欲玄德跨有荆益，而后伯业可成也，则益州不容于不取矣。但当从容审处，观衅而动，使其负在彼，或令璋审己量力，甘心退让，如陶谦之事，庶几不悖于义，而孔明君臣急于成功，不暇远虑，此所以负非于后世也，惜哉！

孔明，贤者也，然不听杨颉之谏，而亲校簿书，卒为敌人所窥；不用魏延之策，而误信马谡，卒致街亭之败。二事皆其所短，所谓智者千虑之一失也。后人止见孔明之贤，不宜有过，遂一切从而为之辞，所见陋矣。

温公

温公所谓国统离合之说、历数正闰之辩，皆的然○见，虽圣人复起，无容易者矣。独绌昭烈与刘○○○为比，则稍欠厚，且非《春秋》善善长之义也。朱子既已正之矣，后之学者于昭烈之事，当从朱子，而其余者谛当，一以温公为定。至如胡寅诸人浅陋之说，皆斥而勿观可也。

晋元帝

晋元帝与宋高宗皆无中原之志者也。高宗以李伯纪诸人为相，张韩刘岳为将，而不能复中原一寸土，况晋元止得一王茂弘乎？偏安江左，责固有所归矣。

崔浩

佛教之是非，其与圣人之同异，固难尽论。纵使不是而与圣人异，其罪亦不至于死也。天地圣人皆以好生为德，杀一无罪所不忍也，况尽诛天下之沙门乎？崔浩学术才智过人远甚，平生别无大恶，止此一事得罪天地，卒致杀身沉族之祸，后之陋儒尚不知戒，嗷嗷未已，作俑者罪不容诛矣。

王魏

高祖在位，太子秦王皆人臣也。王魏乃东宫之○○耳，使先是高祖迁二人于晋府，而后临湖之难作，则二人者将讎谁，而君谁邪？且秦王既诛建成，高祖不以为罪，而反

立为太子，率土归心焉，使二人独以为讎，而不臣之，是讎高祖也，有是理哉？

封禅

封禅者，帝王受命而兴升中告代之盛礼也，七十一代皆常行之。而管敬仲所记识者十有一焉，其事证甚明也。陋儒不究古始，皆以为始于秦皇，缪矣！且封禅为创业之君得以行之，故谓之告代，言其代某氏而君天下，告于皇天云。在唐，则太宗当封禅者也，高宗明皇踵而行之，甚无畏矣。然其失由于臣下不明封禅之义，故致当行，而行者不知其为是，而不当行而行者亦不知其为非尔。

唐太宗

后世人君如太宗者，可谓贤矣。其所不及古人者在不知圣君《大学》之道，不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故在位之时，既不能择正人辅养太子，而托孤之际，又间以李世勣、许敬宗焉，此所以身没未几，而卒致○○之祸。宗社不亡者，幸而已矣。曾南丰不知议○，而○责备于法令礼乐田畴间，呜呼陋哉见矣！

李世勣

小人受人恩如泰山，可背而背之矣。至于一言之怨，则衔之入骨，没身不忘也。太宗之出李世勣也，告太子曰：“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此言世勣必闻之矣。故受诏不至家中去，衔此一言深入骨髓，平生君臣契分皆亡之矣。武氏之立，世勣岂不知其不可，然所以怂恿以成之者，正所以报太宗畴昔一言之恨也。呜呼！小人之忍也，如此可畏也哉！可畏也哉！

娄师德

娄师德仕于乱世，致位宰辅，上焉者不能正色立朝，见危授命，下焉者不能见几隐退，保身全节。而乃兄弟相勣，欲以唾面自干，忍辱苟免，其事甚可鄙，而其志亦甚可羞矣。议者不此之咎，而且论其情不情、哭不哭、得与失焉。痴人说梦固若是邪，可叹！可叹！

李泌

邺侯之谈神仙，犹子房之从赤松，不知者以为○其知者，以为有所托也。要之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耳！

阳城

君子小人进退，天下治乱之几，当时事固无急于此两者矣。但君子知几，忠臣杜渐，赞之退、延龄之进也，岂一日之故哉？其来也久矣！惜乎！元宗不能早见而预待之耳！

维州之议

牛李维州之议，温公胡氏所断，皆一偏之见，不足以定二人之是非。惟朱子云李计譎而心则正，牛议是而心则非，可以定此事矣。

宋太宗

孟子论尧舜传禅之事，而曰如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宋太祖非尝明告在廷，许以天下传晋王，则天下者德昭之天下也。太宗胡为而有之？纵使果有金匱之誓可凭，亦当内俟宋后之命，外听群臣之谋，如不相舍，然后不得已，法汉文帝之固让而践天子位焉，则名正言顺，而天下后世无容议矣。今皆不事此，而遽尔改名即位，居太祖之宫，○太○之妻与子，篡夺之罪，虽家置一喙，其何以自免于《春秋》之君子哉？后世秉笔者，当直书曰：“冬十月壬子○疾晋王，光义入。”是夕，帝崩。甲寅，光义自称皇帝，前于晋王，不称弟以著其不弟，入不言待，以著其意在弑夺，非为侍疾而入也。后并削其晋王，以著其不臣书，其自称皇帝，见起无所受命以著其篡。必如此，然后为至公之笔，足以诛奸雄于既死，而惧乱贼于方来也，呜呼！严哉！

赵普

赵普，奸佞之罪不容诛矣。然所谓误之一字，则未为不是也。盖兄弟相传以次及姪，此古今天下所必无之理，所必不可行之事也。《宋史》所引吴齐之祸，可鉴矣。使普当太后遗命之时，直以大义，陈其不可，曰：“昔周武王末年受命，天下未定，殷民未安，成王幼，而周公长且贤圣，然武王不敢传弟而传子者，恐兆乱也。今上春秋鼎盛，非武

王比，晋王虽贤不及周公，太后之命虽慈然非帝王，家天下父子相传大义恐误也。臣不敢奉诏于此。”言误岂不传哉？舍此不言而○○两可，以致太宗兄弟叔侄之伦几沦灭，普不得逃其责矣，而反独归其误于太祖，有是理乎？吁！普也误矣。

吕夷简

吕后欲王，诸吕平勃，尚且从之，则其他迁就随顺者多矣。然卒之安刘之功，君子不以靳于平勃者，原其心未尝不在王室也。狄梁公之于武氏亦然。宋当明肃专制之时，仁宗仁柔有余而刚断不足。夷简周旋其间，匡掇调剂，功亦勤矣。他且勿谕，只如宸妃之丧，侃侃危言，皆人情所不堪，而人臣所不敢者，使有一毫顾忌阿附之意，肯出此邪？郭后，其亲子妇也，不知感德，而反以为怨擅搆附比机巧之谤于仁宗。即政之初，即此狡捍亡恩一事观之，则后之不可为天下母，亦可见矣，况又以争宠，而手伤帝颈乎？使其不废，且死而得逞焉。不惟离间帝之君臣，抑将谗搆帝之父子，后来英宗决不得立，立亦不得保全，其为宋室之害，盖有不可胜言者矣。孔范诸贤徒守书生之正议，而不知经国之远猷，自此遂与申公相左，致令国是不明者，且数十年。晚岁虽有解仇复好之意，抑已晚矣吁！英锐之士倘遇老成而见偶不同者，其尚靖处沉思，而以诸贤为戒哉！

濮议

负宸端冕，以有此身也。知负宸端冕之为恩，而遽忘生身之恩，温公于是为不知孝矣。可惜！可惜！

又，欧公云云，关于天地大义，父子大伦，万事不容异也。又使后世以濮议为非，则韩公有愧于我；使后世以濮议为是，则我有愧于韩公，此六一之自言也。然则斯议也，主于韩公，而欧公不过援引经义以证成之耳。刘定之云云，乃尔是以为尽出于永叔，而韩公未尝学古秉义，姑因人以成其事也，岂事实哉？

常袞辞堂食

宰相自有常禄堂封堂饌旨，一时异恩出于分外者也。常袞辞之，未为不是，而贪人败类，辄肆讥贬○○庸缪，又复书而与之，遂使安石借口以驳温公之正论。此读书者所以贵于明理，而知所以抉择也。

伊川

《宋史》成于崇尚道学之世之人，其言意之间不能无所左右。然即其所书者观之，则伊川违众，自是立党攻人，亦居然可见矣，又况其当时隐微情状，有人所不及知，史所不尽载者乎！呜呼！中庸不可能也如此夫！

蔡京

温公申公大用未究，明道召为宗正丞未至，皆不憖遗，而蔡京八十岁乃死，天之欲乱人国也如此哉！

钦宗

上皇当用种师道之计，率六宫以击长安，命大将屯守潼关。钦宗然后幸襄邓，东南号召吴楚，西北策应中原关陕，而康王仍在河北招集山东、河东、河北忠义勤王之士，以扼金人归路。京城之内则付之李纲，外则付之宗泽等。如此则气势联络，勇力百倍，将可以破敌拓土，不但保守而已也。然此非有越勾践汉光武之才不足以办是，岂可责之钦宗之昏童哉？千古遗恨，可惜！可惜！

张浚

徽钦北狩，高宗嗣位。当是时，中原虽俶扰，而人心尚系属宋，未遽亡也。其亡决于李忠定之去，而忠定之去决于张浚之馋。然则亡送者，浚其罪魁也，汪黄乃其从耳。不待后来三败之衅，丧师蹙国，即其怀私劾纲之时，而欺君误国之罪，已不容诛矣！

又，前劾忠定者，为人所误也。今知其忠而荐之，魏公亦可谓善补过矣！

高宗

君父之讎，高宗所亲罹，孝弟之理，高宗所固有，无俟人之言矣。况自祸变以来，不但诸臣言之谆谆，而上皇手书，谓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之语，有良心者读之其为痛愤当何如极？而高宗漫不加意，日听奸臣之谋，南幸偷安，宗社父兄，举置度外，则其不仁不孝，良心死已久矣。及闻信王将渡河入汴，恐中原忠义乘时推戴，则己之大事去矣。故勉听宗泽之言，下择○还京之诏，一以系中原百姓之心，一以夺信王入汴之计，其奸狡不仁，抑又甚矣！而论者乃许其良心，发见于痴人前说梦也愚哉！

又，高宗忘亲事讎，宴安江沱，不仁不孝之尤者也。故当时忠臣义士，凡言及复仇

雪耻者，皆犯其所深忌，而飞则又甚焉者也。高宗积忿于飞，必有露于外者。秦桧、张浚窥见其微，故怂恿以成之耳，绳以春秋之法，构也当伏万代斧钺之诛耳。浅见书生乃蔽其狱于桧贼，遂使不仁不孝之君，竟佚其罚，是岂天讨有罪之义哉！丘公书法，云云，庶得之矣。

秦桧

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固不容诛，亦不待谕矣。但谓金人所纵，为之反间，则不然也。盖两国之势强弱相当，胜负未决，彼欲和而不得，此能和而不欲，然后有待于间，若勾践之用宰嚭，汉高之间范增是也。金之于宋，何俟于此？当时中原，已为金有，大江南北，蹂践殆遍，戎旗所指，纵横如意，目中已无宋矣。高宗屡○○恳，欲削去尊号，奉金正朔，而粘没喝未之许也。彼何畏于宋，何赖于和，而纵桧以为之间哉？盖怯懦不振，忘讎忍耻，甘心降虏者，高宗之本志也。前此当事变之初，人心尚奋，天伦未泯，故汪黄诸人之奸不足以尽沮忠义之气，而和战之策杂然并进，未归于一也。及桧之来，则天下忠义之锋以挫，高宗偷惰之志已决。而桧之奸又上足以投其君之欲，而下足以箝乎人之口，解仇息兵之计行，而不共戴天之讎遂置而不复问矣。绳以《春秋》首恶之诛，则高宗乃罪之魁，而桧其从耳。后人专罪秦桧，而曲恕高宗，非天讨有罪之义也，至谓为金反间则误矣。

朱文公

文公之疏，可谓忠且直矣。但律之以圣贤告君之法、格心之学，恐犹未尽也。《易》曰：“言有序悔亡。”又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当文公入朝之初，君臣之交未定，上下之志未孚也。固必循乎先后之序，而量乎浅深之宜，庶几其有感而易入也。而乃于一日之间画○○下之事，尽指朝政之失，尽斥天下之人，肆言○○略无含蓄隐晦之意，此加诸敌己以下尚不能堪，而况人君乎？况当朝将相诸人臣乎？贾生所论皆经世○○略，未尝指摘臣下之短如文公之甚也。而绦、灌等，犹不能容，况孝宗之明不及文帝，而其左右大臣之贤不及绦、灌、文公，持此欲安其身而行其道亦难矣！传说以布衣入朝，其言委屈将顺，不敢同于伊尹固也。召公一代元老，而敬德诚民之书，《卷阿》来遊之诗，亦自与《立政》《无逸》之言迥然不同。古人告君，固自有体也如是。

庙祀

后世创业之君，起自布衣，与三代建邦启土，积功累仁，由祖宗以传及子孙者事体

不同，而儒者议礼往往强比而拟之。此所以不厌天下之人心，而卒致纷纭之论也。以正义言之，宋之太祖当如后稷，正太庙东向之位，而其僖祖可比姜嫄，亲尽之后，别为立庙，谛享之时，迁于太庙，东向。而太祖暂就昭穆之列，○率群庙之主，合食于僖祖之前，所谓○其○○○出，而以其祖配之。祖即太祖，所自出即僖○○，则名正言顺，而事成礼乐兴矣。朱文公诸人皆○○出，此殊不可晓，此说甚长，当别论。

刘定之论宋朝诸君未尝悖虐尤甚

刘公“未尝悖虐尤甚”一语最为有见。盖宋之诸君虽不能用贤，而能容贤；虽不能行谏，而能受谏。故当其时端人正士，进则摅发忠悃，讥切时政，得以申其蕴蓄之志，而退则脱蓑轩冕，抉破网罗，得以全其高尚之节。以此鸣当年而传后世，皆由上之人不敢肆其悖虐，保全而优容之也。若夫后世视如土芥，使以牛羊，士生其时，惴惴焉犹惧不免，而敢尽露其所长以自表见于世乎？呜呼！周之士也贵而肆，秦之士也贱而拘，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道学

自南宋崇尚道学之后，其学未尝不行于上也，而卒不能收善治之效；未尝不行于下也，而卒不见成命世之才。由今观之，想望庆历嘉佑之盛，韩范富欧之风，邈乎不可觐矣，而况等而上之乎？吁！道学之明○大验如此。

元世祖

元之灭南宋与金灭北宋不同。北宋无罪而金人恃其强悍蹂践中原，逼之南渡，实为千古之恨。若元世祖之兴本欲息兵让好，而宋人自开衅端，拘囚信使，轻挑强敌，自取灭亡，不足惜也。观世祖此诏，蔼然王者气象，则其初心岂遽有混一江南之意哉？

又，丘公之论没人已行之善，探人未著之恶，非春秋忠恕之义也。使元人灭金之后，即有吞噬江南之志，则宋之亡也久矣！何待于遣使以愚之也哉？南渡之初金使至廷伉傲无礼，甚至以诏谕江南为名，宋之君臣俯首听命莫敢谁。何也？元之初起强愈于金，而宋之削也滋甚，然元何尝凭陵无礼，如金之施于宋者哉？观其听廉希宪之言，遣郝经来使，本以息兵让好为请，德甚渥也，而宋人肆其狂譎，自取颠覆。元犹需之，十余年之后而始加兵，曲直是非，昭然可见。愚故曰：“南宋之亡，自取之也。”

又，世祖，元之贤君也，自在藩邸，尊礼儒硕，如刘秉忠、许衡、廉希宪、姚枢、

窳默诸贤皆极亲信賴之，创业垂统，后世有述焉，岂肯置儒于娼丐之间哉？此必○氏仇家溢恶之言，决不可信。

伯颜

伯颜取南宋，从容如此，庶几王者之师矣。回视粘没喝、斡离不诸人奚啻水炭，而世人往往以夷狄并斥金元，繆矣！

元

元之立国，虽不纯乎王政，然任贤使能、立纲陈纪、布德施仁，拳拳以抚安黎庶为务者，凡数十年。刘氏乃溢恶而拟之于秦，岂其伦哉？

又，中国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忠恕之心，圣人天地之量也。圣人所以严夷夏之辨者，恶其以夷而猾夏也，非恶其用夏而变夷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由今观之，元之与宋孰为有君？孰为无君？元之灭宋是○○○○为用夏，其亦不待较而明矣。彼拓跋氏之君臣建魏，不在元人之上，而王仲淹氏且进而帝制之，况元人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中原民庶受其涵育德泽者百有余年，非受上天简命。曷以至此？天命所在而人欲违之，只见其不知量也，而方妄援《春秋》以为说焉。非惟不知天命，且不知圣经矣，褊哉！丘公之论也与！

又，元之有天下大略与拓跋氏相类，其君臣之贤亦正相当。魏之国祚稍长而未能混一海内，元能致一统之盛而享国稍不及焉。凡若此者，君子所谓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或曰：“天地限华夷之界，圣人严华夷之辨，岂肯命夷狄为中华之主，拓跋蒙古乃天地翻覆、非常之变也。”曰：“是不知天道者也。”夫天道也者，理一而分殊者也，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限其界，严其分，使之各止其所者，分之殊也，义也。并生并育、无适无莫者，理之一也，仁也。斯固并行而不悖矣，且所以限之严之者为有华，而有夷也为华，为华而夷，为夷也。设使中华无主与虽有之而失其所以为主之道，而夷狄之中有能卓然○出，足以整领人物代天子民者，生于其时，则推皇天父母，斯民之意亦何为？而適莫其间必欲伸此而抑彼哉！譬之人家嫡子不肖，弗克负荷，而庶孽之中适有继志述事之贤为之考者，将谁付托也邪？宋自徽钦不道，崇信奸回，囚奴正士，招乱启衅，身辱国亡，已不足为中华之主矣，而中华之民则未尝遂弃之也。南渡之后，父老望其旌旗者，如望云霓，士女思其抚绥者，如思父母，而高宗漠然不顾，益窜而南，杀忠良以快仇敌之心，甘屈伏以阻遗黎之志，不惟不能为中华之主，而且自绝于

中华之人矣。夫绝人者，人亦绝之；人绝者，天亦绝之，此理势之自然也。当是时也。皇矣上帝，眷求民主，苟有可以济世安民、稍息天下之乱者，则天必命之矣！何屑屑于华夷之辨哉？况之元之有中华，乃取之于金狄，非取之于宋也。元之帝中华乃用夏而变夷，非以夷而猾夏也。其立国经制之详，爱民恻怛之实，具在史册，昭然可考。忠恕君子，平心观之，取舍之极定矣！且一爵一级，分至○○，一饮一啄，惠至微也。苟非其人之所当有，有终身役役而卒不得者，况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传世十四五帝，享国百六七十年，非天之命何以与斯？而乃○以夷狄指为翻覆，谓君子不当仕于其朝，谓臣工不得尽心所事，舛缪甚矣！是岂得为知有天道者哉！《诗》云“薄天之下”，云云王臣，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元人矣。当是时，不待仕于其朝然后为臣，凡居其土而食其毛者，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若如或者之说，则生斯世也，为斯民也，将焉往哉？其亦不通甚矣。或曰：“若然，则元之享国，宜与汉唐并永，而卒不能，何也？”曰：“是正可以见天地‘无适无莫’之心，天下‘理一分殊’之道也。中华无主，不得已而命夷人之贤者主之，譬之以孽代宗，乃权道也。历时之久，嫡复生子，既长而贤，则祖考所传之爵位、贲产，为孽子者安得久假而不归哉！宋金之季，天下乱极，中国之圣人未生，而夷狄之贤偶出，天固不得已而付托之矣！我太祖者，乃天地再合，贞元再会，笃生继天立极之○嫡也，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兵麾所临，势如破竹，至正之君不敢力争血战，开门夜遁，安知非冥冥之中阴有以启之也耶？”

太祖许其知天命而谥以“顺”，正以是耳。夫其去也，既以中原有主顺天命而去，则其来也，必以中原无主承天命而来。由是观之，则天之为民立君也，于无所偏倚之中，而寓有所分别之意，仁之至、义之尽也。故曰“是正可以见”云云，之道也，或者昧此，乃以为天地翻覆非常，必欲○斥不齿，其亦褊之乎？其为量矣，惟圣人能达天德，我圣祖之见，万世臣子之所当遵者也，呜呼！广矣！大矣！

许衡

许鲁斋与范质不同，质为周宰相而复臣于宋，分明忘君事讎。故宋太祖亦以欠世宗一死薄之。若衡者生元之土，食元之毛，责其为谁守节，而以事元为不可哉？临没，云云，盖以得君已专，行政已久，取名已多，而功业不能如其所志，以是负愧，乃君子不自满假之盛心然耳。

祀典

孔庙从事，在古无有，乃后世以义起之礼也。然必其人真有得于圣道，有补于圣经，为天下后世之所必不可少者，然后足以当之。若周程以下，数君子是也。南轩东莱虽曰服膺圣训，实亦无大发明，较之汉唐诸儒，未必尽胜。学者欲伸景仰之私，祀之于乡先生之社可也，而乃夤缘文公之友同跻七十子之间，揆诸万世公论，未免过分，况许衡乎？后有作者如欲修明祀典，以厌人心，则持此义讨论裁正，使之至当归一斯可矣。若夫元之当仕与否，衡之为是与非，其说甚长，自当别论。

许衡吴澂

许衡之生，去宋已远，不惟其身，未尝受宋之恩，为宋之臣，虽其高曾祖考三四世以来，恐亦未尝受宋之恩，而为之臣也。其仕于元，诚有可诿者。至澂，则尝举进士，登名仕版矣，亲见宗国之灭不能报也，而又委质焉，谓之何哉？丘公之论诚是。

通鉴续编

张绅叙

此叙论国统分合偏正甚明，但以太平兴国四年宋始得统，则与之太迟，未厌人心，后儒已论之矣。黄帝及炎帝战于阪泉以征伐而得天下昉于黄帝。

曲端

曲端刚悻自用，方命圯族之人也。魏公杀之虽过，而端之死实当，此书称其累立大功，详考前后，殊未见端之立功何在也？可谓私议。

荆公使学者不治《春秋》

《春秋》本难治，介甫必有所见也。

陈贾请禁伪学

此当时，诸君子饬怪惊愚之所致也，未可尽归咎他人。

金世宗

金世宗可比汉文帝，但文帝学术高耳。

道学

庆历以前，学道之名未兴也。庆历以后，道学之名○○而北宋亡矣。高宗之时，道学之徒未盛也。孝宗○○，道学之徒盛而南宋亡矣。自当时迄于今日，皆以攻道学者为罪而不察。夫名实之际、治乱之符，随声附和，惑亦甚矣。道学之名，乃诸先生自相标题云耳，非他人设为此名以诬而去之也。

罢侍讲朱熹

疏远之臣一旦入朝，当且持重，养晦少谗，上下交孚，然后渐纾格君之义，亦无可。而文公亟于自用，轻发强聒，遂为人君所厌。宁宗，云云，可见，是恐难尽委罪于小人也。《易》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其文公之谓夫！

角端

角端之出甚奇，或者印度诸国，乃佛氏出见之地，故神通变见以止元祖之傻也。楚材诡辞以对，事虽不经，然默契佛旨矣。

三国志

蜀

许靖

靖避孙氏，而属意曹公者，其心犹不忘乎○○○。○其通书曹公拳拳以太公霍光望之，盖可见矣。或曰：“不识操之不可以为太公霍光也，而欲附之，不可谓知”，是不

然。以文若之贤，周旋左右，尚不知操之不可以为齐桓，至议九锡，而后懊恨以杀身焉，况文休远在万里之外乎？”

又，诸公皆故委质汉廷者也。一旦忘君事讎，恬不为耻，而靖终身不失为刘氏臣子，亦贤矣哉！

马谡

观幼常策南中之事，卒收成效，则其智计深长，实非大言而无当者。孔明不使之谋谟帷幄，而乃令其亲履行阵用违其长，遂致败衄。虽两分其罪可也。且管仲三比，鲍叔不疑其怯；孟明三败，秦穆卒收其功。法首议贤人贵使过孔明，释此而乃以孙武自诿，盖亦陋且忍矣，习生非之宜哉！

姜维

姜维，功名之士也。其所建立，多可称述，不止好俭素一节之长，可为仪表。其所大负在于弃母尔。君子尚友，论世当与温太真同科。后主昭烈临终，令后主以父事亮。故建兴十余年间军国大权，尽属孔明，后主拱默仰成而已。此在中人必有所不堪者，而后主略无芥带之隙，及孔明不幸，一闻李邕离譖之言，赫然诛绝，无少疑贰，继志述事之孝，尊师重传之诚，后主盖两得之，呜呼，其贤矣哉！

魏

曹操下令

详操此言未必尽出虚伪，盖一时义气感激，实露肝鬲知此，但后来时移势政，遂不能践其言耳。

魏晋代兴之符

亡秦者胡而秦不备胡，讨操者马而操不知焉。天示明戒而人不知，岂定数难逃邪？

毋丘俭文钦

司马昭废立不臣，故俭、钦举兵讨之事，虽不克，亦可以伸大义于天下矣。《晋史》党于所事，皆以反书，遂使忠义之士，反被乱贼之名。惜哉！

王祥

当是时国柄已移，篡夺已兆，而曹髦方且崇尚虚文，忘其祸本。为祥者，正当因事纳忠，举履霜之戒，发乾断之机，庶几辨之于早，而弭后来之变矣。顾乃虚缓其言若此，盖孔光诸佞之流也，可恶！可恶！

魏晋

魏之取汉也，躬行篡○之实，而文以揖逊之名，乃曹氏奸诡，创迹自身，自古所未见者也。不知司马氏已窃睨于其傍矣，尤而效之，殆有甚焉。且汉之幽辱止于献帝，而魏之罹害者三君。反尔之报，天道昭然，后之乱贼，其亦知所畏矣！

甄氏

《易》戒冶容，《礼》重从一。甄氏者，伏膝姑前，生既忘乎袁氏，感神洛上，死犹崇乎陈思，犯诲淫之大禁，甘再醮之秽德，所谓大节一亏，万事絜裂者也。虽有他美，亦不足论，而况多溢辞邪！

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

观陈氏云云，可以证王允非妄杀蔡邕，非枉死○○。

韩珩

韩珩立节全身，垂名后世，高于田丰，沮授审配诸人一等远矣。

韩嵩

韩嵩辈劝表附曹，表不从而败，世遂以此是嵩，是殊不然。曹操之志必欲并吞宇内，尽除其偏，而后篡汉自立，非但亲附所可免也。观周瑜、鲁肃所以为孙权谋者，可见矣。况表与曹本属比肩，一旦附从其势，先屈脱有不虞，不战而气自索矣。滕，小国也，偏于齐楚，不能自存，使他人谋之，必折而归于强大，而孟子之策乃尔，嵩也不足以语此。蒯越、韩嵩、傅巽，凡为刘景升父子谋者，其奸佞皆类张仪。盖小人之尤者也。盖仪知有虎狼之秦，而不顾六国之社稷，越、嵩、傅巽知有奸雄之曹操，而不顾刘氏之存亡，见利忘义，可恶甚矣！且琮与备同汉属籍，盟好二世，琮既自知不如备，诸人当劝以荆州付备而○焉，不犹愈于束手于汉贼也邪！

陈宫张邈

陈宫、张邈舍曹公，而附吕布，其愚甚矣！身名俱败，乃其自取不足惜也！

刘备使操杀吕布

不纵猛虎、食汉贼，反杀猛虎恣贼，臣世尝以是致憾于大耳将军云。

臧洪

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太史公曰：“死有轻于鸿毛。”臧洪之死可谓伤勇，而轻于鸿毛矣。徐氏之评诚为允当。

刘虞

刘伯安节行终始无亏，君子人也。惜不量力而轻挑强敌，自取败衄，惜哉！

夏侯玄

太初所论经国远猷也，有志用世者，当熟复之。

孔融祢衡

孔文举、祢正平皆狂士，而正平尤不成章者也。既非曹操，便当超然远引，而乃依违不去，慢侮致○，其不即死于老瞞之手者，幸而免耳。且疾恶曹操，乃称刘表之美不容口，其为缪妄尤甚。文举才疏意广，见忌奸雄，死得其正。若正平，止以骄蹇毙于黄祖，进不成名，退不保身，不足以言士矣！

陈寿论荀彧

陈寿云云，深足以明文若之心迹。盖文若死而后，曹操不臣之心始肆。明年，加九锡封国公。又明年，杀伏后立己女，篡势日成，炎祚日衰，以其无所忌惮故也，地如蔡般是也。或贼已就讨，或奔而他人，继葬之如礼列国往会，如许止既奔而斯继之是也。公、谷不知此义，乃以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为《春秋》定例，至于悼公书葬，谓之赦止，曲说纷纷，皆非经旨。

荀彧

荀彧匡世之功大于管仲，曹操无君之罪异于齐桓。后人因罪操而并訾彧，固已过矣！或者知取彧，而遂曲恕操，则亦非也。要之二人始同终异，其功与罪各不相掩耳！虽然彧之始也，不知操之不可以为齐桓而尽心以辅之，其终也，不能明正操之不为齐桓而掩昧以死之，皆不可言智矣。夫以彧之贤过于管仲，而所就乃尔有幸，有不幸也。悲夫！

荀攸

攸后彧死才二岁耳，彧以汉臣终，而攸不免为魏尚书令，此其视彧为少贬哉！

阎忠说皇甫嵩

此与山阴道士徐洪客说李密之策大略相似，然在密则可，在嵩则不可也。盖汉灵无隋炀之恶，特制于奄寺，积衰不振耳，当时有英雄者出，直当举桓文之业，若遽欲以汤武自处，则陷于逆矣。

程喜知管宁

幼安，汉之遗民，义不可屈身异代。况是时，司马氏又已有篡夺之渐乎？故危行以全节，逊言以避祸，而其中心之微，盖终身有难以语人者。程喜独能委曲回护，曰：“生才可知此，季札所以劝之，退以避乱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云云，及其相鲁，三月大治，圣功之速如此，而婴且讥之，谓累世不能殫其学，当○○惜哉！

崔琰许攸娄圭孔融

崔、许、娄三人皆已委身曹氏，季珪邂逅致祸，实出意外。子远、子伯恃旧狎侮，自取诛夷，皆非曹操之所忌也。惟孔文举名高气盛，足为英雄赤帜，孟德篡志将成，而乃偃然不肯相下，所谓芳兰当门不得不除者也，惜哉！

鍾繇华歆王朗

三人皆身事二姓，名行扫地，而华歆亲弑伏后，罪逆尤重，盖贾充之流也。文帝极口称赏，其识趣可知矣。宋太祖深知范质，然惜其欠世宗一开，英主所见，贤于丕远矣。

邴原华歆管宁

贾生曰：“使神龙可得而羈继兮，又何以异夫犬羊？”○矩诚高士，然卒为曹氏所羈继，恐不可以与于神龙之盛。至于华歆身为弑逆，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曾鬼蜮虺蛇之不若，而乃冒龙首之称，缪妄甚矣。惟吾幼安不易乎世，不成于名，遁世不见是而无闷，确乎不拔，真龙德而隐，圣人之亚匹乎？

娥亲

娥亲固奇烈妇，然不可以为训。盖以女子而冒大夫之事，不可以言勇；有报人之志而使人知之，不可以言智；棄家伺仇，不可以言贞。必也父不受诛，理当复讎，白之官司可也，闻之朝廷亦可也。果若政乱时乖，二者皆不得遂，义已无奈何矣。衔哀而祈之于其夫，抱痛而遗之于其子，无不可者。何必冒犯非义、履斯险道哉？

春秋之义立嫡以长不以贤

孙盛所述，传子之常法也。商之帝乙舍微子而立受，其亡也忽。周之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兴也勃。必也支庶之中有大圣贤生焉，为其父者，宁当舍之而立中庸之主，以误天下苍生耶？

王粲卫覬刘邵傅嘏

详览纪传，不见仲宣兴制之详也。其与陈、阮、应、刘俱文士之靡耳。至于卫覬、刘邵、傅嘏诸贤，谋猷足以禅国，明达足以建事，皆有用之才也，乃猥与诸浮薄同传，而又次于其后，陈氏之鉴别，陋矣！

姜叙

姜叙于冀州，无城守之责，于韦康，无君臣之义。○○柔懦，不用忠言，自取败衄。叙尤无死其难之理，而乃冒非其任，甘心杀母，以覬功名，不孝之大者也。王陵之母，明于兴废，故害生以坚其子事汉之心。叙母虽烈，非其比也，皆不足为训。

杨阜

杨阜之贤不在于全冀州、逐马超，乃在晚节立朝，侃侃有大臣之风，可敬也。

鍾繇

古者诸侯，君国子民，故有母以子贵之说。然并后、匹嫡，礼之大戒，成风、定姒，书以示讥，非以垂训也。况鍾繇、王朝三公与外诸侯不同，安得秩其宠妾以干典礼也哉？此自士季私厚所生，而时君曲徇之耳！

王弼言圣人体无老子是有

孔子立言主于教人，故循循善诱，下学上达，所谓“中人以上”云云，是也。老子著书主于明道，故直指本真，欲人易晓耳。二圣言虽不同，其归一也。今日圣人体无，老子是有，岐而二之，非但不知有无之妙，且不知孔老之圣矣，辅嗣之陋如此！

吴

高岱于吉

高岱、于吉，虽方内方外不同，然皆一时之高士也。策逞其私忿，无罪而妄戮之，不仁甚矣。大业不终，凶而短折也，宜哉！

高岱沈友

高岱、沈友，才识绝人，而卒不得其死者，昧于俭德避难、危行言逊之义也。乱世君子可以鉴矣。

李衡妻习氏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

习氏诚贤，识见亦诚高矣。但《书》云：“惟土物爱，厥心臧。”《孟子》亦曰：“有恒产者斯有恒心。”设子孙，凡庸不克自振，而先人又无以遗之，不流落饥莩，即放僻邪侈矣。衡之计恐亦未可尽非也。

张昭

孙仲谋自立，乃在曹丕篡汉之后，虽非汉之○○○，亦非汉贼也。至于曹操逼胁主君，窥窃神器，四海所共愤也。豈以子布之贤而不知其为逆乎？松之以为仗顺而起，功

以义立，缪妄甚矣，且谓子布匡弼孙氏，上潘汉室似也，不知望风归顺之后，藩汉室邪？藩曹氏邪？舛哉见也。

薛莹

语曰：“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薛莹三世事吴，身为皓臣，一旦忍心反面，暴扬旧君之恶界，略无顾忌，其有愧于李二多矣。

吕蒙

荆州已为曹公所有赤壁之役，孙刘协力同心，遂致克复，画湘为界，各分其半，乃定理也。吕蒙狙诈背约，谲而取之，失信忘义，得罪于天。封爵未下，竟尔短折宜哉！

权既疾张温名盛而骆统方骤言其美

子由驳张安道，救东坡事，正与此类，当合而论之。

陆逊

伯言与关公书，词语甚诚，心计极谲，雲長〇〇〇〇竟为所毙逊之，灭族祸实基此，至于掩杀〇〇〇〇步阐，又其次者耳！

孙登孙和

登和二子继承之良，保业之主也。咸不克终，而乃留皓之凶虐，以促其祀。孙氏之祖父，必有大得罪于天者矣！

锺离牧

徐氏之论甚是。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凡牧之所为，盖不免于怪矣。故史谓其由此发名，然其事〇曲折，犹有不论者，始也。民来认稻，不与即争，君子固无所争也，既而长欲因己。杀民不救则忍，君子固有所不忍也。斯二者肯理之所当然也，独还米不受异于不疑之金，未免出于有意耳！

是仪

是仪功业不及吕岱，而清约纯和与之相似，故福寿亦相次云，每读其传，令人叹羨无已也。

吴魏君臣

观吴魏君臣互相倾间之谋，皆反覆小人之事。盖又下于战国纵横之末矣，可笑！可笑！

赵达

極数方可以知来一筹，宁可以尽数，此必别有覆射之术，而假筹以诳人耳！魏吴在运俱属闰伯，而魏據中原，规模先定，故当时英豪归附比之，二方最先且众达欲全身避乱。虽○迹于二荀，程郭诸贤之末，亦不为恶也。何必远涉江湖跼蹐伪朝卒，被发棺之祸邪？由此观之，东南王气，亦一时附会云耳！裴驳孙议恐未允当。

诸葛恪

元逊之才无愧乃叔所不足者，无德以将之耳！北伐之论，实与出师二表同出一揆，援引证据，極尽古今事勢之变，不可以其无成，而遂訾之也。新城之败，亦类街亭，但孔明反躬自责，故人忘其败，而元逊愎谏自贤。故众庶失望，成败之几实决于此，陈氏骄吝之说，难改评矣。

文录卷三总目卷之三

议论

老子

第一章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章

列子

有生无生有化无化章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章

子贡愿息章

晏子曰善哉章

杞国有人章

周宣王之牧政章

周穆王篇

汤问篇

夸父不自量力章

天福天罚

杨朱曰天下之美章

邯郸献鸠

说符篇

总论

庄子

一宅而寓于不得已

遊心乎德之和

是之谓才全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坐忘

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

毀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于歲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
伯成子高谓禹德衰后世之乱自此始矣

孝子不諛其亲忠臣不諂其君

合譬飾敌章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有天下

無受人益难

仲尼问于太史章

盜跖篇

渔父篇

凶德有五中德为首

荀子

乐论

心何以知道日虚而静

子道篇

杨子

总评

圣人不失仙厥术异也

頌莽功德

文中子

七制之主

心迹之判

元经

姚义论六经

十二策

中说考

序云学不法圣将奚則焉

九流

心迹

六经

帝元魏

建议仁寿

以佛为圣人而谓其教为西方之教

模倣论语

韩非子

小传云喜刑名法术之学云云于黄老

史记所称初见篇

爱臣篇

五壅

用间

孤愤篇

解老篇

善建善抱解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解

竖牛

显学篇

忠孝篇

世之为烈士者

文录卷三总目

文录卷之三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议论

老子

第一章

此章乃五千言之肯綮，千圣之要诀，可以意会不以言诠括其大致，则与舜禹授受之旨，中庸心法之传，未尝不吻合而无间也。中庸已见于前，其曰无云者，道心惟微之谓也。”其曰有云者，人心惟危之谓也。其曰常无常有同出异名云者，惟精惟一之谓也。其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云者，允执厥中之谓也，尧舜禹之道，惟其如此。”故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有天下而不与焉。老子之道惟其如此，故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也。盖其所以成，所以有，所以生且为者，皆出于人心之危，有欲之微而其所以，则天所以不与、不有、不恃、不居者，则皆原于道心之微。无欲之妙为之主也，学不见此，不可以言道人不得此，不可以言圣谓之道德之微言，信不诬矣！惜乎圣贤不生曲儒异说，既不得乎彼，而因并失乎此，然则学者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为天下裂也，岂一日之故哉？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章

按《史记》诸书，皆称孔子尝问礼于老子，且有犹龙之叹，其所得者当不浅矣。今观老子之言，其薄礼文也。如此，然则孔子之所问者，果何事耶？凡记所谓吾闻诸老聃云者类，皆肤浅支离，决非圣圣相传之奥。至庄子云云，似美又多寓言，而人亦弗之信也。然则孔子之所闻者，果何事耶？尝观论语载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大林放问礼之本，曰：“礼，与其奢与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见舞八佾者，歌雍诗者，则皆非之，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也”，凡若此者

不一而足，自今观之所谓仁也，让也，俭与戚与非老子之所谓忠信者乎？不仁不让不先进，而徒事夫歌也，舞也，玉帛钟鼓也，非老子之所谓忠信之薄者乎？二圣授受之妙，其或在此。盖礼主于仪章度数之文本，不足以当仁义道德之实，故其出于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其不出于忠信者老子之所弃。老子之言执古御今之极致，孔门之学抚世酬物之常。经虽若不同，而实互相发也。后儒不见古人之大礼，妄有差别，其分于道也未矣！或又曰：“孔门之教，主于求仁。”易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仁义，即道也。”老子乃岐仁义于道德而上下之，曰：“大道废有仁义。”曰：“先道德而后仁义也。”其○○圣人者，如此愚窃以为此，亦不是古人○○○，而安有差别者也。易之仁义与阴阳柔刚并言，○尝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又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故君子之道鲜矣。”夫两仪即阴阳也，智仁犹仁义也，阴阳之上有太极，仁义之上有君子之道。老子先道德而后仁义之意，何以异此？若夫求仁之说其大端有二有以仁之统体言者，则道德仁义皆在其中，如克己复礼之类是也。克盖己者致虚○静之要，复礼者归根复命之常，而所谓天下归仁者。即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之效也。有以仁之一偏言者，如曰：“爱人之类是也，是乃仁之正名实地专指其薰然慈爱利人济物者，言老子所谓先道德而后仁义也。其他因材而施随病而药，言人人殊，然其要归不出此二端矣。至其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云者，则又于老子之言若合符契者也。盖道体至无，无容著力，以心尽之而已。”故曰：“志于道德有一，而未形可守者也。”故曰：“据于德亦犹所谓抱一守一也。”谦虚懦弱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者，依于仁也。始○有○○，亦既有夫。固将知止者，游于艺也。二者又皆以其应用者言也，此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不约而同也。如此，但老子主于明道，故据其极，而孔子时各下一等言者，因人而立教也。譬之释氏老子专为求最上乘者说，而孔子则未免于接引钝根云耳。善学者于此默识，而旁通之，见其异而不失其为大同也，见其同而不害其或小异也，则庶几。夫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而道术之裂，或可以复完矣！呜呼！希矣！

列子

有生无生有化无化章

列子之书，莫有精于此章者矣，然儗诸老子有名无名之言，庄子生天生地之论，只觉其缠绕支离无味可嗜自得之言，必不如此，具眼者当自知之。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章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无极也。一，太极也。二，阴阳也。三，阴阳交而生和也。此数言者明白简易，其论天道无余蕴矣。庄子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之论，未免意在作文○失之○而不明。至列子太易，云云，则更笼统，而支离矣。○○字本以阴阳变易得名，若未见气，安得有太易之称？况下文又曰：“气形质具，而未相离，云云。”故曰：“易也，其矛盾不已甚乎？”凡此皆大无所见，而缪为太言，以○天道意。其或中而不知由，明者观之，一颠朴而粉碎矣！余论皆同不能一一扶摘。

子贡愿息章

至诚无息者，圣人也。自强不息者，君子也。子贡学于○门，而以息为问，几自弃矣。故孔子历告以事君事亲，妻子朋友耕稼，皆非可息之地，必至于死而后可焉。盖勉之以自强不息之功，而进之于至诚无息之道也。传者失其立言宾主之辨，而又附会以生苦死息之说，则谬矣！此章当以荀子所载为定。盖方内方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释迦曰：“生死事大。”古圣其于生死，郑重如此，若如此论，则是浪死以避有生之苦耳！何足为奇？

晏子曰善哉章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此与西方圣人宗旨相契，盖生是因死是果，生能明心见性谓之闻道，则死时随其道力浅深，各有归著，如四圣六凡之类是已。由是观之，则生时所用工夫全要，死后受用。圣人宁肯容易死耶？今列子所论不作生时闻道功课，专要求死以息烦恼，即此一念厌生求死之心，便是轮回种子自此流浪，生死苦海何时出脱？愚故曰：“浅而无味，非有道者之言也。”

杞国有人章

佛氏亦有劫坏之说，然于我真常妙觉，原无加捐，故楞严曰：“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又曰：“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销殒。观此，则天地之坏亦是常事，向上更有当理会者在也。

周宣王之牧政章

此书往往裁取庄子之文，而附益之辞有精粗义，有浅深要旨，此取于彼，非彼取此也，以是观之列子非原书也，无疑。

周穆王篇

穆王一篇，浑是一段文章中间，语虽不属，而意实相承，或以为独，此为列子之本书，其信然欤！又列子一书往往精粗庞杂，首尾衡决，使读者无以寻其指要之所在，独穆王一篇终始一意，乃是极言浮世反复无穷之变，如幻如梦，欲人早自觉悟，莫生执著，系吝于其间，与西来宗谛暗相符契，最宜深味者也。林解，云云，得之甚浅！

汤问篇

汤问一段极为广大，不可致诘之论，或者儼诸逍遥游，是固难以言语辩也。惟善读者详味其旨之深浅，意之泛切，文之高下庶乎，可以默而识之矣！

夸父不量力章

老庄之书通篇，止是发明一个意思，所以其书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各成一家。列子此书杂记异事，不相连属，精粗庞乱，漫无论次，读之不知其为何义而发。若世之丛记小说者，然以之并列于二家之间，甚非其类也。

天福天罚

可生而生微箕晏婴之类也，可死而死龙逢比干之类也，可生不生子路之结缨也，可死不死杨雄之投阁也，天福天罚事在蚤见。

杨朱曰天下之美章

庄子亦有尧桀两忘夷蹠并斥之论，抑扬之过诚不能免，然其宗旨在于使人明心见性，归于大道，与佛家所谓不思善不思恶，方是本来面目，同一机括，非漫为是悠缪之论也。

若列子此等议论，则他无所见直，欲率天下于淫僻之归而已，不亦妄乎？

邯郸献鸠

近有建积谷救荒之议于朝者，曰：“岁郡若干石邑，若干石以是课守，若令之殿最焉。”言官驳之，曰：“是无益于他时之荒政，而适扰乎今日之疲民，不如已之之为得也。”愚闻而笑之，适读列子献鸠放生之论事，若有相类者，为之抚卷一叹云。

说符篇

说符一篇，杂记异闻，具有法戒，儗诸后世稗官小说，此当为胜。若曰：“发明大道，厕之河上，漆园之间，则吾不知也。”

总论

世儒言方外之学者，曰老庄，或曰庄列，亦取其书，次而并传之。然庄子篇末历叙古之道术，而不及于列之。杨朱固有可疑，及取列子之书，读之又见其驳杂无伦，悖于大道，实非二氏之比，岂御寇与朱尝学老子之道，而所得未及○？抑其书晚出，果为后人所乱欤！愚既疏其所可疑者，于○条之简端，而弁附其大者于此，以俟求正于君子云。

庄子

一宅而寓于不得已

庄子论世故，至了只归之不得已三字，乃其受用处也。

游心乎德之和

易曰：“保合太和。”中庸曰：“致中和。”老子曰：○○○○○知和曰常，与庄子此德之和，皆一义也。天地间只有此一和字向上，更有中字，无中做和不出，故子思兼言之。至他经训有单言中者，则和又在其中矣，建中建极等类是也，此等处须看得洞彻，方是实见。

是谓之才全

孔老庄佛，虽蹊径不同，然归宿究竟处，全在于此，妙矣！妙矣！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尧桀两忘而化其道，即所以善吾生如此，则眼前脱洒，末后亦脱洒矣。故曰：“乃所以善吾死也。”此二句乃佛经中一真谛，说者不足以知之。

坐忘

一日克复，便是坐忘。天下归仁，便是同于大通。但学者不能如此体会耳！坐忘之说即是绝四之论，由渐而入则克己，其工夫也。但庄子说得奇异耳，口义云：“不可执此以求颜子，则亦非知坐忘之趋者。”又坐忘旧注云：端坐而忘，故口义亦以面壁之事○○。愚窃以为不然，坐犹立也。坐忘犹俗云立○○○○，忽然俱忘之意，若谓端坐而忘，则动时不忘耶！姑记以俟识者评之。

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又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其言拳拳于舜，则其不归于后世之意隐然自见矣。”庄子乃并有虞氏，而贬驳之诚为过，当但其意主于反朴还淳，不得不亢，其词以警省沉浊之耳目，所谓不可与庄语者也。

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孟子之言，仁义礼乐合道德而言也。庄子之言，仁义礼乐外道德而言也。非庄子外之当时为仁义礼乐者，本自外于道德也，能会此意，则孟庄之言若相反，而实相为发明矣。退之讥老子，以煦煦子子为仁义，

若谓老子不识仁义者，然殊不知玄圣。既远道术分裂天下为仁义者，本自煦煦子子，老子安得不小之哉？程明道云：“见世之为仁义者甚，煦煦子子见世之功名甚，是闲其言与老子合，世儒知尊明道，而乃动辟老庄为异端，可谓率子弟而攻父母矣！毕竟并子弟亦不识其面目。”

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

无名氏曰：“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将乘夫莽渺之鸟出乎，六极之外而游乎，无何有之乡以处旷琅之野。广成子曰：“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云云，与此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云云，皆超昇之说也。”后世言神仙，而祖老庄以此，然其道则不外乎二书之所言，服食修炼幻妄未之及也。

伯成子高谓禹德衰后世之乱自此始矣

考邵子《经世》书大禹八年入午会己，属一阴生之界矣，故德衰之说往往见于诸家。盖自古有是言也，虽费、孟子许多分疏终觉出脱不下，观世变者，增慨而已。

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陷其君

庄子既以可不可为一贯，不〇同之为大矣，此却以同于世俗，为不可何耶？盖取必于道，则恢〇〇〇通而为一，而况于世俗之情乎？故曰：“作易者知〇也，取必于俗，而去道还矣。”庄子所以非之也，即如今世举尊宋儒之学习，以为俗牢不可破。若自具道眼者观之，则皆得圣人之一肢，皆在所取而不弃矣。然未尝为其所厌也，若彼习俗之人，则既弊于支离末说，必不能见天地之大，全世俗之不可同也如此。

合譬饰辞章

孔子与回言终日，其余不得而与闻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云云。”又曰：“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又曰：“知德者，鲜矣。”由是观之，孔子固未尝通是非以聚众，而庄子之言亦未必为孔子发也。但圣人道大德宏，其独得之，妙不可通于众人者，则存而不论以俟乎！其人而其循循然以教人，则是非之可通者也。庄子语上遗下，固愤世俗之汗浊，不可与庄语，亦佛氏所谓为发最上乘者说也，使遇孔子当在捧喝之列矣。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有天下

老庄此等言语，虽若抑扬太过，但以康节经世之书考之唐虞已在己会之末，夏禹即入午会之初，一元阳长之会已终，而阴消之会伊始，其气象当自有不同者矣。非识洞今古道贯天人与造化为徒者，乌足以语此哉！

无受人益难

决性命之情以饗富贵者不足论，沮溺荷蕢之流又失之果也必也。畏人而袭人，处世而出世，同而异，略而同也，庶乎！其免矣甚哉！无受人益之难也，非见道之精涉世之熟者，乌足以语此。

仲尼问于太史章

此章言人囿于造化之定数，不能逃也，但当顺之而已。虽然知道者，必明于理。明于理者，必达于权。若夫苟焉，以自放而委之曰：“命又非君子之所知也。”

盗跖篇

老庄见世之为仁义礼乐者，皆袭其粗迹，偶其大形而忘其本，日趋于伪，以相欺诳，故拳拳立言，欲人宿道归德，返朴还淳以复其虚无恬淡，寂寞无为之真，其意甚善，而其言亦甚不得已也。读者不察，遂○惜老庄之言，以快其恣情纵欲之，计其流卒至○○○礼法坏乱风教，而国家随之，如两晋之祸是已。盗跖诸篇即是此辈为之，窜入庄子书内，后人不能致辨，遂至并传当直从删去，可也。

渔夫篇

渔夫一篇，文虽不类，庄子而说理甚精，若是后人依托私撰，则其人亦非凡士矣！又子贡所言，乃孔子之诸余而渔夫云云者，实孔子之真精。所谓上达之妙，非中人以上不可以语上者，庄子借渔父发之。盖恐后之学孔子者，不得其本真而徒守其绪余，遂使大道为之下隐耳。

凶德有五中德为首

释氏以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而意为最，以色受想行识为五蕴而识为最，与庄子所云凶德有五，中德为首者暗合。盖或五或六在内在外，皆不出此数者而已。至阴符经云天有五贼见之者，昌其所谓贼，即庄子之所凶也。易曰：“乾恒易以知险，坤恒简以知阻。”则老庄佛氏之谛，皆在其中矣。知道者默而○之，可也。

荀子

乐论

此篇增损乐记之文，以辨墨子非乐之说，详其文义，是此取乎彼，非彼取乎此也。然则乐记已在荀子之前说者，谓为子夏所作，理或然矣。

心何以知道曰虚而静

荀子此假论心术之妙，似若有见，然实无头学问也。盖心之所以虚一而静者，以其所蕴之性至善故也。若性本恶，则灵明之府尽为恶业所盘踞焉，能虚一而静耶！惜当时无以是诘之者。

子道篇

孝弟，顺德也。故古之孝子拳拳于顺亲，而古今论孝亦必曰孝顺。孝顺云至于不得已，而有几谏之事焉，亦必亲之过大，将得罪于天，得罪于人，而人子爱亲之切，不忍坐视乃从而微谏正之闻十一耳。荀卿著书以子道名篇，则凡人子之道所当尽者甚多，故无一语及之，而首以从义不从父为言，使世之悍戾之子执此为训，动辄忤逆曰：“吾从义不从父也，则父子之天灭矣！率天下之人而祸孝者，荀卿之谓夫！荀卿之谓夫！”

杨子

总评

子云知贤两龚高子真珍君平，而乃甘心于莽大夫何也？千古遗恨！千古遗恨！

圣人不师仙厥术异也

圣人，即仙也，又何师焉？圣道，即仙术也，又何异焉？子云不足以知也。

颂莽功德

称颂王莽，或以为媚，或以为讽，或以为逊，皆非也。子云在当时，物望亦轻观覆瓿之嘲可见，而子云又素号沉默，非炫耀以求知者，其所著书未必能达于莽也，何所媚

何所讽而抑何以○为哉？莽之奸足以欺世颂其功德至四十万人，虽杜钦谷永之流，亦俯首归服之不暇，况子云乎？子云浅暗为莽所欺，所谓勤劳云云者。盖皆以为实，然而称之也吁！亦可○○。

文中子

七制之王

取两汉最为有见，比后儒贪高慕远，慨想唐虞三代者，虚实自不同也。

心迹之判

此段邵康节以为圣人之言，而程伊川乃以为乱道学者，默识而有得焉，可以知三子所造之浅深矣。

元经

论世变及续经处，皆有深意，非苟作者也。后人轻肆讥贬，诚为吠声。

姚议论六经

圣人雅言诗书执礼，礼必与乐俱而诗又乐之章也。四经具矣，独易以天道幽渺，非初学所可骤语，故少缓之。若夫春秋则鲁之国史，夫子晚年方加笔削，然以义度之，当亦未敢轻，以授人也。传授先后之序如此而已，姚义之论皆是支辞衍说，而仲淹曲为即可过矣。

十二策

正始之策庶几，贾生惜不得其详也。若自儗周公，则恐太过。

中说考

序云学不法圣将奚则焉

所谓法圣者法其道耳！非谓模倣其言语，依仿其形迹，以为标榜门墙之地也。孔子

当祖述尧舜矣，曷当自作典谟当宪章文武矣，曷当亲为训诰。盖宗其道而已。仲淹之学虽不为无见，而其平生所汲汲者，乃不出于言语行迹之间。故先儒以僭经罪之，然瑕瑜不相掩也。其好处自不可没，今欲取其可取而并与其僭经为是，是矫枉而过于直也，恐不可据。

九流

九流之说亦不差，盖道只是一个源头，其流为派，别遂有九焉。九者虽殊，苟即其一而精通之，则亦可以达乎！其源所谓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也。即达其源，则九者之名亡矣。儒道二家其入为近，然许行农家其言，亦不可忽也。非见大道者不足以语此。

心迹

邵康节谓仲淹此言通于造化，其知之深矣。周公不得不使管蔡，孔子不得不以昭公为知礼，此二圣人者，心乎迹乎！举此以例其余，则心迹之判久矣。

六经

圣人雅言、《诗》《书》、执礼、过庭之训，偶不及书者，或就伯鱼所可及者语之耳！乐与诗一也。故曰：“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春秋》之成最晚，圣人原未当以此教人也，观“罪我之言”可见矣。《易》不易言，故后之此说，支离可厌。

帝元魏

仲淹之进，元魏暗与春秋与楚之义合，故取之。然春秋之义，非世儒所知也。

建议仁寿

贾生告汉文亦以改正朔易服色诸事为首，仲淹盖袭之也。然谊实本于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遗意，古人盖自有见，恐不可厚非。

以佛为圣人而谓其教为西方之教

教指其削发出家等事而言，是惟西方可以行之，若其道曷当不放诸四海哉！

模仿论语

孟子愿学孔子，而七篇之中无一言模仿论语者，此真善学孔子者也。使仲淹有子舆之见，则直写胸臆以传后世可也，何暇窃窃然捧心效颦至如是之陋耶？

韩非子

小传云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于黄老

归本黄老之言，司马迁浅陋不学之甚者也。申韩何尝梦黄老影响。史记所称皋陶称舜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其下所云正宽简之实也。天地之化帝王之德全在于此，正不欲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也，而非一切。反之，观其言，全欲人主以威刑劫制天下，其得罪于天地甚矣。司马迁乃以是称之，所见甚谬。

初见秦篇

王者之兵主于伐暴救民，非欲贪其所有○○天下之国，而后为快也。韩非之见与此正反，且○○○○之所已谋。而孝公以来，诸君之所已行而有效者，○秦之并天下，固由于此，其所以断世而为天下后世称无道。首者亦在于此？非也。无能改于其德亦已甚矣，乃复欲尽掩前人之长，而驾出其上，使其得志，其为天下祸也，又将何如耶？其得免于车裂之酷，○族之惨也已，为幸矣！

爱臣篇

此等议论皆在可否之间，盖由圣贤之心而用之，则亦人君制驭臣下之不可缺者，洪范所谓三德是也。否则聪明太过，而人无所措其手足，其害反有不可胜言者矣！

五壅

五壅之害人君，所当亟知者也。孔明以申韩教后主，正取诸此类也。

用间

秦间由余，齐间孔子其智一也。言此而不及彼，非贵僻耳！

孤愤篇

篇中所论，曲尽奸臣蔽主之情状，可谓切于○精矣。然其意在倾李斯，而夺之权耳！使二人易地而○○斯，未必不能为此言以倾非也。反覆谲诈之人，不可尽信，君子不以人废言，取节焉可也。

解老篇

解老之言，多非老子本意。所谓郢书燕说者，非殆以自况也。就其中择其不背于理者，取之亦观一节之义，然以之强合于老子，则凿矣。

善建善抱解

老子善建、善抱与善言、善行、善计、善结相类，皆大道无方，随处皆圆之意也。非之所解，非其旨矣！但其通章自为一理不可漫观，至于善建不拔，善抱不脱之说尤切于学道用工之要，所当体而玩之也。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解

所解全非千古诬老子者，实自此始，非之罪大矣。

竖牛

古今此类甚多，始骊姬之杀申生，赵高之杀扶苏，江充之杀戾太子是也。又有以子而加父者，○○○○之于主父，唐张后李辅国之于明皇，宋李后之于孝宗，其为悖逆天地所不容者，其初皆由于为之○○父者不参，而偏听一人而已矣！

忠孝篇

反理之评诡道之辩，大抵与李斯坑焚之事，是古非今之法同出一辙。二子者争欲自见于世，故不相容而卒致杀身之祸，则一而已。

世之为烈士者云云

恬淡恍惚之说，暗识老子也。司马迁乃以非○○本老子置之，同传所见陋矣！

《文录》卷之三

○民国三年，先父○○○○○○○彼时孙○过十岁，原示知○之将处既知书之将处
学渐专岁渐僧，则先父○子而去○民国十年以闻，通警则○而进城既到甲子年六月下旬，
将○到城○，此时孙况上而下细阅，以遍方知，此○之将处精○○○炎○，又到○秋○
星又重装而○○○○之女孙处主重士守○出示保之○○○子○○厚尘穹甲子孟冬○○
○○

文录卷四总目

议论

韩文

褙裕议

与冯宿论文书

答元侍御书

顺宗实录载阳城事

三苏文

颖滨撰东

志铭中云云

老泉易论

礼论

项籍

养才

儒者可与守成

武王

范蠡

子思

韩非

制策中论文帝所以为失者是用老也

汉之祸凡六变

宰相不当以选举为嫌

杨雄

孝宣之治优于孝文

尧不诛四凶

延州来季子张子房皆不死者也

孔北海

洪范五事说

性善之说

舜

夏

周

卫

秦

始皇

刘玄德

梁武帝

管仲

伍子胥

隗嚣刘表

冯道

荀卿

割燕蓟

宋文鉴

秦观石庆论

宋祁治戒

刘恕自讼

尹源答客问

林希书郑玄传

近思录

太极图说

心

明道论性

程子不取坐忘论

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意

动箴

兄弟之子犹子也

仲弓

明道论十事

西山读书记

尽心知性知天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仁义之实

孝弟为仁之本

仁者人也章

程子谓不可专以爱为仁

知者无不知也章

丧父长子不娶

经权

主静

颜子

说诗

朱子不取东莱读书记

唐太宗乐毅

大畜卦

太极图

二程师传

性理大全

性学

纯心

心

齐物论

程子论人臣不得用天子之礼乐

伊川諫哲宗折柳枝

大学愆义补

周礼

养士

科目之制

议处武臣

元祐会计录

楮钞

黄册

郊社

教士

伊川看详学制更不考定高下

以吴澄从祀

东方朔

孔老

焚书

叔向讥子产铸刑书

赎刑

复仇之义

清军之弊

马政

任人用将

弭盗

防夷狄杂处中国之患

英雄所见众人不识

文录卷之四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议论

韩文

禘祫议

韩公此议甚是，且谓禘祫之时，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可见禘祫之礼昭穆咸在，不止如伯循所云云也。但未尝明献懿二主宜藏何所，且前既以夹室○○矣，又取礼记所云藏于祧庙百代不毁之说，不○○室与祧庙，何所分别，有尊卑否也。凡此韩公皆未明言，独朱子推之，以献祖为始祖，百世不迁懿，当还于西夹室云云。愚恐此自朱子意耳！韩公之意未知，果何如也？且既曰太祖便当居太庙东向之位，今云以次列于诸室，甚是不通。

与冯宿论文书

桓谭缪妄，已不足道。退之识见，乃止于此，深可怜也。至于侯芭阿私所好，又不足责矣。

答元侍御书

○○○○○为主故遗弃此等书，○○○读之，然实皆有关○○○○○○

顺宗实录载阳城事

凡亢宗所行，皆贤者过之之事，非圣人中庸之道也。学者知之而已。

三苏文

颖滨撰东坡志铭中

温公且死以铭属东坡，东坡亟称其○铭○○○○公相与何常有芥蒂，而子由云云乃尔是不○○○。温公且不知其兄矣，此与欧阳公铭范文正公中○与吕申公解仇之事，而其子忠宣力辩，以为不然○甚相类。盖人苟不相知，虽父子兄弟，犹不免○矛盾，而况他人乎？

老泉易论

易者，天地阴阳交易变易自然之理，圣人模之以画，系之以辞，而又教以卜筮。以前民用无非○天地之撰，以开物成务而已。老泉以为圣人机权云云，全未有见。

礼论

五典，天叙。五礼，天秩。圣人因而节文之耳，故曰：“礼非强世，若如老泉之说，则是君臣父子兄弟之伦，皆人所本无，而圣人强安排以服人也，岂理也哉！”

项籍

此篇乃文士之见，取其文足矣。究其事实，件件不通也，何也？项羽未尝不得入咸阳也，使能蓄威昭德，以镇抚秦民，则秦民戴之，如戴沛公矣！何讎而不得强而臣耶？惟其残暴之甚，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故秦民转而望救于他人耳！孔明跨有荆益之策已定于草庐三顾之时，盖当时曹氏据有中原，孙权据有江东，舍荆益二州，英雄别无用武之地矣！后来先主蹉跎荆州，又为孙权所并势，不得不归于蜀，岂秦汉故都可为我有，而顾弃之，以就剑门之险也哉！书生不顾事实强于立论也如此。

养才

苏氏父子此等议论甚多，皆乱道也。自古奇杰之士，孰有过于伊吕，伊吕何尝专于才，而薄于道德，又何尝酗酒嗜利，越礼犯法，以自纵于声色耳目之欲也哉？人果出此，负气不羁，是桀黠盗贼之雄，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听者也。若任之以权，尊之以爵，是为虎附翼，其祸天下也，不旋踵矣！

儒者可与守成

伊尹太公周召之流，进取则升陟战牧，守成则经洛训桐，何施不可叔孙通？盖度己所能，而遂执以议天下之儒者，陋矣！东坡不就此立论，却乃远引三代云云，意思衡决，殊无关键，但文可取耳！

武王

坡公此论，词严义正，万古断案使武王复生，亦将心服，而固儒不通，顾加排斥，所见陋矣！独许荀文，若为近伯夷，则恐非伦。愚窃谓文，若有管仲之才之功而无管仲之过，盖纯乎伯者之佐也。

范蠡

鸟喙言其毒也。蠡之治生犹后世蠟屐结帽之类，所以寄兴云耳！何害于道，而又何毒于人也邪？且好货之所以可贱者，谓其积而不能散如守钱虏是也。蠡也三致万金之产而三散之。此岂寻常富贵之士所能窥其际哉？成士绮讥老子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涯正与东坡相似。

子思

性本善也，孟子道性善本高于荀与杨也，但性之所以为善者，孟子未尝一语及之，而其所谓性善者则皆指情而言。夫性本善而无恶而情，则善恶兼者也。彼二子敢为异论，以与孟子角者，其以此欤！又孟子之失在于舍性而言情，而不在于取必于天下之人也，使其直指本真示人，以本来面目则赵州狗子亦可以成佛，尚何天下之人之不可必耶？

韩非

古今舛缪无当之言，莫过于司马迁之传，老子与申韩之甚，而儒者承讹袭陋，竟无一人稍知辩其不然者，亦可怪也。老子之道，上与羲皇尧舜，下与禹箕孔子吻合无间学者，苟取其言，虚心潜玩，当自得之不待详举也。至其大旨晓然明白，人所易知者，如以慈俭为宝，以杀人为戒，以用兵为不详，一书之中屡致意焉。曷尝有惨覆少恩与申韩相似者哉。呜呼！非圣者无法。愚尝谓司马迁之下腐刑，由于诬老崔浩之被族诛，由于诋佛。此天理之昭然者。吁，可畏也。

制策中论文帝所以为失者是用老也

文帝躬修玄默，以德化民，全得之老子。先儒云：汉杂伯矣。愚尝谓文帝乃康节所谓伯之皇也。

汉之祸凡六变

孟子曰：天下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乱而说者，以为气化盛衰，人事得失，盖反复相寻而无穷也。由是见之。虽圣人固不能逆知天下之变，而尽弭之也，要当其时能通其变，使不至于大乱而已。使景帝之世，有圣人在上，必无七国之祸。元成之世，有圣人在上，必无王氏之篡。冲、质、桓灵之世，有圣人在上，必无宦官之权。献帝之世，有圣人在上，必无曹董之变。惟其不然，所以气化之衰者益衰，人事之失者益失，而卒至于不可救如此也。后之君子不幸，而当世变之冲则亦尽。吾所以弭是变之术，而已固难逆料。其后来之何如，而朝文暮质，旁宽骤猛，以曲徇之也。

宰相不当以选举为嫌

宰相贤矣。虽守定法而不害其得人。否则适己自便，以私藏公。始则贤否倒置，终则威福下移。人与法两失之，不但贤愚同滞而已。故凡为人臣不以守法奉公为贤，而必以破法自便为贵者，必奸雄也。常袞之贤愚同滞，未必尽公。公，则决不至于贤愚同滞。若崔祐甫之除吏八百，亦除其法之所当除者。尔愚尝符罪铨曹，一月除官几至千人，何尝敢出于法之外哉。

杨雄

予平生不喜杨子云，每见先儒称之太过，甚是不平。及读苏氏父子所评，始为至当。可谓先得我心之同然矣。

孝宣之治优于孝文

文帝不必综核而后治，故臣下有过，往往务为掩覆，所谓容之如天，载之如地也。宣帝道不及此。所以综核诘责，而后治功可举。此其优劣较然甚明。顾乃袭崔实之缪，以为孝宣真优于孝文，陋矣。

尧不诛四凶

《书》明言，流放○殛为四罪。而殛尤重。故箕子曰：鲧乃殛死，是岂使之为远方之君也。且四凶之恶，皆有明文，安得不谓之大奸，但在尧时，伏而未发，及舜摄位，始各露其不逞之心，而舜得以按其罪而诛之。《史记》变字，别有义意，或者借此中国罪人以警戒四夷，而变化之也。惟曰：舜归，而请于帝之言，则甚有理，可以补《书》之所未备。盖是时帝尧尚在，舜决无擅诛其旧。臣之理，先儒亦尝，○○但得《史记》此言尤为有据，可信也。

延州来季子张子房皆不死者也

此见甚奇妙，盖神仙不可谓无，然必须若个人也，乃能为之。岂世俗吐纳小术，所可轻拟哉。

孔北海

此扶世教之论也。虽轩轻过，当亦不害其为正。若究其实，则文举恐非拨乱反正之才，而孟德决不肯受制于其手也。至谓，公使备诛操，无难此言。尤为大而无当。何也。文举虽雄不及孔明，孔明辅先主据荆益，厘身从事，终未得中原寸土，而谓文举可使备诛操，谈何容易也。

洪范五事说

古注，貌属木，言属金，视属火，听属水，思属土，蔡傅，貌泽，水言，扬火，视散，木听，○金思，通土，东坡此说皆与之不同。以貌属脾，土思属心，○觉有意思，视属肝木，既与○氏同矣。听属肾水，义亦允当。医家明言，肾开窍于耳，独以言，属肺金似若欠通，盖肺窍，鼻非窍口也。先儒论，孔子之食不语寝不言，曰，肺为气主，而声出焉，则以言属肺金也亦无不通。

性善之说

性善之善，不与恶对，与恶对者，情之善也。孟子执情以为性。故虽极力道性善，终不足以服诸子之口。子由辟之是矣，但见原头一句分明耳。盖情之善原从性之善而来，

但情之善可迁，而性之善不可迁。情之善有对，而性之善无对，今概以为无是无非，是以恶为亦出于性矣。殊欠分晓。

舜

《孟子》所传二事，子由之辩皆是，朱子虽尝曲为孟子分析，终是牵强。盖舜、禹益之辞，避当在受命之初，不应在既受之后也。既受之矣，还者三十年，近亦不下六七年，乃又从而避之，不遂。则舜、禹为致逆，遂则益为无耻矣，颍、滨之辩，甚是。

夏

邃古之初，上天为民立君，必择首出庶物，与天合德之人，而后授之，故谓天子。言其继天立极，真若天之子也。父子相继，而有天下者甚少。故谓之官天下至。禹而气运稍薄，无复其人，乃不得已而傅之子。既合乎人之常情，而又可以弭世之大乱。故万世遵之不易。故谓之家天下，此犹改封建而为郡县。虽欲复旧理，势皆有不能者矣。子由乃谓父子相继为常，而谓尧舜为不得已。又引汤武后世之事，以证隆古官天下之公，皆不考之过也。然其原由于孟子，孟子不能究世变之隆汗，而漫以与贤、与子，皆归之天。其言虽是，而不尽古今帝王禅继之原子，由求其说而不得。故复为此论耳。至禹德衰，言天地气运与其当时所生之人衰薄，非谓禹之德衰也。此言不差，但孟子不参究耳。

周

孔子欲从先进，故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为邦之问，斟酌前代礼乐，而参用之，所取于周者冕而已矣。其不足于周之文盛可知也。他未暇论。只据子由所举祭祀之礼，烦縟劳费，人所不堪，谓之奢乎，俭乎，易与戚乎。即此一端，其不可继于后世也。必矣。善夫董子之言曰：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其知孔子之心也哉。且老子曰：礼者，忠信之薄也。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孔子从先进，其原盖出于老子。子由尝注老子，宜若有见，而其论乃浅陋如此，甚可疑也。

卫

南子得罪于卫之宗庙，义当诛死，但不应自刎瞠发之耳。然欲杀不果，而出奔与商，臣诸逆殊科，春秋不绝其世子，其以是欤蘇氏谓以其子得立于卫，故成其为世子，亦曲说也。

秦

子由此论，是也，而未尽也。汉承秦之酷烈，百姓如在膏火而望救者。故可以疾驱长捣，大慰斯民之心。若夫六国之君，虽无道，其政虽不仁，然不至如秦之甚也。使商周兴王当此，必且修德行，仁以渐抚之久。久，人心既顺，天命自归，然后徐起而致之，可以宴然坐享而无事矣。秦不其然，故不久而遂亡也。

始皇

渠家父子论封建郡县之势，皆明白通透，曲尽世变，足以补柳子厚之所未备，学者当谛观之。

刘玄德

先主君臣，岂故欲入巴蜀哉。中原江东已为曹孙所据，不得已而规荆、益。荆州又不可得，乃入巴蜀耳。关张无命，故属孔明以讨贼之事，谓之非。将是陈寿之陋见也，独自将攻吴，切中先主之病，杜子美已议之于前矣。

梁武帝

此论虽不能尽三教归一之妙，然比之世儒陋见奚啻百倍，高哉。高哉。

管仲

管仲会西之所不为，盖战国处士之大言，而孟子信之，以自高耳。后人既为孟子所怵，而又不能无疑于孔子之言，故曲护广引，以两全之其实皆○说○有真见者，当以孔子之言为正。

伍子胥

东坡异于子由，当从坡论。盖父不受诛，礼当复讐，况子胥父兄之惨祸，不与共戴

此天者也。何旧君之有？生则碎其首，死则戮其尸，庶可以泄终天之至痛，而亦古今之同情也，于由独非人子也邪，坡固以此斥子由矣。

隗嚣刘表

二人相似，而实不同。光武汉中与真主也，马援已知之矣，嚣不从援，而听王元之妄，自取亡灭也。固宜若夫袁曹皆汉之贼，而景升者，帝室之胄也。使能卓然自立，则据全楚六千里之地，挥带甲二十万之强，因鹬蚌之相持，以窥渔人之利，乘两虎之鬪困，以收卞氏之功，进可以为光武，退亦不失为玄德，而表不能也，此其失，岂在于去就之不明也哉。

冯道

以冯道比晏子，甚非其伦。盖庄公无道，宣淫于崔杼之室，杼执而杀之。杼虽不臣，而公死则自其分也，晏子非其私昵，决无死难之理，况继而立者，庄公之异母弟，而齐之子孙也。季札所谓，社稷有奉，民人有主者也，婴之事之，亦义之所当然耳。彼冯道者，朝秦暮楚，视其君如逆旅，然乃古今之至无耻者也，子由之论陋哉。

荀卿

圣贤之言，有远近浅深之不同。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指道之流行者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云云此指道之源头言也。子由既以一阴一阳为道矣，又疑其与未发之中有碍也，则又变之以为阴阳之未形者，进不合乎《易》，退不合乎《中庸》，盖两失之矣。老子云云，周子云云，然则大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一所生之二也，继之者善，二所生之三也，成之者性，则三生万物也。此其浅深远近，较然明矣。

割燕蓟

燕、蓟，中国之脊也。自石晋失之，迄于宋末，中原无日不被夷狄之害何也，譬之两人相持，而甲先扼乙之背，则其进退屈伸皆为甲所制矣，是可置之而不争乎？太祖太宗皆尝有意，而契丹方盛，未得其便，真宗不得已为澶渊之盟向后苟且，因循无复远略，驯致靖康之变，甚可哀也。子由乃谓石晋割地，而宋享其利，可谓舛矣。

宋文鉴

秦观石庆论

以庆为鄙人，甚是。盖庆父子，诚西汉长者，居乡善俗可矣，宰相则非其据也。

宋祁治戒

明白，爽朗，平实，渊懿，临没之言，如此可谓达矣。而宋之第人伦者，后公岂所谓知我者希耶。

刘恕自讼

点者，皆不肖，偶同处，公以自讼而道，窃以自喜，盖平生自许不浅，迄今无一善可及，古人赖此数病尚与刘道原类耳，亦以自笑也。

尹源答客问

万石君，非奸非忠，乃庸人也，置之仲山甫，霍子孟之间，拟非其伦矣。

林希书郑玄传

宋儒好诋康成以为高，而实不及其万一，林公乃独见如此，可敬，可敬。

近思录

太极图说

读此说，当尽去传注成说，细玩正文，方有见处，所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也。

心

孟子言，仁人心也，学问求放心云者，指用体而言也，其论四端，皆谓之心者，指用而言也，所谓尽其心则兼体用，而举之也。

明道论性

明道此条论性，与孔子之言若合符节，但与孟子性善之说稍有不同耳，不似后人专

主孟子，而反悖于孔子也。

程子不取坐忘论

坐忘论，甚好，真西山尝摘其要语，附读书记，学者当自得之程子，此言亦稍伤易。

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意

汉儒去古未远，犹有渊实、谨懿、洙泗之遗风，程朱每轻视之，不知何故，孔子窃比于我老彭，此圣人之气象也，学者要须识得。

动箴

颜子四勿，诚之于思也，曾子三省，守之于为也。

兄弟之子犹子也

犹子二字，乃指制服而言，与嫂叔之无服对举可见。朱子答张南轩书，论犹子二字，甚详，当并观。

仲弓

仲弓问政夫子，告之以三者，仲弓于上二事，已知其要置，不复问，独究举贤才之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可谓知所先务矣，程子不知何故，乃重咎之，以为可以丧邦，不亦言之易邪，可疑，可疑。

明道论十事

明道，此疏王佐之略也，见之于用，当别有润泽之术。三代之治，不难复矣。神宗负大有为之志，乃不能听此，而反以安石为圣人，斯世之不幸，可胜惜哉。

西山读书记

尽心知性知天

此章之义，当以程子、张子，龟山之说为是。盖心性天虽为一理，然心有觉，性无为，天则又心性之原也。学问功夫，须从心上做起，故必充极此心之量如龟山。云云然后能知性，知性则自能知天，次第当如是也。且知性知天，自一串事工夫至此地步已高，与尽性至命相类，乃圣人分上事，岂可谓至此，而后始能尽心耶。朱子以《大学》格物解知性，其论性，失之太浅，陈武非之，未为不是，而李心传之辩，不过随人见成，脚跟占人见成地步，所谓无自得之学者也，西山取之，何耶。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此章，承上章而言，意思甚精实。先儒不肯向实地上理会，故言愈多而义愈远，皆不得立言者之本意。盖言必于信，行必于果，乃刻意尚行之事，皆出于有意之私适足以见其小而已。孔子所谓，矜矜然者是也，大人则不如此，其心荡荡然，无所顾虑，正犹赤子之心，浑然纯一，无事知巧，何当谓言，要如何行，要如何定，要人道如何哉。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二字正对大人而○○者，正相呼应，言语甚明白，意思甚精实，可玩可○。

仁义之实

此实字与四端端字，仁义礼智，根于心，根字有子，为仁之本，本字当互看，久自有悟，而知朱子之说为不可从矣。若如宋诸老先生所解，则事亲从兄，当谓之仁义之用，或谓之仁义之华，而不可以实言孟子所见，反为倒置之甚矣，此处学者正当极意理会，不可徒以先入为主，而使圣贤立言之意，久郁而不彰也，其说甚长，当别见。

孝弟为仁之本

为仁之本，言是仁之本也。孟子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实亦根也。朱子推孝弟为义礼智信之本，甚好。但以经文为字训行字，反失圣贤立言之意，而不免于支离之病矣。孟子直以事亲从兄为仁义礼智乐之实，曷当加为字耶。

仁者人也章

此章当以国本为正，盖既曰仁也者，人也。己是一物矣。又曰：合而言之，岂非剩语，惟从外国本说则合字，乃是合五者而言也，诸说皆强鑿欠通。

程子谓不可专以爱为仁

问仁，子曰：爱人。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又曰：仁之，端也。韩子曰：博爱之。谓仁，周子曰：德爱。曰仁诸说皆平实，只是一意至程子始为此论，遂生后人许多虚见。

知者无不知也章

孟子此章，虽以仁知对言，意实相贯上。言当务为急，未尝指言所务之事，下乃明言急亲贤之为，务分明。以此句释上句矣，急字即上急字，务字即上务字。下举尧舜以实之语，意亦犹是也。末言不知务之事，乃合而结之，且以智为言，其意自见。先儒分解，恐未尽。

丧父长子不娶

丧父长子诸解皆欠通，故先儒疑之。盖长养也，生也，父丧而生子淫乱之所出也，故不可娶，如宋桓公、许穆公夫人，皆卫宣公既没之后，宣姜通于公子顽所生者。所谓丧父长子也，宋、许娶之，正昧此礼，然二女皆贤，观《载驰》《河广》之诗可见，此又出于常礼之外者。盖五不娶本圣人之言，其下云云，乃汉儒解什不得其旨，而亿度云耳。恶疾子不娶，以其不可主中馈、事舅姑、奉祭祀故也，弃于天之说，甚谬。

经权

权只是中，则可，权只是经，则不可，经中也，权亦中也。在当其可而已，若其名义，则不可混而为一，舜之不告而娶，反父子之经，汤之放，武之伐，反君臣之经，周公之诛管蔡，反兄弟之经，嫂溺叔援，反男女之经，然皆所以济天下之变，而不背夫当然之道者也。故曰：反经合道为权，汉儒之见，的确平实，虽孔孟复起，不容易矣。

主静

周子既曰：无欲故静。又曰：一者，无欲也，则是以一为静矣。程子主一之说，实

本于此岐。而二之可乎敬，静本一周程之意，亦同南轩所见，可谓超脱矣。

颜子

韩子论不贰之义云：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正与孔子所称，未尝复行之义，同邵康节犹以为过与颜子，而朱子乃复云。然此正学者之所当讲也。

说诗

朱子说诗，大意尽具于此。然甚是偏拗，恐不得圣人○述本意。马端临《文献通考》逐一辩之，甚明切，且使朱子见之，当心服矣。

朱子不取东莱读诗记

《东莱读诗记》多是裁剪先儒成说，择其理之正当者用之，间有少出已见，又皆谦退和平，深得诗人本意，且恪守序说，惟其甚难解处，方以别义代之，亦不犯程子说书，必非古义转使人薄之戒学者，恐不可以。朱子此言，而遂轻视之也。

唐太宗乐毅

程朱论唐太宗乐毅，皆不足以服人之心，比之孔孟便不同矣。太宗之说甚长，若乐公者，诸葛孔明之所慕而效之者也，孔明岂轻于取人者哉，后人盖知尊孔明矣，而乃厚非乐公，则其尊孔明者，亦徒知其名而已，非真知孔明而尊之也。

大畜卦

山中无天，则山上草木何缘得生茂，反过于平地者耶？朱子专以形体言天，而不思一阳之动于重泉之下者，乃天道之原也，见亦狭矣，穆伯潜如此云。

太极图

手授二程之说，不知何据，当考至谓二程不以授人，必有微意，尤勉强牵率，可厌。

二程师傅

明道自言曰：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至伊川叙之，既

谓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又曰：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云云，观二程自言如此，则其学之开端，虽若有赖于濂溪，而其深造谐极自得，为多不尽出于濂溪，而亦未尝强附师传，以为高也。后人内不足，而欲自托于二程之门户，乃节节推排，必欲牵挽二程以合濂溪，以著其渊源之深长，其所见陋矣，使二程闻之，当亦大笑也，因附愚见于此，以为不求自得，而借人门户者，戒。

性理大全

性学

自六经而下，至周子而上，所言性，只是一个性字，并无分别，气质天地之说，先儒强支离之，亦可悲矣。此说甚长。朱子论性，千言万语只是一意，大抵谓人与物所禀之理一般，但人之气清能推，而物之气浊不能推耳。愚敢以一言难之，便当知其不然何也。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其气之清明，视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于四端、五典，虽不能全，尽而亦不至尽废，四物虽灵，曷尝见有彷彿于人者哉，只就此处观之，可见人与物之情合下不同矣，故孟子辟告子以犬牛之性与人不同，正于此处，看得明白耳。

纯心

周子论纯心，工夫乃在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于仁义，礼智之间。今人谈学，顿欲径守一心，而外检束之功，何耶？

心

乍见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隐之心，此心即是觉处，亦即是爱处，亦即是物我为一处，然非自得之学，不足以识此，于言语蹊径之外也，朱子分析支离是已，非人其于道浅深，何如哉。

齐物论

庄子之所欲齐者物论也，故通篇只是开什无是非不可之意，盖见后世小儒争较同异，分裂大道而发，程子并其篇名尚且不知，乃轻非之，可笑。然此见识，正是庄子所谓小知詹詹，小言间间者也。

程子论人臣不得用天下之礼乐

沃丁以天下之礼葬伊尹，成王以天下之礼乐祭周公，其义一也。后世不非沃丁而议成王者，伊陟谨守常度，而鲁遂因之僭窃耳，然程子遂谓人臣不得用天子之礼乐，云云则未免于书生之见，而不考于沃丁伊尹之故耳。

伊川谏哲宗折柳枝

哲宗催折方生柳枝，伊川惜之，朱子亦惜之，伊川催折，哲宗冲，少和气温，公元城惜之，子亦惜之。

大学行义补

周礼

孟子去成周末远，且不得闻班爵禄之详，周礼王制皆出于汉世，可尽信乎？使果周制而定于周公之手，一一可信，则诸侯所去之籍，又何物耶？若诸侯实未尝去，孟子止以未见二书，乃凿空杜撰云云，是又焉足以为孟子耶？反复推详，可见周礼不足凭据。

养士

尝谓朝廷养士而取用之，如水之于鱼也。水聚于此，则鱼归于此，水涸于此，则鱼亦舍此。而他适长三代以前，以乡里取士，则士○其行艺以应乡里之选举。汉以诸科取士，则士亦饰其行艺，以应公卿之辟召。隋唐以后，进士亦然。当其法行而善也，皆可以得士才。固不借异代法，亦不必借于异代矣，及其法弊，岂徒进士尚文辞，而忘行，实为可厌哉。虽成周之法，两汉之制，亦相欺为市而已，语曰：有治人，无治法，此之谓也。有志于经世者，取今之科目，稍整齐而润色之，不害，其为得人之盛，苟徒务虚名，而不顾实体。谩曰德行云云，则昔人孝廉之嘲，中正之弊，有明鉴矣。

科目之制

经义词赋，惟上所取，皆可以致士。前章鱼水之论，详矣。经义比之辞赋，虽若近，实然行之既久，不能无弊。不但缀缀敷演空言无益，且使学者耳目局滞，而闻见不广，体格凡近，而文采不充。每遇朝廷有大典礼，无所考论，有大制作，无所发明，遂令圣

朝一代典章号令，有愧古人职，此故也。如欲求偏补弊，宜于科目三场题目减去策二道，加以古律诗一二篇，赋一道，如此，则本末该贯，而文质彬彬矣。此其大略也，详当别论。影射之奸巧马，百孔千疮，难以殫述，而中原之民始坐困矣。至其所饲之马，所生之驹又皆小、弱、羸、瘠，无一可用，尽如丘公所言者，起俵之时，往往计丁出钱，每马一匹多者四五十两，少亦不下三十馀两，而后可以免于仆寺简退之苦，前日所养之马徒受劳费无穷之害，而何尝得其万分有一之利哉，匪直也。民弊患渐生，驯至今日为害，滋甚有编审之害焉，有二役之害焉，有轮养之害焉，有刍秣之害焉，有点视之害焉，有交○之害焉，有印烙之害焉，有倍价之害焉，而又有官吏之科扰焉，里甲之侵渔焉，诉讼之繁多焉。

议处武臣

欲革武臣之弊，在于裁减世袭，整饬武举。武举当别论之，至于世袭，在核其功之真伪，定其勋之大小，以为袭之久近而已，如系开创功臣子孙，但得真实不分大小，准令世世承袭其馀，或靖内难，或御外侮，虽系实功，亦与开创不同，必须量为递减之法，以限制之，如指挥则一世世其本官，二世降为千户，三世降为百户，如此递减，五世之后还于行伍矣。既不失报功之典，又不塞贤才之路，卫所有缺，兼取武举之人以补之，及其立功亦照此格承袭，武选岂有不清哉。文臣之弊，则前已言其概矣。

元祐会计录

若录今日之计，必别立条贯，子由之目难尽法也，当。

楮钞

铜与金银，虽有贵贱不同，然皆天地自然之宝，经久不坏之物。古人之钱，不幸沦弃水土，为沙砾所薄蚀，风雨所侵损，不惟不能磨没且益坚好，今有发地○之钱，其贵盖甚于见行者也，上资国用，下利民生，而为食货之权衡，与金银并行，良以此耳。若夫楮钞轻脆易坏，作之不坚，则不能久，必欲坚之则为费已多，反不如用钱之省约，况出于末世，权宜之制非先王泉币之常，又本非天地间可宝之物，而乃强民以必从抑惑矣，我朝立国之初，经费不足，姑取金元之法修而行之，然事之出于勉强，终不能久。金银

钱满天下，而钞尼不行，宝源之局岁费不资，卒置之无用而已。由是观之，果可行耶？不可行耶。但系成法所在，臣下不敢擅议，所以丘公为此委曲之论，读者不可不知也。

黄册

即今黄册一事，于周礼司徒、乡大夫、闾师、载师，均人司民数十职，皆包括无遗矣。岂不易，而易知，简而易从也耶。世儒喜是古非，今大抵皆迂儒不通世务者也。

郊社

郊祭天地，乃乾坤之大体。阴阳之全气，社止祭乎，生物之土而已，地虽是土，而土不足以尽地，犹日月星辰之不足以尽乎天也，举地之全体而言，则至哉。坤元德合无疆，与天本一气而相成者，故惟天子得以合而祭之于郊，父天母地之义也，若土则有广狭大小之不同，而其神亦随其所在而为尊卑，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祭之。郊社之不同，如此，胡仁仲谓：不当立北郊，固是然。遂以郊社分天地对言，则因《中庸》及记体者之言而失之也，《中庸》郊字，包天地而言，社字，包稷而言，天地社稷，天子之大祭也，故并言之。曷尝以社为祭地，而与郊天相对哉，丘公前所云禋祀血祭二句，已有定见矣。

教士

古者教士之道，经与行而已，学记所言，自离经以至知类通达，所以考其经也。自辨志以至强立，不及所以考其行也，曰小成，曰大成，所以定其等也。若徒考之，而不定其等第，不惟无以示劝惩之，方抑何以为选用之阶哉。宋人三舍之法升进有渐，激劝有权亦法之良者也。虽所试以文，未尝不本经义，盖当时以罢词赋而专用经义，至其升进，又参行义庶几学记，所言考较之法，比之后世学校群居，终岁无所事事，糜廩禄旷岁月，以为拨历上选之资者奚，啻十百已哉。

伊川看详学制更不考定高下

先王于士之未用，而养于学也，有考校之法。于士之已用，而入于官也，有考课之政，考校则定其行艺之高下，以示劝惩，考课则覆其职业之幽明，以为黜陟。此人君进贤退不肖之常法，圣人举善教不能之，定理不容废者也，如伊川之说，则此等皆置不论，

必使贤愚混淆杂进，而后可以免于争矣，岂有是理也哉。

以吴澄从祀

澄，宋进士也，而仕于元，大节与雄何异。去雄而祀澄，于义何居。正统之初，杨东里当国东里，澄同乡人也。其大节又在草庐之下，祀草庐以其盖已愆也欤。

东方朔

武帝既不听朔之谏，则朔于义诚，不当受帝之爵与金，然此但可责之，方内之贤若朔，则物外高人也。方且朋视天子，傲倪侯王，彼其视给事之官，万斤之金，直土苴耳。何足以浼其胸次哉，谓后之人不当以朔为训，则可逐，以此而议朔之短长，则陋哉见矣。

孔老

大道诚无出于性与天道之外者，然孔子之所罕言，而子贡以下诸子之所不可得而闻者也，后世儒者往往条悉言之，若数一二辨黑白，焉是果性与天道之真否耶。若果非性与天道之真也，则大道有不可得而易言也。决矣。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云云。盖以是欤，老庄常谈道德于天下，未几变为清谈之祸，遂令后世斥为异端，不可复解。然后知孔子之罕言性与天道，而去三坟之为虑远也，韩退之谓，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观于孔老之事，尤信。

焚书

由班固之言，观之，则秦之焚书，非恶，其正而去之也。恶其纷然肴乱，而去之也，其事虽差，而其意亦未可尽，非故鲁齐有云也。须焚书一遭，盖已取之矣。秦恶书之乱也，不分真伪而俱焚之，汉改秦之败也，不分是非而俱存之。其事虽若相反，而其为害则一必也，如孔子当三代之后，尽删述之功存其可存，而去其可去，然后为得欤。有意而烧，委其罪于君矣，无意而烧者，咎将谁执，无乃上天厌文藉之浩繁，痛淳庞之尽失，假手回禄以返其烧，而还其真也耶。且六经者，圣贤传心之学，帝王为治之迹皆在，焉譬之日月，诚不为过。若夫诸子百家之说是非、肴乱、真妄、错杂，乃蔽日之浮云，蚀月之阴翳也，而皆以日月目之，所见陋矣。秦火之时，《易》以卜筮独存，书出孔壁轶失者，四十馀篇而已，其存者尚太半也。《诗》本三百篇，今多十一篇，中间不无增损，

颇非其旧，然未尝亡也。《春秋》十二公见存无恙，《礼》《乐》原无全书，然则孔子所删述之经至今尚在也，牛弘《五厄》乃是后世诸子百家之书，而首以孔子为言，可谓谬矣。后世朝廷所积之书，譬诸富贵之家所畜，画图宝玩之数，盛则存，衰则散，理势之常，无足多怪，儒者不当为之置欣戚于其间也。

叔向讥子产铸刑书

详叔向之言，犹有以德化民之意，亦若后世杜林卓茂之所云者是也，然象刑著于虞廷，刑象布于周典。《吕刑》既有三千之属，孔子亦有三千之论，是岂皆叔世之事哉，后世执法，君子当以子产为法，宣布禁令使民知所趋避，不至于罔民，而又以叔向之意行乎其间，使其操纵舒惨，权常在我，而不至于为民所罔，则庶乎两得之矣。

赎刑

学者读圣人之经，于千载之下，求圣人之意，于千载之上，必须虚心观理，以求至当归一之趋，不可横立偏见而反牵率圣言以循己意也。舜典曰，金作赎刑，而《吕刑》有五刑之赎，孔子删书并取之，则《吕刑》之言乃舜典之条目也，必不相背。背，则孔子必不并列以垂教后世矣。汉唐诸儒合二篇而通解之，盖以圣人之意当如是耳。至朱子始横立意见，反戾圣经，以舜典之赎为专赎鞭朴，而不及于五刑，以《吕刑》为穆王敛财之具，而夫子录之以示戒也，以理观之，岂其然乎？鞭朴刑之至轻者丽于此，而有可疑焉，则直赦之可矣，又赎以金不亦苛细矣乎，其不然也，明矣。朱子又谓五刑皆赎，则杀人、伤人者可以无死，而孝子顺孙之心不安，云云。此何见之偏也，五刑有轻有重，其犯之者，或以奸欺，或以盗窃，或以抵冒，或以僭逾，或以过误，盖万变不同也。岂三千之条尽是杀人伤人之科哉？且经明言，某辟疑赦其罚若干若干，所谓疑者，或以事涉疑，似旁无证见，或以过误杀伤人，论罪虽重，原情实轻，圣人于此不忍加刑，故赎金以赦之耳。若夫杀人伤人情罪明白，则自有典刑者，在所谓五词简孚，正于五刑者也，曷尝于此而尽论其赎，以伤孝子顺孙之心哉。或者又谓财者，人之所欲，故夺其欲以病之，非利其货也，此亦不然，金作赎刑乃指铜言，先儒有定论矣。大辟千锾才得铜三百七十五斤耳，与今法司所罚之水火炭相类，此何足以富国，而亦岂待富者而后能办邪，书生区区之论皆由不肯虚心考信圣经，而轻立己见之过，此深可以为戒也，故论其大略于此，而详著其说于经云。

复讎之义

复讎之义，可见于《礼》，而不可著于法，何也？法者上之所立，以制下者也，立法制下，而乃许其私相讎杀与无法等矣，若夫礼，则因人之情而尽事之变者也，时当衰替则公道，有时而不行，人遇昏庸则冤抑，有时而不申，势处孤弱则奏诉，有时而不达，仁人孝子衔哀忍恤，将何以生于天地哉。此圣人所以许之以报讎之礼也，是礼也，所以原孝子之至情，而处事势之极变，非盛世所宜有，亦非常人所当为也，是岂可谓为常法，设为常职，而教人之当为也哉，故复讎之义，

见于曲礼，则可见于周官，则乱之道也。

清军之弊

所谓拂民云云，变者其变，有三清勾之始，执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贿赂公行奸弊百出，正军以富而幸免，贫民无罪而千连，有一军缺而致死数人之命，一户绝而破荡数家之产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国初之制，垛集者不无远近之异，谪戍者多罹边卫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迁发填实空旷，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怀今也，勾考一明必欲○之○○，远或万里，近亦数千，身膺桎梏，心恋庭闱，长号即路永诀，终天人非木石，谁能堪此，此解补太拘之弊二也。通年以来，地方多事，民间赋役十倍，曩时关卖至于妻子算计尽乎，鸡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军伍之役，重之以供馈之烦，行赍居送无地可以息肩，死别生离，何时为之聚，首民差军需交发互至，财殫力竭，非死则亡，此军民并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计不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马政

丘公所论官牧之法，大槩得之至，其所以处置民牧者则恐烦难琐屑，比之日益增扰乱殊非通变，宜民改弦易辙之道也，且前既言保马之弊，使民一身而应二役，有损于民无益于官诸○○者，可谓洞照其原矣，今所处置乃止于此，不知依此行之，百姓可以免二役之苦乎，可以免刍秣之费乎，所养之马果可以免于小弱羸瘠，而真可以供战阵之用乎，若徒为粉更，而前弊不免祇益害耳，或曰然则必于○○隶河南山东之地，置监牧蒐间田尽，变民牧○○○牧而后可也，曰不必然也。太平日久，中原○○民○开垦以为世业，纵有山岩川坂不可耕种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闲田可以置监牧马也耶，果而则其害又

甚矣，曰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由今之法而通之以宜民而已矣。盖国家之初，干戈甫定，而马有馀乘，生齿未繁，而地有馀亩，故赋马于民，借民之力以为牧养，因地之馀以图蕃息，亦犹古之所谓散之华山之阳云者，其法非不良，而其意亦非不善也。行之既久，官亦何尝得其万分有一之利也哉，夫国马之不可缺者，民既出钱以供应矣，又使养无用之马而受无穷之害，此何谓也。为今之计，当总计每年应俵之马，其省若干，某府州县若干，如有偏重偏轻之处，当量其地方大小，民力多寡，一切通融而均摊之，立为定式，某省应俵若干，某府州县应俵若干，即于本处见在田粮数内起取银两，若今水马二站者，然每年照数买马起俵，无致阙之，然后将所养见在无用之马，尽行斥卖，解价仆寺，收贮以备买马之需，如此则不失国马之利，而百姓顿除养马之害，中原赤子当鼓舞圣德于万万世矣。

任人用将

愚按凡古人所论，任人用将之道如蘇氏所言者，甚多，然皆非依仿陈迹而能有成者也，要在人主之智勇何如耳，苟智不能照，勇不能威，而徒模拟古人之陈迹，以至今日，皆须考究精细，该载无遗向后，岁岁依式书之候，终则通类成佚，如此则量入为出，经制有定，上不敢妄费，而下不敢妄征矣。略仿元和之意，一曰郡县，以稽疆域广狭；二曰户口，以稽人民生耗；三曰正赋，以稽租税增损；四曰杂课以稽山泽关市之征，以上四者皆所以计入者也；五曰储运，储以稽郡县存留之数运，以稽起运两京各边之数；六曰经费，以稽供御军国俸禄，大小诸费之数；七曰帑馀，以稽经费馀财。每一朝终，则通计焉，以上三者，所以计出者也。就各目之中，又分为子目焉。每朝为一书，自洪武从事焉，吾恐假之以权则挟权以要君礼之，以财则恃财以固宠不绳之，以文法则放纵于礼法之外，而阴肆其不逞之谋，其为○，盖有不可胜言者，唐玄宗之于安禄山是已，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聪明○○，临也，吁亦难矣。

弭盗

弭盗之术，圣贤明训，昭然似无容议矣。然愚见窃以为未然者，盖尝稽之往事，参之见闻，乃知盗贼不尽出于饥寒，而饥寒不能驱良民以为盗也。究其所由，皆由教化不明，禁防不立，少年不逞之徒，始则纵饮博以荡其产，既则肆强暴以快，其凶积习既久，过恶贯盈，遂相聚而为擄劫之事矣。正所谓有勇而无义者也，幸而扑滅之早，为祸犹轻，

否则延蔓滋甚，蹂躪中原，摇扞社稷，汉之赤眉、绿林、黄巾，晋之孙恩、卢循、黄巢、朱温，宋之王则宋江方腊，近日之刘六、刘七、杨虎鄢○，皆此类也，是岂饥寒迫胁弱小细民之所能辨哉，问有一二与其中，不过驱掠协从不能自○者耳，非其本谋之所能及也，其馀鼠窃拘偷以活一旦之命者，容或有之然，苟得一饱足以满其欲矣，焉能为害如是之大也哉，故唐虞之时，以寇贼奸宄与蛮夷猾夏并称，而通属之士师，而成周亦以结奸、愿刑、暴乱为司寇之职，皆所以严其禁防，杜其渐习，以靖乱于未然也，若夫开衣食之源等事，乃惠养齐民之常道，禁暴止乱不全在此，或曰孔子不欲之言，何如，曰夫言不可以一端求也，不欲之言乃为季氏而发。所谓夫子有为之言也，执此以为通训固矣。

防夷狄杂处中国之患

近世回夷达虏杂处中国繁华之地，如两京河间、真保、临清等处皆是，往往群其族类，崇其俗，尚祖其教习确，然不入吾中国之化，其所羈縻，仅及其身而已。方承平全盛之时，尚梗然如此，一旦风尘之起，当若何耶。丘公云，已忘其为夷，不当无故分辨，此乃委曲迁就，不敢奈何之言，非必正论，至欲以渐而为，因事而处，使之不知不觉云云，则体国者之所当早为之所者也。

英雄所见众人不识

匈奴与汉，久为敌国，至宣帝之世，其国始分，势始衰。故呼韩耶歆塞来朝，实出汉人望外，萧望之欲位之诸侯王之上，盖待之以不臣之礼，所以外之也。外之，则彼将来，或叛，或服，皆不足为中国轻重矣。其见甚高，非庸人所及知者。唐高祖初，起称臣，借兵于突厥似于中国之体，小屈，古今人皆能议之，然太王不事薰育，句践不事吴乎，顾后来何如耳。太宗亲俘颌利可汗除凶雪耻，志已伸矣，可谓有光于太王勾践矣。所可深恨者，惟石晋之事，然其失不在于敬塘，而在于重贵，盖敬塘之谋，实唐高之故智，而重贵昏童孱主，乃不足以当，世民厮役之最下者，斯其所以致开运之祸也。说者此等处往往不究其始末，与衰之极，而轻肆诋议如胡文定，所云恐不足以为古人断案，故异条愚见于此，别为读史者详之。

顺渠先生文录总目 卷之五

徐冬录

石奢

曾桓公

教子

赵盾

伯夷

伍员

陈平丙吉

防小人术

陈官

袁谭袁尚

陈思

雍姬

阮籍

王献之

高允崔浩

王沉周洽

晋仲王魏

李瑾

韩退之送孟管序

温公论新法

正名

孔明

东坡伊川

孔颜乐处

朱子议尹和靖看佛经

王允论衡

尹师曾

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解

唐鉴

王式

楚人忘弓

尹和靖

○溪山谷

社稷

祭法

杨慈湖训学文谓学者孝而已

点检工夫

柳公绰家法

卜翊郭璞

均徭

《传习录》

辟异端

为学

大学

大学竟处

真乐

孟子

《百川学海》

天地数止于九

子罕言利命与仁

稷契永世皋夔绝世

生生之谓易

孟子论皋陶事

定民志

周益公銮坡录玉堂杂记

《盐政志》

欧阳修河南北田税议

通论盐政

刘晏盐法

《佛说四十二章经》

总论

《楞严经》

性觉本觉妄觉

三谛

大藏一览

结解漏书生死已断

心体本来常寂寂而常则用而常寂

心外无佛见佛是心一假

《道德经中和集》

金丹

俞琰

《龙虎经》

妄照

《关伊子》

总论

得道之人

玄牝之门世罕知

仙人

通论

又

世人根性迷钝卒难了悟云云

鹤林玉露

象山棋

用相

梅

子房康节

文录卷五总目终

王文定公文录卷之五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议论

余冬录

石奢

與父偕亡，是背君而弃法也。税不能免，则與父偕死而臣子之职俱废矣。为奢计者，首实于君，其以身代死生，一听乎上而已，不敢與焉，其庶几矣。

鲁桓公

春秋十二公。他无嫡出者，嫡出惟庄公一人而已，故史氏于其始生特书以别之，而圣笔因而不攻，所谓存册书之大体，孟子所谓“其文则史”者也。后儒习其读而不知其义，以为病桓云云者，陋矣。

教子

朱均以不肖废官蔡，以谋逆诛尧舜文王，岂有歉于义方者哉！人子有不可以常道，○事变有不可以常理，论者多矣。

赵盾

灵公之为君，赵盾之为臣，赵穿之行逆，可考而知也。春秋蔽其狱于盾者，所以正大伦明大法耳，非谓盾有诛夷不可赦之罪也。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之道也。盾已死，而乃追论其子弟，岂圣人忠恕之道哉！同括之杀左氏司马，所载不同，当别考论，但何仪失之太刻，故为之辩，如此云。

伯夷

不食周粟者，不食其禄耳，非必谓谷粟也。采薇饿死者，穷饿以终其身耳，非必谓枵腹以卒也。此正洁身自远之事，然概之“中庸”犹未免为过。若如诸书所载，则远于

行怪矣，圣人岂肯取行怪之，人以为训哉！

伍员

父子、君臣，故为大伦之首。然不幸而值其变，则君臣时可以义绝，而父子则无可绝之理焉。此又圣人之权也，观诸汤武之事可鉴矣。平王以无罪而杀伍奢，且灭其族，为子胥者，义不共戴天，不容于不报矣，子胥报平王，如是之惨。为子建者，则亦义不共戴天，不容与之共事矣。子健虽死，胜固其子，而平王之亲孙，其义亦犹建也。使子胥而立胜也，胜将何以处子胥也耶！德之则背祖，报之则弃恩，势固甚逆也。而子胥者，亲鞭人之祖，夷人之国，而乃与之共国焉，其亦何颜以自托耶？凡何氏之论，其不可通也。如此，然则为子胥计者，当奈何曰愚前以言之矣。子胥于楚，君臣之义已绝于奔吴之日，入郢鞭尸之后，知吴之不可与共安乐也。为范蠡、为张子房策之上也，下此则属镂之祸，亦其尽心于所事者，分固当尔，成败利钝，固非君子之逆睹，亦岂其所事者当逆避者哉？

陈平丙吉

君子不以人废言。陈平所封，真宰相职也。不必责其不能全尽，并与其言而废之至丙吉，有大造于宣帝而终身不自言，即此一事观之，此其所蕴蓄，岂浅丈夫所能窥其涯涘者？大体之称，正在于此。不问问死而问牛喘，乃当特偶有此事，而史臣因之，以发其论耳。何公就此较量，轻重巨细，轻四贬驳，斯则剋核之见，失君子长者之道，其不知大体可知矣。

防小人术

术中多有隐祸，以术防小人，终无决胜之理。君子任世道之责，惟有感格君心，变化人才，使小人不至得志，斯可矣。

陈宫

诸○之臣义有去就。陈宫始以义从曹公，后见其不义而去之，未为不可。恐难以二心罪之，但宫既弃操，乃舍备从布，是为下乔入幽深，可羞吝其及也，宜矣。

袁谭袁尚

尚既夺嫡，擅国其势，自无容谭之理。谭既为尚所疑，虽复去谗求睦，降志辱身，亦难共济。当时为谭计者，为伯夷、为泰伯可也。王修之、諫刘表之书皆与义未尽。

陈思

陈思止露才耳，原无夺嫡之志，故文中子以三让许之。何公以为莫知其子之恶，指谁而云然耶？

雍姬

孔子曰“吾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又曰“有杀身以成仁”云云。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云云，取义也。愚观何公所论雍姬之事，与其所取周都妻等，三人之贤则是欲蹈乎、仁必杀乎。其中间更无称量轻重，决择可否之道矣。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其此言夫。夫婿无杀翁之理，郑伯之使雍纠，雍纠之受郑伯之命，君臣胥失之矣。为雍姬者，当哀痛以祈其夫，至诚以諫其父。而为糾者，又当委曲调护于其间，宁无两全之道乎？姬听鬻母之言，计不出此，即已决矣。而何公为之谋，乃欲先父以死，此何义耶？使祭仲之过止在于○○当罢斥，而不至于死，而雍姬又尝哀痛○○○○焉？不顾逞其凶恶以从君之私怒，则是姬不共戴天之仇也。又何天之云云，纵不能报，当绝而去，去而不遂，死未晚也。若使祭仲实有不臣之事，而雍糾奉命以诛叛逆，则受诛之父义叵复仇而已，嫁之女法不从坐，为姬者○藁待命，因夫以请于君，君赐之死则死，君赐之生则糾妻也，何所见而欲强自绝乎？何○不论事之顺逆，义之可否，而槩以死责之，是以仁义为生之仇，绝不可两立者也，岂孔孟之道哉？

阮籍

阮籍死孝。当时已有知之者，其不现，现于仪○者，佯狂以避世也。虽非圣人之中道，而其所存远矣。

王献之

王献之不孝不义人也，观其离婚郗氏、与父争名可见矣。

高允崔浩

允以道胜浩，以才族善学者，于二人而求之，有余师矣，抑亦有感焉。曹魏之崔琰，元魏之崔浩，皆○○城之○也。始皆以刚直取重于主，而卒皆以此受诛。然则士君子之仕止语然，当如何，其审且重，而后可免耶？此尤善学者之所当知也。

王沉周洽

谚云：“守俸如井泉，言其浸溢而不自觉也。”贫士一旦官食禄，若能自奉如常而节缩，○余以为子孙恒产恒心之计，则虽甲秩末品，不出数年，亦当润屋。岂有历官如许而身死之日无宅无棺之理耶？凡此皆矫伪盗名之事，不可信也。

管仲王魏

春秋之义，立嫡以长，立子以贵。又曰：“子以母贵。”子纠、小白皆襄公庶弟，而纠母鲁女、白母卫女，鲁贵于卫，则纠贵于白矣。襄公既杀纠，次当立，故经书曰：“子纠于建成正同。”夫建成，既与子纠同，则太宗王魏亦与桓公管仲同矣。孔子不非管仲，而世儒深责王魏，何耶？此说甚长。

李璡

鯀殛而禹，与蔡叔戮而仲为周公卿士。古之人不幸而处君臣父子之变者，此其成法也。胡氏责德宗不能预诏以宥璡，是矣。至谓璡有○上留而生之之意，不惟失璡本心，抑何以示训耶？且谓怀光使璡勿死，而后璡可以不死，此亦不然。盖怀光身为叛逆，得罪天常，岂复容其得制，其子短长之命，制命者在朝廷而已。何公又谓璡常：“告父绝无可生之道。”此言尤为刻薄，不近人情，夫璡所谓告父者，岂若他人上变之类。首发其祸，而其父遂由之以死哉。当时怀光反形已露，璡恐朝廷无备卒，罹其祸，观其所言至诚，侧恒可为流涕，而何公乃以是坐为必死之罪，抑何其言之忍耶？果如此，是使璡明知其父将危朝廷，而噤不一语及之，然后为得也。番尔则逆，鄙尔又何取于崔之贤耶？或曰：“然则璡之死非欤？”曰：“是也。”前有父败同死之言，后无终丧事君之赦，璡之自靖已无余憾。盖咎在德宗，而不在于璡也。愚独疑何胡二氏之论，皆若有不尽其事之情者，故为之辩如此云。

韩退之送孟瑄序

子张曰“君子尊贤而容众”云云。邵康即曰：“见人之善未相知，不可亟与之合。见人之不善未能远，不可亟与之绝，其亦异乎退之。”之所谓强附强拒者矣，且何公前既深取韩，魏公之容小人，与富范诸贤不同，所见是矣。今乃不低头于稚圭，而低头于退之，何耶？

温公论新法

《大学》平天下，在于用人、理财二事而已。故周以冢宰制国用，而汉有计相，唐亦以宰相制度支其为品式，皆极详备。然则财赋条例焉往非道，亦焉往而非宰相之职也耶。惠卿附会荆公，意在聚欢以迎合上意，温公直宜以是○之，可矣。至谓“宰相以道”云云，安用例却恐欠通。

正名

孔子曰“为政，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云云。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司马程子止以英宗，为仁宗后，受其天下，遂使绝其本，生父母改称为伯，二本乱名不可为训。二公虽大贤，此举不害其为未善难强从也。何公之论，有为而发，然不取必于孔孟，而止以朱子为○案，其见为尤劣矣。宋英宗及我，今日之议当以韩欧二公为正，至因议礼而横致事端，自当别论。

孔明

孔明非固弃荆州也。始则先主不肯忘景生之顾，终则孙权不肯遂云长之功。阨于事，曾不得已而之巴蜀耳，原其心何尝忘隆中跨有荆益之言哉？若宋则真自弃建邺而远遁矣。

东坡伊川

东坡和而流，伊川今而争，皆非圣贤之中道，亦不当独罪一人也。

孔颜乐处

孔颜之乐，惟濂溪、明道二先生知之，却未曾分明说破，待人自悟，其他皆揣量模

屬之语，非真见也。学者当自得，不可为多言所眩。

朱子讥伊和靖

看佛经有害，何道而前后评驳，如此之烦，陋哉，诸公之见也。

王充论衡

庄子曰：“薪尽火傅，不知其终也。”是言薪可减而火不可熄，其于死生之道哲矣。今以为火减不照，无复遗炎，是不惟不知人，且不知火矣。

尹师曾

几人之死，未免鬼神恐怖，而师曾一切无之，可谓大解脱矣。庄子曰：“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得处平顺夏乐不系乎心，是谓帝之悬解。此正善吾死之事，而师曾近之，则其所得高矣。沈氏云云，直是说梦。

宥无大刑故无小解

○详二子所以不从旧说，而各自立义。云云者，皆由不知宥与刑字之义，盖以宥为直赦其罪，刑为杀之也。故纷纷辩议，如此不知经所谓宥降等之义，非直赦之也。所谓刑乃随其罪而制其轻重，非尽杀之也。如烧官库、杀小儿，罪之大者也。若出于过误则必降，○使从未减大罪且降小者，可知矣。是之谓无大擅食果实，○○○人，罪之小者也，若出于故意，则必加以应得之○○○其小而曲怒之也，小者且刑大者可知矣，是之谓无小。旧说如此，虽今世法律亦同，不可改异。

唐鉴

帝在房州，乃范淳夫唐鉴特笔起义，而《朱子纲目》取之。儒先固有议其误，用功在乾候之文，而非居于狄泉之义，如赵东山者矣。然愚以为天子行幸所至，谓之行在所，则书在恐，亦无害。

王式

服三年之中，则犹式父妻也。犹式父妻也者，则为式母也。及三年之后，还前夫家而死，遂合葬于前夫，则与式父已义绝矣。是犹得为式母乎，以出母服之式之处当矣，何公之论非也。

楚人忘弓

弓忘而不求，不近人情。求而不得，则付之人，得而不以，累吾中焉，斯可矣。

尹和靖

和靖书俱在，观其所得，皆世儒所易知者，无一语出于《金刚》等经，何也？和靖若果深契佛谛，而其告人者，乃止于此，则其所造为不可思议矣。

濂溪山谷

濂溪曾与生涯游观山谷，此书盖同道者也。但濂溪造能会儒释为一，而山谷则未达一闻耳。

社稷

商以稷代柱者，以稷之功大于柱也。汉以禹代勾能者，以禹之功大于勾能也。后世社稷，配位皆当准此。

祭法

后世堂室之制，与古不同，则中留之际，当亦有异。今世岁时不分庶士，俱祭门灶，而别又有祀神宅之礼，宅神者，其可以带中溜矣乎？

杨慈湖训学文谓学者孝而已

《论语》，孔圣教人之微言。篇首以“学而时习”为言，而○继之以“孝悌”为仁之本之训，则圣人之所以谓学者，孝悌而已。慈湖此训，深发圣人之奥，惜乎未及，举此以为证耳。

点检工夫

白地黑花之说，近是盖趋向既正其念，虑之○○○于所养，何如耳。涵养工熟则忽焉，而不自知其化矣。若黑豆白地之说不惟理，不应如是助长。抑恐束心太急，因而成病。

柳公绰家法

韩回非柳侍，其人品之清浊，家法之严否，○固辨之矣。但市物而视其美恶，议其价值，乃有身有家之恒务也。必若一切不问，使为清高，则此等皆当废之耶。亦付之何人耶。富贵之人独之，可也。不幸而处贱，贫如○鬲、百里奚其人焉，将何以为俯仰之给也哉。古之人故有躬耕垄亩，身亲渔贩者矣，其清高无损也。膏粱子弟一事不理，而借口于柳氏焉，其不至于败身与家也者，几希。

卜翊郭璞

圣人于极数知来之谓占，而必继之以通变之谓事。所谓事者，何焉也？正以变其方来之占而通之，使吉可趋而凶可避耳。若徒能知来而不能变通以趋避之，则文王当殒于羑里，孔子亦死于桓难矣。夫何贵于圣贤，而又何以学易焉？京房郭璞之流，数极精妙，而皆不得其○正，为欠此一著云耳。

均征

予尝谓今之徭役，不必拘于里分。当合一县而通编其户，则高下如此，则赋役均平而无偏重偏轻之患矣。正此计力高下，槩加通融之说也。

传习录

辟异端

韩欧诸子辟佛老，朱子辟象山，阳明辟朱子，其原皆启于孟子之辟杨墨，故诸子皆援孟子以自高，如此云云者，是也。然求之于理，既无是理稽之于事，是无是事，不过诸公饬知惊愚，○有分别，以自标异。譬之贪功喜事之人虚张敌势，○杀平民，以邀朝廷之爵，赏耳洙泗之门，无是法也，何也？道之大，原本一，而其末流始分，取必于末流，则百家全技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则未免于偏蔽之害；取必于本原，则所谓百家众技者，皆吾度内而为吾之妙用矣。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正恐学者专治一

端而不求大道，坐受偏蔽之害而不能体会天地之纯全耳，非以彼为敌，而竭力攻之以为功也。其后子夏述之曰“虽小道必有……”云云，正所以发明夫子之意、孔门家法，如此而已，此圣人天地之气象也。而孟韩诸公之于其所指以为异端者，皆攘臂裂眦，深文巧诋若冠讐然，此何理耶？又以事实考之，战国之乱，极矣。然皆由于王政息，而伯禹与诸侯横而干戈起，而游说之士又○○纵横于其间，生民之糜爛，职此故耳。杨墨二子当此之时，声嘶影寂，未闻一君曾用其说，一国曾受其害者也。而孟子乃比之洪水猛兽之灾，夷狄篡弑之祸，以为非己不得已，起而辩之，天下之害，不可言也。由今视之，曷当有是事哉？杨墨且尔，则佛老也，象山也，朱子也，凡韩朱、阳明之所指斥以为罪，而自任其排诋以为功者，皆可类推而莫识矣。愚故曰“既无是理，亦无是事，不过诸公云云者”。以此至于杨氏之义，墨氏之仁，老之道德，佛之心性，朱文公之学问，其浅深得失之辩，同异取舍之权，又当别论。

为学

道理平铺在故，圣贤所示。为学之工，亦平铺在学问思辨笃行。所谓平铺之工也。“学”字之义有專言者，有偏言者。專言则举学之全体，而言知行皆在其中，如所谓学时习之、丘之好学、颜回好学、学如不及之类是也。偏言则单指学于古训、属知一边，言如所谓学而知之，学以聚之，博学之博学于文之类是也。但圣人所示学问思辨之工，皆欲发明此心，以恢复其广大高明之本体，所谓如切如磋者也。而世儒乃欲以此而尽穷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之准则。《孟子》所谓权度心为甚是也。心体苟明则权度精切，而天下之长短轻重应之而有余矣，岂待求之于外哉？至于学问思辨属知笃行，属行交发并进，本无决定先后之次，则前已详之矣。世儒之见支离杆格，阳明之见缠绕艰难，象山所谓支离其门户，艰难其途径者也。

大学

《大学》原出于《戴记》，其文义往往有相通者。《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止人化物也者，是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此章文义实于《大学》相表里，其所谓物，即格物之物，其所谓知，即致知之知，其所谓好恶，即诚意之意也。但其向下所论工夫，与此不同，盖彼專主于礼乐以节于外，而此之格致，乃就心地痛切处着力。《大学》之所以优于诸篇者，正在此耳。至于文义之同，则不可

别为之说。所谓物者，本指外物而言；所谓格者，本以扞御为义。《大学》言格物，独孔子言克己，孟子言寡欲，周子言无欲，其义一也，名言有不同耳。温公笃信力行，大儒也，其所见必有契乎，圣人者矣。朱子以多学为主，而不肯平心以究圣贤之言，乃诋之曰“闭口”云云。果如其说，则孔子所言克己亦必剜目剔耳截舌杀身而后得，视德言勤之正也耶。文公之强辩，自是如此，。殊不知人之心体本自光明，是之谓“知”，所以蔽其知者，物诱之也，扞去外物之诱，使不得入于灵府，而知可致矣。致者，恢复、扩充之意也。知致则好恶出于本心之正，而不由于外物之私，而意可诚矣。学至于诚，意则真有善而无恶，必为君子而不为小人，可谓至矣。虽然犹有好恶者在也，好恶者心之发动，所以应○者，其本体原无是也，执而不化，过而犹藏，是之谓有所而心不得其正矣。故诚意之后，又有正心之功焉。正心所以求中也，心正而中立矣，中立而合出矣，修身所以连和也。学至于是，而圣人之体具矣。齐家以下乃至中和，以成位育之功，不过举此而措之耳。或曰格物也者，始学之事欤？曰：“自始学至成德，竭两端之教也。”《大学》之要，在于止。至善格物者，所以求止，至善也，其始也。致其辨于视德言动之间，严其防于声色臭味之入，其成也。穷连得丧死生祸福，举不足以动其心，而其究竟也，乾坤毁，世界坏，而吾妙明圆觉之本体，晃朗而独存也。是之谓止至善，是之谓安汝，止矣。是若非学者所可易言，而《大学》之教，则实以是为归也。世儒惟不知此义，所以或泛滥于支离之说，或缠绕于艰难之见，两失之也。呜呼！朱子往矣，阳明与之同世，又当从之遊而不及，以此相讲也，惜哉！

大究竟处

圣人之何思何虑，释氏之不思善不思恶，壮生之槁死灰，皆大究竟处也。

真乐

圣人之乐，犹佛氏之菩提，皆究竟处也。乐与忧对，菩提与烦恼对，出乎此，则入乎彼矣。若夫七情之乐，虽若与忧相友，而实相因，乃烦恼苦海之一波也。乌得与圣人尽性之乐，混而为一也哉，之忧云云，四者正是情炽凿性之事，所谓苦海也。圣人而不免此，何足以为圣人，何足以为乐，且天下之变莫大于死生，而圣人处之裕如也，外此又有何事而可以动圣人之心，使之大忧云云也耶。君子之所以常存戒惧者，正所以防七情之苦海，而求圣人之真乐云耳。

孟子

孟子好辩之谈，已有战国策士之风，而非复洙泗纯懿之旧矣，况后世文士之占地步者乎。然真有道者，意味自别观濂溪明道诸君子，曷当有此等论议气象也。

百川学海

天地数止于九

九则行，十则止。是天地之数，常止于九也。何谓九则行，十则止。二九十八，三九二十七，自此推之，直至无穷。若二十则二十，三十则三十，皆是死数，向前推不去矣。

子罕言利命于人

天有四德而利居，其三人有四德而仁居。其首人之仁即天之元，而天之利即人之义也。然忽探其原，皆出于命。命，天道也，仁义则性也。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论罕言，其此之谓欤？先儒将利字看得差了，故纷纷多说。

稷契永世皋夔绝世

禹之将受禅也，逊于皋陶。曰：“皋陶遇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而舜亦以明刑弼教四方，风动之功归之，则皋陶之刑名，实与契同功而与禹同德矣。至于夔之典乐以教胄子，又与司徒职任惟均，虞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之盛，夔实尸，其成功决非后世淫靡亡国之音所可比也。世之修短，自是气数不齐，不可归过于术，况三人皆受命于君，非可自择者乎。

生生之谓易

生生者，造化也。长生无生者，主持造化者也。前无生，然后可以长生，能长生，然后可以为生生之主。三教圣人本同一道，但随地阐明之耳，浅学之士不○○知此。

孟子论皋陶事

温公容斋之疑甚是。五峰朱子之辩，终费气力。为臣而执天子之父，虽商鞅不敢观

其言，曰“太子君嗣，不可加刑，刑其傅公子”○而已。使皋陶敢于执尧舜之父，是君臣父子之伦，一举而尽废，安在其为明刑以○教邪？朱子洞见皋陶之心，愚以为此自孟子朱子之心，决非皋陶之心也。曰瞽叟果杀人，则奈何曰“天子之子过诬杀人，当何罪？”汉臣有定论矣。在周有八议之法，然皆非以施于天子之父，天子之父杀人无罪可论。

定民志

《洪范》五福有富而无贵，盖贵所以待才德出众之贤，亦非人人之所可望也。故《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不定，而后奸雄乘时为○○○○○不定，教化不明，故耳。宋人惧士之不偶者，生乱乃○开士进之途，是独惧虎狼之杀人于路，而乃日杀人以饲之也，是岂知治体者哉！

周益公銮《坡录玉堂杂记》

周益公，南宋名臣也。其所蕴蓄谋画意，当有出于人者。观此书所载，多一时繁文琐事，无○治乱安危之数，且前代所未尝有，而后世所不必述者，乃切切为用心，如此则益公之人品事业，可即此而占其高下矣。

盐政志

欧阳修河南比田税议

今各处沙碱之地可援此例，许令煎盐货，易以充田税，而官免禁庶几两便。

通论盐政

民非水火不生活，五谷与盐均于水火，皆已用之不可缺者也。乃以为私而禁之，使不得行，其势之决也，有甚于防川者矣，盐徒之害是也。今欲弥之于未乱也，无他，开余盐之利，弛私盐之禁而已。开余盐之○，或如御史李佶所言，每正盐一引带余盐二引，或如詹事霍○所议，每正盐一引带余盐三引，或令商人于缘边报中，或令商人于盐场买○，如此则公私兼利，商○两便，私盐不待禁而自无矣。且每正盐一引带余盐二引或三

引，是国家获额外二三倍之利，而灶丁亦得二三倍之息也。此外○再有遗余，当尽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货卖不复拘禁，是尽变私盐为官盐，则亦可以书变盐徒为良民矣。凡如叶公所论云云者，皆儒生稽古之谈，科场文字之料耳，非可与议于经国之大计也。盖古今风气异，宜于天地物产亦异，有古盛而今衰者，有古无而今有者，如金、玉之类，在古为服食器用之常，故荆杨之贡，惟金三品，铸鼎之金，取诸九牧，当时交接神人动以玉币为礼，一岁之间焚而瘞之者，尚无纪○其制而用之，可慨见矣。降及两汉三国之时，以黄金赐予臣下，动数百斤计，朝廷之蓄积者可概见矣。凡此皆山泽之产也，而今有是也哉。惟盐以煮海而成，古者世质人淳，开物者既未暇资之以成物，而制利者亦不湏借此以厚生，若天地故遗之以利后世者。然至于管仲者，而后取而用之，虽有所因而实近于造物之至也。后世善用其法，则足国足民，公私两便，否则亦公私两害矣。今也不责为法之不善，用人之不当，而乃追咎管子之作，偏譬之病，催科之扰而怨神农之播殖，为庸医所伤而愤岐黄之尝药也，吁亦舛矣。

刘晏盐法

“任其所之”四字甚合鄙意。今法限定行盐，地方○则为罪，殊不知货利之行于天下也，犹水之行于地也，遇坎则止，盈科则行，其来也，势不可强御，其去也，亦不可强留，非惟不可，亦不能也。商人射利乘便而往，此方盐少，势必争趋，争趋则盐积，盐积则价平，又将散而之他矣，何必限之。今世商贾所行之货，贵而金玉锦○，贱而菽粟布帛，通于天下，达于四裔，盖无一虑之不到，亦无一处之不售也，何独于盐而限之哉？刘晏之法，人称简要。信乎，其为简要也。

佛说四十二章经

总论

《心经》凡二百六十字，字字分明，言言谛当知者。只观本文便自有益，注解支离灭失正义，虽去之，可也。

楞严经

性觉本觉妄觉

宿祥佛旨所谓“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者，其老子之所谓道，儒者之所谓无极也。佛所谓妄觉者，其老子所谓“道生一”，儒者所谓“无极而太极”也。至于世界众生业果之说，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五气布四时，行万物生诸云云之谓也。圣人之言，虽详略浅深，虚实小大之不同，然其究竟指归一而已矣。

三谛

真谛者，道心惟微也。俗谛者，人心惟危也。中谛者，允执厥中也。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其真谛乎；有名，万物之母，其俗谛乎；两者同出异名，同谓之玄，其中谛乎。”

大藏一览

“结解漏尽生死已断”此八字乃三教圣人究竟处不约而同者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即此生死已断之意也，学不至此，决不可以言圣。心体本来常寂，寂而常用，用而常寂。世儒开口说心动自负，曰：“吾心学也。”其实曷当见○此境界。心外无佛见佛是心一段。此论固精然大迫隘窃意。诸佛普度互照如千镜，同室一有尘翳即内光，不出外光不入麁去，明见则内外之光互发交映，此固非往，彼亦非来，然其彼此为二，固无害也。若执言本无化佛来迎，只是自心变化，却恐同于幻见，而非真谛矣。

道德经中和集

金丹

只炼内药而不知外药，止可投胎移舍，其高者则为四果，徒矣。若止知外药而不知内药，欲疾延年而已。仙佛俱无分也，内外两全，仙佛俱可。

○同契

俞○

俞君于此书，用力勤矣，惜其未见古文，大易黄老○火之分，及经文笺注之别，遂一槩以丹道什之中间，未免牵合附会重复冗赘之失，使读者一时不得其要领，亦可恨也。

龙虎经

妄照

佛者灭妄不灭照，故经云：诸幻灭已。○幻不灭，若如此云，物来不应，则并灭照

心矣。禅伯恐不如此，此二家相非之说，非定论也。程子云：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顺应。三教真谛同归于此。非大善知识，不足以语之。

开尹子

总论

顺渠子曰：“开尹子，伪书也。”何也？喜号当得道于老子者，则其为书，当与《道德》《南华》诸篇指意相出入，而今不然，往往杂取浮屠因果，及后世方士丹经符篆诸伎术，短钉而成篇，皆喜时所未尝有者也。且其言词鄙俗，体格偶儻，绝不类先秦古文毫发，其为后世浅夫依托而为之者无疑。

得道之人

颜子心已进乎五时，身仅塔乎二候，故夫子惜未见其止。然以老子所谓“死而不亡者，寿”言之，则不害其篇，坐忘之极致也。

悟真篇 玄牝之门世罕知

方士讲修炼之术，本属一曲之见，或是或非，或清或浊，不足与较。其最可恶者，妄引圣言以证己见，如此篇所论“玄牝”是也。《老子》“玄牝”是说何等道理，此书引证是为何等物事，岂止为侮圣言而已哉。即此一端便当入拔舌地狱，况敢望白日飞昇也邪？

仙人

佛言十种仙人，俱是人中炼心不修正觉，虽寿千万岁，报尽还来，散入诸趣，是未免于轮回也。若夫四果别渐入无生法，忍至阿罗汉去佛○一等耳。今七诸所云轩轻大过，恐非定论。

通论

世传张平叔仙去，意其所见，必有度越流辈者。及观悟真前二卷所论龙虎坎离铅汞交媾之说，往往皆就色身秽质上，作用与世俗方士所见无易。古人譬之金棺葬狗者也，决非飞昇之妙，至于终篇云云惓惓佛乘若有所得者，而后序明露本意，云世人根性迷钝云云，渐次导之，乃知紫阳平生得力处全在于此铅汞云云，乃诱人之○教也。学者悟此

庶可以知仙佛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斯可谓之悟真矣。予读《悟真篇》外集与其后序，始得平叔本意，已书其畧于左矣，后见王阳明诗有书《悟真篇》二首，愚见与之偶合，因录于右，以见至当归一之处，固有不约而同者云。世人根性迷钝，卒难了悟云云，一部《悟真篇》只此二句方是实话。

鹤林玉露 象山棋

孔子曰：“游于艺。”又曰：“不有博奕者乎？”焉之犹贤乎已？意正以鼓舞人之精神也。象山之见，殆出于此。

用相

朝廷用相，当择德尊望重、众所推服者，信而任之，使之生镇雅俗表率群工，如所谓“正色率下，罔不祇师言”者，斯乃治平之大体也。不幸有过，许言官直指其事而不可过，为攻讦以全大体，斯可矣。苟或非其人而徒籍箠谏，纷纷攻讦以扶持之是，岂国家之美事哉。中庸曰“尊贤则不惑”，择相者当知之，○曰敬大臣则不眩，任相者当知之。

梅

今北方之梅，实似杏而稍酸，花亦如杏而稍白，人亦不甚贵之。凡诗书所载，皆此类也。至于清香玉色，冒雪凌寒，如古人之所吟咏者，皆江南庾嶺所产，北人未之见也。昔贤有诗云“近日人传庾岭梅，南枝开尽北枝开。长安旧日原无此，都是江南人送来。”正谓是耳。

子房康节

子房、康节皆是见得道理明白，故于消息盈虚之连，进退存亡之机，处得省力。此圣人分上事也，你○○之占便宜邪？

王文定公文录总目卷之六
书

奉阳明先生

荅朱守中侍御

荅魏庄渠

奉甘泉先生

荅王汝陈兵宪

与陆伯载

荅邵端峰

荅应南洲

与吕大尹潜

荅李政夫内翰

荅马溪田

荅华主事

与钱世材

看林学正讲馀荅问复书

论朱陆之学

大意尊朱斥陆

谓朱子中庸尊德性等注云云

谓阳明荅穽太宰之书云云

谓朱子及门之徒云云

谓孟子没至周程未出○先云云

谓阳明不取朱子云云

或问何谓道学曰天下之达道五云云

论大学问谓亲民乃所以明德云云

论阳明格物即正心之说

问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何如云云

谓阳明修身是己发边云云

谓此心纯天理实内外而无不在也云云

谓阳明谓秦始皇焚书有合于利述

谓阳明谓念念要存天理归是立志

谓阳明说盖心知性章非是

谓阳明人心道心之说

论阳明谓先儒欲事事物物上

谓阳明疑程子在物爲理之言非是

谓阳明惟一是惟精主意

谓阳明以金喻圣非是

谓阳明论頰子没而圣学亡非是

谓阳明论仙释二氏之学

论阳明谓“修道何须要圣人品节”是非。

谓阳明论“心即理，理即性”非是。

谓阳明“知识长进须求本原上用力”云云。

谓阳明“格物致知”云云。

问阳明谓“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云云。

论天曰“天道”云云。

问阳明谓“温清之事，奉养之事”云云。

谓阳明“以无善无恶为理之静”云云。

谓阳明“行了乃知，知在行后之说。”非是。

谓阳明论“文公早年”云云

谓阳明论“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云云

谓阳明论“知孝，知弟”云云

论阳明谓“曾子未知用工之要”云云

论程篁墩《道一编》倡阳明，抑朱，尊陆之害。

论阳明谓“无有作好恶”云云

问阳明谓“格物与穷理不同”云云

问阳明谓“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云云

问说“知行合一处”云云

问“易简支离”云云。

论象山宗孟子，阳明宗象山，云云。

次阳明咏良知三首

文录卷六总目终

文录卷之六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书

奉阳明先生

三数年鞠在哀制，不敢以凶素姓名通于记室，徒有向往之勤与日俱积。而已岁内，起复此来，习闻执事建义之高，成功之大，深为吾道喜○之。又习闻烦言啧啧，始于群小之争功而成于○○○○○○足道矣。始者，独不为人国家计，何耶！又未尝不○为世道忧也。虽然执事，必有以处此矣。曾仲连、张子房○斯道之粃糠，犹足以善其身而名后世，况见其大者哉。角巾东归，口不言平吴之事，他日邪说熄，人心正，公义明，则今之相憎、相嫉者适所以相为发明也。可贺！可贺！道违远师门，学殖荒落，此中朋友同志者绝少，独赖守忠相与切磨，今又别去，愈觉孤立。便中惟○不吝诲言，时赐提警，则为惠大矣。余惟若时为道，自重不备。

答朱守中侍御

岁首，闻○有出按山东之命，为乡邦甚喜。前月，知由德州上任，相去百里，恨不及一会。尔后，又以台察深严，难于启候，徒切瞻系，使来辱手教存问，深感道义之爱，贱体自去。冬少健，而病原未退。前月不幸，又有哭子之悲，忧怀悒悒，实难堪处。尊兄闻之，当为一恻然也。奈何！奈何！敝省民俗凋瘵，士习卑鄙，所当整顿，莫急于此。语曰：“心诚求之，不中不远矣，”谅尊兄自有定见，固不俟于仆之喋喋也。承喻阳明先生○○○说大略与孟子察识扩充四端之意，○○○○不同。盖孟子见得道理平实广大，如论爱牛，便对制民常产；论好色、好货、好勇，便到古公公刘、文武之事。○○都是事实，所以气象宽裕，意味深长。阳明先生所见，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执此以书。盖为学工夫，《大义》所谓学聚问辨；《中庸》所谓学问思辨；《论语》所谓博文约礼；所谓好古敏求；所谓学诗学礼，诸如此类，一切弃却而曰为学之道，专求之心而已。是几于执一而废百矣。伏羲是上古第一个圣人，其时无文字可观，而伏羲所见，似亦不待求助于外者。然其欲画卦也，不宜取诸其心，亦必仰观俯察，近取远取，是费多少气力。

今人为学，乃曰求足于吾心而已，是伏羲之所不能为，仲尼之所不敢道也，而可望于今世之人人哉。然此直提其工夫之难易而已。若论道之本体，则天大无外心大，亦无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浑然一理，何所分别。吾心体会尽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复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知性，知天大小，大事却只在尽心焉。得之则心体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动局而言之。不几于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尽心，不尽心而能知性，不知人而能知天，不知天而曰圣人学，吾皆未之信也。近日，黄宗贤见过所述，大率与来教相似，仆亦稍出愚见，相与订正，恨端绪未竟。方欲作书申论，未能也。适承吾兄示，及因附请教，但有未合无惜批示，吾辈为学只求一个是而已。勿吝镌论，来使行急，病笔草此，不暇詮次其语，幸以意求之。万万承夏尽许侍教面谈更妙，未间惟为斯道自重。

答魏壮渠

贵邑顾生来承八月十日手教，且○侍下清吉深慰渴，私道数年来意，思齷齪进修怠废，无可以请教者来喻云云，不胜愧惕义理端绪暨工夫节次。昔○奉教于诸君子矣，后来所见大致不殊，第欲稍就平实而未能也。因思之人之为学必平实，然后广大。天下之至平实者莫如地，故至广大者亦莫如地。泰山高矣，毕竟为地所载，而泰山之外更不属泰山也。鄙见如此，未知是否，惟教裁之。幸甚，○居江南甚○○○贤避地之计，诚不能一日忘者，但坟墓骨肉所在不忍轻离，而势又不能俱行，未知终得如所愿否？朱子曰：“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他年倘得袭此故事，则亦幸矣。尊甫老先生前别具奉候，幸为叱上，今器学业何如？二犬子近始就传长者颇淳谨，与之语，亦略解，苟不失教，或可望也。会晤未涯，惟教言是需不宣。卧病京邸，忽睹盛价拜承教翰，慰甚！慰甚！乞休之举，愚意未安，质诸胡静庵先生亦以为然。盛价听渠处分寝而不上第，未知尊意何如？《语》曰：“为人谋而不忠乎？”道毕于执事，皆有道义骨肉之雅，于此不忠无所用其忠矣。事之委曲，胡公书中必尽言之，大率外官服阙，例当赴部听用执事，只自高卧不起，便属潜退于义。已安无故上疏，却似多事。鄙见如此，惟高明裁之。某昔在留都，少不更事，虽赖吾兄及敦夫诸贤相与夹持，而虚骄病甚，终是按伏不下。别后，不幸重罹○艰，困穷拂乱，内外交侵，而吾所以应之诸举。夫其宜久之，更当差多观省加细，始有惕然悔悟前○之意，然后深信孟子困心衡虑之言为有味也。所以昔年每承吾兄贻书见教，或规其傲，或规其忍。某一切直下承，当不敢有一毫吝惜掩饰之意，盖实

见得如此，非有所强也。后此数年，为困益甚，而所见亦稍亲切矣。所以庚辰之秋，奉答书曰：“人之为学必平实，然后广大。天下之至平实者，莫如地，故至广大者，亦莫如地。太山高矣，毕竟为地所载，而泰山之外更不属泰山也。”此盖数年所得，举似请教后，竟不蒙批示，不知果契尊意否也。今岁之首，黎生持书枉教，询及吾兄广中事，因述鄙见云云。大意谓爱憎取舍，至公无私，才谓之直。直乃圣人抱怨之道，以之施于泛常，已为无情何者，公而以人体之为仁，非便以公为仁也。若加之故旧朋友，则太薄矣。《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甘泉先生于吾兄为同年同志之交，而吾兄少，甘泉者几廿岁，则谓甘泉者吾兄之兄。非○甘泉每书见教，必及吾兄，或述所得必曰不知。吾契在南都与子才兄所讲者，何如观此，则甘泉之于兄其分义○薄何如也。广中之事，传闻不一，要必有一二近○者，吾兄不已直乎？《语》曰“忠告而善道之。”又曰：“隐恶而扬善。”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也。故者，无失其为故也。”又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此仁也。原《壤登木之歌》，孔子若弗闻也者，而过之不忍闻也，闻且不忍而忍攻之哉，此圣人之仁也。吾兄在广，拳拳以体仁之说，风示后进，独不念此，何耶？道师事甘泉而辱吾兄友，义甚厚，所望二公同德，比义交进，此道以提警不逮，而乃自相矛盾，如此此道之，所以大懼也。每欲修书奉谏，又恐辞不逮意，友成罪过坐是中止，偶会黎君○，尽此意托之。转○比承来喻，谓万里还书未道所得，而泉事详焉。读之不胜愧汗，盖离群索居十年所得，仅止于此。下愚之资不可语上，宜其数为有道者之所鄙斥也。惶恐！惶恐！来喻曰“颇窥测天意”，又曰“益念知天意”，此高明独得之见，所以示道者深矣。愚则○疑窥测天意何如窥测物理，验知天意何如验知人情，盖天理平铺于人情物理之间。舜之所以为圣，不过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而已。所贵乎学问之○○○在日用应酬人物，处观其会通动中肯○○○○牛洞无凝滞，然后为得少有，杆格齟齬，即是学力未至，便当友已研求务要推勘到底。使在我者，无毫发之不尽，而后委外之通塞于所过焉，此吾夫子之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也。知到此地方是知天行，到此地方是体夫学，到此地方是天人合一之学，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天何言哉，舍是而曰：“天云禾者皆虚谈也。”《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又曰：“《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于戏，非通天下之志，不可以言深。非载天下之物，不可以言厚。非深非厚不可以研几，是则欲通天下之志，载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务，在极深研几而已，欲极深研几在人伦物理上○工夫而已，何其平实也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圣

人厚德载物气象，可谓至广大矣。然实自极深研几平实工夫中来，不可诬也。道故曰：“惟平实然后广大，天下之至平实者莫如地。故至广大者亦莫如地也。”慨昔聚首受益，弘多○○○○○○报一得之。愚三献请教未蒙见继而野人之○拳拳不已执事，亦可以亮其忠而厚其实矣。罪罪道卧家六年，贫困益甚。春仲马伯循以书见招，龟勉一出，旅食三月而疾复作，行返班生○矣。不悉。不悉。某来拜承，手教某南归曾附启候达否，此中事日新月异，不能殚述，不肖昧于时义遯尾生厉需泥致寇○，不知税驾之所执事，何以教之。惇夫已上乞骸之请，行且善其去矣。朋遊星散，更觉落寞，奈何！奈何！不肖患难中，不敢废学，向来请教，止致善之义，近以更涉世变，入细研磨，愈见精莹，盖此乃圣学把柄，得此入手更有何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大行不加，穷居不损，真于我何与焉。若不见得纵使勉慕把捉十分，做得是当终属意气其分，于道也，远矣。以此进为抚世，亦只行其所无事而已，去智与，故循天之理，不须安排，不须劳攘，何乐如之手忙脚乱，毕竟坏事所谓庸人扰之也。后世英君硕辅不为不多。愚○取汉文帝、张留侯、曹相国，动而不括，出而有获，皆伐器○○者也。次则李邕侯，陈希夷，邵康节○○○○○○选外是岂无贤哲？其所建立岂不可传诸来世，但久此把柄作用处，未免稍犯手耳！然止至善在于致知，致知在于格物，格物者，克己也最为难事。故曰：“先难而后获。”其要在惟精惟一而已，精则一矣，精则一执中矣。中立而和出，中和致而位育成，内圣外王之道毕矣。何如。何如。执事进学甚力，任道甚勇，比来静处独观昭旷之原，其所以探古始而握道枢者，必益诸其极矣。鄙劣之见，不知有相契处否？幸推教万万，令郎气质英敏，可以远到，但微觉有速成之意，更望以纯庞惇固，温恭自虚之教，养之犬子却与贤郎相友与之语，亦能领解，但不肯直下承当，常有力不足也之病，虽每每激励，未见奋发，岂此道亦须有福分者，方许承受。虽父亦不能强诸其子耶。可念，可念，通家义漫及之不宣。

秋间，令姪见过及罗主簿家人回连得三书，乃知贤子贤孙相继夭逝，通家之谊，无任伤悼道远○○○及早书奉吊罪，罪仁者必得后近○○○老先生年开入○犹延其嗣，况吾兄乎？幸宽心体道，以待天定也。承喻百念俱恩，恍若见性至矣，而又有圣贤佛老也。辨又虑原忠为达磨所压云云。似与往年茯苓之梦不甚相契，何耶？陶弘景一变而为孙思邈，小大方员之谛，既为儒硕所取重矣，而当时称之者以为，高谈正一，古之蒙庄，深入不二，今之摩诃，此其心宁复有差别相也耶？如此辈人始可与言见性之学矣。世俗小言詹詹，皆属分别前尘影事，性之所本无也，吾兄以吾言为不然，则斯世无可与言者矣。

信乎万世之下，有能通其解者，犹旦暮遇之也。千里通书言不书意，引领娄门遯风，增慨不息。比承胡可泉，转手教知道履佳胜无烦远祝。但不知嗣续何如耳。通家契谊，休戚相关，此深所欲开也。道中岁后，颇好读老子书。遇会心处，软附数语于其简端，止记遗忘，非敢为注脚也。积久厌其繁复，自别录之。然意义未精，詮次未定，兼此书数千年间学者皆斥以为异端，而愚见若不然者，乃是○○○○○○干系不细。以此未尝与人谈及也。况敢出其书以示人乎？吾兄何从而知之哉？既承见素，当以请教，但上卷虽已脱稿，尚欲裁定。其下卷，则未脱稿也。且冬寒，艰于誊录，俟明年早晚成书当颺寄上。兄所著六书精蕴若完，亦希推示，以当面讲薛君采解老甚好。盖自来未有如此发明者也。幸无漫欢以广取善之度。何如，何如，余不尽。

又。久不奉教，殊切倾渴，所寓东郭书及六书精蕴皆朱拜领，想随渠而南矣。便中希再示，幸幸道亿大学，语意伤明，未免有先儒或问气象，近亦自觉之矣。幸为谢伯载也。承示指归，仰见吾兄近来造诣精奥，敬服。敬服。但明德至善、格物致知乃圣学本原，须于此处看得直截分明，方可安身立命，惜无由面论也。老子亿仓卒不能录奉求正容。俟后便尊候北来，顾养何如此甚欲知也。欲知也，余不宜。

奉甘泉先生

二数年来，南北周璇皆得瞻。依杖履亦云幸矣。○○药缠绵竟未能，朝夕请益几于不学而居夫子之门者，今又忽尔睽远。岂非命耶？怅叹，怅叹。濒行承以新泉，问辩录示教舟中无事一一批阅，开警实多，感谢。感谢。但○观诸贤所问，详于终食造次，颠沛之功而略于富贵贫贱。取舍之辩淳于学问，求放心之，说而恩乎宫室妻妾，失其本心之原，似与孔孟之旨，若有不相似者，吾师竟不以一言发之，何耶？岂亦随问而答，竣其触○自悟耶！抑别有说耶！道○当妄谓孔子之许颜子，惟在于用舍行藏，安于所遇。孟子之学孔子亦惟在于仕止久速，各得其宜。此为仁之妙，亦体认天理之要也，圣贤得力处在此，学者著力处亦当在此。白沙老先生曰：名节者，道之藩篱。藩篱不守其中，未必有存者，愚以为此自名节言也。若自道而言，则明日遂行，接浙而行不税冕而行皆道也。恐无藩篱内外之可言矣。鄙见如此，不知与录中诸贤所见同否。幸惟府赐一言以印可之庶不迷于所向也。万万道仰承尊庇，幸抵毙庐，追念前愆，敢附此以。请冗病不次，伏祈矜亮不宣。献纳编前已受读吾师之意，盖欲以此晓天下之人。使知吾道之在今日，其行否何如吾身之，在今日其进退当何如也，其所以开示后学已太明白矣。或者不

知，乃以近名疑之，陋哉！

答王汝陈兵憲

千里相望，无由问讯，远遯高风，徒切倾注而已。仰间忽拜教存，如遂良○感谢万万。公询起居，住○德政，宜流深慰，私祝仕止久速客有时义，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执事方得时行志向用有期，陈图南所谓笙歌鼎沸，赖子灭火也。灌园高兴告且己之急流勇退，聊放钱若水一人可也。何如。何如。一笑。一笑。承示奏草具见经国远犹，忧时忠恳之盛，所引张○事，尤中时弊，况闻六镇兵将皆已解体，则生心者恐不独一茹六坚己也。执事早见预待之策，使得达诸朝堂採而行之。其为裨益计，当不细惜不能耳奈何！奈何！但事会有几语默，有时记曰事君远而谏则诱也。近而不谏，则嗜利也。执事回○数四欲○○○○为此乎，况今日事又有大且急于此者，不知○○○之于心否也。归妇之忧非面未间，惟若时珍卫以需柄用余不宣。

与陆伯载

奉违久矣，南来士友，时间动定，以慰离索，第未及修书请教耳，渴仰，渴仰。道病余，温习《大学》因书所见，以备遗忘，非敢欲以示人也，不意误尘清览愧愧，子才书来略述○诲，至意无任佩感，恨不得闻其详也。便间无靳推教，幸幸圣学之妙在止至善，而止至善之要，全在格物，此处见得直截分明，方可著力，将来方有安身立命去处，否则古说今说，或异或同，通谓之支离经障，去道远矣。愚劣所见，实从辛苦中悟得，盖精神之极，鬼神通之，不敢自诬也。语意虽欠涵蓄，然欲抉摘俗学，剖露道真不得不尔。孟子所谓不直则道不见也。吾兄倘不以人废言，而又不以辞害意，虚心求愚意之所归，当必有默契者矣。子才学成，德尊世所宗，仰然不知通来于颓乎，其顺浑然大同处，比之古人何如也，相观而善于高明，尚有赖焉。不尽，不尽。

答邵端峯

不奉教言，倏又一年矣，有怀缕缕，何时倾写，伏自轩从辱。临东省民瘼士风，欣然属望，累欲奉书请教，而冗病相仍未能也。迺辱盛德，曲垂下问，愧罪，愧罪，源甫兄在此颇不安，欲去又未得自遂，奈何周用宾一至，即掛吏议更可念也，吾人不能脱，然于世网之外，所至皆尔，岂其于仕止之义，犹有所未审耶。幸尊兄有以教之也，地方事有常情所不能知，常法所不能行者，仰惟超然远览，动之以礼，感之以诚，要使归于

安妥，无损大体，无开他寡，斯亦已矣。诗咏棠棣传笃懿亲古之人，有焚梁狱辞，空手见上者，乃更以长者称此义在通经学，古之士宜不难晓，而近日诸君子乃争以文法相胜，小之为孙荆，大之为邵巡抚伤，朝廷敦叙之仁变，宗室安静之义○，守臣抚驭之体长，诸藩骄悍之风，兼此数失。国家何赖焉，不识执事者，亦尝念及此，否也，属有所闻，因书敢以附白可否，惟尊裁之，万余不宣。

答应南洲

己亥之秋，曾具短启托久老转上，请教幸彻视司矣，甲辰春，领到守翰，并凉枕之惠，乃应朝官所寄来者。奉读展挹如覩颜范，欣慰何如，欣慰何如。第云前此曾赐报○则已，殷洪桥矣，道不肖承吾兄不鄙提携教诲道义之情，不啻骨肉，不意暮年，遂尔睽隔每一念之无任慨叹，奈何，奈何，承喻以晁吕家学渊源，且谓释老二氏，与圣人同体，皆十成精金但一铸为九鼎，一铸为泉布，其用少异，此高明独得无所因袭之言也，不肖年来寔窥见此意，恨无所与同，不图上符尊意，乃尔得此印证，益切自信，幸甚，幸甚。抱病索居，深愧孤陋，有少述作，皆未脱稿，已刻二种附上，请益晚来所得尽在此书，有不可者，无惜批示寄下，万万。

与吕大尹潜

道朽钝陈人也，枯卧穷庐，无由从当世贤人君子周旋，以求丽益顾，乃过廛大雅，远垂书问，若以为可与语者，然而仆非其人也，捧诵再三，无任○○安定门人，稽古爱民优于从政，先贤盖及称之执事，从庄渠遊而筮仕之始施設注措，已异于人，如此非笃信而力行者，不能也。忠以行之，无倦以居之，他日名实加于上下称于人，曰此庄渠之门人也。则吾道益有光矣。歆羨，歆羨。君子治人如医之用药，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始同终异，可使气和，此从治之法也。北方风俗椎鲁，素不知学，骤而语之，恐不能入，不若躬行以倡，因俗而导，久当自孕也。承下问，敢尽其愚如此，幸高明裁之，会庄渠书希，早为转致，余不尽。

答李政夫内翰

不肖枯卧穷庐，因病成懒，久缺记，曹之敬使在恒情当赐斥绝久矣，而吾方泉故旧，

谊深记存，弥笃两岁之间，三书垂问次齐兵宪来，又过体尊意照拂甚，至此其为感当何如耶，久欲破例申谢，顾索居乏，便兼以私门不幸，尽罹悼内之岁，况味甚恶坐是稽缓裁○，伏惟汪度通赐，涵贷万万辱累教云云，仰认提奖至意无任，愧感第不肖，病发支离实不能出，从群贤以效尺寸也，审矣，尊兄肯心信之否耶，错改○不万程○知其年衰性退无复当世之○○○○○○党。而晋史又特书之以为美谈。近世○枫山既以得谢人。复有议奏起之者。蔡虚齐独不谓，然以为进生决无意出，其闻此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纳诸耳矣。古今人其相知，以心而相成以道也。每每如此，道于前修不足为役，至其望于知己能成人之美，如方泉者则不在广，休介夫下也。万惟以心相信，或见当路有及贱姓名者，委曲道其真，病决不能出之，实毋令别致○张，使得偷安献○，则拜方泉之赐也，轻九鼎矣。至嘱，至嘱。李中麓选部亦辱素教，此不敢通问。倘会及尤，乞以愚意恳告之幸，幸王岱麓过会，话久方别。时夜漏下已三鼓矣，灯下提笔草此附闻，伏惟鉴亮贱息，幼康每廛教爱，前岁偕讨又辱甚欢，归来备述，感念曷极，兹者俨在，尤服不敢勒状他时，容令颛上也，不宣。

答马溪田

久违道范，恒切倾注，梦寐追寻，魂亦惫只戊巳之间，乡友魏通判西行曾附起居之问，幸达记室第○○回教每用耿耿，前岁咎侍御见过○闻动定○○○索，三数年来，海内交遊，零落殆尽，岿然灵光为世赠仰者执事一人而已，每读曹子桓与吴季重书，未尝不慨焉兴怀也，十余年中，丧女、丧妻、丧孙，哭声未绝，而又延祸所先生继母，于太宜人于去年十一月间，奄忽倾背哀疚缠绵衰耗日甚，精神齿发颓然一老人矣。缅怀昔遊何可言也，近闻吾丈荣膺简召，起复南局，道路颇便而竟未及，具书奉候者，正坐忧病发格，故尔仰间周主政转致，手教往章琦○盥乎，拜读如覩颜面跽然之感匪，直空谷足音已也，万谢，万谢。世务方殷，人望久郁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安得促席说彼平生也，渴想，渴想。

答华主事

首夏辱停挠左顾，获聆清论，无任欣慰，盖空谷足音有不足喻者矣，日者仙舟南迈，

以病不能出会，敬颛贱息代候，伏惟心亮，幸幸仰恋间，承惠手教，镌喻谆切，捧读惶汗，盖不肖朽钝陈人也，少懵问学，老益无闻其何以当大君子，期与之至也哉，顾老马之知餐者，不遗狂失之言，圣人犹择执事，既不鄙我而赐之教矣，继自今尚当竭其愚以请益于左右也，幸甚，幸甚。承喻近时讲学之弊，深中肯綮然匪徒今日为，然宋儒已启其端矣，难言，难言。知得病便是药吾执事之，所以自致者，即此可占而知也，敬服，敬服。不肖少也，亦尝与诸公遊，始而同声相和，既而随众辨析，既而思之同，固不少辨亦起争，遂置不复论，不知由贤者观之，以余为何如也，惟教之幸幸，老子，古大圣人，吾孔子之所以严事者也，自汉儒分别，流品歧道与儒而二之，后人承讹习舛，一切指为异端深可痛惜。愚不敏，平生精力多在于此，其得力处亦多在此，执事倘虚心一览当或有可取也，此说甚长，非面莫究，属有晕疾草此先赅畚，尊意余留嗣札，谨启。

与钱世材

去岁，承舫舟枉顾幸沃，积渴无任，慰浣别后，竚闻音耗久之，乃知荣补畿辅善郡，地僻民淳，正符尊意且与弊邑相去，伊迩循良之政行，将洋溢邻坏，尚当藉以自慰也，可贺，可贺。不肖朽废陈人，宦情灰岭执事知之久矣，比者谬藉，吹嘘复尘 朝命自顾庸虚不堪驱策方图，辞避而罪逆致别家，兹见背哀疚之余，幸存视息，即日间处恶室，时时温绎旧闻，遇会心处思与贤者共之，而不可得，未尝不一与怀也，大抵仁也者，人也，当官处事当使薰然慈仁之意常流行乎，其间到不得已处，宁屈法以申恩，无宁依法以侵削，宁舍己而从人，无宁拂人以从己。庶几，所谓公而以人体之谓之人矣，不知吾契比于此意见得亲切否，贱息近与武邑李大行缔姻，因便附此致意，伏惟照亮，幸幸会晤未期，惟若时珎卫以需柄用不息。辱吾契相与将二纪与兹矣，每见益亲而执礼益恭，求道益切向上之志，日益笃至此，在古人固已难之，而况于今乎。顾惟不肖白首无闻，无以副吾契虚心下问之勤，是则深可愧也。临岐缱绻，至不忍舍，怅念何如，怅念何如，昔人谓知得病，便是药，吾契高处如前所云，无容訾议矣，其稍欠者，宽裕和平之量，盖已自知之矣，自今以始，涵养扩充务要然，体天地圣人气象识得，则盎然与物皆春仕，此隐○无所不宜，何乐如之中间有分殊处，自不妨其并行，而不悖也，体察，体察。仆托庇已达弊庐，料理旬日，方可北上，贱息已先行矣。吾契谢病疏未闻消息，倘遂所请，固不必言否，则且在仕途，磨励尤妙谚云：人钝，人上磨是也，何如何如。○吏回便附

此申谢，冗不多及，惟心亮万万。

看林学正讲余答问复书

林名国辅福之莆田人，任南监官，留心于学讲，余答问着其所著书，以辨阳明先生传习录者。

承示讲余答问考究甚详，辨难甚力，卫道之意严矣。使今之师儒，皆能如此，其有补干士习非细也，敬服，敬服。但中间意思稍偏主张太过，无以平异见者之心，而适足以起，争端处尚多，有之前已面白，又以余见各附数语于逐条之次，如有未契无惜详论也，大抵意必固我之心未忘，而遽欲立论，以定天下之是非，未免堕于偏蔽之病，古人且然，而况吾毕乎，杨子云曰：群言淆乱折诸圣，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今人学问，不求通乎圣人之道，而徒○○中后世淆乱之言，亦南矣。窃尝谓宋儒学术，未必尽同于孔门，而南渡诸儒又未必尽同于濂洛，或失则支，或失则诞，互相是非，各有长短，律以圣人之大道，圣门之实学，皆有可言者矣。世儒识趣浅近，不能深究，古始截自南宋以为依归，故附甲则判乙主，此则奴彼争较是非，有如蛮触譬之两人讼于堂下，为之证佐者，阴有所主，党同伐异，议论纷纭，下无以息争者之口，上无以助听着之明，徒增一番喧阗而已，此近世之通患，甚可叹也。余意以为，吾侪若真有求道之志，莫若于此等意见姑且放下，直取六经语孟及濂洛以前诸先觉之书熟讲，而力行之，优柔厌饫如杜元凯之所云者，俟到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田地，则诸儒之同异得失，当洞然于心目之间而吾取舍之极，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是则所谓折衷之权衡也，比之今日附人语言为人证佐者，其意味气象当有万万不侔矣，此未易言亦非言所能尽，姑述大致以答下问之勤。原稿奉还不悉。

论朱陆之学

朱陆之辨，乃数百年未了一公案，由无堂上之人以订其是非故也，阳明之徒，尊陆斥朱，既失之过激矣。而此论尊朱斥陆，正复相当，亦何以服其心耶？不若两置之，而先从事于古人之学，如韩退之所谓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三两汉之书不敢读者，久之或有所得，然后取二家之言，徐而观之，则其长短得失当了然在目，取其长且得者以自益，

而悉置其余不惟不暇辨，抑亦不必辨矣，释此不务，而终日呶呶为古人争闲气若厮骂者，然恐无益也，此说甚长，容面尽。

谓朱子《中庸》尊德性等注云云

谓朱子《中庸》尊德性等注，为朱子尊德性工夫。诸凡此类，只是解释经训还属问学上事，不可便指为文公尊德性之实，如颜子默识如愚而从事于克复之训，直做到不迁不二地位，方是真德性上工夫也，学者还须识得。

谓阳明答罗太宰之书，奋然以朱子为杨墨之类，而身任关邪教正之责。所述阳明前后书，余皆未见，恐不应乖刺至此极也。

谓朱子及门之徒渊源所渐，随其资力有所虑，不可胜计，私淑艾者，如真西山魏鹤山许曾齐吴草庐，何王金许及我朝吴胡薛诸先生，不失正脉者已，皆表表在人耳目。诸贤皆南宋以后人物，亦南宋以后学术。

谓孟子没至周程未出之先云云

谓孟子没，至周程未出之先，千有余年竟不得一道学之儒，以道学之未明也。自程朱倡明道学之后，我朝以来未四百年，真儒叠出，前后辉映，以道学鸣世者，历历可数，公论所归，不可掩覆，使天不生程朱，则吾恐万世又长夜矣。

孟子后千载无真儒，宋儒有是言，而后人述焉。余每读之戚然，若有伤我心者。姑就汉一代言之，董、贾兼文学政事之科，萧、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远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入德行而不优。至于孔明，则兼四科而有之矣，庶几礼乐，其为邦之亚匹乎，黄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辈也。故曰吾国有颜子，惜不得仲尼为之依归耳，管幼安龙德，而隐居于遼○一○○邑，其不及舜者，一间耳陈大○○令君孰有○○○子，则皆德行科人，冉闵之次也，其诸表难以悉数，历汉而三国人才尤盛，至晋及唐，亦皆代不乏人，但不及两汉之盛耳，今一举而空之，曰无真儒，而乃以宋末章句笺注么么，小儒为足以续孔孟之正脉呜呼，悠悠千载向谁晤语，慨叹，慨叹。

宋自庆历以前，英贤汇出，考诸史册可见矣，当时治体风俗，人才皆淳庞浑厚。庶几，两汉三代，于时程朱未生也，呆谁之力哉，亦曷尝如长夜，直代程朱出，而后明哉。

古今贤哲，皆吾师范，恐不必过为抑扬○○偏蔽而起人不信之心也，何如，何如。

谓阳明不取朱子云云

谓阳明不取朱子，而其徒乃以朱子之书应举入仕，是谓倍其师说。前代科举之制用注疏，未尝限人之学术，必以郑康成，王辅嗣，孔颖达，诸人为依归也。朱子释经过注疏远甚，则时制舍彼取此，乃理势之必然者，至于学术则恐不可以是为限，故曰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又曰志伊而学颜，又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今欲限于科举之所习，则执德为不弘矣。故学者当量其○○○○，亦当量人之力以是进身，则终身守之可也。以六经语孟为归，以是为楷梯而求之亦可也，以道为志，置文公于古先贤哲之中，一例师承无所适，莫尤可也。恐不须如此拘泥，至于阳明门人，尊师，背师别有说，在咎不在此，容面尽。

或问何谓道学曰天下之达道五云云

或问何谓道学，曰天下之达道五，能行五者于天下，而又推类以尽，其余道学尽在此是矣，何谓心学，曰道之行也，存主于内，无一念而非，道发达于外，无一事而非，心表衷贯彻无载尔，伪心学尽于是矣。故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玄妙之说，正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彼外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异巾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学，吾心学，使人想象领略于渺茫，恍惚之间而无可著摸，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此条平正明白，末后数语，足以诛近世伪诞者○○矣。敬服，敬服。

论《大学》问谓亲民乃所以明德云云

论《大学》问谓亲民，乃所以明德，曰今大○已非明明德事乎，安百姓非亲民事乎，闻谓修己以安百姓矣，未闻谓安百姓以修己也云云。亲民乃明明德于天下实事，修己工夫全在止至善上，古今皆不知，此当细讲。

论阳明格物即正心之说

格物之说，余见具于《大学》，亿当别出以讲其大略，则附于后假所和阳明良知三诗之下矣，此下凡言格物者，皆不辨以此。

问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何如

问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何如，曰知行何尝不一，知所以，知此理，行所以，行此理，将以行之也。故求知，所以知之者谓欲行也，未始分为两途，而各示其事也。何尝不合一，但不可袞作一处，无分别耳，且看圣人以知、仁、勇分为三，达德，智所以知，达道，仁所以行而勇，所以○何尝袞作一处，仁即仁智，行○○○○○○文又分生，知学知困知安行○行○○○○○。对举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之○明也，我知之矣，又曰夫妇之愚，可与知不○可与能行，又曰知及仁守，又曰知○艰行○艰，明明白白，分为两件，何○于理○○欲○捏作一件乎。若欲勉人力行，但当曰知必贵于行，知而不行，空知何用，亦不可谓之真知也，以是激而进之则可耳。此条平正，下同。

谓阳明修身是已发边云云

谓阳明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非是。

正心者，复其监空衡平之体也，体上纖毫著不得，故有所忿，懣好乐恐惧忧患，则心不得其正矣，修身者达其监空衡平之用也，用上纖毫差不得，故之其所亲爱、畏敬、哀矜、傲惰、贱恶而辟焉，则身不可以言修矣，阳明以此分未发之中，中节之和正是。但其论格致诚正统体工夫处，却又牵缠颠倒，漫无端绪○○见向，然不同殊，不可晓，至于○○○○○○○○以用，言则恐亦非定见也。谓此心纯天理贯内外而无不在也，如○○○焉，孝敬恳至外焉，仪节不差心之在天理○，是所谓至善也，观夫子问答孝以爱敬无○等言，可见苟只曰心衷诚孝，而不必仪节适宜，此天下所以多欺人之行，真心本无，而○我之孝不在于外任，与父母○门○○远难久违顾养疏简，所以顺亲悦亲之行，一切不行，率天下发事亲之礼，而祸此孝友，不若只在仪文，上尽其道，父母犹得享其

实养，若圣贤教人，则内外一致，已为彝训，谁说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乎。

此心纯天理贯内外而一之云云

此心纯天理贯内外而一之云云，所论甚当深，足以破近日分内外为二本之缪矣，但系明明德分上事，非所谓至善也，止至善三字，乃千圣把柄，先儒及近日，诸公所见，恐皆未见到此处，俟别论。谓阳明，谓秦始皇焚书，有合于刚述文中○○经可俟乎，圣人非是曰，看他识辨合要，除灭朱子之书，乃可使居李斯之任，不焚书坑儒不止也，噫！

后世文籍太盛，枝叶太繁，学者生而没溺于此，出头不得，虽有美才，其所建立远不及古人万一，正所谓博溺心文灭，质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有识君子，深切忧之。故先正许曾齐有云也，须焚书一遭。阳明之言，盖出于此。但激为险语，而取必于始皇，则骇人耳。善读者，师其意可也。至于王仲淹续经虽不可见，而其所以续经之意，则详具于中说之中，尝即其书而求之，恐亦非苟作者，但宋儒必欲推倒汉唐诸儒以为己地，故以吴楚僭王罪之，后人吠声，不复加省。殊非公论阳明，许以为知所表章以俟圣人，可谓卓识不容议也，予窃谓后圣有作，必法仲尼之志，而朋曾齐之言，除正经外，其余繁无之辞，绮丽之语，与夫异端诡怖，不经之谈，如程子所谓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缺，而又离真失正，有害于道者，一切取而付之烈焰之中，使之声嘶影绝，永不能涂生民之耳目，其子、史之中有关道理可为法戒，而不尽绝者，则师文中子续经之意删而存之，以为六经之羽翼，若朱子纲目，《小学》《近思录》之类是也，如此，则学者夸多○靡之风顿息，而友约穷原之力，可专庶几，隆古风俗，学术人才可仿佛其万一矣，阳明此见，甚是。今意料其为朱子而发，而一概骂到，则恐未免出于有意之私而在我者，友不得其公正矣，如何，如何。

问阳明谓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问阳明谓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久则自然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可驯至美大圣神，何如，曰圣字可攻道家，道字亦可改为禅字，若圣胎则非只云云，所能结。

念念存天理，久则结圣胎，此言甚是，但所谓存之之功，必须如孔门所论，自富贵贫贱取舍之间，以至于终食造次颠沛之际，无时无处，不用其力，其他如四勿，三省，

主敬，行恕，忠信，笃敬，九容，五事，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诸凡求仁之功，无非存之之实，能如此，著实用工，方谓之念念存天理，方可望圣胎之成。苟不知此为圣门实学，一切指以为外而弃之，颠倒错乱○喝骄矜，无所不至而顾以号于人曰，何事于外，吾惟此心存天理而已，吾恐始以欺人，卒以自欺，久则结成以鬼胎耳。

谓阳明说尽心知性章，非是。

谓之知天，便有吻合为一的意思。自是圣人分上事，谓之事天，便有奉承不违的意思。自是贤人分上事，至于修身以俟之，又与事天不同，有听其自至而不敢必的意思。故下二章详言顺受之道，以明立命之旨，正是君子以命处义之事，而凡学者之所当勉也。朱子以知天为始，学穷理之事，则贬之太卑，以立仑为圣人。乐天之事，则扬之太高，气象不类，谛观可见，且古人知行合一并进，未有先造其理，而后履其事者，亦未有已造其理，而未履其事者。况既曰知天，则法由我立，命由我出，何俟之。有愚见如此，未知与阳明合否。

谓阳明人心道心之说

谓阳明人心，道心之说，虽有所尊，信如象山者，亦有不合。

人心道心之说，与止至善之说，通一无二○○○○，晓彼矣，此是千圣把柄，亦是千古不○○○○者，议论纷纷，恐皆未尽，欲有悟入须还问他圣人，盖列圣，皆露端绪，但未肯全泄，而学者又不善追寻，所以往往当面错过，向别处说耳。

论阳明谓先儒欲事事物物上

论阳明谓先儒欲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义外工夫其说，非是。

此假当极论其说甚长，盖阳所见固差，而先儒亦未必尽是，恰好处正没人理会，都错过也。

谓阳明疑程子在物为理之言，非是。

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谓礼也、义也。”是理义皆在于心矣。皆在于心而有二名，体用之谓也。今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则是用犹内出，而体全外具矣。不知体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谓之义外之见也，亦宜此须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方可详论，否则先入焉。主虽言无益也，或曰有物有则之说，何如？曰：物则之上先之以天生蒸民，而其下承之以民之秉彝，则物者于人心而不必求之，于外可知矣。

谓阳明惟一是惟精主意

谓阳明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之说，非是。

惟一原从人心道心来，知人心道心之说方可与言精一矣。主意工夫之说不可晓，不知此老胸中何故。忽地高明又忽地缠绕，可怖可怖。

谓阳明以金俞圣，非是。

谓阳明以金俞圣，非是。

伏羲神农皇帝以上圣而不可知之神也，尧舜神而圣者也，大禹圣不及文孔而神，非文孔可及者也。文王孔子，纯乎圣者也。此其分数较然不同，但要人识得耳。阳明或见此意，但以有形之金为喻，未免滞碍。宜乎？启人之疑，此必能办。虚心相听，方可极论。盖余平日无所因袭独见之言也。

谓阳明论颜子没而圣学亡，非是。

谓阳明论颜子没而圣学亡，非是。

丧予之叹，分明悼圣学之亡也。阳明此见无病，恐不必深求过诋。盖必真知圣学为何事，然后可论其亡不亡续不续也。

谓阳明论仙释二氏之学云云

谓阳明论仙释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非是。

明道曰：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朱子亦以为弥近理而大乱，真正是言其妙。真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但阳明虽为言，此不知果能真见圣人与二氏之妙，而又能别其所为毫厘之异与否，观其平生作用，用计、用术，未免劳攘于世之功名富贵，未见全放的下。至于著书立言，又皆扭捏缠绕，好与先儒打对，譬之泥中之斗兽，壁上之葛藤。正犯《庄子》小言间间之诮，而与释氏所谓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而今无消息者，全不相似。由此观之圣道之妙，未易言也。恐其于二氏，亦未尝闯其藩篱，况入其窈奥乎？而举世，方以禅学目之，过矣。

论阳明谓修道何须要圣人品节，非是。

论阳明谓修道何须要圣人品节，非是。

“修道之谓教”与“自明诚谓之教”，同皆言立法于此，而垂范于后。中庸自戒惧慎独以至于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数，无非修道之教，盖先修己之道。以修人之道、以修物之道、以修天地之道，而后吾修道之责始尽矣。朱子言：“后而遗其前，阳明是内而非乎外学者，各取节焉。”可也。

谓阳明论心即理，理即性，非是。

孔子从心所欲不踰矩，颜子其心三月不知〇〇此观之，则心与理自当有辨，但孔门之求仁也不于其心，而于其事。其制事也不于其理，而于其心。观其答颜冉诸子之问，可见盖事者心之用也。（如视听言动人之类居处执事与皆是）事正，而心自存矣。心者，理之体也，心存而理自得矣。（如四勿及恭敬与忠敬恕之类，皆所以存心而理自在）此合内外之学，学也。心譬诸镜，理则其明。是已尘垢薄蚀，镜存而明亡，或有之矣，谓心即是理而专存乎。心者，恐失之蔽，去其垢而明复于镜，非自外至也。谓埋散于事而泛求于事者，恐失之支愚。故曰：正恰好处，错过，没人理会也。

谓阳明知识长进须从本原上用力云云

谓阳明知识长进须从本原上用力，及仙家婴儿之譬，非是。

婴儿必资乳哺衣食，调养而后成。及其成也，筋力日强聪明日开，却只是原初精气而已，非得之于乳哺等物也。树木必资水泽浇灌、土壤栽培、藩篱遮护而后成。然及其成也，枝叶果宝畅茂扶疏，却只是原初生意而已，非得之于水壤等物也。人之一心万物皆备，必资诚敬以存养之。简册以发明之师友○○进之而后成。然及其成也，由善信而驯，至于美大圣神，却只是原初天付之理而已，非得之于简册诸事也。愚见如此，阳明以为何如？贤者以为何如？

谓阳明格物致知云云

谓阳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处糊涂缠绕。阳明以下数件皆缠绕支离，辨之是矣，不复置论。

问阳明未有孝亲之心云云

问阳明未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忠亦然，以是为物理，不外吾心是否。

阳明此见甚是，是即所谓诚者，自成而道，自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者也。但其所论存诚之功，与圣门少别，故向别处差耳，盖达道五而所以行之者三、达德三而所以行之者一，无一则无三、无五矣。一者，诚也，即所谓宝有是心也，阳明此见甚是。

论天曰天道，天有理也，非我心有天之理也。地与万物同，阳明谓物理不外于吾心，非是。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替天地之化育；可以替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故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又曰“大哉！圣人之道，待其人而后行也。”惟其把柄在我，所以上古圣人做的事业掀天揭地。尧便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便四方风动，天地平成；禹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鸟兽鱼鳖，咸若列圣皆然。故曰：“圣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若原非一体，焉能如此？只看后世无道之时，天地何如？万物何如？便可见矣。今日天地自有天地之

理，万物自有万物之理，皆无关于吾人之心果尔，则世间何赖于圣贤，而又何以学术为哉？此是学问大头脑处，不可容易放过。

问阳明谓温清之事云云

问阳明谓温清之事、奉养之事，所谓物也，而未可谓之格物，必于二事，一如其良，知之所知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其说何如？审如阳明之意，则身已修而家已齐矣，恐不止为格物已也。

谓阳明以无善无恶为理之静云云

谓阳明以无善无恶为理之静，即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也。

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二语近是。然亿度之言，非心得也。观其他处支离缠绕，全不见发明此意，则可知矣。呜呼！使真得此把柄入手，吾见翼乎如鸿毛之遇顺风沛乎，如巨鱼之纵大壑天壤间，更有何乐而暇为此劳忧也耶。

谓阳明行了乃知，知在行后之说，非是。

知行两事，如人两足，如车两轮，进则具进，止则具止，不判而为二者也。然足之对生轮之对辖，乃天然自有之分，混而为一，则人不成形，车不成器。况望其行且载哉，此等处先后次第，皆明白易见。不可倒，不可混，亦不须倒，不须混。阳明无来由生此意见，空废气力，终是分疏不下，徒留为后人点检驳难之具而已。这正是此老自讨劳攘处，未论古人，只此伎俩。何曾梦见白沙脚板，而世人乃以禅学许之，殊不可晓。

谓阳明论文公早年云云

谓阳明论文公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之说，非是。

一文公也，或视之如敌，或护之如亲，恐皆非。无党无偏者也，请置之何如。

谓阳明论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云云

谓阳明论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非是。

此恐阳明戏剧之谈，而愚劣门徒妄相祖习云耳，明者付之一笑，不必置辩。

谓阳明论知孝知弟云云

谓阳明论知孝知弟，必是其人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弟果尔，则易曰“知幽明之

故”知生死之说，必其人已死，然后知耶？幽明生死之说甚谛，当更有一说，孔孟皆少失怙，恃而无兄长，未尝躬为子弟之事。至其知孝、知弟，古今未有能过之者，岂亦行而后知耶？盖知行各有浅深，取行之深者与知之浅者比之，奚啻行重至以知之深者言，则行且在于其中，而不可对举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行矣而不著习矣，而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程子曰“人谓○○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一切事，皆所当为不○著意，才著意便是私心，这一点意气能使得几时也？又曰“学者固当勉强”，然须是知了方行。若不知，只觑却尧学，他行事无尧许多聪明睿知，怎生如他动容周旋中礼是笃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除非烛理明则自然乐循理矣。古今圣贤之言，皆平正通达如此。若阳明之说恐知德者，厌而无德者惑矣。

论阳明谓曾子未知用工之要，故夫子以一贯告知，与朱子不同，非是。

忠恕者，下学之功，一贯者，上达之妙。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有所偏倚，有所放逸，有所欺隐，凡失吾心之本体者，皆不可谓之忠。人已异观，隐显异致，终始异操。凡不如吾之本心者，皆不可谓之恕。忠，即大学之正心。恕，即大学之修身也。不待中自然而忠者，谓之一。不待如自然而恕者，谓之贯。一即中庸。所谓中者，天下之大本。贯，即中庸所为和者，天下之达道也。曾子下学工夫，真积力久，将有上达之机。故夫子举一贯之，妙以接引之，而闻言即悟，可谓能继其志矣。○○悟一贯而其所用之，功依○○○○○○○○圣人安行田地，不可谓之一贯，以其守之，犹有力在也。若夫多学而识（朱子格致之学，正是多学而识工夫），则去忠恕抑又远矣，门人多务于此。故曾子因其问，而举己平日得力之学，以接引之，十分恳切。程子曰：亦独夫子之告曾子也，得其心矣。朱子曰：曾子于其用处，盖以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耳，虽不中曾子下学之要，而亦不甚远，至以忠恕为借学者，尽以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易晓则千里矣。至于阳明又别生意见，乃谓曾子“未得用工之要”，故夫子以一贯告之。果尔，则曾子正与其余门人一般，虽闻一贯之言，亦茫然矣，安能应夫子之机？若是其而答门人之问，若是其决也耶，以此见而议朱子，是同俗而讥课程也。或曰：曾子平日忠恕之功，何以见之？曰：始而自修之，三省终而教人之三重，皆其至切要者也。其余可以类推《论语》门人载此章不专于夫子之传，一贯而尤致意于曾子之传忠恕也。古今人皆错会了。

论程篁墩道一编倡阳明抑朱尊陆之害

昔欧阳文忠公作范文正公墓证，备载其与○○公解仇之事，而其子忠宣力辨以为不

然。君子是文忠而薄忠宣，盖解仇美事，宿怨褊心人子于亲不应友，隐彼而扬此也。今者吾契道一之辨，正复类是，何耶？盖君子迈志存道，克广德心，虽有异同，实无人我感之，以至诚动之，以和气正使不听而绝，亦且引咎自责不出恶耳，如明道之于荆公，是以朱陆二子有能为明道者乎，分明植敝互相诋訾过，不在于一人也。篁墩附调人之义，而为道一之编其事，虽未甚核，而用意美矣。子力非之，是欲使二子之仇终古不解。然后快于心欤，已甚，已甚。有所忿愤，有所好乐，则心不得其正。辟于亲爱，辟于贱恶，则身不得其修。凡事皆然，而学术为甚，恐不可不亟自友也，何如？何如？鹅湖之会，东莱与焉。二子之辨皆不见，及后来因文公攻击太过，聊以吾道，无对一言解之，其见高矣。文公不听，又于无对之上，生出许多议论，东莱置而不答，盖以公之气盛语健，主张太过，难与言耳，其见为尤高也。凡此，皆天质之美，学力之至，养成广大宽平之○。从此体认天地圣人气象为近后学之所当知也，因附及之。

论阳明谓无有作好恶云云

论阳明谓无有作好恶，方是心之本体，所以说有所好乐、忿愤，则不得其正，非是。

此说已见于前，无有作奸作恶，正是正心之极功也。阳明此处似有见于心之本体矣，不知别处何故又支离缠绕而不可解，将此等见○尽汨没了，可惜可惜。

问阳明谓格物与穷理不同

问阳明谓格物与穷理不同，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格致诚正而后其功。乃备而密其说，何如？

穷理，兼知行而言穷，如穷河源之穷，究竟至极之谓也。如事亲，便究竟到孝之极处，从兄便究竟到弟之极处，方可谓之穷理。非只以知孝知弟为穷也。故曰：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性则理之，总会处命则性之所从出也。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至于替化育而与天地参，便是至命，谓直到命之。田地与天地吻合，而无间也。其始，却自穷理来。先儒以穷理○格物○以知言，然则尽兴至命之事，岂从知之，所能○○○子。解尽性为察之由之，解尽人物之性为，知之无不明，处之无不当，则亦兼知、行、言矣。阳明格致之训，皆缠绕难明，无可商量，讨头脑处，正陆子静所谓艰难其途径，支离其门户者也。予皆置而不论。惟以穷理为兼格致诚正之功，则高出先儒所见。学者取节焉可也，故著其义如此。至于格物之说，又当别讲。

问阳明谓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

问阳明，谓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曰：然非讲之，素

明而知其意义，则应用之时，非有圣人之资，未有不忙手乱脚而错行，以生无穷之弊。子入太庙，每事问，曷尝讲之，素明及被，或人之讥应之曰：是礼也。从容自得，亦曷尝手忙脚乱。学者能于此等处勘破，则求仁之方致知之道，皆可迎刃而解矣。

问说知行合一

问说知行合一处亦似不甚明白，何如？只看他用个合一字，则知行原是两个，且莫究论知行先后分合，且试点检诸人乎日行○，如何？恐其行异乎，圣贤之所谓后○○○○。贤之所谓知矣，又何必论其先后分合之为是为非也耶。

问易简支离

问易简支离陆之名已学而斥朱学，王氏缘之以立论者也。天下之大易简者，莫如孔子。天下之大支离者，亦莫如孔子。吾道以一贯之，非易简乎大哉。博学而无所成名，非支离乎。学者于此能知其一而二，二而一，乃为得其机要，而易简天下之理得矣，否则就言语上分别从占地步而不能真知道要，卒归于天下之大支离而已。盖圣人之支离，无非易简而后儒竭力以易简自居者，适以为大支离也。况本支离者乎，此处须真勘破方妙。“支离”二字甚好，《庄子》曰：“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世德不足以知此。

论象山宗孟子，阳明宗象山

世儒恒以孔孟并言，然孔子之言似缓而实切，孟子之言似切而实缓，不可不辨也。圣贤之学○○○○，然论语二十篇，心字仅四见。击磬之有心○○之○心，非为心评也。七十不逾矩，孔子之心也。三月不违仁，颜子之心也。为心评也，而意之所主，在距与仁外，此而心之说，未数数然也。似若缓也，然即而求之，凡其所示为仁之方，无非存心之要，是故四勿所以存此心于视听言动也。敬恕，所以存此心于出门使民也，恭敬以忠，所以存此心于居处，执事与人也。忠信笃敬，所以存此心于言行也，九思存此心于所思也，三畏存此心于所畏也，三戒存此心于所戒也。引而伸之，默而识之，自容貌辞气颜色之间，以至富贵贫贱取舍之际，盖无一事一字而非操存涵养，此心之妙者。譬之化工焉，虽一草一木之微，而天地生意连然，全具无少欠缺，此其所以为圣人之言乎。夫是之谓“似缓而实切”。孟子开口说心似若切矣，然求放心而不言，所以求之之道，言先立乎，其大者而不言，所以立之之道，言操则存，存其心而不言，所以操存之道。七篇之中，淳复于扩充发用之端，而阔略于涵养本原之宝，求其近里著己如孔门○仁之○○不多见也，将使学者何处下手。孔子○○之教○○○○，承当者，以其有可据之地

也，使孟子之门而有颜冉者。出将请事何语乎，夫是之谓似切而实缓。孔子之言，惟其缓而切也，所以谓之循循然善诱。人故当时由之而达者为颜未、曾未、冉未、闵，其次为七十子，又其次为三千诸人，而洙泗之泽流衍布濩浸久浸，明千载之下学士缙绅私淑以善其身者，皆其绪余也。孟子之言，惟其切而缓也，所以谓之才高，无可依据。是以当时万章公孙丑之徒儿其论王道经世之具也。则慕其才而驰骋于事功之谈，告子公都子之徒，见其论性，善尧舜之道也，则眩其高而纷纭于善恶之辨。斯其所务，若有精粗内外之不同，然失其要领无所归宿，则一而所谓博塞挟册均于亡羊也。身残之后斩焉，无传，恐难尽诿诸当世之无人矣，且程子既曰“孟子才高矣”，又曰“亦其时然何也”。盖孟子天才杰出，英气盖世，而又生于战国之时，风声气习不无少染，故其学问不由阶级，径造大体。虽宗孔氏而实自成一家，雄辩宏博之才，若非冉○诸公所及。而渊懿纯粹之风邈乎远矣，善学者读其书而自得之，可也。象山生于千载之后，徒摭孟子立心之言，而不能考孔门求仁之实，所以其学流为虚骄怖望之习，而无复中正和平之美。致令知德者，厌其诞而无德者，惑其高厌者，置而不辨。以为其说是者，吾之所取；其不是者，不近人情，久将自废也。惑者，大端有二：一则疑以为禅，而排斥之不己（朱子之徒）；一则尊以为圣，而祖述之过当（阳明之徒）。二者虽所见不同，其为象山所惑，而待之太高，则一而已耳。昔叶水心论刘歆诸人用周礼之缪，以为譬之奇方大药非皇帝神农所名，无制使服食之法，而庸人鄙夫妄咀吞之，其不眩乱颠倒者，几希鸣呼。其诸象山学孟子之谓，夫其亦疑象山以为圣者之谓，夫曰：然则若象山者，后世可以待之。曰：知其非禅也，不必过疑；知其非圣也，不必过尊。嘉言善行，不诡于圣人者，私而淑之，而其余者存之而不必论，论之而不必讪，要在乎吾心而已矣。其待朱子也亦然。象山非禅卒难尽论必须○○○○○○○○○○。之所以为禅应可以论象山诸人之非禅矣。○○○所载，唐季以后，利口和尚指天尽地诃佛骂祖，其乱法妄语欺诳众生之罪，万劫莫赎。真如来之罪，人也。而象山虚喝气○○似之者，故世儒为其所吓，指以为禅不知。虽诸僧亦不○谓之禅，况象山乎，况学象山者乎。呜呼！岂惟圣人之学不明于天下后世哉。

次阳明咏良知三首

若把良知当仲尼，太清却被片云迷。良知止是情之动，未动前头尚属疑（孟子良知即○端乃情之发动，处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为已发而未远于中者也。阳明指此以为圣人之本体落第二义矣）。独知还是有知时，莫认独知即正知，寻到无知无

物处，本来面目却为谁。

本来面目却为谁，绝四宣尼定自知。学子欲寻绝四处，不知格物更何为（格格之义，○之于外也，物物交物之物几外物皆是也。格物即孔子所谓克己，孟子所谓寡欲，周子所谓无欲也。格物以致知，犹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则垢尽而明见矣。愚闻之先王司马文王公云）。

王文定公文录总目·卷之七

序

赠周道通 叙观庭献绩之什

贺李冲霄生子叙

奉送大司空白川周老先生总督漕运序

送恩县大尹赵君某甫考绩序

贺夏津令平岡刘君膺奖序

叙采鳳鸭诬之什 大学亿序

题跋

书甘泉赠言卷后 书诗礼傅家卷

跋终南山人妾薄命长叹

文录卷七总目终

文录卷之七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序

赠周道通

阳羨周道通谈学于委顺子曰：向也冲见于甘泉，夫子而问学，夫子曰：察见天理，何谓也，委顺子曰：富哉。言乎儒释之变，昭矣。夫心也者，夫下之至神而不可拘也；夫理也者，天下之至费而不可离也；夫事也者，天下之至顺而不可祛也。三者一而已矣。儒释之学，本心以应事，即事以观理，是故天理，见而内外一矣。释氏之学，外事以求理，外理以求心，是故天理减，而心迹二矣，一也。故极于明庶物察人伦，而参天地，二也。故极于叛伦理逆天地，而不自觉焉。是故邪正大小判矣，道通。曰：然是固夫子教我之意也。请附于夫子之教以自警。

叙观庭献绩之什

武城大夫饶侯谓邑子王子曰：昔者献也，献绩而来也。子之乡之，彦之情眷焉。咸若有凝歌以鸣之，时有以茹我矣。而蹴也恟恟索之，而莫之获也。吾子以为何如？王子曰：可以观矣，夫绩居之迁也，声孚之徵也。居然后迁，迁然后化，化然后孚，孚然后徵，是故可与观政矣。乃出大参王公而下之什曰：此诸休逸者言也，何如？曰：大矣哉！存而不固，作而不因，道而不誉，其志咸，其典新，其称谛矣。今夫人蜕顺者，泊居成者，平；饱更者，有。惟泊罔易感，感于诚；惟平罔易蹶，蹶于明；惟有罔易冲，冲于贞。是故可与观德矣。乃出进士梁君贡士王君而下之什曰：此○誉髦者○也。○○曰：美矣哉条条乎有四则焉：一曰对而当物，二曰好而知裁，三曰志而附前，四曰文而鼓后。彼四○者情遍群也。情也，载之于心，委之于言；言之不足，故永言之；永言之不足，故广言之。其义博矣。作者其有怍乎，其逆虑今日之不可，恒也。将或有痍，吾氓者乎。呜呼！为政匪艰，致士惟艰，失士而能附民，失交而能附士者，吾见亦罕矣。是故可与观礼矣。乃出赵学谕而下暨于群秀之什，曰：“此诸弦诵者，言也。何如？”曰：“富

矣哉。烦而不缛，质而不俚，思而声，留而知时，飒飒乎、休休乎。各极其所往，而咸以正终焉。可谓盛矣。昔者公孙侨之为郑也。三年而后得之，然而未若今之侈也。是故可与观教矣。是故蓄而能提之。谓德挹而能提之，谓礼导而可效之，谓教德以基之。礼以衡之，教以陶之。惟基勿墟，惟民有依。惟衡勿倾，惟民有程。惟陶勿怵，惟民有造。古之君子，率是道也。尝有誉于天下矣，是故可与观成矣。

贺李冲霄生子叙

岁甲申十有二月，丙辰。李冲霄始建弧矢之○○溢里闭施于宾友，晚之也。盖冲霄年已四十又七矣。于时杨君公美、冯君大騫暨予第选，相与○金绘○○修贺事，且谓礼必有义。猥以问予，冲霄，予表叔，又故善予，予故弗获辞而为说曰：是举也。有君子之义三焉，以颂者归乎，父○○者归乎，子以规者，归乎。教三者备，而贺礼可行。○颂父者，愿其德祝子者，愿其贤规教者，最其豫三者备，而贺义可寻矣。乃谗之曰：“而也者，孳也；孳也者，生也。”惟天地大德，在生惟人绩。天地在仁，惟天地常私仁也；惟仁者克昌厥后，敢以是为冲霄颂。故其诗曰：“潏彼川无，源之渊渊。蔼蔼吉人，子孙绵绵。渊渊者长，绵绵者昌。曷其引之，三槐在堂。”复认之曰：惟万事足于有子，惟多惧兆于多男。作室者，必肯构为良；析薪者，以弗荷为愆。然肖德虽人所愿，而降才实天所专，天可德祈，人可志迁，天人合一，家乃用。延敢以是为冲霄。祝故其诗曰：“山木有枝，还庇其根。君子有子，考无咎言。枝既繁兮，子既贤兮。悵悵君子，胡以不永年兮？”又○之曰：惟少成基乎，天性惟哲，命贻自初生，惟箕裘出于○○○○○○○○父兄。然禁于未发者，斯谓之豫，而养之以正者，宜在乎蒙，敢以是为冲霄规。故其诗曰：“璞琢斯珙，木揉斯弓。匪琢匪禄，与无材同。物材由人，人材由教。爱而知劳，肆小子有造。”是故阐美之谓颂，祈福之谓祝，责善之谓规。徒颂近于○，故受之以祝；徒祝近于泛，故受之以规；规以孚祝，祝以足颂。颂以统礼，斯固诸宾○，今日义也。敢以是为冲霄贺，故其诗曰：“呦鹿食芹，载呼其群。君子有子，燕及嘉宾。嘉宾好我，祝颂以规。德音莫忘，可配弦常。”

奉送太司空白川周老先生总督漕运序

洪惟我国家定鼎燕师，军国所需，取给江南。岁至四伯余万石，惟是漕政运道实为要务。国初尝以文武重臣兼董其事。若工部尚书宋公、平江伯陈公是已。厥后地广事殷，局分为二，各以部，若院大臣领之河道，掌河防之政令。凡河之群吏，咸受职焉。漕运掌运输之政令，凡运之将领与其群校群吏，咸受职焉。河道行台驻山东济宁，取天井为

运道之中，而漕运则在淮安者，以大江东西漕船○○○○○○其总会处也。二台同为国计而设，地望相埒。官联相比，统纪相承。若无轩轻之可言者。然河道起于邗沟，而漕运所辖，初无限于江之南北河道治水而已。至于艘舰之坚窳，邸阁之盈缩，年谷之登耗，拨○之艰易，往复之迟速，将吏之愚良，士卒之劳逸。诸皆漕台者，陈其条约，制其徵令，会其财贿。节其出内，稽其举废，比其勤惰，而诛赏其用命与不用命者，然后可以集事。是虽同司国计，而繁简闲剧之间，不能无小异者。若夫必得老成公忠诸练世务之人，斯能镇服群情综理庶务，以胜其职任之重，则亦一而已矣。

岁癸卯，圣天子图任旧人，诏起前南京刑部尚书白川周公于家，迁大司空仍兼宪职，俾整河道，比以总督漕运缺员，则又俯徇廷议，改公往莅之。命下之日，中外翕然，以得人为贺，盖公信于天下者旧矣。或谓公资望崇深，已尝内列入座矣。久劳于外，恐未免北山之感，且漕一事也，若未足以尽公之用者，道○不○○。然昔者虞廷命禹之治水也。盖以○○○○○○而禹之暨稷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卒致蒸民乃粒之效，斯即后世转输之所由始也。禹稷圣臣，若不可轻疑，然今之事任，则其事任也。公以一人之身，而二圣臣之所为备。苟思所以自尽其心，以仰副圣明任使之意也，当有余思矣，而又何歉也邪。周之毕公四世元老，及其出而保厘东郊也。乃继君陈之后，公今日实兼巡抚畿甸之责，则是亦以毕公望公矣。古今昭代用人之道，与夫老臣体国之忠，惟其所而已，固无泽于内外、劳逸之间也。且公昔以外台超迁吏侍于时，道适以郎署，获从周旋，未尝见公有喜色，及被谤而南也，亦未尝有愠色，休休如也。公古所谓老成人者非邪？行将上应寤寐之求，入参股肱之列，雍容朝堂坐镇雅俗，屹然为时典刑，虽欲久淹外服，不可得已。独贤之叹，非公所自待，亦非所以待公也。都水正郎欧阳君烈、主事周公士咸，以官守，受公之知，于公之行也，恋恋若有不能释者，需愚言以纾其思。因述所尝知于公者如此，公以为何如也。

送恩县大尹赵君某甫考绩序

客有问于余曰：“钧是人也，或为君子焉，或为小人焉。钧是吏也，或为廉平焉，或为庸鄙焉。名与相冒而听者，眩矣。真与贗相效而举者，僭矣。僭与眩相成，而巧者便矣。虚誉蒙乎？上秕政迷乎？下奈之何，民不穷且病也。若此者，其何以厘之？”余应之曰：“是惟徵而已矣。”曷徵哉？徵于其可信者而已矣。其处也徵其所，师其仕也。徵其所仕，徵其所与，徵其所治，师以徵其学事。以徵其政与，以徵其德治，以徵其化学，以定趋政，以信志德，以孚人化，以成治曰：“徵可信，而其人之贤，居然可睹矣。

孰验之于吾恩县令赵子某甫也，验之赵子安福人也。安福多贤，余所友者曰：“大司成东郭。”邹公曰：“少宰两洲王公，二公天下所取信者也。”赵子常师事东郭而又以姻联两洲，获与周旋薰德達材有余裕焉。夫牛鸣而马不应，非其类也，凤见而鸦必噪之，嫉胜己也。使赵子而非贤也，必不能舍所好，以从二公游二公者，且不与之游矣。是故其趋端矣。恩棣东郡郡守。曹仲岗者，今之才大夫也，于人○○○○尝向余道赵子之贤。其言曰：“文以应上，惟今之○，法以削下，惟己之适。是非弗知利病弗卹者，庸吏也。庸吏不可与共治，可与共治者，其惟赵恩县乎？恩县之事上也，承其正，不承其令。其为政也，适乎民，不适乎私。苟弗百姓，而事又在所当缓也，虽台符之峻，犹且阁之，而喜怒利钝弗计焉。况其他乎？是故其志信矣。恩簿有高敏者，尝领郡檄行水于吾邑。邑馆构之牢不内，且戒其棣，曰：“慎勿食武城食也，乃自出食食之。”或诧其太廉，曰：“敏焉！得廉惧漫，吾长赵君之廉也。虽然敏不敢漫吾长赵君之廉，不若敏之丞杜然之，不敢漫吾长赵君之廉之至也。杰尝署某邑归，不以片楮自随，仅仅常俸至，无以贍妻帑，杰不顾。顾曰：“吾无负吾长尔矣，夫令簿若丞所视也。”簿若承墨，且残而令。莫敢谁何者多矣，其素操持，不足以服其心也。若杰与敏者是，岂声音笑貌之所能为哉，是故其诚孚矣。恩比武城，恩民之颂其长者，声相属也。其歌曰：“谁剥谁脂？博誉如贾，我民罔恫，惟我赵父。”又歌曰：“谁剗谁心？谁充其口？我民罔恫？惟我赵○再○○○○仁兮”。民有余资力弗昏兮，父兮母兮○○○○○○之父老，闻而讯之日乐矣乎？其幸之也。曰：“幸也，而乐存焉。”某也剥民奉上以养交也，其民馁矣。某也借公自营以肥家也，其民瘠矣，而吾济举不知也。幸幸其不罹乎，彼也；乐乐其独囿乎，此也。故曰：“乐也，而幸存焉。”是故其成化矣。呜呼！士患无志有志矣，行不足以自达。诚不足以孚众化，不足以浹民，犹无志也。赵子志如此，其行与诚与化也。又如此，其为君子，为廉平也，如揭日月矣。世虽有善冒且斂者，恶能措其巧也邪。客曰：“先生之言，诚信而有徵矣。取而闻之当路，所谓举尔所知也。何如？”曰：“吾闻之也，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在位而不知人，则失之，在下而不知人，则失之。”眩吾知，免吾眩焉尔耳。若夫今之在位者，藻鉴精明、求贤如渴。其知赵子而大用之也，且有日矣。奚俟徵于他人也哉。于时赵子适○三载，将考其绩于朝客，遂取余言书之，以为赠行序。赵子名可旦。某甫，其字客者，敏也。

贺夏津令平岗刘君膺奖序

余家食既久，交游散落门庭○○虽○○○○之劳，而平生结友求才之意，郁而不

申，亦不能无少介。然者，当是时也，后进之英有能停桡枉驾，数数过我而相慰籍者，真空谷足音也。然数年之间，仅得二人焉。曰：前东流学谕、夏津令，今顺天节推、晋江易君时中嘉会曰：前安丘学谕、今水部主政、太和欧阳君烈茂之二子，皆以道谊臭味之同，而有意于余。其来也固非泛然而来，而余所以礼之者，亦非泛然而礼也。盖节推尝从其乡先达蔡虚齐公游水部，则余旧僚少司成南野先生之群从也。其源流渐被与世不同如此，故其趋向亦不同如此。余盖以为不可多见者也，乃今又得吾万安刘君宜献焉，宜献初教秀水，化成，擢湘阴令，以家艰，归。服阕，改令夏津。莅任未几，余未稔知其人，然与茂之同年友也。茂之尝亟称之，今又承嘉会之后，而能廉以提身，礼以淑士，惠以畜民，举不改于嘉会之旧用。是受知于乃县中丞谷坪，李公移檄奖励，以劝有司。谷坪，吾友昆山魏庄果先生友也。庄渠近以书来询问谷坪○○○○○○余未及荅，而夏津县学诸彦以礼与○○○○○○为宜献贺。夫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又曰：“达观其所举彼二子者，不易交人。”李公不轻举士，由是观之，则宜献之贤，不待稔交而可知，而余亦因得借手以复庄渠矣。尝怪韩退之有云：“先达之盛，必待后进而后博，后进之美，必赖先达而后彰。”斯言若未失也，至谓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虽相须而不相遇，此真世俗市道态耳。而可与论君子之交也哉。彼君子者，道德重而势分可忘，声气同而形迹可略。在上必汲汲然援引奖借，以长育人才为急，而在下亦必汲汲然尊贤取友，以成就己德为事，所谓两相求，而各得其欲也。区区挟负之徒，恶足以语此。今观宜献与夫二子者，之所以受知于谷坪、庄渠与余，与余三人之所以知之者，则君子之交可知矣。余老且病，无复当世之志。若二公者，盖海内人物之权衡也，宜献既与二子同以乡荐起家，同以邑博筮仕，名实先后大抵皆同，而又牵联，同受知于二公。二公行柄国是，有以人事君之实，吾见○子者，固将拔茅汇进，同树茂绩于当年，同垂○○于后世，以为知己者报，岂徒歆艳夫今日之奖誉已哉，余不佞敢以是贺宜献，且因以助之。宜献讳璧，平罔其别号也。

叙采风鸣诬之什

昔者孔子慨中行之叵，得觐刚毅之近仁，而又喟然，叹其未见也。其思深矣。彼多欲之柢与刚正相反。而或者乃猥以当圣人之所愿，其意果安出耶？盖天下之事固有实相斂而名相混者，非知道者，弗能辨也。多欲之人胜心内横，争气外张，狭中少容，谓之刚；○是己非人，谓之刚；逼悻戾自用，谓之刚；悍克核太甚，谓之刚。忿之数者，彼其人固自以为刚，而世亦且以刚目之矣。不知由圣人观之，皆欲也。何也？凡以求胜夫

人也，几以求胜夫人而取诸人也。夫胜人而欲取诸人之谓欲，自胜而无求于人之谓刚。两者实异名同，而世人莫能辨之，无怪乎其以欲为刚也。已昔者皋陶矢德曰：“刚而塞，而帝舜之教胄子，亦欲其刚而无虐。”塞者，诚也。言乎其天德之诚于中也，○者○○似刚者也无虐，言乎其欲之绝于外也，○○○○后能塞。夫惟无求于人，而后无虐，夫惟塞且○○○，后可以近仁。可以谓之刚者，在孔子时固已叹其未见，后世可知矣。比读海内诸贤所为，余同年友东泉张子鸣诬之什，暨张子所自著，呆人传而壮之。呜呼！若张子者，其殆今之所谓刚者，非敷夫履亨○而○达者，跛于行者也；通危机而卒蹈者，眇于视者也。○子之才之智出流辈迥甚，苟非其所挟持有○○○人者，其自致宁。若是舛耶，方其举进士筮仕出为○开封也。阶而旅进，可以取台谏柄事权。其既仰而焉，部寮也。同而附时可以致通显跻卿寺二皆既皆以直，弗遂及其积资历考，仅而出守武昌也，使稍有所愆于前，而略自贬焉，则亦可以循途辙、累岁月而登华要无难矣。而张子一切挥斥不顾，随其所在守法奉公直行已志大利诱之于前，而不为喜大势驱之于后，而不为惧屹如山岳、浩如江河、威如龙虎盖，可越而不可移，可乱而不可遏，可窃窥阴陷而不可正视，直指也，壮矣哉。张子其殆今之所谓刚者非○○其中少有一毫趋营进取之念，不能○○○○○○求于人也。则一之已创况，至于再况，至于三○○○柳士师直道事人，甘心三黜，孟軻氏称之曰“不○，三公易其介者也。”若张子之介其亦庶几，所谓三黜不易者，非软壮矣哉。充张子之志，使不尼于时而得○其所欲，为其司谏诤也。必且为折，必且为引裾其肃风纪也。必且为破柱，必且为埋愉，其又进而当太任，临大难，必且为柱石，必且为干城，必无负国家任使之意，以与古烈士争光。此其人于世，轻重何如也。顾以直见斥遂不复用，惜哉。张子归既久，公论益彰，于是激为文章发为声，诗引为歌谣，断断焉若为张子鸣其不平者，然乃张子则颓乎，以呆自诿，盖安之若命，而未尝有几微动于中者，何也？信乎通不必信乎，位畸于人不必要于天理，固如是张子其素所蓄积当，亦必如是也。余于其三黜而不悔也，已占之矣。或曰：“呆传自明何也？”曰：“明乎道也。”道当然而已之升沉，毁誉不计焉。固当官之道也，曰：“不亦太直矣乎。”曰：“直矣以直报怨，不直则道不○○○○○○○○余惧览者，或疑张子之刚于古也，故○○○○○○之。”

大学亿序

大学者，圣人今性之学也，止至善是也。何言乎？至善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至善之原也。故曰：“天命之谓性也。”天命

之性本不可得而名状也，圣人不得已而强名之，于《易》曰“易○”，于《中庸》曰“中和”，而于《大学》则曰“至善”。其为性之本体一而已矣。至○何言乎？止也。至善之体，本静也。本无声无臭也，本无思无为也，寂然不动止而已矣。止之云者，所以复其本体，而非有所作为损益于其间也。何以止之也，格致诚正修者，所以止之也，而格物为要矣，盖至善本止而有不能止者，物诱之也。孟子所谓心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者，是也。格物，所以先立乎其大，而使其小不能夺也。故格物而止至善之功斯过半矣。循是而往致知者，复其明觉之体也。正心者，复其虚静之体也，而至善之体立矣。诚意者，谨其用之萌于内也，修身者，谨其用之达于外也，而至善之用行矣。體立用○而至善○矣，至善止而德明矣，德明而可明之于天下以亲民矣。夫至善至矣，又何言乎明德也。一也至善循其本，明德举其成，实非有两事也。虚室生白，白非自外也，水静则明，明本在内也，而况圣人之心止于至善也欤。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下之至明，何以加诸！然则又何言乎？明之以亲民也。一也今夫月之止于中天也，而万象咸摄矣，月非来也，万象非往也，一体故也。明德之于万物，亦犹是尔明之云者，所以复其一體，而非有所作为损益于其间也。何以明而亲之也，齐治平是也。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所谓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也，所谓尽人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也，夫至是而后圣人之能事毕矣。故曰：“大学者，尽性之学也。”圣远经残，群言淆乱，晦而不明也久矣。愚也熟读其书而以意逆之，得其义如是也。故为之亿以俟就正于有道者云。

题跋

书甘泉赠言卷后

宾赐与予同游甘泉先生之门，先生之所以斯宾○，与宾暘之所得于先生者，聚在此卷，宾暘之学可知矣。南行出以相示，且属缀以一言予学，懵于得而涂辙之眩也，其何敢滕口无已？则申之而已矣。夫学而断，断云者以无所拆其中也。杨雄氏曰：“众言淆乱折诸圣则言也。”宜莫如孔子，孔子之言，仁也。自视听言动达诸，出门使民居处应接之类，取体天而已，未尝外身以守心也。然而隐显一矣。孔子之言，智也。自学问思辨达诸，诗书执礼，前言往行之类，取知天而已。未尝扞事以求，悟也。然而内外一矣，孔子之道也。自达道达德达于三千三百之类，天而已。未尝弃万以趋一也，然而一以贯之矣。后之学者不然指方寸以为本心，而不知心体之与天同，其大也。指经训以为陈言，而不知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厌顺径约指万事以为粗迹，而不知道之殊途而同归也。其诸异乎，孔子之学矣，其亦弗思甚矣。然而高才明智者，见闻胶胶束书不

观者游谈**推推**靡然。师之又从而为之辞，其亦弗思甚矣，无惑乎。学之○○且○○○
○如也。韩愈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今欲○○○○○则莫急于明吾孔子之学焉尔
矣。孔子之学，明则世儒之学息，世儒之学息则道德可一，道德可一则风俗可同，风俗
可同则王化可兴，是故君子莫大乎**友**。

经

书诗礼传家卷

卷友人都水张公仪氏述其家学云云者也。大司徒约庵周公既已，诗而圣识之矣。公
仪将之赣州守也，○价其门人朱司训持以示予，且需一言以张之予○。孔子之门，六经
毕备，而过庭之训断于诗与礼者，先要约也。盖诗**统**性情礼严，轨物治心养性之妙，修
身齐家之方，当官行政之要。取诸斯三者不啻足矣。大圣传家之学，犹且先之而况于他
乎。后世明经之士，专门名家往往仅守一艺，独**希**玄成承其父学，兼治诗礼，以此相
继为汉名相，且施及子姓延于宗党，掇青紫跻显要者，代不乏人当世荣之，故有黄金**满篋**
不如教子一经之谚，诗礼传家之效至是极矣。然其志之，所趋功之，所就**旋**诸孔门其内
外大小○○○下未知果何如也○今张氏之业二经○○○○○○公仪昆，从而后始大发之
公瑞，既以理学先○为明时良二千石，大用未**究**敛德肥家而公仪○登以诗也。又复如
是麟游风翥玉粹兰芬蔚然一门之盛方与而未艾也。由此而为韦氏也，无难矣。虽然犹有
进于斯者，公仪其自知之，公仪外朴内明卓然有立，而又从容风议达于政体，已试之效
固居，然可睹矣。继自今益笃不忘温柔敦厚，以和之恭俭庄敬，以节之庶几乎。孔庭之
教，而后前烈愈光来庆愈衍也。○直侈名位以夸诩时人之耳目已。○○不佞敢以为公仪
及其子若孙劝。

跋终南山人妾薄命长叹

武城王子曰：余读终南山人妾薄命辞而悲之，其身困以棘，其守贞以恒，其音壮以
厉，其志亦可哀矣。虽然矜色衒才媒谗囿忌，如古长门者流，是又难尽诿于命之薄也。
辞多自怨之言，山人其亦有创于此也夫。

王文定公文录总目卷之八

记

武城县新建太守陈公生祠记

重修南旺湖记

清平县重修庙学记

重修封君孙义翁祠堂记

先考王府君先妣李宜人合葬墓记

王文定公文录卷八总目终

文录卷之八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记

武城县新建太守陈公生祠记

武城东昌属邑也，地势^甲下而卫河行乎其间，每河涨辄被其害。嘉靖庚寅秋，大熟未获，水忽大至田禾漂没，室庐倾荡，民苦昏垫，未知底定。而秋税之符又下，四境嗷嗷已分沟壑矣。干时今山东大方○○○先生陈公适知府，事闻民之急亲○○之○○分罢征已，责生者散财死者给槽俾免于流离暴露之厄民，以税告公曰：“我在其母恐乃奏请捐郡帑白金以两计者，凡四千八〇有奇用，代一邑兑运之额诏可之民赖以苏。”于是老稚妇子相率涕泣，焚香吁天曰：“公活我，我何以报公也？”越八年，戊戌秋水再至，患加于前时。公已督视两浙学政去郡久矣。继守宁州吕公颙因民之哀考按，故实得请如公民，又赖以苏复涕泣，焚香吁天曰：“公再活我，我何以报公也？”久之相于谋曰：“公之德在吾邑，天下不尽知也。感公之德在吾心，吾之子孙不尽知也。”其惟生祠乎，昭远垂后以永吾思，其惟生祠乎，值公已历陝右宪长晋辖东藩乃价贡士刘希契上白其意于公，公坚不可众弗但已也。进告于邑侯丘君道明丘谕止之曰：“尔举诚义也，公意不欲，奈何？退又谋于乡大夫、士乡大夫。士善体公意者，亦谕止之，众犹弗但已也。”复价希契往白于嗣守，当涂喻公智，喻檄若曰：“背惠者不祥，师古者永世，吾民之举匪图报德亦以示法也。”有〇者其听之。于是阖境闻命忻然趋事，相地于城西河水之孺，筑而崇之南向为堂。凡四楹中肖公像左右列庑各四楹，以为致斋涤牲之所前为仪门，又前为碑亭。碑亭仪门之间，转而西向面河为大门。颜之曰：“东昌太守芹山陈公生祠经始于壬寅某月某日，次年某月日告成事焉。呜呼！天下之理感于应而已矣。上之感也，公且诚则下，亦以公且诚应之，公则其施也。溥诚则其入也，坚故虽藏于田。夫野老之心者，愈于金石，而更以天时人事之变者，新如旦暮，斯固威有所不能〇，理有所不能

格也。昔在朱至和间，西蜀弗靖，张公方平往镇抚之民，赖以宁后。遂留公画像于佛寺，以系去思匪直，公不能禁。虽其乡先生苏民允氏从容晓譬，而终不能回也。以古准今殆有嘉焉，无弗及者，感应之妙至矣哉。或曰：“祠也者！所以事神也。生祠非古也。是不然石相之祠，栾公之社礼，以义起者，厥惟旧矣。宋有朱去泰者，曾为海州，既去，而吏民思之为立生祠。”一日，方奏事忽醺然大醉上诘之，对曰：“臣素不饮此，必州人飨臣。”○覆视之，果然○○○。观人神一理感应一机，顾诚与公何○○○○也。○其悱悌父母之心，施于有政，初不○民之何如也？而民思之久而不忘。如此，自今伊始，瞻仰有象○蚤有仪，岁时伏腊，相与奔走，拜稽于祠宇之下。输其涸辄，再生之诚，以效南山万寿之祝。精神所极，隔阅潜通，纯嘏之福不止萃于公之身也。公之子若孙，亦必有阴食其报者矣。一醉之应恶足为公道邪？公名儒宇，汝宗锦衣人起家，癸未进士文章政事蔚为时望。而刚方廉节可属大事，不啻为张文定者，他日劳著于国法，施于民祀典，昭然当通之天下传。诸后世而此，祠则所谓掘井得泉者也。虽不专在于是而实于是乎先焉斯民何其幸哉！祠之初建也，愚不佞，尝以公意止之期不听暨其成也。顾不见过，而猥以记属义。叵得辞迺为直述其事如此，盖亦穷比于我老泉云：“是役也，财用之具，民所自办一，不以烦官府受事于丘侯，以董其成者为耆老王文辈。若而人而相之者，邑弟子员苏琢也。”

法得附书

重修南旺湖记

南旺湖者，古大野泽，而古今贡道之要会处也。按《禹贡·徐州》：“大野既潏，东原底平。”《周礼·职方·兖州》：“其藪泽曰大野。”地志谓大野在钜，野县北而何承天。云钜野广大南导洙泗北连清济，则其地于其所钟可知矣。或又云郓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郓州今东平府即古东原，而中都则汶上县也。去古既远，陵谷变迁，求古大野未知孰是。顾今南旺湖实在汶上西南萦回百五十馀里，而会通漕河，贯乎其中。湖界为二西湖广衍倍于东湖，而东湖北接马踏伍庄坡湖，以及安 154 山南接蜀山马场坡湖，以及昭阳诸湖相属绵○数百里，而徐兖东平汶上钜野郡邑又悉环列于其左右。与古经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无疑矣。禹治水时，大野既钟，洙泗济水而成，而泗通于淮济，通于○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文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济，则是大江以北、长河以南中原诸水纵横交织皆于大野乎相联，而当时入贡之路，若青之浮汶兖之，浮济徐与杨

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子相开。是大野在古已为贡道之要会处矣。后世建都不同○之途，亦异惟我。

圣朝成祖文皇帝定○○○控制上游于与舜禹○所都，同在冀州方域之内。放○○○贡赋道路亦与禹迹大略相同，济○之○○○○○中间虽有五湖之险河，淮湍激之○○○者，犹淮泗之故道也。至于○御合流直趋天津，则与古达河以达帝都者，亦殊途而同归矣。惟是济宁抵于临清上下三数，○里地势高仰舟楫不通会。通河虽创自前元未底于成也。国初黄河决于原武，漫过安山，而会通河遂以堙废。至永乐中始，以飞挽艰虞爰命。宋司空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会通以济漕运顾瞻南旺，适当其冲。宋公乃用老人白英之言，导汶自戴村西南流合洸与济伏所发，徂徕诸泉之水，潴于南旺，注于会通。南北分流，上下交灌，而又建闸设坝蓄泄以时。遂使三千余年已废之大野，复为圣世利涉之用。盖亘古今而再见者也。同非南旺，则会通河。虽开亦枯○耳，乌能转万里之轴轳，来四海之朝，献以供亿亿万年之国计也哉。是南旺湖，诚又今日贡道之要。○○南旺既潴会通其道，自时○后海运○○一○罢岁。漕东南粟四百万石直达京师。若行堂奥然上下，咸利者且百余年矣。物盛致虫积习生常，迩年以来，河沙壅而吏职○，于是有堙塞之患。水土平而利孔开，于是有冒耕之患。私艺成而官防碍，于是有盗决之。患三患生而湖渐废，湖废而运道遂失。其常此所以不能不轸吾，圣朝宵旰之忧也。乃者廷议因漕船阻滞，请遣大臣如宋司空者往任其事，而兵部左侍郎王公某是受专命兼宪职以行。

训词丁宁首以经理，山东诸泉为漕河命脉。是固以宋公之任，任公矣，公祇承德意奉行，惟谨视事之始会通漕运。官河都御史周公某、郭公某暨内外诸司相与远稽近考尽得湖泉放久之，由如前所陈三患云者于是案圆牒以正疆界。昭典宪以慑豪强，飭官廉以慎法守，而又躬履地形，指授方略先○诸泉以开湖源继疏四湖，以为水柜。又以南旺地当要会，用力尤多，西湖环筑堤岸，以丈计凡万五千六百有奇随堤。既开大渠与○共长○○内纵横复穿小渠二十余道，使相○○○水○漕东湖迤东地势渐高，无需防遏止于官民界。分植○竖石以杜侵冒而南至长沟小河口田家楼受木之处，则亦堤而渠之，仅及西湖五之一。凡所新造为闸者，二在李太口弘仁桥为坝者，二在马家口王岩口为河者，九百丈在李村王堂，二口皆蓄泄要害处也。至于○阑全湖，伸缩漕道，有若南北端上下二闸，东西岸十七斗门则皆因旧而益修浚之，以司启闭经，始于辛丑八月十有二日，至十月○告成事焉。凡役夫○五千六百，用银二万七百八十两，皆取诸河道之委积。云其承委官属总督，则山东参政余君颍都水郎中张君文凤主事，刘君凤池、李君梦祥兖州知府，

程君尚宁分理有司。自陈通判○刘推官寿而下，为知县某某某判官、某主簿、某训导、某又若而人公既肃将。

明命率由旧章，而诸君亦咸惟怀永图恪遵成筹，所以群策毕效众力，协齐甫三阅月，而百年漕政犁然悉还其归是皆。

圣天子神谋法祖知人善任之效，而公之○忠体国，果无愧于宋公也。如此呜呼盛矣！先是公经画既定条具，上闻事、下工部，覆奏取可施行，仍议勒石纪成，用昭久远于是诸君承符从事不鄙，谓愚公同年也来属笔焉。愚惟建事而有所因，则功易成法，立而后能守，则德可久今之功叙，诚不可以无传矣。抑又有大者，焉享万世永赖之利者。睹河洛而思神禹以万民，惟正之供者戒逸豫，以则文王当今之世沧海以还，全归禹贡薊门之表。尽乐尧封可谓盈成之极际 156 而儆戒之至几也，则夫前所当因后所当守者宁一运道已。邪公等皆豫闻保大定功之责，所以职思其忧者，亦必有大于此矣。

广宗县重修儒学记

武城魏侯之令，广宗也。姑至稽按故实谘览缔建，见其颓然圯废者，几年乃慨然叹曰：“畏嫌裕蛊遗过，后人世恒习也。谅不敏不敢以是自诿矣。然事有缓要，役有繁省，时有诎赢，举不失叙政，乃可成也。乃差而赋功焉。”首县治曰：“此出令之所也，所以宣德○○○轨则者，也不可后也。”新之次城垣曰：“所以○○也。”次巡院曰：“所以秉度也。”次仆寺曰：“所以考牧也。”皆次第新之，次养济院曰：“所以属穷民也，○正固已先之矣。”则继新之，次城隍之祠曰：“是在祀与，与社稷埒所以佐令而同福，斯民者也。”则又新之几附于之数者，皆犁然就绪矣。顾瞻学宫，实维首善之地。而体尊费巨巨易举也，曰：“吾不可以亟劳吾民，姑需之，姑谋之。俟吾化行而后可图也。”越三载，惠流民和孚于上下侯，乃以秩○考绩于京，天官最之上。其治状于朝，诏锡之诰命以宠异之而还其任，再范之初，乃属其父老于黉舍而告之曰：“斯固有司者之责，而诸子弟之所赖以成其材者也。吾与若等分任之，则何如？”于是闻者欣然起命，惟恐或后陶者、运○植者、运材智者、效画壮者，呈力旬甫三浹而诸工咸告成事，盖不期而集不督而劝其所以信于民者豫矣。凡撒而新之，为明伦堂者，四楹堂之后为讲堂，讲堂之前为二门楹。皆如堂之数，堂之左右，为诸生肄习之舍者，二十有二楹。凡附于之数者，亦皆犁然就○矣。○○翼翼丹雘炳○弗侈弗陋，为四方观于是学○○○珙司训郭君汝靖暨诸生徒德侯之功思垂诸后也，乃具书币遣生员刘应祥、贺天祥徵记于予，予惟古

昔学之义。二有以地言者，四代之学见于经者是也。有以业言者其道已远其义，则自传说古训有获之，言始发之嗣是，而后圣经之论不啻详也。然其要归于孟氏之所谓，明伦而已，地之兴替存乎上业之修否存乎下，然地崇于上而后，下有所承，业成于下，而后上有所副。斯二者又未始不相渎也。考诸郡乘广宗有学创自前元入国朝以来三次修葺至于今日益完且美。圣天子育才导民之盛良有司实钦承之诚，可谓追隆治古矣。所未知者，士游于学，所以修其业以矣。无负乎上之人嘉惠之意者，果与古人合乎？否也。当传说时古训未备也，至吾夫子而后《易》《诗》《书》《春秋》《礼》《乐》之训，大明至孟子后诸儒相继推明，而后孔子之道益尊，今六经语孟列在学官上非此不教下非此不学，可谓至矣。而士之成材或间有愧于古世○○○也，伸其占毕，解其训诂。支离其文义而于所○有获者，盖阙如也，则亦无惑乎，学之不古若矣。诸士子承兹学之新也，能遂新其学以副之无安于故，而○于习，无○于浮而迁于异，求诸圣贤之所谓学者而从事焉。○志焉以传之时，敏焉以习之，身焉心焉以允怀之期，至于来且积而后可以言获也。由是默而成之，可以畜德神而明之，可以建事出而仕于朝，则为良臣。入而居于乡则为善士，薰陶之久沛然畅连○几伦明于上俗亲于下而广宗之学，与古庠序并美溯源绎始于侯有光，匪直无负焉已也否？则徒○劳费而讫无补于治教之实也，亦岂直负侠已哉。二三子勉之侯，字子贞，与予同学且同志也。以明经筮仕，今官庶明，恺悌民歌舞之，予妩于阿也，故略其他美以俟异时记去思者而止述其兴学之颠末如此云。

清平县重修庙学记

按志清平学在县治东北创自金元人 国朝景泰

成化正德间，尝一再修葺，顾惟因陋应文计非经久，乃嘉靖甲辰大梁邓侠以乡进士来宰。是邑○○○初见其颓敝，弗称慨然有兴复志○明年政○力，以其事白于府，府转白于当路。众议协从，乃发公帑金，以两计者，凡四百有奇给侠从事，经始于闰正月朔至四月○，遂告成焉。前庙后学位置森整庙之制，曰殿“日庑”，曰“戟门”，曰“泮桥”曰“棂星门殿之左为启圣祠”。

祠前为 敬一亭殿之，右为庖逼之所，戟门左为名宦祠，其右为乡贤祠。凡附于庙者，无弗备矣。学之制曰“堂”，曰“齐”，曰“毓秀坊堂”之左为廩庾，其右为神庠

官。师楼息之宅，几三区在堂之后，与其左右诸生○○158之舍，凡二十间在启圣祠，暨庖湍之左右，儒学门在棊星门之左，凡附于学者无弗备矣。闲闼庸○鹄峙绳，牵丹艘黝垩翠飞锦错，巍然焕然改众目观。于是学谕黄君璉训导戴君喜、陈君忠谋辈相与谋曰：“侠之功伟矣，不可以无述也。”乃绘图具状遣生儒刘○粹高大之谭介福。郭东曾谒文于余将，勒诸石以诏，后之人俾勿壤余，既披而阅之。因进诸生而问曰：○侯之成，是工也，亦必有道矣。可得闻与曰：有筑之以实其基塾之，以正其向材木必良○○必坚生之○名匠督之，以才吏既成，而后涂之以○○○○○○色，而大工始就绪也。余闻之喜曰：“噫！是诚有道矣。”○岂惟足以新是学宫已哉，凡子诸生欲新其学也，亦于此取之而已矣。盖心也者，基也；志也者，向也。仁义忠信之德，通达知类之学，其材木与其○○也。师匠也，友督也，文辞也者。其○涂彩色也，诚心而后基壮，崇志而后向方修德，而后材良○学而后○精之数者，必得明师，以为○良友，以为督，而又文之○文辞，斯可以为成学矣。学成斯可以出而效用○○○○固我。

圣朝建学育材之，休德而良，有司实钦承之者也。子诸生承今之羨，其亦欣然而有志于此也乎。且清平古漯郡地，青兖之交，而齐鲁之会也。在昔孔圣群贤往来二国之郊，盖于兹有辙○焉，灵夹洋洋万代，如见今也。讲其道于新学，不啻亲承音○礼，其神于新庙不啻式瞻仪刑于斯，而弗能感厉奋发。自新所学以○世用，如余前所云者匪直返员。

明时抑亦员圣贤过，化之泽于百世之下矣。子诸生也，承今之羨。其亦惕然而有○于此也乎。呜呼！○○○○名风世长葛人，尝以文行○于长河之○○○○平，有体上下交孚，其就斯役也。经画素定，调度有方，故工钜而费省，成速而民不告劳，即此可以例其余矣。主簿申邦俊从外相之，而专○其事者，则典史林○医官王时雍也。因附其名于末云。

重修封君孙义翁祠堂记

故城三朗镇在县治西比五十里，镇东十里，有○○鹿豕，故封君孙义翁之所庐也。翁既没，镇人○踞暨其群，从党友相与建祠祀翁于镇之南，以○○德岁久风驰骏，奔益夥堂，阶倡侧至无以设礼容观者，病之时同事者半已物故，独踞尚存，乃慨然兴曰：“是固吾之所当终者，不得已耄辞也。”遂复率其弟珩子○子玉与石珣辈数人募义捐货买地

市材，相○○而益闾之棲神之宇，拓三为五中肖翁像而环○翁，遣事于其四壁以繫泉思○燕有所齐庖有房○○○严为一方观经始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落之凡兹费役甚巨，且繁难管于众，力而踞也，实尸其成。盖翁之义，随力所至无所不瞻○○○○○，故镇人之德翁也。视他处为最○故○○○○○落翁察，其足以有立也，教而振之卒底于成，以裕其家而光其世，故卢氏之德翁也。视他人最为最呜呼，斯固可以占翁矣。工既告讫谓○牲之石不可无言，以○诸后也。乃价国子生魏臣邑弟子员李元嘉谒文于道，且以翁冢子太仆卿先生所述，泣血○来道拜而读之，见其揄阳称儗。各极其美，而其人最贤且头其言足以信今传后无疑者，则有若阁老介轩靳公之铭都。○东田马公之表方伯孟○李公之○在焉三公之言曰：“王祥薛包翁之孝友也。杨椿榔○翁之视范也，郭元振范忠宣翁之○施也，陈太丘王彦方翁之感化也，下马○西翁之遣爱也，夫诸贤者古之报奇人也，后之人能仿佛其一行，尚足以照耀简福○炙齿，颊而况兼而似之者乎。呜呼！庶言不浮斯○可以占翁矣，翁之生也，与都宪公及方伯之先○御公同游，没与二公同祭于社，已极哀荣之盛。”而其钓游之处，巍然专祠，又复有此自今以始岁时○蚤遐通骈臻祈焉，而应报焉。而格翁之所以惠斯一方之○与一方之人，之所以报翁者俱相○○○○○○，其亦交知所劝矣。夫或曰：“翁一乡之善士也。”得太○为之子，而名遂与二公，若是平班也，人贵于有子也哉。愚以为此不知德者之言也，人之为善于阳者人得而名之为善，于阴者神得而旌之。昔者紫府真君尝坐黄承事于张忠定公之上，徒以其储谷济人，阴德为大耳。今夫二公勋名风节固赫奕一时，然仰视忠定，未知其孰贤而翁，所积若此，则宜○之中。其所以处翁者，当不在承事下也的矣。○衣白焉东行海 160 上信斯祥也。翁岌直俎豆此一方已耶，传又○○事子孙青紫不绝审○，则自太仆延于世，世固皆席翁余荫，且当嚶嚶焉以继述为孝以费克员荷为惧者也，顾谓翁因子而显，岂理也哉。虽然天人有○胜之符，父子有相成之道于公之间，得定国而愈高○氏之槐至二郎而愈茂，若翁者固不待太仆而显而太仆之恢，弘扬厉千翁有光，则亦有不可诬者为善者，其益交知所劝矣。夫翁世系名号封秩，暨诸行实具于铭表遗事，已列壁刻及杨太史前记矣。兹○○○梗概而又系之以诗俾祀翁者，○○○○○○，物厥德曰：“生克肖以仁，惟人最○人而不仁。”形藩利阙一膜之外，判为奏越。吁嗟！义翁仁以义流始于家，庭连于乡州寒兮。我衣饥兮我食，凡民有求○不我郎翁仁，则洽翁心○然曰：“我何为恐？”弗肖天天既与善民，亦怀义父兮。母今匪翁，曷比翁不○○○云○乡○駉衣白马，海上翱翔。民思翁斯久而弥恪奕奕新祠。惟民是若遗事在壁遗像，在堂雕俎蕙馥玉酌兰芳载

报载祈载歆载妥翁，其来斯始。终惠我驱，我厉疫丰，我蚕思匪，直也。今维万亿年。

先考王府君先妣李宜人合塋墓记

明赠承德郎吏部文选司主事加赠奉政大夫，吏部○勋司郎中先考府君讳琮，字佩之，姓王氏，武城人，曾祖讳士中妣杜氏祖讳，复礼妣李氏，考讳给妣，张氏生母孙氏世隐德于晨府。君○颖异不群，有术士陈姓者见而奇之，谓先祖曰：“是当大翁门盍教之读书。”先祖因向嫡祖母张曰：“邨疇中不可以居吾子，吾又不能舍○事而之他也，奈何？”张即解家○○○○母孙亲携府君入城○师就学○○○○○○○○友，庠静有干蛊才。既游庠序，兼以门户，自任先祖。优游田亩，不闻追呼者余三十年。先季父瑄生未省有不如意事，皆府君代而庇之也，坐是弗获专意于学。屡○场屋，暨子道入仕，乃慨然曰：“吾命与名憎幸有子承吾志足矣。”遂以儒服隐于乡县。宰有慕其贤者，就而见之，乃见履贞操约恬于势利。人固不知其有子为吏部郎也，生于成化辛卯七月壬午，卒于正德丁丑四月乙卯年，四十有七先妣赠安人加赠宜人。李氏同邑巡检公稳之女性温厚真良，年十九归子府，君事舅姑书礼至与吾嫡祖母慈孝相结恩过，所生则尤人所难也。不幸降年不永，仅二十有四而○，弘治辛亥八月辛未也时，遗孩道甫五龄选才晬耳，后皆祖母张鞠而成之。先妣孝爱之，所感者深矣呜呼！痛哉！府君继娶刘氏于氏子男八人长即不肖，道举正德辛未进士改翰林庶吉士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春坊谕德。今以南京国子监祭酒在告先考妣，荐被明恩荣膺题号皆以道○○于○，得以○崇所生故也。次选义官，次遇迴○适，○○○○○○○○，今毋于太宜人所出也。迴过遗早卒，孙男五人○康甲午科举人，幼容慧而夭，幼字幼德幼庚女七人，长适曹知府恩之子佩，卒余尚幼曾孙男二人女一人。初府君没道，贫且弱不卜塋，啓先妣之○而权厝焉。已二十余年矣，重惟体魄，弗宁白夕忧惧，乃以嘉靖十九年十一月九日卜迁于城南二里。许曰：“卫武之原先考妣居圻中央左附，继妣刘氏而虚其右，以竣顾念藐孤祿不逮养欲报之恩，昊天罔极谨次姓系封秩梗概。刻置幽壤，异慰慈灵攀慕，弗及徒切摧陨，呜呼！痛哉！”

王文定公文录卷之八终

王文定公文录总目卷之九

碑

濮州新建帝尧陵祠碑

传

王烈女传

墓志铭

明封文林郎加监察御史服色王公配孺

人吴氏合塋墓志铭

明通议大夫南京大常寺卿赠礼部○○

郎谥文简穆公墓志铭

李母孺人高氏墓志铭

明东庄丘翁合塋墓志铭

明清河处士丘君合塋墓志铭

行状

光君槐庭先生行状

祭文

武城乡贤祠祭文

武城名宦大尹姚侠祠祭文

祭魏子贞文

祭李冲霄文

陞官告祖墓文

告考墓文

告先室墓文

陞礼部侍郎告祖墓文

告考墓文

告先室墓文

王文定公文录卷之九总目终

文录卷之九

武城 王 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碑

濮州新建帝尧陵祠碑

帝尧陵见于山东郡邑者凡三，而史谍事证的然可据者，惟濮之竹林寺为最著。盖《史记》注既以为尧葬○○成阳矣，吕不韦又云：尧葬谷林。皇甫谧，谓谷林，即成阳也。汉地志济阴，汉地志济阴郡成阳县有尧冢，雷泽在其西北。杜佑《通典》濮阳雷泽县，即汉成阳。而郭缘生《述征记》云：尧塚在雷泽东南。其说皆与《史记》合，则尧陵当在濮境无疑。且尧父帝喾墓在濮阳顿丘，其母庆都墓在成阳灵台，见于皇览及酈道元《水经注》及欧阳公所录汉灵台碑甚详。而酈朱故成，今名朱家阜者。又丹未之所藏也。族葬之礼，上古无有而情则然也。尧从父母子朱从尧，盖理势之可揆者，元人墓碣必有所据。然则竹林寺本谷林遗址，其为尧陵也。益无疑矣。彼其在曹与东平者，虽志载其名，官秩其祀，求诸左验如前所云：蔑之闻也。岂当时谷林之事，既襄而傍近居民取其遗衣、弓剑藏之以系其考妣之思也邪。然而世远不敢质言矣。

皇明嘉靖甲辰巡按监察御史莆阳郑公某观风至濮谳询，故实慨想遗踪。若曰：脩葺帝王陵寝，迩来明诏屡颁，凡我臣工所当祇奉无敢失坠。是故弗嫌与东平并祠也。乃行曹濮兵备副使王君某分守○议。杨君某分巡食事，黄君其转行所司，订正讹称，封崇夷垆，拓其区宇，护以周垣，仍取佛堂之弘。○○○者撤而新之以为享献之。所田有定额，祭有常期，凡诸轨物罔不簿正。遂使圣帝体魄之藏晦于数千百载而显于一旦，可谓盛矣。既又虑其久而或湮也，复托三君子具其颠末需言于道，以文诸丽牲之石道。惟昔之论，尧舜者曰：我忘天下易，使天下忘我难。窃以为此非知圣人之尽者也。圣人之所以异于人者无他，无为而无不为而已矣。无为者，道心之微，圣人之所以藏诸用也；无不为者，人心之危，圣人之所以显诸仁也。显斯危藏，斯 164 微精而一之斯，谓之允执。厥中中也者，无他，无为而无不为而已矣。方尧之在位也，居衢室隐精神，宛心约志以从事于

无为，笃恭而王天下，不施智力而万国平，盖尝立于棂扉而云生，牖坐于华殿而松生，栋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诚昔之人，所谓范围易简权与清净者也。夫何为哉。然而未尝不为也。钦若历象而日月星辰顺其轨，所以事天也。克明峻德而族姓万邦致其和，所以事人也。洪水咨又而六府三事歌其叙，所以事地也。而且战战慄慄，日慎一日，竹帛○○，杆杵有戒。达建进善之旌，迁置敢谏之鼓，咨○尧○成勋，收困穷以广德，而又伐宗脍、攻丛枝、鬲有唐于丹浦，屠长蛇于洞庭，射十日于青丘，杀窫窬于桑林，诛凿齿于畴华，戮九婴于凶水凡，所以立三极之道，除天下之害，通庶类之情垂万世之利者，固已无所不用其极矣。迨夫勤倦耄期会阨九六通变宜民举舜而禅之位焉。宜若履脱黄屋担弛苍生可也。方且暨舜修坛于河，沉璧于洛。升首山，道河渚，遇五老受图书归而赏侯伯，封弃，进禹皋，诛四凶，盖亦莫非存心天下加志穷民之事其最后也。乃复有成阳之游，而始就谷林之木焉。呜呼！圣人忧勤惕万之心，直所谓没而后已者矣。夫自其无为也，匪惟圣人能忘天下，天下亦且忘圣人矣。击壤老人所谓作息饮食帝力何有者是也。夫自其有为也。谓圣人之于天下，与天下之于圣人，何尝一日而相忘哉。善乎！孔子之言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言乎。其无为者乎。又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乎。其有为者也。执中之妙尽于此矣。昔商之祀成汤也，颂其日跻之敬；周之祀文王也，颂其不显之纯。是皆发圣人之蕴奥，以仰祈顾歆云耳。今也圣寝丰新灵爽，如在小子不敏，敢附诗人之义，敬述所闻荐之祠下。如此且再拜稽首而为之颂曰：“粤若稽古，惟帝放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神以藏心，无思无为；用显诸仁，成功巍巍。格于两间立乎，三极谁其尸之不幸之力，曰危曰微，同出异名。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惟道源，帝握其祀。仰承羲昊，俯开姚姒。乾元用九，天德出宁。知存知亡，大器为公。位则不有道，未尝息二十八载。广运如昔神徂圣伏白云。帝乡四海同悲，其何可忘。顿丘在左，灵台在右。郁郁谷林，是正丘首。闕千百祀显于我，明细札是承中台之英豸，史经之藩臬，营之奕奕，新庙濮人成之香币，有常笱豆，有践载报。戟祈皇鉴不远，敷离五典相亲三农富我、教我、诱我，民衷，始于一邦，终于四海。大载皇仁，惟亿万载。”

传

王烈女传

武城有众节女曰“王大儿”，大儿家世贱贫，父母皆朴，鄙无所能。解大儿生不闻姆教长懵阉范，乃独闲女，则趾不踰闾声，不度垣者，十有八年，虽组紵之习婉婉之脩，未始闻于人。人共居固然，然无仪矣，亦甚异也。笄后，纳同开秦氏子币未行，值剧贼刘七、杨虎乱山东，转袭郡邑大淫掠。乃正德辛未六月八日掠至武城，势张甚。大儿居适，当贼冲有传贼师令，其众无入士人室者，母喜，欲大儿往依舍西王先生以避之。大儿曰：“止。止儿生不省识王先生，而今可入其门耶？”亟冒父○帽衣，衣履履闾后户，以其童养弟妇与大儿年棺○者，偕出走贼○见，识其女子亟露○躡之。大儿度不免，且爲且趋至夫氏○有○井焉。大儿躍日儿得○矣，遂○入弟妇继之贼知巨得拾去有汲者见之，乃转报他贼。他贼喜垂○下械曲为好语，诱之果○弟妇以上。大儿独奋詈不观贼怒，揪乱擲尺许乳擲之。大儿遂殪井中。明日贼去，父母出，大儿○于井旁哭之。○且数大儿曰：狗留妇不○见○○，何痴耶？狗留弟小名。王先往○之曰：“何物？”○○○此芬葩，久贤不死者万矣。父母稍稍收泣，息咎言然，亦竟不知大儿死之为烈也。后十年○○江楼钱子行部至邑，刺得大儿事咤曰：“是与古投崖者，无异而泯没尔，尔何以耀贞，何以镜汗，何以熄乱，三典不与，责在观风。”乃命县官为大儿立祠，里门颜之曰“烈女”，祠而乡人，因通称大儿，为王烈女云。谕曰：“余旧与烈女家并居王先生者，先大夫愧庭府君也。余故知烈女事，甚稔昔官留都。尝与友人 166-167 梦渔徐子道烈女事，梦渔籍其名，许为传之江楼。既用余言祠烈女而又吊之，以诗烈女不可谓无所遭矣。呜呼！孱焉。一女子捐生以洁其身，初不祈人之知也，而吾三人者郑重之若此何居。”

墓志铭

明封文林郎加监察御史服色王公配孺人吴氏合葬墓志铭

嘉靖癸未江西道监察御史王杲奉命将按苏松访道于道，订度取材○○乡达。既而曰：“吾其遂齐○乎，吾亲耄且病，吾图卒吾养乎如何？○○○○○○艰？自按所归矣。”盖尝请其志于封公而弗许也。既○阍，则又请于太孺，人许之，随罹孺人戚御史泣，拜其友路实旻曰：“奈何荼毒至此？酷耶？始吾大人以大义责某卒使杲抱终天之痛意万一

于吾母也。今若此杲何以生为子，与王子知杲者也。能矜惠果，而为其父母不朽，图庶几杲也。其少苏乎？”实旻曰：“诺乃状封公太孺人之行，而属铭于道。实旻道同志又所因以交于御史者也。”遂不得辞按状王氏世邳州人，入国朝有沛然者，生余于簿钊，钊娶于张实生。封公公讳端，字表正，初余于公与张夫人以廉相继，卒于官公时，尚幼业落，甚归邳无以自活转客于汶，择妇得吴氏汶人振之女也。因遂家汶上其始至也。○一室生计萧然公夫妇相率辛苦以耕、织自最拮据靡懈迨中岁。家稍稍振然，公固性于恬淡，非其力不苟食与衣居。泊如也。生平恒以少失学为歉，有子甫乱即遣就传束，修灯火费，有弗给者，○○田绩之曰：“宁吾匱财，无宁吾儿匱于才也。”乡人有挪俞公者曰：“王进士父来也，公弗动顾益励其子学，学成正德丁○举于乡甲，戊举于礼部。”公焚香頌天曰：“天可慙，天可慙，王进士者遂成。”若翁名乃御史也，御史筮仕临汾，令公就养临汾，见其履正操约，门无私靚喜，曰：“读书不当，如是耶？”己卯临汾绩最天官上于朝，推恩所生诏，封公为文林郎，临汾知县吴氏为太孺人御史寻陟今官，今上改元晋公章服与御史，同而太孺人封。仍故太孺人性慈孝，以俭勤相公无敢替，亦无敢逐白首肃如也。每恨不逮事，舅姑曰：“犹得以事，吾母也果○有良，必尝诸其母，然后尝终身率以为常。诸孙幼失恃，太孺人亲观复之，抚藏获如儿女，然性喜施遇不能自存者，必请于封公。”差而○之，以故封公脱，更以恩信为族党，所任云初御史有苏松之行，便道归省值公疾作，弗忍离间以终养事请公力疾，不可曰：“王程也。汝敢以私稽乎？吾疾已羞汝亟去御史，素惮公○，不敢违去，去未两阅，月而公逝矣。”越三岁丙戌，御史服阕太孺人察其志曰：“汝父不听，汝留实遗，汝忧今欲母子相守也，何如？御史欣然县命未几太孺人寝疾御史左右医莱边○○○○○竟，弗能起也？风木饮痛在古有然，呜呼伤哉。”○生○正○己己之三月三日，卒于嘉靖甲申之正月十七日。太孺人生于景泰辛未之十二月三十日，卒于嘉靖丙戌之八月二十九日，享年俱七十有六。子一○御史，杲初娶郭氏，继许氏、李氏、郭氏，赠孺人许氏，封孺人孙男二世雍世，熙女一字张梧，曾孙男三珩○，琯女一，公先以卒之。次年，葬邑东贾北村之原，启○而祔。太孺人则嘉靖丁亥十一月十日也，铭曰：“田之畷畷，抒轴其抑孰不贱贫。我食我力，豸黼皇。皇翟冠孔明，我食我德，系我义方。福履既丑，○○既偶。○辞幽阡，用昭厥后。”

明通议大夫南京太常寺卿赠礼部右侍郎谥

文简穆公墓志铭

嘉靖己亥八月，南京太常寺卿玄巷穆公以疾终。于家讣闻士林惊叹。

上悼念经，帙儒臣诏，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遣官谕，祭兼营葬事，盖备数也，公子符皮奉制书经度兆域，将以壬寅某月某日襄事也。期持太仆卿李守正先生所为状○○○○○。余因忆昔随计吏幸偕公，后自是南北宦游，○得相与过从讲习受益于公者逾三十年。晚来洛谢事寡居方圆，合并以宠至论，而公不我留矣。发其蕴以诏，来世固后久者之责也，铭何忍辞。公讳某，字伯潜，玄庵自号，其所学也。世堂邑人曾大父弘潞州训导姚南氏，大父彪朴，庵处士妣，任氏父清耆儒妣，任氏继黄氏公。既贵驰恩，初封父徽，仕郎翰林院，检讨赠妣孺人，继赠大父，父皆通议。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祖妣。168○皆淑人，公少颖悟凝重，未成童即文章奇古，为识者所器。年十八遭母任淑人忧哀毁，呕血以善丧。闻弘治甲子，举山东乡试第一，乙丑登进士第，被简为庶吉士读书中秘丁卯授翰林院检讨己，已预修孝庙实录，成忤逆瑾意，调南京礼部主事，谨诛还旧职，辛未同考礼部会试，壬申迁南京国子监司业，癸酉以外，艰归服阙，改北监司业。寻丁继母黄忧，服阙改翰林院，侍讲○经庭讲官。嘉靖纪元壬午主顺天乡试，乙酉预修。

武庙实录成升左春坊○○○○翰林院侍○学士。

脩武官续黄丙戎主○○○○○三执文柄，皆号得人试录出识者，辄指其深于理者曰：此玄庵书也。已而果然是岁入直便殿日讲，公既以经术侍谓足以行也。因○所得发为讲义，简明剀切寓诚规谏，闻者皆悚敬焉。未几，进掌院事兼撰文官诰敕，首遵圣谕，崇雅革浮，遂定为一代词命之体。庚寅冬十有二月，上于文华殿奉安先圣先师神位。因谕讲臣人各陈经书大旨，一章尤要云云，以不负所望，于是公独取孟子卒章，发其见知闻知之奥以祇若。

圣天子纂承群圣之志，篇末献言指切时弊，则所谓启沃交修之实。目前紧要之事以○○圣明之望者也，大略谓用人者不肯体圣心。○公道使私求者，易进直道者难容，由是内外大小臣工罔不顾操趋时道化未洽，皆由于此故欲用人之得其当在听言之政。其审偏听，则蔽兼听则明以一人爱。○之口为人才邪正之○，此用舍之际，或有未究于理者矣。奏入闻者，黜之明年春某月日，公已赴○候讲，以阴雨免朝随众而回，俄闻上御文华○○驰，以趋已不及矣。即上章自劾，明日得旨顾南京尚宝司卿，举朝骇愕，给事中业洪上言：穆某圣代淳儒，留之左在必足以裨益，圣德不报，公惟循省自咎。无几微见

于颜面，壬辰转南太仆少卿，癸巳迁南太常寺卿，公德望隆重，善类推先，自为学士至官太常。凡十拟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舆论之有在矣。甲午夏，以疾自陈，得致仕归公，自是杜门静养与世相忘，而望实益彰荐剡交上朝野。颯颯冀其复起不幸，天不慙遗奄忽至此，呜呼！悲夫公资禀既纯，问学尤邃，初留意古文词已尝闯其奥矣。既知其无益，不复为，乃笃志正学、研穷义理体之身心，其所造卓然处可与儒先君子同。不谬于圣人而公不自以为是也。尝谓古之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令于性命之原○。其读而未始，自得之也，顾谓有见安知非汨○于俗。思也邪，于是抉去藩蔽，力肆恢弘经术之外。虽世儒所斥以为异端，如佛老者悉取其书，精择而详说之，以与吾圣人合口性中，固无是分别相也。久之洞见道，原通达为一，常论心学之要曰：○照○○○○，不著于鉴心应事物，而事物不著于心，自来○○○，应随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碍，观此，则公所得信乎玄矣。故其见之行也，无事矫饰而中正纯懿。自中体则孝友之实，取重乡评忠信之德，孚于朝著在南雍时父，封君适患风疾。公左右医药食寝俱废，及卒，柴毁骨立，殆不胜丧，道與汶上，路宾暘实相其体，每见尝不为之流涕也。后丧继母，亦如之，有第八人皆相继天逝，公哀悼之，久而不置。子其孤遗皆至成立，宗鄙姻友姻睦周至，不以贫格恩教人，每薰以和人乐，亲之故及门之士多所成就。立朝虽久而位不称德，未究厥施然志，操雅正宇量深沉，当事变挥霍波○歹，覆之际人多不能自持，公处其间超然无预确乎？不移泊也，同时缙绅无问趋向同异，咸宗仰之，以为不可及知德者至○诸程伯子云晚年病脾不能食者，数月而神志益清，文思焕发，皆写其自得之妙。有尘垢斯世遨游太清之意，其于○生去来，盖亦备然庶几孔子所谓闻到者矣。公所著述有读易录《尚书》因学前汉通纪诸史通编游艺集各若干卷○○，学千虑玄庵晚稿则病笔也生成化。己亥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张封儒人赠淑人，继配周封淑人。子男三长箕早卒次符郡学生，质厚而文志，○科第以振家声，故让荫于弟人皆贤之次次筌为国。子生女二长适国子生刘孝孙，次适生员张缓箕符。二女张出筌周出也，墓在城北之原铭曰：“大化相扶，一有一无。实同厥初兮，初维道原。希夷渺绵，玄之又玄兮。玄德轧沕，蜕形与质。反流全一兮，流而续纷。各私其群道术乃分兮，不合不公。蛙鸣蚁攻，邈焉玄风170兮。不有硕儒孰廓其区，孰握其枢兮于休先生清静，为正微妙玄通兮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百行肫肫兮，蜚英玉堂执经帝傍，帝曰：‘汝良兮史隼春秋言代殷周黼黻，皇猷兮兆足以行臣弗敢承孙，于留京兮夷险升沉，不我能频我玄固存兮，浩然东归玉蕴山辉有闻如雷兮，天不慙遗哲人其萎殄瘁于辈兮讣悼。明廷颁卹易名始终哀荣兮，朝闻夕臧

歿有不忘公归无乡兮，穆穆太清神其上征遗魄斯扁兮。’”埋石头幽阡诏亿万年曰：此玄庵兮。

李母孺人高氏墓志铭

古者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而后世乃有列其行以特铭于墓者，何也？君子曰：“夫各有所当也。古之所○，壶行之正也。世之所为，孝子之情也。人子知其母之德善，逾于恒人，而不能发扬以昭示后人，岂其情也哉？武邑大行人李子朱氏之求铭其母高孺人也。其○至于四五至，弗懈益虔，而余亦不得不终诺之也。盖以是耳，按子朱所自为状孺人之先。洪洞人大父俊始占籍武邑，父岐博雅厚重为邑硕儒仕、山西训导。母张氏生五女，孺人其次四也。幼贞而慧闲于姆教，组紉之巧出诸侪辈上，《小学》、《女诫》暨《四书》大义闻之。家庭者，辄耳熟之。训导君无子，每钟其爱于孺人曰：“是即吾子也，可谓淑女。既长，训导君为择配，得邑之彦曰：“李天诚甫者，归之即。”贡士君讳好实，先孺人一年而卒，欧阳太史所为铭其墓者也。孺人始归，迨事姑嫜竭力滫瀡兼勤纺绩以裕其家而悦亲心。贡士君辍内顾焉，可谓孝妇。贡士君遭家中落厄于生事，孺人恒解之曰：○以内有妾者在，幸夫子无分志也。自是拮据勤俭，再振其业。凋邨之惠洽于里闾，来○之爱愜于宗戚，而贡士君果得颀意问学，以成其名，以施及后人，皆孺人内助之力也，可谓良配。孺人生四子亲抚而教之，期各底于材。伯孔嘉以例入太学，仲孔厚、季孔时，皆褚秀黉序。其叔曰：孔阳者，方襁抱时，孺人独心异之，口授以《学》《庸》《论》《孟》，至年十三始遣就传于外曰：“是与凡儿不同，恐其早见异物而迁也。”孔阳果夙成，以甲午乡荐，举戊戌进士，才俊望，一时乃行人子朱也。子朱释褐之先，孺人从贡士君至京师亲观，厥成，焚香○天，曰：“吾志酬矣。”其卓识如此且归其女一于宋县丞子朱易鞠，其孙养浩、养贤、养正、养中、养材，孙女七之在堂者，于膝下嬉嬉然有颌孙之乐焉，可谓慈母。夫为女而淑，为妇而孝，为配而良，为母而慈。孺人之行，庶几古之所谓女士者矣。家方隆荣养聿始而命运促迫，奄忽倾背实。嘉靖壬寅九月十三日也，距生成化丁酉十二月初七日，享年六十有六，次年三月二十九日启贡士君之窆而合葬焉。风木饮恨，今古同悲，此余所以哀子朱子之○而勉焉，次第其事铭之如左右云，铭曰：“虎闾业业，夫卒其业，伊内相之协；龙榜央央，子蜚其英，伊慈训之承。壶仪周矣，福履迨矣，胡以不少留矣，双玉同藏○，发其光，维百世其将之。”

明东庄丘翁合葬墓志铭

嘉靖甲申二月七日国子生丘资与其弟贡卜合葬。其亲于东庄西北隅之兆前，期谋谒铭于予，惧，叵得请。乃以予客罗君琮为之先容，未及诺则已衰服，持其邑宰张君所为状造门矣。谗之曰：“人之欲显其所生者，恒借誉于铭。然以善私亲者，诬也；以言殉人者，誣也；诬与誣，君子弗由也。铭匪徵也，其难矣哉。”二生泣拜曰：“然吾无以葬吾父也，惟先生哀之。”复谗之曰：“古者中馈之闲，无非无仪，妇人而殉，以私诬且誣有大焉者，铭妇人而匪徵也，其尤难哉。”二生又泣拜曰：“然吾无以葬吾母也，惟先生终哀之。”乃取阅其状，状曰：广平清河有义士者，以丘为姓，以瓚为名，以廷器为字，以山为高祖，以均亮为曾祖，以伯达为祖，以元礼张氏为父。若母以周为正室，以高为继室，以高○妹与项为侧室，以高所出资，项所出贡为子，以○氏杜氏为子妇，以田为孙，以白氏为孙妇，以适史景阳者为女，以适典膳孙坡尹翼聘白氏及幼在室者为孙女。早以义为官，晚以庄为号，则所谓东庄翁者也。问诸罗君曰：“然然而可以徵世矣。”状曰：东庄翁之为义也，团人之诵翁也，谛谛其干则团者附矣。颂于庠序曰：常出粟二百石以贷吾师生之歉也；颂于宗党曰：尝分田以给吾侪之无恒业也；颂于里闾曰：尝以粟布活吾数十人之陆于莩也；颂于行旅曰：尝以费通吾往来孔道之隘也；颂于县吏闾境之士民曰：尝以齿德专吾乡饮酒之席而益谦卑也。吾颂者义之○也。问诸罗君曰：“然然而可以徵行矣。”状曰：东庄翁少而志儒，长而业农，志圉而亨，后业硕而谢纷。以是没身焉。将卒前资贡田，而敕之曰：力耕苦读，先业是属，书香是续，勗哉！孙子无忘吾嘱！可谓敦笃矣。问诸罗君曰：“然然而可以徵教矣。”状又曰：高夫人之事翁也，绍周以淑，养亲以孝，广嗣以豫，逮下以不妒忌，抚子女以慈与严，而项之事之也以恭，人皆贤之。问诸罗君曰：“然然后可以徵妻道矣，可以徵妾道矣，可以徵母道矣。”是故世源而衍，行序而周，教质而文，可以徵外矣。妻从而虑，妾承而成，母仪而仁，可以徵内矣。徵斯信，信斯公，信则匪诬，公则匪誣，可以铭矣。乃叙其年而铭之，翁之生以正统辛酉二月十四日，卒以正德癸酉七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高夫人暨项与翁偕老，夫人卒于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加于翁者三。项卒于嘉靖壬午九月七日，年不及高者。一周归翁，未几三十年，年仅四十二，至是咸祔翁墓。铭曰：财以裕人，义以裕身，匪宁裕身，裕其闺门。樛木累累，螽斯洗洗。东庄之原有隆者，填徵斯铭，斯慰其子孙。考德者谁视此刻文。

明清河处士丘君合葬墓志铭

广平之属邑曰清河者，古燕赵南徼在国朝为畿辅善地。慷慨馀俗，犹有存者，而含孕道化，则又为最深且久。以故民生其间，勤生而好施，恬取而急难，往往以义烈称，盖其古今皆尚然也。异时，是邑有罗吏目伦者，从事于铨部，尝得其祖子孙三世之○○之。既而因罗氏又得其婚，友丘氏焉。丘之望○○○民廷器曰：处士势大，二君皆能谨身力穡，饶其家资，为乡鄙所任，皆能敦儒善教，成其子为大夫士所礼而为之。子者又皆绩学饬志以图各显其亲。为○○其他行业声称大抵皆埒也。予家食时，义民之于资贡，尝介吏目父琮谒文以铭其墓。今年夏吏目后以衰，经二生见寻于长安邸曰：此处士子宜与密也，北闻其母，史孺人讎于太学，且归奔谋启处士窆合而葬之矣。惟是圻中之石，敢徼惠于侍者，谨稽顙以请予，173以疾弗任笔砚力辞去，明日又至则又辞之，二生三请不获而奔，乃委重吏目。吏目亟造吾○○拜且祈者数月，最后恳曰：二君生同族行，同贤其子之请之勤又同也。许其一而靳其一夫子之勉颇矣，恐无以劝为善也。予不得已乃按高进土琦所为状，稍稍次第其事铭之。君讳昂，势大其，字祖仁，德父景高，母潘氏娶于史，即孺人也。子男五长官典膳，次宦承差，早卒，次宜次寄次密宜密国，子生前所云绩学饬志礼于大夫、士者，女一归杨仁，孙男四，九刃九思九歌九○○，女十二俱幼。君享年仅五十又五，生于○○○○（成化乙丑），卒于嘉靖癸未五月十一日。孺人后君三年，丙戌五月二日卒，年六十，葬之期为是岁冬十有一月丙○○。君世农未尝学问，而天性甚笃。每侍父母疾，寝食辄废，急人若己，不忌其后，正德。初有戚○○怙势强○○邑田，为状坐失业者嗷嗷。君倡诉于朝，弗克直○○○狱不动。既而闻其父以悸病，始泣禱曰：昂为众犯○○死不惜，惜戚吾亲耳。夜有神见于梦曰：“尔无忧，尔父其瘳已。”而果然乡人有罪不至死，而无所于赎者，为出金赎之，且却其谢曰：汝能改行，即所以报焉。用是为也，岁饥则赈其不能自存者，以为怕诸咸史孺人有以相之，然孺人不自居也。尝曰：妇恶牝晨糶以外有吾夫若子者在我，其厘内乎，故终其身无以非仪见，状所云，止是是其可铭也。已铭曰：孝神所歆，义人所任，孰曰不学，焯以善闻。子承其外，妇仪其内，孰曰不仕，与仕者类。我铭斯人拟谁其伦，燕赵豪士太平逸民。

行状

先君槐庭先生行状

呜呼！正德丁丑夏四月朔，先君不幸遇盗于家中，创赵六日，疾作，家人四出迎医，至则莫能救，遂不超实是月十日也。呜呼痛哉！时不肖孤。道守官京师，方以疾在告，初闻变亟遣人驰省，因以书鸣于兵备宪副原公，乞之讨贼，讵继卒至魂神陨，越五内崩割，即日力疾归奔，叩地号天无所逮及。呜呼痛哉！既原公遣使来吊，知贼悉伏辜，阅三月亲朋咸来，乃议墓事择地卜日矣，道痛。惟先君蓄德未施，宜食厚报而所遭 174，乃尔实不肖行负神明所致，又不能以死从地下，惟有揄扬先美以昭我后人。庶少泄愤懑万一，乃挥泪援笔掇生平履历，大概撰为行状，以求铭于有道，君子用图不朽。呜呼痛哉！先君讳○字○○号槐庭先燕产也。元末避乱于登之莱阳，洪武中始徙武城，曾祖（ ），祖（ ），父（ ），嫡母张氏，母孙氏，世隐德于农。初先嫡祖母张屡诞，弗育，年几四十矣，谓先祖曰：绝后安乎。先祖曰：“情人不自保，以妾乘妻如某，某者吾亦不安也。”张曰：“是不在我。”乃自脱○耳○○纳吾生祖母孙，遂生先君。先君幼颖爽端○○不类群儿。八九岁有术士陈姓者见而异之，谓先祖曰：“是他日当大翁门，盍教之读书？”先祖曰：“方在觅师。”其人曰：“○不鄙愿留为公句读之，何如？”遂馆谷于家。先君旦夜与同居，宿受其业，服习不懈，一年能诵《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兼通其大意。陈辞去先君，皇皇如有所失，日取故业温之，久欲精熟，欲他进，未能。愤悻甚见于颜面，先祖察其意，谓嫡祖母张曰：“村疇中非所以居吾子，吾又不能舍穡事而之城府则奈何？”张曰：“是不在我。”即解所佩家鍤付生祖母孙曰：“善事吾夫，吾往教吾子矣。”遂携先君入城，择师而遣之，先君始得书，肆其力于学，夜以继日，○○不倦。嫡祖母张欲节其劳不得，则每夜分纷绩以伴之先君，益劝勤。初习《易》习《诗》，后闻乡先生李从龙治书颇有源委，遂往从之。故卒以是经鸣乡校较场屋出，其绪馀施及我后人。年十六娶先妣，次年补邑弟子○声籍，籍在○辈上前。此先组以门户故，岁役于官者三之一。先君曰：今而后可以代吾父劳矣。乃身任之○其○○里胥追呼之扰一，不以闻先祖，先祖自是○○○○官府，苍颜白发优游畎○者，余

三十年。乡里颁白之负戴者，○拮捕。若笞朴者，咸称愿。其子曰：“安得○王秀才云。”先君○仁厚孝友家庭，间恒遭人所难，皆从容处之，无藏怒宿怨意。既生受嫡祖母张教育恩，暨先妣入门又母事之，益得其欢心。自是母子姑妇茂○慈爱蔼如也，间以是颇失爱于生祖母孙。先君委曲晓譬不敢伸己，以矫拂之。虽未得即底于豫卒，以无事当其时，或曰此无他坐君事张过厚故也。盖少 175 示疏薄以自明，先君曰：“悦亲有道，母一也而戚疏之吾不忍也，且吾祖宗血食，不绝如线。吾嫡母实绩之，吾非嫡母无以有今日。嫡母无出，非吾何以终余年。正使不幸，因此获罪于母氏，吾何敢易吾心？吾求无负吾祖宗焉耳矣。”闻者叹服。同产弟瑄甫七岁，生祖母孙即为求异居，指田之荒芜者，谓先君曰：“某先君曰：‘唯唯指屋垣之颓败者’。”空者曰：某先君曰唯唯先君披荆棘，冒风雨垦树营表，稍有业次。生祖母孙曰：某田、某树、某屋、某畜皆当归于瑄，先君则○○○○乡党素长厚能处人事者，咸争之不得。先君荐如曰：“吾顺吾亲足矣，他不暇校也。”暨瑄长先君身覆翼之，将持保护无所不至。故吾叔瑄自生至于今未始一毛经不如意事。人皆曰：王公之于其弟也，可谓爱之如父，怙之如子矣。有私其弟产又侵损之者，辄讥之曰：“王先生也耶，先妣早世，不肖孤道与选。方在襁褓，嫡祖母张鞠育顾复，心力瘁焉。道稍长，先君教之督课甚严，或曰：‘公可谓爱而能劳矣’，第外人不知未免有尹吉甫之疑。”奈何先君泣曰：“吾独不念此头，此儿资性稍慧而挑达，称之约之。自今庶几成立，否，则用其聪明以为不肖，亦将无所不至矣。吾虽欲避嫌吾何忍哉？道卒赖庭训得不大惫。”众始翕然服。先君之慈之明至有大书捐于厅事者，曰：教子当以王公为法云。弘治甲子金陵矩菴陈公事学吾邑，道过蒙与进名适与先君想次，矩菴警喜曰：吾固谓当有是父也。是年道叨举于乡榜出先君一见辄俯首泣下，朋辈曰：“公喜极而悲乎。”先君曰：“否。先室没时是儿方五岁，泉下岂谓有今日哉？”语毕，益嘘唏不自胜，闻○○叹焉，后道在太学时，忽感疾。医有董姓者，来○○曰疾甚，药能杀其势耳，必尊甫公至乃愈。居数日，先君果至医复来一诊，辄贺曰：“尊甫公至矣，病退矣。”先君问甚故，医曰：“令子得疾于客，思亲盛，心劳火旺，邪热上炎，见公则心既悦怿，气亦平复，故可诊而知也。”先君曰：“何以测吾至？”医曰：“令子思之切则公爱之深矣，以是知公之必至也。”众服其有识，道疾果瘳。呜呼！道少失母慈，非先君抚爱之笃，委沟壑久矣。当是时年已二十，先君视之，无异在襁褓也。呜呼痛哉！正德辛未 176 追举进士，先君悲喜加于前。是岁适山东盗起，先君仓皇辛苦将亲避地，遂丁先祖忧。明年道以家患故，自庶吉士乞应天教授，欲奉先君之官。先君不可曰：“汝

祖在浅土，吾情事未伸，岂容远去？汝扶汝祖母行矣。道不得已奉嫡祖母张而南。又明年盗平，先君始克襄事。先君幼绩，学有声意，科名可立，致中厄数奇，屡不得志于有司，又更家累，俯仰渠渠，至是有倦休意。服阙，人劝之就试。先君叹曰：“吾命与名憎吾自知之，幸有子承吾志，足矣。”不复能强颜与少年○○○较一日长也。遂以儒服隐居于乡，手植槐于庭○，自号自是。安贫乐志躬课耕稼，暇与田夫野老○行往来谈笑竟夕，宴如也。葺门茅屋，豆饭藜羹，不以介意。后暨道改官吏曹，先君益韬，退避不以一毫势力动，非公事不入城府。县宰饶某者慕其贤，必就而见之。乃见或甚之曰：“公欲为澹台灭明乎？”先君笑而不应。初，乡人有事于官，意先君能轩轻之干者，颇众。先君每婉辞却之。后有以贿来者，先君曰：“是将败吾事，不可长也。”乃于众曰：“家世贱贫，无富贵分，惟愿父子共守清白，以光门祚，所敢有越厥志以一钱自污者，天诸吾一子。”自是闻者凜然，始知先君之果不可以非义迁也。嫡祖母张居南者二年，年八十有四矣。先君忧之，遣选迎以归，色养益隆。乙亥夏，道以顾官北上，便道归省，先君喜甚。每日夕供张招集亲宾为乐，酒酣辄歌今乐府数阙，基奕壶矢，纵横交错，道承欢者逾月。临别语及出处事，先君曰：“仕止久速，各有时义，汝自知之，吾得一封足矣。”道泣拜而行。呜呼！言犹在耳，庸讵知其为终天之恨也。呜呼！福○○○○哉。丙子秋，道自京遗书来迎先君，以嫡祖母○○不果。行未几，嫡祖母见背，先君哀毁尽礼。先君事嫡祖母终始无愆，颇埒其施。乡人称之至今曰：“嫡母庶子相忘相爱如王氏者，人所难也。”先君器度豁大，与人交不设城府，无大小贵贱，咸乐趋之。惟恶恶过严，虽在戚近，不少假。先是族人森父子怙其婿为盗，势暴于乡。先君怒曰：“是将辱吾祖也。”欲置之法，其人惧，佯革面以求容，实阴蓄叵测，先君未之觉也。是年春森有所要，不，遂嘖嘖出怨言，闻者劝为之备。先君曰：“物犹有耳，盗亦人也，独不闻吾之贫如此哉。”森虽欲作孽，其孰从之不听，居无何，森果嗾其婿卒构是祸。呜呼痛哉！先君仁以睦亲，和以蓄物，廉以律己，静以避炎，行谊之美不在今所谓贤者下。虽未及施于有政，然即其修之身与家者如此用可知矣。寿考遐福，凡天之所以待善人者，使尽得之，亦不为过。而苍苍无信，用爽厥施，乃如此。此道之所以号呼隕绝欲诉之天，而无由也。呜呼痛哉！先君生成化辛卯，享年四十有七。元配李氏即先妣○也。同邑巡检公○○○○○默婉有妇德，事先君六年而卒。继刘氏于氏子男七人长，即不肖孤。道次选与道同出次遇迥迈适过女一人，皆于出也。孙男二人，幼康、幼容，女一人先○世远地蹙别为兆于其右偏卜。是年十月二十八日，启先妣之墓而合葬矣。呜呼！自先君歿，

邦人惊悼咨嗟，举疑于为善之报，而小人者有所籍口，因益肆不逞。道为此惧冤抑○迷罔知攸措。伏惟君子矜而赐之铭，昭潜德以慰慈灵。定天人而祛群惑，以少纾藐诸孤之思，则为惠大矣。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惟高明念之谨状。

祭文

武城乡贤祠祭文

知县王潺奉巡抚陈公命请作下同

维年月朔日，武城县知县某等谨以牲礼致祭于本县乡贤之祠，而侑之以文曰：嗟地灵之汇秀兮，羌有开而必先。苟修名其既立兮，亦孰盛而弗传。矧兹邑之清淑兮，际邹鲁于山川。挹丘轲之余韵兮，固自昔而多贤。慨前修其日远兮，吊芳躅于遗编。庶来者之有闻兮，企接武乎英缠。卓郇○之姱节兮，○○○俱全（赵苞）。何太团之知类兮，昭六籍于言诠。世纷纷其尚同兮，廷尉子乎静颀（崔韶光）。彼史笔之洵直兮，虽斗虜其何愆。（崔浩）肇李唐之造室兮，突大理之桓桓。（孙○伏）继之者岂无人兮，张公孝友而平宽。（张○文）矫清河之耿介兮，肯附丽乎时权。（崔南隐）在吏部伊何修兮，昌黎至拟诸青天。（崔群）嘻吁乎台察独名于一代兮，哀有宋之南迁。（马默）天地闭斯贤人隐兮，竟寂寞乎胡元。迨昭代之抚运兮，间气离而复完。昌期会五百载兮，时则有若三臣。（叶禅）咤参藩之殉节兮，尚无愧于巡○。（○刘元昱）政循循而行慥慥兮，春卿雅重乎朝端。（王嘉士）荣名高爵歆艳乎里闾兮，至少师而终焉。（吴中）呜呼休哉十二公兮，后先相跃若星辰。（叶禅）启佑乎此邦之人兮，奚啻若水木之有本源。尸而祝之兮，在礼则然。惟仲（春秋）之吉日兮，穆将愉乎神筵。俎豆俨其辉光兮，骏奔走乎衣冠。踞陈辞而荐谏兮，冀昭格之弗愆。尚飨

武城名宦大尹姚○祠祭文

维年月朔日，武城县某等谨以牲礼致祭于○仆寺寺丞先武大尹姚公之神曰：畜我○○在琴堂氏思侯斯媿召之棠观我与，与侯在黉序民思，○斯遘言之绪，琴堂在后，黉序在左，翼翼新祠，絜○斯妥，丕显哉，绩。丕承哉，心。慰我民思，永歆报忱。尚飨。

祭魏子贞文

维年月朔日，春生，国子监祭酒王 谨具牲礼果肴之奠，遣子幼康致祭于亡友巩昌府通判魏子贞先生之灵曰：“嗟嗟子贞，维邦之良。资材英秀，宇岸昂藏。种学衡门，早驰声于场屋，观光上国。晚卒業乎胶庠，雾隐南山。豹文已变，风搏北海，鹏翼初翔，花县分符。政成受知于豸史，桐乡遗爱，宠锡焕贲乎龙章。顾士元之才不止百里，而海隅之康实赖王祥。西迈已勤于鞅掌，东归将遂乎徜徉。胡为不淑？罹此非常，盖难逃乎定业，岂自立于岩墙。呜呼哀哉！旅衬飘摇依丹旒而言，旋故里孤嫠○楚望素闾而号动。穷苍传业，无儿悲同。伯道承家，有女仅类中郎，是或一门之苦，茹而实为四境所酸伤也。道也少同○○○○○○义均骨肉痛诀，参商当子窀穸之在即○吾○○之方将哭寝堂而未遂，寓薄奠乎哀肠。嗟嗟子贞，歆此一觞。呜呼哀哉！”尚飨。

祭李冲霄文

维年月朔日，国子监祭酒眷生王，谨以羊一豕一庶品清酌致奠于故表叔李冲霄先王之灵。嗟嗟冲霄，生死契阔，一纪于今，言念宿昔，实劳我心。忆余与子生同里闾，世缔丝联分投金断吾少也。贱樵牧相依，以嬉以游，如同队鱼头角，渐疏艺业，亦隔我勤○○子事居积，子商而裕，我宦而贫。割少分甘，子惟我亲，我执亲丧，匍匐救我，吊死扶伤，非子谁可。我○疾疢，付子以身，岂无他人弃我如尘艾，久情深形忘谊切，子曷不淑，一朝永诀。子少妻单伏枕遗言，临歿托我，摧我肺肝。经纪十年，仁存义弼，项领成儿，永霜厉室，付托既效，我心亦安。子如有知，庶不子惭，窀穸有期，益增悲怆，叙述平生用慰泉壤。呜呼哀哉！尚飨。

升官告祖墓文

道仰承世德窃禄。清朝福过灾生分甘止○○。以○京国子监祭酒谢病而归已十三四年矣，迺者荷蒙。圣明求贤图治，搜访遗逸，二三臣僚，祇承德意，猥以道名，上尘天听，复叨误国恩。起任南京大常寺卿，地望清高，禄秩优厚，自顾庸愚，何以致此，是

固先代慈庇之所及也。水木源本，佩服曷胜。诏命临门，卜日就道。违远松楸，益深感怆。恭荐菲仪，用申虔告。伏惟。尚飨。

告考墓文

道祇承严训，云云同上。荣养弗逮，追慕曷胜，云云同上。

告先室墓文

自予从仕，三宦留都。倡予和女，惟子与俱。始也胶庠，官○禄薄。守道安贫，子惟我若。暨其再往，国学岩岩。子不我泰，惟义之安。谢病归田，相期白首。不吊昊天，夺我良友。我今诏起，往莅奉常。惠而相我，谁与同行。慨昔音容，言念畴昔。一觞告辞，鉴我衷曲。尚飨。

升礼部侍郎告祖墓文

道承籍世德窃禄。清朝去岁叨承误○恩○于家，往任南京太常寺卿。既已告墓而行，莅任未几。升南京户部右侍郎，又未几。再转礼部右侍郎，掌管国子监事。未及半岁，超进三阶。既佩宗伯之清衔，复领成均之要职。匪直儒臣之至，愿而实圣代之殊恩也。自顾庸愚，何以致此，是皆先世阴功○积发于不肖之身。道敢不益厉忠勤以光泉壤，便道归家，再申虔告。状惟。尚飨。

告考墓文

道祇承○○○○○○○○数○○○○○○○○徒典乐之官○宗○○○之○，是乃儒臣之极选，而实昭代之殊恩也云。负荷弗堪，陨坠是惧，庶几夙夜，无忝所生。恭荐菲仪，再申虔告。伏惟。尚飨。

告先室墓文

道晚通朝籍，自南复北。昔为太学生或为郎署也，实与子偕。今为卿贰且为太学师而子逝矣。风景不殊而幽明永隔，崇○异趋而情好莫申。人生值此感怆，何如？一觞告别，子其鉴之。尚飨。

顺渠先生文录总目

卷之十

奏疏

稽勋拟乞休疏

辞谕德第一疏

辞谕德第二疏

辞谕德第三疏

辞祭酒第一疏

辞祭酒第二疏

户部谢恩疏

吏部谢恩疏

恭贺灵雨疏

文录卷之十总目终

王文定公文录卷之十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奏疏

稽勋拟乞休疏

奏为病废，不能供职。乞恩致仕事，臣窃闻隋尚书韦世昌有言曰：禄不须丰，妨满则退，身不待，老有疾，便辞。唐宰相陆贽有言曰：圣人爱人之才，采其英华而使之，当其茂杨而奖之。不滞于已成，不致于心败。臣尝因是论之，○人者能采掇其英华而不怀妒贤嫉能之私，则官皆得人岩廊流师穆之美。陈力者能止足于老病而不为贪进苟得之计，则士皆知义缙绅崇廉退之风。治古之世，九德咸事，四维毕张，率此道也。仰惟方今圣明御极贤知奋庸用人者，拔尤而取耻。惟常格是循而用于人者，亦各思脱颖而出，耻以常调自处。小大臣工亶亶向进，奚啻如贽之所言者。而臣以疵贱，乃独不幸命，与时违，精华耗竭，殊无可取之才。疾病侵寻，徒抱当去之义，迫不得已敢谢世康之诚而冒为乞身之请。伏惟圣慈矜宥万万，窃缘臣受气甚薄，赋命尤蹇，屡历家艰，积忧成疾，是以入仕逾二十年，服官仅十余载。中间守制养病之日，居其强半。前年服阕，叨补今职。龟勉莅任以来，扶衰补羸，仅不大怠。不意今岁夏秋之交，感冒暑毒洞泄大作，元气益虚。旧患痰火风眩乘之举发，攻冲头目延及四肢，精神恍惚而思虑每至于遗忘。手足战曳而行立不免于僵仆。自八月至于今日，促朝辨事者，仅壹贰旬，而就药卧床者，乃数拾日。旷废职业，虚糜廩食，匪直义不自安，盖亦法所难贷者。臣查得本部见行事例，凡自愿告退官员不拘年岁，俱准致仕，又查得先年礼部郎中都穆户、部郎中杨亘，俱以部属致仕，与臣事体相同。但穆等资深望著，故得加升职衔，以荣其归。臣非其人不敢妄拟，如蒙敕下吏部察臣实病不能供职，照例准臣止以本官致仕，使得○其残骸归正丘首，臣不胜大愿。万壹谢事之后，福减而寿，稍增心闲而体差健，臣尚当督耕锄以供输租赋，勤经行以化训乡闾。用纾畎亩馀忠少答涓涯洪造，必不敢偷生苟活，坐为圣世之蠹也。臣无任激切，祈恳之至。

辞谕德第一疏

“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臣王谨奏为有疾乞恩辞免升职放回调理，事臣近该辅臣方奉荐，节奉钦依览卿奏，具见荐贤为国，至意王道着吏部量升翰林春坊相应职事，钦此。”续该吏部拟升题，奉圣旨：“是。王道升左春坊左谕德，钦此。”臣闻命忧惶，莫知所处。窃以春坊谕德乃东宫侍从之官，而又与翰林儒臣均史馆经筵之责。地望清严，职司重大。朝廷所以礼待名流储养台辅者也，苟非其人岂容滥预。如臣愚陋，虽忝甲科，实懵学问，文章经术皆非所长，加之赋命迍邅，素多灾疾。入仕逾二十年，服官仅拾馀载。忧病在告之日，居其强半。比者承乏选曹，日困薄领，事与心违，劳以忧积，感动痰火。旧疾每一举发辄眩瞶僵仆，久而后苏。坐是旷官废事，愆悔已多。徒以郎署常职犹可龟勉支持，今乃误尘荐剡，叨转华阶，量能度分。诚有大弗堪者，盖薄书之技既不足以资启沃而效编摩，衰病之躯尤不宜于班内廷而侍经幄。若使冒昧而居，必致颠隕以去，上负圣明简拔之恩，下为大臣明扬之玷。罪累深重，何○自赎。此臣所以忧惶无措而不得不涩也。伏望圣慈矜察，收回成命，仍敕吏部查勘臣病，是实准以原职放回调理。稍俟痊愈即前赴部听。用臣既得安分守之宜，则自当竭犬马之力矣。臣无任战慄祈恳之至。

辞谕德第二疏

“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臣王谨奏为恳乞天恩容令辞职养病，事臣以辅臣方论荐。误蒙圣恩，升授左春坊左谕德。”臣自揣弗堪，具本辞免，奉圣旨：“王道已升用了，不必辞扰吏部知道，钦此。”臣闻命陨越，进退莫由，情事迫切，辄敢冒死再于天听。臣窃闻用人者，贵因才而授官。效用者，当陈力而就列。才力弗支，冒非其任，则政体有亏而○耻道缺矣。所以虞周命官，每每听其辞让，匪直崇师穆之风，亦因以审用舍之宜也。臣之文学才行不足以当侍从。论思之选前已具陈，至于夙抱痰病，积有岁年。每遇劳思过度之时，或在朝廷○○地，必致虚火上炎，攻冲头目，心冲体战，气○○○，急投药饵，方得少瘥。常时皆然，而近日尤甚。盖自入夏以来，触冒伏暑综理铨务之所○也，长二○○案所共知见。臣愚，岂敢自诬。今若过不自量，叨领清秩。将来有撰述之责，必不能挥毫摘藻以敷○皇。猷有劝讲之责，必不能覃思研精以发明圣。○而又班联玉笋，更侍金华。天威所慑，举动周章必不能左规右矩。以羽仪明廷有一于斯，皆获大

戾。至是而始，咎其不度无耻，处非其据，殆亦晚矣。伏望皇上俯察愚忱，与其罢之于既用之后，不若釋之于未用之先。容臣辞避前职放回原籍，养病他日，别加任使，以责后效。庶大臣所荐，虽不得经明行修之士，犹不失安分知耻之人，其于事体颇为稳便。臣无任震慑待罪，恳切之至。

辞谕德第三疏

“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巨王谨奏为○○○乞辞职养病。事臣以辅臣荐举，叨升左春坊左谕德。”臣自量菲才，多病不能供职。两次具辞，节奉纶音，未赐○允。臣伏念疵贱，小臣进退辞受无关大体，乃敢渎天威，罪当诛斥。仰荷圣慈矜容，震叠彷徨莫知所处，屏伏潜思又经数日矣，惟是一念不敢自安之。情委有不能已者，敢复昧死终一陈之。臣窃惟朝廷以名器为重，不轻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义分是安当致谨于非分之获春坊谕德清近要职。必由及第进士与庶吉士作养有成者，先授修撰编修等官历，任年深积有劳效，然后循资迁补此。

累朝以来，用贤令典其选甚重其格亦甚严也。臣本郎署，流品不同，又属凡才器，干尤劣。一旦误蒙，不次推厕清华踰其涯分正使力，足胜持犹当以义辞。避况复多病难支如前，所陈叨窃名器诚有不能一朝安者，此臣迫切至情，岂敢过为矫○○○圣明曲成万物器使群材赦，臣烦渎之罪察臣真实之情。容令辞避放回养病，臣不胜悚惧。祈恳之至。

辞祭酒第一疏

原任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臣王瑾，奏为乞恩辞免升职事。臣于嘉靖十一年九月内，误蒙辅臣。方奏荐由郎中钦升左春坊谕德，臣自量菲才多病不堪侍从，要职累疏，具节该吏部覆题，拟暂放回籍养病。候有在京相应员缺推用。奉圣旨是钦此，将臣送顺天府给引照原籍，养病间今于本年六月初七日接到文凭一道钦蒙升。臣南京国子监祭酒，臣当即望阙叩头谢。恩讫窃念，臣章句腐儒郎署常员文学行义，无以踰人，而品格年劳又不出众。仰荷圣明，采录超授师儒清秩臣分当竭诚鄙报岂严○虚固辞，但思祭酒与谕德官阶相联，职任亦○○德，有谕思之责。而祭酒司风教之，原皆当妙简儒硕庶几不负任，

使臣之才力凡庸自知甚审。既不堪谕德之选，又岂能胜祭酒之任？若使冒昧而受窃，恐原旷难逃伏望。圣慈衿容准臣辞避前职照，旧养病痊可之日，给文赴部别听随才叙用，臣不胜犬马至愿。

辞祭酒第二疏

南京国子监祭酒臣王瑾奏为真病，不能供职，恳乞天恩容令休致事。臣原籍山东东昌府高唐〇〇〇县人，由进士历任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嘉靖拾壹年玖月内，该大学士方奏荐。钦蒙改授左春坊左谕德，臣自慙不才，又兼素患痰火虚晕等疾累疏。控辞吏部议拟覆题，准暂放回籍养病间于嘉靖十二年陆月内接到吏部劄付文凭一道。钦蒙升授今职，臣望阙谢恩，感极欲泣。付念一介凡庸粗知章句才能行义〇以踰人，祇缘大臣之过举。遂承圣主之特之擢自常员骤登清望恩遇优隆拟于天地，岂臣捐陨所能上报。所以前病虽未痊愈，不敢过为辞，避勉扶就道。已于本年十月初六日到任管事，釐正规条，宣布教化，陆馆诸生嚶嚶知向。臣亦自幸庶几，少有裨补用效犬马微忠，此臣之职，亦臣之愿也。不意福过灾生，〇与时舛偶于腊尽感冒风寒咳嗽时以规矩初立日与诸生周旋勉强过度，将养失宜遂致旧患痰火风眩之疾，乘之大作，上攻头目下延四肢每一举，发辄昏瞶僵仆久，而后苏正二月间。两次公堂扶曳而归，延医问药，皆谓元气久虚，阴火炽煽。若不解官静养，难保安全臣思受恩深重。岂敢处尔言归尚覬少痊，以终前志用是勉强治疗，将及两月而病势转增。职业尽旷，盖心有余而力不逮矣。臣窃惟宋儒胡瑗苏湖一教授耳，犹以身为教公服，终日以见诸生日月刮磨敦尚行实故能造就人才效用。当世教学之法至今颂之况，太学为贤士之关祭酒有身教之责，而乃以多病废事之人久尸其位，匪惟上负圣明简任之隆，亦非小臣感时图报之本心矣。此臣之罪，亦臣之命也。彷徨思惟无以自处，乃敢沥恳披陈伏，乞圣慈察。臣一念愿忠之诚怜，臣真病不能自强之实敕下吏部放回致仕调理，别选贤能以代其任，则臣既得免尸素之愆，又可遂丘首之念，含戴洪恩死且不朽。

谢恩疏

南京户部右侍郎臣王谨奏为恭谢天恩事，臣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奏，准养病回籍，先该吏部题奉钦依起用本年九月十三日接到吏部文凭一道，钦蒙升授南京大常寺卿，臣当于本家望阙叩头谢恩。依限前来十一月十二日于本寺到任管事，本月二十二日接到吏部咨文节，该本部会题本年十月初四日，奉圣旨王道升南京户部右侍郎。钦此。钦遵备○○臣十一月二十五日臣恭于南京户部望阙叩头，谢恩到任。窃念臣章句陋儒草茅贱品学殖荒落，原乏适用之才，运数迍邅，久郁摠忠之志，向因辅臣之误荐仰承圣主之，特知谕德望清幸储讲筵于东驾成均职要，复司教铎于南雍。擢自凡庸荐置通显天地高厚，徒跼蹐于再三。犬马涓埃未报称于万一，心非木石，敢忘畎亩之余。忠身卧林丘窃荷生成于大造，讵图衰晚滥辱甄收，兹盖伏遇皇上道契。三无知周万物○中和建极万年○○○神圣之全，功仁义阜民四海乐雍熙之至化，尧兢舜业恒儆戒乎，无虞文定武戡保治安，于有永谓理财为治平之要，故钱谷常付之儒臣，况南京乃根本之都，而户部实司乎国计欲储。○○足用必委任之得人，猥以臣愚叨尘卿贰远○温旨，惊有命之自天中切冰兢惧措躬而无地。臣敢不控竭弩钝仰答洪慈修职业而出纳之惟明尽心思而会计之必。当用一缓二宽民力于东南，足食与兵，宣国威于西北。此在庙谋固有成算而实，臣职分之所当知者也。尚恐报塞之无能，惟誓捐糜以毕志。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

吏部谢恩疏

吏部右侍郎臣王谨，奏为恭谢天恩事。臣由正德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吉士，历任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嘉靖十一年九月内，该辅臣方荐臣可备宫僚劝讲。钦蒙升授左春坊左谕德，臣以痰疾不能供职，奏回养病。嘉靖十二年五月钦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十三年四月前痰复○○○养病回籍节，该科道抚按等官保荐该吏部题奉钦依起用，嘉靖二十五年六月内钦升南京大常寺卿，本年十月升南京户部右侍郎未几钦改礼部右侍郎，掌管国子监事于今年三月间任管事至今，五月十七日该吏部等衙门会推题○圣旨改王道吏部右侍郎钦此除已诣阙前叩头谢。以穆官联于庶职，盖欲矢心报国。庶几以人事君是虽臣力之所，弗堪而实臣职之所，当勉者也。伏愿敕天之命，立贤无方，翕受敷施务令九德之咸事。明良喜起益臻庶政之惟和，久于其道而化成，享大雅万年之寿考，建其有极以敛福，锡洪范四海之康宁，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

恭贺灵雨疏

礼部右侍郎掌管国子监事臣王等谨奏为庆贺灵雨事，臣等伏睹今岁春间雨泽稀阔。上廑圣心为民虔祷，乃三月二十八日，灵雨其零三日不止。臣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上言称贺者，伏以周宣思治诗○云汉之篇，殷武求贤书切为霖之喻兹值圣明之上。瑞远超经训之常谈，盖一德格乎苍穹，故甘泽溥于黎庶三农，满望神功。故敛于难名百谷，用成太平式昭平，有象至诚，必感大庆。无疆兹盖伏遇皇上道契三无，心存百姓，中和建极万年仰位育之功，仁义域民四海乐雍熙之化。勤恤民，隐悯雨，弗待于三时，克享天心感召无烦乎。六事知时好雨，正及发生之辰，应候深春允协耕耘之望。既庶，既富快睹五教之流通，足食足兵仁见三边之宁谧 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欣戴感激之至。

王文定公文总目录卷之十一

诗

初入翰林述怀

阁试表谢及释菜日俱值雨喜而有作

壬申（改）改官南行次韵留别馆中诸同年

赠友人周天成谢病还山

同阳明先生游西山次韵三首

功德寺

望湖亭

香山寺

同年刘祠部士凤游玄武湖有诗见示次

韵（荅）荅之三首

（輓）挽顾侍御英大父母代京兆作

刘希尹邀元夜赏灯玩月适值（陰）阴晦希尹

有诗次韵（荅）荅之

二（鼓）鼓后月出再和希尹

贺丁大章乃尊谢官受封

送曹汝锡之夔州守用杜韵二首

周道鸣兄弟约余卜居阳羨用方西樵韵

（荅）荅之

寿大参江景熙母夫人七十

病中有怀刘农卿兄弟三首

赠德州卫曹户侯奉使至京事毕南还

哭友人朱守忠侍御四首

学子有问物物为能过化者以小诗（荅）荅之

癸未新岁有述

静坐

城南过王晋伯园亭

辞旧居

再到旧居志感

丙戌元旦试笔

除夜

人日与客泛舟得船字

送梁原（博）博会试二首

送高伯玉会试二首

吕泾野有诗见赠次韵（荅）答之

泾野原倡附（荅）答客用其韵

王烈女祠和钱江楼宪副韵

携琴辞为人题扇

费锺石所第一会

刘紫岩所第二会

许亟谷所第三会

穆玄庵所第四会

欧阳南阳所第八会

送陈大理先生北上

送少司马潘先生考绩北上

送大理丞林次崖北上

萧尽士写真留稿索题其上

瀛洲佳会诗用韵

拟贺乡同年某七十

病中读佛经三首

送兵宪张历田先生（陞）升陕西大（叅）参

题扇面小景

下第和同年郭承之

闻歌王昭君曲者戲以小诗驳之

徐东庄馈瓜与梨诗以谢之

谢人馈菜菔咬春

赠尤见洲尹武城

赠盛生时承通判湖州有引

先考妣露潘挽歌

亡室露潘挽歌

文录卷之十一

武城 王道 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诗

初入翰林述怀

蹶足英缠喜渐亨，又承嘉惠此登瀛。
储才地望銮坡切，照眼图书秘阁清。
学海有源修绠汲，书囊无底短檠明。
许身须儗南金重，敢负清朝吉士名。

阁试表谢及释菜日俱值两喜而有作

一雨连朝普六荒，君恩圣泽共洋洋。
风云幸○千年会，洙泗还寻一派长。
枫陛已沾新宠渥，杏坛重挹旧芬芳。
恩波底事深如许，为有神功出庙堂。

壬申改官南行次韵留别馆中诸同年

刺天无力逐群飞，乞得闲官下帝几。
心共白云千里远，影摇绿水一帆微。
百年去住输先哲，两日晴阴问落晖。
努力同年诸太史，匡时事业古来稀。

赠友人周天成谢病还山

南京刑部员外郎名初山阴人

朱光比陆沉玄云，西郊浮阴飏地号。
年芳坐来收豺虎，当道蹲清昼游狸。
游游子欲何之前，路险以○车摧马。
欲黄及此旋其辘，辘辘去何许税驾。
东山头养病卧，白云濯足破绀流深。
幽寻禹冗结倡仍，丹丘眷此山中乐。
永谢尘世谋行矣，子逍遥怀哉吾淹。
留淹留竟何成浩，叹空厂慧隐忧送。
子不能远目极沧，江秋伫瞻朔风寒。

同阳明先生游西山次韵三首

功德寺

到眼湖山万虑轻，风光旋逐马蹄生。
云台恐亦尘绿地，我欲凌空往太清。

望湖亭

春满平畴月满楹，望湖亭上望湖登。
几年京国双尘眼，看到源头也一清。

香山寺

浩浩舞雩情，从师伴友生。
嚶呼怜鸟语，窈窕问山名。
景胜藏春剩，台空受月平。
寺有清成台，无诗僧莫讶。

天地正希声。

同年刘祠部士凤游玄武湖有诗见示次韵（荅）答之三首

意阒纷嚣久，心期瀚漫游。攀芳披宿莽，怀侣望仙洲。
啾啾人间世，悠悠水上沔。青钱吾欲辨，买溷钓鱼舟。

又

问讯桃源路，刘郎是逡游。暖催黄鸟谷，春麓白苹洲。
龙也嘘云起，鱼兮逐水沔。何时解尘组，篙我本兰舟。

又

陰雨暗周道，出门阻芳游。羨人渺何许，宛在水中洲。
褰裳往从之，或可灭心呕。謁来莫迟恋，吾欲焚○○。

（輓）挽顾侍御英大父母代京兆作

竟失所在其祖母盛，年守节卒成其后云。
当日谁分镜里鸾，乾坤何地觅牛眠。
龙头志在身先殪，熊胆丸成涕正涟。
华表望空无返鹤，柏舟声断切啼鹃。
九原恨目今应瞑，喜见兰孙定后天。

刘希尹邀元夜赏灯玩月适值（陰）阴晦希尹有诗次韵（荅）答之

新月今宵约共看，华堂灯彩亦团圆。
如何天上朦胧魄，似怯人间料峭寒。
九陌笙歌殊寂寞，一年风景足忧叹。
鳌山凤辇无消息，极目萧骚鬓欲残，
时圣○○征来返○，未句云云。

二（鼓）鼓后月出再和希尹

宫漏催人去，山云放月来。
喜看时出户，欲问一停杯。
醉影婆娑舞，狂歌烂漫回。
风光明定好，还与共春台。

贺丁大章乃尊谢官受封

苍生暂起东山卧，紫诰还分北阙麻。
喜见阶庭生玉树，嫩从勾漏觅丹砂。
鸞腾孤凤池边羽，飘渺双凫海上霞。
便拟投簪同隐去，追随烟雾采三花。

送曹汝锡之夔州守用杜韵二首

木落霜清白雁斜，离心一倍惜才华。
三年抚字○○课，万里间关贾传槎。
直北云山时望斗，南风物更闻笳。
麝香亭畔相思月，应照陶潜醉里花。

当时听雨对怵斜，此日临流怅岁华。
寂寞杨雄那○酒，飘零子健此乘槎。
黄陵庙古啼春鸟，白帝城高急暮笳。
若到楚江烦辍棹，一杯无惜荐苹花。

周道鸣兄弟约余卜居阳羨用方西樵韵（荅）答之

楚颂亭荒胜迹尘，殷勤招隐喜逢君。
风波滚滚惊浮世，麋鹿呦呦念旧群。
南去擬随风翼翼，比瞻犹恋六龙云。
同心记取当时约，道义芝兰晚更亲。

寿大参江景熙母夫人七十。（澗）浙澳广爰日也陟岵兴怀登堂献祝友人作颂。

以末孝思

瞻彼浙澳，关关者鸠。硕人淑只，终温且柔。
柔静维则，秩宗其特。正尔室家，宜尔象服。
瞻彼浙澳，嗷嗷者鸟。硕人任只，翼其三雏。
粲粲门子，曳金纁紫。太史中瀚，白华朱趾。
睢鸠在下，慈鸟在上。硕人乐只，福寿穰穰。先民有○。

稀哉七十天锡硕人引之无极

坎坎鼓兮，蹲蹲舞兮。
跻彼北堂，乐寿母兮。
翟冠頰兮，彩服膺兮。
勗哉靖恭，介纯○兮。

浙澳四章章八句

病中有怀刘农卿兄弟三首

我有良朋友，君家好弟兄。云衢鹓鹭羽，沙畔鹤鸪鸣。
曾感扶蓬谊，难禁伐木情。寸丹怀旧约，尺素订新盟。

兼怀

飞黄君得路，知白我偷安。已让杨朱席，虚弹巩禹冠。
交情伤契阔，吾道愧艰难。兰芷无穷意，相思未敢言。

农卿

离索复新岁，追随念故交。空余徐稚榻，无那子云嘲。
题凤曾移玉，登龙尚系匏。何时能载酒，重肯款衡茅。

德卿

赠德州卫曹户侯奉使至京事毕南还

曾讲高门契，因知小阮名。璠玑呈国器，弓冶继家声。
白面羞江湛，青年类贾生。八鸾移汉使，五凤展尧京。
才吊燕台郭，豪怜易水荆。通家时问字，侠客共谈兵。
萱舍瞻云切，兰桡破浪轻。离樽空泛蚁，客路○○○。
看剑频回首，授鞭一奇情。无劳歌短布，有待○长○。

哭友人朱守忠侍御四首 守忠号白浦时方按山东

何处来凶问，惊闻未忍真。桓驄方得路，贾鹏早乘尘。
惨淡乌台月，凄凉白浦春。天涯淹絮酒，东望一沾巾。

又

飘酒万行啼，哭君梦屡迷。玉楼仙驭远，华表月轮低。
竟失苍生望，空存柏府题。似闻归衬路，流泪满疮痍。

又

道为占时出，身从报国疼。龙蛇嗟岁月，○凤失英○。
孝友伤垂白，忠勤有汗青。河汾师道在，应勒董常铭。

又

识面龙门日，论心凤阙年。败三曾量管，知十敢浞渊。
吾道推先达，斯文约共传。如何长已矣，恸哭问皇天。

守忠○○○（遊）游于王阳明先生之○○有河汾龙门之句云

学子有问物，物为能过化者。以小诗答之物，物由能体太虚眼中无物不鸢鱼。诸君欲问鸢鱼，处茂叔（窓）窗前翠草知。

癸未新岁有述

豹隐经三禩，龙飞又一春。马卿狂更渴，颜驷老还○。
浩荡怀贤志，栖迟报主身。行藏吾道在，何必问苍○。

静坐

养疴时习静，抚事转悠然。花径封春雪，茆檐宿午○。
客稀翻免俗，魔退却成禅。欲向义皇问，无怀第几天。

城南过王晋伯园亭

出门秋望转悠然，信步来遊尺五天。
十亩小园依绿水，三间茆屋頽青田。
地偏正自宜花鸟，心远何妨近市廛。
恨杀可人招不得，山阴空返子猷船。

辞旧居

萍迹今朝别，棘栖十载侨。愁吟王粲赋，忍避子云○。
风雨三迁业，琴樽四海交。翻思歌与哭，回首一萧○。

再到旧居志感

破屋秃垣是几年，重来下马一凄然。
居人好○门○水，曾泊英贤万里船。

丙戌元旦试笔

一卧沧江春复春，每依北斗拜枫宸。
蹉跎凤历○○会，想像龙车五色新。
无分酒杯那对眼，多情药○○相亲。
伤心趋走鹧行地，愁忆春盘细菜根。

除夜

四十明朝至，荒虚愧有闻。紫宸天上梦，白发镜中勋。
老骥饶长思，飞龙有圣君。犹惭孟夫子，时动伯王心。

人日

人日今年殊不恶，高云晴旭相喧妍。
天意分明乃有尔，人情拘束谁能然。
傍花随柳吾欲辨，乳燕鸣鸠他自便。
风光流转暂相赏，浮名抛掷还少年。

与客泛舟得船字

城南春岸柳如烟，萧鼓声中引画船。
淑气已催黄鸟谷，晴光偏麓白龙洲。
○南河名兰亭图，画先贤迹赤壁文。
章后代传胜日寻芳，惭我拙也随童冠过前川。

送梁原博会试二首

霄汉腾身丹桂客，江湖卧病紫薇郎。
调琴赖尔知流水，按剑何人惜夜光。
南亩且便牛背稳，东风自信马蹄忙。
人生出处会有意，去去无须恋楚狂。
三献谁言玉可刑，排云今许叫天关。
风搏比海○○起，雾隐南山豹已斑。
原有声华承豸史，郎看头○○龙颜。
清时莫奏相如赋，抗疏还须论治安。

送高伯玉会试二首

轻帆十幅饱春风，满载图书上帝京。
世德正符新丙戌（乃翁前丙戌进士），
天荒已破旧辛庚（武城久乏进士辛未庚辰○有登者）。
传经不独如刘向，对策何妨似董生。避世久忘争席事。

临岐聊赠援茅情

江天谁伴少微星，卫水燕山动别容。
千里绿波游正远，十年青眼恨偏浓。
姓名早上黄金榜，消息遥传碧玉封。
天上故人如问讯，莫言寂寞老杨雄。

吕泾野有诗见赠次韵答之

皂囊奏罢圣明君，咲指南山向白云。
满眼经纶看我拙，一川风月许谁分。

梅生大隐吴门市，屈子行今楚泽濱。
忧乐并行应有法，几时携手话新闻。

泾野原倡附

一出京师思见君，晚风斜日薄青云。
门前悬院路三尺，院内平房草七分。
有好容颜谈孔氏，无他尘土到河濱。
呼儿展拜更名处，千里莺声遂所闻。

小儿本名○○○○为康也

答客用其韵

门前鸟雀喧，坐上客毡寒。
闻子登楼赋，如歌行路难。
众人欣自媚，孤抱向谁宽。
剩欲招灵凤，梧桐苦未番。

王烈女祠和钱江楼宪副韵

贞祠临古道，寒藻对秋光。
事往心方白，名高骨亦香。
烦言难嘖嘖，英概自堂堂。
再拜网常计，观风领激扬。

烈女之死甚烈，而不成人之美者，妄生异议，故有烦言之句云。

携琴辞 为人题扇

碧山蔼兮，簪空白云泱兮，暮麓荃何为兮？颇颌步彳于兮，空谷纷蕙带兮。拖风矗藜杖兮，点澳遵兰皋兮。舒啸憩椒丘兮，骋目从长髯兮。科头抱朱弦兮，玉轴
韬巍巍兮。嶮岬秘洋洋兮，洄沕渺知音兮。难寻既芳岁兮，叵宿俟时命兮。奚疑聊徜徉兮幽独。

南都瀛洲会限韵

费钟石所第一会 干字

沦落涂泥晚未干，又驱羸马度长干。
浮名在我如鸪瓜，大块劳人似鼠肝。
重见钟山愧猿鹤，喜闻玉署长琅玕。
三神山下群仙侣，肯著渔翁一钓竿。

刘紫岩所第二会 青字二首

违籍曾窥琐闼青，蓬瀛飘渺此重轻。
人从平地登玄图，乐出钧天奏洞庭。
东壁文章原蕴籍，南流风月更流形。
香山莫讶兼谟少，潦倒年来鬓已星。
黄花浙沥酒樽青，楚楚衣冠到广庭。
北海声名原好客，西州真率且忘形。
丁宁旧雨盟今雨，遮莫文星当酒星。
寂寞独怜杨子拙，归来犹抱太玄经。

许亟谷所第三会

冠盖缤纷拥后先，瀛洲又会第三天。
欣逢六管催长至，共采三花庆大年。

饮酒敢忘歌在镐，哦诗犹忆赋甘泉（是月有郊祀庆成之典，诸公皆旧侍从词臣也故云）周南莫

叹空留滞，一曲阳春万里传。

穆玄庵所第四会 风字

玄菴的的有玄风，坐致群仙笑语同。
海上三山来几席，人间万事等苓通。
同尘亦有诗兼酒，出世还须孝与忠。
何日白云肯招手，芒鞋抛向大江东。

欧阳南阳所第八会

春来肺病强难支，几负瀛洲泛玉椽。
兴浅关心唯药裹，诗迟照眼愧花枝。
庄生已分肩高项，贾谊还忧指大肢。
赖有珠玑频错落，敢将陈迹慨义之。

送陈大理先生北上

拜捧丹书上，玉京江亭樽。酒属群英官，河秋水年年。
急古路黄花，处处明南国。棠阴留召伯，汉廷棘署得。

子卿平反莫为阴功地 圣主于今正好生

送少司马潘先生考绩北上

朝天司马去何迟，报政伯禽旧有期。
万里边关留翠幙，六朝山水闪朱旗。
殊恩前后承三锡（潘有三锡卷○），雅望东南比四知。闻道。

至尊厘北顾好纾筹策靖潢池时方有大同之变故云

送大理丞林次崖北上

流水高山空复音，夫君别去若为槩。
悬河已尽当时论，倾盖先知自古心。
得意筌蹄恒兀兀，随身竿木且悒悒。
前贤事业温公别，记取江东日暮吟。

次崖有才，而急于自用。故以温公居洛，以避新法之事，勤之。

萧尽士写真留稿索题其上

强著冠裳裹病身，山林麋鹿本难驯。
平生一〇萧然处，只愁君家貌未真。

瀛洲佳会诗用韵

当时通籍向彤庭，此日蓬山许再经。
寂寞自惭玄尚白，招邀深荷眼常青。
江山有助诗麓宾，主〇机乐自形只。
恐群仙难久逸 九重天上拥前星

拟贺乡同年某七十

甲子同君宴鹿鸣，甲辰回首四周星。
七旬〇养身犹健五，品悬车梦亦宁退。
中流称底柱晚凋，于树比〇青颂声。
不是寻常调，还续当年食野苹。

病中读佛经三首

谢事归来万虑轻，闭门遮眼只残经。

自（慙）慙不及主公法，犹有山中乱石听。

施舍终为有漏因，无因无果始成真。

本来面目知何侣，万顷寒潭月一轮。

缘业谁云事可轻，芥针亿劫尚难逢。

可怜当日梁萧行，虚负达磨万里行。

送兵宪张历田先生（陞）升陕西大（叅）参

驻节频频问索居论交曾在廿年余○○○○○○时余○○○

礼部 浑如蜀下依严武隔是云中起孟舒陕关河今

右辅参知政事古中书周南风物宜旬瑕试访○○

与免直 关中人物遗逸 者甚多故及之

题扇面小景

明月照芦花，夹岸（襍）杂芳。

草鸥夷归去，来五湖深处好。

下第和同年郭承之

一首止存其一

俗眼南成北，迷途是亦非。

真鸪真可羨，不傍网罗飞。

闻歌王昭君曲者戲以小诗驳之

尤物从来是祸根，败家倾国更亡身。

不如尽○○○寿，图送番邦息战尘。

徐东庄馈瓜与梨诗以谢之

远携筐筥饷衰翁，珍重山人有古风。

○出青门应丑色，梨分玄圃（魏史梨交枝生于玄圃）逾千封。

（汉使千国梨当千户封）○○相如幸减狂来，

渴（司马相如病消渴本草梨善解消渴）郑灼还加病后。

功（郑灼好学苦心热病每以瓜镇其心愈加勤励云）准拟重阳寻旧，

约黄花尊酒话参同。

谢人馈菜菔咬春

节到春盘色色空，菜根相赠荷高情。

青继白玉○○事，忽慢令人忆两京。

赠尤见洲尹武城

读易当年几绝编，虚斋衣钵有真传。

奇甲第攻人拙道，偶弦歌敷政平子。

产仔惠人明若火，董生论洽○临渊。

求贤欲试向簧宫问浅泉。

赠盛生时承通判湖州有引

时承余昔承，通判乏南雍。时所造士也，文业行谊出。

同时选贡诸，贤之右而（阨）厄。于数奇竟弗获○○。

今年春谒选天曹太宰石塘公奇其才（寘）置诸

上列迺授今官余（旣）既惜其小成而又期其远到

也于行也诗以壮之

五月潇潇雨送梅，离筵忽面帝城开。
黄金台上春恩迥，铁瓮州前昼锦回。
庞统才原非百里，王祥名已应三台。
他时莫负成均望，英问还须到草莱。

（余老且病行将引去，当于林下洗。且以听时，承宦业之交耳，故末句云然。）

先考妣露潘挽歌

未享春晖报，空传薤露声。一经虽有托，三釜竟○○。
风木终天恨，泉台此日扃。地卜牛眠吉，天封○○○。

儿孙咸项领聊以慰慈灵

亡室露潘挽歌

嗟我牛衣侣，今归马鬣封。糟糠留事迹，拮据思平生。冠帔尘埃掩，音容梦寐逢。恩深苦海浪，泪泮爱河水。哀挽难为调，凄凉万古情。

王文定公文录总目卷之十二

讲章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

为道

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

积于厥躬

缙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粢兮

规条

北监季考策

南策上岸拨历事宜

坐堂拨历事宜

北监为讲明经学以阐

圣化以端士习

事

季考条件

厢仪

书壁杂帖

凡六条

王文定公文录卷之十二总目终

文录卷之十二

武城 王道著 聊城后学朱延禧校

讲单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这是《中庸》第十三章引夫子之言，以明前章费隐之意。道即率性之道，两不远人。人字泛指人身而言，人已皆在其中。人之为道的“人”字，专指修道之君子。而言为道，犹言行道，学以修己，教以淑人，皆是为道之事。不可以为道，为犹谓也。言不可谓之道矣，盖道○于性而具于心，心之未感也，浑然在中而万象已具。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即是道之体心之，既感也。随在各足而脉络分明，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此即是道之用，是在人性情之德，即斯道体用之全。人能才一提撕，则本心之明昭然，照晰而易知才一鞭策，则秉（彝）彝之德坦然条达，而易行道何远于人哉。故曰“道不远人”，夫道固不远于人，而人乃有远人以为道者，其弊有二：一种是窃窥斯道之体妙于无而不知，无非真无也。顾乃驰心幽杳立论荒○○沦溺于空虚幻妄之归。一种是徒见斯道之用形于有而不知有非外有也，顾乃袭其粗（跡）迹偶其大形而滞泥乎形名度数之习。斯二者固皆自以为为道矣。殊不知或失则高而空，吾性之所固有或失，则早而益吾性之所本无是皆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谓道矣。故曰：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兹道积于厥躬

这是传说与高宗论学的说话学。字兼指○○○○闻学古训二事而言，多闻者欲其博极古今○○○废之，由帝王建置损益之迹如此。则耳目宽广心地通明事到面前，便可迎刃而解，故曰：时惟建事。古训乃专指古先圣人之谟、训、典，则可以乘宪万世如二典三谟所载，精一执中之传知人安民之道之类，皆是学之则可以会其理于心。故曰：学于古训乃有获。然此二事皆须资之于人，而友之于已资之人，而心有不需则骄。骄则人不肯告以善道友之已而工有不勤则怠，怠则虽有所闻，亦不能实有诸已○○○势极尊崇，位处逸乐，有不期骄而骄，不期怠而怠者所以传说之学，要逊志，欲其委心听顺，如有

不能○以受人也，又要务时敏专力精进，如有不及勤以○已也，果能如是，则内外相教，学相○长，所修之理有以启其端，而达其机当，源源而来如泉始达，盖有不可御者。比下用林讲云云，故道积于厥躬失，所谓来者，非谓物至自外也，学问知所用力，则此心昔暗而今忽明，此理昔无而今忽有，孟子所谓○造以○而自得之是也，所谓积者，非有物聚于○○○○○○。其道则明者，日益明，而无所不照，有者日益有，而无所不周。孟子所谓居安资深，而左右逢源，且也脩而来，来而积学之有获者，如此有获，则事可建，而学古之道几矣，抑传说，此言乃六经论学之始，万世为学之原，学者所当深究，而不可漫观者，何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当即是而溯求之，羲皇而上，人貌而天，继天之○无事于学，尧舜禹以道相授，精一执中之言直传○法而已，其于学，未数数然也，至于汤用人惟已○○不吝，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仲○称之曰，肯自得师。孟子论之曰，学于伊尹，比之三圣，用功若微，有不自者。然而于古训，亦未数数然也。此皆所谓生而知之者也。至于高宗，则异于是矣。故传说，因其问学而○○以多闻，学古为先，以逊志，时敏为要，其故何哉。比诸前圣，直传心法之意，内外繁简，较然不○，此正所谓学知之事，而万世之所当法者也，或曰古今圣○本同一性，此心此理不待外求学，亦直求○○○○○。何以是陈迹为哉，是殊不然，性道虽同，而气○○○。故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后觉，而孟子亦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也，夫以后觉而欲求觉于先觉之圣，遇则其人，不遇则其书○于古训云者。正求觉于书之谓也，因言以求其○○迹，以观其用，默而识之，以成其德，吾心同然之○得矣，所谓有获也。所谓厥脩乃来，而道积厥○也○○。此义失传○于学古之名，而迷失有获之实。夸多○靡，而不能反约求源，其去古人学问之道远矣。○有知创乎，此则又矫枉过直，而师心自用，如前所谓○求之此心云者。是以困学之资，而○意于生知之事。传说之所不敢言，而高宗之所不敢任者也。其自诬以诬人，亦已甚矣。诸生苟真有为学之志，其尚知所决择也哉。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今适子之馆兮，还予受子之粢兮

这是周人美郑武公之诗，然不列于王风，而冠乎郑风之首者，意武公为新郑始封之君○衣○○○○而作，而郑风之变，又昉于此。故郑人存而○○○○。故实孔子删诗乃其旧贯，如破釜伐柯诸诗。周大夫○在，而皆附于幽也。缁衣礼所谓，玄冠缁带卿士听○之，正服也。粢是粟之精者，犹后人所云白饭青○之意，其余训释，朱传已明。是时

平王东边晋郑焉依，郑桓公既以王室懿亲为周司徒，死于夫戎之难，武公继其父职，又能捍王于艰内安百姓，外摹诸侯，上得于君，下得于民，可谓父子善于其职矣。故周人作是诗，以美之曰缁衣之宜兮者，言服以彰德，德苟不称，将有褫夺之辱，今武公之服是缁衣也，但见○○有常表里如一，何其称耶。德兴服称，所以美其服之衷也，曰敝予又改为兮者，言人歆其德，自爱其服○，恐有敝坏之友，敝，则我周人当为予改为之，使其物采常新仪刑，不忒宁有斲耶，所以顾其位之人也，然犹未也，武公自郑而来，必有所遇之馆，我将就其馆而见之，以亲其德辉而因侯其启处，然后快于心○。故曰适子之馆兮，是欲安其居也，然犹未也，既见○公而还，必有将敬之物，我将择乎粢而○之○○○。饗飧而因表乎，精洁然后成乎礼矣，故曰○○○○之粢兮，是欲美其食也，夫士无贤不肖入○○○○，武公以诸○入为王朝，卿士一称其职，周人不○不怨忌嫉，而且嘉乐之深祝顾之至，至于衣○饮食○处之问，莫不惓惓然，三致意焉，可谓爱之无已者○。孔子曰：好贤如缁衣，又曰于缁衣见好贤之至○○，以此夫抑诗之言好贤者多矣，而孔子独以此○○至者何耶，盖秉彝好德，虽人心所同而习俗移，人在豪杰不免书曰：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克由圣，正谓此也。缁衣之诗，绳纆殷勤，终始如一，此之不承权兴者，万万不侔，可谓不移于流俗，而能全其好德之良者，此孔子所以独取之也，子诸生诵诗至此，亦当隐之于心而自省否乎，且方子之僻处乡学也，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其心岂不○，曰京师首善之地，太学贤士之关，安得一置身其间观○○磋，以遂吾尚友之志乎，及其偕计而来，可以○○顾○○乃。不然求益不如求安之切，怀德不及怀上之深，○席未暖，而归计已索，虽有明师良友，亦不○○○○。崇言至论，亦不乐受面视，初心○然○○○○○○。缁衣之好贤矣，嗣今以往，请各痛蠲旧习○○难○必期敬业乐群传习，亲师以驯致乎，强立不○之○而后已，他日学成，德尊则人，又将以○○之好○○子矣，诗可以兴，诸生勉之。

规条

北监季考策

问我圣朝建学，设教必以明经为主，观诸○监学○○，不啻明矣，然经之微词与○必待○讲○○而○通，而其纲领节目之大则，有当论于开卷之首者，试先兴诸生一评之《易》分连山，归藏周易，而周易又自有先天后天之别，其法象果何所取耶。河图洛书说者，多以卦范并吉，或谓系易不应及范，当别有义也，可得闻耶。四代之书，今古文

皆具，而或又有浑浑、灏灏、噩噩之说，则是代自为礼兴平易艰涩之论异矣，当何徒邪。徐福行时，《书》犹未其遗。《书》百篇尚存，倭夷昔人有是言也，倘因其人贡索还中国，以复孔氏之○，则古今文可定○○○○。王经世之典，益备何靳，而历代皆不○○○○序。汉儒所传程张大儒，皆以序说诗，见于其书可考也，朱子乃○细之别自为说者，几若干篇其义精矣，然不知何以能独契诗人之意于二千余载之后，而与诸子若是乎异也，古云：刺淫者朱子○以为淫者所自作，观其辞意，朱说诚是然不知孔子何以存之于经，而不删耶。孟子曰：孔子○作春秋，又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取之矣，今观春秋，不过以文载事使事兴，文○○所归则夫义者，果何。所寄而又何以谓之作耶。或谓春秋有存策书之大礼，有假笔削以行权，有变文以示义，有特笔以正名，果尔则文与事与义○当，有辨可指而吉其○否耶。程子以传为案，经为断，是传不可废也。然与三传作，而春秋散，又欲独究遗经而束三传于高○者不同何耶，《礼记》○出于汉儒之手，难与诸经并列固矣，或者病其如此乃取《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合为一书。而○○之不知合于圣人之意否也，且《易》之经○○○○○○分之，《礼》之经传本离也，固乃合之。无抑自相及耶。凡此皆诸经纲领节日之要学者，必先知之，而后可以究其蕴也。幸评言之。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更定本监揆历等项事宜

南监上序揆历事宜

一科举岁贡俱系取士正途节查监规会典及历年条例，并嘉靖七年以前序簿无分别，惟三四年来始判为二，厚簿○还较○甚悬，恐非教养本意，况通来圣明更化，甄拔人才，各处应贡生，具俱经精选而来。又与前日不同，不宜一概摈抑其官生世禄之典，亦非别途可比，今查照旧规，举贡官生合而为一，俱以实坐堂满六个月挨次上，东序援○监生实坐堂满十个月上，西序各候挨揆○○。一应上序监生，俱于每月二十日以后，各具序单一纸备开年岁、贯址、经书、入监、出复、水程、有无远旷或加丁等项扣实，坐堂月日若干，先呈本堂揭查通知簿，讫转送绳愆○○○○○○实俱各用小印钤记，如有虚增月日○○○○，亦要明白填注，以凭查究候月，终○齐呈送○房，仍发查旷查序监生覆查相同，方准批定挨次上序。一每月二次拨历，正历依序挨拨杂历，以次唱名审拨不愿者听其先，今借拨让拨等项，名色观听虽美，实启弊端，尽行查革。一东序人多，西序人少，每东序拨十人后方拨西。序一人前后通融查算。

一监生有为事者，以提送之日为始作旷，候事完。賚有明文，复监方准实日，一逃监。监生复班之日，压旷二个月，满日方准上序，序单俱要，开具明白，如有隐匿，查出痛责重压。

一复班监生，先前年月虽深，仍坐堂一个月，方许上序查其月日，当在某人前后以幅纸插于其中，名曰插序，用印钤记。一监生坐堂，已及上序之期，内有咨○○○○。限听咨行查未报等项违碍者，俱候○○○○许上序拨历，如有欺隐冒拨者，查出，取回责治，外照旧听候，仍压拨四次。一举人告会下第复监查，有顺天府文，引往来准水程三个月。第二次准一个月半馀日作旷。第三次以后不准水程，俱作虚旷。一北改南监生，俱不准水程，其南京礼部手本内开有賚执号纸字样，方准北监坐班月日。如无号纸止以入本监之日为始，此监月日不准○。一复命回监，准水程三个月。若患病，有御史印○手本开称是实者，准病假一个月半馀日作旷。一在监丁忧服满，复班者照旧。每坐堂三日加丁一日，其应加月日在序前者，即扣明开具亭单通算上序，序后应加月日候挨拨，将及许先期开具揭帖，禀明查注序簿。如有接丧在前丧一年之外，而预申在接丧一年之内，○监者每二日加一日。若接丧在前丧一年之内，而预申一年以外，方到及无预申者，俱不准接丧○○○。一在监丁忧事出不幸，所以复班○○○○○○以示优恤，其告病搬取依亲等项，在籍工忧者与此事体不同，原其初心本图安逸及至○丧，礼当守制却及缘此，虚加坐监月日，亲死○○何而因以为利与夺情者，无以异矣。大学风北之原，岂宜有此偷薄之习，今后前项起，复监生虽有预申，到监俱不准加丁。一告就教职不中监生，查有吏部咨文及○○○文引经，由南京吏部转送到监者，准水程三○月，其捏称中途患病事故，未曾到部，未经南京吏部查明送回经告，复班者不收。一给假省亲毕姻等项，自出监以后复班以前，中间月日俱作虚旷。一监生新到或各项复班坐堂未一月即告丁忧，多系匿丧人，监不准加丁。若年○五十岁以上者不拘此例。一晒晾监生应拨历者，许先期自行○○○○○，本到监无湖旷，方拨无手本者压○○○○○一临拨不到者，压一次。一过湖查册，监生候事完，湖上手本，回监○白○注湖历簿内每一日准历事，一日中间开有病旷者，不准历事，违旷者监期，历事俱不准○○，湖者佳此。以上上序拨历事宜共十九条。一举人官生初入及复班者，俱坐堂满一月后○告，照常免班。一岁贡初到坐堂满一个月后，俱要挨次差辅○友长，堂友长满三个月后，方许更代回班听候挨拨别项闲差，如有不愿差遣，只欲常川坐堂肆业。及堂友长，虽满三个月不愿更代者，俱听其未经差过堂友长即告别，项开差以图自便者不准。一堂友长应代者先期呈报本堂，

本堂查其三月之内果能表率班生，不致偷惰违旷，清查膳○，不致疏漏侵渔。方许揭查通知簿内○，以某人相应代役候六堂查明，会开揭帖○○○○○。拨压之日，呈堂覆查相同，即为更○其○○○人，俱要循其人班次序，毋得颠倒遗弃。无取本班，本班无人，方取本堂，本堂无人，姑候后次不可泛及别堂，致令师生授受不专，饘廩又支难考，深为未便。一堂长每岁各给与印，成稽查饘廩簿一扇，将本班监生应支物件，日月依式备细，开注于各生姓名之下，更待之时于本堂查明交割。如岁○造册查有侵冒差错等项，情弊其原，堂长虽已拨历，定须取回查究。一本监各项差遣，虽有劳逸不同，俱系监生○时职事，惟教书一差，原以义起。今虽未尝尽绝亦已量为限制，幸门已塞士习稍情，诸生所宜静守，毋事趋营，徒取轻○。右坐堂拨差事宜共七条。窃惟。朝廷取天下英才聚之太学，而联以师儒其○○○。明经术，以淑其习，严轨轮，以端其○○道○○和顺其心，此教化之本务也，备在○○○○○，监规所当一一遵守，至于前项事宜不过规内正官总理一应事务之细者云耳，似若末节非所当先者，然博文必归于约礼而制外，斯可以养中，苟规条不立，士无定趋，奔兢成风，怨诽载路。虽有仁人道德之谈，其孰从而听之，今既远○众目昭然为师长者，虽欲高下，前却以曲徇其私，亦将有所不敢，岂直约束诸生已哉，惟法立○而能守，○德久而业大，前所云教化本务，载在监规与古先圣王之典训者，余虽不敏，尚期与诸生共学。礼部右侍郎掌管国子监事王。

为讲明经学以阐圣化以端士习事

窃惟为学在乎，读书入官始于学古肆。我圣朝设学校以教士开科目，以求贤，一以圣巽○○四书为主，尽革前代词赋陋风百余年○○○○，厚风俗淳，庞拨厥化，原实由于此通来乃○○○不然者，劝励之方感孚之道，太学首善之○○当，掌教之官不得不任其责当职，学未通经，方不○用繆承。简命滥主师席期与僚属，暨尔诸生○惇本，实痛革浇浮庶几，仰副圣明化民成俗，德意以少道○旷之罪于万一为此，除遵奉监规总理一应事务等件俟议处停当。另行外命将讲明经学事宜节目开具于后，以便遵守领至告示者。计开一监规所载会复讲日期，及该讲经书具有成式。凡我师生所当恪守，罔敢违越，但堂阶地远，而听闻未真，尊卑礼严而质问不便，故前任祭酒高陵吕先生，复有明道堂五经馆之设焉。当职，今日修复吕公故事，而稍增损之，其详具于左。一将四书五经各分为十二节，每月各讲一节，期岁遍周而复始。一每月讲期初三日，四方初八日，《易》十三○○○八日，《诗》二十三日，《春秋》二十八日，《礼记》（中间有与公堂会○

○日，斯同者亦不妨○盖时刻异也）如遇朝祭等项公事，及大风大雨则前却那移，临期别示一讲之日，诸生俱于下监食后。巳午未初，先至明道各馆，伺候四书，则听堂官俱至各经，则各以其经，至亦先在本馆从容问答，候两厢至鸣鼓，各官先进堂内，揖毕分班坐定，礼生赞序立，堂长引诸生各以其班序立于越○上，北向赞揖，平身赞供讲案，供毕赞，讲某书某经侍，直取签筒赶堂，掣签唱名进讲。一诸生果曾用心玩索，会众讨论，而理有未明，听其从容质问，共相参究，务求至当归一，可以体会服行而后已，不必畏惮退缩，自取孤陋者。有怠情忽慢全不留心学问，临时信口粗述，数言塞责，并无一语发明者，验出除责治外，仍书名集愆，且罚旷以愧之。一诸生讲书只要将其自得义理发明，经○○○作为封偶讲章，徒资口耳，无益身心。一掣签多寡，或直呼某人出讲，皆临期裁酌，今不预定。一经书外，性理大全，小学、《近思录》、《通鉴》前编，《通鉴》纲目，纲目续编，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补诸书，皆内切身心，外关世务，所宜讲究，此不及者虑。诸生才性不同，难以责其备也，有力者自当兼览请益，至于异端非圣之书，词华哗世之具皆当一切屏绝，毋令惑乱正学，妨夺本业。一明道堂会讲条约既定，待举行后诸生有能○，此节目自行结会，或同经，或二三经共一会，多或二三十人，少或七八人，不拘举贡恩例，但取志行相孚，互相资益，共为引接，如有疑难，许于闲时，同至厢房质问，不必畏忌。一会讲行后，凡公私课，试皆于所讲书内命题，篇数多寡，及至期日俟，裁酌别定。一以上条约专为讲经而设，以其为学者之○○也，其余若上序拨历、拨差、支粮、○膳等○○○俱待查议停当，然后揭示。国子监为季考事，今将试事条件及供事人员次第开列于后，仰各遵守毋违。计开一诸生照前示依式备卷，依期于本堂○通各班查明，具揭前列总数，后细开举人若干卷，贡生若干卷，例生若干卷，内未成材者几卷，给假○准不到者几人，无故不到者几人，俱列姓名于各项下，揭帖呈堂查记，卷送绳愆听查，照堂班分收明白，呈堂用印，讫仍发各堂前，考一日照名给散，卷面不必编号，举人卷尾各具出身姓名籍贯及所习经于中行，以备弥封习《易》经者，则书举易二字，其他放此。

一诸生自备卓机，于二十七日巳时送至階下。每日序立之处，听候○○班先生率堂友○○依班次唱名排列，先○伦堂，次两廊，次越○上，俱东西向，每两行，各自为向，排定诸生，各○其地。俟考日经造，免致临期错乱○○○○○○一考之日，黎明诸生各具衣巾○○先○○○○伺候放进，各随本班堂长领至原排，卓○立○题目，务要肃静，不许往来，行走讲说喧哗违者，令巡视皂隶人等摘牌责治，仍计其卷。文字○优，

亦不入等。一题目既下，听发放后，方许就坐，俯首缔恩，自○所蕴，毋得交头接耳，恣意问答及怀挟文字○，手抄腾违者，有罚已具前示，决不轻贷○○○。一典簿厅专管备辨汤饭，以供诸生，务要严○○役人等用心整理，精洁温热，不许秽恶寒冷及诸人克减料物，虚费钱粮，致令士子不沾实惠，如有此弊，听绳愆厅科察呈报，以愚查究诸生自带饼果者，不禁，一东西各置便桶。一其诸生欲解先至，越基正○高声自唱，禀出，恭出毕，即回。不许二人同行，违者摘其牌。一署绳愆厅事助教，吕尚古职专总理提○○，但有竦虞，弊病如吏卒人等私为诸生○○○卷传递文册等项，许时即科举○○○○○○一关防官堂上二员，某某越基二员，某某西○二员，某某受卷官，并弥封官，七员某总收类分诸卷，某易，某书，某诗，某春秋，某礼记，某未成材，○弥封，过陆续送绳愆厅，用关防两处俱要记数明白。一站班皂隶堂上四名越基，二名俱于行离北面，分立两廊，各四名俱于行之两端，南北对立○，有说话及怀挟文字抄腾者，许摘牌禀治○○。止许静立，毋得喧闹，搅乱士子文思。一东西两角门及堂后门各用二人守把，其余各厅堂等门户，凡可透漏传送处，所俱于二十八日昏时关锁封志，以上人役俱听典簿马仑，于两厢、各厅堂门皂数内，分拨应用要紧处，还令分班更代。

厢仪

一本厢日设供事监生六名，每三日一班，共用一十八名。每日二名，赞礼兼管给假销假。二名○写新到监生实历，二名查对监生违○○○○簿，俱当时明白登录，毋得期隐增损，自取罪责。若同到监生数多，则六人通写实历。及每月拨历之前应查实历，假簿、愆簿、叙单亦须通同检阅，不许妄分彼此，以致误事。当该吏典三名，俱要常川在房，整辨文书。凡部札及手本送到监生候拨班上，实历毕即便挨次立成卷宗，不许错乱埋没，及更换日月，那移名次，又诸生所遁认历、认差等项供状，亦要挨次粘联成卷，当时送厢又柜以候临，拨取查每月拨历。既定未帖，典簿厅之先务，将拨过监生，取部中原送来文及实历簿眼，同诸生一一查对明白，方许呈稿压帖，如有行查未到或别项干碍，不可拨送者，即便禀堂除名，不许受嘱隐匿其余事干钱粮等项，及各衙门题奏奉旨行文。移自本年三月为始，俱要明立卷宗，不许失落片纸双字，以上诸件如有违慢○弊○访得出轻则痛责，但有指实赃○不○○○○行送问，决不轻贷。一皂隶照依前示，轮流把门，监生有事须候牌出，方许放进，如有强梗不遵礼法径自乱入者，许皂隶摘牌，禀治其当进者，亦不许故意阻当索讨钱物犯者，痛责。一每日清晨火房吏，先将执事水

牌洗拭干净，侍直等项生员进至厢厅前，各亲书姓名于牌毕，即出大门，班候师到火房，呈牌禀讫先更典等磕头，次本厢供奉礼生作揖，次侍直斜仪○○监生同揖，俱如常仪毕，由西灰道而出，次赞礼生禀升监。一升监回暂入后堂少憩，火房门子对面揭封开锁，俟坐定，开柜取实历、集愆、给假等簿，逐日所当用者置侧，伺候茶毕。少项礼生进至阶前，禀升厢众捧诸簿前行交付各该掌管，礼生以听开写事毕，照前奉回收柜当面对锁如旧。一每日升厢先放问学呈课二牌，有则随牌引进，至檐下班序跪揖，分立厢门左右，以次请○○如前礼而出，次验引牌讫，次供签牌讫○给假销假二牌讫，次禀白牌有理者，方许进禀，其有明知事不可从，而恣意强聒，如不顾新例○，欲回籍省亲搬取等项，听其言似有肤受之情，究其实无非自便之计，诸如此类，请各息心无事滕口。

书壁杂帖

郕城鄙云尧母，庆都感赤龙负图云云，遂震帝尧，尧母碑云，尧自侯伯游于玄河，龙龟负御投钤，授与，然后受命。《述异记》云：陶○○世越裳献，千岁神龟背有文记，开辟以来，录为龟历握河纪。云：尧即政十七年仲月甲子至于稷，沉璧于河，青云起，风摇落，龙马衔甲，赤文绿色，自河而出，临坛而止，吐甲廻滞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汉之事，帝乃写其文，藏之东序。孙氏瑞应图云：尧坐河渚，神龙赤色，负图而至，备载山泽河海之形，国土之分域。又云：帝舜祇德钦象有光至于稷，黄帝负图卷舒至水畔，置图舜前，与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发图。又云：周公○○○○天○○光汨河，青云浮至，青龙玄甲，临坛吐图，其○○○世之事，五伯之戒，与秦汉事。又中候摘洛戒云：周公摄政七年，青龙衔甲，玄龙背书。又云：成王举尧舜之礼，沉璧于河，乃有苍龙负图临河。右皆纬书所载龟龙图书之瑞，见于尧舜成周之世者，其异如此，世儒止知伏羲则河图以作《易》，而其所以言河图者，又皆浅陋荒略，如吴草庐龟甲拆文之说，正坐读书不多，而轻用意见以质言尚古之事云耳，然则六经大义为浅说所蔽者，当不止此。学者广其心胸，高其眼孔可也。巢燧、仓颉、黄帝以来，此瑞叠见其略，已录于前。《路史》有巢氏纪云：龟龙效图书畀，于是文成而天下治，注引《易》、《春秋》说，题辞孔安国云云，皆与《易》注疏同。又引名书记云：圣人受命，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巢遂以来，皆有之迹，映乎瑶钤事传乎金册，及庖献发于荣河，而典籍图书萌矣。又郑《六艺论》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语言以告王者，大戴礼载孔子之言○○姓，而王封太山禅，梁父昭姓考瑞者七十馀君。管仲告桓公曰：古之封禅者，七十有二家，

夷吾所识者十有二，自无怀氏至周成王，悉数之。云：皆受命，然后得封禅也。《路史》引此二说，证封禅为王者，易姓受命告天之礼，其论甚详。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户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帝罗泌。《路史》书云：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俯察龟文，而创文字云云。考仓颉在伏羲之前，已授河图，如此然则河图不止出于伏羲之世，而其所谓图者恐亦不止。如近世儒者所言：龟甲拆文之说矣。河图云：黄帝坐于玄扈之阁，与大司马容光等临观，有凤衔图置于帝前，黄玉为匣，署曰黄帝诏司命集，帝行录开之其文可晓。观此，则古圣王受命之符，不止于龙图龟字，盖亦有凤图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其志何如，而世儒不知，也惜哉。顺渠子曰：吾于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见老子，而孟子不得见庄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见子思，而荀卿不及见孟子，又从而非之，此二恨也；杨子云与郑子真严君平同时同处，且深知二人之贤，而不能相随以隐，此三恨也；二程亲见康节，而不能传其先天之学，此四恨也。宇宙间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尝说破。若以为当然者，然斯文又恨外之一端也。《左传》僖六年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杜氏注云：楚子退舍，武城犹有忿志，而诸侯各罢兵。故蔡将许君归楚，武城楚地在南阳宛县北。按此武城之见于春秋者一也；襄十九年，鲁穆叔会范宣子归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经书城武城。杜注云：泰山南，武城县。按此武城之见于春秋者二也；传成十六年，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求于郑，郑子驷与楚子盟于武城，杜氏无注，当攻。正义盖即宛县，北之武城也。按此武城之见于春秋者三也；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还欲，自武城遁山，而南武城人塞其前云云，杜无注，盖即泰山南之武城也。按此武城之见于春秋者四也。

知武城县事后学晋江尤麟校刊

刻顺渠先生文录跋

自圣贤不作，而尚同立异之学炽于天下，尚同之学如矮人看场，取必于其在人而无实得。于其在己，闻有立异者，则忘本根，立门户亦不免于呵佛骂祖之讥律之。圣贤之学二氏者，皆非也。何则？理本天下之公，而吾之心所以酌乎理，为之断案立言者，惟取足于理之可从，而自信于心之所独得，则圣学明而群言不能乱，立言不朽，恒必由之。武城王顺渠先生为一代儒宗，海内之士，神明著龟之每以不及门○○。麒承乏兹邑，犹幸亲炙门墙，而览其德晖，当取先生所著《老子亿》《大学亿》诸书读之，复辑遗文若干篇，寿诸梓以广其传，始知先生之学，风契神解，融会三教而徠小未儒，不剿旧闻，不骇众听，据吾心之理，质往俟来，真得古先圣贤之学，而善用之者也。呜呼！子夏之后，有荀卿；荀卿之后，有李斯，岂孔门之学诚弊哉？敢为异论而不顾。荀卿、李斯，所以祸天下也。黄老之书用于汉，文足以成一代揆古之治。梁武尊尚其教，徒拾其糟粕，则为可鉴覆辙。噫！善用之说，不尚同不立异者也。有得于是说者，则尚同立异之学废，而先生之书其可传矣，后学见洲、尤麒谨跋。

先文定公文录跋

是录也，乃先大夫遗稿。先大夫捐馆之三年，先伯兄氏次其简编，邑侯晋江尤公寿诸梓以传，题曰《顺渠先生文录》曩。

穆皇御极轸恤旧臣我东藩

抚院姜公，按院罗公偕以先大夫赠谥请制可之得，议文定，晋位大宗伯，诚国家殊典也。庶窃想先大夫寂寂壤土者，已廿年。

馀幸荷

二公采遗行膺宠名，先大夫其亦有遭也哉？阐扬先休我后人事也庶不敢讳故，更题“王文定公”。

文录云

万历戊寅，仲秋之吉，不肖男幼庶顿首谨跋。

张弘山先生文集

张后觉小传

张后觉(1502—1578)，字志仁，因寓号弘山，学者又称弘山先生，东昌府茌平人。张后觉一生科场失意，嘉靖中只以贡生身份选过一任陕西华阴教谕，但他却是隆、万间最有成就的王学家之一，也是在山东传播王学最具影响的人物。

一 家世渊源

据张后觉撰《明故先考府君墓志铭》和丁懋儒《弘山先生墓志铭》，张后觉先世为元代官宦之家，世居茌平杜朗口。至五世祖张景初，避乱南迁。明初乱定，复还故里。景初生得山，得山生大玉，大玉生访，访生文祥。张文祥即张后觉之父。张文祥体貌魁梧，性行醇雅，自幼聪慧，日记数千言。年十二三岁，即谙熟《毛诗》。及至弱冠，经史子集，无不通晓。文祥笃行善道，常急人之所急，见义勇为。当时清平县屡有人因冤狱受屈，文祥曾多次代为申诉，还人清白。在任广昌县令时，惩治当地豪横马麒、郭鼐等人，恩威并济，境内晏然。后因患风伤疾而卒，享年六十有六，葬于茌平县城东北。

二 生平事迹

据《明史·张后觉传》及其友人所载，张后觉是张文祥次子，生有异质，幼不好弄，长无妄言，体貌魁伟，容止端肃，誉闻遐迩。为诸生时，曾梦孔庙水流入其家，取《太极》《西铭》《定性》等书沉潜玩索，爱不释手，至忘寝食，有所自得即随笔记录，慨然有任道之志。事亲至孝，其父多年卧病，弘山悉心事奉，务得其欢心。及生母陈夫人歿，哀毁逾制，守孝三年，粗衣粝食，祭必哀泣，筑室独处，颓壁萧然；对于其兄弟，极尽友爱之情，颇具长者之范；对于乡人，以礼教化，茌风因而丕变；任职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教谕期间，仁德爱民，甚得人心，虽名位在上者，亦隆礼待之。会大地震，伤亡无数，会有刁民乘机为乱，弘山指挥有方，弭盗有功，人胥悦服，得到有司褒奖。三年后，致仕归里，士民皆泣送载道。自此及卒，讲学传道，生徒日众，望隆四海。家居二十余载，至万历戊寅（1578年）七月三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六。次年三月十五日，葬于城北十里家族墓地。弘山之妻赵氏，为封文林郎经之女，生二子：长子一本，冠带生员；次子三聘，中殇。生一女，配丁懋儒长子梦田。

三 心学主张

弘山之学，早岁受业于文成公之门人颜钥和徐樾。颜钥，号中溪，江西永新人，举人出身，曾亲得王守仁的指授，是王门泰州学派著名人物颜钧的哥哥。徐樾，字子直，号波

石，江西贵溪人。嘉靖七年、十年、十八年三次在王良门下受业，最得王门泰州学派之真谛。二人对王阳明良知学说的透辟解说，使张后觉如沐春风，如痴如醉，“自是深造远诣，直欲上法孔子、颜、孟，而下勿论也。道日益弘，四方之士云集，科目多出其门。”（《弘山先生墓志铭》）弘山以孔学不明为忧，以弘扬斯道为己任，结草庐于十里之园，潜心力践，锐志笃行。为了广交朋友，切磋进学，他“南结会于香山，西接会于丁块，北结会于大云，东结会于王遇，齐鲁间遂多学者。”（《明儒学案》卷二十九《北方王门学案》）齐鲁之间，张弘山名声鹊起。海内大贤道经在平者，必造先生之庐。隆庆初年，王守仁大弟子邹守益的儿子邹善（号颖泉）就任山东提学使，特意为他在省城建愿学书院。万历初年，王门泰州学院代表人物罗汝芳任东昌知府，又为他建见泰书院，以教授山东六郡子弟，来学者日以济济，使王学在全省各地广为流传，成为山东传播王学最具影响的人物。弘山逝后，他的弟子孟秋、赵维新等人接续而起，进一步提高了山东王学的地位。

据现存《张弘山先生文集》，弘山先生的具体心学主张体现在对阳明“致良知”学说的进一步阐发。他将“致良知”进一步凝练，最终浓缩为一个“良”字。他与弟子、友人时反复阐述这一观点，如与孟秋书信中说：“近年来，只体得一‘良’字，愿吾子时时体此。千里之祝，亦只有此而已”；会邹颖泉时说：“某近觉得‘良’字甚为有力，透得此处，真是作圣之基。外此言知，不是真知；外此言能，不是真能。”山中得子成书时更为明确地提出“良就是知，知就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须要识得只是一个。”昌黎学道堂对诸生授课，亦处处不离“良”字：“近时只体验出个‘良’字，觉得最妙只说一‘良’，再不消说‘知’字，说‘良’，而‘知’自在其中矣。人能体此‘良’字，自然本体灵明，日觉有益”；“人人都有这个‘良’，只以此‘良’应将去，就是圣学了。”他认为，悟得该“良”字，是他个人的一大创获，对此，他不无自豪地说：“阳明先生教人，如猫伺鼠，如鸡伏卵。我则以为不然，只体一‘良’字，何等省力！此是捷径工夫，圣学之要。”

对于“良”的具体内涵，弘山解释说：“天然自有之谓良。良，乃真我。……从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一点灵明加减分毫不得处来的，故谓之良。此良无蔽塞，无昏暗，故又谓之明。”“良是人心原来自然本体，光光净净，无丝毫人为的意思，一有心为善，就算不得良了。”对于此“良”，弘山有时又会用不同术语加以反复阐发。如用“明”：“圣人学问，只在‘明’上做，不在‘照’上做”；如用“性”：“作圣，须

先透性。透得此性，只顺此性便是圣学”；如用“真”：“（圣人学问）只是一个真。真感真应，更无他说。”如用“天”：“出于天者，此中光光净净，无分毫渣滓，物来则顺应之而不穷。”“皋陶学问最精，说个‘天聪明’，何等透彻明白！”皆异名而同实，都是指向“虚灵不昧”的生命本体。弘山认为圣人之学极其简易明了，无需讲说，时时处处体认此本体即可，因此他反复强调的工夫，即在此自然本体上用功，此乃最为便捷省力处。他说：“功夫是本体上做。真知是忿，忿自惩。真知是欲，欲自窒。消息之者，在我而已。学原易简。”“天地间万物万化，多少烦细，只一易简得之。人只怕不到易简处，若真易简，尧舜事业可为。”学即学此本体，做即体认此本体，“人能时时体验，保守得此心，常如乍见之心，就是圣学”。

因此，弘山先生认为真正的儒学应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般活泼泼的学问，是随时随地在事上体认“良”的工夫，既极简易，又甚简单，而非皓首穷经、纸上得来的无根学问。良之所在，光光净净，毫光大千。他说：“世俗不知此义，只把驰骋词章、翻阅经史，当作问学，此岂学问乎？”“观他（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何等活泼！无意必，正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也。”他曾对颜山农《快活歌》评论说：“所谓快活者，非乐光景之谓也。性体原自充满，无少欠缺。原自生生不息，活泼泼的，此是真快活。若有一毫私意，便不快不活。”弘山先生想告诉人们的道理是：快乐是人心灵的本然状态，以快乐的心情生活学习，方为人真正的生命状态。惟有将生命活出逍遥自适、喜悦流淌的状态，方为读书大智慧，心灵大自在。对此，张元忬赞叹曰：“凡此类直揭本体，非高远，非凑泊，即令文成复起，且首肯之矣！”（《弘山张先生墓表》）。

四 《文集》编辑

弘山既然提倡人生真正的修行就是回归生命的纯真本体，那么自然地他就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人为，憎恶那些谄熟词章记问之学，而不肯时习体察自身天良之人，认为“心有不真，终日讲说，还是假的，不谓之闻道”，“学问不在讲说，只在默体”，又曰“圣学只要传人，不在著述”，故一生反对著述立说。门人赵维新曾载录弘山与孟秋的一段对话，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对于著述的看法。当得知弟子孟秋拟将自己平时教言语录刻书印行时，先生反对说：“嘻！言不可执以为至也。前之所是者，今或以为未是；今之所谓已然者，后或以为未然。学问无穷，安可执以为至？虽吾言之，亦与众商确之耳，刻何为哉？”因为他深知“道可道，非常道”之理，道重在体悟，重在意会，而不可言传。

自己的主张一旦被人断章取义或生吞活剥加以引用传播，很容易因拘泥于字面意思而失去真意，甚至被误解变异。因此，《明史·张后觉传》说他“平生不作诗，不谈禅，不事著述”，诚然。

尽管如此，鉴于弘山论学“言约而义精，学正而道大，扩先儒所未发者”，其门人孟秋随侍先生二十余载，“凡有所闻，即私记以为书绅法”。万历二年（1574年）冬，弘山去世四年后，孟秋与朋友计议，“备述其始末教言录之”，且亲自为《教言》作序。又据同年赵维新《〈教言〉后序》：“先生之门人孟子成氏，忧患永平之昌黎，以违范日远，乃取平日教言，刻之自励。”由此可知，现存《弘山文集》中的《教言》部分乃孟秋据平日所闻弘山教言笔记汇编纂修而成，并利用自己昌黎县任之便刊刻发行之，这是《弘山文集》的最初版本。

万历戊子（1588年），《弘山文集》中《语录》内容始刊刻印行。据孟秋《〈语录〉后序》，万历丙子（1576年）暮春，孟秋请弘山至昌黎，与诸生数十人，讲学于书院，晨夕相断，请益不间，亶亶不倦。孟秋“每聆教言，即时纪之”，后“收而集之为一帙，将以备诵法也”。至戊子夏，孟秋至京，请《序》于杨君，又得浙之乐君“锐意谋梓之”，《语录》遂得刊刻印行。由此可知《语录》内容是弘山先生在昌黎学道堂所授，亦为孟秋所记所编，初刊于万历戊子（1588年）。由此也可知《明史》列传一百七十一《儒林二·张后觉传》附赵维新传和《四库总目提要》所载《宏山集》四卷中所云《弘山集》系赵维新所编次，是错误的^①。也可证弘山四世孙张愚《重刻〈三先生集〉后序》所云“《语录》成于岳石梁诸君子”是错误的。

据毕佐周《合刻〈三先生文集〉原序》，万历乙卯年（1615），弘山门人赵素衷去世，时任东昌郡伯的岳石梁将其遗稿刊刻印行。万历戊午年（1618）仲冬，友人毕佐周“顾其书与《教言》《文集》各自行己”，“恳请蓼水朱先生、蓬玄张先生删订成篇”，后又“谋之郡伯，请合刻”，其中《教言》即弘山《教言》，《文集》应为《孟我疆文集》，始将张弘山、孟我疆、赵素衷三先生初次合刻，此即《荏邑三先生合刻》初刻本，参与刊刻者有四人，即毕佐周、岳石梁、朱先生、张先生，且前有毕佐周和范景文所写两篇序文，分别是《〈荏邑三先生合刻〉原序》和《合刻〈三先生文集〉原序》。

据弘山四世孙张愚《重刻〈三先生集〉后序》，万历戊午年（1618）的初刻本《荏邑

^①《明史》列传一百七十一《儒林二·张后觉传》附维新传云：“维新，亦荏平人，年二十，闻后觉讲良知之学，遂师事之。次其问答语，为《弘山教言》。”

《四库总目提要·宏山集》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是集凡《教言》一卷，《语录》一卷，皆其门人赵维新所编。”

三先生合刻》因遭遇崇祯癸未（1643）兵变，在邑所藏毁之一炬。至康熙丙午年（1666），张愚“幸同里王北山先生表章文献，谓往哲之遗，不可自泯。愚乃索之东郡，命儿顒孚辈缮录成本，从叔父明笃、明璧相与校正，颇得无憾。”其中所提及的“王北山”，即王曰高，在邑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曾任康熙启蒙老师。在官藏《在邑三先生合刻》焚毁后，王曰高将家藏本交付张愚，张愚以此为底本加以重刻，其子张顒孚、其叔父张明笃和张明璧也参与了抄录和校正工作。这一版本，流传至今。

张弘山先生集四卷附禹贡一卷

弘山集·序

前有作者大贤人为，之后扃户严峻，而异端邪说不得比称宗附，以故代重功臣。要以前圣人见闻千年衷于尼山，后圣人见闻千年亦衷于尼山。天下不独颜孟，学颜孟之学皆颜孟。

序一

不独程朱学程朱之学，皆程朱不独尼山，学尼山之学皆尼山。既不以其学而异名，自不得以其人而异。实颜孟为尼山百世不迁之宗子，继颜孟而起。前有周程、张朱，后有阳明先生。独吾郡张弘山先生与及门孟我疆、赵素衷两先生力崇阳明之学，皆为尼山百世不迁之宗子，古今传统传学不传人，古今传人传道不传世。今北山王先生为三先生合传，以其学之无间于尼山，故以无间于颜孟，亦无间于程朱阳明者而合志之吾为。

序二

王先生传其人，亦以先生无间于弘山，故以无间于我疆素衷者，而其成之先后一揆，盖其然哉。先儒曰：道之相承，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吾因推而继之曰孔子以是传之颜会，颜会以是传之子思孟子，子思孟子以是传之周程张朱，程朱以是传之阳明，阳明以是传之弘山，弘山以是传之我疆素衷。王先生弗以某不敏托为重梓，其集而明之同志予，安敢负王先生以负弘山。

序三

我疆素衷，而自外宫墙哉拜而述之。

时

康熙三年季秋，毕忠吉淄（“湄”异体字）父撰。

序

少山朱尊师于燕得一峽示不肖，不肖知先人绪，馀继在后人，后人弗继。如愆忘何是故物，而委之涂也。因赧且泣日，惟家声之隳是惧，遂手录重梓，藏诸家庙，用告先大父。俾知当今世犹有知己如乐先生者，若夫箕裘有托而衣钵无传则继述之羞不肖淳且又自愧矣。

语录后序

万历己亥岁仲春之吉，不肖孙尚淳谨识。

侄孙光宇尚坦_叅阅。

弘山先生教言原序

秋籍在邑，因祖移居安平镇，去县百余里。入庠时初见先生，德容~~四~~然，词气和平，心切慕之，意其超然世俗之表，何修而得此？再踰岁，会同进朱友问之，乃曰：“吾在弘山张老师也。村居，乐孔孟之道有年矣，子独不闻乎？”秋曰：“愿往见焉。”次黎明，即约朱友步其庐，遂见先生。先生曰：“子来有志于学乎？”秋曰：“孔孟世远，不知何所谓学，请教之先生。”即授以良知之学。言之终日，其言真切，其旨透彻，忻然有省，曰：“不遇先生，终成聋瞽。”遂师事先生，执弟子礼。留数日，日闻其所未尝闻者。别来此志奋然，就而与同志赵允升诸友相讲学焉。因遂遍交海内理学先生，听其言，聆其旨，辄益信先生之学诚孔孟真传也。

先生年益高，学益精。我颖翁宗师督学山东，闻其学，相与益切，为建愿学书院于长清山中，群弟子而授之，四方同志者日往归焉。秋侍先生二十有余年，于学虽无得，凡有所闻，即私记之以为书绅法。今以宦游，去先生三四载，未获亲炙其真意，而切磋于友朋，愿备述其始末教言录之，与同志者一诵法云。

万历二年冬，在平门生孟秋顿首书。

教言后序

先生之门人孟子成氏，游宦永平之昌黎，以违范日远，乃取平日教言，刻之自励。先生闻之，曰：“嘻！言不可执以为至也。前之所是者，今或以为未是，今之所谓已然者，后或以为未然。学问无穷，安可执以为至？虽吾言之，亦与众共商确之耳，刻何为哉！”新复于先生曰：“道，贵公诸其人耳。一人问之，不若百千万人闻之之为广；一世诵之，不若百千万世诵之之为长。为其鸣于世而刻之，则书不可刻；为其公诸人而刻之，则不刻不可也。虽刻之，亦与天下后世共商确之耳。使今日言之，天下后世从而是之，亦与天下后世共是之也，非吾一人执之以为是也。天下后世从而改之，亦与天下后世共改之也。非吾一人执之以为未是也。君子之学也，如日月之明焉，亦与天下后世共照见之耳。明晦又奚恤也？”先生曰：“不然。著书犹写真也。容色耳目非不相肖，精神命脉迥乎其殊。传真以言，不若传真以人。恐夫人据迹而遗心，是又以吾之自误者而误人也。”新曰：“是亦即写先生之真耳。先生之道在心，先生之可以喻诸人者，由心之言也。先生长矣，群弟子离散分处，当其时，犹不能记先生之言，以附书绅之末，况后世欲因言以识心也，得乎？虽然，至宝在途乃瘞之，而不为世重见之者，之过也。使后世以真感真，谅必有得先生之心者。”复以所闻教言条附之，敢忘狐裘美袖之嫌。

万历二年，门人赵维新顿首序。

荏山三先生合刻原序

余不佞，孱不知学，而私以向**迷**，窃有志焉。又怪世之讲学者，于学无当也，思得海内儒宗，或其遗书以正之，乃见《荏山三先生合刻》，展读未竟，曰：“千古学脉，其在是乎！”

弘山与闻阳明先生良知之旨，而我疆、素衷皆其高足弟子，嗣主宗盟，针芥相投，派衍二东，尼山遂为生色，则良知之所及远也。乃近世一二议者辄订之曰：“知自何起？良自何来？”殆又以良知未可辄提宗者。夫良知可以提宗与否，余何敢深论，请以所素习者证之。

《大学》首言“明明德”，而即下申之曰“知止”、“致知”、“格物”，则归重可知也。《中庸》首辟“天命之性”，即末结之曰“上天之载”，则脉络可知也。《论语》大意无非求仁，《孟子》七篇总道性善，以至《易》之太极、《书》之“厥中”、《诗》之“昭事上帝”、《礼》之“人生而静”、《春秋》传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若此者，是良知耶？非良知耶？诸如此类，亦不能尽论，则请以三先生所自言者证之。

弘山曰：“耳本天聪，目本天明。顺帝之则，何虑何营？”又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此乃天体流行。”又曰：“近世只体验出一个良字，只消说良字，再不消说知字。”我疆曰：“学贵透性。”又曰：“建用皇极为要。”其答李见罗曰：“阳明以良知为本体，又以良知为发用。”素衷曰：“学问只在本体做。”又曰：“一是天授之中，本无渣滓，无二三。”而赞之者亦曰：“先生学有原本，点点滴滴，俱归一处。”若此者，是良知耶？非良知耶？

阳明开倡道统，以良知唤醒天下，使皆恍然警悟，各寻底里。虽是拯救末流，实亦直透根宗，不然，支离汨没，尚可言学问哉？至于论逆瑾、馘藩庶、绥两广、平八寨、断藤峡，何非真儒作用？以此为学，即不讲焉可矣。三先生递衍宗说，光映邹鲁，令人读其遗书，思一亲炙之为快，其出也，必有以自见渊源，诚真矣哉！余愿与海内同志者以真学问相勸勉，斯《三先生合刻》意也。

万历戊午岁，河间后学范景文梦章甫书。

合刻三先生文集原序

余以甲寅岁谒选得莅，邸中读弘山先生书，则知其学问渊源所自。先生盖得之波石，波石得之心斋，心斋得之阳明也。嗣复闻其门人我疆先生及素衷先生，余益私心向往之，顾不见其全书。前太史公刻我疆集于南都，近创获见之，则又知其学问渊源所自。我疆之于先生，犹先生之于波石、心斋、阳明也。其时，素衷年九十余矣。日杜门著书，顾其书不传。

甲寅冬，余来莅，则素衷尚健，饭余即以俗吏窘簿书，未能时侍讲席。然观其行事，与其言论风旨，宛如见弘山先生也。粤明年，素衷歿，遗稿属余谋梓之，而郡伯石梁岳先生乃刻之东昌。顾其书与《教言》《文集》各自行己。余谋之郡伯，请合刻，且恳请蓼水朱先生、蓬玄张先生删订成篇。夫《鲁论》《孟子》，各自为书，后世合之，而宋程氏复自《戴记》表章《中庸》《大学》。今其书如日星，士不待旁搜博采，而对群圣贤如**面**以三先生学问渊源，而使其书如《鲁论》《孟子》，希在天下，不至使学士大夫有闻其人恨不即见其文之叹，则于以兴起后人为尤烈。

或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今之所刻者，不足以尽三先生。昔伏羲画卦，文王因而重之，周公系象，孔子大传。即使“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则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何为者也？孔子有言，而孟轲氏明之；孟轲氏有言，而阳明氏明之；阳明氏有言，而三君子明之。后世尚有明三君子者乎？信是书不足以尽三先生矣，是书不足以尽三先生，而读是书者足以尽三先生，则虽合之可也。

时万历戊午仲冬，弦阳毕佐周书。

重刻三先生集后序

癸卯之秋，北山王先生奉使来南，余趋谒于金陵，先生出其乡《三先生集》，属为重梓，予得受而读焉，不觉喟然曰：“圣贤之道，当世不讲久矣。幸有《三先生集》在，庶几孔孟之宗旨其不坠乎！”夫三先生者，生出一乡，同堂师友，其立说著书，所阐扬皆千古列圣之微言，非有奇论藻采足以炫人见闻、娱人心志也。要其言，则本之王文成先生。文成之在先朝，文章、经济为三百年挺生之一人，乃不以功业自诩，谆谆然讲学不休，唱为良知之说开示后世，一时从游甚众。有能入先生之堂奥者，固不数人也。及其后，盖有疑良知之说，目为新学，离而畔之者矣。张氏弘山，蕙蕙忧道之将亡，起而修承之，力为发明。复有孟我疆、赵素衷两先生，相与辅翊而崇述焉。当日文成之学赖以益彰，能使盲者了寐者觉，其不昧于纷纭之见，入于聚棘之林，而咸知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其有功于圣道，顾不大哉！予谓三先生与文成生不同时，而私淑其言，如孟氏之学孔子，确然自守而不惑，亦可以知其立身之概矣。

今世学术文章之敝，日流于虚伪。如无根之木，虽花不实；无源之水，虽流不长。彼所号为名人才士，博洽闻见，菁华藻绘，文采为一时所称誉者，于圣贤性道之旨或未有闻，比比而是，孰如三先生之言平实切近，昭若日星之丽于天，迄今不朽乎！北山先生志在修明圣学，独切切于三先生之遗书，急为表章以公世，吾知文成之学术将有兴乎！予不敏，敬为序其后，以致欣慕之私焉。云阳后学贺宿述。

重刻三先生集后叙

余家前代，勋裔也。历世多事武功，至东社祖荐正德己卯贤书，始以文章传家。宏山高王父私淑阳明之学，倡道山左，海内名儒咸翕然宗之，而及门则孟我疆、赵素衷，领会独深，大畅风旨。余宗受业者继社祖，则未竟厥志，遂中道告陨。忠庵祖以计部鞅掌讲席，未遑也。所从学者，澹子祖一人而已。沧州曾王父仁孝天成，尤善理解，丕承家学，雅著时誉。默祖与朴祖俱幼年夭折，惟淳子祖奔走菽水，而钦子王父复康疆早逝，积哀成弱，几于不起。时先严尚未成童，每于侍寝之暇，即语以前人之学，朝夕提命，因命名之余，字之曰心宏，谓心乎宏山祖之行也。先严皆肃识之，又旁求手泽于亲识所闲存者，家声不惰，**邶**（邶？）云仅矣。且高王父生平不喜著作，其书皆非手授。《教言》成于孟我疆，《语录》成于岳石梁诸君子，而诗歌吟咏，与夫翰札往来，以及诸名公附语，先严纂修于数十年之余。在当日犹或舛讹，再传而后，得无散轶错谬之失欤？会司理范公、邑侯毕公谋欲重梓，以原集颇简，并订次所未行世者，与《我疆集》《素衷集》彙为一册，额曰“合刻”，三先生于是乎并传不朽矣。版存邑祠，值癸未兵变，俱付回禄，屡创之后，笥中亦无藏本，倘先人所云“传道以言不若传道以人”之意耶？幸同里王北山先生表章文献，谓往哲之遗，不可自我而泯，愚乃索之东郡，命儿顒孚辈缮录成本，从叔父明笃、明璧相与校正，颇得无憾。乃知数世而上，圣人由焉；数世而下，圣人出焉。时与代隔，而此心此理则一也。昔孔子之道，越百年以子輿而大著。继前人之业者，无能扬前人之德，而仰成于北山先生，愧作当何如也？爰详书渊源所自，并绝续之由，俾后之子孙以家学劝勉，勿不肖如愚则几矣。

时康熙丙午年十月望日，四世孙愚熏沐谨识。

宏山后裔

弘山先生集目

张弘山先生集卷之一

教言

弟子孟秋，初见先生问学，先生即讲“天聪明”三字。谓吾：“人是非邪正，一触而知，是聪明也，何虑何学？乃天然聪明也。如今顺我天聪天明应去，便是圣学。”秋遂恍然有悟，因歌之曰：“耳本天聪，目本天明。因物付物，人道乃成。”

一日，问孔颜之乐。先生曰：“‘饭蔬食’一章，见之孔子。说我饿了吃些饭，渴了饮些水，倦了曲肱而枕，乐在其中矣。若不义，富贵如浮云。然看他饥食渴饮，无一毫意必安排，正是天然顺适，不假人力，便是真乐。颜子不改其乐，亦是此意。”

先生尝教人曰：“一得永得，方是真知，方是闻道。暂得暂失，算不得知，算不得得。”

先生与陈铁峰书云：“吾兄天机自运，不落形色，须朋友常相聚会，更见稳实。”

先生与秋书云：“圣人教人千言万语，俱是入门话头；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只是常常见此而已，更无他说。”

秋一日举颜山农《快活歌》请教，先生曰：“所谓快活者，非乐光景之谓也。性体原自充满，无少欠缺。原自生生不息，活泼泼地，此是真快活。若有一毫私意，便不快不活。”

圣人学问第一义，只论性，不论过。

圣人学问，只在“明”上做，不在“照”上做。

作圣，须先透性。透得此性，只顺此性便是圣学。尝问：“圣学有功乎？”先生曰：“待说有工夫，却是无工夫。待说无工夫，却是有工夫。此间最妙，当自得之。”

学问不在讲说，只在默体。彼此真意相观，自有进益。

尝问：“孔子说‘七十不逾矩’，前此犹逾矩乎？”先生曰：“凡孔子说话，都是实话。尝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岂果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哉？当食而食，当寝而寝，此便是学，便是不逾矩。当食而思，当寝而思，此便是思无益，是逾矩也。观孔子云‘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其学益进矣。”

尝问“发愤”一章。先生曰：“此是圣人真实语，吾人只是一个学，乐亦只是学。”

天地间只是一途，顺逆有两境。举食，则凡富贵功名之类皆是也；举忧，则凡贫贱患难之类皆是也。愤，是乐之真机；乐，是愤之本体。愤亦乐，乐亦愤，无二理也。圣人如此而愤，如此而乐。不见食之可愿，不见忧之可戚。无穷通，无得丧，无久暂，不知老之将至也。此是至诚不息处。所谓‘学而时习之’一章，亦是此意。”

问：“《白沙诗》云：‘至乐终难说’，何如？”先生曰：“孔子开口都是说至乐，孟子虽说难言，却言许多。天下无有说不得。”秋曰：“程子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窃尝疑之。’由此观之，可见无有说不得。”

尝问“一贯”之说。先生曰：“夫道，一而已。道只是一，就尽了，非谓以此贯彼也。”又问曰：“何为有万殊之说？”曰：“万亦只是一。”问曰：“曾子唯一，而言忠恕，何也？”曰：“忠恕，就是一。程子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甚有理。和而不流，中而不倚。和是不流之和，何等强？中是不倚之中，何等强？这中和，至死不变，方是君子。圣人论学原无方，所见得透时，说圣贤的话即是说自家的话。”

“逸民之行，有可不可，终是执着。孔子无可无不可，无意必，无方所，活泼泼地，所以为‘圣之时’也。”尝问：“圣贤学问，言各不同，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个真。真感真应，更无他说。”

先生不著述，尝劝之。先生曰：“五经、四书，圣贤论学俱已详透，但人不肯体察耳。圣学只要传人，不在著述。”

尝问：“动静分得否？”先生曰：“人心原是活的，原无不动时。动而无动便是静。圣人主静，君子慎动。动亦静，静亦动也，只是一个。”

人心是活的，原无无念时，原无无感时。正感正念，便是实功。

问《圣经》一章。先生曰：“圣学之要，只在诚意。”秋曰：“明公云：‘意者，心之动。心无不善，动而后有不善。’此言信否？”先生曰：“子以为何如？”秋曰：“意者，心之动，心无不善，意何有不善？意原自诚，诚其意者，复其本然之善而已。”先生曰：“然。”

或问“诚意”章。先生曰：“‘恶恶臭，好好色’，何等真切！便是‘毋自欺’，便是‘诚意’。”

或又曰：“此处人皆可能，如何云‘天下鲜矣’？”先生曰：“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便是公好恶，便是意诚。平天下、絜矩，只是公好恶。如今，人‘作’的意思多。”

或问为政。先生曰：“尧舜之智，只是急亲贤。为治之道，善用人而已。”

问：“诚无为，几善恶。几者，诚之动也。诚，无为；几，何有恶？揆孟子性善之说，似有未稳。”先生曰：“然。”

心、性情、才气，原是一个，须要会得。

人之神明，谓之心。心者，贯于一身，无在无不在，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也，不可错认。

为学只是要真心。心有不真，终日讲说，还是假的，不谓之闻道。

“孔门颜子以下，美质莫如子贡。夫子拳拳启之，子贡博施求仁，夫子教只在心上做，不在博上做；子贡以多能称圣，夫子曰，君子不在多能；子贡以‘多学而识’目圣，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不是多学；子贡以言语上观圣人，夫子教以无言，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百物生’，屡启而不悟，故曰‘莫我知也夫’，‘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由此观之，圣学只在易简，不在多学。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作圣之要也。”

明公“知行合一”说，发得极透。孔孟后无人看破，明公“致良知”之学，真作圣之的诀。言出于孟子，却能发得透彻广大。

先生在铁峰山庄夜坐，与邢一斋、张定庵论“著察”之说，曰：“良知，昭明如此灯，光明何等著察？”闻之者皆有省。

人好动，固是病；好静，亦是病。

问：“不睹不闻，如何戒惧？”先生曰：“不睹不闻，性之体也，所谓隐微也，独也。戒惧者，保此性体而已。不睹不闻，是未发之中，就是已发之和，无两个。诚、明只是一个。‘诚则明，明则诚’，无二理也。”

问“克己复礼为仁”。先生曰：“圣学只在复礼上做，礼即仁之条理也。视听言动，一于礼而已。非礼，非仁也。”秋因问曰：“视听言动，文也；复礼，礼也。颜子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之谓与？”先生曰：“然。”

问曰：“孔子群弟子问仁，孔子答之不同，果有异与？”先生曰：“皆是颜子第一义，无二说也。”

处贫难，贫而无怨难；处富易，富而无骄易。贫而怨难者，富而必骄易，一机也。

问：“勿忘勿助”。先生曰：“只必有事焉，便不消说‘勿忘勿助’。‘勿忘勿助’，即是必有事，忘却，忘在何处。助长便是忘，只是一个病。”

过化存神，是说君子身上事，所存所发，神而无方，化而无迹，是天地之神化也。是以杀之不怨，利之不庸，迁善而不知也。

问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可见，心即仁，仁即人，人即人心也。是否？”先生曰：“然。”

“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只是一个。孟子互言之，正见其同也。

问“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先生曰：“寂、感，是一时，原无二界。”

“思”是圣功之本，只是“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便是乱思，便是私意。圣功之思，是何思之思？无思无不思为圣人，思何无得？

一日，问“精一”之说。先生曰：“道心最为微妙，道心不杂便是精，道心不贰便是一，便是执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便是精一工夫。”

皋陶学问最精，说个“天聪明”，何等透彻明白！

“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此便是天体流行，何等著察。故存心养性，所以事天，为学须做真人。圣学不明，纵是为学，还是假的。孔子之学，群弟子都会推尊，但不如孟子善形容。观他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何等活泼！无意必正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也。所以为“圣之时”，所以愿学。孔子观闻楚狂之歌，便下与之言；闻子路之告，便使反见鲁人。猎较此处，亦为之兆，便是无方无体。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问伯夷、柳下惠何以不同道。先生曰：“孔子好学，故博学，故谓之集大成。伯夷、柳下惠不如孔子好学，只是学成一家。”

尝问颜子“不远复”意。孔子称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颜子知不善，不行不善，此颜子“得一善，拳拳服膺”处，所谓“不二过”、“不违仁”也。

《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是心之本体，颜子不远于复，便是不改其乐，孔子所以许其“惟我与尔有是夫”也。先儒以颜子未达一间，似说不稳。观周子“处一化齐”之说，益见。先生曰：“然。”

先生与秋书云：“近年来，只体得一个良字，愿吾子时时体此。千里之祝，亦只有此而已。”

大学圣经议

先生曰：“大人之学，其道安在？在‘明明德’而已。明德而不亲民，失之空，处而无实用，故又曰在‘亲民’。天之生此民，都只在事事物物上做去，能各得其职，方谓之亲民亲矣。或不出于天然自有之良，容有一毫人为矫强之私，则亦不足以语‘至善’矣，故又曰‘在止于至善’。善而曰至，学之极也。吾人之所止也，知止就是‘止于至善’。人能真知至善而止之，则‘定静安虑得’皆从而为之后矣，此止至善之妙用。说后就是先，无本末、终始、先后之谓也。到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乃是着落在事物上。不知亲民原有至善，而人为杂于其间，其所亲者不免着落于形色，斯其为末、为终矣。能不着落于形色，而亲其民者，皆本来自有之良。则本始在我，又以何者为末终乎？知本始，当先者而先之；末终，当后者而后之。去道复何远之有？不观古人为学乎？先其本始，后其末终，在古人则然也。‘明明德于天下’，是在国则明于国，在家则明于家，在身则明于身，随其所在皆明其明德，至于天下国家、身心意知。物尝有不得其理者，固皆着落于形色，是数者俱不免为末为终而已，然末必有本，终必有始。于其本终者求其本始，而先之。国，末终也，不先其国，而先治其国，则以吾本来自有之良而治之矣。家，末终也，不先其家而先齐其家，则以吾本来自有之良而齐之矣。身，末终也，不先其身，而先修其身，亦惟以吾本来自有之良而修之矣。至于心意知物，莫不皆然，由是物格于先，而后知之为末终者，复其本始而致矣。知至于先，而后意之为末终者，复其本始而诚矣。意诚于先，而后心之为末终者，复其本始而正矣。以至身家国与天下，莫不皆然。是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本始，而物知心意心身家国天下为末终。知所先后，此古人学得其要，而后世所当法也。其在于今，自天子至于庶人，亦惟学古人之所学，各以修其身为本而已矣。只说一修字，则诚正致格及齐与治等，都该尽了。还是上文以本始为先之意。苟本始不先，则其本乱而末终治者，否矣。本始其所厚者而薄之，末终其所薄者而能其厚，是形不端而影得其正，有是理哉？”

诸友会大云寺，时王见虞公在座。先生曰：“吾辈此讲，俱出真意，即此可谓之行否？”诸友于合一之说有省。比静坐良久，先生曰：“此际不假言说，真意相观，即无言亦可谓之讲否？”诸友于合一之说又有省。

问：“‘民可使由之’章，作王道看之何如？”先生曰：“父母不使子知，王者不使民知，惟不使之知，所以民日迁善而不知。若使之知，则欢虞矣，岂王道乎？”

门人有问用功苦难者。先生曰：“还不是本体用事，自生纷扰，自生回避，所以苦难。透得本体，则天真自运，不假人为，就简易矣。何难？”

问：“先儒云‘存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此说何如？’先生曰：“心，一而已，存养个甚？存养此而已。省察个甚？省察此而已。省察既是此，则省察亦存养矣。省察亦存养，则省察亦主人翁矣，有二乎哉？”

问：“古人云自得，必用功而后得乎？”先生曰：“功夫便是自得，夫本体原自得也。用功不当，不得本体，是不得也。用功停当，得此本体，是得也。不假安排，是自得也。彼求益于本体之外者，是多也，非得也。置此于空虚之地者，是迷也，非明非得也。自得之学，自味之而已。”

问：“古人云：‘惩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如何？”先生曰：“谓甚功夫做得难？山可摧乎？壑可填乎？愈难而愈远矣。惩忿如釜底抽薪，窒欲如红炉点雪，如此用功，方是高手。功夫是本体上做。真知是忿，忿自惩；真知是欲，欲自窒。消息之者，在我而已。学原易简。”先生会颖泉邹先生，曰：“某近觉得‘良’字甚为有力，透得此处，真是作圣之基。外此言知，不是真知；外此言能，不是真能。此本然之善也，生而有者也。知则天知，能则天能，天心不假人力。复之者，复此者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善学圣人者，孟子而已。”

有举朱陆异同之说者。先生曰：“汝辈且于自家良心上体察，莫在儒先上体察。良心之所同者，吾同之；良心之所异者，吾异之。儒先之同异，求之可也，不求可也。区区于朱陆之异同，乃于自家良心置之，不顾是自异也，非君子之学。”

门人有专事讲说者。先生曰：“学问不在讲说，只在实践。实践得，则讲说亦是真功；实践不得，纵所言悉当，空谈而已。孔子云：‘耻躬之不逮。’正是吾党药石。”

门人问举业之为累者。先生曰：“即此亦是遵制，但无愿外之心而已。古人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是心为之，虽百工之事，亦不为累。况举业乎？不以是心为之，虽名为圣贤之学者，急切袭效，为累不浅，况举业乎？君子之学，尽分而已。”是日，诸友于实践之说有省。

先生谓陈鹤涯先生曰：“学问既识本体，须日日天体用事，不落尘埃，方有长进。若只正一正、对一对，既作复止，非功也。”

鹤翁曰：“若功夫做不去，如何？”先生曰：“不怕做不去，只怕种不真。”

人须是学复自家本等的全人，学圣人犹贰也。自家若非原是圣人的全体，何以学到圣处？如颜子起初亦步趋亦趋，犹是学圣人，至于不伐不施，知为已矣，犹未免有迹也。到得智能不事，同于大通，则人即是我，浑然无间矣。大舜善与人同，亦是如此。

先生谓罗近溪曰：“今之为学者，知其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不为，以为是亦足矣，不若天体灵融，真机自著。不必求知其可，而所为自可；不必求知其不可，而所不可者自不为，则所谓‘无可无不可’也。由所知以造于圣不可知，其为知也，不益精乎？”

问“不睹不闻”。先生曰：“不睹不闻，非无所睹闻之谓也。在形声之中，而有不落形声者在，即至善之理也。此子思得曾子之精处。在天谓之‘无声无臭’，在人谓之‘不睹不闻’，在《中庸》谓之‘中和’，在《大学》谓之‘至善’，一而已矣。”

问“何有于我哉”。先生曰：“圣人望道而未见，故不见己之有也。不见己之有，所以为圣人。学者惟见己之有，故不能到圣人地位，故满最害事。”曰：“‘我无能焉’者，亦不见己之有欤？”先生曰：“然。惟不己之有，故不自以为能也。尧舜事业，自尧舜视之，如一点浮云过太虚。此正好看圣人之心。”

周公真圣人也。其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说文王，是说自家的，天然语也。‘小子何莫学夫诗？’”

问先天之学。先生曰：“先天，人不识。至道古难传，将以为远耶？即目前俱足。将以为近耶？亦谁能透得？非道之难传，在不识者难之，以待汝心体无累时来说。”新因豁然有悟，遂歌之曰：“每道先天在眼前，眼前无处不通玄；直须坦步青云上，日日说天不是天。”

一日，后伸问“观过知仁”。先生曰：“圣人不观他人之过，亦未有既谓之过，犹可谓之仁者。盖吾人之过，党类甚多，非但为不善而后谓之过。一念一事不本于天然之良，即谓之过。天然之良，仁也。知其所谓过者，斯识仁之体矣。”

问“克己复礼”。先生曰：“己即真我。孔子说‘修己’，说‘求诸己’，说‘为己’，都是一个。礼乃天则，不落人为，复我天则，而真己能全，斯仁矣。归仁，是举天下而仁之；己，即天也。为仁由己，是时时事事本乎天。若曰以躯壳之我做仁，是人为也，妄也。而由人乎哉？礼既复矣，则时时事事皆天则运用。视听言动，肯着在非礼上，就是知之未尝复行了，就见颜子‘请事斯语’之意。”

问“万物皆备于我”。先生曰：“真我无时不在，悟得这个天机，虽未事君，而忠

者自在；虽未事亲，而孝者自在。完完全全，一时俱有。一事不停当，都不停当了，性体亏矣。反身而诚，乐此全备者；强恕而行，复此全备者。”

问“色取仁而行违”。先生曰：“所谓色取仁，非但善其颜色也，是实实的做去，所以皆信之，就似霸者也，是着实做去，所以民皆欢虞，俱是着了色相。只在人为上打点，不是本来自有的运用。所谓色取仁而行实违乎仁也。质直好义，天性也，方是不落形色。”

山中会语

先生曰：“世之英杰，皆始于‘知其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不为’，只一‘知’字，便属在我，而非天然之‘知’，不可以语‘良’矣。不知其可，而所为自可；不知其不可，而不可自不为。斯谓之‘良’。斯为孔子之学。”

天然自有之谓良。良，乃真我。人我之我，去真我远矣。人我之我不去，则真我不复。虽从事于学，何益？

今人开口就有自家作主张意思，此自家乃是躯壳上起的，便属妄了。若是真自家，就从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一点灵明加减分毫不得处来的，故谓之良。此良本本无蔽塞，本无昏暗，故又谓之明。

“诚意”说个“毋自欺”，这“自”乃是原来自家不欺了，原来自家才是诚意。“恶恶臭、好好色”都是原来的，一毫作主张不得。识得此意，就识得良字，这便是“自谦”，这便是独得于天者，故君子慎之。

天性如何离得形色？只不着在形色上，就谓之天性。性出于天，即谓之良。这“良”，无精粗，无隐显，无本末，无始终。“自”失其本良，着落在形色上，然后以形色为粗者，为显者。末终者，即不失其本良，则形色亦精而隐，本而始矣。《中庸》“不睹不闻”、“无声无臭”，都是此意。

山中得子成书，说“今之所谓良，即昔之所谓真”，最是最是。但真有天人，真出于天，正是良；真自人为，都是妄。出于天者，此中光光净净，无分毫渣滓，物来则顺应之而不穷。真自人为，虽不虚诈，便有自以为是的意思在，便不可以语“良”矣。“良知”二字，不可分。良就是知，知就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须要识得只是一个。

问：“子夏问孝。夫子曰：‘色难’。色果难乎？”先生曰：“若着了色相则难矣。

事亲岂能外服劳、奉养上？惟落在服劳、奉养上，是在色相上做，而非天然自有之良矣，岂足以为孝乎？”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养亲，非不是孝，但不是天真自然。靠在养上，便不是孝，故曰“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人养，果出于天真，则敬矣，则孝矣。

“富贵贫贱”章。不以其道，而得处乎富贵，君子舍乎富贵而不处不以其道，而得去乎贫贱，君子安乎贫贱而不去。工夫全在造次上紧要。造是造诣之造，次是次舍之次。次第相成，再无间歇，都是此仁运转。终食、颠沛，都是造次中事。

暹问：“学求易简，事变恐应不来，如何？”先生曰：“乾至易而能知险，坤至简而能知阻。天地间万物万化，多少烦细，只一易简得之。人只怕不到易简处，若真易简，尧舜事业可为。”

宿东山中问天道、人道之说。先生曰：“天道、人道，原无二理。人道做的，即是天道。一复永复，纯是天体流行，不费人力，一个学问。”

暹问赤子之心。先生曰：“圣人之心，到老是赤子之心，不曾加分毫。赤子之心，良知也，一点灵明，完全不昧。孔子无知，文王不识，不知皆是心也。若仁者见之，知者见之，便非良知，便失其赤子之心矣。”

先生同张钧石会香山寺。问曰：“如何用功？”张君曰：“本体上用功。”曰：“何为本体？”曰：“不睹不闻，便是本体。”曰：“应物如何？”曰：“本体灵明，物来自会应用。”曰：“恐有内外意思在。”曰：“直内方外，旧有成说。”曰：“直内处就是方外，原无二界。”

语录后序

万历丙子春，愚宰黎，闻弘山先生北游燕邱，会楚侗诸公相与论学，以印孔门正脉。愚遣人迎之至昌黎，则暮春矣。是时，馆于萧寺，讲于书院，乡先生及生徒素志学者数十人，晨夕相继，请益不间。

既而登木岩寺，游观海亭，瞻仙台顶，对五峰三岫之奇，海山之大观，备览之矣。凡所至止，诸生从之游，质疑求正，先生循循诲之，亶亶不倦。每聆教言，既时纪之，备在《语录》中。虽精微妙旨非诸生可悉，而阅其大端，亦宛然授受意也。愚收而集之

为一帙，将以备诵法也。

时戊子夏，愚如京，执此以往。一日出示复所，杨君玩之约：“此文成之真传，孔门之正脉也。”愚请序诸首，杨君欣然就焉。适浙之乐君在，一览而悦诸心，锐意谋梓之。愚不敢隐，遂携去。所谓声应气求，二君之谓乎？我先生之学，得杨君之文而益彰，得乐君之传而益远矣。至于性命微言，孔孟宗旨，录中具载，达者阅之，当自见矣，何敢复赘。愚感二君美意，备述诸篇末云尔。

万历戊子，门人孟秋顿首拜书。

张弘山先生集卷之二

语录

昌黎学道堂讲先生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夫大人之学，其道安在？在明明德而已。上‘明’字无工夫，此句全着落在‘亲民’句，盖明德而不亲民，则失之空虚，而无实用，故又曰‘在亲民’。民，人也。凡身之所接，如家国天下，而为臣子、夫妇、长幼、朋友者，皆是亲。亦不是一概的亲去，只是能各得其职就是亲。亲民出于天然自有之良，就是至善，故又曰‘在止于至善’。是至善者，学之极也。”

君子有三畏。君子之心只是常常畏此三者：“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所命于我者，如何不畏？畏只是保守而已，不是恐惧、畏怕之意。《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是也。大人者，全此天命之理者也。以畏天命之心畏之。大人往矣，圣人之言在焉，则于圣言畏之。畏大人，只是法那大人。畏圣言，是行那圣言。只是个“畏天命”。

先生谓诸生曰：“韩子，子乡贤也，子知若人之学乎？韩子学问最精。《原道篇》引《圣经》止于‘诚意’，正见他学问一贯处。盖心、意、知、物，皆身也。正、诚、致、格皆修也，一‘修身’焉，胥举之矣。故下止言一‘修身为本’，而不及他。见的透时，说‘修身’处止也得，说‘诚意’处止也得，未有‘意诚’而不能‘格物’、‘致知’也。再观明公‘格致’之说，益信韩子之有见焉。宋儒谓韩子无头学问，不是。”

先儒讥韩子“博爱之谓仁”句，却不看下句“行而宜之之谓义”。了然行，却行个甚？

近时只体验出个“良”字，觉得最妙只说一“良”字，再不消说“知”字。说“良”，而“知”自在其中矣。人能体此“良”字，自然本体灵明，日觉有益。

天生将下我来，完完全全的这等一个人，圣贤也，只是这等一个人，曾不说些甚的。吾人不如圣贤处，只是不如圣贤不失了原来作人的道理。原来作人的道理，良心也。圣人之心，到底只是这个良心。吾人把这良心遮迷了，其有忤于人、愧于天也多矣。若肯思量我也是个人，也是天生的个人，把良心时时体验，一猛里打过这利害关头，使天体

日日用事，不落人为，就是不失赤子之心，如何不如圣人？

“良”是人心原来自然本体，光光净净，无丝毫人为的意思，一有心为善，就算不得“良”了。诸生有问应事苦难者。

“天下事只要以本体应去，自然停当，不用许多算计，以本体应事，如何苦难？如此就可以知孔颜之乐。”

吾人为学，不要在人为上用工夫，只天机自运而已。天机到了熟处，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位。

学问只怕执着。若执着甚，就着在甚上。执着在应上用工夫，就着在应上了；执着在静上用工夫，就着在静上了。只是常静常应、常应常静而已矣。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此意也。

人人都有这个“良”，只以此“良”应将去，就是圣学了。今人全是自家意思作主张，故丧失其良耳。若自家意思作主张，则心不虚矣。心不虚，则善何自而入乎？此正是吾人为学的大病处，直须拔去病根，时时在良上体验，方是圣学下手的工夫。

一日，问：“天理要存又存不来，人欲要去又推不去，如何？”先生曰：“汝只在良上用工夫，久之，天理不待存而无不存，人欲不待去而自无不去。若有心存天理、去人欲，则存者未必存，去者未必去，徒自“憧憧往来”耳，非学也。存天理，去人欲，只是一件事。存得天理在，人欲自然去了。”

先生谓诸生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只是一个，汝等发之。”诸生发之不透，请教焉。先生曰：“这个只在良上默体，不学之学，是真学；无思之思，是真思。譬诸孩提爱亲、敬长之自然真切处，就是学；爱亲、敬长之灵明昭著处，就是思。若这思，一思这亲当爱乃爱之，这兄当敬乃敬之，非良也，无得于灵明，罔焉而已。不安于自然，殆焉而已。”

圣人、吾人所以异处，只在学不学耳。圣人不是天生的，全是学成的。吾人学不如圣人，是故人品不如圣人。若心圣人之一念，就是一念的圣人；若行圣人之一事，就是一事的圣人。久之，念念事事都是圣人的心事，是亦圣人而已矣。故曰圣人可学而至。

舜好问、好察，禹闻善则拜，孔子自以为不如颜渊，是数圣人之心，何等的样？虚惟虚，所以受天下之益，为天下之大圣也。心圣人之心者，当先心圣心之虚。

一日，问：“改过迁善，何如？”先生曰：“改过，就是迁善，原无两样。人不患有过，只患不能改过。改之，久则无过矣。无过，则善矣。若文过遂非，就不是迁善了。”

颜子不迁怒，无怒也，奚其迁？不贰过，无过也，奚其贰？总是见他天体光光净净，无有毫厘染者，所以为颜子。复礼之学，若以常说，把颜子说低了，如何叫做“复圣”？

问：“圣人有怒否？”先生曰：“圣人未尝不怒，可怒者怒之而已矣，己不与也。虽是有怒，也叫不得怒。怒而无怒，圣人之怒耳。推之喜与哀乐，莫不皆然，此便是‘未发之中’，就是‘已发之和’。”

心即事也，事即心也。心与事只是一个，二之则不是矣。

会讲德堂，诸生侍坐，默然良久。先生曰：“只此是学，不在讲说。此心常常如此，再不间歇，就是圣人之心。”

圣学只在心上做，不在迹上做。

一日，问圣人之心。先生曰：“圣人之心，常常的是个‘乍见孺子入井’之心，此真心也。人皆有之，不能全之，惟于乍见时有之。人能时时体验，保守得此心，常如乍见之心，就是圣学。”

这个“良”，是我天然自有本体，无有分毫人为的意思。若有一毫人为，纵所为悉当，也算不得良。算不得良，却是“色取仁而行违”，霸者之事了。

问“孔子恶乡原”章。先生曰：“乡愿讥狂狷，讥的也是。说善，斯可矣，说的也是。他也是实实的去为善，其所以可恶者，只是阉然媚世处。惟其如是之心，所以弥缝的甚好。忠信廉洁，无可举，无可刺，而众皆悦之，彼亦自以为是，此正不狂不狷，似中道而非中道也，故孔子恶焉。五霸，亦是这个学问，但五霸浅而易见耳。故曰：‘高之为乡原，卑之为五霸。’孟子贱霸，亦孔子恶乡原意。”

或问诚意章。先生曰：“‘勿自欺也’，这个‘自’是我来自自然有的，勿要欺了我这来自有的，这个‘自’见恶臭即恶，见好色即好，何等快足，就是‘自慊’，就是‘勿自欺’，就是‘诚意’。下句‘慎独’，‘独’字是我独得于天者，即‘自’也。‘慎独’只是保守我这独得于天者，不可失了。前辈说‘真心为慎，人为为伪’，有理。子思‘莫见’节，亦是曾子这个学问。”

或问“费隐”章。先生曰：“‘费’处就是‘隐’，非‘费’中另有‘隐’者在。孟子形色天性，意亦类此。夫妇与知、与能，良知、良能也。圣人不知、不能，无不知、无不能也。孔子无知，文王不识，不知是以天地运行，皆是此道，总见得天地圣人足以尽道。朱注把天地圣人就小了。天地圣人苟不足以尽之，道果何道也哉？是道也，无形无声，天下岂能载得？无物不有，天下岂能破得？鸢鱼亦是道，飞跃亦是道。‘上下察’

的‘察’字，是‘著察’之‘察’，即‘鸢鱼之飞跃，见察上下’的一节耳，正是‘莫能载，莫能破’处。注谓‘皆费也，所以然者为隐’，未稳。‘费’就是‘隐’了，下节特结言之。”

问“诚明”之说。先生曰：“诚明是一贯的道理，直从《圣经》‘诚意’、‘致知’出来。诚就明，明就诚。时说‘诚则自然明’是也。‘明则可以至于诚矣’，非也。曾子、子思、孟子言各不同，只是这个学问。”

问天道、人道。先生曰：“道之天然处，是天道；人所当为处，是人道。天道不外人道，人道做的即是天道。人只打从天然处做去，自然天体流行，只是一个道理。明公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先天未画，就是日用常行的故也。”

问“尊德性，道问学”节。先生曰：“存心、致知，分不得。德性，良知也。道问学，即是致良知，都是存心。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即尽了学问之事，世俗不知此义，只把驰骋词章、翻阅经史，当作问学，此岂学问乎？不过学问之一事耳。鹅湖之辩，彼宜尔也，况下文‘精微’，《中庸》‘知新崇礼’，并无如世儒所云者，吾子默体之。”

问“学习”章。先生曰：“时习即是学悦也，是学乐也，是学不愠也，是学所以为君子之学。”

或问“贤贤”章。先生曰：“此就‘良’上看，吾人只‘良’处见贤就贤，而轻易其好色之心，事父母就能竭尽其力以事之，事君就能委致其身以事之。二‘能’字，良能也。注云：‘委致其身，谓不有其身也。’未稳。不有其身，何以事君？只是致极吾身以事之而已矣。与朋友交言就信，全是天真运用，就是学了。”

或问“‘仲弓问仁’章”。先生曰：“仲弓是个简的人，简易至于忽略，故以‘出门’二句告之，见大宾，承大祭，不是加意敬谨，但此时只是真心。然出门无人，是心之易纵时也。我去使民，是心之易逞时也，故独以出门、使民言之。出门之心，如见大宾之心之真；使民之心，如承大祭之心之真，时时处处此心真切，将己所不愿欲的勿施于人身上，在邦无怨那邦人，在家无怨那家人，这个就是仁了，亦是颜子‘克己复礼’之意，不可以上章为乾道、此章为坤道，只是一个道理。告诸子问仁，都是此义。”

圣人一生，只是学。干事也是学，如舜好问，就是那学问的。孔子自少至老，无一事不是学，亦无一时不是学。诵诗、读书，是为学中之事。

颜子不爱不求，子路不伎不求，吾人把这爱求的心一刀两断，方可学。若割不断

这个病根，不谓之大勇。

先生初至学道书院，即讲“孝弟忠信”四字，谓吾辈在天地间，只四个字终身用不尽了，外此言学，便不是学尧舜之道。亦曰“孝弟而已”。孝弟只在“徐行后长”，岂难事哉？故曰“所不为也”。

“徐行后长”者，谓之弟。只“徐行后长”，在坐者莫不皆然，卒不得为孝弟者何？盖“徐行后长”，乃是不学不虑，天机顺适，真性运用，故谓之弟。即此真性，随在皆然，便是尧舜孝弟，但人除此“徐行”一节，多非真纯用事，对此“徐行”不过，故不谓之孝弟。诸生于“良知”之说有悟。

尧舜之道，不过曰“孝弟”。至“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又为士之次。“孝弟”岂有二乎哉？但曰称孝称弟，便是着落在色相上做，便非尧舜孝弟。故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色取仁而行违”，所行者非不是仁的事，但着在色相做，故谓之“色取仁而行实违”乎？原来自有之仁，若不是实做个仁的事，如何“在邦在家必闻”？霸者之学，正是如此。“巧言令色，鲜矣仁”，亦是此意。

问：“‘乡党称孝，宗族称弟’，彼所谓‘孝弟’，乃‘色取仁’也；彼所谓‘称’，乃邦家必闻也，是否？”先生曰：“然。”

先生曰：“穷理、尽性、至命，只是一个，只是一时，即今真心听讲，穷理与？抑尽性与？”栗曰：“所谓穷者，尽也。如今在坐者，真心听讲，更无杂思妄念，凡孝弟忠信之礼，此时完完全全，无少缺欠，便是穷理，便是尽性，是否？”先生曰：“然。”

问：“‘著察’之说云：‘良知，昭明如此灯，光明何等著察’，此言何如？”先生曰：“性体灵明不昧，原自著察，行之习之，岂有不著察者？行之不著，乃不著之行，非行也；习矣不察，乃不察之习，非习也。故曰，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周子云：“不思无不通为圣人。”岂惟圣人，吾人亦是“不思无不通”，惟王心斋见此。

学思只是一个。学而不思，是不思之学，故谓之罔；思而不学，是不学之思，故谓之殆。

为学之道，只了当下。了此当下，又有当下。终其身，只有一当下而已。

“事君能致其身”，非“不有其身”之谓也，盖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难。必委曲其身，务成君之事，方谓之忠。如“宁武子之愚”是也。苟徒“不有其身”，无补

于国家之败亡，何益？非子夏“必谓之学”本旨也。要之，“不有其身”，特事君一节耳。

颜子到“如有所立卓尔”，便却与道为一了，非“卓尔”之外又有可从者在也。卓则一无高坚，无前后也。从则二，如我去从人一般。然则既立卓尔，而又复何从哉？故曰：“末由也已。”

问：“‘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利’是‘利顺之‘利’，‘仁’知，是一个，‘安’、‘利’无二途。就‘安仁’上说，谓之仁者；就‘利仁’上说，谓之知者。是否？”先生曰：“然。”

“为人谋而不忠”，非为人谋事之谓也。盖所谓“人谋、鬼谋”之“人谋”也。人在天地间，凡职分之所当为，皆人谋也。人谋而忠，是全具天然自有之良，此曾子自省意也。

即今真心听讲，更无妄念，便是实践工夫。但离此会，定不如坐讲之真心耳。志学者，常常守此可也。

阳明先生教人，如猫伺鼠，如鸡伏卵，我则以为不然。只体一“良”字，何等省力？此是捷径工夫，圣学之要。

为学须要勇猛，方济得事。世有一等刚恶人，若移之为善，则其为善也甚易，故周处所以能变恶为善也。

世有非议讲学者，此辈敢于非议，定有一段勇敢之资，若一有悟，便可与入道，此孔子所以思狂者。问：“思者，圣功之本。思果何谓？”先生曰：“无思之思，是谓真思；有心之思，皆妄也。此‘思’即‘何思’之‘思’、‘诚意’之‘意’，故曰‘圣功之本’，不可错认。”

为学要常会善人。古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所谓“几日不见黄生，鄙吝即生”，以黄生善人也。当会善人，则熏陶日久，自不觉其入于善矣。

荐问先生云：“知其善而为之，知其不善而不为，此是下手工夫否？”先生曰：“亦是，但着色相上去。不如随吾良处做，自无不善，自不为不善。”

荐问“仁知合一”。云：“吾心，一理也，而曰‘仁者乐山’，莫非‘山，静物也，遇其静而乐之，故谓之仁；知者乐水，水，动物也，遇其动而乐之，故谓之知’乎？”先生曰：“然。”

荐问“是故恶夫佞者”。先生云：“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实以害之，闻夫子说他，

就举一段有理的言语答应，实非‘使之’本意。夫子恶他，非是恶他说的不是，恶他昧了本心，取辨于口以文之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爱亲，敬长，人之良能也。尧舜不过顺此良而已。父母爱他，固是此孝；父母恶他，亦是此孝。只管顺其良心，以尽孝弟。初不知父母之爱不爱也，所以，父母毕竟底豫了。《书》曰：‘不格奸，蒸蒸义。’‘不格奸’者，不正彼之不是，只管顺我之良以尽我之道，人自化之。正如物在笼内，火到气足，物自熟了，故曰‘蒸蒸义’。父母虽底豫，父母何尝知乎？尧舜何尝知乎？惟其不知，只顺此良做去，所以‘于变时雍’。四方风动，成了大治。尧舜之道，不是孝弟是甚么？”

先生群弟子坐于北寺，说“学而不思则罔”，不思之学则为罔；“思而不学则殆”，不学之思则为殆。学即是思，思即是学。学、思本是合一。

世人只是有这些知见，是以不能顺着“良”上应事。且看左右服役，他只是无知见，所以唯命是从，略无勉强。他若有些知见，便不能如此自然矣。世人若能顺这“良”上应去，不要参之以知见，自然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顺应。

先生南还，憩于旅舍，对诸生发明性命之旨曰：“‘天命之谓性’，本是一个，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是性，即维天之命，‘使离’命，而言性，是性君子不谓性也。仁义礼智，天道。命也，‘有性焉’，是命即‘成之者性’。使离‘性’而言‘命’，是‘命’君子不谓‘命’也。孟子互言之，正是性、命之同。”

先生将行，孟先生问“为政”。曰：“鉴空，衡平。”问“牧民”。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国祥问：“‘事君能致其身’，如何？”先生曰：“‘事君能致其身’，非‘不有其身’之谓也。‘能’字乃‘能为’之‘能’，‘致’字乃‘委致’之‘致’，谓人臣事君，善能委曲其身以事之。如宁武子之愚，能济其君，又能保其身，是已。如‘不有其身’，则身已无有矣，如何谓之‘能致’？”

问“贤贤易色”。先生曰：“‘贤贤易色’，‘易’字乃‘容易’之‘易’，非‘易其好色之心’之谓也。盖‘锡马蕃庶’，只些形色，虽好贤之所不废，而真好之心犹以此为待贤之，常人之所易尽焉耳。如曰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然，理欲不亚立，安有易‘好色’以‘好贤’乎？况当‘好贤’之时，无此许多变易也。即有此变易，亦非真‘好’。”

问：“持志养气，如何？”先生曰：“志、气，原是一个。养气即所以持志，非养

气之外，又有所谓持志也。孟子谓‘必有事焉而勿正者’，谓有事来，则顺事应去，而勿正心。如正其心，则有意必矣。故曰‘勿忘、勿助长’也。”

先生率诸生偕乡先生会于学道堂，曰：“我辈学无他，孝弟忠信是己。人于他事，或伪为，独孝弟乃是真心。观之孩提爱亲、敬长，有何庄饰？不过率性之良，自然爱敬。古之圣人做的事业，光明俊伟，亦是此孝弟之真心发见尔。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且如‘徐行后长’，是真心否？”众皆默然。

“吾人见长者，不待计较，就能徐行，非真心乎？然谓所不为也。吾人见长者时，有此心，不见长者时，便无此心，便做不得圣贤。‘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只是常存此心，无一事不做到恰好处。不以亲长存没而易此心，此尧舜之所以作圣也。吾人不如尧舜，全是私欲障蔽，习非日久，有始无终。孩提，一童子也，到能爱亲、敬长；我辈顶天立地，则不能爱亲、敬长，愿与诸公改图。永坚此志，则道不在尧舜，而在我们。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于是，众皆忻然。

人之应事，惟以良心应之，斯事无不善。此“良”字，是我原来本体，浑浑沦沦，忘物忘我，再无知见。《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易》曰：“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再不用知识思虑穿凿，只以自然应之便了。如孔子“无可无不可”，不知其可不可，而所为自“无可无不可”也。我辈应事，便添许多知见，便不是本体了。知见甚害事。无思而无不通，方是圣人地位。

“回也，其庶乎！屡空空”者，无欲之谓，即良也。圣人之道也。颜子、心斋坐忘，少了许多知见，亿度之私，故曰“其庶乎，屡空”。若“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货殖亦无害，但“亿”字是大害。且如货殖一事，其获利多寡，任其自来，何用亿度？彼则每日亿度，其利便是“憧憧往来”，非良也，宁不为心害耶？故夫子曰，赐不幸言而中。士农工商，皆可以入圣。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等句，只是我心如是，使上下四旁亦如是。人、己只是一理，又用去度，然后方些，使之得所。“能近取譬”，亦是此意。此正“恕”者之事，故程子曰“如心为恕”。

人心最良，不可染着色象，亦不可有执持。今之论道者曰：“人心本是快乐的物，吾只快乐。”此是偏向。执持乎乐，着于乐之色象矣，不知人心本无一物，当乐自然乐之，没有一毫偏向之心，斯之谓良也。推之喜怒哀亦然。

问“行矣而不著”章。先生曰：“著、察，只是一理，不可分，当然以然。盖‘著

’即‘察’也。其曰‘不著不察’，谓徒行矣，不见斯道之昭著；徒习矣，不见斯道之著察。道在天下，本光明正大，无处不呈露。夫人之行习，多邪僻暗昧，何以谓之‘著察’？所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周曰：“所谓著察者，亦是良心之著察乎？”先生曰：“然。”

一日，论本末。详因问：“先传后倦，分本末否？”先生曰：“本末原分析不得，洒扫应对就是诚意、正心，孰为先传？孰为后倦？如草木，大的也有本末，小的也有本末。君子教人，又如何分析本末诬人也？有始有卒，即是圣人。子游不知一贯道理，故有本末之分。”

问：“‘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果是乐山水否？”先生曰：“仁知自有真乐，无动无静，一天机也。山水一遇天机自运，自不觉心地活泼，遇水便乐水，遇山便乐山，总不遇，亦只是常常如此而已。”

问：“修己以敬”一章。先生云：“‘修己’之道，不外乎尧之钦明、舜之温恭。看当时于变风动气象，天下何等安然！亦只是一敬。子路不知主敬合一道理，故少之。子贡博济求仁，亦中此病。”又问：“黎民既于变风动，夫子又如何说‘尧舜其犹病诸’？”曰：“此正是‘至诚无息’的意思。”

一日，在学道堂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章。先生云：“人子养亲，难道说不是大事？但孝亲之心，一有不至，犹望尽于他日，惟送死之事必诚必信，无一毫假借，这才是真心，这才是当的大事。说送死正教人养生处，如此方是。”

又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章。先生云：“世人说大人自是与赤子不同，不知赤子就是大人，非赤子之心别有大人也。特不察原来的道理故耳。吾人能涵养本源，良心不失，即是大人矣。观人心莫不有，仲尼之说自见。”

天下之道，只在当下。圣人之学，只求当下。当下学到终身，终身只是当下。学者终身无成，只因当下放过。

孔子一生，实是学知，不是谦辞。其言不曰“为之不厌”，则曰“丘之好学”；不曰“好古敏求”，则曰“择善而从”。“多见而识”，分明是学知工夫，故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学如夫子者，颜子一人而已。

尚澹从游书院，坐良久。先生曰：“此时觉心体上如何？”对曰：“觉有妄念。”曰：“觉得是妄念，便是进益。”

又问：“洒扫应对，如何便‘精义入神’？”先生曰：“我叫你声名字，你便答应。

不假思索，不落知识，便是精义入神了。洒扫亦是此义。”

或问：“牵机者行往东，又往西，何所持循？”先生曰：“该往东就往东，该往西就往西，何所不持循？”

张弘山先生集卷之三

明故先考府君墓志铭

先考府君寝疾久，进不肖孤后觉曰：“吾将以后事属汝。夫墓之有志，以纪实也，若必求达人以粉饰其辞，不可以传；且所闻不逮，所见之亲即不讳。汝自志，以成吾志。”孤泣曰：“谨受教。”乃嘉靖辛丑七月四日府君卒，不肖孤罹荼蓼之苦，不胜悲号，强援笔以志。府君张姓，讳文祥，字德符，别号东社。世居在平东界社郎口，古之兴利镇也。先世为元宦族，祖莹尚列翁仲。奈神道碑岁久，字画剥落，兼谱志无存，不可考矣。五世祖讳景初，避乱南迁。逮我朝混一，仍还兹土。景初生得山，得山生大胜、大玉、大广、大智。孤之大父讳访，大玉所生，府君之考也。俱有隐德。府君体貌魁梧，性行醇雅，少慧聪，日记数千言。大父每抚而教之曰：“吾先声待汝，嗣其勉之！”以乡居罕所取法，命入邑受师，馆寄亲识之家。府君方十二三岁，承顺亲志，童蒙玩嬉，一无所事，受《毛诗》即了大义。及弱冠，经史子集，无不究其奥，补邑博士弟子，历督学使者，皆试第一，乡邦咸以致远相期。府君处之愈恭，教授诸弟悉有时名。大父喜谓曰：“汝弟亦成立门祚，可保无坠。慰吾夙愿，惟汝力。”府君益齐慄夔夔，常视天下事物如己遇，有急危辄思拯济。清平县幕素无识，时罹诬讼，有司锻炼成狱，人咸冤之，无敢言。府君为进白，获免。后复完人几败者数事，而不求人知，率类此。邑掌教潘公廷宪，廉其垂恩于不报之地，叹曰：“行业如斯，而犹屡科不偶耶？”至正德己卯，乃领山东乡荐。是岁冬，丁祖母杨氏忧。嘉靖甲申，大父继逝。府君自制志文，丧葬俱俱如礼。以故春官试期两不获与。戊子秋，慨然曰：“吾既不能蚤荷君禄以养，行年五十有四而功业尚未建，将若之何？”遂就广昌县令。广昌远边鄙，民俭俗陋，最称难治。府君莅之，恩威并济，日懋成功。邑民马麒、郭鼐党与豪横，邦人畏之如虎，前尹皆莫能制。府君力请于宪抚殛之，境内晏然。冀北道参议高公登考其绩，曰：“貌笃而心实，政平而颂理。”人服其确论。府君奉公守法，耻于媚人，竟违时尚。历政三载，致为臣而归。归之日，约宦耆数公，月有二会，考论德业，乡人范之。逾年疾作，右手足虽不便举动，犹严庭训，每戒诸孤曰：“尔曹各勤乃业罔隋，一有骄奢淫佚，无相见也，日罗列诸孙于前，教以小学矩度，少欠安详恭敬，则有戒饬。孤闻圣贤心学于永新中溪颜

先生，趋归以告，府君喟然曰：“此孔孟正脉也，惜吾衰老，不能从事。汝必进友海内高人，以终此学。”即于病间用左手亲书对句曰：“武公九十，而自修问学之功不替；伯玉六旬，而克己省身之力尤加。”进修之志，老而弥笃如此。丁酉冬，复风伤，卧床四载，乃竟不起。伤悼将何如哉！感慕将何如哉！府君生于成化丙申五月十三日，距卒，享年六十有六。娶同邑陈氏弋阳典史君玮之女也。子男五：长后知，医官，早卒；孩后觉，其次也，生员；次后昌；次后奇，行将冠带，省祭；次后伸，女侍王所出也。女一，适庠生李克勤金宪方池公节义之子也。孙男八：一本，再思，三聘，四教，五美，六箴，皆业儒；七发，八统，尚幼。孙女四：长适长清县李范，孀居；余皆幼。是年冬十月十有八日，别葬于城东北十里许之平原，以祖莹口下，从治命也。孩既次叙其概，复系之铭曰：

嗟嗟我考，履道孔安；肆力于学，小试于官。禄养弗逮，祖训允迈；报政爰归，厥修匪懈。顺化长寐，命孩口志，恸刻贞琅，百世罔坠。

书屏

尝观天下事，八九不如意。
若要事如意，此心百倍费。
何如静味书，免却闲杂累。
古今多少人，几个知义利。
义利辨不明，读书不识字。
君子正路由，小人垄断立。
正路终坦平，垄断多颠蹶。
营营逞机关，荒却方寸地。
冉冉老更催，子孙难耕治。
区区数年来，着力去斯弊。
穷达已在天，温饱非吾志。

良知歌

良知两字甚莫分，致良便是致知人。
此中消息谁能得，好向羲皇路上寻。
羲皇道路山中有，山中大路谁肯走。
醒却睡兮睡即醒，此间便是羲皇友。

闲吟

从来尼父欲无言，须信旨中已跃然。
悟到鸢飞鱼跃处，工夫原不在陈编。

报孟我疆书

一

学问须要时时自家真机流行，不必立开讲门户为是。苟因门户不必立，遂致沉溺，更一大厄也。何如何如？齐河房备吾，春会得一聚首，切当著实，不可多得者。曾期与吾子常会，果尔，必大有益。垫江黄先生甚可畏，前疑豁然矣。去日，恋恋不忍舍，期得再会，此愿定有遂也。

二

闻吾子率盛徒，问学勤恳，此区区梦寐所深愿者，今一见之，何幸何幸！贻《教言》板，足领厚情，但非吾所当受者，将传笑于四方矣。愧愧。佳论，诸友甚称扬，兢相分去。贵治诸友，俱知此学为自家故物，定是歇手不得，肯各以新得见示，更望更望。

三

秋初，携王见虞，有江南之游。长至方来东郡，值罗近翁转官，陪送别，与愿学书院归，计离家半年矣。江南得力友，惟芜湖居多。近数载，只悟一“良”字，大略与令侄从吾言过，冀吾子时时体此。千里之祝，亦只有此而已。余怀缕纷，何日倾倒？前赐

佳音，归意恳恳，方尔进用，乃出是语，不可不可。况诸老再得起，荐新春大会灵济宫，协力振扬斯道，衰老拭目望之，何如何如？

与邹颖泉

客岁春，愿学书院登领尊教，觉曾告以书院久居。自仲夏抵季秋，日对三峰，求扫知见，茫乎无所得也。疴疾偶发，舍弟辈迎生以归。越三冬而求友，一念勃勃乎不可遏。闻令器聚所先生倡学都城，遂买舟北上，果得与良会，多所受益。未几，而天台耿先生至，生得趋候先生，成就后学之念，如饥如渴，尤不可及。当与老师协力化成，以底位育之功，此天下后世一大幸也。颺望颺望。吾徒昌黎子孟秋，介诸生数人来迎，生入其境，见山峰奇特，若加斧凿然。南望北海，涛浪连天。此伯夷所居以待天下之清之地，私谓斯处当有贤人萃聚。既而，诸生质疑问难无间，日夜其一段。淳朴笃厚之资，令人爱恋，不忍舍去。盖悦邹鲁之学，而邹鲁之士未能或先，皆昌黎子教养力也。起衰济溺，不独一韩子，当大有望于后。于是，私窃自叹有一昌黎子，足了吾愿矣。将图南旋，仰念老师，三世一辙，海内所共宗法，而向慕者谨此修候。惟不靳教示，使生终身佩服，并乞为道珍重，天下幸甚！

寄李定庵

尝读《礼》云，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吾恐子痛亲之未见，哀毁失节，不免蹈贤知之过。吾侪相期天真应用，不宜至此，念之念之。

附诸名公撰文

弘山先生墓志铭

弘山张先生歿，余哭之恸，慨正学失传，权谋功利鼓惑人心，而士习日趋益下。明兴二百年间，始倡于河东薛夫子，继盛于阳明王公，今之言道学者宗之。先生崛起于北方，一闻良知之说，潜心力践，纯笃明粹，自得夫“不睹不闻”之秘，实天之所畀，乃不整遗，宁非斯文所共惜哉！先生歿既数月矣，孩一本蠲吉。暮春望日葬，祖兆恳余为志铭。呜呼！后死者之责，义恶容辞！按门人赵维新状，先生讳后觉，字志仁，因寓号学者称弘山先生闻于四方，曰荏平张弘山云。上世无考，讳景初者，元末兵起，避地而雨。至国初，复还荏平。景初生得山，得山生大玉，大玉生访，访生文祥，以孝廉宰广昌，号东社，行实有志。文祥生五子，长后知，医学训术；次即先生；后昌，寿官；后奇，巡检，辛未进士，维翰父也；后伸，邑廩生。先生生有异质，幼不好弄，长无妄言，体貌魁伟，容止端肃，于人无所忤，然亦弗苟合。屡试场屋，声誉虽隆，竟不获一第，时论为之称屈。以岁荐就华阴教职，甫三年引归教授。为诸生时，梦孔庙水流入其家，厌举业套习，取《太极》《西铭》《定性》诸书沉潜玩索，至忘寝食，有得则随笔记录，慨然有任道之志。邑博颜中溪，学阳明者，以良知诲人。先生闻知，曰：“把柄在我矣。”复见波石徐公于东藩。自是，深造远诣，直欲上法孔子、颜、孟，而下勿论也。道日益弘，四方之士云集，科目多出其门。

不喜著书，曰：“辟如写真仪状不殊，精神则远。”门人请刻《教言》，却之或曰：“学者须识真心，今之所谓良知，其真与？”曰：“此‘良’字，生天生地生人，浑然至善，一毫加减不得，真出于天，便是‘良’。若是人为，还是妄。”曰：“学孔子，是学自家的，若在步骤间，远孔子者也。”曰：“学合人已而后成。非徒明诸己而已。”曰：“朱子尽是学孔子，只谓下学心太重，未免落在形声上。晚年谓‘不睹不闻是入圣口诀’，殆于天载之妙有默契焉者。”东社公有疾数年，先生事之以道，务得其欢心。及陈夫人歿，哀毁皆逾制，粗衣粝食，筑室独处，颓壁萧然，悉人所不堪者。居乡，以礼教人，荏风因而丕变。于兄弟，曲尽友爱，子姓恂恂，见者知其为弘山家人也。道行于华阴，虽名位在上者，皆待以隆礼。地震，人多乘机为乱，先生视邑篆八日，不检数人，民赖以安，上司褒异。及归，士民泣送者络绎不绝。登华山，履险跻巖，东望有丘垄之

思，归志由此而决。抵家，结庐亲墓，日夕扫除，祭必哀泣，人以终慕称焉。

尝会讲于长清之王遇岭。学宪邹颖泉为创愿学书院，详是记中。聘先生于湖南，俾六郡士师事之。郡守罗近溪建见泰书院，先生与罗公最契，晤语别载。先生北游京师，与皆所楚侗诸公论学；南游后城水西之境，尽友诸名公。至姑孰，语余曰：“比向来觉长进，知之乎？”曰：“知。”相视一笑，盖于性体上盘桓，即“不睹不闻”之旨也。凡仕于其土，及道经荏山者，多造庐请益。抚院李公渐庵两至山居，讨论忘返。先生病，不能为礼，竟促席饱蔬食焉。戊寅春，病少间，访余巽曲山房，信宿而去，后渐不起。易簧前，使人招余永诀，谆谆以孔学不明为忧，无一语及他事。则先生任道之心，有生死不二者矣。呜呼！先生之道之大！论学惟患私己，治天下在于用人。乃斋志而歿。至于行谊纯备，此特著其大都，曷以尽知先生哉？距生弘治癸亥正月初七日，卒于万历戊寅七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赵氏封文林郎经之女。子二：长一本，冠带生员，娶冯氏土府教授持衡女；次三聘，中殇。女一，适余长子奉祀正梦田。孙男四：尚默，早卒；尚朴，娶杨氏；尚淳，府庠生，娶刘氏庠生忠信女；尚钦，娶商氏霖之女。孙女二：一适王府教授栾鸣周子庠生栋，一适纳级指挥李英子庠生成栋。重孙女一，尚幼。

铭曰：天生仲尼，以天自处；行无辙迹，易陈传序。思孟以来，周程有绪；大明中天，良知斯起。不睹不闻，实契厥旨。曰洙曰泗，孔庙之水；流入其家，渊源所潜。邑北高原，荏山之址；葱郁佳城，千载伊始。子孙家焉，曰文先生之里。

丁懋儒撰

弘山张先生传

先生世家茌平，初为诸生，从中溪颜先生游，获闻良知之旨，欣然有省，辄以斯道为己任。中溪归会者落落，先生结草庐于十里之园，锐志力行，乐孔孟之道，而邑人士师先生若赵维新辈甚众。先生见益彻，行益纯，令望日远。恩邑王见虞、阿邑陈铁峰诸公，翕然宗之，而山东兴起者日益众。是时，波石徐公乃得心斋之印，而接统于阳明者，适参我东藩，先生率诸友往从之，闻“天聪明”之说，而良知之学益进。先生学既有得，日与远近同志聚乐不倦，尝曰：“天地间只有此是其欲罢不能之时乎？”乙巳夏，秋得领先生教，明白简易，精透直截，遂受学焉。先生教之，每曰：“学先透性，透得此性，只是顺性，此外无学。”蚤岁论学，尝曰：“耳本天聪，目本天明。如恶恶臭、好好色，此便是‘天聪明’，若有一毫作好作恶，便非天体。”其论“著察”，则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此乃天体流行，何等著察也？”中岁，授华阴训，寻致仕，归居山中。论“慎独”，则曰：“在天谓之‘无声无臭’，在人谓之‘不睹不闻’，在《中庸》谓之‘中和’，在《大学》谓之‘至善’，一而已矣。故君子慎之。”论孔子之学，则曰：“世之英杰，始于‘知其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不为’，只一‘知’字，便属在我而非天然之‘知’。惟不知其可而所为自可，不知其不可而不可者自不为，斯所谓‘无可无不可’也，斯谓之‘良’，斯为孔子之学。”以至“克己复礼”之说、“形色天性”之说、“功夫本体”之说，谆谆发所自得，载之《教言》者可稽也。呜呼！先生之造深矣！言约而义精，学正而道大，扩先儒所未发者。时海内理学若近溪罗公、颍泉邹公相与印证，莫不信服。两建书舍，以风四方，而来学者日以济济。先生之道，亦既见于时矣，惜其厄于所遇，而不得大展其学于天下也。先生平日不作诗，不谈禅，不用术士，不事著述。乐志有光风霁月之怀，应事有闲云流水之适。和而庄，恭而安，孝友孚于宗族，忠信重于乡闾，化教仅行于一邑，闻望实隆于四海。此先生历行之大端，非小子所能尽述者也。呜呼！哲人既逝，仪刑日远，瞻望弗及，予将安归？悲夫！

门人孟秋撰

弘山张先生墓表

有明正嘉之际，王文成公倡道于姚江，维时及门之士，自大江以南，无虑千百人，而淮以北顾寥寥焉，诚阻于地也。既一再传，诸门人高弟各以其学流布于四方，然后一二杰者始兴起于齐鲁燕赵间，而其毅然自树，超然独得，颇有出于及门诸贤之上，何哉？今夫世胄之家，其子弟有父兄之教，或不能率；有父兄之书，或不能读，其得之也易，故其守之也不坚。如是而有成者，十无一二焉。瓮牖绳枢之子，崛起于布素，非有所承籍也。得一师则敬信而从之，得一书不成诵不置，得之弥艰，守之弥固。盖鲜有不成者。嗟乎！学者徒傍门墙，务口耳，其信不若自修自悟者之为坚哉！予顷居京师，得一友曰孟子成氏。子成，山东茌平人也。其守介，其学特立而深粹，予每叩其所由，则称曰“吾师云，吾师云”。已而，叩其师，则曰“吾邑弘山张先生也。”已又叩先生之所由，则曰：“先生故尝私淑于文成之门人江右中溪颜公、波石徐公，而得之者也。”一日，出弘山《教言》数十条示予，受而读之，既终业，叹曰：“文成之的传，其在兹欤？”江以南诸君子属书以明“良知”之说者多矣，大都高者或过于玄远而无当，其次或湊泊牵附而未融，予甚愚下，诚不能无逆于心。今观先生书，简直融贯，无一言不本于心得，无一言不契于宗旨。其最著明者，有曰：“耳本天聪，目本天明，顺帝之则，何虑何营？”有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有曰：“人心不死，无不动时，动而无动，是名主静。”有曰：“真知是忿，忿自惩；真知是欲，欲自窒。惩忿如沸釜抽薪，窒欲如红炉点雪。摧山填壑，愈难愈远。”凡此类，直揭本体，非高远，非湊泊，即令文成复起，且首肯之矣。斯道将不在先生欤？

先生名后觉，字志仁，自蚤岁为诸生，获闻“良知”之说于两公，辄自信此心与仲尼无二，久之，益深思力践，洞朗无碍。已又以取友未广为愧耻，于是，南结会于香山，西结会于丁归，北结会于大云，东结会于王遇。齐鲁间学者举知有弘山先生，海内大贤道在平者，必造先生之庐。近溪罗公守东郡，颖泉邹公视学东藩，为先生两建书院，曰愿学，曰见泰。先生北走燕，南走金陵，入水西，日与四方诸同志证其所学，归而与其门人孟子成秋，及赵暹赵维新辈日夕琢磨，盖不知其身之不遇与老之将至也。先生状貌魁梧，美须髯，轩眉广额，见者倾敛。其事亲孝，遇宗党有恩，与人交恂恂口让，里中称长者。其仕终华阴训。当在华阴时，会大震，殒者亡算。先生独无恙，奉檄视篆，未

匝月起仆弭乱，境赖以安。家居逾二十载，以万历戊寅七月三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其明年三月十五日，葬于城北十里原之先莹。其世次具其父东社公志中。其子一本介于子成，请予表其墓。呜呼！先生仕不显于时，其学之可用，仅一试于华阴，而平生又不喜著书，向微门人录其教言以传，则遂没没而已乎！虽然，以先生卓尔之见，上接乎文成，则其人虽死其神固不死也，又岂以书之传不传为显晦哉？世有知先生者，当不以予言为过也。

张元忬撰

弘山张先生祠记

当嘉隆间，在平张弘山先生倡道齐鲁之间，士人从游者以百数，独同邑孟符卿得其宗。符卿由甲第荐陟九列，粹修懿范，士论归之。卒之日，台使钟公檄县建祠，祀于乡。万历庚子，郡守李公行部过邑，顾谓诸生曰：“符卿之学，渊源先生，祀符卿不及先生，其何以扬摧明德而明师承所自？”乃属县卜城西北隅易地建祠，前后各三楹，肖像其中，斥没祀田二十亩，诸子姓岁时蒸尝如仪。逾年，辛丑，长君一本属汝训记成事。

不佞尝谓，吾郡密迩邹鲁，历千余年而正学湮没弗振，岂惟沉痾词章声利之习，病在牵文拘古帖括自耀，譬如窳人盛谈猗顿之富而弃其家宝，是以多识而愈晦，缕析而益离。至国朝弘正间，穆文简公、王文定公崛起东土，各以理学自命，由是吾道始振。先生自为诸生，厌治博士家言，下帷发愤，潜心理性。已闻良知之学于波石徐公，伏思穿几，至忘寝食。一日，豁然悟曰：“吾今而后知学矣。理品节万殊，吾知以吾良，而非探索。事曲折万变，吾循良而应，而非强合。”是道也，橐籥子舆氏，至姚江启其扃键，虽当时及门之士不能骤解。先生私淑遗言，洞契宗旨，反复提诲，直指本体，泛扫一切支离之习，听者初骇其径易，久之益信服，如呼寐解醒，人人自以为快。或问朱陆异同。先生曰：“若盍体察吾心？良心之所同者，吾同之；良心之所异者，吾异之。舍己而区区纸上之辨，是益之障也。”闻者洒然。

先生精义造约，气和养粹，由岁荐仕华阴训导，摄邑事。会地震，多起仆弭盗功，寻解绶归，门弟子益进。督学邹公，郡守罗公，两建书院居之，海内名贤过在，咸紆轸请益。先生犹孳孳取友于四方，垂老力学不倦。门人劝之著述，曰：“六籍备矣。传道以言，孰与传道以人？勉旃在二三子。”世俗方诟讲学以饰声者，谈天语圣，超然自以为顿悟，而中鲜实诣，遂概天下贤者于伪。先生绳趋尺步，自童卯以至白首无间言，故非有所承籍。学士大夫闻风向慕，云合景附，此足以明真心之契合，无论远迩显晦矣。先生没后，门人梓其《教言》若干篇，少宗伯杨公、宫谕张公盛推其学，得姚江法门李公甫。下车之日，首事表章，无亦精神气脉旷世而相符。与公既祠先生于邑，又于郡城建四贤祠，祀王、穆二公，暨符卿与先生。夫以吾郡理学寥寥，遭际圣世，名儒项背相望，岂地气与运偶会而生，抑亦风化相感以劝其成也？先生不阶名位，扩往哲之未发，振正学于久晦，以视三君子，力勤而功倍，吾党志学之士，其以先生为鹄。矧郡大夫表

轨树风，吾知其相率而趋于道，蒸蒸盛矣。

先生名后觉，字志仁，人称弘山先生。李公，名士登，号瀛阳，洛阳人，万历庚辰进士。

名公评附

王龙溪先生《答张阳和书》云：

来教所述张弘山谕学之言，其义颇精。有曰：“耳本天聪，目本天明，顺帝之则，何虑何营”；有曰：“人心不死，无不动时，动而无动，是名主静”。直揭本体，非高远，非凑泊，殆有契于师门宗旨。其与徐鲁源论学之言谓：“古之圣贤，以一心建立万法，未尝有所摹拟于前，况于动静语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摹拟之而后谓之学乎？阳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传，时时提醒，时时保任，不为物欲所迁，意识所障。易简广大，入圣之捷径也。”尤可谓卓然自信，勇于任道，确然不易乎世者矣！

王泓阳先生《郡人物志》：

张后觉，字志仁，莊平人，事父母至孝，居丧哀毁骨立，三年不御私室。早岁得王文成之学于颜博士鑰，屏弃举业，深思力践，虽隆冬盛暑，不炉不扇，久之充然有得。尝曰：“耳本天聪，目本天明，顺帝之则，何虑何营？”又曰：“真知是忿，忿自惩；真知是欲，欲自窒。惩忿如沸釜抽薪，窒欲如红炉点雪。摧山填壑，愈难愈远。”当时，门人孟秋、赵暹、赵维新独契宗旨，海内名流道在者，往往纡轸请益。督学邹善、郡守罗汝芳两建书院，集齐鲁诸生，其中延升席，使为郡讲。以岁荐，仕华阴县训导。会地震，视邑篆，起仆弭乱，境内安堵。归之日，士民遮道泣送。里居，教授。所著有《弘山教言》。

王见虞先生《牧寿先生序》：

隆庆壬申，先生孺人偕称七十，人日乃先生岳降之辰。诸缙绅学士率有言以贺。牧事先生久，受教最深，乃申之以私祝。曰：“诸君子亦有记《汉·儒林传》否？汉承秦火，齐鲁先生哀集六经，家各一说，人持所见，其以经术进者，为国家图大政、决大疑，不自为也。曰：‘臣师谁也？师说云何？’而当时天子习其教，不违其情，国家有大政、有大疑，畴而咨之？曰：‘汝师谁也？师说云何？’而申公时以师显。其不然者，独抱遗经，与之终始，曰：‘吾所受于师者。’然而，皓首不敢易一言，故亦能各以其学名世，夫直经师尔，犹然信今而传后。我弘山受学中翁，得闻粤中心学之传，而毅然以孔圣为可师，自始学至从心，务识本性，不假知见，不落言诠，日从事于‘无可无不可’

之学而。”其曰：“世之忠臣义士，其一时成就非不杰然有立，皆始于知其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不为，乃孔子无心于可而可者自为之，无心于不可而不可者自不为。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知孔子者，孟子而已。”督学邹公闻先生学，招留省邸，以风多士，两建书院，悉先生主之，精神孚契如春风，鼓舞万物，皆有生意。时出一语，心目跃然，谈诗解颐，不啻如匡章辈。乃化隆室[宀+亚]，教被方隅，岂天心尚有在耶？牧远去京翼墨，墨守一说以自淑，无能褒杨先生之学，余罪也，余罪也！先生门人张子仰峰、孟子我疆，从子忠庵，皆以进士领天子之下邑。日将入覲清光给事左右，倘从容为上言曰：“臣师谁也？师说云何？将无有安车蒲轮以迎，如申公者乎？”先生必能为国家建万世无穷之计，不至默然一语而退。后世辑理学言行录，当必以先生为首称，而因以嘉孺人之多助。此其为寿远矣。乃图海屋，问三老，偃仰吸呼以求。所谓寿，此野人芹也不敢献。

禹贡序

在邑宏山先生，当前明嘉隆之际，绍姚江真传于北方，所著《语录》《教言》，士林传诵，以为象山“六经注我，非我注六经”之旨，于斯益信。今其裔孙庠生名法轸，出家藏《禹贡集注》见示，余读之而又爽然失也。自良知之说兴，承学之士类往往高谈性命屏弃传注而守臆见以为高其弊也空虚固陋，反不若记诵之近实，论者遂以是为心学病，而不知其学原未得于心也。心体湛然包涵万有，自天地之经纬，民生之利害，以及财赋物产之盈虚，会而通之，何一为吾性外事？而况读圣贤书，剖晰其义类，条贯其脉络，非心为之而孰为之？而必矫支离之失，以笺释为多事，不几于因噎废食乎？呜呼！阅先生之注，亦可以返矣。虽然，先生究未尝注之也。先生教人曰：“学问不在讲说，只在默体。”又曰：“圣学不在著述。”今观是注之辑，于山川地理，仅存其略，其节目之大者，一本前人成说而加之疏浚，亦犹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焉耳。岂如夫章句训诂之学、规规于考证者哉？然得是注，而提纲挈维，了如指掌。初学诵而习之，不独无支离之弊，而亦可免于空虚因陋。不注之注，即谓胜旧注可也。抑且因注以求其心，而得所为易简之原，将由是以读《语录》、绎《教言》，其于先生“即心见理”之学，当必恍然更有会者，又岂独《禹贡》也哉？

道光丙申季冬，在平县教谕古育犁、后学张存素拜撰。

《书经集注》卷之二

夏书（夏，禹有天下之号。书凡四篇，《禹贡》作于虞时而系《夏书》者，禹王以是功也。）

禹贡（上取下为赋，下供上为贡。是篇有贡有赋，而独名贡者，则贡又夏后氏田赋之总名也。通篇首节，概举其要，九州为经，导山水为纬。“攸同”节总结前水土，“六府”节总结前贡赋，次封建，次弼服，末则总赞其德化之成也。）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如分西北为雍、东南为兖，可知水之缓急。随，循也。如循南北条诸山，而刊其蔽障，可知水之源流。奠，定也。如定济河为兖之类，可知水之出入。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书者首述之。）冀州（不言疆界者，以余州所至可见，亦示“王者无外”之意。）既载壶口，（载，始治也。壶口山，在屈县，此河水所冲治之，以杀其流。其流，河势也。）治梁及岐。（吕梁山，在离石县；狐岐山，在介休县，皆河水所经之治，以开河道也。相去近，故曰及。）既修太原，至于岳阳。（修，因鲧之功而修之也。广平曰原，山南曰阳。盖汾水出于太原，经于太岳，东入于河。此则导汾水也。相去远，故曰至。此三节，治诸山之水，不重治山，所谓水治也。治河急君难，忠也。治汾成父功，孝也。）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覃怀，平地，涑、淇水出乎东西衡漳之地，漳水分为清浊，平地致功为难，惟河、汾既治，禹功可施，故底绩也。盖衡、漳因水得名，不重治水，所谓土平也。）厥土惟白壤，（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岂皆白壤？云然者，从其色多论也。教民树艺，不可不辨谷土；因地制宜，不可不辨庶土也。余州傲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赋、田，所出谷米、兵车之类。错，杂也。赋，第一等，而间出二等；田，第五等也。赋高于田者，地广人调也。赋先于田者，赋非尽出于田也。其杂出他等者，地力有高下，年分不同也。冀不言贡者，封内之地，无事于贡也。赋之高下，以岁入总数较多寡。田之高下，以土地所宜较肥瘠也。）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出恒山之北谷者，恒水也，东入滹水，至高阳县入易水。出灵寿县之东北者，卫水也，东入滹沱河，过信安军，入易水，而同入北海。从，从其道也。邢、赵、陈三州，旷然高平，是为大陆。作者，言可耕治也。恒、衡水小而地远，治之不必急者；大陆地平而近河，治之不容急者，故成功于田赋之后。）岛夷皮服，（海曲曰岛，海岛之夷以皮服来贡也。）夹右碣石，入于

河。（碣石山，在北平西南河口之地。冀州，东、西、南三面距河，故不必书。而惟北方渔阳、上谷之地，如辽、濡、滹、易之水，皆中高而不与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后入河南向西转，而盘旋于碣石之左，回顾碣石，如在右腋，故曰夹右也。按，禹治水自下流始，兗最下，故独先；雍最高，故独后。首治冀者，为帝都故也。）济、河惟兗州，（东南据济，西北距河。据，跨而过之也；距，望而至之也。）九河既道。（八支流于外，一经流于中。既道者，禹已为之道也。）雷夏既泽，（泽水，钟也。雷夏，在济阴郡中有雷神，故曰雷夏。泽，上流有所归，下流有所泄也。）灋、沮会同。（盖水自河出为源，自济出为沮。会同，合而一之也。兗惟西北距河，故九河道。而河惟东南据济雷夏泽而济治。灋、沮会同，则河、济之别流无不治矣，所谓水治也。）桑上既蚕，是降丘宅土。（兗地宜桑，而_土性恶湿，故水退而后可蚕。兗地卑下，故民多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所谓土平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坟，土脉坟起也。繇，茂。条，长也。按，草木独著于兗、徐、扬者，三州最下，亦遂其性，见水土平也。）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田第六等，赋第九等。贞，正也。君天下以薄赋为正也。兗，当河下流之冲，被害深而生理鲜，故必作治十有三年然后赋，法同于他州。此后赋出于田，故皆先田而后赋也。）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兗地宜漆宜桑，故贡漆、丝也。篚，竹器属也。丝织而有文锦者，则乘之于篚也。）浮于济漯，达于河。（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支流也。兗之贡道，便济者浮济，便漯者浮深，漯皆可达河，以达帝都也。）海、岱惟青州，（东北至海，西南距岱。）嵎夷既略，（嵎夷，今登州之地。略，经略为之封畛也。略者，可以沟途封植而尽画之官也。畛者，田间道也。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畛上可容大车。）淮、淄其道。（淮水出琅琊郡，至都昌入海；淄水出泰山郡，至博昌入济。其道者，水循其故道也。青虽近海，不当众流之冲，其用功最者。言嵎夷者，举远以见近也。言淮、淄者，此外无他功也。先土后水者，见嵎夷之略，不系淮淄之治也。）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广，漠。斥，卤也。盖州之平地。白坟，海涯之卑地广斥也。）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田第三，而赋第四也。）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檠丝。（絺，细葛也。海物非一，故曰错。此通州贡也。岱畎，岱山之谷也。枲，麻也。铅，青金也，可为器用。松，可备栋宇。怪石，可以为器用之饰。牧，放也。莱山之夷，以畜牧为生也。檠，山桑也，其丝中琴瑟之弦，增帛之用也。此因地贡也。言海物者，以东北至海也。言岱畎者，以西南距岱也。）浮于汶，达于济。（汶水，出原山之阳，西南而入济。

不言达河者，因前州书也。后放此。）海、岱及淮惟徐州，（东至海，北岱，南至淮。按，州必四至，他州举二方以邻州互见，此独载三边者，言海、岱则嫌于青，言淮、海则嫌于扬也。）淮、沂其乂，（淮出胎簪山，东至淮浦入海。沂水出艾山，南至下邳入泗。徐之川，莫大于淮。淮乂则自泗而下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于沂，沂乂则自沭而下者，可知矣。）蒙、羽其艺。（蒙山在泰山郡，羽山在东海郡。艺者，言可耕治也。先淮后沂，先大而后小也。先蒙后羽，先高而后下也。淮、沂乂而后蒙、羽艺，事之相因也。）大野既猪，（大野，泽名，济水之所钟也。蓄而后流为猪。）东原底平。（东原在徐西北，而谓之东者，以在济东故也。大野东原，所以志济也。大野猪而后东原平，亦事之相因也。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东原，地之平者，言其无不治也。）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土黏曰埴。渐，进长也。包，丛生也。）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田第二，而赋第五也。）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峯阳孤桐，四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纁、缟。（徐州土赤，间有五色之上，可为建社、封侯之用。不通州贡之则，不足羽山之谷。其夏月之雉羽，中文之旌、武之旄也。峯山之南，其特生之桐材，中琴瑟也。泗水之旁，石露水滨，成磬而贡也。蠙，蚌之别名也。暨，及也。淮岛之夷有蠙珠可为服饰，鱼可用祭祀，又有盛于篚、筐者。赤黑色之币为玄，可为斋祭首服之用，黑经白纬之缁为纁。通白之缁为缟，可为去凶，即吉之服。不因地贡之则不良。）浮于淮、泗，达于河。（淮出胎簪山，泗出陪尾山，泗东入于淮，故自淮挽舟而上于泗，或逆流由濰以达河，或顺流由济以达河。）淮、海惟扬州，（北至淮，东南至海。）彭蠡既猪，（彭蠡，在扬西南，合二江之水，跨三州之地，所谓鄱阳湖也。）阳鸟攸居，（随阳雁鸟，居于彭蠡洲猪之间，而遂其性也。）三江既入，（三江，松、娄、东也。入，入于海也。）震泽底定。（震泽，大湖也，在吴县西南。底定者，底于定而不震动也。扬州水莫大于彭蠡。三江，水之流者。震泽，水之止者。阳鸟居验彭蠡猪也。惟彭蠡既猪，故三江可入，而震泽可定矣。）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篠，箭竹。蕩，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长曰夭。乔，高也。涂泥，水泉湿也。）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田第九，赋第七，杂出第六等也。）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篠、篥、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三品，金、银、铜也，可足国用者。瑶，玉；琨，似玉也，可为礼器者。篠，中矢之筈。筈，箭干也。蕩，中乐之管。象齿、犀革，可成车甲。鸟羽、兽毛，可为旌旄。木，可备栋宇、器械之用。卉，草也。织贝，锦名。海

岛之夷以草服来贡，而织贝之精者，则入筐焉。此皆常贡也。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必待赐命而后贡者，非供祭祀、燕宾客则难于出令，不可以为常贡也。）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顺流而下曰沿，沿舟循行水涯也。沿江入海，而淮而泗，或由滸，或由洑，以达河矣。盖江处海之上，淮流入于海者，泗又入于淮者。沿江海，其势顺达；淮泗，其势逆也。）荆及衡阳惟荆州，（北距南条、荆山，南尽衡山之阳。）江、汉朝宗于海，（江水发源于梁之岷山，至东陵而北，会于汉。汉水发源于梁之蟠冢，至大别而南入于江，二水合流于荆，虽去扬州入海尚远，而其势迅疾。奔趋于海，犹诸侯之朝宗于王也。春见谓之朝，夏见谓之宗。）九江孔殷，（九江即洞庭湖也。孔，甚。殷，正也。言水道甚得其正也。）沱、潜既道，（自江出为沱，自汉出为潜。）云土梦作义。（云泽跨江之北，梦泽跨江之南。云惟土见，梦可耕治。盖地势有上下，故水落有先后，人工有早晚也。江、汉未平，云、梦之间皆水所注，今水患既去。云泽在江南，其地其卑，虽未可耕治，然其地已见，而其害渐去；梦泽在江北，其地甚高，故其土已可耕治，而其利已兴矣。荆水惟江、汉为大。九江，江、汉之经流；沱、潜，江、汉之别流。云、梦，又跨江之南北者，向非江、汉朝宗，何以有是哉？）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田第八，而赋第三也。）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椀、干、栝、柏，斲、砥、斨、丹惟篚簠、楷，三邦底贡厥名。包菁茅，厥筐玄、纁、玃、组，九江纳锡大龟。（荆、扬之地相近，故土物之产多同。其可为旌、旄、车、甲者，亦有羽、旃、齿、革也。其可为足国利民者，亦有惟金三品也。椀木可为弓、干，栝、柏二木可为栋宇、器械，粗斲、细砥可以利器，皆石名。斨，中矢镰。丹，用绘画。篚簠，竹名。楷，木名，可为箭筈之用，必以三邦之有名者贡之。戎事尚精强也。菁茅，有刺而三春可为缩酒之需，必既包而又匣之。祀事尚诚敬也。玄、纁，绛色帛也，可备衣服。玃，珠不圆者。组，绶类，可备冠带，比常贡也。至若绍天命之大龟，九江独有，亦不多得，偶得则纳锡于上，重其事也，不可以为常贡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大势自江、沱而入潜、汉也。逾，越也。汉与洛不通，故舍舟而陆达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荆、河惟豫州，（西南至南条、荆山，北距大河。）伊、洛、瀍、涧既入于河，（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阳入洛。洛水出冢岭山，至巩县入河。瀍，出替亭，北至偃师入洛。涧，出澠池，至新安入洛。伊、瀍、涧入洛，而洛入于河。此节言者，盖四水并流相敌故也。）滎、波既猪，（自济出为滎，自洛出为波。）导荷泽，被孟猪。（荷泽、孟猪，皆水也。被，及也。荷泽，济所经也。孟猪，在荷泽之南，不常入，故

曰被。)厥土惟壤，下土坟墟。(川泽既平，土性可辨，以其地土高者，柔而无块则惟壤；下地之土则坟，起而疏爽为坟墟。不言色者，其色杂也。玄而疏者为墟，其土高下不同，故别言之。)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田第四，赋第二，杂出第一等也。)厥贡漆、枲、絺、紵，厥篚、纻、纁(纁)，锡贡磬错。(紵，织以为布也。纁(纁)，细绵也。此常贡也。磬错，治磬之错，非常用之物，故待锡命而贡也。)浮于洛，达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东境径自达河，惟西境尚浮洛耳。)华阳、黑水惟梁州，(东距华山之南，西据黑水。)岷、嶓既艺，(岷、嶓，二山名。艺是种艺。此江、汉之源流治也。)沱、潜既道。(沱、潜，二水名。既道，言入于江也。此江、汉之别流治也。)蔡、蒙旅平，(蔡山，在严道县；蒙山，在青衣县。二山上合下开。洙水漂疾径其间，在禹为用功多者。旅，平功成而旅祭也。诸山皆祭，举凡以例余耳。此地之高者治也。)和夷底绩。(和夷，地名。此地之卑者治也。)厥土青黎，(青黎，二色也。不言性者，性不一也。)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田第七，赋第八，而杂出七等九等也。)厥贡珍、铁、银、镂、罍、磬，熊、罴、狐、狸，织皮。(珍，玉磬。铁，柔铁。镂，刚铁。熊、罴、狐、狸，四兽也。其毛可织为毯，其皮可制为裘。梁州多山，宝藏兴焉，故贡珍、铁、银、镂、罍、磬，此器用之不可缺者。禽兽居之，故贡熊、罴、狐、狸、织皮，此服用之不可缺者。)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西倾，本雍山，桓水所出也。梁之贡赋，车载陆行，依西倾桓水旁而来，至潜始浮矣。乃潜之隔于沔者。若津与岗也。故舍舟而陆，以逾沔焉。乃沔之逾于河者。若褒与斜也，故自南而北以入渭焉，终则横渡于河曰乱。)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西河，冀西河也。)弱水既西，(弱水，出西海山，无力负物，故曰弱水。其性西流，故导之既西也。此水之异者治也。)泾属渭、汭，(泾，出泾阳县妍头山。至阳陵县入渭。渭，出首阳县南谷山，至华阴司空县入河。汭出千县弦蒲菽，东入于泾，是泾上受汭、下纳渭，而连属二水也。)漆、沮既从，(漆，出同官县；沮，出直路县，至华原相合，同至朝涇入渭。)澧水攸同。(澧，出终南山，至咸阳入渭。攸同，是同于渭。按，渭自鸟鼠而东，澧水南注之，泾水北注之，漆、沮东北注之。曰属，曰从，曰同，皆主渭言之也。此水之常者无不治也。)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在怀德者荆山，在美阳者岐山，在武功者终南、惇物二山，在首阳者鸟鼠山。下三山不言治者，蒙上既旅也。荆岐旅，则下三山皆旅也。此地之高者治也。)原隰底绩，至于猪野。(广平曰原，下湿曰隰。猪野，泽旁之野，谓地也。此地之卑者治也。)三危既宅，

三苗丕叙。（三危，即鼠三苗者。三危既可安居，于是三苗大有功。叙此地之远者治也。）厥土惟黄壤，（黄壤最贵，故田非他州所可及。）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田第一、赋第六者，地狭而人工少也。）厥贡惟球、琳、琅干。（球、琳，美玉也，可为圭璋之用。琅开，石之似玉者，可为冕旒之需。）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积石山，在河关县。龙门，在夏阳县。浮积石，经龙门而达冀。西河者，此雍东北境贡道也。或由澧、泾，或由漆、沮以会渭、汭，而达冀南河者，此雍西南境贡道也。）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在临羌者昆仑。在河关者析支。在朔方者渠搜。三国皆贡皮服，故以织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总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余功及于西戎，故附于底柱析城末皆山名。）导岍及岍，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以下四节，随山也。此北条大河北境之山也。河、济所经。岍县之岍，美阳之岐，怀德之荆，皆雍山也。屈县之壶口，蒲坂之雷首，岳阳之太岳，太河之底柱，汉泽之析城，垣县之王屋，山阳之太行，曲阳之恒山，北平之碣石，皆冀山也。雍，在河西；冀，在河东。过于河，则自雍而之冀矣。曰及，曰逾，曰至，皆指禹言也。入海者，度河，水势可由兗入海，度济，水势可由青入海，非即入也。盖冀之山析为九支，冀之水统于三面，势相因者也。是故，峙于冀之西河者有壶口、雷首、太岳焉。此自北而南，又转之东者也。诸山导而凡上下于龙门者，何足为西流之雍乎？峙于冀之南河者，有底柱、析城、王屋焉。此自西而东，又转之北者也。诸山导，而凡左右于孟津者，何足为南流之障乎？至若冀之东，河则太行峙其西，恒山列其北，而碣石亘于东。凡河、济之入海，必经于此也。诸山皆导，而大陆九河之间，又焉有不导之山也哉？）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北条大河南境之山也。伊、洛、淮、渭所经。临洮之西倾，天水之朱圉，首阳之鸟鼠，华阳之太华，皆雍山也。上洛之熊耳，崇高之外，方平氏之桐柏，安陆之陪尾，皆豫山也。不言导者，蒙导岍之交也。）导蟠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此南条、江、汉北境之山也，汉水所出所经。陇西之蟠冢、梁山也。临沮之荆山，竟陵之内方，汉阳之大别，皆荆山也。）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此南条、江、汉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经。岷山之脉有二，北一支至长沙为衡山，在九江西南；南一支至德安为敷浅原，在九江东。故禹过而至之皆荆山也。不言导者，蒙导蟠冢之文也。）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以下九节，浚川也。弱水出西海山，诸水皆载而此独弱，诸水皆东而此独西。合黎山，有张掖县正狐也。流沙，地在

沙州，支流也。）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出汾关山，诸水皆清而此独黑，诸水皆东而此独南。至三危山，浚其源也。入于南海，穷其流也。）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泒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此北条之大河，四渎之宗也，河出昆仑山，河关之积石，其见也；夏阳之龙门，其险也。记其自北而南，则曰华山之华阴；记其自南而东，则曰大河之底柱。又详其东向所经之地，则曰河阳之孟津，巩县之洛、汭，黎阳之大伾。记其自东而北，则曰信都之泒水。又详其北向所经之地，曰邢、赵、深之大陆。兖州之九河，记其入海之处，则同九河而一之，以北海逆潮而入，则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自大伾而下，河行于地。洛水交流之，内曰洛汭山，再成曰伾，大陆是冀州。）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此南条之汉，一渎也。三澨，荆州东北之水。汇，回也。汉既入江，而其东有水回合而成泽者。汉，出陇西之蟠冢为漾，此源之在梁者；至武都为汉，至武当为沧浪，此流之在梁者，尚未与江合。过荆州之三澨，至汉阳之大别，南与江合，此流之在泽者，以下俱与江为一矣。东至彭泽，汇回为彭蠡，东出并江北岸流，是名北江，此流之在扬者；至通州入于海，此归宿之在扬者为者明，非他水也。）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此南条之江，一渎也。东陵、岳州之巴陵，地之大者，江出蜀郡之岷山，此源之在梁者。别出郫县为沱，至武陵为澧，此流之在梁者，尚未与汉合也。过洞庭之九江，至岳州之东陵，北与汉合。此流之在荆者。以下俱与汉为一矣。东迤北会，所汇之彭蠡东出，并汉南岸流，是名中江。此流之在扬者，至通州入于海。此归宿之在扬者。）导沅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滎；东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此亦一渎也。陶丘，地名。沅，发源于王屋山顶涯，下随入地而一伏矣。伏，是流于地。东出于济源县，东西二源合流，至温县为济，是一见也。历虢公台，入河而再伏矣。复出河南为滎，是又见也。自是入地而三伏矣。东出广济军西、陶丘北，又东至济阴之荷泽。又东北至寿张，会源山之汶水，至青州博兴县入海。盖常见而不伏也。）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此亦一渎也。淮出胎簪山，至桐柏始大，故自此导之。东至泗滨，会陪尾之泗，至下邳，会艾山之沂。至淮浦大海，本沂入泗，泗入淮。此并言者，沂、泗相敌故也。陪尾，山名。）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澧，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此四渎之西一大川也。

渭出南谷山，至鸟鼠同穴，二山始大，故自此导之。东至咸阳，会终南之澧。又东至阳陵，会泾阳之泾。又东，至朝邑，过同官之漆，直路之沮；东至司空入河。司空，县名。）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此四渎之东一大川也。伊，水名。洛出冢岭山，至熊耳山始大，故自此导之东。至北新安会澠池之涧，至偃师会替亭之瀍。又东至洛阳，会熊耳之伊。又东北至巩县入河。凡《书》之言底绩者，俱主地言也。言“至于”者，中间有所包也。先山后水者，水源于山也；先水后山者，特自其山导之也。河不言自者，河水多伏流也。沅不志源者，沅水多伏流，其出非一也。弱、黑不言山者，九州之外，盖略之也。大水合小水为过，小水合大水为从、为入，二水相敌为会、为同，不费功者，虽大亦略；费功者，虽小必录。此立言之法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九州水土攸同，如四方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刊木祭告，九州之川，浚涤泉源。九州之泽，已有陂障。四海之水无不会同，而各有所归。此盖总结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无不平治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水之一行既治，则火金木土四行皆兴，百谷既登。所谓六府，大修也，庶土如厂圃山林之类，财即贡之物也谓交正。土地高下之宜，以致慎其财赋。壤，谷土也，皆品以上中下之三等，以成其田赋也。此言中邦者，盖赋财或及于四夷，而田赋则止于中国而已。）锡土、姓，（锡之土以立国，锡之姓以立宗。）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距，远也。禹平水土，定贡赋，建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当此之时，惟敬德以先天下，则天下自不能违越我之所行也。）五百里甸服。百里服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以皆田赋之事，故谓之甸服。内百里最近，故并禾本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粗皮纳也。外百里为远，去其穗而纳谷。外百里为尤远，去其谷而纳米，盖量其远近以为轻重也。赋系百里者，贯下五者而言也。服系三百里者，总前二者而言也。服谓输纳之事也。此分甸服而别为五等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甸服外四面各五百里为列侯之服采，卿大夫邑地，男邦可以该。子，小国也，诸侯可以该。公、伯，大国、次国也。先小而后大者，大可以御外侮，小可以安内附也。此分侯服为三等也。百里、二百里者，次第之辞，与甸服同例。三百里者，统计之辞，与绥、要、荒同例。）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侯服外四面各五百里，渐远王城，而取抚安之义。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内非全无武，外非全无文也。此分绥服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绥服外四面各五百里，去王城已远，皆夷狄之地，而取要约之义。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为二等也。）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要服外四面各五百里，去王城益远，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流，谓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也，此分荒服为二等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渐，积；被，覆。暨，及也。东西近，故言渐被；南北远，故言暨及。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谓之风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谓之教化。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锡，与“师锡”之“锡”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为贄，而告厥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增改禹贡九州歌

疆域

冀无疆域示无外，始充终雍分八界。
东南西北为济河，东北西南是海岱。
海岱及淮东北南，东南至海北至淮。
北距荆山南衡阳，西南荆山北河在。
在东华阳西黑水，黑水西据河东来。

据距至

济黑是才手，山河用足走。
手据常在前，足距常在后。
若问正至~~处~~，淮海各相投。
惟徐岱豫荆，虽山亦至州。

土色性

冀白雍黄壤性齐，梁邦自古土青黎。
豫州惟壤下坟墟，青地白坟海广斥。
兖国黑坟徐赤埴，荆扬土淖共途泥。

田

雍田上上上中徐，三等青州四豫居。
五冀中中连兖六，七梁八荆九扬余。

赋

冀赋居先错二名，二豫错一第三荆。
四青五徐雍居六，七扬上错六为平。
梁八为正错七九，十有三载充赋贞。

贡物

充贡漆丝青盐絺，徐土五色扬金惟。
荆州羽毛峪漆臬，梁珍雍求共织皮。
厥包惟见扬与荆，冀青徐扬四贡夷。
除冀与梁与雍州，其余六处皆贡筐。

贡道

冀夹碣石只北方，充浮济漯归帝乡。
青浮汶水徐淮泗，扬达淮泗须沿江。
荆浮江沱潜汉水，豫之浮洛乃西疆。
梁因桓来潜逾沔，雍浮积石会渭旁。

孟我疆先生文集

孟秋小传

孟秋（1525—1589），字子成，号我疆，谥清宪，祖籍山东茌平县广平乡孟家庄，曾祖讳通，移居东阿县安平镇（今山东阳谷县张秋镇）孟家海子村。孟秋“生而有志”，以“圣贤之学自任，善谈名理”。其在《怀古》诗中感慨地说：“男子生来事四方，岂愿局局终农圃。顶天立地作人豪，愿与斯文继邹鲁。”嘉靖二十四年（1545）拜张后觉为师，学习良知之学，“洒然有悟，发愤下帷，谢绝一切，即家徒壁立，宴如也。”遂为弘山先生最著名的门人之一。姚思仁为他作墓碑，开宗明义即说：“今学士大夫言圣贤之学者皆曰‘齐鲁复有孟子’。”可见孟秋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

一、仕宦经历

据姚思仁《我疆孟先生墓表》和孟化鲤《我疆孟先生传》，隆庆三年（1569），山东提学使邹善（号颖泉）和山东按察司签事周怡（号讷谿）在济南贡院讲学，孟秋以秀才身分执经问难并阐述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两公称其不凡”，深受赏识。同年贡入太学，结识孟化鲤，二人一见如故，志趣契合，遂成一生知己。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选昌黎知县。下车伊始，即收孤独，问疾苦，省徭役，筑城池，惩猾吏，拔异才，察幽隐，修茸公署学校，一切与民更始，“掣二百年夙弊，一旦苗耨而发栲之。”因昌黎县是韩愈宗族所在地，孟秋尊其为乡先正，并刻印韩文训导诸生。他又捐献自己的俸禄，修建昌黎书院，选拔三十余名高材生讲授良知之学，并订立学约，要求诸生：“先行而后文，制外以兼内，讲肄以端其习，考核以程其规，标的以大其业，宏博以邃其思，抑扬以励其志，金玉以宣其情，夏楚以鼓其气。”并曾邀请其师张弘山先生来书院讲学，与诸生晨夕相继，亶亶不倦。所讲内容，孟秋皆有所记，后编辑成册，即今《张弘山先生文集》中的《教言》部分。文教日久，昌黎士民“翕然而从，翻然而革”，上下交相信慕，民风大变，孟秋亦被尊为“大儒”。六载政务，孟秋提出治理百姓四法：“治百姓有四事，一曰养，二曰教，三曰刑，四曰兵。百姓不养，民失其所，虽教之不改也，虽刑之不从也，故一曰养。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虽严刑以驱之，无益也，故二曰教。既养矣，教矣，教之不改，然后从而刑之可也，故三曰刑。刑者，刑其小者也，世有寇贼、奸宄、夷狄、猾夏者，刑岂足以止之？故加之以兵。兵也者，所以威不轨，安善良，保教养于可从者也，故四曰兵焉。呜呼，不有真心，孰行实政？”孟秋赤心为民，与民

休息，深得人心，万历四年（1576）调任大理寺评事离开昌黎的时候，“父老泣留遮道，时有鹿衔先生裾，亦若有恋恋者”，为他立碑颂德。

万历七年（1579），孟秋改职方主事，主管山海关事务。山海关是历代关卡要塞，权利甚大，很多官员为之艳羨。孟秋“至则榜禁城社胥史，关政肃然。先是关民出入夹带逋成为利藪，至是讥察有法，輒造飞语”。孟秋严肃关政、惩治贪官污吏的系列举措触动了很多官员的利益，阻断了其灰色收入来源，于是遭到了贪墨者诽谤与排挤，在万历九年（1581）的京官考察中被外贬。孟秋决计致仕退隐，他离开山海关时，“与妻、孺人共驾一牛车，旁观者掩口笑曰：‘昔镇是者，黄金满载，身名俱享，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廉吏安可为也？’”（邹元标《我疆先生墓志铭》）家居三年，孟秋课子讲学，安贫乐道，怡然自乐，深得曾瑟颜琴意趣。还博览古今，多所著述，其《理学辩疑》及《村居杂咏》即作于此时。海内名流如邓一讚、邹元标诸人，皆造其庐，讲学累日不倦。许孚远曾造庐访问，见“茅屋数椽，书史狼籍其中，叹曰：‘孟我疆风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明史·儒林二》）

万历十二年（1584）冬起为刑部主事，两年后升员外郎，改尚宝寺丞。万历十七年（1589）升少卿，卒于任所。孟秋历官十九载，妻无重裙，庐无重茅，俯仰无愧，清廉一生。

二、心学特色

据孟秋《弘山先生〈教言〉序》，孟秋自入庠时初见张后觉，即被其超然世俗之表所倾倒。嘉靖二十四年（1545），在同进朱友的引荐下，孟秋百里求学，前往荏邑弘山居处问学，先生即授以良知之学，言之终日，教理透彻。孟秋闻所未闻，忻然有省，喟然叹曰：“不遇先生，终成聋瞽。”遂执弟子礼，从此师事先生二十余载，最得先生之心传。时人邹元标评价说：“力承正学，我疆孟公其最也。”（《我疆孟先生墓志铭》）友人孟化鲤赞誉他说：“远可方夫广川，近足媲乎石翁。抑岂知先生之未易及者，孜孜矻矻，终身斯道，更有在乎道脉之正。”（《祭孟我疆先生文》）

孟秋对于良知之学体认和理解最为深刻的便是一个“仁”字。尽管“仁”是孔孟儒学众所周知的核心要义，但要真正深入切实的体证到其精髓和真意实非易事。如果说“良知”是王阳明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千古圣圣相传一点真骨血”，那么“志仁”二字就是孟秋对良知学的独特发挥以及对孔孟儒学的再次发明。他反复强调：“孔子作圣无别法，只是‘志仁’一事。此是入圣要诀。后世纷纷议论，只是不明此路头。”“孔之‘志

仁’，孟之‘存心’，所以完人，所以作圣，皆以此耳。此孔孟口诀也。”“圣人一生，只是论学，所学何事，只是‘志仁’。”孟秋也参透了孔孟儒学的“一点真骨血”，认为古来孔孟圣贤千言万论，无非就是“志仁”“求仁”“成仁”，他将此形象地比喻为“入圣要诀”“孔孟口诀”。这在其诗作中也一再反复吟咏此义，如“圣人事业掀天地，把柄由来在学仁。”“一自虞廷启道心，求仁两字是金针。”认为儒者建功立业的思想原动力就源自“仁”心，“求仁”二字实为虞舜以来历代圣王的心传秘诀，这与孔孟倡导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倾向是一脉相承的。大道至简，儒学千言万语，都是围绕“仁”字展开，只要明了儒学“志仁”要义，便可提纲挈领，通晓无碍。因此，孟秋感叹道：“志仁则无恶，何等简易，何等直截。但人不悟耳，可惜！”

对于“仁”的内涵，孟秋以桃仁为喻，生动形象地解释说：“桃仁之仁，即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无欲之心也。枝叶花实，桃仁之生理具在；经纶参赞，赤子之真心原有。桃仁不害，生生不已，自有此枝叶花实。真心不失，生生不息，自有此经纶参赞。不俟妆取，不待求外，不用人为，培养将去，生意无穷。所谓学而时习之也。”桃仁，本性真纯，乃未发之体，实含后天枝叶花实已发之生理，只需悉心培养，自然会生发一枝繁果硕之桃树。对于人来说，人心犹如桃仁，本自天真善良，内含后天仁义礼智之美德与经纶天地伟业之理由，只要好好呵护培育、学而时习，亦自然会成为一顶天立地大丈夫。对此，孟秋亦常引用孔子“一贯”之说加以发挥，他说：“作圣不在多，能只在‘一贯’。子贡以多能多学求圣，不知‘一贯’之旨，故有此言。”“道无二致，一时俱到，学无二功，一了百了，此‘一贯’之道也。曾子之所以传而唯者，此也。”在其诗作中，也反复吟咏申明此义，“未会圣门‘一贯’诀，漫从血肉觅金针。”（《寻乐》）“只从‘一贯’窥元化，肯把多能觅圣功。”（《寄鲁源公》）这里的“一贯”之“一”，孟秋认为就是“仁”，将“仁”所含蕴的义理通过立身行事发挥极致，便是“仁人”。他将此视为孔门心传：“曾子之诚，颜子之仁，一而已矣。孔子心传只此。”

对于如何将“仁”这颗种子培育充实、发扬光大，孟秋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时时保持“无欲”状态。他在《因徐公论学有感》一诗中说：“无欲方能入圣真，孔门学脉在求仁”，明确提出进入圣门的修行路径便是“无欲”。他说：“大人一生学问，亦只充此无欲之心而已矣。”“圣学只是无欲。声色货利，常人之欲。意必固我，贤人之欲。欲学圣人，必先寡其声色货利之欲而后化其意必固我之欲，则圣可学而至矣。”更进一

步将“无欲”路径具体分为两步走，即“先寡其声色货利之欲”和“后化其意必固我之欲”，前者尽可能减少物质欲望，后者极力减少纷纷妄念，然后方能进入澄明之境。因为“无欲则静，无欲则明，无欲则大，无欲则功，无欲则勇，无欲则诚”，“淡然无欲，故虚明洞达，能应万物，而声色、货利、闻见、技能、功名之类，一切不动其中，真如太虚晴空，万里无云，一清明广大之象而已。”

正因如此，孟秋对“颜子之乐”津津乐道，神往不已，视为人生修行之至境。他说：“竞名谋利，可以为能矣，吾不欲也。谈玄学禅，可以为寂矣，吾不愿也。饮酒赋诗，可以为乐矣，吾不为也。杜门谢交，可以为高矣，吾不学也。吾所寻者，颜子之乐耳。”直接表明自己一生所汲汲追求的就是颜子乐境。他认为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不爱富，不慕贵，不求安饱，不忧箪瓢”，正是其至真至密的“无欲”修行工夫：“颜子屡空，何谓也？曰无欲也。”“孔门善守关者莫如颜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一何严且密也。”从而达到“湛然廓然，造物同游，与天地同流，用行舍藏，付之大化，消息盈虚，与时偕行，此乐天知命，安土敦仁之境也。”

当时督学山东的邹元标对孟秋之为人、为学极为推崇，曾激赏说：“（孟秋）上副先儒宗传，无论世士，色取行违者，不敢望公一尘，即号大儒，履绳蹈矩，而以意念为实，得力地者，敢望公涯涘哉！”（《我疆孟先生墓志铭》）友人孟化鲤亦由衷赞叹道：“或曰山东自孔孟没且二千年，传经砥节代不乏人，若乃真修卓悟如宣尼所谓闻道者，其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我疆先生传》）皆视孟秋为孔门真传之“大儒”，诚然。

三、著述及流传情况

据孟化鲤《我疆先生传》和《我疆集后序》，孟秋一生著述颇丰。万历八年（1580），主政山海关期间，著《治平安边诸策》；万历九年（1581），孟秋致仕退隐期间，阅览古今，多所著述，如《里居稿》《理学辩疑》《村居杂咏》等，“洒然而乐，有曾瑟颜琴意趣。”万历十五年（1587），孟秋编削《明儒经翼》，并刻板刊行。第二年，又取孔孟之书，随读随笔，编成《读书管见》。此外，还著有《战国策略》《政事要略》等。在师从张弘山先生二十余间，凡有所闻，皆予载录，即为《弘山教言》。至万历 14 年（1586）即孟秋去世前三年，孟秋友人孟化鲤、邹尔瞻将其诗、文、教言以及与友人来往书信等内容编订成集，并加以刊刻，此即《我疆集》。

据毕佐周《合刻〈三先生文集〉原序》，万历乙卯年（1615），弘山门人赵素衷去世，

时任东昌郡伯的岳石梁将其遗稿刊刻印行。万历戊午年（1618）仲冬，友人毕佐周“顾其书与《教言》《文集》各自行已”，“恳请蓼水朱先生、蓬玄张先生删订成篇”，后又“谋之郡伯，请合刻”，其中《教言》即弘山《教言》，《文集》应为《孟我疆文集》，始将张弘山、孟我疆、赵素衷三先生初次合刻，此即《荏邑三先生合刻》初刻本，参与刊刻者有四人，即毕佐周、岳石梁、朱先生、张先生，且前有毕佐周和范景文所写两篇序文，分别是《〈荏邑三先生合刻〉原序》和《合刻〈三先生文集〉原序》。《我疆集》从此以《荏邑三先生合刻》本形式流传于世。至于其他著述，仅存目于《山东通志》之中。

卷一语录

天生此人身是善身，心是善心，意是善意，知是善知，物是善物，原无不善。格致诚正修云者，复其原来之善而已，此明善诚心之学也。若云不善，岂圣人尽性之道哉？

心意不分先后，诚正亦无二事。且如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诚意也。无有作好无有作恶，非正心乎？诚意即正心也，无彼此，无节次也。人言正心上用不的工夫，只在诚意上做，差之远矣。

只格物便是致知，便是诚意，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致工夫，是格物必待诚意而后善，诚意必待格致而后备也，恐未必然。

谓知则知是知非则可，谓意有善有恶则不可。

慎独就是致中和，若是慎独了方能致得中和，不知慎独在何处做工夫？

时中者，时时在此中也，戒慎恐惧之心也，小人无忌惮，不戒慎不恐惧之心也。

夫子说道之不行而曰智愚，正见知就是行，说道之不明而曰贤不肖，正见行就是知。知行合一之说，发明无过于此者矣。世人不察，而分之有二，亦未会此章意乎！

国无道至死不变，所谓避世无闷、避世不悔，非圣人其孰能为之？

道即是人，人外无道，人即是道，道外无人。为道即是为人，尽人即所以尽道，为道而远人，是外人以求道也，岂可以为道乎？

以人治人，孔孟之学，执柯伐柯，宋儒之学。

道不远人，君子治吾人，不必远人以为道也。以人治人，而已远人以为道，是执柯以伐柯也。故忠恕之道，只在人己之间，人己不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尽忠恕之道，不过谨言敏行之事，有口必有言，有身必有行，行之谨之，以人治人而已。世之学者或以伦理为庸俗，或以言行为末节，而高谈玄妙，或以工夫保本体，而执柯以伐柯，皆远人以为道也，去道远矣。

君子作圣，只是诚身，诚身只是明善。孔子论人道，由择善而造，不思不勉之圣。孟子论圣功，由善而信，而造美大圣神之极，只是明善而已。明善就是诚身，非先明乎善而后诚乎身也，此孔门作圣要诀也。

至诚者，真心也。真心不息，便是至诚。凡征之事业，博厚高明悠久，只是真心流行无少间断，自然如此。所以与天地同流，人凡事业不高厚，只是无真心。

为物不贰就是生物不测，非有先后两截事。人言未有物先之说，误甚。

欲尊德性，必道问学，舍却问学，何处尊德性？一事也。是故广大也，精微也，高明中庸也，故与新厚与礼也，皆吾之德性也，而致之尽之极之道之，温而知之，敦而崇之，皆所谓道问学也，即所以尊德性也。而存心致知之说，未免岐而二之矣。

知天知人，只是一理，仰不愧天，便是知天，俯不忤人，便是知人，更无二知。

圣人之学，大学也，学尧舜，学文武，学天地，无处不学，所谓夫子焉不学？而何常师之有？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孔子只是好学。

孝弟即是仁，无本末无先后。

忠君孝亲，亲贤取友，此圣人实学也，外此无学矣。

君子之学，一生只是主忠信。

孔子作圣无别法，只是志仁一事。此是入圣要诀。后世纷纷议论，只是不明此路头。志仁则无恶，何等简易，何等直截。但人不悟耳，可惜。

贪富贵而厌贫贱，便是去仁。不贪不厌，便是不违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从来只是说话，人不曾实体验到实地处。美食而歆羨，非仁也；恶食而憎恶，非仁也；食不义之食，非仁也。此富贵贫贱之在饮食者，君子不违仁也。

佞人皆知其非美也，仁而不佞，或人无贬词，夫子许其不佞，而不许其仁，所以进仲弓而教或人识仁耳，非以不佞为贤也。默如仲弓，而不许其仁，言如公西，而不许其仁，故曰：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只在近处做，不在远处求，只在天理上做，不在去私上求。

宏山张先生云，道之骤然散见者，谓之艺。盈天地者，艺也。得此谓之德，纯此谓之仁，一物也。依妙于据而游，则又妙于依矣。所谓从容中道者也。

圣人心体，如鉴之空，如水之明，物来则照，物去则化。不逆诈，不亿，不信，已往未来都不着迹，空空如也。故物来顺应，便是廓然太公。

心体原虚，原无道理，元无穷尽，落在闻见知识上，便是无而为有，虚而为盈，去道远矣。

作圣不在多，能只在一贯。子贡以多能多学求圣，不知一贯之旨，故有此言。

质直好义，孔门之学，色取行违，乡原之学。闻达之几，诚伪之辩也。

人皆曰人最难知，此仲弓之见也。夫子见之大而且有妙方焉。盖以天下贤才无限，固有我知之人矣，亦有我不知之人矣。我知之人我举之，我所举之人亦有所知者，亦举。伊所知者，于我所谓人者，乃我所知所举之人也。以贤招贤，以才致才，拔茅连茹，以类而进，天下人皆为我所用矣，又何焉知之患耶？观尧举一舜而敷治，舜举八元八恺而唐虞人才之盛，万世莫及。盖得此道也。

孔子却稼圃之请，孟子辟并耕之非，皆大人之事，所务者，大而远也。

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此所谓中道而立也。乡原周旋世情，阉然媚世，所以一乡者皆称愿人，非德之贼而何？

忧道不忧贫，孔门惟颜子一人，凡人不闻道，不好学，皆忧贫之念未忘也。

夫子原是说性善，原与孟子性善之旨同，宋儒论性，皆入公都子三说之中，惜乎其未彻也。近日惟罗近溪明透。

时行物生，便是无声无臭，维天之命，便是上天之载。至微而至显，诚之不可掩如此。

宏山先生曰，本末无二事，洒扫应对便是正心诚意。有本即有末，原无先后。譬诸草有草之本末，木有木之本末，自根芽至枝叶，皆末也。根芽枝叶皆看生理贯彻，皆本也。非以草木之根为本，而枝叶为末也。若以洒扫应对为末，而先传以正心诚意为本，而后倦是诬之也，若自小子之洒扫应对以至成人之事业始终一致，便是圣人矣。子游不知本末之一，此言之所以过也。程子之论最尽。

与民偕乐，乃万物一体之心，非仁人不能也。后世泽不及民，只因自私自利而反害之。

人生原无无事时，时时有事，处处有事，此之谓集义，此之谓持志，此之谓养气，必有事焉，尽之矣。世之分有事无事者，未知必有事工夫耳。

宏山先生云：端乃一端两端之端，非端绪之端也。孟子谓这恻隐之心是仁的一端，羞恶辞让是非亦然。盖以恻隐就是仁，羞恶就是义，非仁在内而发之为恻隐，义在内而发之为羞恶也。礼智亦然。人原有此四端，原是扩充的，就火然泉达一般。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以为端绪之端，则他日何又云恻隐之心仁也？可见其非矣。

宏山先生云：四端在我，良知原自扩充，就如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此其性灵善端，本自如此，那一时无触发处？但人不能充之耳。苟能充之，可以保四海，上扩充是指本体，下充字方指功夫。充者非有所加也，非张而大之也，只是此处是这一个天机，彼处

也是这个天机，事事时时再无间断，便是充。

宏山先生云：与人为善便是善，与人同非，助人为善也。

冉求之欲，不能欺仲尼，陈贾之解，不能欺孟子，圣贤之明远矣。

世之人有三等，有大丈夫，有小丈夫，有贱丈夫，审其所趋而人品之大小贵贱定矣。

夫子怵然，孟子不豫，天理人情之正也。不然，浮海之叹，九夷之居，孔子岂怨天尤人者哉！

孟子直学，孔子只是见得性善透，更无疑二，后儒说孔子说尧舜，便不敢承当，还是见性不透。人性皆善，无圣无愚，千载无圣人，气质之说悞之也。

子贡独居三年，三子欲事有若，似为尊爱之至矣。曾子不为三年之居，不可三子之疆，若为忘情之甚矣。孟子称尊孔子者，不曰四子，而独曰曾子，则曾子为传神而四子为传影矣。此曾子所以闻道也。见学圣人，只在本源澄澈，不在言语气象上摹仿。

孟子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及言一治一乱事，皆据已然之迹说，其实不尽然也，大率只在人事得失，不在气化盛衰。

守身事亲，原非二道，孟子之论甚精，世之孝亲者多矣，而守身之士未之。见也。非礼之礼，行之；非义之义，受之。其失身大矣，可以言孝乎？孔子曰：孝子成身。曾子曰：君子之孝亲也，非以事亲也，所以成身也。以善养人，非圣人不能，大舜烝烝，又不格奸，孔子嘉善而矜不能，此便是天地气象、万物一体之义。禹汤文武周公君相之事业也，孔子在下位作春秋，直与五圣同功。可见圣人之道，不在有位无位也。若论其至，则贤于尧舜，过汤武远矣。孟子愿学孔子，直所谓豪杰之士也。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夫舜，大圣人也，而以禹与舜并称，可见禹亦大圣人也。而以回与禹同道，孰谓颜子未达一间而禹为入圣未优耶？多见其不知量也。

禹荐益于天七年，与舜之荐禹者同也。益避于箕山之阴，与禹之避阳城者同也。当禹之未没时，惟传之贤矣，未尝传之子也。及禹既崩之后，天下不归益而归启，非禹之所能为也。孰谓其不传于贤而传于子乎？禹心与尧舜同，事与尧舜同，德与尧舜同，何以谓之德衰耶？

伊尹周公之相业，志之大而心之勤，后世莫有继者，心之不及也。

适卫却弥子之请，圣人之经也。过宋避桓魋之难，圣人之权也。

孔子受诸侯之馈，从猎较之俗，可谓员矣。而为兆不行，委而去之，又未尝不方。

孟子执不见之义自守，可谓方矣。而诸侯之赐，受而不却，又未尝不员，此孔子所以为圣之时而孟子愿学者也。

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此孔孟出处之大义，而为仕者万世法也。

孟子之论性善，详矣。世之儒者，犹纷纷然异议也。性也，情也，心也，才也，一理一机也。且以仁性言之，恻隐之心，仁也。夫恻隐，情也；恻隐之心，心也，仁性也；能恻能隐，才也。才即情，情即心，心即性也。夫当乍见之时，即有恻隐之心，非善而何？一发俱发，一善俱善，而曰有不善者，不知性者也。

夜气之气，即浩然之气，养之则塞天地，梏之则为禽兽。

人须有舍生取义的志气，方能作圣。乞人且能之，况君子乎？

孔子甘疏水之乐，颜子无箪瓢之忧，孟子贱饮食之人。

宏山先生曰：困心衡虑，征色发声，而后作喻者，正是动心忍性，增益所不能也。德慧术智恒存乎灰疾，圣贤亦然，非指常人说。

顺逆，至于夭寿极矣，夭寿原无二样，修身以俟之。如何修身？存心养性而已。俟之如何？俟夭寿之自至也，此便是立命处，下面莫非命也之章，是发挥此章之意。

大行固不加，须是泽加于民，穷居固不损，须是修身见于世，不然则亦佛老之不加不损矣。

鸡鸣而起，如何为善。志学者思而得之，不然亦足混过而已。

践形就是尽性，就是修身，就是格物。后世不知践形之学，遂有内外之论，是远人以为道也。

尧舜百年事业，撮要只在此急亲贤，被孟子一口道尽，观二典可见矣。孟子善读书。善者，人之性而圣神之本也。大学在止至善，中庸在明善，大舜善与人同而取人为善，只是善而已，故孳孳为善便可希舜。在诚有而诚充之耳。

寡欲者无欲也，非有欲而少之也。周子无欲之说，盖本诸此。

狂狷虽有过，然却是率真。乡愿虽无过，其实只是作伪。

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此中行之学也，无所往而不称愿人，同流合污，阉然媚世，只要人说好，怕人说不好，所以在世情上周旋也。

会中答问

伍君问曰：夫子生知之圣，如何又好古敏求？余曰：夫子以生知之质，做学知之事，观其谓不知而作者，乃生知之人。我无能是也，我只是多闻而择，多见而识，择其善者而从之，此学知之事。生知之次也。夫子自谓好学，盖不敢以生知自任，而以学知自力，乃实语非谦辞也。世不知其理，而妄作者误矣。

赵心堂问良知之说，余曰：良知本无知，而知识非良知也。夫子周流天下，原是无知识的心，只是望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化之人，若知其不可，必不为矣；若知其不行，必不出矣。夫子不知也，此夫子所以自谓无知也。晨门之见子路之言，乃二子识见所及耳。余尝曰失中之学，非良知之学也。

曾金简讲阳明良知之说，余曰：良知之说，非阳明杜撰之言也，孟子曰不虑而知其良知也，不学而能其良能也。亦非孟子之言也，孔子尝系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则良知良能乃孔子所谓易知简能也。易知简能乃天之所以作始而成物也，天地非此不能为乾坤，人物非此不能成形色，孰谓良知□□□天命之性乎，使阳明之言非也，则孔孟当□错矣，噫，不虑之知，谓之良知，谓之易知，不学之能，谓之良能，谓之简能，此天地万物之定理也，然知而加之以良，以易，能而加之以良，以简，岂知能待能而后备哉。知本良，本易，能本良，本简，孔孟特指而明之耳。噫，世之纷纷议阳明者，果未读孔孟之书乎？

程子云舍己从人最为难事，己者，我之所有，虽痛舍之，犹惧守己者固，而从人者轻也。以余观舜，只是无人无我，只是个为善的公心，不知孰为我之善，孰为人为之善，而后舍己而后人也。故曰：善与人同，又曰：与人为善。

尝读记孔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又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噫，此夫子洗心藏密之说也，盖天生斯民，有此性，即有此欲，欲而曰性，欲而无欲也。欲而无欲，是为至静一，天性之流行矣，气志何其清明而嗜欲何其如神耶。阳明子曰：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如此则知天机自

动，嗜欲感通，气志清明，万物毕照，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也。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者，此也。感物而动，谓非人生而静乎？噫，洗心至此，可谓至密矣。孔子尽性，学脉端不出此，故继而论之，以发未尽之意。

一日云浦告余曰：唐曙台为我言圣人论学只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更不为玄微神妙之语，何如？余曰：是也。圣人教人只在下学而上达，在中盖天下之道显微，尽之矣。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也者，下也，显也；道也者，上也，微也，上下一理，道器一致，显微一机，无精粗，无内外，无浅深，无先后。夫道，一而已矣。故圣人语上而非遗下也，语器而非遗道也，语显而非离微也，故以之自学则曰下学而上达，以之教人则曰博文而约礼，会而通之，随其所触，事殊而道一，随其所问，言殊而理同。此两端之教，一贯之道也。然则夫子何以有语上语下之别乎？嗟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语上则下可知矣，为其易悟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语下则上在是矣，为其易知也。天下无二道，圣人宁有二教，学者宁有二学哉？因材而笃，道无彼此也。噫，余独怪夫后之学者，好为异论也，或以显者为粗迹，言行为末节，而置之不讲，或以微者为精妙，性命为奇诀，而切切论之，又有重显而略微者，以言行为当务，以性命为不必讲者。斯二者，皆执一之论也，而道无显微之判也，议拟纷纷，岂非冥见之为累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智。故君子之道，鲜矣。是在人神而明之耳。

世之论学者有曰：“只在未发上用功。发处如何用功？”有曰：“只在发上用功，未发处如何用功？”不知未发即显也，发即微也。夫子曰：“知微知彰。”子思曰：“知微之显”，显微一原，费隐无二也。周子识得此意，曰：“圣人主静，君子慎动”。两端之教，一贯之道，此其尽之矣。

甚矣，泥文之为害也。读书者会其大要而学之斯得矣。如《大学》不曰诚身，而曰修身；不曰明善，而曰格物。《中庸》不曰诚意，而曰诚身；不曰致知，而曰明善。孟子论形色，天性也，不曰尽性而曰践形。其故何哉？盖修身只在格物，格物即修身也。诚身只在明善，明善即诚身也。尽性只在践形，践形即尽性也。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学，孔、鲁、思、孟之理，一也。若体之不至，知之未精，则支离之蔽，多矣。歧路多而路行误也，可不思哉。

感发语

人不困则智术不生，势不穷则德慧不奋。故操心危者智益启，虑患深者慧益增。竦动其心者，每生于时势之拂乱；坚忍其性者，恒由于艰难之备尝。故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者，圣贤皆然也。不然，闲暇无事则心坦而意平，事变无所触则智虑无所启，故忧患者，所以生人之地也。

呜呼！做一节易做，全德难做。狂狷易做，中道难学。贤人易学，圣人难学。群圣固难学，孔子尤难。呜呼！安得见圣如孔子者一裁正耶！

治身病易，治心病难。身病一年可愈，心病百年不除。何也？病痛之在身，唯恐不去。而名利之在心，唯恐或失也。

呜呼！人苦不自知，人若自知，便见己之过，便见己之不至处，乾乾惕惕，不患不到圣人地位。惟不自知，便自己为是，只见人不若己，不见己不若人，如何长进？有过不改，有善不迁，终为半途而废尔。惟圣人能自知，贤人以下皆不尽知也。故曰不知所以裁之。孔子之徒，颜、曾以下皆以狂狷终焉，苟知裁之，皆颜、曾氏矣，及孔子为之裁之，又皆自是自怠，不肯依从。故曰：悦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未如之何也已噫，可以自省自勉矣。

一日村居，睹风景自叹曰：栖荒野，隐茂林，坐泉石，歌清风，饮明月，此隐逸之事也。圣人用世之学，群乎斯人不同鸟兽，在上位则皇皇于救民，在下位则讲学以明其道，不敢自暇自逸，宁肯乐道山林以自老乎？

君子儒，大儒也。小人儒，曲儒也。大儒道大德弘，不规规以守，其事业可大可久；小儒言必信，行必果，矜矜然小人哉！规模狭隘，其何能有为哉！子夏笃信，谨守儒矣，小而未大也。故夫子戒而勉之，至如为己为人之说，则悞矣。

夫贫富相形，人谁有不动心者。而伎求之念多矣，并立而不耻，由能安贫矣。车马轻裘，人有之，谁不吝惜，而借人者寡矣，况敝之无憾乎！由也能共之，可谓公物矣。人有过，则文之。不然，人指其过则怒之，而谁能闻过则喜乎！仲由喜闻过，是诚何心

哉！可谓勇于义矣。故曰：由也升堂矣。由此而进，将不入室乎？日来体之三事，学而未能，况望孔子之圣乎！可以自省矣。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只悔，元吉”，余尝思之，颜渊问仁，子曰：复礼。礼复则仁矣，宁有不善者哉？而夫子曰有不善者，何也？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不善也，知之未尝复行，不行不善也。知不善，常知善也，不行不善，常行善也。此所谓不违仁也。《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复则永复矣，所谓不远复也，不然，有不善则只悔矣。其频复之厉矣，如之何为颜子？世之以不善论颜子者，是以常人之浅见窥之也。

箪瓢陋巷，人见其贫，颜子不自见其贫，安吾常焉而已。夫子知其乐，颜子不自知其乐，顺吾情焉而已。若自知其贫，便不乐矣。子贡之贫，原宪之贫，去乐远矣。尝谓兵，诡道也，圣人不为。及观子钓而不网，则知有正有奇，虽圣人可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固圣人之正也。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攻取之奇也。实而示之以虚，虚而示之以实，应敌之奇也。故孔子曰：“我战则克。”又曰：“好谋而成”，其信然乎！不观诸钓乎？钓必用饵，鱼贪饵而吞钩，人因饵而得鱼，则饵也者，固所以掩鱼之不见钩而见饵而取之也。然则孔子岂欺鱼也哉！盖不饵则必不得鱼，鱼不吞无饵之钩，圣人不能得不饵之鱼，固理也，亦势也，奇兵固可少哉！

圣人之学，无内外，无动静，一真以贯之者也。内而在家，外而在邦，静而独处，动而应人，时时以真心应之，处处以真心遇之，真纯不杂，无欲无营，随时变通，以经以纶，真心所到，无始无终，此圣人之全学也。若此处真，彼处不真，一时真，或时不真，言是而行非，外公而内私，貌清而心汗，居家而不能事父母，敬兄弟，教妻子，是无实德实行；居官而不能修实政，养百姓，禁奸弊，是无实心实政，总之皆无实学也。故真心一纯，百事自效，一有不诚，万事皆虚。故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真焉尽之矣，学者须要识其真心而存之可也。

治百姓有四事，一曰养，二曰教，三曰刑，四曰兵。百姓不养，民失其所，虽教之不改也，虽刑之不从也，故一曰养；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虽严刑以驱之，无益也。故二曰教。既养矣教矣，教之不改，然后从而刑之，可也，故三曰刑。刑者，刑其小者也，世有寇贼、奸宄、夷狄、猾夏者，刑岂足以止之？故加之以兵。兵也者，所以威不轨，安善良，保教养于可从者也，故四曰兵焉。呜呼，不有真心，孰行实政。

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曰：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也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由此言之，入悦圣道，所谓存者，此一时也。出悦纷华，所谓亡去者，此一时也。存则为明德，亡则为昏欲，此理欲消长之机，必然也。若曰俱为明德，俱未尝昏，此庶民必不去，君子不必存，而为恶、纵欲、贪味、无耻者，皆为明德人矣，理安在哉。

圣人之学，只求本心。学不识心，所学何事？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识得此心，即是此仁。则知孔之志仁，孟之存心，所以完人，所以作圣，皆以此耳。此孔孟口诀也，学不知此，终不得其门而入矣。

心敬则存，不敬则放，一念不敬即放也，一言不敬即放也，一事不敬即放也，一动不敬即放也，一时不敬即放也，故君子修己以敬，居处恭，执事敬，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焉，则无不敬矣，则心无不存矣，此君子居敬之道也，圣学之所以成终者也。

天下有急务者二事，生民不得所，边方不得安。生民之苦，守令不得其人也；边方之敝，将领不得其人也。守令有实政则民生自安，将领有实心则边方自宁，苟无责实，良法如之何？得其人哉！呜呼！难矣！

大丈夫立于天地间，只是要明道。见道分明，日造精一，穷可也，达可也，寿可也，夭可也，是天地之完人也。仰不愧，俯不忤，何乐如之！苟不闻道，是幸生苟活，多少愧忤！虽贵为三公，何益也？富有万金，何益也？长有百岁，何益也？适以增罪过而已。

学无实得，如何责人？心非至诚，如何动物？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

孔子曰：古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此明王无敌于天下之道也。他日告子贡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噫，此孔子经济之略也。孔子以后，贤者不达时务，而以谈兵为勇者之事，儒者泥于自守，而以兵为讳言，遂成迂阔之风，竟无补于世务，惜哉！识时务者在俊杰，孔子一人而已。

临民行政，当以实心行实政，不可有为名心。为名行善，虽善亦假也。何谓为名？逞己之长，形人之短，名心也，行一事之善，每每对人言之，名心也。下欲起百姓之欢，而使之知感，名心也。上欲求当道之口，而异其称，扬名心也。闻人之誉而喜，名心也。恐人之毁而避，名心也。人不知而或愠或闷，名心也。悔其以善见黜而灰心焉，名心也。有务实之真心，则百病不生；有为名之俗心，则诸恶四出。诚伪之介，名实系之，可不慎乎？

道在吾身，不俟远求；道在眼前，不待他日。出处进退，莫非行道之时；动静语默，

莫非体道之会；高官卑职，莫非尽道之位；对众独处，莫非求道之功。无往非道，无往非学，道无剩欠，学无姑待，故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圣人无欲，无欲则静，无欲则明，无欲则大，无欲则功，无欲则勇，无欲则诚，人不能然者，欲之累也。故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洗心以退藏于密，则心太虚无物矣。

道贵超悟，学贵真修，汤勤日新，孔学时习，自强不息，乃见天则，不识不知，是为良知。有识有知，尽属人为，一真百真，妄照何出？圣人之心，淡然无欲。故虚明洞达，能应万物，而声色、货利、闻见、技能、功名之类，一切不动其中，真如太虚晴空，万里无云，一清名广大之象而已。

喜怒哀乐，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圣人与入同耳。常人偏倚，圣人发而中节者也。观子说子乐，夫子未尝无喜心，子哭之恸，未尝无哀心。恶子路，恶冉求，未尝无怒心也。子畏于匡，微服过宋，未尝无惧心，乘浮海，居九夷，未尝无忧心。圣人者能致中和者也。

尝观古今人品高下大小偏全，各有不同。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大人能大受而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而不能大受。全德全才固为大用，而一才一艺亦不可弃，要之，各尽其长则均足以成用也。何以征之？长沮桀溺一等人，龙逢比干一等人，晨门仪封一等人，季路冉有一等人，子游子夏一等人，仲弓闵于一等人，晏子子产一等人，伯夷叔齐一等人，柳下惠伊尹一等人，鲁子子思一等人，颜子孟子一等人，汤武一等人，文王一等人，尧舜一等人，大禹一等人，孔子一等人，要之，为圣为贤虽有不同而其为善一也。学力不同，不足为病也。后之学者，举其中未能一人焉，而遽优劣之，多见其不知量矣。

一日静室端居，默而思之，圣人如何人，吾是如何人。圣人量大，吾量狭隘；圣人大才，吾才小而钝；圣人能受污辱，吾不能忍；圣人能员通，吾固执匏瓜；圣人能谦虚，吾犹有自是之心；圣人无求安饱，吾不忘谋食之念；圣人急于救世，吾惟踽踽自守；圣人好学不厌，吾但悠悠苟安；圣人诲人不倦，吾恶恶大严，少矜不能之仁；圣人能耐烦细，吾性简直，不屑琐碎之事。圣自圣，愚自愚，何时而入圣域耶？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

凡人好自洁，则不可以处世。好自高，则不可以同俗。世不处德，无与俗不同，业不成，况世俗变诈机巧万端，自洁者人必污之，自高者人必屈之，故君子依乎中庸。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夫节不可无也，甘则不苦，苦则不甘，甘则通，苦则穷，

原宪之贫，节而苦；颜子之贫，节而甘。甘则乐，苦则不乐，乐则可行，不乐则不可久。苦节而贞，其穷宜矣。孔子未尝无节，而不以节名，又何穷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故季孙周以千钟之粟，直受不辞。卫灵公赐以六万钟之禄，坦然受之。圣人所见者大也，若夫曲谨小廉，区区于一节，屑屑于一介，是匹夫匹妇之谅也，终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故学者当大。

夫动静，一理也。有以对待而言者，有以合一而言者。静专动直，天之动静也。静翕动辟，地之动静也。静虚动直，人之动静也，此相对而言也。静而无静，是为至动，动而无动，是为至静。动亦静，静亦动也，感而遂通，正是寂然不动也。廓然太公，正是物来顺应也。未发之中，即是已发之和也。故圣人主静，未尝非动也。君子慎动，未尝非静也。所谓动静不测谓之神者，乃显微无间者也。

古人常言夏虫疑冰，夫冰出于冬，虫生于夏，寒暑不同时，生聚不相值，如之何不疑？夫冰为虫疑，非冰之罪也，虫疑夫冰，非虫之过也。冰不期虫，虫不识冰，其猜疑者，宜也，势也，亦理也。又何恠乎！孔子遭丧狗之谗，伐木之阨，绝粮之困，而不怨不尤者，其见定也。而况毁谤之加，又何介焉？区区以毁誉为欣戚者，浅亦甚矣。

今有人涉千里之途而造长安者，立下必至之志，肯问路，肯走路，急急忙忙，更不歇脚，唯恐一时延迟，终到不得，虽途间有异景奇观，殊不着意。若使发步虽往而志念不明，一般走路，东看花，西看景，见山且玩，见水且羨，盘桓而进，徐徐而行，不知何日是到长安时也。是人也，所谓半涂而废者也，可不戒哉。

自是之病人皆有之，惟颜子有若无，实若虚，故不敢是己（疑作“己”）而非人。无我也，无我则如太虚之空，万象纷扰，万感激发，任其流行而我无与焉，此便是尧之荡荡难名，舜之巍巍不与也。噫！非真好学不倦者，其孰能至于此？

世之学者以浅陋之识谈性命之奥，以常俗之见窥圣贤之心，未用一日之功，遽曰知道，才闻圣人之论，便曰人非，是犹胡人而断越俗，楚人而笑齐语也，方且不自觉悟，訑訑然曰：予既已知之矣，而视天下人皆莫知也，如是，故同己者喜，异己者斥，则面谀多而直谅远矣。

竞名谋利，可以为能矣，吾不欲也。谈玄学禅，可以为寂矣，吾不愿也。饮酒赋诗，可以为乐矣，吾不为也。杜门谢交，可以为高矣，吾不学也。吾所寻者，颜子之乐耳。尝歌曰：疏食饮水，一簞一瓢，陋巷曲肱，其乐器器，岂其甘贫，养德养身，大体是从，无为小人。

第一人者，圣人也，圣人大矣。轻名利，不足以尽圣人，而入圣之基，必自此始，何也？为其本源洁净也。世岂有本源不洁而可以希圣者？昔程伊川谓谢上蔡曰：打透名利关，便是小歇脚。由此寻向去，不患不到圣贤地位。

圣人一生，只是论学，所学何事，只是志仁。故曰：仁者，人也。圣人志学，只是求全此人而已。

下学上达，孔子之功课；博文约礼，颜子之功课；格物致知，曾子之功课；明善诚身，子思之功课；存心养性，孟子之功课。

建功业，立名节，圣人之所不废也。圣人籍之以成其德，志士因之以成其事者也。男子生而不建功成名，则亦虚生而已。但圣人之功名，无所为而为之也；志士之功名，有所为而为之也，其立心不同耳。功名岂可废哉！使功名而可废也，则饮食男女当废之矣，可乎？不可乎？

詹洞源之成都，余赠之曰：澄清一郡官吏，安养一方子民，不是万分真切，如何透彻阳春。

见道要明，析义要精，守得要定，行得要通。

讲究心性，可以明圣。学博习轻，略可以济时艰，独持风裁，可以挽流俗。清节立朝，可以维世风。

人之一生，譬如走路。有走大路，有走小路，有走正路，有走邪路。寻着头路，则终身不差。寻不着头路，则终身昧昧。冒然而往，忙然而来，营营逐逐，不知百年作何状，成何下落，可不哀哉！

桃仁之仁，即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无欲之心也。枝叶花实，桃仁之生理具在；经纶参赞，赤子之真心原有。桃仁不害，生生不已，自有此枝叶花实，真心不失，生生不息，自有此经纶参赞。不俟收取，不待求外，不用人为，培养将去，生意无穷。所谓学而时习之也。无欲，非圣人乎？不然，明通公溥，非圣人而能若是乎？故灌滋培养者，种桃之事也。勤学好问者，学圣之功也。若指赤子而责其经纶参赞，犹指桃仁而责其枝叶花实也。故无欲者，作圣之本，而志学者，所以立此本也。大人一生学问，亦只充此无欲之心而已矣。故曰：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存则仁矣。此外宁有所谓仁乎？又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不为不欲，非赤子之心乎？无为无欲而天下之道尽矣，此外宁有所为乎？求其放心，即无欲其所不欲。而学问之道，即在此矣。若曰无欲不足以尽仁，无欲不足以尽圣，孟子之言，容有所未

尽乎？

尝思吾人一生精神，莫不各有所用。或用于好名，或用于好利，或用于好色，穷年没齿，一片精神费尽，此其下者，无论矣。又有一等旷达之人，或工于书棋，或工于诗赋，尽一生之精神而用之，又有一等高迈之士，或以气节立身，或以功业成能，精神命脉凝聚奋发，不知其他。要之，人品终身虽清浊不同，其不知学，一也。盖士贵知学，学贵闻道，故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夺其志；自孔子以下，颜、曾、思、孟，何其见之大而辨之早。反之，亟与吁精神一也，用之于善，则心安而德滋；用之于不善，则身危而业败；故术，不可不慎也。

天下国家，元有一个至善的道理，自心意知物，元是一个至善的物件。心意知物，皆身也。天下国家，皆身也。

若曰：去其物欲，方致其良知，则理欲交战于胸中，终身无乐地矣。由此言之，克去己私，复还天理，孔颜作圣之学，断不如此。

宰予昼寝，人之常事也，孔子深责之；子贡方人，品题人物也，孔子裁抑之。如此思而察之，可以知圣人之学矣。

世上有三关，常俗之人皆不能过矣。所谓三关者，名利关、生死关、化育关。人或有打透名利关者，至于死生之际，则动矣；或有能打透生死关者，至于化育之事，则昧矣。故爵禄可辞，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

圣人无欲，贤人有欲，圣人无我，贤人有我。贤人求仁，圣人安仁，仁则无不纯，圣则无不通。仁未必圣，圣无不仁。

性原无方，圣人之行亦无方，学圣人，莫如尽性；求诸性，不求诸圣；性自我出，虽不求合于圣人而所行自无不中道。若比拟圣人，仿佛行迹，求之行事之间，是执柯伐柯也，去道远矣。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即一，一即道，无二理也。夫曾子何以忠恕为一也？夫子曰：忠恕，违道不远，忠恕即道矣。道外无忠恕也。故曰：道不远人。孰谓忠恕非一乎？

子贡以博施为仁，为难能也，非所以为仁也。孔子教之己立立人，已达达人，此为仁之方，取譬之道也。能于此，近取诸身，仁在是矣，不必博施也。必以博施为仁，势必不能博矣。将终不得为仁乎！故尧舜以为病也。所谓譬者，乃罕譬而喻之，譬非如注下之谓也，不然，人物感接，费许多打算，何其劳扰烦难，与博施之病一也？岂为易简

之学，除却立达一节，无求仁之方矣。

圣人之学，只在明道。道不明，则德不立。德不立，则化不行。化不行，则业不着。汨没一生，终与草木同腐而已，何益于身，何补于世哉？此古人所以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谓之见世，则其德业光辉，岂隐者流哉？

有切磋琢磨之功，然后有金锡圭璧之美。不能切磋，不受琢磨，而欲成金玉之章者，必无也。故金不鍛不精，玉不琢不美，虽圣人亦然。谁曰生知者无学问之功哉？

孔子不怨不尤，颜子不爱不求，其学同其心，一也。孔子不求富，颜子不忧贫，其见大，其乐一也。孔子不为匏瓜，孟子不为丘矧，皆不已甚者也。惟不匏瓜，故周流天下而不为狗，惟不丘矧，故历聘列国而不以为枉。观阳货之馈，受之；诸侯之赐，受之；可谓能权者矣。

颜子之心，湛然无欲，故不迁不二，真乐自足，故不爱不求。文王无然歆羨，无然畔援，在是矣。

颜子不爱不求，非礼勿动，所谓人有不为也。而为邦一问，四代礼乐，其事至于放郑声远佞人，何其有为耶？当其问不能问寡，渊渊默然，若无能者，所谓如愚，所谓默而识之也，若夫皎皎聪照，似有才者，及其归着，相去远矣。故君子务实胜，不求名胜。

伊尹之志，颜子之学，一也。周子分而言之，可哉？恐人一于为人而无颜子之学，一于为己而无伊尹之志耳。虽然，伊尹耕莘野而乐尧舜之道，即颜子之学也；颜子在陋巷而乐孔子之道，即伊尹之志也。进则救民，退则修己，一道也。故曰，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孟子之论尤善。

思虑意念万感起于视听，运用谋猷万化出于聪明。故曰明作哲，聪作谋，惟天聪明，惟圣时究，圣人天聪明之尽者也。君子之出处，不必求合于古人。顾当下事机何如耳。相时度势，审己量力，可为则为之，可处则处之，不比拟于往迹，不摸征于圣贤，事不同而理同，迹不一而心一，如是而已矣。若曰某人长吾，亦长，某人短吾，亦短，步步趋趋，如缘木而循轨，拟迹而投足，所谓皮肤之学也，其去自得远，此谓之假道学。

为学须要公平，观理而撤户牖之小，严静持身，而戒防范之逾，周密而非发于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

问静中常用存养。日说得有病，一动一静，无时不养，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

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

心只是一个心，非是以一个心治一个心。所谓存，所谓收，只是唤醒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要须养得此心，虚明专精，使道理从里面流出，便好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余读大学古义，李公谓身即本也，修身即知本也，知本即知止也。余赞之曰：物有天则身有至善，修身焉尽之矣，知本即知止，又何言乎。李公得之矣。

甲申三月，余访王泓阳于沙镇村庄壁间书刺《洪范》一篇，泓阳子问余曰：“《洪范》何为要？”曰：“建用皇极为要。”“何以建极？”曰：“敬用五事尽之矣。在天有五行，凡生成化育，皆五行妙用。在人有五事，凡经世大法，皆五事作用。五事诚敬，则皇极建矣。故《中庸》，九经之道，始乎修身；《大学》，治平之要，修身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敬用五事，非《洪范》之大要乎？”

尝思之，才一也，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君子之才能为善，小人之才能为恶。君子有才以成其美，小人有才以济其欲。岂天之降才尔殊哉？君子用之于善，小人用之于不善耳。人而无才，虽不足以为善，亦不至于奸恶。故小人之有才，不若愚夫之无才也。

所谓真者，诚也。诚则明矣，不明不诚耳，不诚不真耳，故毋自欺者，诚也。诚则无事矣。非礼勿视听言动，毋自欺也。复礼者，为仁也。此慎独之学也。曾子之诚，颜子之仁，一而已矣。孔子心传只此。

狂者，乐于放达，而难于检束。狷者，谨于固守，而难于开阔。狷者廓而大之，变而通之；狂者，虚而实之，大而精之，则中庸之道矣。有志于学者，独行无友，故其所为非贤知之过，则愚不肖之不及也。学之不讲故也。是以孔子忧之。

孟子尝曰：告子不动心。余以告子未尝不动心，何也？杞柳变而为湍水，湍水变而为生性，生性变而为仁。内之说义，外之论若告子者，固因孟子之言而自有不安于心者，是以屡觉而屡变也。如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则将固执其说而莫之变矣。何以始为无仁之言，终为仁内之说耶？由此观之，心，活物也，谁能强制之。

颜子屡空，何谓也？曰无欲也。颜子不迁怒，不二过，不爱富，不慕贵，不求安饱，不忧箪瓢，湛然廓然，造物同游，与天地同流，用行舍藏，付之大化，消息盈虚，与时偕行，此乐天知命，安土敦仁之境也，何以哉？忧道不忧贫也。

诚则明者，诚即明也。明则诚者，明即诚也。诚而不明，非诚也，愚也，明而不诚，

非明也，诈也。孔子曰：不逆诈，不忆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子思亦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周子曰：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其诚明之说乎？噫！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非孔子，其孰能之。

学不精明故逢几不当。逢几不当故悔吝多咎。故震无咎者，存乎悔，忧悔吝者，存乎介。咎而悔，悔而忧，忧而介，则可以无咎无悔矣，有咎而不悔，虽忧而不介，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随职尽分者，臣事之常变。通经济者，臣道之大。持廉不苟者，人臣之本分，明作有为者，人臣之妙用。建功立业者，一世之事业。继往开来者，万世之事功。其终身人品大小见矣，故术不可不慎也。

孟子去齐，道不行矣。天下之民，终不安矣。人情到此，诚有不豫色者，不豫亦天理也。非动心也。非怨天也，非尤人也，不豫何损乎？孟子乃不直言不豫意，而曰：吾何为不豫？言之是矣。而若不自觉其状者，吾以为过矣。天何人也，乃欲平治，不欲平治耶？其自解之意与？

学之不精，故逢机不当，故精意所以入神也。神无方，而易无体。《中庸》不可能也。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其知几乎？故学，然后精。精则明，明则神，神则应而妙，故时措之宜矣。研几之口，不可一息忽也，时思之。物不坚何以试磨，磨则磷矣。物不白何以试涅，涅则缁矣。磨而不磷，乃为至坚。涅而不缁，乃为至白。必如是，而后可以处流俗，入群萃，大而转移世道，否则不失自守。故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圣学只是无欲声色货利，常人之欲，意必固我。贤人之欲，欲学圣人。必先寡其声色货利之欲而后化其意必固我之欲，则圣可学而至矣。然则圣人岂屏声色，绝货利，不在人世哉？不迹声色，不殖货利，则声色货利莫非天性妙用也。故声色货利，发而中节，则为圣人；有所偏向，则为常人，公私理欲之间而已。伯夷、柳下惠固无声色货利之好矣，然或偏于清或偏于和，犹不能无意心，固我之累。至于孔子，无可无不可，则广大与天地配，变通与四时同，如太虚晴空，万象包罗，未尝无物而未尝有物也，故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此孔子之所谓无欲乎？噫！颜孟以后，入此境者，鲜矣。

人无真志，无实学，接人应物固谨慎，暗室屋漏遂口肆见大宾，固庄敬对妻子，遂

褻狎谈义。利固毅口遇利害遂怯馁，或色厉而内荏，言清而行浊，故曰：难乎有恒矣。此夫子所以叹也。可不勉哉！

寂然不动，无思之主宰也。感而遂通，无为之流行也。无时不寂，无时不感，并致而德不孤。

颜子能竭才明道，欠发愤。

无动之动，其动也天。无觉之觉，其觉也神。

曾子受季孙之箠，学至于可与权。

九思者，对景融心，格物致知之学也。

终日无一事，而未尝无事。终日无一念，而未尝无念。孟子见知中之照，而未透心体之明，不免以知为明，明道透心体之明而未剖意中之照，未免以意为心。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之学也。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之学也。

人心之危，命也。能研诸虑，则危者安矣。道心□□□也。能悦诸心，则微者显矣。显诸仁，藏诸用，圣学无余蕴也，孟子之学，寂感皆心也，无复所谓诚意，理气皆性也，无复所谓至命。

原宪之贫，过于颜子，而颜子之贤，过于原宪。何也？原宪不知颜子之乐故终身苦过一生，颜子不为原宪之苦，故终身乐而忘贫。故人不可不寻颜子乐处。大哉乐乎！千载之下，谁能识之。

荷叶赖泥而生，不染于泥；资水而长，不落于水，君子处流俗之中，不混同乎流俗。

正大光明者，贤人之学也。圆融通变者，圣人之学也。

坐林泉，对茂树，舞清风，歌明月，隐逸之乐也。非孔颜之乐也。孔颜之乐，不以贫贱而损，不以富贵而加，不以烦难而扰，不以幽闲而快，一有便安之念，远道甚矣。

大抵孔孟之后学者，各得其资之所近，成就一段贤人之学，而闻道者少。盖天下之道，无方所，无穷尽，四通八达，贯人物，极细微，何处不有？所贵乎人者，在学以聚之、问以辨之，以会其全耳。然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智谓之知。狂者见其大，狷者见其小，或一偏而不全，或固执而不通，因一以匏瓜自守，竟以此终焉者，多矣。噫！立行易，明道难。希贤易，学圣难。所以然者，只是不好学耳。

读书闲语

荀子曰：禹入圣域而未优。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杨子曰：“颜子未达一间，禹恶旨酒，拜善言，惜寸阴，孰谓禹入圣域而未优乎？”武王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津一举，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孰谓武王非圣人乎？孔子好学，颜子亦好学。孔子乐在其中，颜子不改其乐。用行舍藏，与圣人同，孰谓回也而未达一间乎？为此言者多见其不知量也，故白之。

孔子系易曰：通变之谓事。又曰：通变者，趋时者也。夫事不通变，何以为事。执方守固，未免胶柱鼓瑟，因噎废食，所谓匏瓜士也。非时中之道也。故学必变通，所以趋时。孔子，圣之时，深于易，得之，故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苦节之贞，其道穷矣。人不可不学易，不学无术。

生生之谓易，天道也。通变之谓事，圣人也。

变通趋时，圣人事；执方守株，贤人事。

不屑不洁，狷也。如局量褊浅，规模狭隘，何以得到中行。困而学之，勉强而行之，廓其识，破其愚，大其量，不自以为是，而常见已过，有过则改，见善则迁，若去痼疾，而攻治之一毫不容少缓，其庶几乎？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圣人不养万民而养贤人，此圣人之急先务也。养贤以及民，乃所以大养万民也。故曰：尧舜之仁，不偏爱人，急亲贤也。三代以还，贤者未必养，养者未必贤，而欲万民得所也，难哉！

古之人臣，为国谋，不为家谋，其视民也如赤子。后之人臣，为身谋，不为国谋，其视民也如草芥。

文王视民如伤，武王若保赤子，爱民何其切而亲民何其至也！此民所以怙之如父，冒之如天也。

有道而能下人，非圣人其孰能之。尧舜舍己从人，禹闻善言则拜，成汤用人惟己，文王望道未见，武王户牖箴铭，周公吐哺握髮，孔子好学不厌，颜子有若无实若虚，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皆能下人者，此所以心益虚而善益积也，非有道之士乎？

勤曾子之三省则一自得，竭颜子之四勿则仁不违。

自古有志之士，敢于任事者，每径情直行，而伤同类。当事不能忍者，恒至激烈奋

发，不顾身而速败，多狷介者。洁己而污人，有才者矜己而卑人，皆问学之未至而涵养之未纯也。

古之君子，有隐者，有医卜者，有佣工者，有饭牛者，有耦耕者，有荷簞者，有荷条者，皆所谓贤人也，甘心穷饥，不求闻达，视世之营营逐逐者，大径庭矣。以孔子言之，犹谓之匏瓜，何也？执方而不知通也，故曰：“果哉！未之难矣！”又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此孔子之所以大也。

村居闲语

圣人行无辙迹，贤人循途守辙。盖圣人随时变易以从道，不避嫌疑，不存行迹，不计人议论，只求当下适中协义而已，所谓求诸己，不为人者，此也。贤人则案绳墨，循规矩，树我藩篱，避嫌畏讥，惴惴焉惟形迹之计较，以此进修，终不可以入尧舜之道。所谓小人儒者，此也。故曰：“言必信，行必果，硠硠然小人哉！”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大小见之矣。

人之学术不同，故所见所处亦异。沮溺之徒主避人，不见人者。太公伯夷之贤不求人，亦不避人者。孔孟之圣未尝求人，未尝不求人，未尝避人，未尝不避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者也。孔孟时中之道也，外此则意必固，我非时措之宜也。故曰：“学贵大成，不贵小用。”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先儒谓“语默，犹昼夜。昼夜犹死生，死生犹古今消息。”余尝思之，而未得也。一日悟之，道无昼夜，无非昼夜，道无死生，无非死生。冬夜之长，与冬日之短，何异？夏日之长，与夏夜之短，何殊？长者不为多，不为重。短者不为少，不为轻。长者何可羨而短者何可恶也。冬夏，时也；昼夜，运也；长短，气也：一也。死生犹昼夜也，人之寿即昼夜之长也，人之夭即昼夜之短也，莫非命也，莫非道也。夭与寿，无二也。故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精状、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观昼夜则知死生矣，观死生则知鬼神矣，而天道人事、古今消息、动静语默，一而已矣。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贵乎人者，闻道而已，立命而已。孟子之立命，即孔子之闻道也。苟能以此修身，则朝夕可也，夭寿可也，死生可也。俟其自来，而我无容心也，一天道之昼夜短长，而人莫之觉也，又何置欣戚于其间？由此观之，则凡世之富贫、贵贱、得失、利害、荣辱、毁誉，是亦夭寿之类也。是亦昼夜之类也，又何足以动其心也哉！孔曰死生，孟曰夭寿，举其重者而极言之耳。

尝观孔子之道与群圣不同，无道则隐，而出终载贄，蒲人方盟而遽尔适卫，佛脸（？不详）欲往而临河遂返，万人必往而微服过宋。南子可见，阳货可往，进退当节与时偕行，所谓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者，此也。所谓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者，此也。所谓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者，此也。观孟子愿学可知矣。何者？季桓子遂昭而

立定，贼臣也。在他人则捐身以远之矣。在伯夷则望望然去之矣。肯与之同朝并立乎？其羞愧莫当矣。而孔子则仕之终岁，与处，言色如故，若不知有奸恶之罪者。孔子岂无耻者哉？出公輒不父其父而弥其祖，晋人纳贖而石曼姑，围戚拒父之罪，上通于天矣，凡有义气者，鲜不奋，不顾身以正之矣。而孔子仕之以就其养，区区公养，顾足以縻君子之身哉。大圣如孔子，岂为其口实计哉。要必有道存焉，将欲化不孝而为孝子也，形迹招议，孔子不惜也。孟子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者，此也。故曰：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若夫伯夷之清，下惠之和，闵之行，由之果，人皆得而知之矣。以其行有辙迹，循辙可知耳。圣人行无辙迹，不可得而知也。良知无知，孔子其圣之时乎？下此者，正所谓中庸，不可能也。

疏食饮水，圣人乐之。精食细脍，圣人不厌。曲肱可枕，而狐貉以居，车马可受，而万钟不辞，五秉可惜，而九百母辞，圣人之道不远于人情。饮食衣服，辞受取与，一素位而行，无可无不可也。

大凡人有才能则欲自挟以表见于世，一有不效，必怏怏然，放不下，疾世之不用，志之不伸，常忿忿然，抱不平之气，其心闷闷，每遇人前，则往往说己之长，道人之短，不尽其所有不已，薄亦甚矣。岂非所谓浅丈夫耶。若闻大道，则聪明睿智，守之以愚，才高天下，守之以谦，功被万世，守之以让，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若太虚浮云，往来自若，何尝有物以滞此中哉。此之谓大器，所以大受也。斗筲之器，乌足以知此。

人尝有言：习俗之移人，虽贤者不能免。在上位者，眼中常见自家个大官，持以尊重，不能脱世套。在下位者，眼中常见人家个大官，终日奔走，不能超世情所急者，势利所缓者，道义是诚何心哉。孔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虽曰不利，吾不信也。”噫，此知德之所鲜也，不可不猛省矣，不然，同流合污，终身无出头地时，思之，时勉之。

附诸名公撰文

明奉训大夫尚宝寺少卿我疆孟先生墓志铭

东鲁仁贤，彬彬矣。力承正学，我疆孟公其最也。公在，同志依公，如鱼之于水；公亡，同志悲公，如岳之摧峰。斯岂偶然者哉？中州孟君叔龙与予，于公最契，叔龙业已状公，谓予当铭，予不敢辞。

公讳秋，字子成，世居茌平，学者称为我疆先生。自幼凝重端淳，读诗书，即通大意，不为训诂所束缚。里有宏山先生者，夙志阳明学，公愤而受学，己巳恩贡，入太学。庚午，中京围。辛未成进士，授昌黎令，黎疲而残于兵，公一意和惠煦育，兴条编，筑城堡，振文教，收孤独，皆德政遗意。初人或谓其迂，久而曰：“公固大儒也。”上下交相信慕，升大理评事。公悉心平反，贤声大着。会山海关部司缺人，柄臣遴公往，特颁勅，许公便宜行事。公至，因缘为奸利者屏迹，而先是溺其职者，遂以蜚语伤公，公被计，当调，不赴。乞致仕归。公之归也，与妻、孺人共驾一牛车，旁观者掩口笑曰：“昔镇是者，黄金满载，身名俱享，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廉吏安可为也？”公怡然归，陋巷箪瓢，若将终焉。会时政更新，起刑部主事，积升尚宝司少卿，卒。公之在都门也，一以会友兴学为事，所论学诸书，具予刺《我疆集》中，其最要者，谓“心非血肉之谓”，谓“未发非离已发”，谓“孔门学，惟志仁，不论克己”，谓“惟了自己，即是圣人”，皆上副先儒宗传，无论世士，色取行违者，不敢望公一尘，即号大儒，履绳蹈矩，而以意念为实，得力地者，敢望公涯涘哉！公最留心国家事世，或以儒病公，使得竟公所为，世必享真儒之效，而公位不称施知公之深，人人扼腕，虽然，孔孟大圣大贤，亦未得竟其志，然其学照映宇宙，孔孟固未尝亡也。人心不死，公之学固自有，在天之所以用公，在彼不在此。公生卒年月及子嗣，具孟君状中，不具载。铭曰：嗟彼世儒，意念自持，生灭逦续，影响支离于烁，先生能自得师天聪天明，廓然无知，身有准绳，行无瑕疵，政追上古，黎民遐思。未竟厥志，斯文在兹。圣学有的，示我铭辞。

吉水邹元标撰

明尚宾司少卿我疆孟先生墓表

今学士大夫言圣贤之学者，皆曰：齐鲁复有孟子，盖谓我疆先生。云先生讳秋，字子成，号我疆，世为山东茌平人。上世有讳通者，徙居安平镇。通生凤，凤生先生。先生生而有大志，慧识过人。读书通大义，里师授《毛经》，至桑间濮上，弃去不竟学闻。其邑宏山张公为阳明家言，执弟子礼，问业，学《尚书》，得明目达聪语，洒然有悟，发愤下帷，谢绝一切。即家徒壁立，宴如也。会安成邹公善督学山东，太平周公怡金臬事，讲学贡院，得先生，大奇之，曰：“孟生固自超也。”弃诸生首，自以为得先生晚。庚午，举顺天。辛未，成进士。先生虽早贵，绝不以气色临人。居京师，不与流辈伍，独交欢孟公化鲤。既得昌黎令，下车问疾苦，口以不父母吾民者有如日。会昌黎边邑驿传、徭役、粮马、鞭甲，繁兴，一切为民更始为之。器械以备之，警逻以候之，城池以御之。徭役则省，猾吏则诘，异材则拔，幽隐则察，公署簧宫则修，掣二百年夙弊，一旦苗耨而髮栉之，社稷之利也。父老胥相庆曰：吾邑俟其，斯古之循良也与哉。其得民之深，有如此。暇则进诸生三十余人，讲良知学，自以俸余，馆谷不费县官钱，谓昌黎为乡先正，刺韩文以示诸生。先生心如太虚，视世界浮云，毫无芥蒂，虽居边圉繁邑，未尝一日掇讲，与诸生盟，必先行而后文，制外以兼内，讲肄以端其习，考覆以程其规，标的以大其业，宏博以邃其思，抑扬以厉其志，金玉以宣其情，夏楚以鼓其气。久之，士恍然若失也，勃然而变己，翕然而从，翻然而革。先生忻忻曰：“吾教行矣！”又惇惇与民休息，即不为巧宦，犹不失令名。诸台荐以十数上，仅得大理评。去之日，父老立留遮道，时有鹿銜先生裾，亦若有恋恋者。父老为树碑以识不忘。寻从祀名宦，先生小试于邑，邑皆弦歌也。署廷尉两载，以廷尉，天下平讞狱惟允。赠父如其官，母孺人，先生荣及先世矣。乙卯，转职方，领山海关，是时关政久弛，妙简才望者往奏给。特敕盖异数也。先生至岩，讥察裁供，应竟为其司官忌。萋菲而巧诋之。辛巳，以考功令调外，众论哗然。先生无愠色。乃乞休归，时复过昌黎，昌黎士人执礼愈恭，使非有盛德入人，安能如是耶？渡派江作歌，唏嘘与士人别，泣数行下，抵家，卜筑家南二十里许，徜徉其间，有终焉之志。日课子，若徒博刺群籍，剖难析疑，侧弁而吟曰：“长林丰草，吾以适吾适也。”自是，先生道益尊矣，贤士大夫道安平，式庐诣谒，干旄相望。或依

依数日不能去。甲申，以直指黄公荐起刑部主事，寻升员外郎。丙戌，迁尚宝丞，公余即聚阳和诸公，究竟理道，殆无虚日，缙绅先生以一领警咳为快。己丑，升本司少卿。浹旬而卒。呜呼伤哉！先生笃学力行，苦节清修，以名儒特闻，以廉吏令终。治县，县治，治狱，狱理，司马，马蕃，司刑，刑清，司玺，玺慎，投之所向，恢恢乎游刃而解。然本之所由来久矣。夫先生之学，本之以治心，其绪余以治天下国家。先生事业，炳当时，盖其学之绪余也。先是，先生奉命衡府，便道里舍，抚台李公过先生于家，凡三宿梵寺，订明儒经翼。是时，年以六十矣，而神益王，时时诵孔孟书，不少衰。间得圣贤片言只字，有契于心，随笔之，以示后人。当昌黎入，覲时为耿侗先生郑重其论，心曰心体，本自澄澈。一克于己，便生翳障，盖真如的的，一齐现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复而后言仁，则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究耶？谓颜子合下便是复礼，其不以血肉视心，以灵源视心，先生之学，粹矣。孟公化鲤，称其河流为澹，衡度为平，庶几知先生者哉！所著有二明一脉，明儒经翼战国策略。昌黎文选行于世。先生以五日生，后赠评事，以是日卒，故终身于是日不为燕集。乃孺子慕也。事其兄，友爱笃至。虽老且贵，若不敢雁行进者。享年六十五，卒之日，不及殓。伤哉贫也！友人为治棺具，具斯为清白吏，与不佞观风齐鲁，得先生遗行，文诸丽牲之石，表之曰：有明儒宗我疆孟先生之墓。

就李姚思仁撰

我疆孟先生传

我明隆万间有真儒曰我疆先生，名秋，字子成，姓孟氏。由山东茌平人徙居安平镇，生而高朗清贞，专意圣学。嘉靖乙巳年二十一，闻其邑宏山张先生讲王文成致良知而大悦，如是偕赵暹辈，执弟子礼。隆庆己巳，膺恩选。是时督学为安成邹颖泉善，而太平周讷溪怡亦金宪，东土两公讲学贡院，先生虽诸生，多所问辩，且发明天地万物一体甚透，两公称其不凡，既入太学，鼓集天下士，讲天仙庵，是年，鲤亦游太学，一见先生，遂契合，而先生学日益进。尝曰道须卓悟，学贵真修。明年庚午，举顺天乡荐。先是春月，囊橐垂罄，或馈之金，或馈之粟帛，皆不受，独不拒鲤。曰我与君契合，不足且向君索之，而取予不苟，亦可槩见。辛未成进士，授昌黎知县。昌黎甫经虏大创，为之极力拊摩，所厝施皆保障百年，不为一时苟且之计。疮痍渐瘳，逋民胡聚良等千百余家，皆闻风还业。尝行部见育者废疾无依者，惻然收养之。邻封至则寓书其尹为之养。有谓

迂者，正色曰我非渠父母邪？六载政务，实不求人知而又不阿事上官，其转也，仅得廷评政事。入京有书帕，先生独无。且前在昌黎，两入覲皆无于是峻郤馈遗惟留情平反。暇则集所知谈学灵济宫，虽以是见嫉于人，然名亦以是丕着。己卯，改职方主事，管山海关。时法久颓，秉政者简才守者，得先生以往。且奏给特勅，盖前此未有也。至则榜禁城社胥史，关政肃然。先是关民出入夹带逋成为利藪，至是讥察有法，輒造飞语，又先管关者，尝取辽商逾限列赎缓时缩职方篆衙先生形已也间谒政府进冷语曰，山海须一郎中往政丹笑曰：在人岂在官，有如郎中啮竽缩胸奚殊主事乎，虽未是其言然巧诋之矣。辛巳京察，卒以诋当外调，众哗然不平，先生不少芥蒂。或讽之揭白宰执，则曰吾不逢人以弭谤。亦不申揭以白心，听其所止而休焉。其不可乎。候代至七阅月，关政肃然，识者叹服。是年遂乞致仕。既还里，日端坐家南草堂，阅览古今，多所著述。且对时题咏，洒然而乐，有曾瑟颜琴意趣。详具里居稿理学辩疑及村居杂咏。繇是名日益著，士夫夫道安平者，必求一见为快，甚至依依数日不忍去，而先生且绝意仕进矣。甲申抚按疏荐，其冬起刑部主事，乙酉如京，刑部号闲曹，而先生又不为一切征逐杯酒殷勤之欢，日惟撻户力学，滋滋不倦。京师故有会，然多作辍，得先生，人人兴起，亦人人愿交先生，先生亦斯道自任，接引惓惓。官仅六品，而百僚仰若山斗。虽无多政事可书，然嘿淑上下稗风化者不浅，人咸谓东鲁复有孟子焉。丙戌，转员外郎，九月改尚书丞。丁亥春，使衡藩。便道入里。抚台李公戴访及安平对谈白宿寺凡三日，且请编削明儒经翼，劄劄以传。戊子还京，再取孔孟书读之，随契随笔，名曰读书管见。生平好学，一息不懈，其言曰自古圣人勤学好问，宁肯闲过，斯其所自体验乎。越明年己丑，转本司少卿。春三月五日，卒。先生自弱冠从师至盖棺如一日，其力行斯道，若饥之于食，寒之于衣，期精诣而自得。其仕也，举世尚同，独出手眼，非有遁世不见是而无闷之德，欲以声音笑貌为之能乎？以故历官十九年，萧然若寒士。其与人游也，河流为澹，衡度为平，不令人嫉，亦不令人誉。誉之不加喜，嫉之则反修而无愠。其貌魁梧，举动端肃，见者起敬。当昌黎入覲，旅见楚侗耿公，公独抗手留先生，曰君何气象之出群乎！扣其学，因与定交。其为诗文，阐释心得，不事击悦镂雕。凡所著述，必有发明。其论心也，曰无方无体，凡耳目视听一切应感，皆心也，指腔内为言者，是血肉之躯，非灵莹之天君矣。其论未发之中不外发而中节之和，曰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时，地道曾有一刻不应时，人心曾有一刻无事时，一刻无事是稿灭也。故时时必有事，亦时时未发，未发云者发而无发之谓，非可以有感无感论也。其论圣学正脉只在志仁，孔子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初何

尝以改过为入门正路？克己复礼自宋大儒皆以去欲还理为解，先生曰若是则原子克伐怨欲孔子何又不于其仁耶？盖孔颜之学，合下便在复礼上用工，所谓源洁流清也。故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尝答人论学书云，道之不明久矣，自孔孟没而性善之吉日晦，入圣无门，人是其见，虽尽力洗涤，不过终身盘桓在改过迁善之间，就其所造，仅以儒贤而止，皆由去欲还理之说悞之也。人无穷，终身去欲终身多欲，劳苦烦难，不知何日是清静宁一时耶？来书云有病不得不服药，是也。

有人于此，养其元气，保其四肢，耳目聪明，血气和平，虽有风寒暑湿不得入，不然而徒求之药剂，则因药发病，终身病夫而已，非善养身者也。来书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贼，此可就家有私积者言耳。愚意不然。布帛可以足衣，菽粟可以足食，家无长物吾且高枕而卧，盗贼自不吾扰，又何用未来则防既来则逐之乎？此两喻者，志仁之说，无欲之证也。其所论造多近世儒者所未及。鲤交先生二十年，先生言行皆鲤亲所睹记。于乎，世之知先生者多矣，然未之深知也。着其论心论未发，论圣学正脉，微见其槩。俟后之君子以览观焉。或曰山东自孔孟没且二千年，传经砥节代不乏人，若乃真修卓悟如宣尼所谓闻道者，其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

新安孟化鲤撰

祭孟我疆先生文

于乎！道在今古，待人而明，而贤圣相继，则常有绝而复兴。慨洙泗濂洛既远，世之学士遂失其宗，趋步者近迂，训诂者多俗，而妙解者又闯入于佛乘，人是其见，谁能默契肯綮而得不传之精。于惟先生，间气攸钟，宏志卓识，环意琦行，学深鄙乎独善，道必期于大成。书非正学不览，言非正论不腾，礼不妄有所及，人不泛与之朋。苟有可观，即闾巷所不弃，苟无可取，虽贵要其弗称。处纹冕若固有，值阨抑其无悻。遭蔑污而不辨，富溷浊而罔同。璧立万仞，百析愈劬。一介不苟，千驷弗惊。仕宦十有九载，萧然其若寒生。望之乔狱者，气象端凝也。即之冬日者，颜色粹充也。议治道凿凿有据，福宗社而泽黎甿。谈名理亹亹不倦，阐千圣而肇群家。论心则嗤血肉非是，论未发则曰中节为中，谓志仁无恶乃作圣之准绳，谓克己复礼岂去欲之憧憧。若后儒之为说，诘孔颜之嫡宗？著述甚富，阐释殊宏，匪迂匪俗，妙解胥贞。契圣学之心印，陋末世之说。铃不如者，谓先生为唐之景倩，为汉之祖荣。拟澹泊于阙道，羨风流于渊明。其知者，

谓先生匹孔门之狷，扇舞雩之风。远可方夫广川，近足媲乎石翁。抑岂知先生之未易及者，孜孜矻矻，终身斯道，更有在乎道脉之正。昔者孔子之学，独博文约礼秋阳江汉为入其宫，若孟氏之集义，实无忝于颜曾。无欲定性，宋有周程，既绝复续，曰惟阳明。及如洛阳西川先师与先生之师宏山张翁，虽皆私淑新建，而实各得斯道于遗经。纶先生之所造，由师授而愈融，繫力践与卓悟，诞道岸之先登。非阿私其所好，洵千载之公评。化鲤不敏，燕市班荆。廿载道义，相与有成。虽聚散不一，而规厉时通，一真自信，先生无爽，二孟喧颂，鲤忝并称。将期木铎大振，宁意泰山忽倾？而今而后，箴砭谁凭？于乎！荏之山，犹嶙峋其上峙乎！而先生胡以独陨其形？河之水，犹泓济其北注乎！而先生胡以遽秘其灵。傅先生行状，先生遗稿，以觉后学于无己。肯使之一旦其露零，欲往一哭，莹疚在躬，临风寄奠，写我哀衷。言不尽意，先生有灵。又跋尤孟二先生真笔卷明典理学彬彬，而王文成之阐明大著。致良知一语，直接道脉，即以愚夫，一提无不领略。其工夫，则虽圣人有终身用之不能穷者。而海内多宗之，乃真切为己，有功文成，则河南吾师西川尤先生与山东我疆孟公焉。孟公得之其邑张宏山，后觉宏山得之豫章徐波石樾。尤先生得之泰和刘晴川，魁晴川波石得之文成。溯厥源流，亦自有本，而所得于体验者为多。以故南北学者举未能或之先。称我疆者邹南阜，而张阳和则谓尤先生善文成而救其末流之弊，为二程后一人。两公者盖世人豪，而所称诩若此，岂溢词哉！观其漫笔，罔非为已，览斯卷者，傥亦尚论其世乎！

孟叔龙撰

孔部题谥典疏

尚宝司少卿孟秋，清贞孤介，动止矩矱。其绝僨遗，即一介不取与，仆赁饔飧之资不给，晏如也。以圣贤之学自任，善谈名理。为昌黎令，视民如子。条教皆用古人格言，百姓向化。尝以兵部主事管山海关，江陵相谓之曰官清是好，但不可讲学。秋应之曰，惟讲学方能做官。江陵恶之。公至关，凡因缘为奸利者屏迹，而前是溺职者中以蜚语，遂乞致仕去。与妻同载一牛车，旁观者指曰，彼秣载而归者，身名俱泰，清苦如此，不安其官，廉吏安可为也？屏居田间，茅屋数椽，不蔽风雨。海内名流如邓一讚邹元标诸人，皆造其庐，讲学累日，惟食蔬果脱粟饭。江陵罢相，起用，官至尚宝司少卿，卒。所谓大冬严寒，百草俱萎，而松柏独秀者乎！以上详载各官书册，应谥。

名公评附

许敬庵曰过张秋访孟我疆之庐，盈丈之地，瓦屋数椽，其旁有茅舍倍之。此风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邹南皋与友人书，我疆兄之学，弟窃谓北方之学未能或之先。在南方之学，亦莫有过之者。老兄不妨细细切磋，他日知弟言不虚也。邹南皋寄先生诗，北海孟夫子，风流迥不群，经纶齐董贾，著述拟河汾。玉树曾夫子，风流迥不群，经纶齐董贾，著述拟河汾。玉树曾频梦，尺书久未闻，翩翩南鹰至，何日慰停云。王泓阳与友人书，打破贫富贵贱念头，便是超然向上辈人。吾乡孟我疆，当今独称名儒，以能甘心穷约，不堕世情窠臼耳。仆自失此良朋，便觉胸中相战，不能自克。

祭孟先生文

呜呼吾兄，邹鲁纯儒。吾方堕于言诠，而兄示之心体。吾方迷于万感，而兄归之同途。攻吾之过也，若其身有。服人之善也，如己所无。其清操雅尚，远识宏图，二十年游宦，而妻无重裙。块然一室，而虑周乎光天海隅。道足以安天下，而置之符曹清散。心常友夫千古，而年仅六十有余。岂斯文之不幸耶，而吾兄竟止斯乎。呜呼！君子存亡，关乎世道，死生旦夜，尔何足为兄悲。吾党其衰矣，则深为兄悼。奠牲帛以陈辞，望山河而引吊。望忠告兮无繇，永不复亲兮色笑。呜呼哀哉！尚飨。

吕坤撰

我疆集后序

今寰内称谭学真切明著，则我疆先生其表表云。曩愚庚辰访先生，得读其稿于山海关，客岁先生起官过河西，愚复得读治平安边诸策，比入京又得读里居稿，已复尽取先生生平之作读之，其曰理学辨疑。盖惧邹鲁微言，浸解浸远，而直指宗旨也。其曰政事要略，盖悯苍赤重困，因病立方而力救未流也。至答人诸柬，及所为曰诗，曰文皆发挥道要，写吾真机，而匪以文也。愚因为订次之，喟然曰兹不可传乎！适邹君尔瞻氏，谓先生一代醇儒，其言可传，约愚共为锺梓。愚观先生，以真醇高朗之资，专意圣人之学，体验日久，操存日熟，履践日笃，性灵日彻。其问学渊源，论议通透，与清介之操，经纶之豫，邹君之序备矣。愚请得以阐其心。盖昔者孔孟思以斯道易天下，顾独不得一遇，而济世救民之心，皇皇汲汲，一日不忘。先生学务真修，志切救世，斯民疲苦，尽然疚衷。人心陷溺，怵然婴念，接人则必掖以学，而又罔事竅杳无稽之谈。尝述立人达人九经王道之论，以谓学者必如是而后为实学。苟不然而视民困苦漠不关心，忍也。有所得，默默不以语人，私也。此其心不庶几哉。皇皇汲汲矣乎。以故诸所著作率是心源注示，世儒谭本体而玄虚枯寂，竟渺升堂语。经济而土羹木截，卒难充饱者，奚啻南北。忆隆庆己巳晤先生，迄今十有七年，共相与也密，其知之也真，故乐与同志共梓其稿，而并阐之如此。

万历岁次丙戌夏六月壬午新安孟化鲤书

孟我疆先生祠记

东昌府茌平县为隆祀典以风世教事，万历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蒙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钟

宪牌

前事，照得激励世风，莫先于崇祀，阐扬往哲，尤在于立祠。本院巡历地方，咨询公论，得茌平县已故原任尚宝司少卿孟秋，存心无欲，制行有方，发圣贤之蕴奥，而直窥性命之精。抱豪杰之经纶，而夙树循良之绩，孜孜接引后学，蔼然万物同体之仁。汲汲追随前修，粹然织芥不污之节。即在孔门，当无惭于原宪。倘承圣教，亦可望于颜渊。虽从祀文庙之庭，犹需论定，而建祠桑梓之地，当顺輿情。为此牌仰本县官照牌事理，即择空闲官地，动支无碍官银，修盖祠宇一所，肖像祀之，额其匾曰孟我疆先生祠，俾四方学士瞻先生之像，宛然如见其人，登先生之堂，惕然若聆其教。后之安贫乐道者，皆有所感而兴矣。仍置祭田若干，以为春秋享祀之资。作速修举，缴蒙此本县随行卜地城南官道置地基，并祭田九亩零，建祠一所。中为堂三楹，旁列左右夹室，门庭墙垣称之。肖像于内，春秋以时享祀。一如直指意。庶我疆先生之高风，百世其不磨矣。本年二月始事，于闰三月成，故刻石以志之。

万历十九年七月知县朱爵主簿张金月立石

卷五书信

答许敬庵

来教云，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舍己从人，乐取于善，此诚舜孔勤学好问之真脉也。今之世诚鲜其人矣。诚如是，则是亦舜孔矣，而何舜孔之不见于世耶？弟思其故，盖亦不学不问耳。何也？天聪天明，人所同具，故生知之圣，未尝无困知之功，勉行之士，亦未尝异安行之理。舜孔勤学好问，正是聪明用事，非外天聪明而别有学问也。以聪明之天，勤学问之功，非人力所作而为之，即其发愤忘食，果可以苦言乎？每事必问，果可以劳言乎？此正天聪明之忧勤惕励而不敢自暇自逸者。近世学者习闻易简之说，遂认为轻省之学，将眼前人事作官职分，一切轻轻放过，或学焉或不焉，或问焉或不焉，自以为性命透彻玄微，而人事末节也，何足逐逐？家庭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或阔略于细微，至于君臣之义、取与之节，人皆能言之，而事君以忠、见利思义，无一毫虚应故事之念。隐忍贪昧之意者，盖少也，如是而谓之勤学好问乎？是可以言天聪天明乎？如谓勤学好问为劳苦烦难，非入圣之要，则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乃下愚之甚，为不得其门而人者矣。吾辈学不大成，正欠此一假实功也。困心衡虑虽舜亦苦其心志，而学之弗能弗措，问之弗知弗措，虽孔子亦有必然者。观诸韦编三绝、不知肉味可见也，恶得以勤学好问为拙功，而天聪天明别有一等轻省易简之学乎？故舜孔周公，聪明未尝非天，而学问未尝不勤也。若果天聪用事，宁有不勤学不好问者乎？孔子语赐曰女以子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一以贯之。盖谓博学于文而约以礼也。故言任天机不着人事，苦劳不为，烦难不做，此禅之所以为异端也。此千载所以无圣人也。弟为是言，非有味于聪明之旨，悔前日之虚光景而悟今日之为实用也，惟丈诲之。

与查毅斋

孔子之学，尝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夫己所不欲忽施于人，此忠恕也，曾子以忠恕谓之一，则一宁离于己之间乎？舍人事而曰吾有一焉，一何物哉？孟子曰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敬其长者，夫爱亲敬长，良知也，舍爱敬而言良知，良知何在？舍亲长而曰爱敬，爱敬何存？良知无内外，无前后，无精粗，一也。此竭两端之教，所以万世无弊也。宋诸儒渐流于训诂之习，去一贯良知之学远矣。然虽未能直入圣真，而笃实践履，谨言慎行，犹有孔孟之遗焉。至阳明倡良知之学，盖破宋儒之支离而学已得其大本。观其议论发明，精微透彻，虽孔孟复起，不易其言。诚可谓斯道大明于世。其后及门高贤，遂以良知易简之说流为禅定之学，以静悟为深得，以虚无为玄妙，以言行为末节，以事务为粗迹，专谈性命，莫论物理，外言孔孟，内驾佛老，相会而言及孝弟则以为修行人也，居官而论及政事则以为功名士也，此实学日微而实效不着，阳明之意晦而孔孟之道废矣。原始要终，反不如宋儒之有实行。此今日讲学之流弊也，是否？俟教。

答刘淳寰

来海云，仁者无不廉，而卒无廉名。丈之所以教我者，深且大矣！时绎而日佩之，因思廉有三等。孔子，廉之大者也；伯夷，廉之偏者也；狷者，廉之小者也。矫廉如仲子，则非廉矣。大廉无名，所谓大白若污、大洁若辱是也。观之孔子，卫灵无道之君也，而际可则仕；卫孝无亲之君也，而公养则仕，廉而不可知者也。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则圣之清而廉之偏矣。以廉名之可也。狷者不屑不洁，凉凉以自高，矜矜以自固，防闲甚密，孤介甚坚，终其身仅以小成足矣，其何以望入圣域？故曰爵禄可辞也，中庸不可能也。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孔子之廉，甘而不苦，通而不固。伯夷之廉，狷者之廉，则苦而不甘，固而不通者也。弟平日虽不敢以廉求名于世，然自绎往行，多有曲谨小廉，陷于一偏而不自觉者，执之则为狷，充之则为夷，而去孔子之中庸远甚也。自今愿以中庸为学，而不敢以小廉自守，更有进于此者，望详示，以为进修之范。

与张阳和

久不领教，怀念甚切。种种心话，罕其谈者，每想年兄志向高明，锐然以圣人可学而至，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此志一真，何患不到圣人田地。然入圣有路，学问无穷，非漫然意气可承当也。若以克念作圣、欲仁斯至者观之，不待十年而后得也。所谓知止能得者是矣。如以共学至与权、善信至圣神者观之，此必深造而后得也。所谓苗而秀、秀而实者是矣。譬之行路者然，出门发脚，直步长安路，然而千山万水，历履渐吹而后至，行之急者其至速，行之缓者其至迟，顾力行何如耳。大抵圣人之心，忧勤惕励，不肯悠悠闲过，是以志学愈勤而造道益深也。若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今年如此，明年复如此，终身不能到矣。古人谓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斯言尽之矣。至于亲师取友，诵诗读书，皆学问之资，而存心不懈则固无间于古今穷达者也。志孟子之志，学颜子之学，则孔子可庶几矣。昔张子厚谓十五年学个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只是学不成有多少意思在，盖谓圣人无我，贤人有我，圣人无欲，贤人有欲故耳。愚尝以此自省，敢以请教。

答陈文溪

人传关禁至严，此势所不免者。缘关法久弛，居民任意出入，远方无引者俱以保状而行，今尽革之，而居民出入有限，且每人讥察，是以苦之此不便之故也，岂刻意为之耶？就如世俗群处，人皆乐于放纵戏笑，而有以礼自守者介乎其间，则人惮其拘束，以为迂执而议之，其势则然耳。此流俗之中，士之所以卓然自立者难也。每思官之守关，即人之守心，守关者，主于严，所以防闲奸邪不使入吾中夏也，可以宽假为之乎？守心者，一有不严则名利之念入之，其乘日而窃发者，混然莫之觉矣，主翁又何在耶？故孔门善守关者莫如颜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一何严且密也。其余则日月至焉，是不免于守关之弛矣。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此弟之深惕也。严守吾关者，正以严守吾心也，可否？惟教。

与房备吾

每思今之为学者，穷居易仕途难，盖仕途风波险荡摧折，人易于变其所志，自非有坚忍不拔逊世无口之操者，宁不随流逐波以就功名也耶？故坚持以口者必不谋于流俗，而号称变通流动者未有不舍口以徇人也。呜呼，士生斯世而望希圣如古人者，难矣。故曰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孔子之时，尤叹不免，而况今之世乎？故学不可执若，而尤不可诡随，和而不流，中而不倚，此孔氏家法也。程子曰寂然不动便是圣人，又曰惟善变通便是口人。夫善于变通则不忤于世矣，寂然不动则不诡口俗矣，程子之所谓变通者，正所谓不动者也。吾兄口资朴实，学问敦笃，于此必有能自信者，区区奉告口愿学而未能者，愿与兄共勉之。

答曾植斋

承教发愤之说，时而思之，始知平日不能时时发愤也，愧感愧感。吾人非不发愤也，虽有所发，非真愤也。盖孔子发愤，眼前实在工夫一毫不肯放过，三人同行则择善而从、不善而改。好古敏求则多闻而择、多见而识，无时无处无非此学。是故读易则韦编三绝，闻诏则三月忘味，入庙则每事必问，志益精、道益大，把宇宙事一身担当，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此真发愤也。今之所谓发愤者，虚发愤也。今日如是，明日复如是，今年如是，明年复如是，眼前实功当下错过，固无日新于己，亦无感动于人，悠悠终岁，竟成虚见。而已安得所谓乐乎？思今发愤处，父子兄弟之间，有许多事件实实做去，无惮烦，无惮劳，无苟安，处君臣朋友之间，有许多事件实实做去，敬事后食，忠告善道，无一毫虚应故事之心，随时随处，无非此学，然后可谓发愤。观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自少至老如是而已。此之谓时习之学，此之谓发愤之乐，是否？乞详教之。

与江纘石

仆不肖，不能进于大道，日求师友以切磋固陋，幸遇丈志气高明，学力豪迈，圣贤事业真能承当，直前陆子所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丈得之矣。近读易有感焉，试请正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夫乾道变化，天道自然也，何心于万物而性命自正？圣人首出乎庶物亦自尽其性命而已，何心于万国而万国咸宁？由此观之，首出之义，大矣哉。无穷达，一也。吾人在天地间，只是不肯出头，藏头露影，把圣贤事业让与人做，且图眼前便安，以终其身，是罔显在厥世也。孔孟生于春秋战国流俗之中，直以其身负荷宇宙纲常，一毫不谄诸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群蒙，诚杰然首出者矣。是以挽世道，垂教范，其成已而成物者，万世无穷焉，真乾道变化而各正性命者也。圣人诚有担当吾道志气，自然顶天立地，功夫不容不勤，道理不容不精，言行不容不善矣。此古圣人自加鞭策之方法也。吾丈有直下承当之志，而以孔孟自任，以好学自勤，则吾道宗盟在是矣，愿丈留意焉。

答孟云浦

承教谓鄙言分之两端、合之一圆为未妥，弟更细思，此实理所在，未为不是也。两端之说，自孔子始发之，颜子得之为文体之说，子思得之为费隐之说，孟子得之为形色天性之说，缘天地万物古今圣传，只此两端而已矣。此外无道也，故曰一以贯之。观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指而谓曰合而言之道也，分之则有仁与人之两端，合之则仁，即人人即仁也，又何异乎？后世讲学者，惟明道、阳明二公能知之，若夫守寂应感之说，卒流于禅学而莫之觉者，要未透于两端之旨也。定宇毅斋龙溪三公之学，俱不出此。盖信神妙万物之说，而不知阴阳不测之谓神也。夫神妙万物，不诚则无物，有物有则，体物而不可遗也。孔子系易曰，易之为道也，不可远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神妙万物之说也。是道周流于六虚，而六虚之外，宁有所谓道乎？虽变动于上下刚柔之间，而上下刚柔之外，宁有所谓道乎？易何在乎？神何在乎？神本无方，实不离方，易本无体，实不离体，此体物不遗之说也。故

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也。孔氏宗旨，端不出此而两端之说，固余所自信如是者，因为解以奉览，望兄精思而力行之。

与李见罗

昔年承诲言，仆已两具启请教矣。山川阻修，江洲渺然，伫望德音而未聆也，怅怀何如！昨读论学新稿，拳拳揭知本之论，自信为孔门的诀。仆诚信服之矣。第以阳明致良知之说为非宗旨，仆不能无疑焉。大学之道只在止至善，止至善之功只在修身，心意知物孰非吾身？心意知物孰非至善？天生此身，心是良心，意独非善意乎？知是良知，物独非善物乎？格致诚正所以修身也，修之云者，止至善也，知止者，止此至善也，知本者，知此至善也，一事、一功、一理也。知此，则格物为止至善，而致知非止至善乎？致知固为止至善，而诚意正心独非止至善乎？果尔，则修身知本之功，一格物可尽也，一致知可尽也，一正心一诚意可尽也。今曰修身为知止，为知本，圣经宗旨信乎其不差矣，而较阳明专主致知之说诚有偏矣。但以致良知之言为非，或者亦太过乎？何者？阳明以良知为本体，丈以良知为发用，仆每思之，良知无内外即至善也，不知何者为用？而致知不足以尽至善之学乎？仆以为丈之论诚善，而阳明之言未可尽非也。且以致知不足以为宗旨，则诚意之学不足以尽至善乎？正心之学不足以尽至善乎？必待格物致知而后为尽乎？要之，心意知物一身也，格致诚正一事也，无先后，无内外，一以贯之，不必以言诠拘之矣。是否？惟裁示。

答颜与朴

承批教领悉，但克复一章不容不为丈一论之。复礼之说，周程张朱阳明所未到，自我宏山师始悟之。昨得许敬庵兄克己复礼说，允合此意，弟体验之益信，何也？孔子教颜子，只在性上做，不在过上做。礼即仁也，复礼即为仁也，无二理无二学。批云礼上如何做功夫？不知礼者，理也，仁体也，复之云者，此便是实功也。若曰克去己私复还天理，是必先用克私功夫，而复礼无功夫矣，殊非夫子言仁之旨。试以颜子之言考之，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不曰克己而曰博文，不曰克己而曰约礼，则复礼正所以为仁也，能我复礼即所谓修己以敬也。岂克去己私之谓哉？此圣学之真传，必然而无可疑者。

文素志于学，如此议论乃宋儒之成说，非孔颜真诀也。不信孔颜而信程朱，抑讲之未精乎？道脉所关匪细，愿详思之，勿落旧闻套中，吾道幸甚！

答沈观瀛

承教皆真切实学，敢不佩服！因思之，志道据德知及仁守，孔门正学脉路，而惩忿窒欲改过迁善，亦用功所必有者，皆学问之功也。第孔门专以求仁为教，门弟子皆以求仁为学，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又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此圣门心传而圣学之真功也。切切教人以求仁，而未尝不教人以仁体，使不识仁体学者从何处用功。只教人以求仁而不教人以去恶，盖求仁而恶自去也，辟之治天下者，古之圣帝明王兢兢业业，惟以举贤才安生民保中国为主，而边方四夷若不介意然者，何哉？内顺治而外自威严也。辟之养身者，凝神定志惟以保元气为主，而毛发皮肤若在所缓者，何哉？元气壮而四肢强，邪气自不能入也。辟之种树者，灌溉培养惟以根本为念，而枝叶若在所不理者，何哉？本盛固而枝自茂也。此探本之道也。虽然边方不整，修理武备亦圣王所不废也；四肢有疾，药以治之，亦养生者所不免也；繁枝横出，修之刈之，亦种树者所不弃也。是功也，孰谓可无庸哉？大抵圣主治中国，世主防四夷；善养身者治其元，不善养身者治其标；善种木者培其本，不善种木者修其枝；人之为学，其道如是，其功如是也。而本末轻重之间，不可以无辨矣。学道三十年，只求此一着，区区蕴结，不敢不就正焉。愿门下裁教之。

与邹南皋

不睹不闻，此天地万物大机关，古今圣人脉诀也。读来谕云，孔子因人在着迹做，故云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示其微。阳明恐人索之太玄，故云睹闻一于理，即不睹不闻也。以此两言观之，是一个话说也。仆早岁从学于师，即授以阳明之教，学之三十年，无复疑者。及师七十有余岁又云，近觉阳明不睹不闻之论，尚隔孔子一层。吾道原有个不睹不闻，所谓微也；不可得而见，不可得而闻，在天为无声无臭，在人为不睹不闻，至隐至妙至神也，孰得而捉其冲漠无朕之机也耶？夫不睹矣，何处戒慎？不闻矣，何处恐惧？所谓戒惧者，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者也。慎此者，谓之慎独，知此者，谓之知微，

文之不显，孔之无知，皆是物也。此本来原有之道也。若夫睹一于理而未尝有意于睹，即谓不睹；闻一于理而未尝有意于闻，即谓不闻；此正所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功也，而非不睹不闻之本体也。试以孔子之言证之，曰哀乐相生，是故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又曰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闻体物而不可遗。是诚有所谓不睹不闻者在也，非阳明之所谓不睹不闻也。阳明之言，虽非离却道体，而毫厘之辨不可不精也。惟丈精察而详教之。学脉关头，幸勿以言诠而忽之也。

与邓定宇

弟家居，辱丈枉顾，对谭三日，聆心话种种，大都谓学以主静为本，而功夫只在未发之中，不在已发之口。别后默思，殊觉有着静之意。子思所谓不睹不口口是莫见莫显，所谓体用同源、显微无间者，此也口口不闻，未发之中也；莫见莫显，发见之和也；皆所谓独也。慎独者，致中和而已矣。由此观之，致中可也，不可以致和为外；致和可也，不可以致中为内，致中即是致和，致和即是致中，道无隐显内外，学无动静后先，安得以未发之中为是，而以发见之和为非耶？如此而学，是以不免喜静厌动，恐非中庸之全旨矣。孔子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齐戒以神明其德。夫又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圣学岂专以静养为哉？此孔子之所以异于禅也。周子曰圣人主静君子慎动，程子曰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白沙亦云夫道无动静也，得之者，动亦定静亦定，苟欲静即非静矣。故当随动静以施其功。由三子观之，果致中为学，而致和独非学耶？故禅定者，一偏之道，而孔子者，大成之学也。丈高卧林塘，不以经世为念，得无着此见与？望丈以孔氏为法，勿以偏静为快，可也。谨此请教，惟高口裁察。

答唐凝庵

承教累千百言，读之再四，不胜庆幸！丈诚高明特达者乎！论之精到，谨心佩之矣。间有一二未合者，不得不就正焉。尝闻万古一道，千圣一心，元公揭无欲之要，白沙主无欲之宗，而丈准之孔子江汉秋阳是矣。以弟言之，无欲之谓仁，无欲之谓敬，无欲之谓诚，无欲之谓良知，一也。人之本来，原如此干干净净也，原无所染，更去何染？原无所濡，更去何濡？诚得此体而常存之，则静虚动直，明通公溥，无所往而不善矣。江汉秋阳，诚惟孔子得之，至于教颜子，则曰克己复礼。克，能也，己，我也，我能复礼则天下归仁，非克去己私复还天理之谓也。何也？他日颜子喟然之叹，但曰博文约礼，何不曰夫子教我克去己私复还天理耶？夫子称之，但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勿失，何不曰回能克去己私复还天理耶？其所称庶几者，非谓有不善而能改之也，有不善未尝不知，常知善也，知之未尝复行，常行善也，故曰不远复，无只悔，元吉。复之不远，所谓常复也。不然，未复而求复，既复而又违，违之不远旋即复之，此所谓频复，厉，岂颜子之学乎？若曰此心暂违，一觉即复，则为悔矣，又何吉乎？常复故无悔，无悔故兀吉，此孔子之心法，而颜子之心学也，正所谓无欲之学也。丈云何以三月不违仁，弟尝谓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皆仁也，皆学也，皆乐也。何也？三月不违，则终身不违可知，岂有三月不违矣，三月后又违而又复之？复仁三月之后又违而又复之？天下岂有此理乎？此世之所难解者也。不迁怒者，不迁于怒，常定也。不贰过者，不贰于过，常一也。此所以为颜子之好学也，无欲之至也。丈云非礼勿视听言动，皆去濡去染之功也。此原宪之学，非颜子之学也。弟不敢以为然也。何也？非礼勿视，正是视之复礼处，非礼勿听，正是听之复礼处，言、动亦然。故周子曰视听言动四者无违之谓纯，程子亦曰视听言动皆天也，其颜子之谓乎！尝观孔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又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又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夫所谓欲者，非声色饮食口体之欲乎？是欲也，自有生以来，天之所以与我者，非性乎？欲出于性，则欲即性矣，性出于命，则性即命矣。视本天明，听本天聪，口自知味，貌自能恭，此所谓天命之性也，此所谓有物必有则也。故尧之执中，舜之精一者，此也。汤之不迳不殖者，此也。文之无歆羨无畔援者，此也。孔之下学而上达者，此也。

颜子之博文而约礼者，此也。闻此者谓之闻道，学此者谓之知学，尽性知命存心养性，皆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自不能夺也。此之谓无欲之学也。若曰寡少其欲可以存心，吾知心本神也，而欲未尽除，可以言神乎？心本明也，而欲有些须，可以言明乎？心本虚灵，而欲尚有蔽，则胸中有物，可以为虚为灵乎？此必无之理也。世之所谓寡者，得非寡之庶几而尚有些须者乎？此原宪之仁，不得其门而入者也。吾知理欲不容并立，天人相为消长，如之何用功也耶？圣门宗旨，只是求仁。夫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盖好仁便是恶不仁，恶不仁即是好仁，好仁而无以尚，则其无不仁可知。为仁而不使不仁加身，独非纯乎吾仁者乎？非有不仁之事而力以去之谓也。好恶一人也，好仁恶不仁，皆仁也，宁有二致哉？故以仁存心固皆仁矣，而非仁无为又宁有不仁者乎？故改恶从善，非不求仁也，而孔子之正脉则在于志仁而恶自无，去欲还理非不求仁也，而孔子之心学则在于欲仁而仁自至，此至易至简之要，乃千圣之心传，自尧舜以来莫之能易也。弟尝曰圣学只是无欲，第不以去欲为学耳。丈云直语本体无往非第一义，弟涉功夫无往非第二义。弟之意以圣人本体固是第一义，入圣功夫亦是第一义。盖尧舜兢兢业业，文王亶亶，孔子孜孜，颜子好学，安得无功夫？安得非第一义？谓其自本源彻底来也。所谓第二义者，非以有功夫谓之第二义也。盖谓去欲还理改过迁善之学也。此亦学之不可废也，但不清其源而澄浊以求清，不端其本而舍本以图末，以此为学，事愈难而道愈远矣。舍易简而求烦难，何从而成功耶？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何也？一也，生知者知此一也，学知者知此一也，困知者亦此一也，所知者皆第一义也，安有二义之说乎？噫道之不明久矣，自孔孟之传不行，而性善之旨日晦，入圣无门，人是其见，虽尽力洗涤不过渣滓尚在，以故终身盘桓，只在改过迁善之间，玩天理而不肯直从，恋人欲而不肯尽舍，就其所造仅以儒贤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复还天理之说误之也。人欲无穷，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终身去欲，终身多欲，劳苦烦难，不知何日是清净宁一时耶？丈云有病不得不服药，言之诚是也。尧夫有言，与其病后方求药，孰若病前能自防？有人于此，养其元气，保其四肢，耳目聪明，血气和平，虽有风寒暑湿，不得乘间而入矣。使不保元气而药剂，日求则精神日耗，邪气日侵，因药而发病者，日相寻焉，终身病夫而已，岂善养身者乎？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贼，此可就其家有私积人为多欲者言之。甘弟意不然。布帛可以足衣，菽粟可以足食，不饥不寒，四壁萧然，家无长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卧，日夜无惊，盗贼自不吾扰矣，又何用朝朝夜夜未来则防之，既来则逐之乎？此两喻

者，乃志仁之说，无欲之证也。是耶非耶？不尽然耶？丈负聪明之资，具大有为之才，且有担当斯道之志，诚真意实践，直入圣域，从源头充去吾知，源洁则流清，而江汉秋阳之体将在是矣。不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可学而至，岂虚语哉！噫！此孔门学脉相关，不敢不求正也，伏惟裁教。

答虞德园

来教反复数百言，大都以道无无，无有，无善，无一，无名，为至神，果如此意，则上无伏羲，下无孔孟，超乎天地万物之外，如之何令人测耶？丈之造太玄矣，意为羲皇以上人，仆愿学孔孟而未能者也。何以解之？虽然，道原于天地，发挥于圣贤。子思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子思之言，孔子之传也。若曰无不可以言善，道不可以言无，不知所谓天命性道者，又何在耶？又何物耶？似非仆之所能测也。并其无而无之，不知孔子之所以韦编三绝，果推测之知也耶？所谓好古敏求者，果妄心所照耶？不知丈之所见又何以超于孔子之上耶？至谓易之言，又谓孔子得之，以易言之曰夫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又曰神无方而易无体，又曰夫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又曰易之为道不可远，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通。孔子之所以言神者尽之矣，至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如丈之所谓神，是阴阳不足以名道，且并太极而无之矣。谓之曰神，神之名何所加耶？神不离象，体物不遗，孔子曰易者象也，仁者人也，举世名言而尽无之，不知丈所以为人者何物？而终日之所事者何在耶？以愚言之，道即有即无，原非离有离无。若曰六经可无，八卦可无，言之是矣，则天地可无，人身可无，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亦多事矣，皆不足以知道矣，有是理哉？丈有高明之资，有出世之见，而其所言超

104

乎天地万物之外，出乎尧舜孔孟之上，诚非仆之所测识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至神如孔子，不能逾矩，纵入圣神，须从善根。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此万世之定论也。丈试反思之，信乎？不信乎？仆意丈主意，一言以蔽之，不过曰本来无一物而已。何如？望详示之。恳恳。

答孟云浦

初得手教，云自明不已即所以为明德，似支离，若曰此皆自明而亲民在其中，便无病。愚谓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说明德即是亲民，虽不言亲民，非遗用也。说亲民即是明德，虽不言明德，非遗体也。双言之不为多，单言之不为少，阳明之言固涉支离，而吾兄之所谓无病者，犹未浑一也，何如？再得手教，论近溪集要言言皆当可及，观批评历历细览，其所批是者，皆是也，其所云非者，诚非也，所谓人在堂上方能办堂下人曲直，于此见之矣。兄之深造精进，弟于今卜之，吾道宗盟，非兄其谁任之？幸甚幸甚。

与刘华岳

昨承明教，谓弟识心不识性，弟诚不敢信。果如此言，老丈非惟不识心，亦不识性矣。夫性为何物？心为何物？性如何先？心如何后？孔孟论心性详矣，又何如而有两个之论？愿大发而指明之。大都人一性而已，性一心而已，论性不论心，非遗心也，性即心也，言心不言性，非遗性也，心即性也，合心性而言之，非赘言也。心性一也，互发之耳。体用一源，无先后无内外，夫道一而已矣。老丈论神无方而易无体，自解之曰谓之神易不可以为内，不可以为外，不可以为体，不可以为用，由此观之，易即性也，神即心也，易外无神，神外无易，性外有心，心外有性乎？神无方而易无体，性有体而心有方乎？老丈云性无为，心有觉，余则曰心无为，性有觉，果真信之乎？噫嘻！理一也，自其性之灵觉谓之心，自其心之生理谓之性，性无为心亦无为，心有觉性亦有觉，性非有觉，心何从而觉乎？此舜之所谓道心，汤之所谓恒性，孔子之所谓成性，孟子之所谓良心，皆是理也。谁曰心为心，而性为性乎？世之学者，或师傅未的，或体验未加，每以讲说解之，以意见测之，而心性之真诀或未之透也。望老丈洁其心源，察其性灵，必有超然旧闻之外者矣。裁教之何如。

答张阳和

承教虚心之说，弟深思之，惟孔子能焉。大凡学问不精，不造圣人之域者，皆不虚之心之过也。尝观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夫能修德者，必好讲学，学不讲必德不修也。德也，学也，义也，不修不讲不善也。德不修，学不讲，正所谓闻义不徙，不善不改也，故孔子以为忧。圣人且然，而况吾辈乎？弟反省之，学不精道未明，固执之病多，而中庸之德鲜，正所谓心不虚也。愿深勉焉。好学如兄而犹自以为不虚者，望道之心也。虽然，即来教之意，谓道在自得，纷纷讲议无益也。是意也，以弟言之，恐有自以为是的意思在。即所谓虚心也。讲之之道，不可废也。盖人之志向不一，有实讲者，有假讲者，有徐讲者，有不讲者。孔颜之讲，实讲也，冉求宰予之讲，假讲也，周程之讲，徐讲也，韩范富欧，不讲也。由此观之，而人品之高下可见矣。使人皆不肯讲说，则孔门无多士矣。求子且置之矣，而况其下者乎？故讲学之道，不可无也。孔子之待门弟子也，不来讲者则引而讲之，日来讲者则终日言之，未闻有讲说无益之论也。人之学识有浅深，孰能一蹴而直入圣人之域，不待讲而至乎？孔孟以后吾未见其人也。观万章公孙丑咸丘蒙之徒，惑迷于战国之邪说，琐琐焉日以其事，而问之孟子不置也，每问而详解焉，以是知孟子之教人讲学，一孔子之心法也。言之是者，吾是之，言之非者，吾正之，无非教也，无非学也，无非讲也，无非所以修德也。置之不教不讲，人固无与进矣，而已亦漠然，宁有动心起于时乎？以是知虚心之道，只在好讲学而已矣。吾辈所以不如圣人者，只是不好讲学也。此孔子有明辨之教，孟子有详说之言，不可不思也。望兄勉之，以副天下万世之望。

与史玉池

承文下询用功之要，仆以为孟子论养气，只是集义，集义只是必有事忘助非所论也。吾人一生，自少至老，自昼至夜，凡起居食息动静云为，孰非事者？是事也，即所谓义也。吾心之应感，性命之流行也，非心在内而事在外也。故传不曰即事即心更无心矣，即心即事更无事矣。大学谓之格物，即此义耳。终日乾乾，必有事焉，即是勿忘，必有事焉，即是勿助。学问樞杻，只是必有事，更不消论忘助也。集义则为事，不义则不成事，非以集义为事也。此纯乎养气之学也。愚见如斯，未知是否？惟门下裁而行之。

答李对泉

若泗津胡公之论，以太极属性，以两仪属情，则尤有说焉。愚尝读孔子系易之言曰，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子云：会得时，道亦器器亦道，是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天地万物原是一滚出来，岂有先后有无哉？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是神道即太极，而阴阳即两仪也。可见阴阳一太极也，非太极在先而阴阳在后也。则知情即性也，非性为无形而情为有迹也，以性情而分言之，是未免于二之矣。虽曰周子有生阴生阳之说、动静互根之论，原无许多节次也。故程子总言之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又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合是言与图而观之，则太极两仪之旨明矣。而性情之义，又岂容岐而二之？哉窃尝谓曰天命之性，本至善也，而心也、情也、才也，道也，不过性之别名耳。名异而理一也。无内外，无先后，无隐显，一以贯之矣。故孔子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孟子亦曰：乃若其情，则可以善矣。乃所谓善也。即解之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恻隐羞恶情也，仁义性也，恻隐即仁，羞恶即义，则情非性乎？又岂曰性含于内而情发于外乎？则孔孟性善之言昭然矣。若夫气质之性之说，乃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说耳，岂天命之本然哉？岂孔孟之宗旨哉？

与邹南皋

尝闻古镜沉埋千百岁，一朝发而得之者，共以为世宝，岂直谓存古器然哉？将以照万物也，垢不磨则尘不去，尘不去则照不明，诚竭力以磨之矣，苟浮尘未尽，则真体未彻，而光明犹未露也。必也磨之又磨，尘雾尽洗，而精光自出，然后烛眉须鉴妍媸，来而不有去而不留，虚灵洞彻，一照而无遗矣。虽然，古之人以镜比心者多矣。以余言之，心非镜比也。吾心天赋本体，原自虚明，原无物蔽。识得本心，顺而行之，或默或语，或出或处，自有中庸在焉，不待磨而后净也。孔子所谓无意必无固我者，此也。不然，既往之迹尚在，未来之形预有，岂所谓空空者哉？吾今有以识此矣。望丈以觉轩照之，

果鉴空者乎？抑蓄影者乎？内外两忘，愿丈勉之。

与查毅斋

尝谓古今只是一个道，圣贤只是一个学，原无异同。但圣远言湮，人异其学，以故纷纷，未归一耳。承来谕云慎独即是致知，格物即是诚意，此真千圣学脉也。愚谓心意知物，皆独也；格致诚正，皆慎也。明公以独为独知，此沿袭旧闻见耳，非学庸之本旨也。故独即良知，非独知也。良知在人，正是天命之性，不落知识。若知识云者，便是良知之害也，未可以知识为良知之用也。吾人学不入圣，正坐知识用事，而非良知流通耳。故开口开眼知是知非，此良知也。是知也，原自不识不知，无声无臭，非有二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本无知，故曰空空，亿则屡中，便落在知识，便非空矣。岂良知乎？故东郭公曰知识与良知有辨，知识者良知之贼也。此言得之矣。良知不虑而知，却从何戒慎恐惧？良知不学而能，却从何兢业小心？盖良知不昧，是真戒慎，良知常运，是真兢业，此之谓真敬也。放肆固非，执着亦非也。故程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与鸢飞鱼跃之意同，正谓此耳。知此，则知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与天同，而后可以言敬矣。非有所恐惧之谓也。世儒之敬，着相之谓也，去圣敬远矣。

答虞德园

三读来教，开心诲我，感荷不浅矣。细玩味之，乃公之自得独见，而揆之孔子之旨，似有所未合也。乾坤其易之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至若以无为为宗，以无念为至，此佛氏之说也。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老氏之说也。若直曰无而已矣，则继善性善之说果皆非耶？今曰本无有二，亦无有一，则一贯道一之说又皆非耶？若曰离有离无，则心意知物又何物何在耶？诗所谓无声无臭乃上天之载也，非天载之上另有所谓无声无臭也。孔子所谓何思何虑者，乃百虑而一致也，既曰何虑，又曰百虑，非溟然寂灭而无所虑也。子思所谓不睹不闻者，乃莫见莫显也，显微一事，非显之

外复有所谓微也。如公之论，大率宗二氏之意而异孔孟之旨矣。若只以一无尽之，则天地不必覆载，人物不必生成，饮食男女当尽废之矣，五经四书当尽弃之矣。夫道至无而至有，此费隐之说也。自有天地以来，未之有易也。孔孟之论，岂赘疣也哉！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幸公有真志，且有心话，愿摭愚蕴以就正焉。惟乞留神一思，相对一谈，不有益于公，必有益于我也。恳望恳望。

与许敬庵三书

春二月入京，得读庐山衡齐，乃老丈所为序者，至论尊德性一章，与弟意稍异。尝思朱陆异同之辨，陆主尊德性朱主道问学，而阳明又以尽精微道中庸为致广大极高明工夫，互相发明焉。愚意不然。道问学诚为尊德性工夫矣，而下文数语乌可以是律之？盖广太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礼也，皆本有之德性也。故致之尽之极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皆所以道问学也。问之者，问此者也，学之者，学此者也，存之者，存此者也，致之者，致此者也。非尊德性为存心，而道问学为致知也。非特互发而后备也。自宋儒以来，无有此说，乃弟偶有所见言之，未知是否？望老丈精详诲之。

尝思孔孟之学，惟周程发其蕴，至阳明阐其秘，自是而后，寢失其传。崇俗学者杂之以名利，谈禅学者流之于寂灭，而讲良知之学者，每尚空言而鲜实行。至于今之世，则又立异以为高，举良知之说而斥之，以求争名于世，不知良知良能之说，非阳明之说也，孟子之说也，孔子之说也。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天地不能违，而何疑于良知之说乎？以此知世之学者多好为异论也。见罗尝云，致知之学非大学旨，而必以知本知止为宗。不知易知简能之外天地，又以何为宗旨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亦曰夫道一而已矣，而知本知止之学又何以独异于良知耶？此则余之所未解也。老丈以真志实为斯文宗主，海内同志环向而仰之。其洗心也，常如江汉之洁，冰玉之清，太虚之无物；其论道也，如孔子之发六经，孟子之得性善，而谈禅谈玄者莫能染其作人也。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而诲人不倦，斯弟之所望于老丈者也。区区前日言盖以为白玉微瑕而琢之，不知以为妄言而弃之否耶？责善，朋友之道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老丈以为何如？

弟入京数月，历会素所称老学者，一就正焉。其间讲明学术者固多，至真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者，未见也。为生民立命者，未见也。始信圣贤之难也。弟意丈夫立志行己，贵经济不贵曲谨，贵实用不贵清谈，苟可以行吾志，不顾遇之得失。苟可以竭吾心，不

计人之毁誉，而与世浮沉，容身保位，非所多也。今之世风，讲孔孟之学而行乡原之志者，多矣。于世道何补乎？弟居刑曹，殊无多事，惟日与四方同志者讲明此学而已。有志者，少道其不明矣夫。近复有图归之志矣，何如？老丈指而教之。士风久下，世无有能振之者。世之不治，民之不安，由官邪也。人材不真，学校之教不兴耳。老丈身任斯文之责，且素有兴起之志，不知转移化导之术又何以措注之乎？乞明言以示之，弟愿闻焉。

答吕新吾二书

承教云颜原之学非是两路，高明则为颜子，迟钝则为原子。弟伏思之，知而不以告，不忠也。试为兄再讲之。子贡云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入门升堂入室一路也。颜子在仁上用功，故易。原子在去欲上用力，故难。若原子者，乃宫墙外望不得其门而入者也。故夫子许颜子则曰三月不违仁，至于原子则曰可以为弊矣，仁则吾不知也。由颜子之学则可以直跻圣域，由原子之路虽终身无得于道也。故曰美质易得，至道难闻也。所由入路者差也。颜原之学岂可一路论哉？知此则孔子道脉庶乎其不差矣。高见以为何如？区区多言，非好辨也，明学脉也。勿厌。

昨睹兄与南皋书，反复数百言，大意曰明善先于诚身，知止先于能得。此两言者，皆孔子正脉也。弟玩书中语，大抵皆攻过之论，与学庸之旨殊别。何也？诚身在明善，所明者，善也，非明过也。知止斯能得，所止者，善也，非止过也。由此观之，学问之道只在善上用功，不在过上费力矣。故学问思辨笃行者，择善而固执者也。格致诚正修身者，知止至善而能得者也。舍善之外而他求，道脉差矣。虽从事于学，终不能得其门而入，安望其升堂入室耶？路只一条路，学只一个学，故中庸之明善，即大学之知止，大学之能得，即中庸之诚身，无二善，无二学也。故会而言之，明善即诚身也，知止即能得也，非有先后二时也。《中庸》千言不过明善，《大学》通篇不过止善，此外更无学矣。故颜子之学在得一善而服膺勿失，孟子之学在善有诸己而美大圣神，宁有外善而入者乎？或曰然则迁善改过独非孔子之言乎？盖择善而得之者，上也，或失而改之者，次也。改过则无过，不尤愈于遂过者乎！噫！明善者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改过者亦可矣。故余尝曰颜子在善上用功，原子在过上致力，孔子复起必从吾言矣。

答李对泉

适辱手教，论及忘助，秋尝闻阳明言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孟子谓必有事焉便是勿忘勿助也，所谓事者，何事也？集义也。非以集义为事也。义本生生不息，忘之不得，助之不得，时时皆义，时时皆事也，处处皆义，处处皆事也。无动静无隐显无内外，一以贯之者也。集义之功，只是必有事而已，既有事矣，又何忘何助乎？孔子精义之学，意亦如此。愚见区区未知是否？伏望门下载之。

与顾泾阳

仆进京会海内同志，议论纷然，靡所归一。有言只在心上体验，不在事上探讨者；有言只在躬行上体贴，不在讲说者；有言本原上难做，工夫只在克去己私者。以仆言之，心无内外，存心而遗事，心何物耶？言行一道，学而不讲，冥行妄动如瞽之无相，伥伥乎莫知所之矣。至于本原上无可着功，犹未识本原者。盖仁，人心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夫子提其要而言之，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恶则不仁，仁则无恶，而吾人本心原有善而无恶，所谓仁也。人特不志于仁耳。诚志于仁，何恶之有？此千圣作圣之要法也。颜子得之而不违，曾子得之而已任，见其志仁而已，未尝有克去己私之议也。世之学者，不求本心而欲克去己私，此原宪之学，所谓无病服药，无病呻吟者，此也。岂孔门入圣之真传哉？诵法孔氏，惟有志仁一着可即，把柄在我矣。此外无他术也。愚见如此，未知可否？望老丈明教之。

与李同野

窃念孔子之学，只在时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时中之道也。仁体本如是耳。故夫子自谓无知，自谓空空，皆此道也。颜子不违仁，盖亦屡空矣。故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夫圣益远，真诀靡传，学者终身从事，不免落于意见，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是也，孰能无意乎？

与李对泉六书

伏读首章论顿渐之义，喻之以射，此理甚明。即射即学也，夫子学射，亦不过是。昔闻之愚师云夫子七十不逾矩，可见前此犹有逾矩时也。学有生熟，自然如此，门下之论，尽矣，敬服。

二章论仁体之义。仁有体用，实无体用，夫子言体，未尝少用，言用，未尝少体。盖本体功夫无二理，无二学也。阳明尝云做得功夫是本体，识得本体是功夫。此宋儒所未发也。愚意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此公己公人，无我无人之道也，仁体也，亦用也。所谓近取譬者，此也。能在此近处取譬，便是求仁之方矣，不必求之博施济众也。愚见如此，伏乞裁教。

三章论格物之义，若人心道心之论，析之甚精，无容议矣。盖物即事也，貌言视听思谓之五事，五事而敬不失其职，是谓格物，是谓践形，夫子所谓修己以敬者，此也。克己复礼，能我复礼也，非谓克去己私复还天理也。去私还理，此原思之学，岂孔颜之乐乎？所谓非礼勿视听言动者，何也？盖视听无非礼，言动无非礼耳。非谓有非礼之己私也。孔颜学问只在礼上，做不在非礼上做，观此则格不正之物，非孔门传心之要矣。

再读尊谕即物即心即心即物之论，有事之谈，主人之喻，至为明切矣。盖既云即心即物，则即物即事，即事即义矣。时时有事，则时时皆义，孔子谓之干事，孟子之谓集义，曾子谓之格物，是人心无空闲时矣。人无无事之时，动静语默，起居食息，皆事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又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又曰不诚无物，圣人格物是谓无物。必有事焉，是实行所无事也。非有空有不空时也。宅舍有空时，人心无空时，孔子之空空，颜子之屡空，即孟子之必有事，曾子之格物也。圣贤心学，岂在格不正之物用功哉？愚见

如此，未知是否？伏乞裁教。

区区浅见，本非经济大法，但一念真心不容自己耳。承老丈批示真切，弟方知不误主顾矣。感感尝言天下有四事，吏治民生文事武备，当今有四官，真官时官假官贪官，苟得真才，则四者皆实政，苟非真才则四者皆虚文。是言也，弟尝私议久矣。然而国家有元气有神气，治法有大经有大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故惠养小民以培元气，修理武备以振神气，规制常久者立之为经，通变宜民者济之以权，四者备而世道可举矣。苟非本之真心，而以名利之念参之，必有智巧而不便者，岂能久乎？故曰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此其大端也。

伏读定审编之期，开抛荒之田，其间经画裁酌，因时制宜，诚通达治体而曲尽人情。兴利除弊，莫善于此矣，佩服曷胜！弟尤有小议告焉。审编之法较之往昔诚善矣，然三年一审，似为里书存骗局，不如一条鞭不审之为愈也。开垦荒田，一岁免征，二年纳谷三升，亦既善矣。然二年即征，民尤有惧畏心，何如免征三年，待四五年，止令每亩纳谷一升，积蓄以备赈济，不入常额之数，则民之逃者闻风而来，忻然复业矣。所谓民之归仁，真犹兽之走圻也。三年之间，地无荒芜，民各得所矣。昔在昌黎曾以此法试之矣，愚见如是，不知以为可否？便中一商之。大率政在养民，法贵宜民，夫子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苟利于民，尽以与之可也。审时度势，兴利除害，不以私意偏见执之，自无不善者，真心尽之矣。

老丈两册竭力劳心，至精至妥，可为百世良规，允当宣布，使民知遵守，奸民不敢作弊，而有志者取法之，则泽被无疆矣。但敝府条议事宜，未见刻行，郡邑小民阴受其福而世无由观，弟常憾之。老丈取而刊之，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岂为干誉计哉！至于小隐一书，虽一代伟人，高超尘俗矣，然皆嵇康阮籍之流，放逸闲旷之士，较之曾点不及远甚，非孔孟之徒也。吾儒达则膏泽加于民，穷则修身见于世，岂顾轻世傲物甘心与鸟兽群哉？令一刊之，使人淡然放其心于无用之地，其为世道人心害不浅矣，必不可刻也。

与张沧洲书

不口而命又易寒暑矣。每思先师精神道脉，不喜后人之表扬，而深望后人之善继。尊先师以名者，小而近，而述先师以心者，大而远也。观门人厚葬颜渊，非不重于情也，

而孔子不可，以其爱人不以德也。子贡独居三年，非不尤重于情也，而孟子尊师之证不曰子贡而曰曾子，孟子何见也？盖子贡厚师以情，而曾子厚师以道也。此曾子所以独得其宗，而赐也不与焉，何也？重于情者累于道也。此非弟之臆说也，先师尝授之矣。为弟子者独不可深思而善继之乎？望吾兄时省而永念之，务志其大者。

与李对泉

愚生尝思夫子有继善成性之论，孟子专发性善之旨，是天命之性，粹然至善，乃生身立命之本也。知性之学，孔孟相传正脉也。孔孟以后，程子有善恶皆天理之说，张子有气质之性之说，阳明有无善无恶之说，自是而言性者未免混杂于三品之中而性善之口荒矣。以管窥之见，测心性之原，当以孔孟为准而口当以宋儒为定也。孟子没，千载无真儒，性命之学不明耳。区区鄙见，不敢以告人，盖恐招僭妄之诮。承老公祖知性之诲，因以素结请教，求以明道脉也。岂敢妄议古人？伏望明言示之，庶不昧所往焉。至恳。经翼原册领讫，论说二篇附呈上览，尤祈裁教。幸甚。

与邹南皋

余所厚望者惟兄，盖为其力足以任重而志足以道远也。孔子之后，惟明道阳明继其志而造乎大贤之域。今之世，余未见其人也。岂天之降才殊哉？抑学之不如古人耳。孔子自谓好学，而独以好学与颜子，益信美质之易得，而好学不易得也。丈以养之未豫，志之未定，而归修乎家庭之间，岂非开之远见耶！虽然，性无穷通，学无动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一别之后，三载自殊每一岁间寄所学一纸教之，果日新乎？抑故吾乎？可以卜志之勤惰，学之浅深矣。

寄麻城周二曾

京中晤教不数数，遽别去，且忽忽逾岁矣。方日盼前旌之至，顷得手书，更闻以家累未果北行，良用怅然。今海内士友志行才识如丈有几？仆又凡庸之甚者，乃辱垂意惓惓焉，将引之大道而督其所不逮也。仆何以得此于丈哉！仆自辛未以来甚敬慕管登之，然于其言每不能无逆于心者。窃谓其议论太高，意气大盛，微于孔门家法不相似也。非在今日乃辄以成败论人，要之吾党所以立身处世者，固自有道耳。仆曩者素位而行之说，吾丈不以为然，且曰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也，此言良是，仆何敢鼓颊以争？然尚欲与丈从容商之，而丈且归矣。迄今郁结于中，念丈知我爱我，何可卒自外。夫古之人以天下为一身，天下之事孰非一身之事？然而一身之中，目司视耳司听，手持而足行，各供其职而后为全人。天下亦然，总其纲而运之者腹心也，分其目而理之者耳目四肢也。世未有不循其分不乘其时，而能有济者。天下之治，要使人人各尽其职而已。吾党所得为，亦唯自尽其职而已。诚令司钱谷者必均出内，司刑狱者必平听断，司守巡者必惠安一方，苟不得其职，则恬然引身而退，无骖法无微名，无燥心无越志，分外一毫无所加，分内一毫无所损，若是者，其亦可以为中庸之道乎！不则舍其所得为，而徒呶呶焉说难孤愤之论，将以称于天下曰慷慨节义之士，则可必欲以此律天下之人而执之以为学的，不已过乎？仆所不能契于管登之者，谓此也。盖尝诵阳明先生之言曰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仆诚欲从事斯语而未能也。顷幸有邓许诸丈在，颇同此意，贵邑多君子，耿先生方在疾，丈试一虚心商订之，仆言甚鄙，亦或不大谬，则更祈批示，千里之望。

与唐曙台论心学书

读老丈疏云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乃于阳明良知之论则深斥而力诋之，以为惑世诬人。吁！亦太过矣。弟承老丈教爱有年，不尽言以求正，则愚见未白而有负素雅多矣。试以心学言之。心也者，天地之生理，而吾身之神明也。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记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口口知其乡唯心之谓与。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由六经言之未尝非心学之论，由孔孟言之未尝非心学之教，至于良知，非阳明凿空杜撰之说也。孟子之言昭然具在，彼阳明者不过述其言而发明之，以指点人心良耳。何也？知者，心之灵觉也。心者，知之神明也。心即知，知即心，无二理也。人尝言良心，又言良知，心本良，知本良，不良不谓之心知也。故良知则为道心，不良则为人心，颜子三月不违仁，纯乎道心者也；其日月一至乎仁者，道心而间之以人心者也。孰谓六经不言心？孔门不论心乎？虽然，此犹以言语解之耳。极而论之，六经所言无一而非心也，四书所著无一而非心也。尧舜孔孟之训无一而非心也。天地非心则不能运行而生万物，万物非心则不能生成而致化功，吾人非心则孟子所谓无恻隐羞恶辞口，是非之心而不得以为人矣。既谓之人，乌得谓之口心哉？既有良心，安得谓良知而非心哉？试证之赤子之心非良心乎？孩提之爱非良知乎？愚夫愚妇之与知非良知乎？天地之化育万物之生成非良知乎？无一而非良知，又何一而非心乎？不然，人者天地之心，复其见天地之心，则孔子之言为误矣。良知良能之说，孟子之论亦谬矣，然乎？不然乎？学者欲为世立正教，必先见道分明，所以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后圣而不惑，不如是，不足以垂训而立教也。噫！非真知天人者，其孰能与于斯！伏望老丈广虚明之心，去意见之累，会斯道之大通，则知仁人心也，心即良知也。孔门之求仁，孟氏之求心，阳明之致良知，一而已矣。据愚见如斯，未知是否？至情诚切，不觉直遂，异日老丈超悟时，当不以余言为过矣。

与潘雪松论学书

昨承教数言，大旨已见其端矣。其曰圣学修身正心只到诚意功夫已尽了，学到一真，更有何说？但此三者若不致知，则功夫止修一人之身，正得一己之心，诚得一己之意，终是小家数。须要致知致了此知，则知天下国家皆吾一体，方能明明德，方能亲民，才是大学。仆问之曰致知为要，而又言格物，何也？言未及发而外客继至，遂别。归而思之，尤不能无疑于心，试举而请正焉。尝谓曾子之学一贯之学也，此曾子作大学之宗旨也，而何分析节次若是其繁也？盖析而言之，曰修身也，正心也，诚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合而言之则一也。何也？身一也，自身之神明谓之心，自心之发动谓之意，自意之灵觉谓之知，自知之感应谓之物，心意知物总而言之，一身也。正者

正其身之心也，诚者诚其心之意也，致者致其意之知也，格者格其知之物也，格致诚正总而言之，修身也。道无二致，一时俱到，学无二功，一了百了，此一贯之道也。曾子之所以传而唯者，此也。然心意知物非他也，自其天生此身，即有此理，所谓仁者人也。心意知物，皆所谓明德而至善也。德本明原无不明，本然至善原无不善，格致诚正皆所以明之止之，而复吾本明之德本然之善而已。非有所加也。非去恶从善之谓也。此所以为大人之学，大学之道也。何也？心意知物，原无大小，原无浅深，原无剩欠，原无加减，正心者正其天下国家之心也，诚意者诚其天下国家之意也，致知格物又岂离天下国家而格之致之哉？心意知物皆身也，明德也，天下国家之本也，天下国家皆身也，亲民也，心意知物之用也，体用同源，本末一致，无内外无远近，无人己，一以贯之者也。乌得以诚正为少，而以格致为大哉？仆尝谓大人之学可以言本末，而不可以内外分，可以言先后，而不可以等级论也。是道也，曾子传子思，则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子思传之孟子，则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皆大学之宗旨也。若曰正心诚意未达于天下，似非孔曾思孟之旨矣。观孔子他日不曰诚意而曰诚身，诚意即诚身也；孟子不曰正心而曰正身，正心即正身也；诚身正身，舍国家天下又孰从而诚之正之耶？既诚矣正矣，而天下国家又宁有不齐治不均平者哉？故举大学之全功，必兼口目而后悉尽，条目之一事亦可以修身而平天下。会而通之，文字不必泥也，节次不必拘也，不必兼该而后全，不必补辘而后备也，而古今大学之道可以自得，而无容言矣。愚见如斯，万惟裁示，幸甚。

卷六诗

诗

寓山海

闻道辽西铁骑来，潇潇碧草动秋哀。
谁人肯作长城计，净扫高烽百丈台。

感事

才上关楼入望迷，大凌草色正凄凄。
可怜多少冤魂土，夜夜深山空自啼。

谒夷齐庙

海北冻东开圣图，清光千载鉴冰壶。
却怀周召盈朝日，不问西山有饥夫。

游伯夷里

里在永平府中山崖下

北海茫茫栖水滨，高风千古未为贫。
谁人来入伯夷里，何处尘埃挂此身。

村居漫咏二首

村居三家舍，栖迟小衡门。
幽怀无与寄，俯仰自乾坤。

十里烟村结草轩，乾坤从此放人闲。
黄花绿柳凭口觅，明月清风自往还。

初夏郊行四首

散步垂杨下，南风拂回来。
一般飘洒意，谁与共徘徊。

独坐深林下，嗒然草室中。
风清月正白，沽酒唤邻翁。

绿柳深林茅舍间，古今几许度尘寰。
小原花木皆吾侣，何事山中苦闭关。
门外一川水，庭中数卷书。
眼前多少事，谁道是幽居。

闲居自在吟

倦来曲肱倦来藜羹，清风满庭菉竹飘英，
俯仰林泉何虑何营？造物与游以口吾生。

对菊吟

篱菊天为逸士栽，繁华落尽碧香开。
玉壶无限黄花酒，只待松风送月来。

题菊

九月黄花散满篱，幽怀应许花神知。
荣枯自古关天运，谁道秋香是隐逸。

题子陵

柳色青青花更开，草堂风暖雁归来。
乾坤无限经纶事，何事湘沅闲□□。

寄管东溟

归田白首对芳林，漫道人间别有春。

却笑渊明亦好事，桃源谁是武陵人？

幽居五首

谁泛渔舟系柳阴，江湖春水荡尘襟。
丈夫自有经纶事，物外逍遥亦放心。

尝读伯夷传，哀哀多怨言。
小哉司马子，贾氏赋湘沅。

每读击壤篇，却怜□节□。
如何风流人，忿世空懊恼。

山林自古栖幽人，飒飒清风远世尘。
谁到衡门无一事，花开花谢自经纶。

村居寂寂，村居闲闲。
有田一区，俶载其间。
尹耕莘野，舜往历山。
五谷不分，何如孔颜？
疏食是乐，簞瓢自甘。
我思古人，尼辙已还。

春日登泰山

同邹南皋

曲径迢迢接泰巅，天门遥映碧云烟。
登临不到乔岳顶，海日何如见大千。

春日北□□□鸭成

夹岸桃花度上游，兰舟千里放中流。

问君此日来何意，还与苍生解宿愁。

杂咏一首

庭院无人语，独闻春鸟鸣。
闲歌三两曲，不减故园情。
圣人说三才，儒者说三关。
三才即一才，三关只一关。
识得三才体，何处是三关？
打破三关界，三才在此间。
多少三才身，谁能透此关。

别邹南皋

莫谓一身小，言行关天地。
莫谓一心小，中和成育位。
孔孟有经纶，妙用在圣智。
鸟兽不同群，匏瓜非所志。
狂狷固成章，中庸乃极致。
后世多曲儒，固我皆有意。
君为出类人，道脉须身寄。
自强贵不息，真朋宁可弃？
果哉去莫留，嘉会良不易。
人之生也直，三纲与五常。
学须作真人，功须勤自强。
知及能仁守，动礼乃为臧。
善非有诸己，论笃亦色庄。
如何学道者，肯无铁石肠？
千年作圣诀，无欲是羲皇。
本源一澄澈，到处发天光。

君不见言语气象似夫子，江汉秋阳果可比？

又不见《中说》千言拟《论语》，玉石瑕瑜谁宗指？

动容周旋皆中礼，须自聪明睿智起。

闻鸣鸠

一气氤氲成地天，乾坤消息不知年。

闲听林外鸣鸠意，始信禅家是异端。

题扁鹊

医去卢君法不传，寿夭从此听天年。

眼前谁是卢医手，莫怪人间病未痊。

鸡鸣

寒鸡夜半啼，正是清明时。

万事未交接，如何着孳孳。

借问为何善？举念无邪思。

良知通昼夜，性分彻险夷。

孰谓幽独中，寂尔无云为？

寻得吾心乐，动静有余师。

别徐觉斋

人生必有事，道不远吾身。

三才一自得，妙用在经纶。

天性原活泼，拘检未为仁。

恐惧非有所，睹闻犒性真。

至敬本无象，过化见存神。

试观鸢鱼趣，飞跃自生春。

借问孔颜乐，固我了无尘。

愿言先觉子，圣功在日□。

默坐

白云深处远尘埃，一念澄清万象开。
会到洗心藏口地，神明日日照天台。

对菊三首

篱下秋风菊放时，谁云草木是无知。
黄花不入繁口种，一段天香骨自奇。
一段天香骨自奇，花神应有幽人知。
群芳多少雕零后，每到秋风开更奇。
秋风馥馥一篱花，黄白交辉云锦葩。
蜂蝶寻芳来复去，幽香不遣落繁华。

登白云台

十载燕山半白头，春风闲与岁华流。
云台独向天中立，谷口莺声空自幽。

南窗春雨

独坐闲庭日已斜，南窗春雨润梅花。
道人本是林泉客，却向金台度岁华。

修身吟

万古纲常寄此身，乾坤付与一完人
而今只有真口在，不用离身更觅仁

正心吟

万化经纶本一心，无方无体是员神。
此心若道元无学，精一如何入圣真？

诚意吟

此性生来意自真，只因欲利坏吾仁。

谁能认取知几诀，一念诚通许入神。

致知吟

天赋吾知本自良，乾坤易简是天常。
致知不道躬行事，孔孟如何作圣方？

格物吟

有物从来必有则，须知万物是吾身。
践形尽性原无二，物外如何觅性真。

游望海亭二首

活水源头天上来，涓流赴海逝不回。
人人有个真源在，谁共沧溟一鉴开。

碧水青山一画图，三三两两共真吾。
天空海阔闲来往，一笑红尘半点无。

登仙台

独立仙台望海涛，洪波千顷泛轻舫。
世间风浪知多少，看到沧溟一羽毛。

登井峪二首

石径崎岖幽更深，岩花峪草付青禽
松风千载清芬远，谁共高山一曲琴
四壁山光列翠华，松风满峪落香葩。
云中仙子知何处？独立峰头一片霞。

从宏山师游山

雨霁山亭天半空，海波一碧彻苍穹。

而今会得真人面，始信八荒我阙中。

春庭独坐

闲院花飞春色深，黄鹏何处弄清音？
而今着我琴堂上，依旧衡门泌水心。

游下盘山

踏雪寻芳入玉华，白云无数锁仙家。
明朝试面峰头望，千树寒梅正落花。

游中盘山

谷静山空好放歌，春风满袖舞婆娑。
道人不是芰荷伴，每对烟霞兴更多。

游上盘山

上方借问事如何，万壑千松春水过。
正是雪山清夜月，玉壶风景醉人多。

勉学一首示诸生

入圣全凭立志真，一真一切见长春。
而今永立真切志，莫负乾坤造化人。

上宿人值天寒

十月雪霜满碧天，朔风凛凛逼人寒。
独怜夜半击柝者，争得明朝又一年。

咏雪

白雪纷纷砌玉台，海棠寒雁报春来。

醉歌欲伴东风舞，千树梅花一笑开。

登龙山

七载龙岗始一攀，春风送我入仙关。
千回深水归溟海，万壑苍松点翠山。
日出扶桑云塔晓，阳来虚谷彩禽闲。
山灵应识游人意，每到峰头一咏还。

别诸友

七载燕云一日情，山光水色共心盟。
杨花飞处春风去，乔木峰头鸟自鸣。

别乡老辞脱鞋

老天谓我起疮痍，六载心劳神鬼知。
莫效人间传笑事，百年公论有童儿。

自山海告归宿夷齐书院与诸生别
碧水青山景物幽，乾坤回首几人游。
清风莫道千年远，一派澄泓万古流。

南皋好书每行携十余箱作诗以戒之
万里行囊只一琴，半江明月半山云。
每怀立晏先生事，满架诗书道不闻。

寄养愚年兄

忆昔长安话别时，江南山北两相思。
不知岁月今多少，华发秋色已落丝。
十载相关一日情，山花水月两分明。
东风应过吴山下，还许清音达帝京。

在邑朱父母抚字有方，流民归业喜而赋之。

四十余年黄鸟飞，嗷嗷赤子苦无依。

而今幸际更生会，昔日流亡今日归。

过黄两川故宅

洛士有两川，意气亦疏逸。

生平好良朋，犹如获圭璧。

胞志竟未成，秋兰萎路侧。

我兹过其宅，欷歔泪欲滴。

寥落黄公垆，凄怆山阳笛。

草木自尔摧，蚩蚩无容责。

卓犖如斯人，道义如良戚。

丈夫百年身，岂宜负天锡？

感此意彷徨，胡然弗自力。

鲁阳戈请挥，无为阮生泣。

仁术

在昔贤君子，存心每欲仁。

求端从有术，及物岂无因。

恻隐来何自？虚明觉处真。

扩充从此念，福泽遍斯民。

入井仓皇际，牵牛觳觫辰。

向来看楚越，今日备吾身。

亭中

寤寐吾亭，俯仰山下。

山麓之塾，海滨之舍。

松菊飘英，月风映夜。

康节之流，白沙之亚。

悠哉游哉，宇宙无价。

秋水歌

秋日白秋风，清秋水泱泱，秋月明云影，天光流不住。

乾坤万古长莹莹，泗水源流出尼山。

源头活水日泓泓，谁将洙泗源头水，洗出秋阳江汉情。

吕新吾同年惠酒米

三载归田园，寂寂卧茅屋。

茅屋何所有？惟有松与竹。

夜来月与云，日来水与菽。

只此终吾身，了无车马逐。

中州有故人，遗我稻与肉。

一尊清且芬，携之饮空谷。

我思古义人，鸡黍千里促。

我思陶处士，日醉一篱菊。

何如簞瓢子，真乐有余馥。

寄与同心人，愿言常私淑。

悠悠故吾歌

别君三四载，悠悠尚故吾。

温故在知新，生意自充敷。

孔颜无巧术，好学此功夫。

勤学更好问，直入圣人徒。

斯道本无穷，无为小人儒。

如何三四载，尚尔守故吾。

我有时习学，远方朋自来。

苟无自得功，须就有道裁。

勤学与好问，聪明将自开。

尧舜亦人为，岂天降殊才？
惕哉勤夙夜，当不落尘埃。
悠悠成虚度，故吾意徘徊。

勉学歌

纲常寄吾身，负荷男儿事。
不担当为无志，空担当取何义？
继往开来称孔颜，明德新民至善植。
莫谓吾身一渺然，一言一行关天地。
古今道脉在中庸，位育中和当自致。
吾今行年过半百，苗而不秀甘自弃。
丈夫烈烈立乾坤，如何终于匏瓜器？
勉旃勉旃毋怠荒，圣人可以学而至。

咏怀寄见罗道丈

儒学在经世，三才共一身。
经天纬地事，心外更无仁。
万感皆过化，一贯是存神。
大易原无体，先天宁有尘？
寻得吾心乐，随地是长春。
卓哉颜孟子，一脉彻天真。
浮云唐虞业，反手见经纶。
始知作圣诀，由己不由人。

寄同野明府

仲尼母意诀，千年识者希。
独有颜氏子，深契个中微。
打破意识障，直透先天机。
行云共流水，鱼跃与鸢飞。

此意人人是，谁能问化机。
善哉同野子，心法一指挥。
乾坤皆我用，举日孰为非？
六经千万语，何旨非依归？
愿言同志者，莫落无意围。

冬至同文溪丈宿白塔寺

风铃终日发清音，为唤人间未醒心。
若信动口原是静，无声天载又何寻。

斋宿偶成

慎独田来入圣功，须□□欲见鸿汉。
反身舍得生生意，一片先天在此中。
谁透先天第一关，圣门当日独曾颜。
何人不有天机在，一日克仁万理还。
借问吾人何自小？尘缘终日常纷扰。
两关名利一口断，白日青天光皎皎。
白日青天光皎皎，浮云何处能缠绕。
孔颜真乐在吾心，一任穷通常了了。

徐行吟

尧舜成功未易扳，浮云一点太虚闲。
若知孝弟即尧舜，只在徐行后长间。
入圣功夫原易简，须从孝弟见羹墙。
爱亲敬长孩提事，谁道成人知不良。

戊子除夕过玉桥

玉桥河水放春声，点点金鱼映日明。
我有川流长不息，冰壶秋月共幽情。

宝司即事

蒙蒙白雪飞长空，紫殿金门烟雾笼。
独立符台时一眺，忽然人在碧云中。

春日过西湖

和风荡漾满西湖，鱼跃鸢飞入画图。
莫游金台烟景丽，泗川花鸟锦如铺。

早夜趋朝

老来无力赴朝参，待漏金门耐晚寒。
布被藜羹红日起，何如五夜走长安。

病中漫咏

病里幽闲心自清，此身何处非神明？
始知志气如神事，嗜欲开先是性情。

与吕新吾

莫负乾坤生此身，颜曾人亦是吾人。
真能卓立为仁志，一日直收天下春。
一日直收天下春，为仁由己不由人。
须知四勿即一贯，忠恕谁云未是仁。

赠钟文陆

颜孟千年立志高，超凡入圣作人豪。
世间无数功名士，看到浮云只一毛。

宇宙纲常更付谁？顶天立地作男儿。
百年不负三才义，孔孟心传端在兹。
圣学原从根上起，本来性善须知止。
洗心澄澈了无尘，精义入神真君子。

秋吟

景入秋庭诗万篇，风花云月满江天。
山林无数青禽语，题尽秋光不记年。

咏心

仁者从来即此人，满腔恻隐见真心。
却怜人世沉迷久，离却灵台无处寻。
造化生人只此心，天机妙用自通神。
此心若道藏方寸，守寂功夫桎梏人。
百骸贯彻此心灵，岂在区区方寸停？
试向乾坤探秘诀，天心何处不流形。
恐惧功夫非有所，鸢飞鱼跃自无心。
此身活泼天机在，不用灵台方寸寻。
知心知性自知天，未知心处性何言？
却怜千载传心诀，不到知天不入门。
神机活泼原无在，触处明通自有心。
悟透吾身真妙诀，经纶万化更何寻。

小堂

小堂终日对天清，檐外鸣禽三两声。
谁道白云深处冷，和光满地透春生。

心学吟

心即是理理即心，心性生来不用分。
说与世人浑不解，却从血肉觅天君。

会所独坐

俯仰乾坤一太清，浮云何处障虚明？
先天佳景无人会，日向尘埃问世情。

咏良知四首

虚明灵觉号良知，变化云为不用思。
保得良知常自在，洗心藏密更何时。
神机出入民咸用，谁道良知更有玄？
会得乾坤真易简，不须心外觅先天。
谁信良知是本心，直从此际透天真。
千年作圣无别法，致得良知便是仁。
致得良知便是仁，如何此外更求真？
从来知止即知本，谁道良知不是身？

又二首

疏食藜羹一澹然，谁云此外有先天？
乾坤易简浑无极，始信良知是圣传。

始信良知是圣传，阳明当日未为偏。
纷纷世上多会臆，谁透乾坤易简诠？

感事

落叶萧萧满碧台，秋风十载鬓毛衰。
疆场有计知无浦，愿问扁舟归去来。

咏志

风尘十载鬓毛皤，宦况萧萧归意多。
水月一川浑似旧，扁舟还许共渔蓑。

同内翰同年阳神登剑台

烟烟台前剑草生，谁知信义彻幽明。
延陵季子今何处，千载舟心鉴水清。

怀友

每想云台燕语时，春风秋月两相知。
江山何处栖黄鸟？出谷迁乔慰我思。

寄南皋

谁写乾坤入画图，鸢飞鱼跃见真吾。
反身会得良矩在，万化经纶道不枯。
无欲从来道圣学，君家功课近如何？
洗心不入天真境，三载重来依旧多。

独坐

独坐小轩无一事，闲从周易觅先天。
盈虚消息原无定，何事行藏问孔颜。
谁悟先天是此身，太虚何处非乾坤？
自从孔孟传心后，惟有阳明识此真。
此身何处非心神？万理纷纭总一仁。
若道虚灵原有物，孔颜真诀竟迷津。
扰扰尘凡志未真，平生虚度岁华新。
长思草木羞同腐，肯作苗而不秀人？

读道性善编寄李见罗

情性原来只一片，如何性善情不善？
若还不善亦人情，恻隐如何出乍见？

答李养愚

官清赢得梦魂安，茂叔当年未是偏。
一去宦途十六载，归来会有百余钱。

苍生叹

万物由来俱一体，谁将天下通吾身？
官家不有痼瘵意，四海疮痍空自呻。
鸡鸣早起欲如何，只为苍生痾更多。
谁把圣针聊一试，管教四海乐天和。

闻张氏败事感慨

哲人自古履平坡，绝栈悬崖危更多。
却意世人行险事，何如湖海一渔蓑。

因徐公论学有感

无欲方能入圣真，孔门学脉在求仁。
如何发愤忘食苦，只为当年尽此人。
只为当年尽此人，三才原是备吾身。
圣人事业掀天地，把柄由来在学仁。

春亭闲咏

春光煦煦透林园，青鸟关关任君还。
草阁清虚尘虑静，闭门终日对书眠。
春风日日唤晴云，独对芳樽意欲醺。
门外不知冷暖去，草堂野马自氤氲。

春日闲游

路入康衢信步行，脚头到处是云程。
春来多少黄莺语，谷口谁闻伐木声。
鸟到春林放好音，谁将洙泗涤尘襟。
闲来独步川流上，一段和光溪水深。

虞廷论几三首

漫漫读书六十年，虞廷始悟几几传。
自从尼父知几后，谁识天机是善端。

谁识天机是善端，独中和介出人天。
只从善恶分几后，千载茫茫失正传。

千载茫茫失正传，遂令作圣竟无缘。
谁人识取研几诀，信步直游舜孔天。

会所独坐吟

风起尘飞扫面来，长安道上独徘徊。
禅林坐久风尘静，一段闲云天际开。

秋日咏怀

江汉秋阳万古清，皇皇载赞亦何情。
曲肱不作东周梦，看破浮云世自轻。
问君何事日恹恹，道不逢时莫浪忧。
廊庙应知无我梦，不如洙泗觅源头。

与洞源公

扫室焚香默坐时，不知消息作何思。
功夫若道山中得，孔孟当年亦是驰。

草堂独坐

归来川上卧柴扉，何处乾坤无化机？
坐听草堂双燕语，不知门外杏花飞。

观海棠

何处春风放海棠，烟村十里泛清香。
山人莫道归来早，只怕花飞空自忙。

题囹圄怀西伯

日过夕阳人去后，独闻乌雀噪庭槐。
不缘麦里七年久，周易谁为万世开。

督狱感怀二首

囹圄郁气结氤氲，一夜呻吟不忍闻。
谁道西曹无事客，棘围何日散愁云。

曾去抱关青海鑰，复来击柝白云司。
却怜一夜二更梦，不及东窗红日时。

寄管同年东溟

江汉茫茫一苇航，遨游不到水中央。
而今欲向天山去，只恐烟霞债未偿。
金逢锻炼方成美，玉到琢磨始见光。
自古圣贤常惕励，精微一段更参详。
一自虞廷启道心，求仁两字是金针。

只从孟氏真诠后，千载谁人识本心。
布被藜羹六十余，萧萧风色满庭除。
眼前莫道知音少，一段幽怀天自如。
一入金门二十年，蓬蓬两鬓欲苍然。
春风三月桃花放，正是游人归洞天。
三月桃花赠客行，绿杨深处鸟声清。
山中莫道无人问，独坐石崖伴月明。
今人忙处古人闲，始信白沙透两关。
世味纷华浑未了，从心地步亦空扳。

圣学吟

圣学工夫戒自欺，须知诚意是良知。
直从慎独为君子，那讨闲居不善时？
一敬相传入圣真，乾坤事业付吾身。
经纶自是儒家事，肯作乡原媚世人？
谁将江汉洗尘心，洗尽人心见道心。
圣学直从无欲得，孔颜真乐岂难寻？
百好未能真澹泊，此心空尔夸虚明。
洗心直到无尘处，江汉秋阳一片清。

初进 朝见

道不逢时莫浪投，长安市上忆空游。
戊山水月浑无限，童冠春风共白头。
窗外春风激有声，身闲何事问鸡鸣。
思来夜气人人是，不到平明志始清。
收拾精神入太真，先天何处落凡尘。
而今保得丹心在，万世穷通都是春。

纪梦

君有一团端正坐，是谁默授此真机？
好将中道扶元口，俯仰天人两不非。
十里烟村是我家，剑台汶水泛桃花。
他年过我戊山下，应有春风领物华。
昧昧谁能识本心，试从嚅蹴见天真。
万钟只为宫室受，百岁终为不义人。
入圣无阶出小乘，天机活活本圆明。
孔颜不是匏瓜物，一段神光万象倾。
百尺竿头拖步难，脚头到处是尘寰。
何时踏破烟云路，一段天光太宇闲。
天真一点起凡情，湛湛浑如江汉清。
每忆当年陋巷客，浮云万里一瓢清。

秋日

独坐深林对夕阳，黄花碧草泛清香。
幽人聊作闲云其，一任秋风落叶忙。
丽萧何处起秋风，花卸花开见化工。
谁道乾坤无交也，炎凉气味任时行。

春日

春风日日度官衙，绿柳红桃变岁华。
满院花飞三月争，不知春服制谁家。

咏学

神明无在无不在，睿思无思无不通。
形性生来无二理，道心谁识是天中。
貌言视听此身文，一理生生万理分。
却笑世人横臆说，漫云方寸有天君。

圣学从来在此心，只因多识障天真。
谁知一点灵明意，照破乾坤万象春。
有道下人世所难，古来曾有几贤人。
自从颜氏虚无后，千载茫茫道不传。
欲从何处觅玄关？须信先天在眼前。
圣贤更无身外事，谁知独里握经纶。
先天何处可跻攀，不落丝毫意念间。
应感纷纭俱属此，才添些子隔重关。
就中原不傍人功，当得清明一气通。
万古流行看造化，何曾些子点虚空。
圣学千年谁与明？纷纷只辨世间情。
不将道眼还初照，那得清平度此生。
不用多多觅此心，此心处处是生人。
区区闭眼坐关者，可是元来未识仁。
乾坤今古共吾身，何是人人丧却真。
总为世情看忒重，谁甘舍旧更求新。
阳光元自中天照，金性还须百炼精。
颜孟于今如再见，百年还了世间情。
一处了时百处了，却恨年来悟不早。
人生一息共千秋，何事奔忙空草草。

一真歌

一念真百念真，惟狂克念作圣神。
本来俱是赤子心，底是人间染世尘。
一事真百事真，一真一切见吾身。
孔颜此外无乐事，万化经纶只在人。
一处真百处真，乾坤万物俱同春。
反身自有真心在，不用他岐错问津。

村居咏菊

十里幽栖一小庄，两行碧柳荫茅堂。
道人日坐东篱卜，惟有桐琴对晚香。
一曲高歌一曲琴，清香风细不生尘。
玄机莫道无人说，檐外鸣禽语更真。
九月黄花烂一篱，天香真味为谁知？
秋来万卉飘零后，正是群芳得意时。
菊径花开秋色新，清香洒洒出埃尘。
平生我爱东篱伴，独有凌霜一段春。

咏性

尧舜人人皆可为，允恭克让总非奇。
试观从长徐行意，一段天机不自知。
入圣功夫原易简，兢兢业业总无思。
爱亲敬长人人会，不是良知却是谁？

对日思尧夫

独对春阳抱暖余，窝中当月乐襟裾。
风流千载渔樵话，不道金门好读书。

午梦

曲枕南窗午未醒，官闲谁道梦魂惊。
平生不是荒唐客，肯入庄周蝶花情。

本心

以人治人原无相，执柯伐柯成理障。
识得乾坤一太虚，云行风动凭流畅。
谁云草木本无知？春日生荣秋日萎。
不是灵根原有觉，如何消长奉天时？

若问如何是本心？此身个个自员神。
太虚不在乾坤外，谁道心身是二人？

春轩读易

司中清净无余事，且向春轩读易书。
万象森森无限画，六爻何得尽乘除。
独向画前究始终，乾坤大易了无穷。
谁人会得生生意，只在先天未画中。

澹泊

世情浓艳系人多，澹泊家风意若何。
寻得孔颜真乐处，浮云一任太虚过。
小小闲庭菊一篱，幽栖应许花神知。
清风满到梧桐月，还共秋香醉一卮。

风林

林下清风一浩歌，三杯浊酒醉婆婆。
白头不问人间事，欲向渔翁觅钓蓑。

答刘兑阳

大冶炉中火一星，寒烟穷谷半雕零。
道人不握回春手，安得蒸蒸透万扃。

寻乐

回心三月不违仁，不是儒家学守心。
悟到存神过化处，始知真乐不须寻。
无声无臭本来心，谁到灵台方寸寻。
未会圣门一贯诀，漫从血肉觅金针。
道心精一是执中，彻地通天本太空。

会得鸢飞鱼跃趣，先天一片有神功。
千载茫茫未识心，谁知吾体是灵襟？
人间不有阳明子，除却良知身外寻。

对月

一片清光点玉壶，古今俯仰忆吾徒。
良朋到处闲来往，朝市山林总不孤。
老去不堪五夜苦，漫从车马走长安。
白头未遂平生志，万姓嗷嗷愧坐观。

自叹

扰扰尘埃六十余，好将宿垢尽洒除。
孔颜真乐寻难得，尧舜一中学易疏。
欲识太虚无一物，须从万象见真如。
每怜心学千年晦，漫向灵台问帝居。
白发年来满客头，尼山光景忆闲游。
未知顺耳归何处，谩说从心任自流。
穷通由天人莫与，行藏有道我焉求？
春风活水翻桃浪，好向平川买钓舟。

姜纘石道丈

一路福星照八闽，黄童白叟喜相迎。
春风已透越山暖，秋月还同湖水清。
三载丹心劳抚字，九区赤子乐升平。
谁云召氏甘棠远，载见讴歌起令名。

思山吟

只恐身闲心未闲，心闲何必住云山。
果然得手性情上，更肯埋头名利间。

动止未尝防忌讳，语言何复着机关？
不图为乐至于此，天马无纵自往还。

除夕前一日灯坐二首

万历十六年

腊残旅馆见春归，千里孤身此夜扉。
灯影谁怜青鬓减，漏声遥送冷风微。
凭凌雪色梅花馥，吐纳烟光竹叶肥。
安得太平策再上，顿令民物有光辉。

修身爱道本忘机，何事关心欲拂衣。
忽忆三千百里路，应知四十九年非。
冠裳齐楚人同调，家国燕秦念不违。

早朝

五夜趋朝寐未醒，漏声几点梦魂惊。
白头不禁驰驱苦，早夜谁堪风雪行。
三策长怀董氏意，丹心空抱杞人情。
老来自是归乡井，卧听康衢歌太平。

偶成

问君何事日忡忡，千圣相传此一中。
天道从来多代谢，人间何处无穷通。
曲肱不起浮云梦，陋巷宁甘箪食穷。
世事纷纷凭去住，不须翘首怨东风。

鸡鸣

早起鸡鸣兀坐时，此心寂寂更何知。
虫声唧唧听闻远，曙色明明观望迟。

未发前期原有象，几通到处却无思。
个中一段孳孳意，为善由来入圣基。
贤圣从来非异常，貌言视听日思量。
一身调燮浑无术，万化经纶宁有方？
位育须从腑肌得，中和岂外利名场？
本来面目原无欲，学问功夫修更长。

夜梦与许敬庵论学

一夜神交千里游，此情卷卷何绸缪。
时逢古道消浓艳，势到机关多巧谋。
六籍犹在往圣诀，三才不减旧风流。
愿期无负百年约，洒水尼山有胜游。

寄鲁源公

圣学由来无它得，经纶参赞此中通。
只从一贯窥元化，肯把多能觅圣功。
成性存存道义出，天机亶亶圣神同。
试观造化生成意，都在乾坤易简中。

默坐

默坐澄心入静时，神闲气定更何思。
仰怀颜氏心斋日，不是出聪堕体时。

了心歌

若欲了吾心，须从当下了。
当下了不得，百年空扰扰。
为问了心人，自视何太小？
当下发真心，一了百自了。

会所独坐吟

学道四十年，于今始识心。
出入原无乡，方所何处寻？
无内亦无外，非浅亦非深。
默默何着察，昭昭何潜沉。
彻天亦彻地，亘古亦亘今。
贯通一身灵，周流万象森。
菜根多滋味，咬咬有余香。
世情甘浓艳，苦淡不肯尝。
逐逐流俗中，营营名利场。
富贵不可求，执鞭空白忙。
古来有真人，长怀铁石肠。
陋巷饮一瓢，疏水乐不忘。
古今一瞬息，乾坤共久长。
穷通坦荡荡，谁复问行藏。
年来知此味，咏归卧康庄。

观海感怀

五十余年道未披，何须垂老更求知。
渔人借我归湖棹，白石沧洲月上迟。
海上长风起白沙，江门春水泛仙槎。
平川应有渔樵伴，坐对沧岸看落花。

怀云浦

淡淡清如水，安安静若山。
问君何能尔，无欲透天关。

山海行答祁号峰

黄金满载非吾愿，白手还家未足羞。
闲往闲来原自我，浩然天地一虚舟。

送南皋

金逢锻炼方成器，玉到琢磨始见光。
自古良工心独苦，菜根滋味几人尝。

村居独坐

三载闲闲卧草堂，曲肱枕上觅羲皇。
浮云一散知何处，独对青天化日光。

甲申七月戊巳山江纒石丈北上

笼烟远树挂苍峰，两两楼台掩映中。
户迥风清庭草绿，云闲水碧涧花红。
河洲长绕戍山麓，谷口时闻鸣鸟翀。
又送扁舟归帝阙，平川秋水一帆风。

对天

独坐南窗对碧天，白云冉冉亦何闲。
乾坤多少秋阳意，谁道宣尼去不还。

杂咏

万里投荒天玉成，殷忧启圣自阳明。
良知不透千年诀，只恐风霜亦世情。
投荒万里度萧条，今古纲常一担挑。
日向轩窗读六戒，垄场风韵更逍遥。

怀邹南皋一律

暮春不为太山游，汶水长风带月流。
君去天门红日远，我来蓬户碧云浮。
杏坛莫负三秋约，阙里常怀十日游。
堂奥十年空寂寞，宫墙多少正凝眸。

对菊吟

风入秋亭花木知，纷纷开卸满东篱。
荣枯自古浑常事，勘破机关一笑迟。

观胡公荣刻太极图及八卦九畴先天后天大图说

我观太极图，落落如贯珠。
异哉濂溪子，何为此陈铺。
动静原无端，阴阳有始乎？
五行一阴阳，生成俱道腴。
无先亦无后，何有亦何无？
孰为大根源，孰为小些须。
一者万之一，万者一之殊。
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
八卦与九畴，五行不相拘。
先天与后天，阴阳无定区。
万物一太极，无极是郭郭。
貌言视听思，无欲见真吾。
反身只有我，孰为太极图？
吾言如不信，试请问尧夫。

夏日登戊巳山月出方归

夏日乘风上翠岩，飘飘如在太虚间。
西临泗水川流阔，东望尼山云岫闲。

月满楼台风细细，鱼游池沼鸟关关。
青袍且挂苍松上，潇洒峰头一咏还。

论贫

心如颜氏方无欲，学到原思未有仁。
至乐山来皆自得，始知货殖失真人。
蓬窗宪于百年苦，驷马端君半世忙。
千载一瓢颜氏乐，个中真味为谁尝。

初夏郊行

麦子黄时黄鸟鸣，时行物育两分明。
光阴六十成虚度，不是乾坤着察情。

寄王泓阳

兀兀独坐时，浩然发长叹。
问君欲何为？愧非男儿使。
自从孔孟来，洙泗空漫漫。
千载无圣人，为谁当羁绊？
名利两关情，谁能唯一贯？
博文与约礼，斯道始弗畔。
勇哉竭才子，卓尔登道岸。
愿立同心盟，永为吾道干。

概古

粗衣可掩形，粗食可充口。
穷苦不堪忧，名利劳奔走。
贤哉颜氏子，忧道不忧贫。
岂无安饱念？羞似饮食人。
大人养其大，小人养其小。

养小以害大，古今知多少。

独不见，山中鸟兽亦仓仓，饥食渴饮卧高冈。

男儿不作纲常计，鸟兽同群更可伤？

又不见，庭前草木色丛丛，春日荣华秋后风。

却怜人同草木腐，谁与乾坤赞化工？

怀古

独坐田园对圣轩，白头无事发长忧。

踽踽笑随鸟兽群，寂寂忆同草木腐。

丈夫事业只如此，古往今来何足数。

欲从陋巷闭户人，箪瓢菽水甘贫窶。

早学尼父一出游，东西南北皆良伍。

男子生来事四方，岂愿局局终农圃？

顶天立地作人豪，愿与斯文继邹鲁。

村居

窗外竹声风作韵，门前花影月移阴。

闲中幽意从今会，消尽长安名利心。

洗心三日远尘埃，万象同春一片开。

会得乾坤原具足，何须人力更安排？

月下吟

对月临风一浩歌，白头无奈世间何。

丈夫不会箪瓢味，论道谭玄总是讹。

谁谓尧夫道不穷，百年潇洒乐窝中。

当时不遇知音者，纵到三公亦是空。

鸡鸣吟寄阳和年丈

草堂夜夜听鸡鸣，何事幽人不用情。

往古来今皆我事，参天两地待人行。
一瓢蔬水诚安乐，万姓饥寒望治平。
还向燕台聊一试，迁乔鸣鸟正嚶嚶。
鸡鸣早起欲何为？正是清明向善时。
好恶与人同性性，心神常自日孳孳。
浮云原是天中物，嗜欲孰非命里思？
会得虞廷精一诀，道心随处是良知。

咏良知

人心有觉原无觉，草木无知却有知。
会到天机生化处，不是良知更是谁？

题桃源记

云洞深深有剩春，渊明当日见天真。
眼前无数桃源洞，何事人间不问津？

咏学

王道天德无两心，谁云过化非存神？
反身会得先天诀，万化纷纭总是仁。
莫向支流问泗源，滔滔何处觅天渊？
试从活水源头看，万派川流一鉴潺。

题王良

孟子生来不枉尺，浩然须由集义起。
自从一募断机后，力学七年入圣始。
却叹吾人志不坚，朝作夕辍无底止。
枉尺直寻贤者羞，枉寻直尺世莫耻。
人之生也本来直，千古圣贤只有此。

闲院独观

青青小竹倚门生，风弄秋声窗外清。
却叹竹林多醉客，不知何日是天明。

林间独坐

林密风清一浩歌，乾坤俯仰更如何？
浮云来去浑无事，却笑人间伎俩多。
疏食藜羹绵布袍，风流洒洒作人豪。
古来多少清贫士，惟有箪瓢味更高。
颜氏如何乐一瓢？乾坤今古忆寥寥。
谁人咬得菜根味，千驷曾如饮一瓢。

漫咏

万里青霄一片云，氤氲来去自成文。
风云原是天中物，谁把神工内外分？

读书有感

终日昭昭对此天，时行物育俱真诠。
眼前不解乾坤意，却向书中觅圣传。
却向书中觅圣传，谁知此性是先天。
反身会得无言意，宇宙天人一大全。

新秋自勉

杂念闲思寄此衷，往来何事日憧憧。
太虚有象元无象，丹府无空却有空。
窗草青青形自得，游鱼喁喁见春风。
年来试取天行意，始信无言是圣功。

泛舟

□水春风一叶舟，平川千里泛中流。
曲肱一枕浮云非，不道兰亭是胜游。

风雪寒烟

□□停舟系野渚，青黄柳色正深深。
春光九十今将□，□破寒梅一段心。

□月溪

□□□□共此明，清光何减亦何盈。
世间无数经纶□，□在一心变化生。

过天津

□泗源流一派新，潺潺活水渡天津。
沧溟无限东流水，应有尼山泉下春。

舟泊湾中

千里乘舟上帝京，一川春水两崖生。
此行若问来何意？乔木山头听鸟鸣。
长忆嗷嗷万户愁，野夫徒抱杞人忧。
自知老去浑无补，聊向金台觅旧游。

月下行舟

活水潺潺好放舟，清波明月满川流。
洗心直到澄澈处，不负春光第一游。

端阳同顾泾阳观海

回首夷齐清韵渺，空余北海变东华。
风翻桃浪三千顶，潮打石崖万点花。
烈烈迅雷起吼啸，滔滔云汉蔽天涯。

鸿蒙久觅无寻处，此地何逢天畔舂。

登楼咏怀古风

□上东楼聊一眺，北山南海发长啸。
苍碧茫茫漫烟波，古来多少归湖棹。
江湖廊庙无损加，只是人间计丰约。
吾家门外有川流，月白风清堪把钓。
道人非是爱林泉，今世谁人行古调。
山河大地任行藏，穷何悲号通何笑。
丈夫落落立乾坤，自有古今相照耀。

乔公明府

红桃白李眼前花，花卸花开自岁华。
看破荣枯成一笑，乾坤消息在君家。

寄阳和

道不逢时去不疑，区区奔走欲何为。
纵令费尽千钧力，不系当今安与危。

怀空谷

仙人一去石坛空，独对石坛语化工。
春色满园留不住，数声啼鸟送东风。

春日同雷宪副登角山

三月登临间翠华，海风吹我入烟霞。
青霄共对山灵语，一段春光天落花。
十载边疆寄此情，海风山月共长清。
太平三策知无补，踏破浮云一啸轻。
道人不是爱山林，宦海茫茫风浪深。

万里扶遥难措手，何如岩下一声琴。

过牛山

孟氏当年养浩然，至刚至大贯人天。
如何俯仰能无愧，夜气生生性自全。
景仰高山不可扳，而今一望更潇然。
管鲍遗址千年在，不共尼丘万古传。

观山桃

方入春山眼界明，丹崖翠壁万峰清。
白头不负苍山约，谷口桃花赠此行。

牛山

年年春雨发新柯，始信乾坤保太和。
若到牛山生意尽，如何千载未消磨。

闻顾泾阳上言被谪

朝阳鸣凤古来希，劲翮翮时欲飞。
千仞丹山栖不下，凌霄九万意何归。
皎皎亭亭志愿高，刚风直节压尘嚣。
却怜无限长沙恨，不及颜回乐一瓢。

登泰山

春日重来上泰山，崔魏乔岳薄云天。
千年无数登临客，谁与宣尼陟此巅。

莱芜道中

迭嶂层峰列翠屏，川流环抱万山清。
道人不是游春客，漫把云山作课程。

万壑千松遶翠微，春风动处岫云飞。
暮春童冠游何地，独对青山一醉归。
我爱青山欲卜居，春风秋水两相宜。
牧童牧笛千峰外，不遣长安游子知。
山上青松山下溪，山光水色共栖迟。
道人不是巢由氏，无限春风乐自知。

送春

三月紫花开两岸，一行绿柳辨春华。
村沽独对山亭饮，醉送东风桃杏家。
一雨芬芳满院飞，东风数点送春归。
山亭谁是长青客，惟有苍松伴翠微。

闻鸟

静听窗鸟鸣春意，闲看山禽舞翠华。
乾坤多少鸢飞趣，何事樊笼入小家。
打破樊笼入大同，此身直在太虚中。
空空千载惟尼父，终日神游驾六龙。

九月登海亭

海月一团清彻底，波涛万载发天声。
谁知海上皇华使，识破洪蒙未判情。

小轩独座

斗室焚香兀坐真，澄然无事对明神。
闲来一曲发三唱，收尽乾坤万物春。

南食人郊行感赋

雨洗风尘太宇清，长安游子忆闲行。
年来无计回天意，空挂中州一段情。
白发春风柳絮飞，金门青琐尚依依。
三年空走长安道，不济苍生一日饥。

别阳和年丈

自从玄晏流风后，仁义年来不如钱。
我与君交淡若水，百年一脉共渊渊。

登泰山

直上天门问太虚，长空一望了无余。
谁知平地登高处，万象森罗自跃如。
太虚原不是无形，大地山河总是空。
会得此身皆性体，灵台何处觅神通。

送布衣谢盘石

老我山中更无疑，何须垂老欲求知。
君今若问渔樵路，白石沧江月上时。
活泼生机本自充，何劳人力助天工。
只从当下一真去，四海还收保合中。

怀归

老马长途愧不前，治平三策竟无缘。
年来欲买扁舟去，闭户山斋独乐天。
道不虚行只在人，先天一脉是常真。
试从赤子良知看，曾有思为半点尘。

题鹿图

闲花尽与青禽去，幽草生怜白鹿来。
乞取神仙食玉诀，他年骑尔共徘徊。

观花竹

谁云花无知觉心，天机感应自通神。
须知人事关天事，始信天真亦物真。
花卸花开形盛败，竹荣竹瘁见亨屯。
从来休咎多征应，莫负乾坤生此身。

本体

本体工夫分两个，不知何处作功课。
试观乍见出真心，此际工夫如何作。
乍见真心不费功，天机应感自通神。
而今识得真心在，那讨工夫着此中。
谁识真心是圣胎，神机到处有元裁。
扩充不费安全手，六合同春一念开。

赵素衷先生文集

赵维新小传

关于赵维新，因其字、号及生卒时间尚存歧解，故需先作一考辨。

首先来看其字号称谓，存在两种说法：《嘉庆东昌府志》云：“维新，字素衷。”《康熙茌平县志》云：“维新，字文野。”究竟孰从？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据其亲友称呼判断。如时人张凤翔所题《感述录序》云：“弘山传之我疆、素衷”，时人范景文《〈荏山三先生合刻〉原序》云：“我疆、素衷皆其高足弟子，嗣主宗盟”，均我疆、素衷并称。“我疆”乃孟秋之号，其墓志铭有明证。显然，“素衷”亦为赵维新之号，明矣。而且《素衷先生行略》有“学者称为素衷先生”一语，更足以印证“素衷”乃时人素称赵维新之号，亦可证《嘉庆东昌府志》“字素衷”之误。至此，可以明确赵维新，字文野，号素衷。

其次，关于赵维新的生卒时间，俞樟华《王学编年·神宗万历四十年》载，是年“赵维新卒，生年不详”，认为赵维新卒于万历四十年，即1612年^①。吕景琳《明代东昌王学述论》说“大约生于正德末年，卒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活了九十二岁。”^②商成刚《明代中后期北方王门思想析论》认为“其大致生活时间应不出正德十五年（1520）至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之范围内。”^③黄巍魏、邹建峰《晚明北方王门心学巨子赵维新哲学研究》更是言之凿凿说：“赵维新（号素衷，1525～1616）”^④，为后来研究者所沿用。

实际上，最初倡议合刻《荏邑三先生文集》的毕佐周在其为《文集》所作的序中有这样一句话：“甲寅冬，余来荏，则素衷尚健。……粤明年，素衷歿。”这里，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赵维新去世之年为明万历甲寅之“明年”，即万历乙卯年（1615）。毕佐周，河南光山县人，万历四十三年主政茌平，政尚平易，尤爱贤士，仰慕赵素衷言论风旨，遂为好友。素衷生前也曾将文稿交付佐周并特意嘱托“谋梓”刻印，可见关系之亲密。因此，毕佐周所载素衷卒年是可信的。又据《明史·赵维新传》：“（维新）年九十二，

^① 俞樟华.王学编年·神宗万历四十年(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513.

^② 吕景琳.明代东昌王学述论(J).东岳论丛,1993(2).

^③ 商成刚.明代中后期北方王门思想析论(D).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④ 黄巍魏.邹建峰.晚明北方王门心学巨子赵维新哲学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9(6).

无疾而终。”^①可知赵维新享年 92 岁，既然其卒年为 1615 年，那么其生年也可推知为 1524 年。因此，赵维新确切的生卒年份应为 1524—1615 年。至于有学者将赵维新卒年定为 1616 年，其根据是曹和声《感述录序》中的一句话：“文部张蓬玄先生曰：‘其人（赵维新）九十有二矣……予闻其名，不一睹其面，子曷过而问焉’，属毕，令君敦延之，令君为余言，先一月逝矣。”因这篇序末题“万历丙辰长至日”所作，故认为文中“先一月逝”，即可证赵维新卒于万历丙辰（1616）年。其实，对于曹和声与张蓬玄的这次对话，文中并未明确对答年份，而且带有明显的追述性质，故不足为据。

至此可以明确，赵维新（1524—1615），字文野，号素衷，山东茌平人。据《素衷先生行略》，赵维新二十岁时，便执贽拜张弘山为师，受教良知之学，“往复参证，因大悟性命之宗”，成为张弘山最得意门人之一，最得弘山学问之真谛。又据张阳和云：“弘山于其门人孟秋、赵维新日夕相琢磨，无一言不契于宗旨。文成之的传，其在兹与？”张洛源亦云：“赵公素衷与孟我疆俱先生（张后觉）里人，且同侍门墙，得先生之教尤深……余往来其间，士民咸津津颂之不容口……盖真得弘山之传而与我疆相伯仲者。”

赵维新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其所编撰的《感述录》六卷和《感述续录》四卷中。赵维新在《感述录序》中，详细说明《感述录》命名之因由：“感述者何？感弘山先生而述之志范也。……述先生之意不以言也。”仿效孔子“述而不作”，反复强调《感述录》所载内容，均为亲闻弘山先生之教言：“《述》中有‘先生曰’者为先生言，无‘先生曰’者为新述先生言，所谓述先生之意而传先生之神者也。”《感述录》继承《论语》的语录体形式，一问一答，将张弘山先生对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理解以及日常师生论道真切地记录并保存下来，言谈话语间透露着对于老师深深的敬意。

《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对老师的尊重，便是对大道的尊重，为学之道，以尊敬老师最难做到。《感述录》看似记载的都是弘山先生的学术思想，但更隐隐透露着记录者赵维新对于大道的执着追寻与坚守，对于师道尊严的操守与捍卫。弘山先生去世后，观其所撰《祭弘山先文》和《弘山先生教言后序》，将弘山喻为“日月之明”“沧海之深”“岱峰之峻”，赞其“坦率类程明道”“严毅类朱晦翁”“明粹类颜子”“孝友类曾子”，呜呼之情，三致意焉，崇道之心，溢于言表。而且建言东昌知府李士登，专请为其师建祠宗祀。赵维新这种尊师重道之精神，崇德尚学之力行实践，实可为后世崇教之楷模！乡居期间，赵维新“率里

^①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张后觉传》.中华书局,1974:7288.

人为崇正会”，召集乡人子弟，收徒讲学，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传播孝悌之道，开发良知，净化民风，以致当地“士安其居，民化其德。同邑孙佐周、时秉仁、施厚辈皆执弟子礼，商河张虚庵亦不远数百里造先生问学。”影响所及，被泽深远。万历二十八年，李士登作东昌知府，时常躬造赵维新家谈学论道，并请他主持府郡讲学，“信从者日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赵维新力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将良知之学在日用生活中展开，让儒学生活化得以可能，这一点，正是其学问最深透处。上面所述力行师道尊严之举，正是赵维新践行生活儒学的一个侧面。

赵维新践行生活儒学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笃行孝悌，感人至深。据《素衷先生行略》及《明史》记载，维新至性纯孝，亲丧期间，五味不入口，三年不入寝室，柴毁骨立，以致扶杖方能勉强行走，邻人闻其号哭，亦无不为之动容。维新之孝，声闻四方，抚院特束帛加璧加以褒奖，一时传为孝亲模范。时人刘志斋对其孝行极意称扬，诗歌赞词，累千百言。妻丧之后，其子屡次劝其续弦，维新便以西周时期尹吉甫之子伯奇遭继母陷害之事婉言相拒，终身不复再娶。维新之弟生活拮据，“先生乃割所有，资弟所得，廩禄悉与共之”，将自己的官俸悉数与弟共享，连根之情，粲然可见。饮水思源，维新极为重视祭祀先祖，报本返始。他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成立尊祖会。亲自撰写《聚族碑记并尊祖会序》，所筹资金的一半用来制作维护先祖祠龛，一半用来周济贫困族人。

赵维新践行生活儒学的第三个方面是其淡泊名利，涵养天性。“涵养”一¹⁹⁹词在《感述录》《感述续录》中出现频次颇高，如《同春》：“有事时即事为涵养，无事时以涵养为有事。有事时，涵养在事中；无事时，事在涵养中。”“日用间涵养沉潜是功”《涵养》：“涵养，复本体也，涵养纯便是本体纯。”反复强调“涵养”是一种功夫，无论有事没事都要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涵养，惟有不断地涵养沉潜，才能使本体虚灵不昧，不致迷失。至于涵养的具体内容，维新充分发挥孟子的存心养性之说，认为“欲尽心，不存不可也；欲存心，不养不可也；存养不加，欲事天不可也。故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吾心之天也。”既然孟子将心、性分列，表明“性”在天为“性”，落实到人名为“心”，因人心易为外物所诱惑，故须时时敬存，以复其本性或天性，此即由人返天之工夫。既明此理，维新在日常生活中便无往而不主敬存诚、涵养本体。《素衷先生行略》记载他：“时或独临书案，涵泳遗编，以咀识性体；或偕一二邻翁，优游树底，以养天和；或徐行陇亩，观草木之生意，以识化机；耕耘倦，或卧小榻，合目片时，以养神气；或玩古人咏道之诗，以自浸灌。虽啜粥饭水，并日一食，此中皓皓无疵，若水

之无波，月之不晕，日之皎尔中天。其自得如此。”一派箪食瓢饮、逍遥自适之颜子气象！维新“四馆邑令，两任学博”，所到之处，郡邑之人重其为人，多有赐其百金酬谢者，均被一一谢绝。修筑墙垣时，曾掘得藏金一篋。工人陈一清见之，垂涎不已，据为己有，维新不仅不懊恼，还反复叮嘱他勿要声张，否则会招致他人嫉妒，引来灾祸。又据维新与友人来往书信，时人如陈化峰、刘志斋等感其孝行纯笃、节操奇高，欲荐举其出仕执事，亦均被其一辞谢绝。维新淡泊名利、守死善道，固如此。余姚孙月峰说他：“潜心性学，品格孤离，经史不释于手，名利不入于心。”罗汝芳任东昌知府时，曾亲自造访，脱粟一饭，论学终日，扁其门曰“真儒”。

感述录·序

昔夫子感获麟而作《春秋》，而他日又曰：“述而不作”。不感不述耶？感者麟耶？感之者麟耶？夫人心无一息无感时，无一息无述时。故孩提之幽梦，未有唤之不觉者也。祖父之朽骨，投之数十世，一滴之血，未有不入者也。

《易》曰：“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奚夫天地万物之情？是尧舜以来相传之意也。盖至我明，而阳明先生者实始以是传之心斋，心斋传之波石，波石传之宏山，宏山传之我疆、素裹。感于彼，应于此，一生生之意，运之无穷。于乎大哉！然则先生之为是书，其感于宏山之没耶？其感于宏山之生耶？其感于宏山之没也，则无人注，奚先生何述焉？其感于宏山之生也，则不目而视，不耳而听，不手而指，不足而行，是何物？可不思乎？《语》曰：“未知生，焉知死”，《传》曰：“生生之谓易”，夫生则恶可已乎？是数服执其随，感随则服，思从于朋，咸朋则思。手之为舞，足之为蹈，口之为诗，艺之为文。不因水流，不因花发，不因山颓，不因木萎，师非师，我非我也。善述人之志，其如示诸斯乎？郡伯岳石梁先生读先生书，想见其为人，亟欲公诸海内，夫亦欲唤人之所为宏山、素裹者以运之无穷乎？是亦夫子二千年一滴之血，有感之而无感之者也。郡伯如此，人人如此，吾亦如此。后有作在，其亦有感于此夫？

发干后学张凤翔题

感述录·序

岳子入东郡，则（魅）之未苏而螟之将沴也，有感焉，纷拏于修敬、修备之牋，而胸中若有格格砢砢，捍而不入，应而不恬者。时取行（？）一二儒先语体理之，则婴之于乳矣，跛之于杖矣，瞽之于诏矣。或触而捍，或触而应，或入而恬，或入而不恬，格格砢砢者，十失其八九。而一二者时有焉，则过而问之文部张蓬玄先生。文部曰：“荏山有赵素衷先生者，闻道君子也，信其师宏山先生之学，以与共友我疆、尚玺、绍明、心斋、波石之绪，以升文成先生之堂，其人九十有二矣。其束躬澄怀时，含豪以有寄。备日而炊，缕衣而卧，饥饿不能出门户，而自浩然于天地之间，其言当有合。予闻其名，不一覩其面，子曷过而问焉？”属毕，令君敦延之，令君为余言，先一月逝矣。其生也，见之令人意消；而其去也，思之令人气懔而不释。试从其家，取遗言以进，则有《感述二录》在。其言曰：“感述者，感宏山师而有述志范也。言不尽出于师，亦必繇师而有言，魅（趙）哉之言也。”夫何感？夫何述？感宏山耶？其自为感耶？述宏山耶？其自为述耶？彼与宏山有格格砢砢者，则不能感，而乌乎述？彼自有格格砢砢者，则不能述，而乌乎感？而世之读是录者，或入或否，或恬或否，其有格格砢砢者存耶？否耶？其自有可感者，不存乎见少；则自有为感者，不存乎见多。其于述也，若人之肖天，而子孙之貌，真于祖父母父母则已矣。夫圆顶方趾以肖天，而我之显仁藏用之心，则有违背捐弃而不能述者。头面手足、耳目口鼻类吾亲而事之，而求之规似而色泽远，求之色泽而神理远，有彷彿离岐而不能述者。乃升中而凤皇至，飨帝而风雨节，孝弟之至者，往往通于神明。则天与人无闻焉，而子之事亲也，可见似目惧，闻名心惧，虽累年旷日，而有肃然、恹然于声容叹息之间者，有所以感而已矣。知宏山与素衷之所以感者存，而后文部不必面覩，可遥思；予不必生事，可默寤。读其言者，可千里同堂，万年共息，不必肩摩足抵，声气相属。素衷之录感述者，此物此志也。不则，如余之于郡而有格格砢砢者，感（魅）而（魅），感螟而螟，其于兹录也，河汉之矣，而奚以述为？吾愿夫读之者□所以感，毋使（魅）螟之属得以攫其中□□□□则宏山、素衷之相为感者，至今在矣。

万历丙辰长至日，长水曹和声书于东郡之沃柳堂

感述录后

感述者何？感宏山先生而述之志范也。子贡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夫不言何述？言而可无述耶？但先生不喜著书，新日侍侧，而传者何寥寥耶！无亦先生意在言前，而述者语落言后，如之何能述先生也？虽然执言失言，执意亦失意，即述先生亦奚不可也。是以新之述先生也，非尽为先生言，亦皆由先生而有言。何也？述先生之意不以言也。丙戌岁，新以明经荐入都，晤同门我疆曰：“子述先生未？”余曰：“自顾谫（逆）陋，不足以志先生。”我疆曰：“志先生，自志也；述先生，范后人。君子之学也，计琢磨不计瑕类，取其足（是）以传先生之神而已，子奈何无述耶？”居数岁，再至都，适我疆在告，居数日死矣。呜呼！余有述而乌乎证耶？述中有“先生曰”者为先生言，无“先生曰”者为新述先生言。所谓述先生之意而传先生之神者也。呜呼！我疆往矣，海内之知先生者不少也，尚相与驳正之，俾无失先生之言，即无失先生之意矣。谨识以俟之。

万历庚寅夏日，荏平赵维新书

《大学》

问：“明德”。

先生曰：“德，吾性也。性体纯白无疵曰明。《大学》一书，首三句道尽，首三句，‘明明德’一语道尽。通天下只是一个‘明德’，通天下皆明其德便了，所以说‘明明德’于天下。新民是‘明德’中事，止至善是满吾‘明德’分量。‘明德’而非‘新民’，非明也；非‘至善’，非明也。”

余谓：“斯世斯民，孰非吾五官、百骸之分？即民即新，孰非吾心精元气之流？此见得尽人性即是尽己性，民德之新即是己德之明。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问：“知止”。

先生曰：“总来只一知字，在本体为明，在作用为知。知不止便茫昧不定，知止则志有定，非向也。至善在吾心，更向何处去？静谓知不驰逐，安谓知之稳贴，虑谓知之精明，得谓知之归宿，皆至善，皆明德，德明而新民之能事该矣。谓向者，驰；分志心身者，支。”

问：“本末始终”。

先生曰：“本末始终原是一个。有物便有事，有本末便有终始，有终始便有先后，非截然两对也。近道即止至善，语有直婉耳。”又曰：“天下国家总是一个心、一件事，但发端处由吾本体一点真明做去，渐充而大，纔有本末终始意思。”

先生谓新曰：“明、新两在也，以为一事，何耶？”维新对曰：“世未有离人而立于独者。且如一身在此，方其澄然无事，天下国家之本已涵，非一人之私有也。中间不能无人，即吾同德之人；不能无事，即吾共明之事。真机相关，何分尔我？处一家之人，尽善便是新一家之民，吾之德明于一家；处一国之人，尽善便是新一国之民，吾之德明于一国；处天下之人，尽善便是新天下之民，吾之德明于天下。民犹未新，是己德不明；己德欲明，便是民德俱新。若曰：‘吾明己德，尚未及民；吾新民德，始推自我’不知当其修身时，岂离人自修之哉！非大人同体之学。”先生曰：“善”。

先生谓新曰：“汝从事格致久矣，直指勿蔓。”对曰：“这个知是性分中自有的，知这个物是真知中贯彻的。物、知、意、心、身、家、国、天下，皆物也，皆知之物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莫不各有其正当的道理。随其感遇，即于正当处透得，即于正当处做得，毫无爽差，毫无邪谬，即此便是。意之物格，知以不妄而诚；心之物格，

知以不偏而正；身之物格，知贯百为而修；家之物格，知洽伦理而齐；国之物格，知周四境而治；天下之物格，知遍九州而平。离物言知，失之玄虚；知外格物，失之逐物。非大人之知与物也。”先生曰：“善”。

问：“修身为本”。

先生曰：“身者，天下国家所共有之身也。身一修而天下国家之治举矣。天下国家非末也，对身云尔。本端而末自理，本乱而求末治，是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有是理哉？”

问：“《诚意章》‘如恶恶臭’，注言皆务决去；‘如好好色’，注言求必得之。窃意似皆着重，何则？臭与色皆不在我也。夫恶固去之矣，恶臭亦必去之而后已乎？善固得之矣，好色亦必得之而后已乎？喻未切，恶用是？如为《传》之意，盖不以是为快足也，何则？人之情，好恶之未甚者，其为欺浅，浅故易知也；好恶之过甚者，其为欺深，深故难知也。《传》盖谓‘如恶恶臭’是谓恶之甚，与无畏而恶者殊；‘如好好色’是谓好之甚，与无欲而好者殊。均非鉴空衡平之体，视吾诚意之分量，均为不足而歉也。歉斯欺矣，皆独之当慎也。独慎则无歉无欺矣。本体原自平易，着重便欺。”

先生曰：“何以？”

曰：“性本无恶，恶之而已，恶欺去矣，不必如恶臭之恶也；性本有善好之而已，好斯得矣，不必如好色之好也。以此言好恶便平易，便不欺，纔是太公顺应本体，此便是诚。”

先生曰：“从来无人说出。”

或问：“《诚意》章‘勿自欺矣’，又曰‘慎独’，何也？”

先生曰：“自独也，勿欺，慎也。毋自欺者，毋自欺，吾独知之真也。毋欺便慊慊，便意诚，总是一点独处用功，故云必慎其独。”

问：“‘其严乎’是‘谨严’之‘严’，即上文‘慎’字意，语意直截。若曰‘可不谨乎？’，即此便是诚意。但云‘可畏之’，甚似在指视中，疑为前一层。”

先生曰：“然。”

问：“‘有所忿懣’四‘有’字，说者以为着意，又取释典中‘三心不可有’为质，不知孔门绝无此旨。新意只平平看，若曰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者，有所恐惧而不得其正者，有所好乐而不得其正者，有所忧患而不得其正者，如此则心不在焉。心一不存，百为皆错，不能修吾所视之身也，不能修吾所听之身也，不能修吾所食之身也。正心之系

于修身也，如此欲修其身者，心安可以不正乎？故曰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只不得其正自明，不必在‘有所’上刻意，如以‘有所’为着意，则下文之‘其所’又何以乎？”

先生曰：“得之。”

问：“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窃意大道，忠信也。得忠信，便是得。骄泰，非忠信也。失忠信，便是失。二者之外论得失，恐非真契。何则？忠信，诚也。一诚而天下举矣。”

先生曰：“然。”

问：“‘生财大道’与上文‘大道’同乎？”

先生曰：“小道有不同，大道无不同。明、新，一也。以此用人，以此理财，其间自有繫矩，亦一也。生众道所当众；食寡道所当寡。生，众生也，食寡亦以有节而不冗，亦生也，而恒足于食矣。为疾道所当疾；用舒道所当舒。为疾，生也，用舒亦以有节而不妄，亦生也，而恒足于用矣。食之寡，民无冗食之供；用之舒，民无侈用之供。上无横征则下孽息，以此散之，非分所有以予之也。”

《中庸》

先生谓新曰：“《天命章》可详言乎？”对曰：“天非有所命也，天地人物总是一个。若曰天之命，即是我的性，率此性便是道，修此道便是教。”

修之者，修其所率云尔，何为其不可离也？曰：“修字对废字看；离字对合字看。不修则废，废则离，离非率性矣。性可离乎？盖性是身之主宰，无性则真宰离而身非其身。君子知其然也，以为此身赖性以为人。性超形声而为道，其体，道也，岂待见显以为功哉？严乎，其无形之视也以全，此不睹；凜乎，其无声之听也以全，此不闻。属存养乎，省察乎？景象何似？”曰：“存养自察外，无察也，中境惺然，但有虚灵者在。何为其慎独也？”曰：“道无两境，功无二用，非戒惧外别有慎独功夫也。人情每在皮面做事，祇为无本之学。故不睹，隐矣，君子以为莫见；不闻，微矣，君子以为莫显。莫见、莫显具在隐微之中，隐微之中，正是不睹不闻本体这个去处。天机在我，毫无外预，所以为独。这独知处岂不深密，然而通天地者在是，同人物者在是，这便是中和之宰，位育之原。此处一错，安往非错。所以当慎慎之云者，戒惧而已矣。戒惧不已，便是须臾不离，何为其未发也？”曰：“非截然不发而后发也，性体流行，毫无间断，常寂然，常感通，常太公，常顺应，即用即体，即显即微。特以其未尝着落于形色，故云未发。浑然在中，故谓之中。发而中节，是天然自有之节，无所乖于在中之本体，故谓之和。这个中，那个不根底乎此？故曰大本。这个和，那个不由此运用？盖顺此便正，违此便乖，所以必本此通行，故曰达道。其言性情之德，何也？”曰：“举中和是入此境界，如止明性情之德，则数言遂成虚境，功夫反不吃紧。盖慎独，则中和在我，大本达道，浑化无迹，天地人物已统而会之于一心矣，即此便成位育。天地位只是这独处，经纬万物育只是这独处□成学问，到此只是全了这天命之性，于本分未□有加，如注中戒惧而约，谨独而精。诸说体用两途，终难措手。”先生曰：“几矣，四子中有当发明者，惟吾子悉焉！”新唯唯。

问：“时中”。

“识得首章意，则随处皆在这‘中’，是我性分中自有的真宰。君子体道不息，常戒惧则常是本体，常是本体则常是中，故云‘时中’，言时时是中也。若谓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分两境矣。何也？德，一中也，有君子之德，则有中矣。曷云又能？”

不然，何以曰‘中庸之为德’？盖非中非德也。”

先生曰：“然。”

问：“人莫不饮食也，似不必深求。只说谁不饮水？饮有正味，水之中也，其谁知之？谁不吃饭？食有正味，食之中也，其谁知之？即今崇俭者，其气抑，深自菲薄；尚奢者，其气扬，过求精美。日用间那个没有恰当处？只是人不省的。贤智愚不肖之过不及，皆此类。”

先生曰：“然。”

问：“学问只一个中。中是心之本体，斯谓善。颜子口不失了此心之中，便是得善。‘择’与‘得’皆心也，‘拳拳’是功夫不懈，‘弗失’是得之永久。言奉持，言膺胸，似着形迹。学者不知此中在我，动称天下之事、天下之理，不思心便是事、心便是理。此心一错，任是穷极于无穷，有何来历？此心不错，从他人横竖颠倒，坏我些不得。这坏我不得处，便是此中常在，纔是‘服膺’、‘弗失’。心外求中，非中也。”

先生曰：“善。”

问：“强以三言，何也？”

先生曰：“三言皆一意。子路是过刚的人，言南柔之也，言北抑之也，言不流之和、不倚之中，合有道无道而不变，引之也。惜也，闻之而未能行。”

曰：“塞训未达，何耶？”

曰：“塞是心之实处。”

曰：“至死不变，何耶？”

曰：“只是言这真实处，到底不变耳，非以厄难期之。”

先生问：“费隐”，对曰：“识真哉，子思之言也！言费不言有，言隐不言无，圣人不知不能，何也？”

曰：“尧舜之上善无尽，道固不尽于知能也。使圣人而尽知尽能，道斯穷矣。”曰：“圣人亦有所限耶？”

曰：“圣人亦尽其可知可能者耳，必欲求其知且能者，无一毫之不尽，岂所以观圣人耶？亦非所以观道矣！人犹有憾，何也？”

曰：“天地之载亦如天之覆，若曰能载而不能覆，不可憾矣！只物有不遂其生便憾，与天地奚歉？莫载莫破，何也？”

曰：“有外非道也，有内非道也。包乎六合形气之外，孰得而载之？即天地可知密

于几微隐约之中，孰得而破之？即鸢鱼可知造端夫妇，何也？”

曰：“此人情易懈之地，此处一错，纵有好处，终是悬空做事。此处不错，彻上彻下，纔是真实学问。”

先生曰：“吾与子。”

问：“《行远章》承上言‘道不远人’，不必过求高远。世未有舍脚下而求前者，自迹便是行远，自卑便是登高。只在脚下走，日日行远自迹，日日登高自卑。父母兄弟妻子，于我至亲至近，岂不迹卑？只父母顺、兄弟宜、妻子和，虽有家日用之常，以此尽伦，以此尽性，高远自在。”

先生曰：“理透。”

问：“鬼神之为德”。

先生曰：“鬼神只是性体流行，不必说情与功效。一于显，一于微，不是盛微之显，乃是盛体物不遗，不是为物之体。即物上体验，一些遗漏不得，实理自着，故不得掩。”

问：“无忧”。

先生曰：“此是承舜说来。上有瞽瞍，忧不得于亲。中有傲象，忧不得于弟。下有商均，忧不得于子。舜未尝无忧也。其惟文王乎？作述在性分，不在势分，只是从太王来，一点为善之心，后先相承不替。一戎衣有天下，惟不愧乎此心，故曰：‘惟我文考，无罪武王。’未受命，不欲急于伐商也。前此犹俟纣之改耳，迨夫纣恶即盈，八百毕集，武王亦有不能自己者。存商之心，视服事之心不减也，故不失天下之显名。虽然文王赖武王无忧矣，岂知武王遗文王之忧也哉！”

问：“子述之，不特武王己也，成文王之德者，有周公焉。周公制礼，以此事先人，成文武也；以此开后人，成文武也；以此治天下，成文武也；达孝在周公矣。下章‘达’字承此章‘达’字意说，下章‘述’字承此章‘述’字意说。周公以相道述者，善述，故达。”

先生曰：“然。”

问：“‘达孝’‘述事’亦是继志，只这一个心一个理，通乎前后上下，只不拂乎此心此理。‘郊社’、‘禘尝’不必说，义意之深远，心一也。武周以此事亲，以此事天，以此制礼，以此治天下。当制斯礼也，明斯义也，治天下盖易易矣。今天下所以不治者，非不有武周之礼在也。无武周之心，不能因礼而明其义耳。果能以我之心体武周之心，因武周之心明武周之礼，于其所以事亲事天者、治天下者，了然会通而无遗。未

有得武周之心，而不能致治如武周者也。故曰‘其如示诸掌乎？’夫子尝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圣人一观于乡，便知当时治天下之所以易。独此云义意之深远，是舍性分之外求深远矣。”

先生曰：“然。”

问：“哀公问政”。

先生曰：“‘其人存’至‘人也’，数‘人’字俱指君说。哀公是君，所□□在君身上培植。观章首专言文武字，可见人□□存文武之人，敏政是敏于文武之人，在人是在文武之人，取人是欲得文武之人。取犹观也，取人如文武之人，必观其所以修，如文武之身可也。非他也，取之修身而已。修之者，何以道也？以仁也。‘亲亲处直指人也。见得能尽仁，方是存文武之人。曰‘亲亲’，曰‘尊贤’，岂谓其臣哉？其为君身明矣。君身欲仁，须求贤以辅之。以下方说尊贤为政在君身上，故不得以不修身事亲。知人知天，皆修身事，所以行之者一也。智、仁、勇有三达道，此一也；生、学、困有三知之，此一也；安、勉、利有三成功，此一也。俱指修身。人或以身为近粗，不知道德皆为修身也，故曰‘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九经首言修身，而归尽于诚身。以上不言诚，至诚身始露诚字。哀公资□下明言诚，尚惧不解，岂有含糊之理？况四一字□尾指‘诚中’二字，又不指诚。非注明言，虽学者不□□□况哀公乎？诚身既言诚，下文即继之□□□□□□□人自为之哉？天□本然之诚也，既为达道之本，然则诚之者，亦人道当然之诚也。圣人□人的样子以下，皆诚身之事。博学五事，学此、问此、思此、辨此、行此，两条不分。学、利、困、勉亦不分志功。上条是名目，下条是如此做。己千己百是孔子着力望哀公处。哀公愚者也，柔者也，故孔子以明强启之，都在君身上提掇，方好用人行政。不然君身不修，虽有贤者，其畴用之。”

问：“明辨之”。

先生曰：“近多以辨为辨之于内，恐其近于问也。不知思而得己辨矣，而又辨焉，不又近于思耶？问是我求知于人，辨是我申说于人。盖问而答，可思矣；思而得，有见矣。又以明辨于友，不徒己知之己也。问是见之未定，辨是思之已审，原不相碍。世以辨之内者为细，辨之外者为粗，未深体也。”

问：“至诚尽性，原无界限。盖诚便是性，非性之外有诚也。诚至而性无余，理一。性尽而天地人物皆举之矣！必己性尽而后尽人，必人性尽而后尽物，毕□□□□也不是了，原无此功。”

先生曰：“然。”

问：“至诚前知”。

先生曰：“诚至便先事而知，非亿也。诚自明也，非徒知之已也，便有潜移默补意，所谓造化转移自我者也，故曰‘知几’，其神乎？”

问：“曲不是诚，曲处充满，斯诚。”

先生曰：“然。”

问：“‘自成’章诚道二字，承上‘问政章诚身’以下说来，子思责成于人之意，缘学者不解。是前章抽出来申说的言语，故每解不透。盖天地间总是一个道，实理故诚。上言‘诚者’、‘诚之者’矣，安勉不同，要皆自我而成之也，故曰‘自成’。上言‘天之道’、‘人之道’矣，天人不同，要皆自我而道之也，故曰‘自道’。所以自成自道者，何也？以诚为物之终始故也。诚既为物之终始，故诚则有物，不则无物。诚之得失，系物之有无，如此物之贵诚也，明矣。是以君子诚之焉。然岂自成己而已哉！盖诚非一人独有，共有之也；亦非一人之独成，共成之也。何谓成己？乃是一点□□不坏，自此充满天理以全以成己言，故曰‘□’何谓成物？乃是一点良心不昧，自此贯彻。天机以着以成物言，故曰‘智’。然仁智异矣，而皆所性之固有曰‘德’。外内分矣，而皆此理之通行曰‘道’。仁智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性也，实异名，而同源。外内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道也，实两在而一致；物我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诚也，实形殊而理一。夫安往而不宜哉？以此自成，诚斯至矣；以此自道，道斯体矣。盖此理本是自然浑成的，故必自我而成就。本是自有的道理，故必自我而蹈迪。若自成处己言实理赋物，到物之终始处，便重复难说。章首先言诚，章末只言道，总是一个。以本言，以用言，二也。”

先生曰：“然。”

问：“至诚无息”。

先生曰：“首句功用包括尽矣。诚至故不息，故久。诚合内外，故征。以久而征者，自悠远，自博厚，自高明。博厚以沦洽言，高明以俊伟言，非积久而后发也。覆载成物，单指至诚功用，至配天地无疆，亦只是同乎天地，不分体用。天地之道只是不二，博厚、高明、悠久只是不二。不二便不息、不测，非由此以致盛大也。‘于穆不已’当串看，单言不已无着，盖曰‘高明覆物’。天也高明，而于穆不已，天之所以为天也，见高明中有深远无穷意。光辉宣着，文也，不显而纯，乃文王之所以为文也。‘不显’对‘于

穆’看，不必言显。至诚也，纯也，不二不测也，不显不己也，一也。”

问：“大哉圣人之道”。

先生曰：“圣人即上章至诚，成物便是育物，其功配天，故云‘峻极于天’。上章言其理，此章详其事。三千三百皆圣人范围真意，发育峻极全在此。盖天地间只是一个礼，两条分大小近支，盖云所以发育峻极者，以三千三百为之曲尽也。‘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尽精微’是‘致广大’的功夫，‘道中庸’是‘极高明’的功夫，‘温故’是‘知新’的功夫，凡此皆所以敦厚以崇礼也。五事五言固尽，单言亦尽，随事感宜便是育物意思。崇礼，‘礼’字总承礼仪二句说来，又开下文礼乐张本。”

问：“‘议礼、制度、考文’通章，礼字贯。度，礼之度也；文，礼之文也。‘非天子，议礼’一句截盖度文，对礼不过口书行皆礼也。观下文，一则曰作礼乐，二则曰作礼乐。曰夏礼、曰殷礼、曰周礼，礼外无及。居上为下，皆礼也。通天地间，礼之功用为实。”先生曰：“良是”。

问：“‘三重’还是德位时观。下文曰‘无征’、曰‘不尊’，而归重于‘本诸身，征诸庶民’，其为德位时明矣。‘寡过’在礼乐上见，就王者身上说，不指百姓。不谬不悖，无疑不惑，‘寡过’也。世道、世法、世则，有望不厌，‘寡过’见于行事之实也。无德位时而作礼乐，过也，故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有誉’正言‘寡过’，正在君子身上。中和位育，只是己分上无缺，故曰‘寡过’。”

先生曰：“得之。”

先生曰：“至圣具生知之资，涵天渊之德，故足以有临。通章以‘足’字贯其有临也，取诸仁义礼智而足也，仁义礼智之贯彻。‘时出之为’见言行而足也，以故敬信悦而足也，洋溢施反而足也。至通覆载照□□及尊亲而足也，故曰配天。”

问：“为己、知几”。

先生曰：“两言一意。知几者，知其几之在己也。远之几在近，风之几在自，显之几在微。君子知在己，关系甚大，故只在己上做。若为己而后知几，舛哉！”

问：“‘尚綱’承上言圣人之德，至矣，亦何自而入哉？入之以尚实之心而已，尚实自闾然，自淡自简，自温，自日章，自不厌，自文自理，自近自微，是用功之地。这便是人之所不见，便是不言不动之时，此处敬信便是首章戒惧。无两层功夫，合动静而一于敬，故动固敬，不动而亦敬。合语默而一于信，故言固信，不言而亦信，总之只是一个，总之无有形迹。以此言德，不显也；以此言恭，笃恭也；以此言平，潜移默化，

形声泯也。盖至于平天下，只此不显之德而已。故声色未矣，不显非声色也；毛有迹矣，不显非迹也。惟天载声臭俱无，正是此德本体，相对无一毫欠缺，所以为至得之大者。如此，合之圣者；如此，不过一点真实之心为之。真心焉可忽也？夫功惟一致，人恒岐于两层，夫是以勤苦无得。”

先生曰：“然。”

《论语》上

问：“学习”。

曰：“学训做时习，是常做。做是悦上做功夫，时习是常在悦上做功夫。悦是性之本体，常做则性体常融，真机日着，故常悦。乐是悦之通诸人，非乐乎人之我知也。不愠是不以人之不知而改此悦，非悦乎人之不知也。盖性体本自悦易，今也此悦融洽，故云亦此便是行。注云‘将以行之非功也’，或云‘功夫到而后能悦’，不知功夫必有指那处可以做功夫，那功夫可以悦也。”再详。

问：“孝弟”。

曰：“孝弟，仁之实也。不犯上作乱，仁之余也。人能孝弟则心一于孝弟，心一于孝弟，故所好在孝弟，所不好在犯上作乱也。未有好之而不为之者，亦未有不好而为之者。如此则心心念念都在孝弟上做，事事物物都从孝弟上出，君子于此可知务本之益矣。其所凝神注念在此，其所培植灌溉在此，其所植立充实在此，其所滋畅荣舒在此。本与道一，理也；立与生一，机也，非生于本之外也。务者道，而立者亦道；立者本，而生者亦本也。塞天地、横四海，施诸后世皆生也，皆孝弟之生生也。人知仁之当为矣，舍孝弟求之，是绝华之根而求荣也，有是理乎？孝弟，生而有者也。从生而有者这点真机做去，充融淘汰，浑脱无迹，天真蔼然可拘，这便是仁。若曰‘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口尝有孝弟来？’不知无所谓孝弟，亦无所谓仁，谓‘仁无迹也’，孝弟亦安有迹耶？不过是良心真切，在亲长则为孝弟，在民物之惻怛则为仁，舍孝弟求仁，仁与孝弟俱罔矣！未验孩提之良。”

问：“本立道生”。

曰：“本，一道也；孝弟，一仁也。务是为之真切，立是植本固生，是机不息。诚在孝弟上真切，日真切，日培植，日滋长，敦化日深，川流日裕。孝弟之生生，一仁道之生生也。不然何以曰‘置之，溥之，施之不匮耶？’故曰‘亲亲，仁也’，又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学者务此可推矣。不然，外孝弟为仁，或必功覆天下为仁，是谓弃本而徇末。盖根心之仁，无盈缩，务其纯而约，无务其泛而远。”

或问：“孝弟为仁之本。仁本作人，首言其为人也孝弟，终言孝弟为人之本，见孝弟是人之根本，以见当务，何如？”先生曰：“近之。”

或问：“巧令”。

曰：“巧令不但媚悦之私，如止媚悦之私，人皆知其为不仁，何待夫子阐发？”曰：“是何如人？”曰：“当时有以言取仁者，人便因言而信其仁；有以色取仁者，人便因色而信其仁。这便是巧令。夫子恐人不识，故言曰‘以巧令取仁者，难乎其为仁矣。’故云‘鲜如有言者，不必有德；象恭者，不必为君子’之类。”

“三省”章所言皆忠恕之事，事则有三省，身则一平。日之得者，皆临时之所唯也。夙昔皆已融洽，故应对不假拟议。世皆以三省为未闻一贯以前，尚歉于一致，不知所由。虽曰谋、曰交、曰传之殊，而皆一于反身之约。一点真诚，在谋则为忠，在交则为信，在传则为习，皆忠恕之道，无二理也。

问：“‘弟子职’章通是孝弟贯，谨是行孝弟而有常，信是言孝弟而有实。众即同胞，爱众是由孝弟而徧及于人，推广此心也。仁即亲长，亲仁是本孝弟而上交于贤，培养此心也。学文是体察孝弟之当否，印证此心也。”先生曰：“然。”

古人德行见闻合而为一，故读书为养心之务。今人德行见闻岐而为二，则读书侈闻见之资，如《论语》“弟子”章谓时人之读书而不力行发也，非一无闻而偏于行也，非数事之后而始一读书也。盖古人八岁以上，日事诵读，但专以为善为事，当行而行。无事则读书以养德，当读而读。有事则真心以应事，如孝亲弟长，谨言慎行，容众尊贤，行之从容而有条适，顺而成章，即此便是学问。如日始一读书，则又偏枯稿，非善养全材之方矣。去圣人愈远，学问难明，凡此皆当善看。如前执着力行，后执着读书，皆非夫子本意。盖学，学问也；文，文章也，一也。践履之成章，亦文也；出话之真实，亦行也，非二也。夫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奈何专学文耶？

问：“贤贤易色”。曰：“人情好贤，多致饰于色，体貌隆而真意罕，乌乎！诚今移去其致饰之意，则发自真诚矣，即此便易色。”先生曰：“然。”

问：“‘学则不固’。窃意威仪皆学也，学问真实则威仪自重，不威重便是学不固。浮薄胜忠，信日漓也，故学必以忠信为主，求益友辅此忠信者，速改过去口不忠信者何如？”先生曰：“然。”

问：“‘可谓孝矣’章重父之善处，少之时惟父所命矣。人固有貌从而中违者，故观其志；志不违亲，孝矣。人固有存顺而没改者，故观其行；行不违亲，孝矣。人固有暂守而久背者，故又必三年无改，三年则不忘亲之心，惻然如一日也，故谓孝。何如？”先生曰：“然。”

问：“子贡以‘无谄’、‘无骄’为问，夫子以‘乐’与‘好礼’启之。赐一闻斯言，悦然涤去，再习□□乎，心逸日休□□岂不超然一大观耶！顾曲证旁观，影响对□□沉沦，光霁胸襟。夫子冷然，以吾方与汝论□□及于《诗》。由今以往，始可与言《诗》已矣。《诗》之外，未易言也。盖以我说的是那，你知的是这，溺于推测之故。习犹然，向日一赐也，安可与论道耶？似非许与，何如？”先生曰：“子言是或曰商也，可与言《诗》与此顾不同耶！曰有起予二字，先之有多少好处，况所悟有不同耶！”

问：“患不知人。”先生曰：“患不知我之为人而已。能知我之为人，孳孳焉求尽人之不暇，人之不知奚患焉？彼急知人而忘□知□徇外而自治，疎可患者矣。他日尝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观此可见。”曰：“然。为可□□□云何曰‘亦求我之可知者而已’，求我可知，不□□莫患焉。求我所立，无位奚患焉。若曰见知之实□□是为人而知也，去自知远矣□□□□疾之忧。”先生曰：“□武伯不以父母之疾为忧也，如以子之疾为□□倒说矣。”

问：“色难非舍劳与养也。服劳，色在服劳；奉养，色在奉养。色一非二者，皆非矣。二者勉的，这个勉不的，所以为难。”先生曰：“然。”

问：“夫子之知回，恐不待回之退也。退即退藏于密之退，私己之私也。退省犹内省反观也。发是性体发见，亦生生意也。盖夫子言之，回即内省其私焉。内省则私忘，私忘而天机彻矣！故云足发。足发又奚愚也？如闻克复而请事，请事已仁矣！语之而不惰，不惰已行矣，恐不待回之退也。然与？”先生曰：“善如云。因其既退而省之，是夫子潜窥之也。益非矣。”

问：“视其所以，人品不同，行事亦异。有视其以者，有观其由者，有察其安者，随而观之，无遁情矣。盖圣人之于人，可望而知也。而视以，而观由，而察安，需次始尽，是常人之观也，非圣人之观人也。”先生曰：“然。”

问：“温有涵养意。良知本来有的，所谓故也。只在本来处涵养，则此知日日发生，非知于所性之外也。可以自为，亦可以为人。曰‘师’，若解旧问涉记。问非故也，新何以知？”先生曰：“然。”

子张是多闻见而疑始不阙者，夫子惧其多，非教之多也。即此便是尤悔，非禄也。阙慎而尤悔自远，即禄也。如云得禄之道，又教之于矣，非夫子意。尤，自尤也；悔，自悔也；禄，天禄也。自外至是为人，非为己。疑而不阙，尤也，不待言之失；殆而不阙，悔也，不待行之失。

问：“损益”。先生曰：“此理亘古今，只是一个。所不同者，小节耳，非一因之、一损益之也。是殷因着夏礼为损益，周因着殷礼为损益，如此便百世可知。君子不先天以开人，未至者，不逆可也。”口与无勇，夫子叹当时也。徇非祀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谄。知谄则僭心息矣。徒见义者，不以为废义，而以为无勇。知无勇，则奋心起矣。

问：“是可忍也”。

先生曰：“从奚取例，则忍为似是，但季氏首恶也。夫子有严斥意，则容忍为似。人以僭八佾者，季氏也，非三家也。僭雍彻者，三家也，不独一季氏也。不知雍彻之僭，自八佾启之，则是僭雍彻者亦一季氏也。观首书季氏而列书三家，夫子之意可知。是故严其词，诛僭窃也；诛僭窃而叛逆消矣。”

问：“绘事后素”。

先生曰：“人情所尚，在绚诗人之意，以素为文。所尚在素，所不尚在绚。把绘事都丢过后了，便是绘事后素。其言礼后，何也？”

曰：“是礼以烦文为后，非礼后于忠信也。所重在忠信，所不重在烦文，把烦文都丢过后了，便是礼后。礼与忠信，一也。”曰：“起予者，何也？”

曰：“当时溺于烦文，自林放探本，夫子大之，商以烦文为可后，夫子许之。”

问：“文献不足”。

先生曰：“叹鲁也！”

曰：“何为其叹鲁也？”

曰：“杞宋不足存夏商之礼已矣！周固在也，周之礼固在也，而鲁不足以存僭故也。夫子尝曰‘周公其衰矣’，曰‘吾不欲观之矣’，曰‘不知也’，皆为鲁也。”

曰：“然则知其说者之于天下，如何？”

曰：“寓犯分也。若曰今天下之不治，不知禘也。不知禘，犯分也，知禘则君臣各循其分，而天下治矣。”

曰：“郊亦禘也，《春秋》何为不讥郊也？”

曰：“《春秋》书郊甚详，书郊不言讥，讥固在也。且当时有跛倚临祭者，有举国若狂者。诚敬者，一夫子耳。夫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伤之也。所不当祭僭，不可言也。其所当祭，怠不可言也。鲁之不为，杞宋能几何哉？是可叹也。”

问：“郁郁乎文哉！”

先生曰：“是由中达外，非表暴之文也，所以可从。”

问：“成事不说，宰我不言，所当言也。当时坐视哀公之懦而不言，夫子说你放着可成的不说，可遂的不谏，已失的不咎，区区言松、言柏而属意于栗，竟何益哉？如以为已成、已遂、已往不足责，必待未萌者为可责，是终无可言时矣。况载栗既闻，未闻哀公有独断之举，安在其必遂耶？”

先生曰：“子言是”。

不宽、不敬、不哀，是全失也，无可观矣。不在得失之间。

问：“择不处仁”。

先生曰：“择，所以自处，而不于仁，以心言，不以择里言也。《孟子》即此章之注疏。”

能好人章，好的是便是能好，不必说怎么样着好。下仿此。

先生曰：“不以其道得处富贵，不处也；不以其道得去贫贱，不去也。”

先生曰：“圣人只贵闻道，既闻，吾事毕矣。死不死何害？彼长生久视之说，视此可息矣。”

问：“多怨是放利之怨人也，盖好利多有不遂其私者，故多怨。若人怨他，则与放利者一矣。”

先生曰：“然。”

问：“‘能以礼让’章伤当时不能用礼也，下‘何有’字应上‘能’字，‘何有’言无有也。盖当时先王之礼固在也，不是无礼，只是无让。夫子伤之曰：‘有能以礼让为国者乎？无有也。’如今人说‘何有’，是那里得来一般。盖无有，则不能以礼让为国矣。礼文虽具，如礼何？”

先生曰：“然。”

“一贯”章本文原无“万”字，只一便了。忠恕亦只是一，若尽了又推，犹二也，非功也。门人当益惑矣。

问：“几谏，几微也。人子事亲，不待其过之既着而后谏也，过未萌而先有以止之也。志不从是外，虽从其中，未脱然也。劳不怨是反复之不以为劳，间违怨于亲也。撻不撻，当无计矣。”

先生曰：“然。”

以约章，约，收敛也，是胸中一点真处不散，意即约礼也。学问不患不博而患不约，徒博所以多失。夫子指之曰：“‘约’，便鲜失，奈何弗约也？非屑屑然拘也，真常在

耳。”

问：“颜子功夫在默识，子贡功夫在见闻。夫子屡启而不悟，孰愈之。问冀反观也。知二知十，推测之故口口在弗如之言，岂口许之云尔哉。”

先生曰：“然。前辈固有此说。”

问：“性与天道”。

先生曰：“天地间无一物非性道，亦无一物非文章。人以为文章犹可以闻见窥，性道不可以闻见窥矣，不知文章亦性道也。文章亦性道，又岂可以闻见窥耶。何也？人知夫子之文章为文章也，又岂知夫子之文章固性道耶？”

简即有所不为，盖狷也。学到成章也，尽好看，只是不得中道，把狂简当做是了，所以不能裁割。

问：“内自讼”。

先生曰：“自是者，不自讼。人能常自省察，真见得己有不是。要说这是我的不是，己自好了。犹是口头念过，惟夫外无言。说内自省悔，便是刻责切处。兹真讼也，讼无咎矣。”

问：“十室忠信”。

先生曰：“忠信，初与夫子同，只是不肯淘汰结束，小了夫子，便日精日明，与天同体。天地一大忠信，夫子忠信与天同。十室，忠信之一枝。‘山川其舍诸’，是祭山川不可舍此牛，非神必不舍意。”

善为我辞，是欲使者好生。为我却他，只婉辞拒之便是。

不由径，是不行捷径之事。谓不由曲径，恐拘。

罔之生，是蒙蔽了此本直的生理。

博约是随博而约，夫奚畔？盖只博处约，无先后。欲修德必讲学，既讲学必徙义，欲徙义必改不善，原来只是一件。

不徒曰申申，而曰“申申如”，不徒曰天天，而曰“天天如”，见非意作而舒也，非有心而和也。

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是一件事。不游艺，便涉玄寂。游艺，博文也。“志”、“据”、“依”约礼可知。

愤侁有愠字意，主教者言兹，惟不启者启之而已。不愤，其不启也。不发者，发之而已。不侁，其不发也。举一隅不以三隅告他，以待其反。若能反以相证，则相安于

无言而不复告。苟不能反三隅，将次第举矣，总是诲人不倦意。

夫子闻韶，只天机相感，甚言相契之美，连肉味也。不知是痼痴人，不善观夫子之心。

问：“加我数年，想夫子时年未五十，只说我加数年之功。五十以学《易》，已自明白，添改错。”

先生曰：“然。史传不必拘也。”

问：“桓魋其如予何？”

先生曰：“是不可夺志意，无能损于其德，即无能害夫子，不必他说。”

问：“不保其往。窃意往亦退也，恐非前日意。夫子说，我但与其进而向善耳，不论其退而为不善也。方其进而见时遽虑其退而阻之，是甚也。吾何可甚哉！夫所以与其进者，何也？盖其进也，洁己以进也。我之与进者，正与其洁耳。安保其既退之后而为不善乎？恐倒提是扭经从传。”

先生曰：“然。”

先生曰：“三年学曾不至于穀，是念不到此，不必作志。”

先生曰：“笃信好学一顺说，下不必交互。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所以必见。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以必隐。”

唐虞人才之盛，以舜之德可以继尧。有周人才之盛，以文之德，无减于舜。

先生曰：“‘菲饮食’三句，固是克俭，犹是痛父之殓，故曰‘夫子知禹之心’。”

问：“又多能也，似非以圣而又兼乎多能也。言天实纵之将进于圣，那里又说个多能。里则多能，似不必说矣！与君子不多不试，故艺一例。何如？”

先生曰：“然。于无所成名见，孔子之圣不可名。”

先生曰：“‘空空’在夫子，不在鄙夫。只说我原无一些甚么，只随其所问者发之，而竭尽无余，人便以我为有知。”

始也，意其有高坚前后也。不知道之不可以形象求，不可以方所拘也。继而问夫博约之诲也，始知吾身之酬酢，皆斯道之流衍，功之所用，悉力之所得，而想象非功也，强探非学也。斯时也，随文皆礼，随博皆约，向之茫然不能立者，今则卓然始有述。奚如日所见益亲，是以道为有物有彼，今则与我相接也，其失也诞。如曰无所用力，不知益亲即用力处，不可他求，是此理尚涉茫昧，其失也诬。盖一分悟入即一分通融，随我体认即随我活泼。真机内涵，消息自在，特不可骤耳，安在其不可为耶！如以为真，

不可为是，冰冻寒窖，听其自化。与我不相干。

问：“四十、五十无闻焉。是不闻道，非声闻也。使以声闻为闻，则将求闻于人，益不足畏矣。”

先生曰：“然。”

《论语》下

问：“‘先进’章经文无时人之言。窃意先进于礼乐，是初学而入礼乐，浑朴之气未脱，故曰‘野人’。后进于礼乐，是继此而复入礼乐，脱浑朴而入彬彬，克底中和之域，故曰‘君子’。然必由浑朴而后彬彬可企，故曰‘从先进’。似不用时人之言，何如？”

先生曰：“然。”

问：“罗近公解‘回非助我者也’，也作‘耶’字说，‘回非助我者耶？何其于吾言无所不悦也？’盖言言见解，言言见投，天机豁然相授，助莫大焉。”

先生曰：“善。”

问：“‘未能事人’责其尽人之道而已，非诚敬足以事人之谓也；‘未知生’责其尽生之道而已，非原始而知生之谓也。”

先生曰：“最简易。”

子乐作子曰：“盖行行非可乐也。即乐之又忧之，非夫子意。”

先生曰：“赐，师类也。以师为愈，则赐可知。过犹不及，赐又可知。”

问：“‘唯求则非邦也’与二节俱点之言，俱未达其言，不让之旨，所见几于圣人而未实也，故止于狂。”

先生曰：“然。”

问：“‘如大宾、如承祭’随在，皆不欲勿施之道也。以此不得，于邦不怨也，尽此道焉耳；不得于家，不怨也，尽此道焉耳。不然，求邦家，不怨于我，则必有求容之意，非仁也。”

先生曰：“然。”

问：“切言”。

先生曰：“也只是非礼勿言。一诃言，而礼复言，皆仁矣。牛之再问不切也。夫子说你这个尚做不将去，还要说口所以。说为难，非言行相顾意。”

问：“达于道之谓达，闻于人之谓闻。夫达也者，是夫子教子张随在而自达于道也。若曰人信而行，无窒碍犹是教之闻，务外之病终不祛矣。夫质直好（极）义，达忠信之宜也。虑以下人达，虚受之宜也。以是三者在必达此道于邦，而

不求闻于邦也；在家必达此道于家，而不求闻于家也，方是真达。谓曰、好曰、观曰、察曰，虑皆自内焉，故也。外念一萌，不胜闻之蔽矣，非夫子教子张意。下节行违是心之做处，与色违缘。他外修饰的好，方纔动人，若说行事与色违，显是不好，安能动人。”

先生曰：“然。”

先生曰：“后得是把得丢过了，只做我见在的事，不是留在后面得。‘近利影后得’句粗鄙，影‘攻人恶’二句。”

先生曰：“以文会友，仁文也；以友辅仁，仁友也。”

问：“先有司身，先也；赦小过，慎宥也；举贤才，公任也。盖事之不集起，于宰之不能身先故也。先之则有率，作兴事之机。夫仲弓，宽洪者也，简重者也。简重不必任事而坐享成功之意，居多宽洪则必轻刑而大，故疑于多宥。宽洪不必过察，而不才或以见容，故宰先之，则有司勤事而无丛脞之虞。小过赦，则人知自新，而无纵恶之害；贤才举，则鉴别惟精而无幸位之失。”

先生曰：“然。”

先生曰：“仲弓虑，无以尽知一时之贤才，便欲求可知之方，非私也。无丧邦意有焉，知贤才而举之。问，然后有尔所不知人，岂含诸之说，互相问答，胥为经济所见不同，非私也，非小也。”

问：“仁，一心也，恭敬忠随在异名也。居处时全了此心，恭在即仁在也；执事时全了此心，敬在即仁在也；与人时全了此心，忠在即仁在也，称居常之仁人矣。由是而夷狄变也，恭敬忠行乎夷狄，不变也，仁随恭敬忠不变也，称居变之仁人哉！何如？”

先生曰：“然。”

问：“有耻是不辱的涵养，不辱是有耻的措注。一念之耻，心达出处也。孝弟非次也，然止于乡党宗族之称而已，未大也。信果非，又次也。而必信必果，则言果之拘也。”

先生曰：“然。”

问：“宪辞九百之粟，有道不穀矣，然而过也。夫子惧□□□若曰：‘邦有道，汝其穀之。惟邦无道，穀乃可耻也。’奈何一概辞之耶？如注：‘宪果不能有为当为宰，宜使之去矣。’不使之去而与之粟，是有道而穀，夫子使之矣。使之而复禁之人情乎？况宪称狷介，决非素餐者，此职所宜居，有道必不旷官职，

不宜居辞禄，不待教戒，一概不穀广其志，是狭其志矣，是使之终无可穀矣。何如？”

先生曰：“然。”

问：“‘彼哉’惜之也，不然晏婴贤大夫也，夫子称其善交，子西亦贤大夫也，夫子未必深斥。为僭王，不独一楚也；为阻贤，不独一子西也。为致祸乱，非明之所能逆覩，皆不足以致彼也。然而逊国一也，立贤二也，善政三也，又皆不足以致彼也。注‘其为人可知’与‘贤大夫’句相碍，若曰召白公以致祸乱，则陈桓之弑君，平仲非不知也，果消变于未萌乎？亦讨而诛之乎？抑死君之难乎？又可例矣！”

先生曰：“然。”

问：“成人”。

先生曰：“恃一长以自用，偏也。合众美而未融，迹也。故口之以礼乐。”曰：“今之成人者，何如？”曰：“作子路语极是。若曰就子路之所可及，是夫子限人以小成，而礼乐犹未至也。他日何以曰‘何足以口（臧）！’”

问：“孔子请讨，讨恒也，亦以讨三家也。兵未举而三家之叛息，谋已伐矣。胡氏谓：‘先发后闻非义也，非所望于夫子。’盖齐非鲁比，故不以兵而以谋。若在鲁，则自有无形之师而消未萌之乱。若临事而举兵，非圣人所以安国也。故曰：‘兵未举而三家之叛已息，伐谋也。’观此而知圣人神武之师。”

先生曰：“然。”

先生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子以为成物固所以成己也。”又谓：“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予以为人丧己矣。”

伯玉之使谦，夫子与之，情当其实也。公明贾之词谀，夫子疑之，情过其实也。

问：“不逆人之诈而先觉己之诈，不亿人之不信而口口己之不信，专于治己而不责人，贤也。若谓先口人之诈不信，则诈不信，未能先觉而已先涉于诈不信矣，恶得贤？”

先生曰：“然。”

问：“击磬胡为，而云有心也？”曰：“荷簋借言圣人有心于世，非圣人有心而形之磬也。圣心一无所系也，然则夫子固无心而击耶！”

曰：“击者无心，听者有心，非闻乐以诚心也。”

曰：“荷箠胡为而致讥也？”

曰：“荷箠讥夫子之周流，托闻磬以发之耳。若曰‘有心哉，击磬之人乎？’非为磬也。”

曰：“夫子胡为而击磬也，君子无故，音乐在侧，随感而击，随击而化。和平之音，韵藹如也，圣心亦何滞哉！”

曰：“高山流水非耶！”

曰：“自是高人一段雅，况与圣人太虚之体不同。”

曰：“河汾鼓琴，钓胡为叹耶？”

曰：“此又妆点模拟景象，适来好事者之慕，果山泽而庙廊，则出位矣。”

曰：“‘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何耶？”

曰：“如此是陋巷，亦忧民之饥矣，顾见在相触，何似不能尽无，有感即过。”

问：“‘修己以敬’一言，《学》《庸》两部书该括已尽，便是明明德于天下，便是笃恭而天下平。大小远近皆宜，言近而指远也。己一修，舍人与百姓在内，人与百姓皆己也，安人与百姓皆修己也。修己以安人，是于安人处而已修矣；修己以安百姓，是于安百姓处而已修矣。盖人已原是一个，人与百姓上停当方是己分上停当，何如？”

先生曰：“然。”

问：“原壤”。

先生曰：“述循也，长而不循义理，老来徒足乱俗。夫子不责其不可言者，而责可言者，善诱哉！不可言，谓升木而歌。”

问：“恭己正是笃恭。《注》云：‘绍尧之后，是先舜而为矣。’又云：‘得人以任众职’，是待众人而为矣，恐非无为本旨。”

先生曰：“然。”

问：“窃位。”

先生曰：“惠可以为大夫，则位固惠之位也，而不与俱立是惠之位，文仲窃而有之矣。在彼则惧形己之厚，在此则阴掩彼之长，视同升者不有愧哉？与公□□□□曰文，则谥又窃之矣。”

先生曰：“义以为质，义之当为者也。为节文之义，为退避之义，为诚实之义。总是成就了一个义，斯此义之君子哉。”

问：“没世而名不称焉，没世不称名也。没世实不称名，终无可称之实矣，

故君子病焉。苟有其实，无其名，君子安焉，无近名也；苟无其实，虽有其名，君子耻焉，耻过情也。若曰‘耻其名之不着’，是为名而学也。为名而疾也，为名而君子也，恐非务实之学。”

先生曰：“然。”

问：“‘谋道’章首尾自相发明，君子所以谋道者，何也？道，吾之道也；忧，不得乎道而已。不谋食，何也？贫无叹于我也，非所忧也。禄是天禄，云爵禄是谋食矣，忧贫矣，非君子意。盖不谋道则失吾性之秉，故忧道；身虽贫，无损于吾心之正，故不忧贫。”

先生曰：“然。”

问：“萧墙之内”。

先生曰：“萧墙犹椒房也，指鲁君言伐颛臾谋鲁之渐□□在鲁君不在季氏，逐君其验乎？”

友直、友谅则、友多闻俱是实功，不然祇闻见之资耳。乐节礼乐矣，乐道人之善，一与善，皆礼乐也；乐多贤友，一取善，皆礼乐也，故才兼四子，必以礼乐文之。

问：“其‘斯之谓与’盖说人生一世只在斯一件，身后好歹只在斯一事。不贤如景公，富则富矣，死而无闻其失乎？斯之谓与？贤如夷齐，饿则饿矣，于今称之其得乎，‘斯之谓与？’承上自明，不必他引。”

先生曰：“然。”

先生曰：“迷邦谓失迷，其可救之邦，不必说述乱。”

问：“‘习相远’以为人不善者，率出于性，不知气质虽有清浊、纯驳之不同，其本然之善者固在也，相近也。特其习之不善，于是始远于善耳，非善恶遁相远也。若曰：‘性本相近而有为不善者，习之远于善耳，非性也。’岂可以习之不善，遂谓性为不善哉！盖其习于善者，复性者也。近也，非远也。习于恶者，自□其□□也。远也，非近也。合下节谓习之不善，与□□□也，可移皆中人也。惟上智虽与下愚之人口口（口终）移他不去。”

先生曰：“然。”

问：“‘吾岂匏瓜也哉？’言佛胖不能系夫子，承上‘不曰坚乎’，意可则往，不可则不往，非若匏瓜之可系也。‘食’字或‘适’之讹，何如？”

先生曰：“然。”

先生曰：“涵养性情，玩《二南》风化，活泼真机，必有大触发处，不然做令局子看，是又正墙面也。且如《二南》诗吟咏后，意趣何如？不吟咏时，意趣何如？深体自见。”

问：“‘道德’句‘道’字一读，‘涂’有粉饰意。谓道听之而身体力行，则有诸己矣。若徒词以炫人，不自有也，弃也。”

先生曰：“然。”

问：“‘礼坏乐崩’，礼乐之文耳，三年不为之心，礼乐之真意在焉。食旨不甘，哀吾亲之不复有食也；闻乐不乐，哀吾亲之不复有乐也；居处不安，哀吾亲之不复有居也。皆真也，皆真皆礼乐也。惜子之未达□但其期年之内，哀戚淡菲，实心为之，不若今人口素而已。”

先生曰：“然。”

问：“尚勇”。

先生曰：“以其行，行也，戒之率尔也。晒之问强也，抑之鼓琴也，复抑之，尚勇之。问前日之刚，心犹在也，遗夫子之忧者，其由与为乱为盗，其辞斥。”

先生曰：“吁与微即讪上，称人之类也；不逊即无礼，果敢之类也。圣贤所恶，其道同，其心一。”

先生曰：“庄莅慈畜，谓并行也。”

问：“四十见恶于恶人，无恤也；见恶于善人，可恤也。若曰年至四十躬修可翼也，而犹不免于恶之可恶焉，是将终不得为善人也已。”

先生曰：“然。”

先生曰：“知津与问津相应，俱有含蓄。”

□□□而无君，谁与王？有君而无臣，谁与辅？有君臣□□事使，便是该的，便是义。

先生曰：“‘见危’、‘执德’二章，见子张学已造笃实处。”

问：“博学，博文也；切问近思，皆约礼功夫。笃志贯三者之中，此便是仁。若曰未及乎力行而为仁，则笃非真笃也。问虽切而意缓，思虽近而实远，博学亦闻见之资耳，何以曰仁在其中。”

先生曰：“然。”

问：“吾人随出随处，俱是学问。学问俱关政事，故仕而优便是仕之中的学问，故曰‘则学’。学而优便是学之中的政事，故曰‘则仕’。若谓仕之中无学

也，学之中无仕也，是不知仕学为一理，非仕非学也。”

先生曰：“然。”

先生曰：“曾子说‘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子游说‘丧致乎哀而止’，皆是把这哀戚真意做到至处，便是致。曾不非而言非，何也？子游盖曰：‘丧把这点哀做到至处便是了，何以文为此？’其本末皆在，非以哀为止也，岂以平日过高而究其弊乎？识者详之。”

“严也”二章□其过高，非恶其不仁也。

先生曰：“当时喜得其情者有之，哀矜则未也。曾子盖仁人之言哉，于严霜烈雪之中而道之以春风和气。”

以一心，含吾道之精美也。以一心，会吾道之全富也。

“夫子焉不学”与“舜好问章”相参，俱见二圣之无我。

先生曰：“‘知命’与‘五十而知天命’一例，知命则知礼矣，知礼则知言矣。”

《孟子》上

先生曰：“‘万取千焉’二句，便含‘义’字。不为不多者，以义言也。夫君子，纯乎正义之心而已。惟吾之得为利，不利非所计也。今注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则是不专利。不专利岂将处义利之间耶？禁其利，犹恐不纯乎仁义；导之仁义，犹恐或涉于利。义利之间，岂君子当止地耶？不知有欲利之心，非矣；欲利而不专其利，非矣；为有害而不专其利，又非矣。孟子净梁主之源头而遏其利，注《孟子》者，净学者之源头，顾欲利而不专其利，使学者将奚适耶？”

先生曰：“‘何患乎无君’是说有此地者，即尔之君，胸次甚大，非太王自指也。”

问：“道德一也，‘明立’不必分贴。不疑而惧曷明？不惧而疑曷立？知言养气一时应止之言，非孟子本等功夫。本等功夫，持志是也，养心是也。能养心，言自知，气自浩，非两项事。缩不缩是于理当为，非屈在我也，屈在我便不义而馁矣。持志自兼，养气持志而又无暴其气，不是功夫蹶趋，而反动其心，似支吾言语。盖所谓动心者，动血气之心也，非义理之心也。义理之心如何动得？今以有养之人，虽卒然倾跌，气若稍迫，心自不乱。告子虽不知义，其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所以曰‘可’。”

先生曰：“然。”

问：“浩然之气本刚大，塞天地，功夫全在直养无害上。直字承缩字来。道义本直，善养直也。忘助，害也。二节不分体用，上文既说塞天地，下文便叫起。气之所以塞天地者，何也？配义与道也，合道与义言之也，无是指无道义言。气之所以馁者，何也？无道义故气馁也，离道与义言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正应上文‘无是馁也’句，非血气而道义馁也。盖气本集义而生，义是心之宜，气是心之运，心是气之宰，集义则心慊。故生不集义则心不慊，故馁口有不慊尚馁，况可袭取而生之乎？袭取便有助意，便不义了。告子未尝知义，宜其馁也，而不馁者，悍然也，非浩然也。何如？”

先生曰：“然。”

问：“注云‘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似倒看了，乃是道义合乎气而为之助，玩‘集义所生’句，自见承上文所以配义与道者，是集义所生而配也。谓合义则气充，失义则气馁，故养气必集义。注又云：‘若无此气，则一时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不知道义安有疑惧？安见不足有为，所行既出于道义，其体安有不充？都是扭捏说了。体有不充还是道义不纯，何如？”

先生曰：“然”。

“必有事焉而勿正”，疑盖“止”字之误。学贵有事而惧其止，故必有事焉而勿止。止则忘，故勿忘。勿忘则易助，故勿助。总是一个直养功夫，作正心似非，盖正心之说，本《大学》第一义，古今第一义。今人事有偏者，说正之则正，无不善也；惧心之不正，而正其心，则正心无不善也。胡为而作正心耶！“战不正胜”一言又岂大经可据耶？况引宋人事，直贴忘助二端，绝无正字意，尤见“正”当作“止”。

智足以知夫子者，真知圣道之高而后称之。假使其道污下必不匿情过称，此其言可信之言也。若就三子分上污，便阿其所好矣，此其言不可信之言也。

先生曰：“孟子学问全是扩充，非扩充之于外也，只本体常充。”

先生曰：“君子之于辞受，惟其是而已。处之有名则受之有道，不必皆受皆不受也。居一谓必居一不是，故答云‘皆是为对，非字看耳’。曰‘馈赆为赆处，非货也’，曰‘闻戒为戒，处非货也’，取字作取予之取，在君子身上看，非致也。”‘江汉’三句作赞曾子的是，观下文之讥相便是对证。故曰：‘异于曾子言江汉，则相为行潦之污也’，言秋阳则相为阴晦之蚀也，言不可尚则相为可卑。”

曰：“掩之诚是言掩的着实的是，更若字似远。”

先生曰：“然。”

问：“‘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悲君之不获正，民之不被泽也。三月无君则吊，如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悯贤者之不见用也。如以三月而缺一祭为忧，是为士者必得位而后祭也。终身不得位，则终身不获祭矣。谓蔬水承欢，非耶。孟子此言似非直指。”

先生曰：“然。”

先生曰：“一治一乱，论人事不论气化。乱由人事未尽，治由人事尽当。其

治也，君子乐与天下享其休，而惟尽乎人；及其乱也，君子力与天下扶其危而不敢归诸天。其治非可恃也，其乱非可诿也。盖治乱安危者，世运也；裁成辅相者，人事也。君子论人不论天，或曰‘洪水亦人事’，未尽也。”

先生曰：“禹治洪水而水患熄，前此亦人事未尽。”或问：“吕氏称张子欲复井田之制，期数年不刑一人，如何？”

曰：“所谓处之有术者，盖自有公平正大之术，可以当人心者耳！非以姑息之政稔乱也。若数年不刑一人，则犯法者众。众犯法则恶日肆、善日损，井田未行，天下将多事而不可支，故三代圣王之制，自有平易近民之法，政不必徇人启衅也。”

曰：“贫富如何均得？”

曰：“如何均不得？且富贫安有一定？数年便自转移。如富者之田，适满九百亩，即此便为一井。贫者之田，其满九百亩，则一八家为一井。田不足者，合其田，不损其人，令得买，无令得卖田。有余者益其井，不损其田，令得卖，无令得买。稍仿限田之制，田宜合散。但取足一井之数，不计人之多寡，久之自然均平。如有八家之地而无八家之人，则因地代八家之役，不损其地。如过八家之人而止八家之地，则因丁产见在之人，不拘于田。富不必夺，贫不必与，权其事而斟酌之，法自可行。”或人曰：“善。”

《孟子》下

问：“伯夷之归文也，非为养也。文，圣人也；夷，亦圣人也。夷尊父命，文服事殷，其志同也，故就文而回归于善。武王视文王异矣，有伐商之心矣。伐商，伯夷不忍也。谏而必去，去而必饿，明志也。不然，弃国不有而必利人之养。不饿于始，徒饿于终，伯夷不为也。”

先生曰：“然。”

太公之归文也，窃有疑焉。当其时，文守臣节，既与守之，武伐虐主，又与伐之。有伐商之志而无其藉蓄之固，义也。公虽无土，独非商之民乎？相父以忠，相子以叛，是二心也，岂归文之时有所蕴而未酬，而固待于斯耶！不然与伯夷茹芝西山、薇歌相和，存商之老，视与周之佐不减也；不然相武王以伐暴者，天下独少若人耶？昔也，与夷同归，今也夷去公留，其意可窥也，不然，公目夷为义士矣。自处独（□）不以义乎？苏轼曰‘武王非圣人也’，言武王问太公可知。又不然敬义之训，不可同伐暴之谋；兵法之制，难与齐治平之略。以道合，而以兵用三复之，太公之志又可知。

嫂溺，援之以手，权也。晦翁解曰：“权而得中，乃是礼也。”此处点“权”字甚真。告者，恐一时之无亲；不告者，恐后世之无亲。

“仁之实”章，是一株树，开了五朵花。五朵花原是一株树，一朵是五朵之合，五朵是一朵之分。大要仁不专于事亲，而事亲其大；义不专于从兄，而从兄其先。知之实，知此仁义礼乐而事亲从兄也；礼之实，节此仁义知乐而事亲从兄也；乐之实，乐此仁义知礼而事亲从兄也。言仁，则义知礼乐合而成其仁也；言义，则仁知礼乐合而成其义也。若得此遗彼，是一偏之蔽也，恶足语仁义知礼乐哉？注曰：“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后节之密而乐之深似过分析知之明处，是仁义礼乐透彻于此。”透彻此孝弟守之则是仁义，礼乐口口于此坚定，此孝弟不两节看。

问：“人有不为也。”

先生曰：“只不为其所不当为，便是为其所当为。若平时决意不为，临事决意为，又是执着。”

问：“‘君子深造之以道’言深造乎道也，非方也。如以道为进为之方，则学为何物？”

曰：“格致诚正，学问思辨，非方乎？”

曰：“格致诚正一修也，学问思辨一行也。本是一串，无许多层数，如格了纔致，致了纔诚，迤迤不是功夫。”

曰：“何以言欲其自得之也？”

曰：“‘自得便是功夫深造’一句，直打到底。盖这源头本是我原有的，强探不谓之得，不得不谓之造，故自得便是深造。为居安，自得而安也；为资深，自得而深也；为逢原，自得而及原也。到及原处，这源头在我，天下事俱是源头做，既是源头做去，取用何穷？所以君子欲之者以此。若得而非自得，为支离，为浅近，不能彻底，如何做的将去？所以取用易竭。盖逢原者，逢吾心之源也，左右言不一也，非身之两傍也《大全》说‘源头在彼，我逢之耳’，恐失。”先生曰：“然。”

先生曰：“博学而详说之。盖日用之间，事物之应无穷，何其博？事虽殊，理则一，何其约？随无穷之应，莫非学问所在，即此便是博学详说，兼学问思辨。‘此’字要紧。学问不说不明，不详说不彻底，将字就把字看，反字是近里意。盖要把学问反而求到吾心至一之地耳，至一便不徒博。”

问：“原泉，有源之水也。有原故不竭，而渐进以至于海，有本者如是。言有本之学，如此有源之水也，是之取尔言，惟其如是有本，孔子之所以取也。苟为无本，正言无本之学也，如七八月之间雨集，非源泉也。沟浍骤盈，非渐也。涸可立待，非至海易竭也。皆证上文‘苟为无本’一句，如此无本之学，暴得虚誉而实不继也。君子耻之，奚取为？”

先生曰：“然。”

问：“其有不合者，非四事之各不相合也。三王之己为者，皆理所当为，而奚有不合也？不在时势，不在制作，而在心原。惟在心原，则所恶所好，此心执中立贤，此心爱民求道，此心虑远慎迹，此心仰而口之冀而契也。盖谅三王与我同一心而快然无累也，喜其不寐也，此便是行。如又以为欲急于行口不若是躁切。”

先生曰：“然。”

先生曰：“公行子，齐之重臣。有子之丧，谓继体之冢嗣也。若亲丧便直书，不应如此转折。不作子丧者，疑于不当吊也。看来有可吊之理。”

问：“‘象忧亦忧’二句只在诚信上看，舜非不知象之所为，至情感通，自不能已，见其忧便惻然忧也，见其喜便豁然亦喜也。如今父母亦有恼儿子者，天亲随感而应，见儿号泣，惨然动情；见儿欢喜，便释然无闷。如此可解，亦忧亦喜。”

先生曰：“然。”

问：“比，方也。从犹御之。犹字来有比照较量意，谓汝以诸侯之犹御矣。御固不待教而诛矣，逆汝之意，亦以其犹御也。将比并于御人而诛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后诛也。必教之不攻而后诛，则其不可同于御人也，明明矣。如此说，于文义方有着落。若调一连字，下又补一尽字，恐近戾。”

曰：“然。”

以多闻为师，非师之至，乃一时应对，带言之，不可为典要。

问：“一乡之善士，似不必作己之善盖于一乡。倘己之善不盖于一乡，则一乡之善士，将终不得而友矣。使己之善必盖于一乡，则一乡之善士悉出吾下，又将不可与友。信斯言也，抑将使吾之善必盖于古人，而后与古人友乎？”

先生曰：“子意何居？”

对曰：“似只作一乡有善士焉，吾取而友之，吾为一乡之善士矣。未足也，进而一国有善士焉，吾友之，吾为一国之善士矣。未足也，进而天下有善士焉，吾友之，吾为天下之善士矣。未足也，又进而古之有大于天下之善士焉，吾尚论而友之已，尝诵其诗矣，读其书矣。不于《诗》、《书》之中尚论其行事之实，诵读不为虚乎？是以即诵读之际而考究其行事之详，于考究之余而毕致吾孚契之意，以一时之注念仰契千古之精神，由千古之精神内启一时之则，效是古人之行事，吾取而友之，吾友而同之，又不止天下士而千古之士矣。友亦何可限哉！旧作《诗》，其言也；《书》，其政也。分外又论其行事之迹，不知言政非行事耶！舍《诗》《书》之外，又何所稽而论世，而尚友耶！”

先生曰：“然。”

白羽，毛之白也；白雪，气之白也；白玉，形之白也。羽，血之余也，其性轻；雪，气之凝也，其性融；玉，石之涵也，其性润。

先生曰：“性无善无不善，此虚无之说也；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此湍水之说；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气稟之说也。皆不可谓性善也。乃若发于情之不容己者，情之自然也。情之自然者，可以为善，则性之本善可知。乃所谓性善，盖本

善者，性也；发而为善者，情也；发而能为善者，才也。皆就天然自有不染人为处言之。若夫为不善，乃物欲陷溺不能尽其才之罪也。岂才之罪哉？此是孟子直指本原，教人尽□□说话，或者乃曰‘论性不论气不备’，又□才□□□□论性之旨。今有见人为不善者，便说是□□的人，此所谓才，指性中之才也，岂昏明强弱之谓哉？且如四端，浑涵于中，性也；无一毫染杂，性之善也。见父而爱，见兄而敬，见孺子入井而恻隐。怵惕，情也，所以能孝、能弟，能怵惕恻隐，一点真心，勃不可御，岂气禀所能拘哉？才也，吾儒学问不明，正是吃气禀的亏。今直言性善，教人变化气质犹恐不及，反说论性不论气不备，斯不亦害性之论哉！善乎！横渠张子之言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弗有性焉者。’夫知所谓天地之性，则知所谓人之性矣，最宜深玩。”

问：“‘仁，人心也’，章首直指人心，章末直指求放心，见得天地间别无学问功夫，彻底无痕。注云：‘学问之事，固非一端求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不知杂学便是他端正学，岂有他端？孟子恐人求之于他，终身迷罔无成，反而□□曰：‘学问的道理无他，只求放心便是’。求放心，自清明，自昭著，清明昭著便是上达，如此用功即已到手，不复分外求矣。又云‘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不知此心非有形之物，果放在何处？果从何处约之？使反而复也，反复而入身也，而寻向上去也，虽百千万里之遥，百千万世之后，不过一时念头着在那事物上，便谓之放。觉得是放，便默省收敛，便是不放。即此复吾本体，一点清明，毫无障蔽，便是真学问，别的算不的一些。大抵此章之注多影响，宜细理会，何如？”

先生曰：“然。”

先生曰：“孟子学问从思处入，故每章教人思。”

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夫亦未熟之人也，能熟乎仁，则欲不能胜矣。

先生曰：“孝弟，是良心做。良心即完，何所不至黎民于变时。雍时，雍此孝弟也。四方风动，风动此孝弟也。置之塞天地，溥之横四海，施诸后世。无朝夕，此孝弟之施及流通也。故尽性至（致）命必本于孝弟□□曹交事长求道处，未见可绝处，归求余师之言，理道自合。如此亦未见有拒绝意，尧舜之谭，启迪亲切，有味非绝也。求教者尚尔绝之，不知求者更当何如？圣贤不如是也。”

“志仁，志便是仁，志仁便是当道。玩上文‘仁者不为’、下文‘志于仁而

已’，便不说道字。自见志仁矣，杀人求地便不忍，注言‘事合于理，心在于仁’，似过分析。孟子曰：‘今之事君者说，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今之臣有是乎哉？辟己之土地，充己之府库而已，不如是，吾断以良臣目之，而不谓民贼矣。’又曰：‘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今之臣有是乎哉？索贿以赂边夷，杀无辜以市己功而已，不如是吾断以良臣目之，而不谓民贼矣。’又曰：‘由今之道’云云。今之时，惜不及孟子见。”

“亮”与“谅”同小信也，执固执也。拘小信则执矣。君子不居小信，安有固执之失。

问：“‘尽心’三条一意。首句为主，尽心者，吾心之天理全尽无缺也。‘存养’节是尽心的功夫，‘夭寿’二句是存养功夫。‘不懈立命’句，天与我之理于此植立不亏，尽心功夫至此方完。圣学不偏于知，不可以知而遽谓之尽之也。大要谓尽心者，知是我的性，不是我的性，如何尽的我之性？又知是天与我之理，不是天与我之理，如何尽的？欲尽心，不存不可也；欲存心，不养不可也；存养不加，欲事天不可也。故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吾心之天也。使存养犹有懈焉，二也；犹有冀于天焉，非俟也。则天之理不能自我而植立焉，非尽也。存心而养者，一其念焉，不二也。听天而无所期必焉，俟也。事天之功可完，心之理可尽依托，恐难用功。何如？”

先生曰：“然。”

从可欲之谓善，充而至于神，上下只一理。可见成□（章）与达无足此通彼之说。

问：“旧说为我害仁，不说害义；兼爱害义，不说害仁□中却说害中，与上二句已自相反。以今言之，为□□□之一偏而非义之中，似义就害了义。兼爱□□之一偏而非仁之中，似仁就害了仁。执中□中之二，一偏而非时中之中，似中就害了中。杨子举义之一，害义之全体；墨子举仁之一，害仁之全体；子莫举中之一，害中之全体。皆举一而废百也，皆无权也。”

先生曰：“然。绝物如杨子不为也，而以不甚绝为中；徇物如墨子不为也，而以不徇甚为中，皆执一也。善乎！程伯子之言曰：‘中不可执也，识得则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则不中矣。”

先生曰：“心犹泉也，及泉则逢原矣。掘井而不逢原，非井也，故云弃。”

久假不归便自以为是，知非则不假，不假则归矣。

在真伪不在事功，引功如彼，其卑说不倒。

先生曰：“皋陶虽知有法，而天子之父则不可刑。舜虽知有父，而天下之法则不可废，必也议贵议亲而严勅下之防乎？必也出舍减膳而下罪己之昭乎？不然必执之，则近于抗。执之而舜不容，则若之何？□□之则疑于私逃之而复执之，则若之何？遵海□□□心耳欢（□）以礼义之中，君子必有处也。形色有个天然之理在，故云天性。众人囿于形色之中，把天性都壞了。圣人浑是天性用事，连形色也都好了，所以一践一不践。”

或曰：“何为形色？”

曰：“如耳目形也，视听色也。其聪明则天性也，余可类推。”

问：“五教”。先生曰：“时雨之化，贯乎五者之中。有德之将成，材之将达，答问之将通，私淑天机之将启，皆可贯。”曰：“私淑，何以有时雨之化也？”曰：“积学将得，忽触君子之微言，沛然一如面命。”

问：“引而不发”。

先生曰：“君子引人于善，说破口还怕人不省的，安有不发？云不发者，其将得未得之时乎？骤发之则真□不投不困之则，所得不固。曰‘跃如则固无不发矣’，如一贯之语，门人孰不闻之？悟与不悟、能与不能耳，安在其不发也？故君子之射也，口虽无言，一引满之际，而中的之机即在此。更有何说。”

问：“‘不可己’三章，总是进锐退□之病。夫锐始怠终，人情之通弊。其始也，气方锐，可己者亦为之而不己；其既也，气已衰，可为者亦己之而不为，当无所不己矣。其始也，情方殷，可薄者亦厚之而不薄；其既也，情已懈，可厚者亦薄之而不厚，当无所不薄矣。其必可己者己之，不可己者吾勿己焉，终无己之失矣。可薄者薄之，不可薄者吾勿薄焉，终无薄之失矣。夫天下事皆吾所当为，夫安有己也，无亦当为之急乎？天下人皆吾所当厚，夫安有薄也，无亦先一本之爱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厚无失其厚，薄者无失其为薄。无所厚者，薄之失矣。当物之为急先者，先之而不敢后，后者后之而不敢先，无不可己而已之失矣。重三年之丧，兼及缙小功之察，慎放饭之大，而不忽齿决之小。推类求之，则本末缓急之辨益明矣。”

先生曰：“然。”

周于利者可杀而亦可乱，凶年不能自保也。周于德者，不可乱亦不可杀，无

可乱可杀之道也。

先生曰：“□□□得国特甚，言不可以得天下意甚矣□□□以不仁得也。大不理于口，不必作俚，是大不见理于众人之口也。士憎兹多口，不必作增，是士固见憎，于此多口也。”

问：“修其身而天下平，非修身无预于天下而天下平也。理本合一，不离人而为己，亦不离己而治人。日日是天下，日日是平天下，日日是修身。不若霸者专事枝叶而无预于吾身之真修也，便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

先生曰：“然。”

耳目口鼻四肢之用，非欲也。当可非欲，不当可则欲矣。属性分非欲，属形体则欲矣。寡欲者，寡其不当可者也，任形体者也。日消日霁，一旦澄然而反其天真焉，欲而无欲矣。注云：“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于理欲机关犹未豁也。循理，安往是欲？徇欲，安往非欲？欲而节亦欲也。何也？只在正不正，不专节不节，养心辨之。

问：“‘然而无有乎尔’二句作已然说。谓当孔子之时，寂若无有见而知之，如此者，则后世又乌有闻而知之如此耶？孟子居见闻之间，意甚涵蓄，谓‘我今日幸与闻知之列者，以当时见知之有人也。观孔门颜曾诸贤，无愧禹皋，安得谓无有见而知之者耶？’”

感述续录卷

同春第一

君子在下位，不能使物各得所，但常扩万物一体之怀，便自有六合同春之味。

或问：“为学何处真切？”

曰：“当下真切。当下不真切，无真切处。何也？随时皆当下也。随时用功，自无可间之时。”

事时即事为涵养，无事时以涵养为有事。有事时，涵养在事中；无事时，事在涵养中。

喜闻过，非必后事之改，一念之喜，心过洒然释矣。讳言过，匪但先时之谬，一念之讳，心过暗然滋矣。其洒然也，吾慕其高明；其暗然也，吾悯其陷溺然，则非后时也。喜自朗超，讳自沦落，慎之哉！

四境朗朗清清，一尘不挂，便是真体常在。以此真体应事，亦一尘不挂，便是真体酬酢。从此不计事之有无，常是一尘不挂，则真体常在我矣。

生知，天聪也，天聪何待于思？安行，天能也，天能何待于勉？中便是得，生知安行便是中。盖圣人□□□中，乃从容于中道之中，非中在彼。吾有以□□□中，是圣人之心也。圣人之心，天然之中也□□□时中之中则一，为中的之中则二，识者辨之。

以日用为幻妄而逃于空，以常行为肤浅而托于玄，不知日用常行皆至理，除日用非实用，除常行非正行。空不真实，玄不平易，谈奚益也！

污妇不信世间有贞女，贪夫不知世间有廉士。信而谮，忌也。为形己之非也。

矩也者，则也，吾心之天则也。夫子之不逾矩，矩从心也，所蹈迪一天也。吾党之士，即未能周旋自中乎礼，但日循吾心之天则，自日入圣贤矩矱。

或问：“事求可，功求成，果非耶？”

曰：“非以成可为非也，以智谋求成可者，非也。可自有正当的可，可为而成。不可，必其始也。顺应之，其既也，顺受之，不可乎事而可乎吾心，是谓真

可。不成乎事，而成乎吾心，是谓真成、真可。此中不谬真成，此中不坏真成、真可。吾心不累于可否成败，中也。”

或问：“为善终身，有何结果？”

曰：“善上结果，便是真结果。患为善不终耳，果纯于为善乎？其生也干干净净来，其没也干干净净去。一点虚灵，宇宙同一，不染此善，视宇宙无歉，结果之大无逾此。”

真性纯备，只是完我生来本等的人。古之人，不肯自圣，安事言佛？人伦日用，色色不妄，无声无臭，浑然天体。异学特窃其境，似安事言空，真机洒然，随在是乐。安事西方为极乐，彼宵人辈，生前千态万状，不知多少轮回，又何必身后有轮回？

诸文学有谈动静机者，众称以为入理，不知动有机矣，静实无朕。

或问：“何为无朕？”

曰：“本体渊澄，镜明水止，安有机哉？”

尖在物则避之，在人则侮之，恶其有意也，势必两伤。彼以侮，吾以恭，则两无事矣，非床下之巽也。恭则不侮也。

或问：“位育是圣人事，学者安能得到？”

曰：“此犹是望空谈事，未尝实用功也。若是实用功时，只在中和处做，不必在位育上责成，即位育亦不必到地平天成、民安物阜而后为功也。位育不离中和，中和不离性分，性分不离民物，此中天体浑然，无偏倚乖戾之杂，便是中和。灵台经纬，不淆便自清宁，便是天地位。处一人，一人得所；处一物，一物得所，便是育民育物。从此功夫无间，即此中常是中，和即中和，常是位育，虽大小远迹不同，但能真体尝在，自然物各得所。只做我性分中本等功夫自有真切处也。”

或问“先达云：‘增一分情识则减一分纯白，长一分华采则消一分本实。’此说如何？”

曰：“此语甚善。真伪不并着。情识增则纯白减矣，华采长则本实消矣，不止一分。”

人已原是一个，虚灵便涵至善。无人无我者，虚也；能应能和者，灵也。使呼应倡和，全此人已虚灵，便是人已至善；使呼应倡和，全此举世虚灵，便是举世至善。举世至善，善无疆矣！快哉！

本体无念也。随感而应，应而不留，念而无念也。如鉴之未照，初无妍媸之

分也。及其既照，亦不留妍媸之迹也。与物俱化，鉴未尝有也，本体如鉴之□□焉，则廓然也。

学问必如太虚之体始得。太虚，无物也。太虚之生物，无心也。无心而后物之生生为不穷，而太虚自若也。人之一心，淡然无我，事至而不溺。视听言动，一无所著，斯太虚矣。

屏去见闻，暗然退处，则一于内。一于内，是谓内障，不知内之合乎外也。专事见闻，泛然徇物，则一于外。一于外，是谓外障，不知外之合乎内也！必也闻见之合于性者取之，闻见之不合于性者去之。不屏闻见而亦不倚见闻，斯为合一之学。

或问：“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功夫如何用？”

曰：“道非两途，功惟一致。方涵养时，本体毫无所放，即此便是敬。再用敬，多一敬矣。涵养便自虚明，便已包致知在内。分别求知，即靠见闻，非致也。”

曰：“修己以敬，何如？”

曰：“敬修只是涵养。涵养贯乎事物，涵养致知不相离，以此修己，以此安人，以此安百姓。学问原无人己、远近之分，何也？纔为己便带人，纔处近便带远。故曰：‘能近其性，则能近人之性。’”

皎日当空，目所共睹，而瞽者不见；雷出地震，耳所共听，而聩者弗闻，蔽于窍也。然瞽行必前，其手审夷险，以济明之不逮；聩者每笑，视人颜色，考其意，以补聪之未达。是以若有闻也，若有见也，乃耳目俱全之人，顾有不

见不闻之病，而不肯求通以扩其未及，是心窍蔽也。心蔽窍，吾无如之何矣。

仰见天覆万物，皆一体也。俯察地载八荒，皆一口也。中念人群亿兆，皆一膜也。约人心为己心，扩己心于人心，庶几乎同体之义。彼异视而不相恤，是谓自孤之民。

乐仕进是喜事功，喜事功乏避世无闷之意；甘恬退是与世无情，无世情歎万物一体之懷。其必用舍行藏无与焉，斯庶几孔颜之乐。

学问只天真运用，不萌有我之私，徇人有我，蔽天真者也。

日用间涵养沉潜是功，比拟称量是病；真切专一是功，急骤因循是病。

或问真境。

曰：“真境灵源，天体也。天体不染，人为染人为非真境也。欲求真境，入境方知。”

明新随在，是功随在，皆是尽性。性无人己，明新安有人己对人，而新亦明也，反己而明亦新也，一体也。

聚吾精，潜吾神，凝吾一，养吾中，精不杂也，神不物也，一不二也，中不倚也，一而已矣。

见理者，不动于气；养心者，不役于物；知天者，不诿于人。

以物喜，必以物悲；以得为乐，不得必不乐。是有待于外者也。

自损者必受益。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而后益可入道。非有益也由所受反其初之无物而已。

天下，惟天性之善可以语，良是吾党用力去处。所谓本也，道也。立则俱立，生则俱生，一也。若曰本立而后道生，是两事也，恐务非所务矣。

透性第二

人之趋向差，起于性学未透。为学须是透性。性不透，则以精微为异端，而圣学晦，以支离为正脉。而大路歧，以佛老之言释孔孟之旨为见道而真伪淆。遂使无声无臭之原，不睹不闻之奥，纯白易简之真，虚灵精一之妙，茫然不知为何物。任道者，所宜究心也。

斯道不着一物而实体乎？物不挂一事而实贯乎？事声色为末务，故无声无色者；精闻见为形迹，故不见不闻者。至今之人，率拘拘于声色闻见之中，而不敢直超乎声色闻见之上，性学不明而旧习拘也。间有不以声色闻见为事者，则又窃二氏之绪余为高妙。而俗学又群（群）然宗之为卓识而不可解其为罪，视拘拘者为益浮，圣道将无时而明矣。孰谓声色闻见非吾人日用事，概弃不理也耶？

不睹，非离目以为功也；不闻，非离耳以为功也。贯乎耳目动静者也，皆心也。二节皆一时之功也，非二也。睹的时节，做的也是不睹的功夫闻的时节，做的也是不闻的功夫。不睹功夫便是真睹，不闻功夫便是真闻，分隐显为二地，是二也，非吾心之一理也。何也？睹非以目为功也，闻非以耳为功也，皆心也，皆心无隐显也，故曰一也。

或问：“甘泉谓‘孔门事上求仁，动时着力’，信尔不睹无形矣，胡容戒慎不闻无声矣，胡容恐惧乎？”

曰：“道合隐见显微为一机，功合隐见显微为一致，必待睹闻而后用功，则不睹不闻时都空空过了，况不睹隐矣。而独睹一点，昭昭不昧，即此时为真睹，不闻微矣。而独闻一点，惺惺莫掩，即此时为真闻。古人视于无形，听于无声。盖见诸此，不然是舍真睹真闻而不用力也。况戒惧即为有事，即是慎独，即属动而独中。洞彻不扰，又是动而无动也。道固无动静者也，不然事上求仁，则仁为粗迹；动时着力则功为间隔。为肤浅，非性命之学。”

或问：“尧舜事业，自尧舜视之如浮云然。”

曰：“此语犹似过高之病，犹未识尧舜之心者。思昔执中数语，咨尔丁宁，四海困穷忧怀，若溺其心，何心也？彼浮云之聚散，何益吾身之轻重，下民之休戚？实开吾心之敬肆，况二圣之兢业，都俞其敬惕，为何如者？但不以治为足耳，与浮云之视不同。”

昼起无事，本体常明，物来平平应去，曾无任己，昼亦乐也。入夜惺然，本体昭昭不昧，闲念不萌，夜亦乐也。

或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其说如何？”

曰：“夫人安有两心？一心安有事使？道心者，心之未淆，而出于正心之初也。人心者，道心之变而趋于邪，非心之初也。观之水，一而已，或澄而清，或淆而浊，此人心道心之别也。若谓清何在？王出命。浊何在？主听命。是两心矣。”

食取充腹，即淡勿厌。衣取蔽体，即素勿厌。珍味锦章，即众好勿夺。本性自淡，本性自素。彼异物乃漓吾之本性者，即众好何为？

或曰：“天日以事试人福善祸淫，毫发不爽。”

曰：“普物无心，天安有事试也？为善天福之，福以善耳，天无心也；为恶天祸之，祸以不善耳，天无心也。况善即福，谓吾心有充然者在也；不善即祸，谓吾心有暗然者在也。不然，善人而处贫贱，便是清吉之福，况自有安平之乐？不善人而处富贵，便是秽浊之祸，况自有倾危之虞？”

或人慨然谓曰：“吾是以知祸福之有真。”

心本圆融，不役于物。见乎彼，而心不役于彼；见乎此，而心不役乎此。如镜之照山川，方其未照，初不预为山川之象。比其当照，亦不染彼山川之形。迨其既照，亦不滞彼山川之迹。盖山川照吾镜中，而镜初未尝移于山，移于川，何也？灵不逐物而流也。

言从性真处说，便是善言；行从性真处做，便是善行。性真无染，只从不染

处运用，便是妥当。若在世情上求妥当，未免徇人，止流为乡愿，非本然之善。

学问只在本体做，不必在事端上模拟，不必在物理上揣量。本体精明，则事皆性之事，性明而事自理。物皆性之物，性定而物自正。人已原是一个，成己成物工夫，只是一件。纔分人已，学问便不合一，真而非真矣。

或问忍。曰：“忍非学问中第一义事。虽不行中，犹未净，但能本体粹。曰：‘俗尘不挂分外，雾净烟消，无与于我’。”

吾心之神与鬼神之神，原来只是一个，惟不歉于吾心之神，斯无歉于鬼神之神。吾人之性，与天地之性，原来只是一个，惟不亏于吾人之性，斯无亏于天地之性。

淡泊可以清肺腑，安淡泊则无妄想之念，不妄想即是本体在。

或曰：“士君子立身，宁使上之人讶其不来，无使上之人病其不去。”

曰：“此犹是以形迹立身，非以道立身也。如以道立身，去不使讶，来不使病。盖过高便非中道。顾相接何如耳？机不我投，不敢自卫。礼有当答，不敢过矫。”

问：“君子可以爵禄人否？”

曰：“爵禄公器，非人臣所私口在。我尚当择贤而授，君子常存一体之心，尝是与人为善之意，提携开悟，如衡之在悬，一丝不倚，斯则人人受益，便是不爵而爵，不禄而禄。”

或问：“乡人妄诞，奈何？”

曰：“君子只自责自修，平实而已平不高深，物可往来实不虚幻，物可倚仗。如是，则妄诞可消，即不然，尤愧在我。倘逆且徇，是我又口口妄诞也。内省不暇，于人奚计？”

初学得明道之贤，相引翼如，盲者依识路之人，跂足从渠，步步不差。友慈祥如近芝兰，友醇笃如烘暖日，慈祥相与，则恻怛之念日生；醇笃相观，则真朴之味日洽。

或问：“学当治生，平仲胡为貽君子之讥耶？”

曰：“学之道一则纯，二则杂，君子讥之者，为其中之二也。何也？既已为学，又欲治生，一萌治生之念，则必有徇外之念，而志不笃。方北兵污我中原，正学日晦，平仲只宜以道自任，为多士倡而亦为是言，其中可知矣，君子安得而勿讥耶？何也？治生本吾当然，不萌邪念，生亦正也。为学本以谋道，一萌非望，

学亦伪也。”

天非自为一理也，与人共为一理也。惟人不能全天，天人始分为二矣。

其初本一也。天人合一，性命合一，人已合一，内外合一，知行合一，动静合一，体用合一，隐显合一，终始合一，取予合一，修短合一，去留合一，出处合一，言行合一，心事合一，巨细合一，炎凉合一，生死合一，开落合一，宇宙合一，□□合一，远迩合一，形神合一，理气合一。

我无悔物之行，则不怨。我无骇世之行，则不□平□而已矣。

持己第三

或问：“持己之洁，本以完不染之初也。而人或忌之，奈何？”

曰：“亦尽其反观之道云尔。果以洁而形人之不洁，则洁为可忌，果惧物之~~浼~~己而自洁，是涤垢之道也。彼忌也，听之而取，害也，安之。”

以本体之明观书，则书皆吾心之所发见，如是而言，虽今言亦古言；以本体之明处事，则事皆吾心之所时措，如是而行，虽细行亦善行。

处贫贱而见道，则不减富贵之乐；处患难而见道，则不减安平之乐。

或曰：“仕思廉，临民思仁，何如？”

曰：“此做在事端者也，非尽性之道也。仕方思廉，临民方思仁，未仕未临，民之前恐都无事。兹惟本性用事，不思廉，临财自廉；不思仁，临民自仁。若于事端上做，一不思便落口不起，非大人尚志之学。”

贤、智则逊之，安吾之所不及也。安不及，则贤、智可以同归。愚不肖则矜之，恼人之所不及也。恼不及，则愚、不肖可以共事。

道中本无一物，亦无物不有，空其境字也。一于空，便害道。道可以兼空，空则不可名为道也。嗟乎！大造中自有真机妙用，徒言空者，非透真机者也。

或曰：“静中默识心体，何如？”

曰：“默识者，不假言而自识者也，非一于**静也**。静中默识，动中不可识耶？心合动静者也，功合动静者也。随时涵养，随养默识，随识心体。在无事时默识此心，即默识为有事，即默识心体。在有事时默识此心，便是默识处应用，亦便是应用处心体在。须有合一之功，始得。”

有问邹学宪公：“‘学而时习之’，何以悦者？”

答曰：“习便是悦。”

“不知何以曰‘习便是悦’？”

予曰：“悦便是学。”

或默然。予复申之曰：“悦是心之体，习是心体上做。”

本体纯白，无纤毫之翳。反观亦纯白无翳，便是不疚。即此不疚，内境坦然，顺适便是无恶。一点清明，惺惺常在，便是天体充融，便自人不可及。心学明，则其处权力蔑如也，奚惧奚阻？视荣进泊如也，奚趋奚赴？

独学而不公，诸人隘也，是不见性之合人已。诲人而忘自修，逆也，是不见学之有本末。恐学非所学矣。

好胜之人纯是血气用事，不必论。他日坠与不坠，只好胜一念，已坠落血气壳中。

君子不爱名，亦不嫌名，只在实处做。名不名，无关于我。

不计人之慢我，惟恐我之慢人，则敬至。不计人之伤我，惟恐我之伤人，则爱至。敬至，则皆敬人之人矣。爱至，则皆爱人之人矣。此极美之俗也，吾安得见之？

不以一物挂心，则真宰宁。不以一事挠己，则本原静。君子尽其在我，不计其在人，脱有一非道加我遇也。既无蚤识，安所事较。譬之冷风，遇面拂袖可也，与冷风较，则误也。

或问：“赈贫解难，劝善救失，仁者事乎？”

曰：凡此虽皆仁者事，随分而处之，时其可而为之，不必□□□□己也，何也？君子只本原处做。彼四者，盖□□□□作意而为之也。”

或问：“乡人屡犯，须何似而可？”

曰：“不容则激，容之则肆。究言，亦容之而已。彼犯之不止，吾容之亦不止。人孰无良，我不有其失，人亦自消其失，故容之益为大。”

曰：“容之，不几于徇乎？”

曰：“徇则求悦其意。容，但不较之而已。”

或曰：“仁者曷为而认言也。”

曰：“人见其言之认耳。本心常在，自无妄为之事，知为之难者何？心自知言之，认者何心？非视行以为言也。与告、颜子同乎？”

曰：“圣言无二理。知言之认，则非礼勿言可知矣；知为之难，则非礼勿动可知矣。知言动，则视听可知矣。”

福莫大于心平，祸莫大于心险。心平，则中境坦然，百顺在我；心险，则崎岖百端，匪言可尽。

勤则日生，俭则日省。由学为勤俭始真，何也？日日本体用功，便自不惰，便自不奢。本体分外无营故尔，奢、惰皆心之肆。

安节第四

聚众欢呼，视暗室不愧孰正？八珍充筵，视菜根滋味孰雅？锦衣炫耀，视敝布掩形孰适？非厌彼取此也。淡泊也，吾安之；丰裕也，吾节之，但不为世味所移耳。

宽是宽了此心，刻是刻了此心。爱人者，良心日生；害人者，良心日蔽。

人人都有勇，只是都错用了，不肯勇于为善。

害人即自害，非受人之害己也。即此害人之心，将原来的本心着此恶念亏损，岂不是自害？爱人即自爱，非必人之爱己也。即此爱人之心，将原来本心，心着此善念培植，岂不是自爱？

辞、受、取、予，日用间少不了的，只本心上顺应。一于清，便过高，便使人难受，便使人生憎嫉。如伯夷，岂不是清之极，终自远圣王之世。至于出处去就亦是常事。如人家会客，可往则往，可来则来□□□□牵系。又如代人任事，事至则任，事终则□□□□不终而当己。一于去，终是本心上如□□□□□迴□盼有我之心未去。

荣、瘁、聚、散，俱是浮景，以本体照之，如澄潭之鉴，万类有而未尝有也。人能完完全全还上天一个本体，便是生人实受用处。彼浮云竟何用？

天道好生，不但春来俱有生意，虽隆寒剥落，百卉生意，充然勃鬱于中，乃知好生便是生物之心。人能体此生物之心，处人接物，安往非善？人无知愚贤不肖，只看他是非同处，便是良心所触，此处可验性善，只是无人提省。

善言如何风，善行如甘雨。和风所披，非不洒然、鼓舞然，亦纔拂便过，未若甘雨之浸灌，施润自洪。惟仁人君子之言，虽善言亦善行也。盖其根心之言可

为典要，可为敷施，其入人也，必深；其泽物也，必广。非若世之区区作好言语，可相论列？

胃中纯是天理，言自善言，行自善行。只要涵养此心，涵养既纯，何施不可？或有口诵善言，乐闻善行，以期言行之修者，此浸灌之说，非澄源之论。盖涵养作主，则闻见亦涵养之资。专事闻见，恐不见不闻口病又作矣。

能虑第五

“虑”非思虑之虑，乃是既安之后，源澄见彻。天机不由人力，件件迎刃而解，如止水湛然，万象毕照，非求有以照之也。

起来无事，日诵《论语》三二条，潜玩圣贤为学真旨，以体察于身心，便是当时亲授圣人之教。

时或独临书案，涵咏遗编，以咀识性体。或偕一二邻翁，优游树底，以养天和。或徐行陇亩（□）观草木之生意，以识化机。耕耘倦，卧小榻，合目片时，以养神气。或玩古人咏道之诗，以自浸灌，虽啜粥饮水，并日一食，此中皓皓无疵。若水之无波，月之不晕，日之皎尔中天，便是贫而乐。

人有不说于我者，必我之取憎，设有可好之实，将爱我不暇，而何事为疾？我有不悦于人者，必我之未宏，设有一体之义，将容人不暇，而何事为较？

以无求为福，以能让为勇，以无识为闻，以无位为贵，以醇和为药饵，以两忘为精神，以无间为脉□以淡泊为充足，以陵辄为切磋，以无念为自得，以□人为培植。

行善欲勇，勿以游丝挂树；为善欲真，勿效傀儡登堂。

不可以精力衰而懈吾为善之志，不可以年数长而怠吾为善之功。

室中无人，寂然静坐，一点尘虑不起。室中有人，坦然应事，一点尘气不侵。无事自适，有事自适，道固适也。无事不侵，有事不侵，道固无所侵也。

静而不晦，便是静中纯白，其天定，其机活泼；动而不扰，便是动时安适，其境逸，其机妥当。

养气第六

或问：“‘配义与道’以上二条，果可以体用分乎？”

曰：“□□系道义之有无，非以体用言。此人遍天地为一□此吾人之真气也。真气原无欠缺，无欠缺便是刚大，刚大便是道义。道□□□□大地，直养，顺刚大之本然而不作为，以害之□□也，刚大复则塞于天地之间矣。塞天地是体，亦是用。若曰气之□□塞天地者，何也？配义与道故也。配道义是用，亦是体。其所以馁而不塞者，何也？无道义为之配故也。无道义以为之配，夫是以馁而不塞也。下文是集义所生者言，生于集义，馁于不义也。生即塞矣，体与用不必分，只重直养。”

问：“‘是集义所生’之‘是’字或即‘无是馁也’之‘是’字乎？”

曰：“‘是集义所生’之‘是’字自与下文‘非袭而取’之‘非’字相应，若‘无是馁也’，‘是’字则又专指无此道义而气馁言，非无气而道义口也。道义是常伸于天地之间的，安有馁也？惟气有馁耳。如见君子而厌，然非馁乎。有时以□□□□非充乎，然非道义之□□到底不充。若道义□□此矣。集义是以本来之道义养他，非分外□□□也。分外求道，义是原来者，未常塞也。未□□□□体之正，若无气而道义馁，则养气用道义□□□为气配道义，便能说得无道义，则馁而不充□□主此说。”

或问：“作用是性，何如？”

曰：“作用之善者为性，谓天□□发不由人力也。恶非性也，如以作用之恶□□□之性，则知觉运动亦兼善恶，以是为性，非性之本也。天命之性无滓，既滓，可谓之性乎？”

问：“轮回”。

曰：“做何事，轮何境；存何心，轮何物，此轮回□前辈多言，无一念之杂，无一息之间，并举方完□□一念纔发匪正悉邪？此处不悬空缺恐有一□□间，便是一念之杂，兹虽不大段□杂未有□□□而间者。”

问：“昔人谓权非体道者不能用，又谓□出□□□□此语如何？”

曰：“日用间安往非权，只是□□□□□且如分两斤，钧有权也，推而食息、

起居、辞受、语默、出处有权也，皆正也，皆不可以妄意行。譬之行路，正而行，经也。或畏泥涂而改辙焉，权而经也，顾乃谓吾不旁行而必涉泥途为守经焉。惑矣！天下事皆类此义，理不以大小拘也。世徒执在人之行事，每出于俗情之所未尝为，辄曰：‘彼不得已也，彼固有权在也。’不知凡不得已者，皆天理民彝不容已也。既曰天理民彝之不容已，皆经也，皆权也，何则？经，正理也，权，所以称此正理也。匪权则正理不明。昔人谓权者，一时之用；吾则谓权者，无时可离或者乃谓行不去为，不得已而后用权，必待行不去而后用权。前此犹妄行哉！日用间正理为经，正理中斟酌称量为权。”

人人都有本来权，只看称时准不准。

或告予曰：“古言万法归一，未审一归何处？”

曰：“一便是归，一又求归，是一外求一也！非居家求家者乎？”

或曰：“一归于无？”

曰：“一是天授之中，本无渣滓，无二三。无中求一，是杳冥也。又何一焉？盖一，妙理也，无形色无声臭。无形色无声臭，便是天然真切之一。必欲归，则一犹未一也。一犹未一，无亦寂寞昏昧之无，不足以为归矣。而强求归之一，不如无归。盖一无定形，求一则一不可见；归无定在，求归则归无所处。何也？一之理圆融，本不执着；归之味活泼，本无着落。子不观于天地之道乎，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正’，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夫清宁正非三也，阴阳，刚柔，仁义非三也，皆一也，皆一则无容归矣。天地之道，宁有迹哉？故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曰‘吾道一以贯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云‘而已矣’者，是无余无欠，而道至矣尽矣。至尽则无容归矣，审是则沉潜焉尔，涵泳焉尔，顺适焉尔，不容以拟议焉耳。其味无穷，要皆至理，而或者必欲求归，是舍精微易简之一，而求玄远之一，陷虚无寂灭之一，而非至当无二之一，不足以为一矣。”

自朝至暮，此中纯然无累，便是一日之学。临卧惺然，梦寐安适，便是梦寐之学。今日精明，觉得去日尚**尚**有未尽；来日精明，觉得今日尚有未尽，便是与日俱新。自少至老，无少放逸，便是一生之学。临终坦然，无少昏愤，便是送终之学。

存心第七

问：“释氏言三心不可有，何如？”

曰：“心安有三？天地间惟此见在之一心而已。心活物也，无去来，无前后，浑然一体者也。心无未来，云未来者，主先事而逆探之也。云逆探，则见在之心以逆探而失。心无过去，云过去者，主后事而追逐之也。云追逐则见在之心又以追逐而失揆事宰物之时宜，以何者为当？不知心惟见在，则未来之心不待无而自无，过去之心不待去而自去。见在之心，又非可以矜持把捉为也。天体纯全，澄然其无事而已。无事则存，扰则不存。孔子曰‘操则存’，孟子曰‘存共心’，心之当存也，明矣。心存矣，一思患之时，不嫌于未来；一省愆之际，不嫌于已往。”

问：“玄之又玄”。

曰：“嘻！世有两玄哉！理本平易，玄已失中，又玄益非矣。”

云：“又玄者，盖不知至道之无奇也。”

问：“空而不空。”

曰：“此言自相矛盾，道本真实，言不空者，盖自觉其前空之为无着；言空者，又自觉其不空之为有碍云尔，盖不知至理之非妄也。道不必浅言之也，浅言之则粗；道不必深言之也，深言之则杳。善乎子思之言。”

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其述夫子之言曰：‘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夫子系《易》之词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孟子亦曰：‘行其所无事。’夫不徒曰‘费’，而必曰‘费而隐’，见费隐为一机；不徒曰‘微’，而必曰‘微之显见’，显微为一致；不徒曰‘寂然’，而必曰‘感通’，见寂感为一心。夫言费、言显、言感通，非有也；言隐、言微、言寂然，非无也。不言有事，不言无事，而言行所无事，则又事事而不滞于事。非有非粗也，非无非杳也，非空非玄也。深言不入虚无，浅言不涉形器，然后知中庸之道为无 敝也。”

平易近民者，道也。玄，非道也。有物有则者，道也。空，非道也。

或曰：“何为无念？”

曰：“澹然一无所系。”

曰：“有知乎？”

曰：“虚灵自照，安谓无知？”

曰：“知乃又有念矣。”

曰：“知乃心之口只是不着在那向。知非念也，不知则昧中，境蔽矣。”

曰：“景象何似？”

213

曰：“体寂神澄，若是焉尔。”

曰：“应事时如何？”

曰：“应之以澄然而已矣。着意则溺，忽则忘澄，故无事。”

曰：“应事安得无念？”

曰：“正念一无所徇，无妄焉耳矣。《诗》曰‘思无邪’，《易》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无邪之思，无思也。为而不有，无为也。感通而不动，寂然也。至于寂然，念无容说矣。”

曰：“安能至此？”

曰：“心境渊如，本无念也。念起于欲，欲寡则心清，心洗则中，湛清湛澄也，非可以问答求也。”

问：“知能”。

曰：“知是知非，知也。行是去非，能也。真知自能，真能自知。真知，天知也。有待而知，非天知也。非天知，非天能矣。真能，天能也。有待而能，非天能也。非天能，非天知矣。”

勿以俗气污身，勿以怒语陵人，勿以盛气侮乡邻，勿以所为自是。

造化之生息无限量，吾心之卷舒同焉。宇宙之真机无纪极，吾心之妙用同焉。

宏师曰：“学问不进，受病处只一拘字，不知随性真卷舒，奚拘也！”

或曰：“对富言贫，恐为己施也；对贵言贱，恐为己援也。”

曰：“此犹是世情语。士无贫，言贫，贫病我矣。士无贱，言贱，贱病我矣。奚必对富贵言，为不可哉？”

曰：“何为士无贫无贱？”

曰：“吾道自足自尊，奚贫奚贱？”

今之论教人者，每曰法可传，心不可传，不知心何物也，传何事也，法又何因也。即言即心，即心即法，一而已。人之入有浅深耳，当其传法之时，心已俱传之矣。学者之神不遇耳，故曰授之而不受，不然何千百世之下，一覩圣贤之书而即悟乎？学问责不悟者，不责不传者。世之学者，凡遇圣贤论仁、论敬、论忠

恕处，即以心学目之而自逊。自此之外，不以心学名者尚多也。不知吾儒之日用而不离者，孰非仁乎？孰非敬乎？孰非忠恕乎？亦孰在而非心也。道之不明不行不但，百姓日用而不知。

众人取必于外，故常不足君子求得于心，故常足。何则？心我所自有也，无待于人，安往不足。自朝至暮，此心纯是天理，便是一日尽性，少间即坠脚矣。古人学要缉熙，有此日则尽此日之功，不问所历之修短；居此地则明此地之道，不言所履之崇□□此身则循此身之分，不计所奉之厚薄。

人有好侮者，见侮辄怒，见人辄侮之，不知所以致侮者，乃其所以侮人者也。怨人侮己而以侮人为快，悲哉斯人之不悟也。

忍非太虚之体，人情难遽消什。过触便解，久之客气自融。解之者何？本性原无此物也，不然有触即发，无复能解者矣！忿而不惩，是遇火而忘水也，无忿而惩，是未火而求熄烟也。学要解，不要忍，解则阴云可霁，忍则怒火犹藏。

乡人有行年五十，深追闻道之晚者。予曰：“学然后有闻，闻非晚也，不闻斯晚矣。子诚有闻，虽晚奚计？徒悲而安于莫及，不益晚乎！夫学也者，觉也。人生如梦，梦必有惺惺，斯觉不惺，无觉矣！觉斯闻，不觉无闻矣。善学者识其晚而常觉焉，斯当闻矣。其人喜而起，曰：‘吾今乃如始寤。’”

人有扬人之善者，虽人之善，亦己之善；人有诬人之恶者，非人之恶，实己之恶。或曰：“扬人之善，未必躬为善也，何谓善？诬人之恶，未必躬为恶也，何谓恶？”曰：“扬善，善心也；诬恶，恶心也。即念即行，即言即事。”

对外而言谓之隐，当其在内则已发，皆迹也；对内而言，谓之见当其中则有觉，皆事也。

“何为无迹？”

曰：“澄故无迹。”

“何为无事？”

“澄则无事。”

“然则卒无事乎？”

曰：“动以天，奚事？格者则也，物之正也。《诗》言：‘有物有则，民之秉彝。’故物之理既正，心之知自全。诚、正、修、齐、治、平皆是物，皆各得其则者也。《诗》言：‘顺帝之则。’以此是物格而知至也。前辈训物格为通物情，恐于格则之义犹尚未悉。”

日用间无论贤愚、贵贱、长幼、尊卑，所处皆有至当，只这心无欠缺便是。纔欠缺，便二矣。何为二？曰：“惟不在性体上做，虽当，只是弥缝，故二。”

学问只在本体上做，莫在好恶上落脚。果在本体上做，自然能好能恶，若着在好恶上，便分了。

“如恶恶臭”二句，颇难看。惟天体用事者，自有分晓。

或问：“妙契疾书，前人记以目观耳，先生何为疑之？”

曰：“妙契，岂不当书，但疾书似急于有言。惟不用功故无契。若时时天体用事，时时妙契也。时时妙契有问，皆真语也。今夫鉴未常求照也，而有照者，存妙契是本体之明。君子复本体耳，求契求书有二也。契可书，但不必一于疾书。”

前辈云：“处天下事要商量，学术尤要商量。”此言似亦未审。夫事无内外，无人己。天下事皆吾儒学问中事，其商量一也。纔分事学，便有内外人己，功夫便不合一，以此言学术，似犹未商量者。

忠恕第八

夫道曷尝远于人哉！谓易从尽仁尽道者，驱经以从传也。析经者也，远人者也。子曰：“道不远人”，故不远人者，可为其远人者，皆不可为者也。所谓不远人而可为者，以人治人而已矣。而人之理，则忠恕是也；忠恕之所施，则子臣弟友之当尽者是也。道曷尝远于人哉！所求于子臣弟友者，皆吾之所欲。所不求于子臣弟友者，皆吾之所不欲。故子臣弟友之道，皆忠恕之道，而忠恕之道，则吾心之实理也。道曷尝远于人哉。

天下一家，无人无我。有盛有衰，如盈如涸，有生有死，如开如落。盈涸开落之际看的似乎，盛衰生死之时便觉着重，人己相形之际看的又重，把生人之理都错认了。为人非必事业掀揭，非必尔我较量，只不辜负了此生。又不辜负了并生，便是能不辜负此生。一顺一宁，两无恶矣。能不辜负了并生，皆人皆我两无歉矣。

问：“沮溺”。

曰：“沮溺等亦是高人，只因无有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意思，所以分人己、分去就，合下便截住了。在夫子，则无我无人，无可无不可。”

或曰：“昨每遇事，过后觉得是妄，既知是妄，必须寻个义理之心替他，不然妄终不解矣。”

曰：“何必别求义理之心？知妄斯不妄矣。”

曰：“知妄安能不妄？”

曰：“知妄，明心也。明心，便是本心。本心，便是义理。义理，其口目耳，何必他求？譬如走路，觉得□□必须□□□步只在脚下，奚必他往？”

问：“志伊学颜，气格甚大。”

曰：“此语尚涉两岐。”

曰：“何为两岐？”

曰：“两人所造各殊。志伊学伊，志颜学颜，可也。志伊学颜，功夫如何做得？且如天民先觉，耻君不为尧舜一。夫不获时予之辜，所志岂不甚大？但未仕时，一于处；既仕时，一于出，不是员转消息。孔门无此学问。”

“然则何如？”

曰：“颜子不在出处上落脚，一于仁而已矣。一于仁则无我。颜子几于圣人，以其无我也，故任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

“然则伊尹不可学乎？”

曰：“伊尹岂不是好，但愿学孔子者不为彼始也。任处终也，任出执着那条路上，未若仁在于仕则出，仁在于止则处，用舍在道不在我。志颜学颜，未尝遗乎尹也，何者？志在即学也，学在即志也，未有志彼而学此者。”

道生物，物生于道。道生物，而道不知其所以生；物生于道，而物亦不知其所以生。惟不知，故能生生而不已。使有知，则有心，有心则道穷而物亦穷。以是知生生之理，不自知也。故天地无心而成化。

水有汹涌，山有巉岩，此水此山，我日登临，而我不敢怠；显则豺虎，暗则虺蛇，此虺此虎，我日与游，而我不敢触；不敢怠，不敢触，而我赖以全，孰谓幽险怪奇而非予有益之境耶？

天地间有形必朽，有象必灭，惟无形无象者不朽不灭。君子游神于无形无象之中，亦得不朽，亦得不灭。非赖躯壳永也，非藉空虚存也，本性与天壤不蔽也。

或曰：“无形无象，不几于虚乎？”

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诚者之事，不思不勉。形色以上，自有精微，非虚也。雨落于天为至清，雪落于天为至洁，一染于尘，则清以浊移，洁以污涅，

而寢失其初。惟吾之本性，得于天，匪雨以清，匪雪以洁，出入尘埃，曷淄曷涅。夫本性，安可忽也？”

或问程伯子。

曰：“伯子是大贤以上人，纯白坦易，古世所稀。”

问朱文公。

曰：“文公苦心力学，以著述为道统，本原犹尚未快。”

问王心斋。

曰：“心斋一生只说梦，言动炫耀，虽日讲《学》《庸》，殊非《学》《庸》之旨，观语录自见，儒而侠者也，阳明亦已识之。”

问陈白沙。

曰：“白沙语未甚悉，洒然有儒者风味。”

问王阳明。

曰：“阳明天生豪杰，真知盖世，恫然超悟，宗旨言行，卓有可法。臣职超乎常俗，取善不遗微渺，千世之一人也。”

水至柔也寒，至则凝，通途行利车载。若忘其柔者，以是知柔不终。柔有时而刚，又其变也，荡木石，冲城廓，一扫无余，徒柔尔哉？金至刚也，为方员利器用，随人所制，若无赖于刚者，以是知刚不常刚。有时而柔，又其变也，解十二牛，驱千万旅，而礪若新发，徒刚尔哉？刚有时而柔，刚不可恃；柔有时而刚，柔不可忽。世之处刚柔者，知刚柔，又知刚柔之变，两无失矣。

五行，四者皆以形用。火之用也以神。四者皆以迹着，火之显也，以象。三者皆有损益，火独不然，烈之为千万炬，无夺于一炬之微，省之为一□□□□□万炬之用，四者皆自为物，火则依于物以为物。木中有火，钻之则焰，方其未钻，若无火者。木虽有火，而木无伤也，不钻则不焰也。石中有火，擊之则燃。方其未擊，若无火者。石虽有火，而石无伤也，不擊则不燃也。夫暴怒，火也。触暴怒，钻擊也。处人之暴怒，而擊钻不事，当无暴无怒矣。

火之燔，尝藉草木，指草木而谓之火，则非火也。去草木而求火，则无火也。火不可见也，其既焚也为烬，谓烬为火，亦又非火也，盖火之神往矣。微可使着，着未尝增，着可使微，微未尝减。倏起倏灭，倏烈倏熄，不可把握者，其惟火乎！水不积则不大，分之则微。惟其自上下者，倏忽而万顷皆波卷之，曾无一勺水之用，亦神矣。然有以使之火之用，则无待于积者。其炎也，草木附焉。

草木盛，则势扬；草木微，则势寢。而火之神，初不系于草木之盛与微也。火之熄也，无朕；水之消也，亦无朕。其消也，盖日炙之，风荡之，土缩之，火烁之也。火之神则不知其所往，亦不知其所来，斯民咸日用而不离。盖日中有火，虚空有火，木石有火，而曰空木石之火未尝灼灼见也，不知其故矣。唯不知，观其用，又观其不测之神藏用哉！

水木金，损益有征。土则无征，焚之亦然。而既焚之，土亦无损，冲之亦流，而既冲之，土亦无损，列之为沟渠矣！而沟渠之侧，有丘阜分之溪涧矣，而溪涧之旁有山陵。此去彼存，盖无适而非土也。故惟土可以兼五行之用，谓生木、注水、蕴火、藏金，皆是也。故观五行，可以识损益、盈虚之数，而损益、盈虚有不显随而变者，故因其变，又何以识翕受之神。

火不系于物，亦不离于物，犹性之在人口其有性而不可以指其性之所在也。燃则可以见火，而非火也；感则可以见性，而非性也。故观火可以识性。

性善第九

或问：“性善何状？”

曰：“所谓性善者，非有物可指也，无渣滓而已。胃中能无渣滓，何事不可做？”

上天生物甚广，爱物甚周，为之防患甚密，于并生并育之中，寓曲成检制之详，如走之类，籍爪牙矣。其不能爪牙者，则疾其足以远害，若兔鹿之属是已。飞之类竟羽喙矣，其不能羽喙者，则迅其飞以避攫；又不能，则依檐宇以自卫，若鸽雀之属是已。冬则生软毛以御寒，夏则生凉羽以当暑。其不能毛羽者，则又使生水泽，与波出没，或深浅以自沃，或穴污以换形，若鱼虾之属是已。或为之巢，或为之窟，择便栖孳，靡所不备，其恶甚者，又不使同百物生化，如虎狼始交、梟獍戕本之类，随宜检制。去恶以存善，亦生生之意也；亦不欲泛，遂其生生之意也。

气，一也。寒极则和气生，和极则热气生，热极则凉气生，凉极则寒气生。推迁代谢，曾无纪极，皆莫知其然，以是知造化有不测之运，有不息之机。

月自晦而朔，其光渐生，不知其所以生及所由来；自望而晦，其光渐灭，不

知其所以灭及所从去。日常明月，有时而亏。阴阳之义，刚柔之体，男女之别也。使日昼常明，月亦夜常明，是两大也，其于屈伸往来盈虚消息之理不备。

日月星光各具矣，水火珠玉金石光各具矣，虫夜行光亦各具矣，物各生明，无相假也。其间小逊大微避着，亦尊卑之义，若相借日为光，彼自寓，言不此滞也。

阴阳无处无之，无物无之，无事无之，无时无之。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为阳根，阳为阴根，一气之屈伸为往来，非若物之判然为二也。说者乃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无用之际。”不知既有生长，自有收藏。生长用也，收藏亦用也，非生长时止有阳，非收藏时止有阴也。不然，阴既积于无用矣，谓阳又安在耶？又不然，阴阳岂代相生灭而不属耶？盖大夏亦自有收藏，大冬亦自有生长；大冬亦自有阳之热，大夏亦自有阴之寒。以意化裁之可也，执一则凿。

天之道以神用，故日月星辰以象显；地之道以形用，故山川草木以迹着。说者乃谓：“河岳山海之精，为星辰风雨露雷之化为草木。”不知草木托根于地，风雨露雷特滋养震发之耳，非以其化为也。盖天自有星辰，亦自有风雨露雷；地自有草木，亦自有河岳山海。各得天地之气以成象成形，运行鼓舞焉耳。使河岳山海之精为星辰，而河岳山海又谁之精所为耶？果尔是地能生天之象，而天不能成地之形也。又自帝座前星以下，盖天子百官民物之象而非止如或者之说。

人伦之道，皆天性也。虽两间至微之物，苟一节之良出于天者，要皆不自知而自为，不自由而自至。不自知、不自由所以为天性，为能历万古而如一物，且然，况人乎？或者戕性真以自放，曾物之不若矣。

浮云能往，浮云能来，浮云能生，浮云能灭。其往来者，风飘拂之；其生灭者，气消息之。而浮云无与天下之物，皆浮云也，天下之生灭皆浮云之消息也。知消息之无与，浮云自可忘情于盛衰之际。

耳闻有声，非物之声，非吾之声，宇宙间共有之声。目视有形，非物之形，非吾之形，宇宙间共有之形。知其为共有之形声，则形声之可好者，吾所劳吾力，况所好自有真耶！

风，清物也，一吹于尘则浊为之易，风之变于尘也；水，平物也，一激于风则暴为之易，水之荡于风也。天地间至清至平者，果受变于物哉！

食虫之禽，虫出乃见；食粟之禽，隆寒自有，物异所生也。鸣树之蝉翔弗及

草；鸣草之蠹，高弗及树，物异所乘也。水潜之鱼，鳞如水之波；穿山之虫甲，如山之石物，类相属也。

夏月一灯，熏灼满室；冬阁围炉，焕弗及背。物不能逆时也。

依仁是浑然全体功夫，如人之着衣，全不用力。艺不止六艺，游不但游适，游字与依字相影响，日用间百务应用皆艺也，皆艺、皆游、皆依也，皆依皆游皆心皆道也。道是心体本然，故日用惟依仁最切。游是游处依志，“据”、“依”、“游”一事也。道德仁艺，一心也。纔指游艺为小物，便分内外，分内外便非全体之学。

或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此语是否？”

宏师曰：“如此说，天下便没有为恶的不是。善即是性，故尽善便是尽性。恶亦是性，则为恶亦是尽性，天下将谓恶亦是性中有的，率天下而入于恶。此言阶之如是，则性恶之说，荀卿不得罪于圣门；性善之说，孟子无功于天下后世矣。谬甚。”

或曰：“道体一定，学问有消长耳。”或曰：“道无终究，安能一定，不然何以曰‘尧舜之上善无尽耶’。”

予曰：“嘻！道可易言哉！以包罗言，则广博而不可穷；以真机言，则微妙而不可测；以常体言，则一定而不可易；以气化言，则流行而不可止。是故，人性之善，五品之伦，日月星辰，寒暑昼夜之运，五行之推迁，夫谁以易之？而生人生物，盈虚消息之端，则虽圣人亦莫知其然。前乎千万世之已往，后乎千万世之方来，其间日改岁易而不可以定拘，如结绳易之以书契，巢窟易之以宫室污杯易之以簠簋之类，又胡能先事而料？惟是天性之在人心者，生生不已之妙有，先圣不敢谓己至，后圣不敢谓己能，天地人之至奥。盖有道无尽，而学与之俱无尽者，又安能以一定言耶？如曰‘己定’是死局子，而非性，真生生之秘矣。《中庸》谓天地圣人，存所不尽，是道无尽乎？是学无尽乎？深体之，当必有得。”

孔子教人只于天机活处应接指引，如仁敬、孝慈、宽信、敏恭、忠恕之类，日日提撕，只是名目，更不说本原所在，以本原无物，恐人或隳于空也。说弗畔说失之者鲜，说默而识之亦不指为何物，欲人自识之耳。子思说自得亦不指焉何物。孟子始说本心，指羞恶言之；说人心，指仁言之，亦不以空言也。如释氏说空，便令人无下手处，不知至道自有真机，实未尝着空也。

或问：“仁，心体也。告颜子以复礼矣，告仲引乃在事端上求仁，恐事端与

复礼相违，奈何？”

宏师曰：“词指不同，皆礼皆仁也。见宾承祭出门，使民礼无往而不在也，不欲勿施则随在皆礼矣，与告颜子无别。”

曰：“得无涉于外乎？”

曰：“心合内外，仁合内外，则功合内外。功合内外，则事皆心也。”

曰：“邦家无怨，视归仁不少狭乎！曰归仁以我，包涵人言，一体也，无怨以我，尽己心言亦一体矣。语有广狭，理无精粗。”

涵养第十

涵养复本体也，涵养纯便是本体纯。学者由有功夫做到无功夫，由费力处做到不费力处。天体湛然无疵，便是天然自有之体，亦便是天然自有之功。

性体原无渣滓，本自纯白简易，本自平直活泼。厌平常，则荡而极于玄远。玄远非性也。薄浅近则虚，而沦于寂灭。寂灭非性也，何则？性无外者也，而亦非远。性无内者也，而亦非近。触处洞然，要在自得之耳。

心之虚灵之谓圣，或曰：“何谓也？”

曰：“天生人惟此虚灵，此外更无一些。人不作圣，只是虚灵不完。不知天地者，虚灵之原也。圣人者，虚灵之至也。人能全此虚灵，便是全吾天命之性。”

或曰：“空便是道否？”

曰：“道体本空，空便不可以为道也。如以空名道，只宜以空名己矣，又何以道名耶？且如道家谈玄，只说道如是其玄，玄便不可以名道也。知此，则知心本无物。只说心若是其空，空便不可以名心也。”

曰：“然则何以见心？”

曰：“灵处是。”

或问真体。

曰：“真体即是本体。对不真而后见真，初非以真名也。”

曰：“何以见？”

曰：“真体本自纯白，只从□□处默会，便是纯白。”

“何能会得。”

曰：“子读《论语》否？”

曰：“读。”

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问：“道无物，性无物，空亦无物，似不甚远。今何驳之甚也？”

曰：“道运万化而不息，性含万有而不滞，主道道无染杂，主性性无染杂，主空则万境索然是染也。”

曰：“空又何染？”

曰：“索则万有俱废，是染于空也。染于空是又以空病也。”

曰：“何似而可？”

曰：“连空不用，不更通快乎哉！道性原来只一个。”

只当下心好便是好，何屑说过去未来？时时存当下心，过去未来都不中用。禅家于一切事都视为妄，弃而不有，此便是妄中之妄。何则？妄，妄也；不妄，真也。合真与妄都视为妄而弃置之，即此身已堕妄窟。

顺适易纵，困苦易收，凡不如意的去处，皆是锻炼之药，正宜反观内省。

未疾时，能养精神，可以无疾；既疾时，能养精神，可以减疾。不萌闲念，则精神不扰；不留初念，则精神不夺。盖精神者，吾人之元精元神也。精固可以□□神完可以摄精，不乱斯不耗原来之灵明尔已。

莫不也不见乎此，隐言隐也不显乎此，微言微也，隐微此独也，独即不睹不闻之本旨也。

或曰：“得无一于内乎？”

曰：“独合内外者也，非内也。未事之中，当事之和，一独也。言性分中惟有此，无有他也。到中和地位，则常中当和慎独之功，浑然无朕。盖致力功纯而自至，非用力以至之也。至此则天地位于一心，万物育于一心，位育于不睹不闻之真机而已。通宇宙，此独也。”

释门说空已矣，却说静久神光照目，百灵集耳。又说诸佛见身作偈，又说诸佛隐身而言，又说鸟兽入道，又说舍利可质，是有也幻也魔也。与起初说空处天渊背驰。

曾见《无生要义》首言忍，又言力制，便非真空，直指于世间伦常大典都视为幻，并自己说道之身亦幻矣。天下事宁无大壞？

或曰：“吾道近有乎？”

曰：“不沾滞，不声色，有非有也。”

“然则为无乎？”

曰：“不沉沦不杳真（冥），无非无也。”

“然则居有无之间乎？”

曰：“持两可之论，昧大中之矩，有无之间口（抑）又非也。”

“然则何如？”

曰：“易简真实，精微切要处，伦物之中而有功。伦物居乾坤之内而翊赞，乾坤广大而几微不露，全体而纤悉靡遗，浑涵而无迹，活泼而顺应，色色分明当可，事事真实不二。扩一心于天地万物不谓之旷，含天地万物于一心不谓之拘，合天地万物之屈伸翕辟，皆一心之真宰妙用，不谓之幻。道固昭昭不掩也，浑浑无迹也，使天下群然归有归无，道术裂矣，宇宙亦又何如？释氏自拈（捻）花示众之后，率多隐机，非简易平宜易知易行之理。其徒又笔之于书以为是，如男作女拜，人来面壁，涩词明正，非礼相嘲之类，如饮竹口水，化蝙蝠悔悟成圣，游鱼作天子，雉鸡闻道之类。如学彼，则求得欲遂；不学彼及非彼，必有灾殃厕中相招、犍牛称谓之类，尚可说乎？果超众于地狱也乎？抑自沉于地狱也乎？儒者又为之作书阐扬，又何说乎？今其书与其徒犹俱传也。哀哉！”

天命之性便是中和本体，位育真机非细也，率性谓道非强也，修道谓教非外也，不睹不闻非灭也，莫见莫显非迹也，中和非空也，位育非幻也，皆一理之正。

盛夏而雨水，隆寒而冻解，亦气之变；人之一身，怒则灼，惧则缩，亦气之偏。

一念之非礼，即已得罪于天地，况敢着之于其迹；一言之少戾，即已获咎于鬼神，况敢二之于其行。

或问：“《中庸》合言忠恕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论语》专言恕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岂忠恕为一耶？”

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如心亦忠也，一也。宋儒谓忠恕犹形影，谓无忠做恕不出，似未达一贯之旨。善乎！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矣’一语，浑融无迹。”

前辈云，若用半点欺，终无人不知；若用半点术，终无人不识。为戒世人用术欺人，被人看破无益者发。君子自处则不然。盖心非两可之心，着不的一毫伪

妄。欺则全欺，术则全术，无有少留半点而犹有不欺不术者，与之并立而不去也。况恐人知讷不用欺术，犹非为善本旨。盖欺则妨吾存诚之心，术则妨吾居正之心。正亦诚也，术亦欺也，怕人识破而不用，似未尽善。

天地间，无在而非物，即物即事也；无在而非事，即事即道也。无在而非道，即道即心也；无在而非心，即心即人也。舍物不可语事矣，舍事不可语道矣，舍道不可语心矣，舍心不可语人矣。非学何以自立哉！是以无在而非学也。

或问安居之乐。

曰：“不远也。由我礼门，居我仁宅，出入从容，俯仰舒泰，兹居也，兹吾之所自有也，乐此非外。”

我不学佛心自善，我不持斋志不昏，我不受戒行来是，我不空谈语更真。

或问不迁不贰。

曰：“此是颜子好学之功一处，谓一则无怒也，无怒又何迁？一则无过也，无过又何贰？何则？谓一常净也，自忘怒，一常纯也，自不疚。”

曰：“此是颜子克己之功否？”

曰：“颜子纯是复礼功夫。克己费力，非第一义也。”

曰：“坐忘等语，何如？”

曰：“坐忘非有事也，有坐驰意。”

仁义礼乐非两途也，彼泛然分之，又泛然忘之，庄生于是乎不知道矣。

问卓尔。曰：“卓尔非所见，益亲。意如目所见，益亲，似又涉瞻前之见。盖未闻博约以前，不知高坚前后不是道体，仰鑽瞻忽不是功夫。从此失彼，所以不能自立。既闻博约以后，真见的天地间随在，皆是此理，随在灿然，可即随灿然处，又皆浑然一致。功夫不待外求，文是此礼之文，礼是此文之礼，随情而约，功夫卓然在我，而不为想象探索所夺。若是乎，颜子之立于道也，到此地位，虽欲从事于仰鑽瞻忽以从之，亦无由而从也，已便是颜子真实学问。”

择乎《中庸》注解，辨别众理，以求所谓中庸，似又求之于外。宇宙间只是一理，安有许多？中是心之之体，即此便是所性之善，择是反观真切。人都有此本心，不是迷而不觉，便是纔明又蔽，各各有失。颜子真见得此中，在我一反观而不蔽，常常使此中不昧，便是服膺勿失，非泛然于众理中求也，非把捉使不放也。

或曰：“儒者专言良知，今武人横矣。良知可以御武耶？”

曰：“完得良知，何事不可做，御兵易易耳。人惟良知不存，是以上不体君父之心，下不体士卒之心，外畏强敌，内顾己私，无所不至，国家又奚赖也。不知良知真知也，真知真心也。以此事君，即吾之父；以此待下，即吾之子。以父事君，君事之缓急即吾身之缓急；以子待下，士卒之苦乐即吾身之苦乐。我既以父事君，士则卒必以父事我；我既以子待士卒，士卒必以子自待。父子同心，视国家之仇即我之仇。仇视敌人，不顾己私，未有不同心御之者，非必一于舍身。盖自有破敌之诚心耳。诚心运谋，何谋不臧（灭）；诚心制敌，何敌不克。推而行之，寇可捽也。”

曰：“得无有难之者乎？”

曰：“内廷无中制之扰，同事无掣肘之人，寇在吾掌握中矣。”

或问：“道理难求？”

曰：“不怕道理难求，只怕心不光霁。心诚光霁，道在我矣。”

曰：“光霁可以语道乎？”

曰：“道本无物，无物便是光霁。人惟为物所诱，则我自为一物，始与道不相属。胸中无物，无物即道矣。”

或问：“‘子罕’”章，从来皆以利命仁俱罕言，子独以命与仁不罕言，何耶？”

曰：“以本文书法知之，以圣无择言知之也。盖曰，子罕言者，利而已。所不罕而与者命也，与者仁也，何也？四教‘文行忠信’并言矣，雅言‘诗书执礼’并言矣，不语‘怪力乱神’并言矣，绝四‘意必固我’并言矣。今不曰罕言利命仁，而必曰与命与仁，上有罕字，下有与字，则二例矣。况孔门论命不下数条，论仁犹多，而详罕言犹如此，其余不罕言者，尚有多于二者之论耶？况圣人一身全体性命，开口便是性命，指示虽名目不固，皆命皆仁也。今观《论语》中果有不二不命之语，使诚罕言命与仁，则非圣人之言矣。此百代未明之惑，不得不正。”

或问知识。

曰：“言知识无周孔若矣。昔者孔子曰‘生而知之’，曰‘默而识之’，此知识之正上也，谓不言而默识，吾心之理也。周公之言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非不用知识也，不任己识而惟顺帝，则以为识此天然之识，真识也；不任己知而惟顺帝，则以为知此天然之知，真知也。夫知自内明识，从外入内也，而能得其正则一矣。后世舞弄机智、穷探隐索、揣摩测度以为知识，殊异乎圣人之谓知

识者。”

有一友偶悔之不已。

先生闻之曰：“悔过便是改过。认得是错，一悔便□□在岐路徘徊，又生过矣”。

门人有仕者，问为政。

先生曰：“孔子云‘政者正也’，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万事论政之要无以踰此。以事言政者，非澄源之论。”

门人有入孝出弟，专事成法，自以为可终身由之者。

先生曰：“敦行固己是好学问，不可拘执。尧舜在精一上做，故其孝是精一的孝，所以时雍风动，而天下化之。不然所谓孝弟而已矣者，岂称孝弟之谓哉！”

感述续录卷三

文

宏山先生教言后序

先生之门人孟子成氏，游宦永平之昌黎，以违范日远，乃取平日教言刻之自励。先生闻之，曰：“嘻，言不可执以为至也。前之所是者，今或以为未是。今之所谓已然者，后或以为未然。学问无穷，安可执以为至？虽吾言之，亦与众共商确之耳。刻何为哉？”新复于先生曰：“道贵公诸其人耳。一人闻之，不若百千万人闻之之为广；一世诵之，不若百千万世诵之之为长。为其鸣于世而刻之，则书不可刻；为其公诸人而刻之，则不刻不可也。虽刻之，亦与天下后世共商确之耳。使今日言之，天下后世从而是之，亦与天下后世共是之也，非吾一人执之以为是也；天下后世从而改之，亦与天下后世共改之也，非吾一人执之以为未是也。君子之学也，如日月之明焉，亦与天下后世共照见之耳。明晦又奚恤也？”先生曰：“不然，著书犹写真也。容色耳目，非不相肖；精神命脉，迥乎其殊。传真以言，不若传真以人。恐夫人据迹而遗心，是又以吾之自误者而误人也。”新曰：“是亦即写先生之真耳，先生之道在心。先生之可以喻诸人者，由心之言也。”先生长矣，群弟子离散分处，当其时，犹不能记先生之言，以附书绅之末，况后世欲因言以识心也得乎？虽然，至宝在途，乃瘞之而不为世重，见之者之过也。使后世以真感真谅，必有得先生之心者，复以所闻教言条附之，敢忘狐裘羔袖之嫌哉！

蓬莱阁记

阁峙备倭城，丹崖绝顶，下瞰海窟，烟蒸雾□，仰于□汉之墟，势若苍虬，跃溟渤而薄层云，矫轩突兀，岿然东方一巨镇也。昔之建是阁者，或以三山冥昧寥

邈，远不可涉步，注想于虚无漂泊，庶几乎安期羨□□一遇，乃于夷情出没，方隅捍御之猷，漫不婴情。其登探则群然，纵耳目之观，远山阔水，汪洋舒啸，若民之鱼鳖乎？不衽席乎？不又愬愬，罔介于懷，恶用楼阁为哉？登据山海之胜，阁据登之胜，雄跨沧津，盘礴壁立，乘高远眺，尺寸千里。其陈兵而守也，足以控制倭夷，潜消寇伺，俾东（陲）晏然。什当宁左盼，意拟之远涉之众，立石兢侈者，果孰为当否？其时巡而驻也，将使环海貔貅星罗棋布，翼翼巍巍，若岱岳之上摩穹昊，群山拱列，宁不使鲸鲵息沫，波不轻扬，而知中国有圣人哉！昔人以俗登仁寿，为蓬莱真境，以海市为幻影，而冀民安，吏称贻治世之泽，陋洞庭彭蠡之观，而恳恳乎先忧后乐之念。盖古之君子，不贵仙迹微茫，而贵世登□皋，不言观游奇壮，而言四海无虞，不以一己之升沉为忻戚，而使吾君 吾民获久安长治之休□为快，其于阁之树也，不尤为永建不拔耶！

客问

客初问曰：“时既春矣，柳色花香，莺簧蝶拍，可与（进）乎？”曰：“吾不如子美。念惟雨足郊畴，农祥载事，此时陇亩躬耕，俯仰皆乐，无懷乎？葛天乎？付帝力于不知。”

客再问曰：“南熏布矣，槐幕清轩，荷翻翠沼，可与适乎？”曰：“吾不如茂叔。念惟溽暑蒸霖，束薪若桂，此时斧斯林月，檐横岩云，负荷归来，不敢忘所有事。”

客三问曰：“金飏透矣，野芳若沐，篱菊吞黄，此固亦潇洒之辰也，翱翔乎未？”曰：“元亮则有之，念惟万宾希登，桂楼吐曜，此时钓艇优游，水天一色，（？）乃烟霞直接，富春一线。”

客四问曰：“鬢发凝矣，雪漫前村，梅舒右陇，此又亦沍寒之候也，往观乎未？”曰：“浩然则有之。念惟天布黄绵，茅檐背曝，晚来孙映忘寒，袁眠若（焕），伏窝潜玩，归连倚几，春融肺腑。”

蔡中书马公书

士之生于世也，凡出乎百载之上者，谁不为□□□以一善得名者，孰不为贤

喆？而未若翁之正且□□且敏也。当公之未遇也，谙世务不萌干时之念，孰如其识？以草茅待王公之屡召而后起，孰如其正？以布衣获人主之知遇而立致相位，孰知其遭？此足以为公矣。谈者曰：“讽议每开人主线路”，曰：“文章无一字增减”，曰：“政事关当世之机宜”，此足以论公矣。抑不思假当时常何不言公，公必不肯效谄阙之献，使者不数輩，公必不肯为轻身之往。每悼己之不及事亲而□君以亲亲之念，此公之自树哉！古之人有以出处卜其事业者，吾惜其出，而公之出也以匡时，有始进未光而事业克，盖前愆者，吾惜其处，而公之处也以守正，自筑岩钓渭之风，远如公者，可易得哉？夫士盖尝于传记中，仰公之高，而（？）兹同土也，陈牲设醴以重公也，因以风励乎后之人。

祭宏山先生文

呜呼！一方之道脉，其自先生始乎。自文成公倡良知之学，先生以良字约之。然则先生盖以继文成公之道脉也。己东鲁絕学后，一千载无与契者，先生以此良字契之，虽谓絕学之后于先生而始？续亦可也。先生自弱冠迄于今，孰不曰一方之有道行者乎？孰不曰奇伟人乎？孝友人乎？又孰不曰识卓悟敏足以开后学者乎？又孰知所养以至于斯也。知先生所言无非性命，而不知先生所动无非天机；知先生所言所动皆天机，而不知先生不言不动为天机之自着；知先生居安履正之为道，而不知先生遇变涉险之为常；知先生之可知而不知先生之不可知，非知先生者矣。先生简易爽夷，一见知之，久而益知之，久而容有不知者，愈久而愈明，非先生之难知也。不履海而无以知沧海之深，不涉泰巔，无以知岱峯之峻。学不及先生，安能知先生之至于斯也？先生坦率类程明道，而刚果不移；严毅类朱晦翁，而精敏不滞；明粹类颜子，而卓尔之见相孚；孝友类曾子，而忠信之怀可掬。惟初见者知先生之槩，久见者知先生之深。未尝见，未尝久，安能知先生之至于斯也？先生使我輩识仁，始知无心非仁；使我輩识心，始知无性非心；使我輩识性，始知无天非性；使我輩识天，始知无在非天。是以知此之谓知学。此之谓学，真切简要，明透无滓，此我輩之幸，闻于斯也。往者我輩观教言，先生曰：观我言语为机活，为味融，教言止教言耳。呜呼！先生往矣，观言动无从矣，所观止教言而已矣。向之示我以简要者，得无自此而支离乎？向之示我以真切者，得无自此而浮泛乎？向之示我以明透者，得无自此沉迷而莫之省乎？呜呼哀哉！人之

于世，亲生之师成之，成之固所以生之也。呜呼！昔孔子悲道之无传，我辈悲传之无自，由今以往，又孰成而孰传之也？去岁告终，于今数月，追容慕履，衷肠益切。呜呼！先生其知我辈之哀也乎？其知我辈之过于哀也乎？呜呼！我辈犹为先生望也。

读书乐四章

读书乐，乐好书。开卷须分正闰余，正言是我明心鉴。曲说蝇声祇益非，就中宁无片语当。万斛沙从口一粟，恐淄纯白陶汰迟。昔贤当日曾遗戒，乐处□观非圣书。

读书乐，乐在勤。励志须教爱寸阴，渊源经子功宜蚤。活泼文章造欲深，莫教安逸束此身。请君试拟窗草发，坐看生机与日新。折胶烁金不踰限，那计观书过夜分。

读书乐，乐在心。心源豁处自天真，书是古人当日语，观书如我对谈文，一念悟来潭映月。一言开处日升云，此中契会好相寻。书中圣贤忻相对，且溥余芬利众人。

读书乐，乐有成。圣言与我浑相同，百花头上梅开蚤。赤鲤乘时已跃空，甘霖洒处民获润。披拂遗编万品生，书卷何曾辜负人。古来雪夜读《论语》，喜将半部佐升平。

书

辞王子举行书

恭闻察院举行执事，以仆应之，执事非知仆者也，仆恶足以堪之。仆不堪执事，以为堪者益仆之惭也。夫察院自举有行之人耳，如仆奚足举耶？养不足以遂志而以为孝，学不足以知道而以为贤，拙不足以补过而以为正，惰不足以趋时而以为守，仆之有负于执事也多矣。昔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前此不知，至此始知古人日新之功，自见其前行之有未安耳。仆知己之非而不免日蹈于非，希古人而每不逮古人，恶乎可也！今夫席前之地，人见其洁（□）而不知尘

之未淨；初弦之月，人见其明而不知光之未完，仆之失正类此。与其无实而冒善行之名，曷若使仆就实而释仆之惭。夫就实行，则士之敦实者口益众矣。如此，则虽不举仆而爱仆者固自有在也口执事者谅仆，达诸同执事者共谅之，幸勿举仆而口仆之惭。

辞陈化峯举行书

小儿归自城中，闻吾兄以孝行举仆者，甚盛心也。仆何孝之可言哉？两度丁艰，虽见怜于有道，寸衷莫副，曾何益于吾亲？以仆为孝，则士之称孝者众；以仆举孝，则士之当举者亦众。然则兄之知仆，岂如仆自知之审哉！何则？实鲜而窃令名，惧私心之独歉也。古人云：“士之相知，贵相知心。”夫其知之也以心，其见知也亦以心，何为而不知也？盖知之者见其华而以为不知者，恐实德之未称耳。仆敢谓兄为不知己哉？知之而不谅其衷，是以为兄为不知己耳。孔门诸贤，曾子之孝以养志，闵子之孝以感亲，子路之孝以尽力，仆于三子有一乎？夫孔子之言，后世之法也。仆无三子之行，而兄举之。举一人不足为多，人劝适足以兢声华，而增仆之惭耳。如仆者，奚以举哉？纵如兄爱怜仆，一念之哀戚，然亦人子之常事，正如直木之在日中，所顾者厘影耳，无益于时也，无益于事也，无益于吾亲也。无益于时于事，分量弗及也。一举行而无益于吾亲，于仆心奚忍哉？不可忍而忍之，非荣也，罪口仆以为罪，兄以为荣，仆何以谢于兄哉！如仆者，勿举可也。前书遗某公处，视勿举仆。而复闻此于兄，非某公谅仆而兄未之谅，则以某之不谅者而复蒙兄之不见谅也。兄之爱虽顿首，何以言谢。仆之私心正不如此也，在兄亦必有以谅之矣。是以不谢而敢辞，惟兄其止之，其止之！

辞刘志斋举孝书

不肖遭先母之变，承老伯抚慰再三，赐之歌行。大抵激切时事，雅意赠美，不肖感伤，愧歉赧然，不敢以谢。老伯不以不谢为罪，又为之称举于学，冀有所表扬，以示风励。盖爱礼之盛心也。不肖踰月方闻之，愈益感伤愧歉，赧然复不敢以谢。老伯又为之极意称扬，诗歌赞词，累千百言，而不足尽其称美。昔人所谓无以为而为，不觉言之至此也。不肖愈益伤歉，愈不敢谢。岂惟不敢谢？鄙意且

函为辞之。夫以哀戚寂寥之门，承老伯之奖观，称扬曲尽，譬如深崖没溺之人，有道者不以为污，反为之提携洗涤而升诸衽席。此虽百拜阶前不以为过，而有所不谢者不敢当，故不敢以谢也。昔者曾子之孝亦云至矣，而孟子以为可，夫以曾子之孝犹以为可，则凡未及乎曾子者，皆不可者也。云不可则不敢当也，审矣。不肖生不能隆其养，没不能尽其心，汨没何异流俗，天地一罪人耳。此虽痛自贬削，与吾亲无分毫益，老伯不以为罪人，反以为孝子而加荐焉。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反而观之，所缺何限？所缺既多责悔，奚追孝子之名，夫亦曷敢当哉？盖孔子之言，有所誉必有所试。而后世之善恶不足以公是非，老伯信之久矣。不肖之在今日，正小善之不足公者，夫不以亲终为悲而以举孝为荣，以亲之苦为己之善。有人心者，谅不尔也。老伯以孔子之心望后人，不肖以流俗之行膺殊遇，实鲜名高，罪累深重，夫亦曷敢当哉！伏惟老伯无许其所行而责其所未备，不肖亦以其所未备者自责而自勉，庶不为天地间之罪人，无负老伯期待之意可也。老伯不以前之不谢者罪不肖，又岂肯以后之致辞者为不肖罪哉？衰经之人往往心乱，不胜冒触。拂逆之至，惟老伯裁监，止勿复言。

答朱少山先生书

先生以海内第一流，德意蔼然，视人犹己，每有爱新之意，即古之与人为善，不是过不肖，乌敢当哉！读翰札仰，荷优礼，尚祈心照，盖在情不在仪也。前领教近世学者，闻流二氏，盖未知吾儒之为至当，便以二氏为高；知二氏之所以失，便知吾儒之至当。彼通于释氏者，岂不曰空乎？诘其谬则曰：“空而不空”，不知主空则不空为碍，主不空则空为虚语。盖空字止可言境界，不可言宗旨也。通于老者，岂不曰玄乎？究其归则曰：“玄之又玄”，吾意前玄微矣，则后之玄为太深，后玄精矣，则前之玄为近浮。盖玄字止可就窥处见，不可以主张论也。乃吾儒之学，中庸为至，无释氏之空，而又无一物之染塞，无老氏之玄，而又有精微之妙用，天然自有之中具天地万物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皆易简平常之道，真体流注，不假人为。舜之由仁义行，子思率性之道，只此一机。若夫模拟古人踪迹，种种思效犹是义袭而取，非真得也。此理切近精实，在形色中不为形色所拘。有物有则，无声无臭，言空言□□何益也，管见如斯，不敢自断，在老师必有至论，以闻鄙蒙，谨虚怀听受。

答孟我疆书

拜领佳音，恍然知爱先师事。表扬继述，惟吾兄所优，如弱弟安足数？正如人家有宗子、有庶子，随行逐队，以少备名位，则庶子不可尽无。至于克家用誉，以表率斯人，虽百庶子不足当宗兄之万一，吾丈之于弟正类此。先师往矣，嬛嬛无所依矣，自分落寞，退废如陷溺，无人拔适。吾兄一语拔之，此正宗子之出游，追念弱弟之家处者落寞也，退废也。以一语拔之，兹非起我于陷溺者耶？爱莫爱于斯矣。篇中举中和，吾党之的；举空谷，兄为对症之药。夫气质未融，正是为学之患，兄言及此，切中，切中。顾学问无滓，淡泊而已，纯正而已。淡泊纯正，一中和也，刚柔则滓矣。识得滓则识得刚柔，克识得刚柔，克则无刚无柔，无沉潜，无高明。一，中也；中，一和也。此先师之的也，古今所共有之的也。终日惟此一事，终身惟此一事。事外无学，学外无人，即学即人，仆何以得此哉？惟吾兄教之而已。读《未发论》，圆融洞达，八荒皆在，盖未终篇，脱洒洗涤，尘襟为之一快。领大教在午盛，使次早即行，欲僭为先师述一语，匆匆未及。倘不弃，尚容请正，不一。

感述续录卷四

素衷先生行略

先生甫二十岁，闻宏山先生讲良知之学，遂执贄叩禀学焉。往复参证，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几罔此生矣。”因次问答语为《宏山教言》，日讽诵之，并示学者，令教言行于世。先生学有原本，点点滴滴，俱归一处，其论心曰：“心活物也，无去来，无前后，而浑然一体者也，只时时存当口口过去未来都不中用。”又云：“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即中皆和，即未发皆发，即费皆隐，即显皆微，即内皆外，即文皆礼，即博皆约，即知皆能，即物皆道，即心皆人。夫道一而已矣。”其论学曰：“学问只在本体上做，莫在好恶上落脚。果在本体上做，自然能好能恶。若着在好恶上，便分了。”其所论造，多近世儒者所未及。先生居常自言，时或独临书案，涵咏遗编以咀识性体；或偕一二邻翁优游树底，以养天和；或徐行陇亩，观草木之生意，以识化机；耕耘倦，或卧小榻，合目片时，以养神气；或玩古人咏道之诗，以自浸灌。虽啜粥饭水，并日一食，此中皓皓无疵，若水之无波，月之不晕，日之皎尔中天，其自得如此。先生四馆邑令，两任学博。邑令重其人，累以百金为寿；郡王重其人，亦累以百金为寿。先生一无所取，取其所应得而已。常自言曰：“心境渊如，本无念也。念起于欲，欲寡则心清，心洗则中湛。”先生至性纯孝，执亲之丧，五味不入口，邻人闻其号哭，无不流涕。久之，柴毁骨立，杖而后能起，三年不入寝室。邑人悲其意，为作诗慰臂之，已公举于官，先生不悦，曰：“以亲之苦为己之善，有人心者亮不尔也。”力辞之。有辞刘志斋、陈化峯二书载集中。久之，抚院闻其事，束帛加璧表其门。先生失偶五十年，义不复再娶。其子以为言，曰：“尔欲为伯奇乎？吾不能为吉甫，汝母易簧言之矣。”竟不娶，终其身。尝筑垣，得藏金一筐。工人陈一清持去，公不顾，嘱之曰：“幸勿泄泄！则人妬汝矣。”人以为管幼安之流云。

李瀛阳守东昌，躬造先生之庐，谈经树下，从容竟日已。又延之郡中，召率同志讲学，信从益众，学者称为素衷先生。先生为瀛阳公言，请建专祠于郡，祀

其师，并东郡之素以理学闻者。于是建四先生祠。

先生素贫仅有地数十亩，其弟青衿亦贫，先生乃割所有，资弟所得，廩禄悉与共之。先生醮金立会，名曰尊祖口供展扫口周贫乏，所著有《聚族碑记并尊祖会序》，藏于家。邑庠生孙世禄家贫甚，廩次后先生，然自念其文之不易得当也，过此无望矣。以素衷故好义，其幸怜我乎，则私所知属先生。先生慨然曰：“此吾志也，但不忍发口，遂先孙生。”周督学命先生作《慎独说》、《尽心解》。其《慎独说》曰：“宇宙间惟此一端，更无他也。天与真觉，灵扁中寓，玄窍渊涵，毫无他预。或念内萌，或感外入，悔吝得失，有触斯着，此其机在我而不在人，非独之说乎？盖自不覩不闻，以至无声无臭，一而已矣。”其《尽心解》曰：“此直措尽心之全学也，存养尽心之功也。殃寿不貳，不懈其尽心之功也。圣学不偏于知，不可以知而遽谓之尽之也。”学者以为独得孔孟之旨。先生虽卑官，然所在立教，率先孝弟而后文艺，皆以至诚先之。故士子服从其教，循循礼法，邑人亦皆熏然而化。尝自言：“古人学要缉熙，居此地，则明此地之道，不言所履之崇卑；存此身，则循此身之分，不计所奉之厚薄。”学者以为曹月川先生后一人云。先生尝自言：“士君子当尝有六合同春之味。”故乡居，率里人为崇正会，于人子言教，以孝及人弟言训之弟。所居里，士安其贤，民化其德。同邑孙佐周、时秉仁、施厚辈皆执弟子礼，商河张虚庵亦不远数百里造先生问学，先生以心要序遗之。年九十二犹作诗，有“惟有清明一念虚”之句。无病卒，遗令家人勿用浮屠焉。

名公评附

王泓阳曰：“宏山早岁得文成之学，深思力践，充然有得。当时门人孟秋、赵维新独契宗旨。”

张阳和曰：“宏山于其门人孟秋、赵维新日夕相琢磨，无一言不契于宗旨。文成之的传，其在兹与？”

孙月峯曰：“先生潜心性学，品格孤高，经史不释于手，名利不入其心。”罗近溪守东昌，造先生论学，脱粟一饭，终日依依，于是扁其门曰“真儒”。

邹颖泉督学东省，闻先生论学，叹曰：“齐有是人哉！”于是聘主湖南，书

以训多士。

张洛源曰：“在平宏山张先生笃，生邹鲁之乡，潜心洙泗之学，念近世学者驰鹜虚远，沉酣二氏，至语及《学》、《庸》、《语》、《孟》之真诠，直弃髦视之。先生忧滋甚，故随所精研体验而有得者，时于二三子辨质。赵公素衷与孟我疆俱先生里人，且同侍门墙，得先生之教尤深。顾先生不喜著书，人罕睹其制作。今哲人既萎，不几于先生俱遑耶！赵公惧于是，纂其微言，述其遗事，并抒其心之所得与生平所为，印正于先生者，笔而为书，根诸理窍，直写本真，言不必尽于先生，要靡非先生意旨，斯称感述也已。嗟呼！六籍散漫，大道弗传，先生往矣。所赖前有所承，后有所启，其在兹录乎？遑家大夫曾宦在，亟为予言赵公贤。既而余宦章丘，赵君博长山章去长仅数舍，余往来其间，士民咸津津颂之不（容？）口，大都所自淑与所淑人，悉如家大人言。盖真得宏山之（傅？），而与我疆相伯仲者。”

聊城阳明后学研究成果汇集

一、著作

1. 吴震. 阳明后学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 邹建峰, 李旭等. 北方王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3. 茌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茌邑三先生文集精要. 北京: 线装书局, 2018.

二、论文

1. 吕景琳. 明代东昌王学述论. 东岳论丛, 1993(2).
2. 钱明. 阳明后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宁波党校学报, 2004(1).
3. 邹建峰. 赵素衷哲学思想引论. 船山学刊, 2009(2).
4. 黄巍魏, 邹建峰. 晚明北方王门心学巨子赵维新哲学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9(6).
5. 刘俊梅. 浅析茌邑三先生学术思想. 聊城大学学报, 2011(2).
6. 赫兰国. 《茌邑三先生合刻》版本源流考及其他.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14(6).
7. 孙启华. 山左阳明后学研究: 以茌邑三先生为例. 海岱学刊, 2015(2).
8. 孟成刚. 明代中后期北方王门思想析论.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2015.(5).
9. 王路平. 王门后学传承谱系及其特点.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10. 张宏敏. 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回顾与思考. 浙江学刊, 2016(4).
11. 王文琦. 20世纪阳明后学研究的三种进路: 兼论阳明学的基本走向. 学术探索, 2016(5).
12. 周振华. 论阳明后学谱系的建构: 基于三部理学史著的比较研究. 江西社会科学, 2017(7).
13. 钟治国. 北方王门后学孟秋之良知学发微. 中国哲学史, 2018(3).
14. 范琳琳. 三教视域中的阳明后学——以北方王学为中心.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
15. 胡志娟. 北方王门学术思想研究. 聊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
16. 陈寒明. 阳明后学在北京讲学活动述论. 贵阳学院学报, 2019(6).

- 17.任永安.明代北方王门心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西部学刊,2020.4(下半月刊).
- 18.钟治国.穆孔暉的理学思想与其学派归属考论.中州学刊,2020(11).